散曲叢刊 下

任中敏 編著
曹明升 點校

任中敏文集
王小盾 陳文和 主編

鳳凰出版社

⊙任中敏文集⊙

王小盾 陳文和 主編

散曲叢刊

任中敏 編著 曹明升 點校

上架建議：古典文學

ISBN 978-7-5506-1753-7



定價：148.00圓（共三册）

◎任中敏文集◎

王小盾 陳文和 主編

散曲叢刊

下

任中敏 編著

曹明升 點校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散曲叢刊 / 任中敏著 ; 曹明升點校.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3.4
（任中敏文集）
ISBN 978-7-5506-1753-7

Ⅰ. ①散… Ⅱ. ①任… ②曹… Ⅲ. ①散曲－文學研究－中國－古代 Ⅳ. ①I207.2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060201號

書　　名	散曲叢刊
著　　者	任中敏
點 校 者	曹明升
責任編輯	樊　昕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南京市湖南路1號A樓,郵編:210009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cbs.com
經　　銷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蘇鳳凰揚州鑫華印刷有限公司 揚州市江陽工業園蜀崗西路9號,郵編:225008
開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張	42.375
字　　數	1220千字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1753-7
定　　價	148.00圓（全三册）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换,電話:0514-85868858)

清人散曲選刊

提　要

《清人散曲選刊》五卷、附録一卷，乃就清人散曲之中，選擇數家，各刊其散曲之全部，并非清人散曲選本也。兹所刊者，爲朱彝尊、厲鶚、吴錫麒、許光治、趙慶熺五家散曲，而附以徐大椿之道情，共六種。前四種原集無專名，兹亦不加意造，即各以其集名名之。五家散曲中，三家專爲北曲小令，一家專爲南曲套數，一家則兼有南北與令套，兹分見提要如下。

朱彝尊《曝書亭集・葉兒樂府》一卷，乃就《曝書亭集》附録一卷與翁之潤所編《曝書亭詞・拾遺》卷下所見之散曲，合編以成。原集附録各詞，按照宫調爲序，惟小有錯亂，如〔正宫・叨叨令〕一首附在〔越調・小桃紅〕之後是也，兹爲改正。拾遺十六首，即插在附録各調之後；附録中原有洪昇等和作三首，兹删之，計得小令五十九首。字句中每有失粘者，必非原文，然不能悉正，付闕疑焉。《葉兒樂府》者，本於元燕南芝庵《唱論》，《唱論》曰："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名'套數'，時行小令唤'葉兒'。"足見當時"樂府"與"葉兒"乃兩物，而朱氏强聯貫之，殊不妥也。朱氏散曲，擬元人張可久，以淵雅爲法，而亦時得瀟疎之致。

厲鶚《樊榭山房集・北樂府小令》一卷，即《樊榭山房集・續集》卷第十也。用厲氏所刻袖珍本《散曲合集》校過，於〔普天樂〕增一"繞"字；又袖珍本末首〔枳郎兒〕脱"新詞同唱合歡"六字，以此本爲準，其餘則兩本彼此悉同。原書附載金志章等和作三首，兹删去，得小令八十三首。厲氏之爲散曲，亦慕元人張可久，較之朱氏，法度尤爲嚴整，且深知喬吉《惺惺道人樂府》之奇俊，故意趣所到，不僅限於張氏之淵雅也。

吴錫麒《有正味齋集・南北曲》一卷，即《有正味齋别集》之一、二兩卷也。原書小令、套數各爲一卷，兹合之。其編次南北曲間出，與他集異。如〔梧桐樹〕等十二首題仕女圖十二幅者，聯章而異調，雖欲爲之分别宫調，與其他數種作一律體例，有所不能。兹用原集初刊本，訛字較少，而仍有未能點定者。吴氏多爲南曲與套數，已非朱、厲專取北曲小

令，有志摹古者之面目。南曲既盛，必多用崑腔，而聲之爲用較著，此清代散曲先後不同之點也。即論文字，吴與朱、厲，雖同爲詞人之曲，而吴能精細，不能生動，剛勁較遜，是亦受南曲之影響耳。

許光治《江山風月譜散曲》一卷，乃就《江山風月譜》所載北曲小令五十二首編成者。原書不以宫調爲序，諸牌間出，各系宫調，頗病雜沓。兹以其全爲北曲小令，與朱、厲兩集爲近，故亦如朱、厲所有體例改編之，而附見原序於目録之後，以資考索。原集詞前附有小引，兹改爲自序，而另列之。許氏爲曲，專摹喬、張，於張尤得神髓，惟有時求雅太過，或刻畫太深，殊乏機趣耳。此據《别下齋叢書》本，頗精整。

趙慶熺《香消酒醒曲》一卷，即《香消酒醒詞》後所附之曲集也。套數十一、小令九，僅〔一半兒〕二首爲北調，〔仙吕入雙角〕爲南北合套，餘皆南曲也。趙氏以《詠月》套中〔江兒水〕一曲名於時。大概其作能融元人北曲之法入南曲，故雖爲南曲，而不病萎靡，有若明人施紹莘。曲之風格，必如此始完全投合，斯乃曲人之曲，不如以上四家之皆爲詞人之曲也。

徐大椿《洄溪道情》一卷，因其體與南北曲有别，故僅作附録。惟道情本出於散曲中黄冠一體，元、明人早已有之；而其句法修辭，又完全與曲體相同，音調則變自北曲〔仙吕入雙調〕，見徐氏自序中。蓋與曲之淵源極深，舍爲曲之附庸以外，别無可以位置矣。昔厲鶚刻元人小令，附見鄭燮之道情。鄭氏道情，不過道情中之一體而已，未若徐氏所作，陳義寬廣，爲不可廢也。兹用徐氏之孫培道光甲申刻本，而以鈔本及筆記中所見者略校之。惟全書三十八首中，賀弔酬應之篇已占其半，而自序謂“半爲警世之談，半寫閑遊之樂”，與此殊不相合。疑徐氏原集，并不如是，或已經散佚，或已被芟夷，所謂“警世之談”，多觸時忌，培之斯刻，殆出選輯，亦未可知也。餘説詳《曲諧》中。

清人散曲選刊一

曝書亭集葉兒樂府

清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江都任訥中敏編訂

〔正宫〕折桂令

鬧紅塵袞袞公侯，白璧黄金，肥馬輕裘。蟻陣蜂衙，鼠肝蟲臂，蝸角蠅頭。神仙侶淮王鷄狗，衣冠隊楚國獮猴。歸去來休，選個溪亭，作伴沙鷗。

故鄉人千里書投，漁弟樵兄，盼我回舟。老僕長鬚，侍兒赤脚，穉子蓬頭。趁新雨過時插柳，揀緑陰深處騎牛。歸去來休，二頃秫田，一簣糟丘。

掛輕帆潞水春流，夾路煙花，直下揚州。第二泉邊，第三船裏，第四橋頭。唤十五女青蛾對酒，點兩三條紅蠟藏鈎。歸去來休，老子尊前，最愛歌喉。

近南湖結個書樓，橋影前溪，塔火中流。梅蕊衝寒，荷香銷夏，楓葉鳴秋。松樹底一壺村酒，柳陰中幾隻漁舟。歸去來休，典我春衣，日日郊遊。

問先生老矣何求，一片西山，幾載勾留。獻賦長楊，掛冠神武，捐珮瀛洲。也曾簪筆跕螭坳右手，也曾移家住籠禁東頭。歸去來休，閑把君恩，説與朋游。

天淨沙

一行白雁清秋，數聲漁笛蘋洲，幾點昏鴉斷柳。夕陽時候，曝衣人在高樓。

清人散曲選刊一目次

曝書亭集葉兒樂府

正宮

折桂令五首　天淨沙　叨叨令二首

雙調

水仙子　無題二首　輓曼殊二首　沉醉東風　無題　題周編修漁隱圖　清江引

中吕

普天樂二首　朝天子　送分虎南還二首　送融谷宰來賓二首　落梅風　查山探海二首　金字經　憶辰娘作二首　集字　山坡羊　雙林庵　飲池上　醉太平二首

商調

一半兒　西溪　靈隱　淨慈　西湖　浙江　釣臺　長山瀧　九峰　虎邱　錫山　金山　淮浦　理安寺九溪十八澗　虎跑　雲棲寺　天竺　吴山　富陽　嚴州　太倉學山園　玉峰　京口竹林寺　平山堂　東蒙　泗源泉林

小桃紅

題王元章墨梅　送德尹還里　前題

南曲

黄鶯兒

叨叨令

一年一夢空愁思，六張五角難成事，千呼萬喚無由至，辜負了燒春酒美文君市。悶殺人也麽哥，笑殺人也麽哥，相見了只勝常兩個消魂字。

烏巾斂了煩遮護，縞衣借了親分付，畫船檥了愁行路，有一日踏花鹿女花間步。行不得也麽哥，留不住也麽哥，算後會他生未卜今生誤。

〔雙調〕水仙子

黄鐘百八戍樓敲，旅夢三千鄉路饒，平頭六十今年老。算不如歸去好，得逍遥且自逍遥。閑摘朵山花簪帽，緊隨身村沽滿瓢，醉拖條竹杖過橋。

半湖山上采樵夫，百步橋邊垂釣徒，三家村裏耕田父。這生涯都不苦，要歸與只便歸與。錦屏風蒼厓紅樹，白雪灘金虀玉鱸，緑楊灣赤米青菰。

爲毛大可輓姬人曼殊，豐臺花匠女也

玉堂傳説小名兒，檀板能歌絶妙詞，銀鉤會寫相思字。記人扶拜客時，勝豐臺一捻花枝。留客住豪端染紙，想夫憐箏柱調絲，今日個長恨題詩。

其二

玉簫乍結再生緣，錦瑟何由續斷絃，張星罷向明河見。對著紙錢兒唤阿錢，算湘湖夢筆橋邊。紅躑躅花陰路，白楊梅山上田，卜個新阡。

沉醉東風

香茅屋青楓樹底，小蓬門紅板橋西。雖無蔗芋田，也有桑麻地，野薔薇結個笆籬。更添種山茶緑萼梅，這便是先生錦里。

題周編修漁隱圖

橛頭船茶壚酒盞，藕苗衣笋笠�竿。撈鰕柳樹陰，放鴨蘆花岸，畫圖中儘自消閑。縱使君恩未許還，終不學鋪眉苦眼。

清江引

西風古寺攀楊柳，落日低銜岫。山行萬里程，水次雙江口，雁兒不來魚定有。

〔中吕〕普天樂

小樓前，疎林外。殳基丹井，顧況書臺。彎彎綠水深，點點青山矮。釣侶詩朋看都在，把封泥酒甕齊開。鷄頭竹胎，穀芽餅餤，油菜花薹。

到清秋，開家宴。生魚切玉，野雀披綿。村村籪蟹肥，日日湖菱賤。對竹千竿書千卷，悶來時劃個花船。白蓮寺前，青陽橋外，金粟山邊。

朝天子

送分虎南還

驢車，慢些，小住長亭者。疎林不隔遠山遮，幾點新黄葉。雲脚天斜，雁書横寫，趁歸人南去也。離别，漫嗟，只可惜中秋月。

魚標，稻苗，爭似南湖好。月寒沙柳夜蕭蕭，帆影卸三姑廟。暗水横橋，矮屋香茅，看黄花都放了。絲緣，布袍，再不想長安道。

送融谷宰來賓

箏絃，酒船，且緩坐紅亭勸。仙鳧飛度鷓鴣天，種柳濱江縣。木槲花邊，柑子堂前，算輕郵道六千。涼煙，暮蟬，話十里河橋遠。

花時，荔支，日日堆江市。石牙山翠雨絲絲，榕葉交廳事。萬里相思，六六魚兒，盼雙雙新燕子。清詩，小詞，帶幾個平安字。

落梅風

查山探梅

十里青苔路，三更翠羽啼，泛輕船太湖邊檥。等南枝北枝花放齊，也未必明朝風起。

細細香苞綻，泠泠淺水流，趁快雪乍晴時候。把短簫横笛催上樓，對七十二峰行酒。

金字經

憶辰娘作

蝴蝶難分隊,鴛鴦擬作雙,行近秋花六扇窗。剛,迴身避乳狵。新霜降,紅葉濕鞋幫。

碧浪湖邊樹,白蘋江上舟,風雨蕭蕭不耐秋。愁,歸帆郭外抽。從別後,無計再勾留。

集字

亭景微雲散,窗紗細草妍,倦理風琴三四絃。憐,早梅斜日天。疎簾卷,香濃紅袖邊。

山坡羊

雙林庵

涼雲池面,殘陽臺殿,緑槐不吐青蟲線。閘河淺,寺門偏,蹇驢斜背風中縴,可惜馬蹄歸路遠。船,橋那邊。蓮,紅一翦。

飲池上

昏鴉初定,涼蟬都靜,絲絲魚尾殘霞剩。渚煙冷,露華凝,香筩笑卷青荷柄,我醉欲眠君又醒。箏,簾内聲。燈,花外影。

醉太平

野狐涎笑口,蜜蜂尾甜頭,人生何苦鬬機謀,得抽身便抽。散文章敵不過時髦手,鈍舌根念不出摩登咒,窮骨相封不到富民侯,老先生去休。

瞎兒放馬,紙虎張牙,寒號蟲時到口吱喳,儘由他自誇。假詞章賺得長門價,老面皮寫入瀛洲畫,秃頭髮簪了上林花,被旁人笑殺。

〔商調〕一半兒

西溪

滿林殘雪碧山坳,人日春風金翦刀,孤棹野塘紅板橋。玉梅梢,一半兒開遲一半兒早。

靈隱

冷泉亭子面山崖，蕭九娘家沽酒牌，壚畔碧桃花亂開。到重來，一半兒依然一半兒改。

淨慈

冷雲山寺畫屏秋，斷塔雷封殘照留，孤汊酒村風幔收。載歸舟，一半兒蓮篷一半兒藕。

西湖

三潭新月浸魚天，十里長堤飛柳綿，尋到水仙王廟邊。裹湖船，一半兒剛來一半兒轉。

浙江

鯉魚風起鳳山根，白鷺潮來鱉子門，黄雀雨晴魚浦村。亂帆分，一半兒夭斜一半兒穩。

釣臺

渚蘋山木古祠秋，漁子罛師檥小舟，爭道客星天上留。契相投，一半兒君臣一半兒友。

長山瀧

鸕鷀灘冷渚風清，謝豹花繁春雨晴，烏桕樹翻秋葉鳴。挽船行，一半兒山腰一半兒嶺。

九峰

一峰低映一峰高，十里沙連十里橋，曾記小船迎晚潮。冷蕭蕭，一半兒蘆花一半兒草。

虎丘

生公臺上鬬茶巾，短簿祠前羅酒樽，真娘墓傍凝舞塵。款遊人，一半兒櫻桃一半兒笋。三句失粘，待校。

錫山

錫山泉近笋輿稀，竹火罏輕松葉肥，蘭草岸回花舫齊。恣攜歸，一半兒香醪一半兒水。

金山

城頭殘角戍樓開，天際征鴻丁字排，攜手試登山上臺。暮潮來，一半兒江聲一半兒海。

淮浦

行來沙際柳陰疎，望裏村邊酒幔孤，聽得渡頭人語無。遠模糊，一半兒吴音一半兒楚。

理安寺九溪十八澗

萬株松影壓平岡，幾處雲根護短墻，時有落花流水香。度飛梁，一半兒無聲一半兒響。

虎跑

閉門山寺轉松陰，欹枕風絃調玉琴，沙界虎跑流至今。恣舊尋，一半兒澆花一半兒飲。"舊"字失粘，待校。

雲棲寺

隔江峰影樹頭尖，過雨泉聲窗外添，風動刹竿花滿簷。繡幢黏，一半兒輕翻一半兒斂。

天竺

散花新雨上方尊，落葉疎鐘下界聞，穿石細泉中嶺分。望氤氲，一半兒香煙一半兒雲。

吴山

松門人影去來疎，香刹巖阿高下殊，苔磴樹根深淺鋪。梵鐘初，一半兒斜陽一半兒雨。

富陽

滿山紅葉灑船窗，幾幅霜帆卸渚墻，千頃碧流歌棹郎。富春江，一半兒潮回一半兒長。

嚴州

千峰樹古損危欄，七里瀧長流淺灘，雙塔寺遥臨斷山。古城灣，一半兒停舟一半兒趲。

太倉學山園

板橋新雨乍添泉，石笋穿林不記年，梅蕊滿山剛破煙。小亭偏，一半兒簾垂一半兒卷。

玉峰

小鶯煙柳織金梭，古塔風鈴響玉珂，流水畫橋鋪翠羅。酒邊歌，一半兒由人一半兒我。

京口竹林寺

杜鵑樓小淨浮嵐，白鶴林高斜倚巖，青鸞尾長低拂潭。雪花攙，一半兒旋銷一半兒糝。三句失粘，待校。

平山堂

平山欄檻至今留，太守文章在上頭，峰影隔江遥對樓。望中收，一半兒虚無一半兒有。"樓"原作"酒"。

東蒙

馬頭風引幾聲鐘，磵底泉流千樹松，窗外日斜無數松。翠重重，一半兒雲埋一半兒聳。"松"字重韻，待校。

泗源泉林

層林蕭寺雨餘天，斷嶺殘陽松際煙，平岸小橋沙上泉。漾淪漣，一半兒深深一半兒淺。

〔越調〕小桃紅

題王元章墨梅

斜飛蝴蝶撲枝圓，不怕游絲罥。疎影依然水清淺，嫩寒天，墨痕澹處珊瑚軟。似曾相見，稽山風霰，一樹小窗前。

送德尹還里

揚州樺子小於龕，粉額朱紅檻。一路垂楊繫船纜，水拖藍，初鴻幾點秋容澹。梅花酒酣，蘆花風糝，夢穩到江南。

前題

謝家兄弟舊田盧,好續春池句。兒女團圞紙窗户,儘歡娱,閑尋捍海塘邊去。村醪遠沽,罾船横渡,山似小葫蘆。

〔南曲〕黄鶯兒

碧玉小人家,兩眉彎雙髻丫,春風愛立疎簾下。佳期最佳,陽差不差,心知消息今年嫁。翦秋紗,紗裙合畫,畫取並頭花。

清人散曲選刊二目次

樊榭山房集北樂府小令

黄鐘宫

人月圓　甘露寺懷古　長安某寺廢園

正宫

叨叨令　碧浪湖感舊

醉太平　看梅宿西溪山莊　東郊小隱　題村學堂圖　春雨　初夏園居

仙吕宫

後庭花　冬日同江聲登吴山

醉中天　張龍威送醉蟹

一半兒　金華寶婺觀　吴甌亭瓶花齋小集　上虞舜廟　浮山禹廟和嶰谷　吴山伍公廟　鶴林寺米襄陽祠　淮陰漂母祠　松江超果寺一覽樓　題閑居消夏圖

青歌兒　悼吴中歌者

南吕宫

四塊玉　題大滌貝錬師房　沈歸愚天台歸過訪

閲金經　遊潮鳴寺　澆藥井

中吕宫

朝天子　送樓于湘歸吴門　紅橋納涼　春煙

滿庭芳　湖上弔月田等　題北郭移居圖二曲　重午行庵分韻

紅繡鞋　正月十六遊吴山　春晚

普天樂　題行庵　春水

喜春來　春柳

山坡羊　看山樓秋雨初霽　春日郊行

商調

梧葉兒　春山

越調

小桃紅　題横波畫蘭　吴江道中

柳營曲　尋秦淮舊院遺址　春夜泛湖　漁家　漫作效康洴東體　春思效張小山體

雙調

沉醉東風　春日西湖　紅橋水亭看荷

折桂令　金陵朝天宫秋寓　賦得客帳夢封侯　題殿畫乞巧圖　低髻　述懷　西湖次趙文寶韻　浩然巾　題徐安生畫　懷嶰谷效疊韻體　楊妃病齒

清江引　蘇堤春曉　花港觀魚　柳浪聞鶯　麴院風荷　兩峰插雲　平湖秋月　三潭印月　雷峰夕照　南屏晚鐘　斷橋殘雪　菜貴戲作

落梅風　題西溪卜居圖　孤山訪梅　得枕椒園山東書　鄰墻杏花　嶰谷送漳蘭

水仙子　虎丘書所見　竹下水仙　齊瓊臺雪中過訪　謝嶰谷惠人葠

殿前歡　秋思用張小山韻　春草

撥不斷　晚秋田家

枳郎兒　月夜過青棠館

清人散曲選刊二

樊榭山房集北樂府小令

清錢塘厲鶚太鴻撰　江都任訥中敏校訂

〔黄鐘宫〕人月圓

甘露寺懷古

夕陽江上吴朝寺，曾記昔留題。火焚松徑，塵埋蓮鑊，雨洗苔碑。樓空多景，鐘聲今古，帆影東西。花開花謝，潮生潮落，物是人非。

長安某氏廢園

行人指點城南路，往事半模糊。烏衣門巷，平泉樹石，金谷笙竽。當時深貯，娘名御史，妾號尚書。而今但有，空池飛燕，破瓦奔狐。

〔正宫〕叨叨令

碧浪湖感舊

月圓波靜蘇灣暮，一船兩槳横塘渡。秋燈紅袖曾偷護，曉妝青鏡初回顧。憶殺人也麽哥，憶殺人也麽哥，重來都是傷心處。

醉太平

看梅宿西溪山莊

掩篔笆野橋，護莎砌田坳，梅花雪擁閣如巢，供吾儕睡飽。溪深溪淺隨春笑，窗明窗暗疑人到，鐘初鐘絶帶詩敲，剩香吟半瓢。

東郊小隱

小人哉學圃，諸生耳傭書，門前緑柳蔭清渠，東風菜吐。游仙枕外分朝暮，牽絲棚外看來去，選官圖外論贏輸，閑中樂乎。

題村學堂圖

村夫子面孔,渴睡漢形容,周遭三五劣兒童,正拋書興濃。探雛趁蝶受朋儕哄,參軍蒼鶻把先生弄,甘羅項橐笑古人聰,不樂如菜傭。

春雨

濕東風燕翦,灑芳樹秋千,掃晴娘拜惜花天,對珠簾暮捲。濛濛遮住宜春院,絲絲吹上傷春面,瀟瀟唱出送春筵,好春光去遠。

初夏園居

野荼蘼蓋瓦,水楊柳穿笆,翠畦深護小人家,看童兒戲耍。種瓜不長東陵價,賜櫻不羨長安話,澆蔬不減漢陰佳,任東風過馬。

〔仙吕宫〕後庭花

冬日同江聲登吴山

仙山迴磴重,酒樓空翠中。霜落千門樹,風清十廟鐘。夕陽東,越王何在,鴉翻江上峰。

醉中天

張龍威送醉蟹

無復爬沙樣,風味付廚娘。纖手紅椒擘繡筐,只合糟丘葬。春雨瀟瀟夜窗,背燈清況,畫眉人肯分將。原注:事見《張敞集》。

一半兒

金華寶婺觀

雲衣月面佩珊珊,夜駕天風下古壇,響入赤松山外山。篆煙殘,一半兒浮空一半兒散。

吴甌亭瓶花齋翦橙小集

移從夜雨記親栽,翦向西風入手纔,剖霧莫辭傾翠醅。輭金杯,一半兒詩成一半兒改。

上虞百官江口舜廟

重瞳此地有遺苗，野廟空江玉座銷，無復百官趨早朝。話漁樵，一半兒龍工一半兒鳥。

浮山禹廟和嶰谷

雲根不出廟庭隅，神怪當年豈盡誣，塑壁尚存山海圖。看模糊，一半兒蝸涎一半兒雨。

吴山伍公廟

青山遥對海門斜，時見靈旗濕浪花，夜夜夜潮驚萬家。閃棲鴉，一半兒聲回一半兒打。

鶴林寺米襄陽祠

仙花僧竹認松龕，遺像依稀海岳庵，野鼠有時鬚被銜。護伽藍，一半兒塵添一半兒減。

淮陰漂母祠

淮流日夜走青蘆，老屋煙煤一飯餘，亭長有妻曾媿無。漢規模，一半兒韓侯一半兒母。

松江超果寺一覽樓寫望

潮迴黄歇浦邊春，天界秦皇道上曛，山冷陸機茸内雲。畫難分，一半兒丹青一半兒粉。

題吴抱村閑居消夏圖

緑楊風裏掩茅茨，紅藕香中收釣絲，翠竹影邊吟小詩。日長時，一半兒横經一半兒史。

青歌兒

悼吴中歌者

花前偷回嬌盼，賞知音舞袖弓彎，何處秋墳唱夜闌。抛却青團扇兒閑，風流旦。原注：元夏雪蓑《青樓集》，李嬌兒人目爲風流旦。

〔南吕宫〕四塊玉

題大滌貝鍊師房

種藥鉏，分茶筅，蒼檜空堂隱臞仙，碧桃幽徑閑尋遍。一柱煙，五洞天，九鎖泉。

沈歸愚侍郎天台歸過訪

雪滿韉，塵侵馬，白首諸公戀東華，相逢愛説天台話。躡嶠霞，飯澗麻，吟瀑花。

閱金經

同吴可堂遊潮鳴寺

竹外青蓮座，水邊黄面僧，掃葉烹茶折脚鐺。迎，罷翻金字經。蒼苔徑，看碑廊下行。

澆藥井

抱甕忘機事，栽花消俗緣，中有桐君上品傳。泉，飛流當暑天。雲漿嚥，主人平地仙。

〔中吕宫〕朝天子

送樓于湘歸吴門

稻齊，鱠肥，久憶吴中味。乘秋帆影去如飛，嫋嫋菱歌起。鶴市誰依，鴻廡單棲，算歸時仍客裏。得歸，且歸，吟不了煙波意。

紅橋納涼

藕湖，柳渠，亭館風多處。十年隋苑舊詩逋，團扇招涼句。茉莉鬟酥，薔薇衣露，隔船窗聞笑語。不須，醉扶，月上紅橋去。

春煙

遠林，翠侵，煗處迷離甚。夜來輕抹畫廊深，和月梨花浸。裹上羅襟，飛上瑶簪，似幽期一縷心。再尋，至今，春有禁情難禁。

滿庭芳

殘秋湖上有懷月田、筠谷、穆門三君之歿

湖山宴娱，景留年去，社散人徂。畫橋煙艇風蒲路，極目愁予。夢已隔黄公酒壚，寫難窮白傅詩圖。秋光暮，碧雲紅樹，泉下得知無。

題王茨簷北郭移居圖二曲

生涯自遣，嫌居市井，喜近田園。酸寒東野唯詩卷，家具蕭然。鈍榜上高題狀元，醉鄉中舊署神仙。尋君便，林鶯乍囀，即此賀新遷。

鄰家大有，東屯鷄柵，北郭漁舟。鐺中煮字今能够，飽矣何求。羊角埂看花慢走，兔兒泉裏茗閑游。歸來候，遥山滿眸，紫翠一筇收。

辛未重午嶰谷、半查招集行庵分韻

籬閑六枳，階苔更掃，徑竹新孳。觴蒲有客過三四，荆楚佳時。王播去功名似此，孟嘗生富貴何之。開胸次，須行樂耳，不用讀騷辭。

紅繡鞋

正月十六日同江聲可堂龍泓遊吴山分得開字

三五夜將錢更買，第一樓有酒初開，士女燒香墜金釵。春潮和月上，暮靄送詩來，燈街人似海。

春晚

情黯黯花前側帽，路茫茫月底吹簫，花月江南憶新妖。詩匳吟芍藥，夢枕墜櫻桃，人隨春共老。

普天樂

題行庵爲馬嶰谷、半槎兩君觴詠，地在揚州北郭天寧寺西

碧蘿垣，蒼筤徑。簷花月明，庭樹秋聲。棋分謝墅幽，榻下蕭齋静。大小山名堪移贈，卜行窩招友經行。行廚醉醒，行衣露冷，行篋詩清。

春水

雪初消，波微溜。鵝肫蕩口，鶯脰湖頭。藍拖打槳人，緑染湔裙候。何事干卿吹頻皺，笑東風直恁風流。情如此柔，殘紅漾久，還繞妝樓。

"繞"字原脱,據小令本補。

喜春來

春柳

初過元夜新黄蘸,剛近清明嫩緑攙,小紅樓外拂毶毶。黏畫衫,飛絮滿江南。

山坡羊

秋雨初霽,嶰谷、半槎招同人集看山樓,填此曲,予以病不赴

瓷青天逗,綃紅霞漏,井梧缺處山新瘦。雨初收,酒新篘,鯉風試弄凭闌袖,自笑文園多病後。秋,懶上樓。愁,還獨謳。

春日郊行

春山如笑,春流堪照,桃花紅出疎籬靠。醉村醪,聽神簫,社公雨灑潮王廟,雲影弄晴歸尚早。橋,魚散苗。郊,燕定巢。

〔商調〕梧葉兒

春山

窗中岫,天外峰,雪淨遠連空。淡冶河陽重,浮嵐北苑工,暖翠井西同,遥念著眉梢更濃。

〔越調〕小桃紅

横波夫人畫蘭扇,敬身索賦

秦淮不見翠雙鬟,摺扇香痕潤。往事眉樓有誰問,墨花春,靈均舊怨都銷盡。南朝豔粉,才人風韻,題詠到湘裙。原注:龔宗伯有題畫蘭裙子〔如夢令〕,爲横波作也。

吴江道中

一篷風色一橈雲,詩有江湖分。第四泉邊緑陰襯,夏寒新,憑誰寄個松陵信。楊花浥褪,楝花飛近,金鴨暖梅魂。

柳營曲

尋秦淮舊院遺址

支瘦笻，訪城東，板橋夕陽依舊紅。名士詞工，狎客歌終，醉臥錦牕叢。閑愁埋向其中，温柔老却吴儂。香銷南國盡，花落後庭空。風，吹夢去無蹤。

春夜汎湖

停漏籤，展冰匳，春湖可人花月兼。蝶夢厭厭，柳影纖纖，山隔夜明簾。呼燈重問青帘，叩舷同唱烏鹽。泝流光三塔動，衝香霧六橋黏。尖，風起索衣添。

漁家

漁事多，柰漁何，漁心太平誰似我。春雨漁蓑，落日漁艖，漁舍水雲窩。約漁兄漁弟經過，聚漁兒漁女婆娑。漁竿連月浸，漁網帶煙拖。歌，漁笛定風波。

漫作效康沜東體

回敝車，守空廬，貧中自憐貧有餘。鳥識親疎，花驗榮枯，笑讀古人書。扁舟不逐陶朱，布衣空羡丹徒。英雄重俯仰，事業一欷歔。初，只合老樵漁。

春思效張小山體

紅漸稀，緑初肥，暖風一團香絮飛。春入長眉，春著單衣，無處問相宜。乍開簾芳草東西，倦凭闌粉蝶高低。鳥聽秦吉了，花發蜀當歸。伊，誤了牡丹期。

〔雙調〕沉醉東風

春日西湖

謁東閣平生未肯，典西湖此事休云。約酒朋，探芳信，賣錫天柳嬌花嫩。老作承平快活人，看鏡裏春山似哂。原注：元劉致中〔醉中天〕自注云，宋諺有"典賣西湖"之語，臺諫謂之"賣了西湖"，既賣則不可復，省院謂之"典了西湖"，猶可贖也。無官守，無言責，此古人所以輕視軒冕歟？

紅橋水亭看荷

移舫子雲陰半掩,倒闌干魚影深潛。池分九曲涼,花比重湖豔,看娉婷不隔湘簾。疏雨催詩意未忺,但葉上聲來數點。

折桂令

金陵朝天宫秋寓

笑平生詩卷生涯,偶寄雲房,似到仙家。鏡照山精,鐘敲夜斗,鼎鍊秋霞。申地園不留破瓦,卞公墳誰種殘花。莫羡豪華,六代興亡,衰柳啼鴉。

賦得客帳夢封侯

傍幽窗斗帳淒涼,何許儒冠,忽擁油幢。虎士趨風,蛾眉環坐,珠履成行。班祭酒須輕故鄉,李將軍得遇高皇。萬里名揚,萬户勳償,一枕邯鄲,總是荒唐。

題殿畫乞巧圖

剩前朝一幢丹青,長信昭陽,無限秋情。金盒藏蛛,綵橋度鵲,紈扇飛螢。聽玉漏遲遲五更,拜銀灣脈脈雙星。梧影閑庭,不卜他生,但祝今生。

低髻

理香絲樣減菱銅,緊綰螺尖,不放雅鬆。翠葉斜安,金釵短插,羅帕輕籠。行雲穩微微楚峰,墮花慳小小吴宫。傳遍城中,壓倒韋娘,見慣司空。

述懷

問先生底事窮愁,放浪形骸,笑傲王侯。不隱終南,不官彭澤,不訪丹丘。搔白髮三千丈在手,算明年六十歲平頭。天許奇游,弄月蛟門,看雨龍湫。

西湖次趙文寶韻

比西湖西子爭詩,西子看來,尚遜穠華。不盡雲山,無窮煙柳,可惜風花。斜陽在黄妃舊塔,醉鄉眠蘇小誰家。流水殘霞,新月如牙,油壁香車,歸去吴娃。

浩然巾

展鮫綃一幅裁雲,素頸遮寒,翠鬢藏春。踏雪風流,尋梅窈窕,照鏡温存。分明是江妃後塵,又猜疑孟浩前身。詩客知恩,剛近香肩,凍粟無痕。

題徐安生桂花湖石小幅爲丁龍泓作

是何人染出秋光,石擬聞蛩,樹訝懸香。纖手皴苔,柔毫暈碧,嬌額分黄。權當作如來供養,也應教才子收藏。腸斷吴閶,漂泊多情,老去徐娘。

懷嶰谷遊金陵效疊韻體

泝空行小艇風輕,萬頃潮平,清興堪乘。山迴雲生,林青雨映,一幨金陵。景陽井苔崩舊京,石頭城煙冷新亭。茶鼎禪燈,竹徑江聲。酒聖詩盟,少摒塵纓,緩定歸程。

楊妃病齒延清齋分賦

宴華清何限歡娱,底事朝來,粉悴香癯。柳葉微顰,瓠犀小冷,棠萼愁吁。没亂煞開天帝主,敕離支休進中廚。塞上思酥,突騎長驅,活玉巢中,且忍須臾。

清江引

蘇堤春曉

誰家總宜船玩景,落月長堤映。柳煙舒翠屏,花露揩明鏡,西施帳中春夢醒。

花港觀漁

東風倚闌花似雪,小汊分鱗鬣。魚將花吐吞,花逐魚明滅,人生不如魚樂也。

柳浪聞鶯

小鶯擲梭風柳靡,翠線波痕細。雙柑酒便攜,兩豆塵休閉,百單八聲春去矣。

麴院風荷

風漪四圍深院宇,荷氣銷炎處。斜明柳外虹,亂颭萍間鷺,來看翠

盤高下舞。

兩峰插雲

南北兩高青對聳，氣濕雲飛動。牛頭縹緲齊，馬耳冥濛共，僧歸雨來龍澒洞。

平湖秋月

月明滿湖剛著我，不攪魚龍臥。碧瀾寸寸秋，桂子紛紛墮，星河醉驚都繞舸。

三潭印月

魚王國中看月上，三塔遥相望。浮珠白一丸，沈璧寒千丈，夜深老禪心一樣。

雷峰夕照

黄妃塔頹如醉叟，大好殘陽逗。渾疑劫燒餘，忽訝飛光候，漁村網收人喚酒。

南屏晚鐘

鯨鏗一聲山鳥駭，響徹青松外。雲遮五百間，月上三千界，歸舟幾聽頭漸白。

斷橋殘雪

水南數峰皴粉少，玉蝀澄餘照。鷗邊草欲蘇，驢背梅初笑，林逋宅荒猶未掃。

菜貴戲作

晚菘一筐堪適口，莫笑貧家陋。求添轉不能，問價高於舊，宜州老人空肚久。

落梅風

華秋岳爲予寫西溪卜居圖因題其上

横斜影，清淺溪，翠濛濛嫩寒山氣。梅花見招深處棲，草堂資故人誰寄。

孤山訪梅

蜂鬚朵，鶴膝枝，背湖陰杳無人至。逋仙墓前春若此，瘦吟肩聳成山字。

歲除得沈椒園山東書

琴工欠，藥券遲，逼殘年有臺難避。門前雁行誰解圍，沈三兄俸錢遥寄。原注：張説謂沈佺期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椒園行三，故云。

鄰墻杏花

高樓雨，深巷風，惜花人作詩無用。紅香笑窺墻角東，笑先生白頭非宋。

嶰谷送漳蘭

心占易，佩擬騷，兩三莖送秋先到。吐幽香暗將炎晝消，雪窗僧寫來難肖。

水仙子

虎丘書所見

王珣宅畔曉鐘催，朱勔花邊午店開，仇英畫裏春妝賽。趁清明冷食來，施山僧那惜金釵。低潤臉男兒拜，整新裙侍婢擡，恨無端落日船回。

竹下水仙

翠雲影掠玉鈿柔，蒼雪聲摇金琖流，天寒正倚佳人袖。是何年雅蒜收，傍琅玕鵝管花抽。墨胎子生來瘦，楚湘娥分外愁，合就清幽。

齊瓊臺侍郎雪中過訪

十年握手意偏深，千里言懷喜不禁，三公折臂君尤甚。臥天台琪樹陰，惹蒼生望到而今。剡雪淒清興，江雲縹緲心，有約聯吟。

謝馬嶰谷、半槎惠人葠

靈苗合在阮生家，香蕊應須温尉誇，連根便是邊鸞畫。價兼金難賽他，起沈痾何必丹砂。秋寄逢江雨，晨煎汲井花，此意無涯。

殿前歡

秋思用張小山春思韻

寫秋思,芭蕉葉葉竹枝枝。南湖風雨涼何自,潘鬢成絲。蟲聲唱鬼詩,雁影排人字,鳳紙書仙事。餘香滅後,幽夢回時。

春草

燒痕春,無端喚起踏青人。青青有盡愁無盡,不入侯門。濃將落日薰,媚借飛花襯,色作羅裙認。小卿墓上,西子湖濱。

撥不斷

晚秋田家

倚霜根,望前村,西風漸掠歸鴉陣。稻熟租分斛面勻,菊香醉枕鉏頭穩。是非休問。

枳郎兒

月夜過吴梅查青棠館

趁微涼,訪書堂,淡月正昏黄。卍字闌干亞字墻,新詞同唱,合歡花影轉東廊。

清人散曲選刊三目次

有正味齋集南北曲

小令

〔北雙調〕水仙子　歸興四首　〔北中吕〕喜春來　探梅　〔北雙調〕沉醉東風　春日湖上二首　〔南雙調〕玉胞肚　新柳　〔南南吕〕掉角兒　吴興道中觀插秧者　〔北越調〕小桃紅　松江　〔北雙調〕折桂令　上海南園　〔北商角〕河西六娘子　題馬湘蘭硯　〔北雙調〕水仙子　題燈下讀書圖　〔北中吕〕滿庭芳　風雨自湖上歸　〔北黄鐘〕人月圓　偶見　〔北中吕〕普天樂　漁二首　〔南南吕〕解三酲　寄心舟上人　〔南南吕〕梧桐樹　一舸　〔南商調〕黄鶯兒　虞兮　〔南中吕〕駐馬聽　出塞　〔南南吕〕一江風　歸國　〔南南吕〕解三酲　當罏　〔南南吕〕駐雲飛　墮樓　〔北中吕〕普天樂　奔拂　〔北中吕〕謁金門　盜綃　〔北黄鐘〕人月圓　取盒　〔北南吕〕牧羊關　夢鞋　〔南中吕〕滿庭芳　驪山　〔南中吕〕閲金經　蒲東　〔南仙吕〕皂羅袍　杏花　〔南仙吕〕皂羅袍　桃花　〔北大石調〕青杏子　春盡日　〔南越調〕閲金經　句留處觀荷　〔北仙吕〕一半兒　虎邱　〔北仙吕〕一半兒　焦山　〔北仙吕〕一半兒　棲霞　〔北仙吕〕一半兒　秦淮　〔北仙吕〕一半兒　夏夜南園閑話　〔南正宫〕醉太平　湖上看芙蓉　〔北越調〕紫花兒序　野步　〔北雙調〕折桂令　題畫蟹　〔北正宫〕醉太平　移居東園　〔北雙調〕折桂令　述懷　〔南雙調〕沉醉東風　葺園　〔北正宫〕叨叨令　遣瘧　〔北雙調〕折桂令　題楓江漁父圖五首　〔北仙吕〕一半兒　題友人校書圖　〔北仙吕〕一半兒　西湖曉泛　〔北仙吕〕一半兒　楊花　〔北仙吕〕一半兒　晚鴉　〔北仙吕〕一半兒　理安　〔北仙吕〕一半兒　梅雨　〔北仙吕〕油葫蘆　北郭外觀菜花　〔北雙調〕沉醉東風　題楊妃春睡圖　〔北正宫〕黑漆弩　曉過嘉興　〔南中吕〕駐馬聽　登金山　〔南中吕〕駐馬聽　浮山禹廟　〔南中吕〕駐馬聽　平山堂　〔南中吕〕駐馬聽　康山　〔南中吕〕駐馬聽　木蘭院　〔南仙吕〕排歌　紅橋訪春　〔北雙調〕撥不斷　詠蝶　〔北雙調〕折桂令　竹西寺小集　〔北雙調〕水仙子　酬友人餉寒

窗清供　〔北越調〕小桃紅　遊鐵佛寺

套數

〔南中吕〕好事近　觀潮　〔南雙調〕步步嬌　題漁莊春霽圖　〔北仙吕〕點絳唇　觀盂蘭會　〔南中吕〕好事近　題十本梅花書屋圖　〔南中吕〕石榴花　題浮香樓圖　〔北雙調〕新水令　題靈芬館圖　〔南商調〕集賢賓　題陸晴厓聽香圖　〔北雙調〕新水令　喜洪稚存自塞外歸　〔南雙調〕步步嬌　遊石湖　〔北中吕〕粉蝶兒　送李味莊報最赴都　〔北黄鐘〕醉花陰　題梅夢圖　〔南南吕〕香遍滿　題劉松嵐小像　〔南仙吕〕八聲甘州　題袁擇庵小像

清人散曲選刊三

有正味齋集南北曲

清錢塘吴錫麒聖徵撰　江都任訥中敏校訂

小令

〔北雙調〕水仙子

歸興四首

槐廳自愧抗顔師,蓬苑曾叨問字知,余四與庶常分校。諸王亦荷分庭禮。凡侍掌尚書房者①,見諸侯惟一揖而已。只先生骨相奇,算青氈故物難離。請圖作村夫子,去教些牛舍兒,歸矣茅茨。

冬烘僅免主司憎,余兩分會試房考,而未得與典試。春夢先催學士醒,秋風今算歸人準。念君恩報未曾,顧頭顱雪樣堪驚。便許踐湖山訂,料難酬江水盟,陽羨休營。

孟宗笋已雪中萌,潘岳輿能花下從,茅容鷄慣田間供。喜高堂顔更童,報春暉此去從容。蠲憂忿蘐堪種,乞平安竹正濃,此樂誰同。

笋鞋繫可逐樵夫,銅斗敲還聚釣徒,櫂歌唱亦招漁父。任相羊裏外湖,更知心結個林逋。伴明月梅花古,舞蒼苔鶴影癯,夢也仙乎。

〔北中吕〕喜春來

探梅

溪山明滅煙微惹,江路淒迷竹暗遮,風横雪密可來耶。花放也,今日較寒些。

---

① 今校:"侍"原作"倖",據《有正味齋集》改。

〔北雙調〕沉醉東風

春日湖上二首

乘油壁蘇娘宛在，賣魚羹宋嫂重尋。人爭殘醉扶，花免餘寒噤，引東風吹動遥林。芳草如煙畫不深，有夕照泥金暗滲。

天竺路催成香市，總宜船喚起遨頭。擡身釧響摇，照眼釵光溜，問幾人合住紅樓。淘盡銷金鍋裏愁，只换得繁華似舊。

〔南雙調〕玉胞肚

新柳

似煙凝悄，料纔禁春風翦刀。熨眉開陌上青描，引絲長波心黄醮。十三年紀女兒嬌，傳遞新愁過畫橋。

〔南南吕〕掉角兒

吴興道中觀插秧者

聽田謳水鄉最宜，鳴秧鼓梅天新霽。轉桑陰時看笠欹，立草泥不嫌脚膩。這邊抛，那邊接，井字排，針尖簇，緑混東西。風來暗長，雨來更肥。嬌兒比一般田穉，煞費栽培。

〔北越調〕小桃紅

松江

晚潮纔上客帆懸，月影飛如練。九點依稀髻鬟辨，共洄沿，販鮮船聚知魚賤。鱸炊者邊，蒓搴那面，歸計樂今年。

〔北雙調〕折桂令

上海南園

問老鶴何日歸來，水冷雲荒，滿地青苔。蟹雨秋繁，鷄潮夜咽，蜃霧晨開。拜石丈花間振袂，禮星壇磬外更衣。高閣凭看，明月中流，申浦帆飛。

〔北商角〕河西六娘子

何春渚琪所藏馬湘蘭硯屬題

俠骨横撑翰墨場，都洗了粉暈脂香。點池羞煞楊花樣。竹也寫瀟湘，蘭也寫瀟湘，記伴金陵馬四娘。

〔北雙調〕水仙子

題顧文媛燈下讀書圖

觀書合作小喬誇，問姓還猜眉子家，披圖賽得仇英畫。趁紗廚燭影斜，借青氈當了生涯。仗霜毫洗却煙花，莫認作喬妝聲價，只前身的粉蠹猜他。

〔北中吕〕滿庭芳

風雨自湖上歸

春心未闌，西風捲雨，吹出青山。條條水遶苔行慢，脚下生寒。乍落葉者邊相趲，更行雲那裹横攔。逢人罕，芒鞋破傘，候渡在前灣。

〔北黄鐘〕人月圓

偶見

月兒恁不和伊至，偏弄竹枝枝。影來能瘦，聲來更悄，閃入心兒。斜塘也住，迴塘也住，門徑依稀。明朝去也，花開花落，夢也東西。

〔北中吕〕普天樂

漁二首

占鱸鄉，衝萍路。喧喧滿湖，煙裹如圖。桃花沿渡訪，荷葉掉船逋。日逐煙波忘辛苦，到晚來明月尋吾。横橋泊初，疎簾斷處，幽火叉餘。

唱竹枝，拍銅斗。捭來撅頭，挈鷺提鷗。空灘經雪壓，窄港慣風兜。笑得人間浮雲走，但有魚换酒何愁。楓林醉休，蘆花被厚，一覺齁齁。

〔南南吕〕解三酲

寄心舟上人

没理會收回布袋，急奔波峭緊草鞋。禪門衣鉢詩家派，廬嶽去，杼山來。白雲裹衲黏難脱，落葉隨筇撥即開。沙鍋在，料無多米汁，有甚安排。

〔南南吕〕梧桐樹

《梅村集》中有戲題仕女圖十二絶句，因用其題，各以南北曲譜之，并屬友人徐君蘭坡，仍繪其意，以傳於世。

一舸

西風吹白紵，歌罷人何處。莫道功成，肯逐鴟夷去。算回頭只有煙波路，吴苑千秋，花也愁無主。越客千絲，網也兜難住。剩相思石上苔無數。

〔南商調〕黄鶯兒

虞兮

萬帳楚歌俱，對青蛾意氣沮，罷鴻門走了烏江路。歌公莫舞，唱公無渡，酬知孰肯頭顱付。濺春蕪，名花千古，留當美人呼。

〔南中吕〕駐馬聽

出塞

國色誰知，何苦黄金賂畫師。蛾眉易老，玉關自遠，青塚長迷。琵琶彈出漢宫悲，蟾蜍照見胡沙淚。險被胭脂，勒名涸了燕然字。

〔南南吕〕一江風

歸國

贖青蛾，不惜黄金捨，高義原非假。恁還家，漢月重逢，慘慘悽悽，難對刀環話。胡笳已歇他，琵琶又換咱，翻愧了明妃嫁。

〔南南吕〕解三酲

當壚

著犢鼻風生一閧，畫蛾眉翠隱雙峰。酒旗揺曳春星動，休誇是數錢工。賦成纔有千金賣，歸去依然四壁空。琴心送，只茂陵秋雨，累個愁儂。

〔南南吕〕駐雲飛

墮樓

結了珠胎，雙角山邊墮地來。笛倚春風待，花許蛾眉賽。嗏，綺宴小樓開，戰鼓休猜。一片花飛，還了齊奴債。金谷人來賞緑苔。

〔北中吕〕普天樂

奔拂

布衣豪，朱門寵。三生幸逢，一笑情通。窈窕堪憐子，隄防莫惱公。縱使金魚能合縫，已銀河閃出秋風。杖策來從，麝囊褪紫，塵尾留紅。

〔北中吕〕謁金門

盜綃

門遥，戟高，那許盟花到。君獒信不比臣獒，一夜苔陰悄。繡户如招，銀蠟猶燒，恰蟾蜍圓滿了。藍橋，鵲橋，喜不負郎君教。

〔北黄鐘〕人月圓

取盒

偏師竟仗紅顔赴，匕首不須汙。兵消外宅，具探内寢，寒矣頭顱。波荒臺遠，鐘鳴漏急，夜景先圖。月明歸也，撲空一葉，煙影模糊。

〔北南吕〕牧羊關

夢鞋

神仙眷，美麗娃，恁拋伊偏戀别家花。薄命應該，無情恁罷。黄衫

空夢到,紫玉付煙嗟。枉留教癡心在,磕鞋兒占鬼卦。

〔南中吕〕滿庭芳

驪山

流雲忽逋,秋星兩點,照入花疎。隔花隱隱聞私語,天上歡娛。駭羯鼓漁陽響初,感琵琶天寶彈餘。招魂路,黄昏古驛,冷雨一鈴呼。

〔南中吕〕閲金經

蒲東

樂府相思曲,姻緣撮合山,夕陽人影看場還。完,夢醒草橋寒。雙文羨,兒女話鐙前。

〔南仙吕〕皂羅袍

杏花

燕喜憑伊來報,正嫩晴低襯,碎錦徐飄。狀元宫帽路人瞧,尚書詞筆春風鬧。餳簫吹過,新煙已消。酒帘招否,前村尚遥。只愛一肩香遞紅樓悄。

桃花

緑漲一番晴後,看夭紅倒影,春滿迴流。重門人面見還羞,仙源世外逢原偶。誰根誰葉,迎來莫愁。和脂和雪,團成阿侯。可比兒家潭水情深否。

〔北大石調〕青杏子

春盡日

怎地又闌珊,便斜陽欲挽都難,只爭半晌愁無萬。東風今夕,緑陰明日,一樣欄干。

〔南越調〕閱金經

句留處觀荷

紅洗花頭活，香浮葉氣深，尚嫌微暑隔簾侵。陰，夕陽沉半林。持箭飲，十分涼到心。

〔北仙吕〕一半兒

虎邱

綺羅香簇錦輿濃，時世妝爭兩鬢鬆，畫舫曾貪倩婢逢。羨吳儂，一半兒嬌嬈一半兒寵。

焦山

蒙頭蘿薜影毶毶，隱士雲深闃孰探，忽聽海潮音出庵。靜中參，一半兒風松一半兒梵。

棲霞

碑殘捨宅澀苔生，鐘磬聲沉古水鳴，無復六朝僧有情。佛冥冥，一半兒禪鑽一半兒佞。"鑽"字待校。

秦淮

板橋記惜舊人稀，丁字簾無燕子歸，盒子會誰花榜題。剩青谿，一半兒斜陽一半兒水。

夏夜與萬廉山、陸祁生上海南園閑話

子虛烏有妄言之，聽到涼燈欲殺時，颯颯滿窗山葉飛。逞新奇，一半兒談狐一半兒鬼。

〔南正宮〕醉太平

湖上看芙蓉

沿流淥水悠悠，認淩波步到，尚帶紅羞。斜陽底事，爲伊半晌句留。迎眸，道者般清豔最宜秋，悔輕被老鷗消受。天涯回首，涉江人在，采采歸休。

〔北越調〕紫花兒序

野步

踏莎行芒鞋斜轉,摸魚兒竹斷橫攔,醉花陰石徑怯眠寒。那不就青山一帶,先縛了黄篾三間。清閑,道商量畫稿絹曾礬,移居未晚,只要等踐約鷗來,作伴雲還。

〔北雙調〕折桂令

題畫蟹

攪迴塘半折寒葭,幾輩蕭蕭,歇了爬沙。螯猶擁劍,爪都迷樹,眼候煎茶。笑饕餮先斟老瓦[①],臏輪囷且快饞牙。公子休誇,一紙功名,黄甲誰家。

〔北正宫〕醉太平

移居東園

東皐生署號,村夫子移居,划來水竹便留吾,已新編煙户。放生社乞魚苗護,鳴機坊許燈光助,灌園人習菜傭呼,好衣冠漸疎。

〔北雙調〕折桂令

述懷

得歸來歇了朝車,隨意招呼,只在煙霞。芰製披寬,草鞋縛峭,箬帽籠斜。醉老瓦漁樵合局,席明蟾鷗鷺分沙。筏子誰划,一道波痕,去訪蒹葭。

〔南雙調〕沉醉東風

葺園

移老竹醉還欲臥,種垂楊舞亦常傞。藤穿壁縫强,花亞籬根妥,約萍開鏡影如磨。槭槭涼風振葉過,淬水面驚魚一個。

---

① 今校:“先”,原作“之”,據《有正味齋集》改。

〔北正宫〕叨叨令

遣瘧

遷延爲謁三醫誤，禳除翻惹羣邪侮，陰陽渾似天公錯，炎涼直逼人情苦。炙殺人也麽哥，噤殺人也麽哥，恁不怕杜陵放出驚天句。

〔北雙調〕折桂令

徐菊莊先生爲康熙戊午大科前輩，其楓江漁父圖題者甚衆。中有竹垞翁詩，已刻入《曝書亭集》中，後附〔折桂令〕五闋，蓋竹翁自爲之，故集中不言題其圖也。辛未春，徐山民待詔過杭，訪余於東皋草堂，出此圖屬題，則竹翁作俱在焉。因即効其體爲之，以爲繼聲，則余不敢。

者分明前輩風流，脱了朝衫，卸下貂裘。野水沿洄，煙蓑落拓，釣竹幽修。且莫説寒墀待漏，再休聽深谷鳴騶。楓葉催秋，畫個紅衣，作伴閑鷗。

向垂虹橋畔優游，亭長頭銜，權當封侯。鷺拱鳧趨，魚租菱税，竹葆松游。傾老瓦醉來白酒，臥蘆花穩過黄紬。老去温柔，本事詩成，譜入漁謳。

問紅塵擾擾何求，朱十詞來，也訂歸休。大布衣偕，小長蘆住，東洞庭游。纔博得五湖邂逅，又遮教半邏句留。煙水前頭，雨細風斜，兩個扁舟。

自鵷鸞多少朋儔，福命安排，似此難求。酒客江東，高人甫里，才子瀛洲。到今日神仙影留，羨當時富貴身抽。水冷雲收，笠屐相逢，一笑千秋。

念君恩只我難酬，垂老衰駘，竄跡林邱。床要搘龜，俸將割鶴，耕待租牛。也贏得魚竿傳授，好編成翰苑源流。荻汊蘆洲，一瓣靈香，爇在心頭。

〔北仙吕〕一半兒

題友人校書圖

蟲魚辛苦剔參差，落葉紛紛掃不辭，難燭但愁麗豎疲。月斜移，一

半兒塗黄一半兒墨。

西湖曉泛

回峰醉塔傍煙支,宋嫂魚羹出釜遲,西子曉妝臨鏡時。放船齊,一半兒湖南一半兒北。

楊花

簾旌毿毿失游紅,窗網迷迷綴玉蟲,雪樣不寒雲樣鬆。罥東風,一半兒離情一半兒夢。

晚鴉

斜陽隱隱鼓嚨胡,歸陣匆匆尾畢逋,潑墨滿天餘點粗。響空虚,一半兒潮來一半兒雨。

理安

溪流接筧岫盤雲,竹木參差另一村,衲子亦知生理勤。趁餘春,一半兒分茶一半兒笋。

梅雨

折釵股勁學殊難,落墨花肥拭不乾,壁氣染人苔樣寒。面墻看,一半兒丹青一半兒款。

〔北仙吕〕油葫蘆

北郭外觀菜花

紅過桃花雪一場,驀吹來風更香,坐圍野榼隔溪望。布黄金界出祇園廣,涌黄雲顯得田屯旺。鵝兒殼蜕新,蜂兒翅搧忙,但酒波和著花光盪,渾不信,有斜陽。

〔北雙調〕沉醉東風

題楊妃春睡圖

鸚鵡舌罷教調弄,荔枝漿且莫傳宣。迷迷蝶夢尋,密密梨雲變,鹿銜花有誰曾見。便描得丰肌軟似綿,怕纏臂的黄金壓匾。

〔北正宫〕黑漆弩

曉過嘉興

杉青牐近船來繫，恰傍個慣落帆的亭子。一星星已蟹燈微，隔岸曉鐘催起。似愁他細雨飛寒，幾處紅樓深閉。怕鴛鴦也撇湖光，要去趁那人夢裏。"已"字待校。

〔南中吕〕駐馬聽

登金山

塔頂呼鈴，斷渡風來不得行。畫看小李，帶問東坡，泉品中泠。講經龍欲出波聽，護禪鴿亦棲簷定。晚閣誰凭，幾船紅板，看抽帆影。

浮山禹廟

雲氣模糊，恍見羣靈左右趨。蛟龍洞閟，橘柚天圍，山海圖摹。飛芻絡繹路通吴，傳巴縹緲歌沿楚。民不其魚，狂瀾永砥，功哉微禹。

平山堂

山眼青濃，隔渡曾看宴醉翁。分來明月，傳過荷花，留得清風。夕陽簫鼓白鷗叢，畫船煙水紅橋夢。去惜匆匆，泉蚪蜀井，未叨僧供。

康山

如許繁華，一簣偏容此客誇。狀元名字，才子文章，豪士琵琶。至今花木又誰家，慣逢絲竹談前話。我正天涯，白頭被酒，恁堪歌罷。

木蘭院

一箸薺餐，判甚闍黎冷熱看。雲翻愈薄，花發徒濃，佛坐無言。鐘聲任打夕陽殘，紗籠幾被蛛絲換。香積煙寒，春消講樹，烏啼人散。

〔南仙吕〕排歌

紅橋訪春

故燕偏遲，新鶯亂飛，租船去去湖西。一虹界處畫圖移，翠擁高頭紅接低。亭館合，樓閣離，金迷紙醉夢何之。歌吹繁，燈火起，衣香人影幾多時。

〔北雙調〕撥不斷

詠蝶

撲春痕,盪雲魂,荼蘼架底棲煙穩。綠草園中鬧日薰,菜花村裏擋風緊。粉圍香陣。

〔北雙調〕折桂令

竹西寺小集

只年來歌吹消沉,換了幽蛩,能助清吟。落葉行聽,青苔坐藉,明月閑尋。寺前有明月橋彌勒地僧寬酒禁,兜率天佛證詩心。簷蔔垂陰,淨洗繁華,好盍朋簪。

〔北雙調〕水仙子

友人餉蠟梅、水仙、山茶爲寒窗清供,譜此酬之

老禪裹凍衲衣應,仙子淩波素襪能,女郎倚醉霞綃稱。歲寒交各自清,謝殷勤糾合同盟。擁磁斗的苔泥潤,灌銅瓶的井水盈,伴殘年雪豔窗明。

〔北越調〕小桃紅

遊鐵佛寺寺爲五代楊行密故宅

墨雲都已換棲鴉,誰問楊花雪。隱隱興亡塔鈴説,誤僧伽,殘灰指作英雄劫。冷雨沉沙,陰風吹霎,地剩一袈裟。

套數

〔南中吕〕好事近

八月十八日秋濤宮觀潮

斜照送登樓,拓開胸底清秋。千檣薺簇①,全教攏了沙洲。颼颼,閃

---

①今校:"檣"原作"牆",逕改。

過空江風色，墮涼雪先有飛鷗。霎時間天容變也，看青連大地，我亦如浮。

〔錦纏道〕者前頭，似銀潢從空倒流。斜界一條秋，倏靈蛇東奔西掣，接著難休。響硠硠雷車碾驟，高矗矗雪山飛陡，四面撼危樓。漸離却樟亭赤岸，一路的和沙折柳。更道憑仗鴟夷勢，水犀軍渾不怕婆留。

〔普天樂〕羽林槍前驅走，佽飛隊中權守。折波濤顛倒天吴，逐風雲上下陽候。青天濕透，惹烏啼兔泣，鼉憤龍愁。

〔榴花泣〕〔石榴花〕首至四一聲彈指重見涌瓊樓，湘女倚，虙妃游。神仙縹緲數螺浮，度匆匆羽葆霞旍。〔泣顔回〕五至末珠璣亂丢，雜冰涎噴出龍公口。猛淋侵帕漬鮫綃，忒模糊錦涴魚油。

〔古輪臺〕問根由，古來曾閱幾春秋。却煩壽酒今番酹，大江依舊。呼吸神通，過了天長地久。有甚難平，一番息後，但聽伊嗚咽過津頭。歎則歎茫茫世宙，也等閑消長如漚。殘山剩水，荷花桂子，故宫回首，寂寞付寒流。看來去，只銅駝無語鐵幢愁。

〔尾聲〕朝又夕，春復秋，能唱到風波定否。怪不得回轉嚴灘總白頭。

〔南雙調〕步步嬌

題劉笛樓司馬漁莊春霽圖

莽風沙遮斷江湖路，何處尋煙語。畫裏儘流連，一角漁莊，白鷗分與。厭了長官呼，把鱸鄉權當頭銜署。

〔醉扶歸〕者邊是嫩尖尖早笋蘆新吐，那邊是緑纖纖長條柳乍舒。響冰澌急溜放前沽，曬斜陽破網攔横浦。只認道桃花留住，釣人居，却費煞種花前度人辛苦。

〔皂羅袍〕長養就魚苗無數，趁源頭水暖，流出菰蒲。此中原有活民書，料功名不被天隨誤。行春來也，枯田要蘇。勸農去也，良苗要扶。捲煙波都化甘棠雨。

〔好姐姐〕歡呼，東風一路，簇擁着前歌後舞。問紅衣畫出，能識釣師無。但贏取，鳴榔聲裏傳衙鼓，縛荻燈邊理簿書。

〔尾聲〕閑身乞得先歸去，道蓑笠今番且讓吾，當一個候君前渡風標鷺。

〔北中吕〕點絳唇

中元夕觀盂蘭會

月影如波，竹枝旛䍐，靈風過。撾鼓吹螺，送上毘盧座。

〔混江龍〕乍飄飄金蓮一朵，吹來頂上結枝柯。暗籠著香煙緑慘，燭餤紅矬。魆地裏窸窣寒聲摇木葉，一霎價離披黑影走風蘿。上頭是面燃鬼閃閃尸尸好一個慣發婆心豪薜荔，對坐的目蓮僧喃喃嘓嘓算一個修成苦行老頭陀。高掛起赦罪牌儘阿鼻獄跂脚蒙頭一齊放出，明貼上祀孤榜縱鬼門關披枷帶鎖普例容過。見者山望那山怪金銀氣塞滿天邊哄一家兒瞎闊盲爭忘記了爺爺奶奶，因前隊牽後隊訝酒肉場開張地下趕半路上呼朋引類結識個弟弟哥哥。笑殺他逆祀行故鬼小新鬼大必踐其位，亦似那墦間祭東家來西家往又顧之他。臨皋亭變相圖開也難分地獄差别，閻浮殿幽冥主在能照見世界婆娑。無論他文者相武者將鑾坡侍麟閣登，但奉了攝魂符就和那馬磨牛醫一樣做劉伯倫土裏饅頭餡。任憑他飽得學使得才五車貯八斗量，自入了枉死籍倒不如癡兒騃女免得唤蘇玉局詩中春夢婆。也有的估舶征檣可憐見瘴江邊誰收爾骨，也有的粉白黛緑没奈何白楊下其歗也歌。也有的醫卜星相冠著述履著絇到盡頭時空博得史家方技傳，也有的漁樵耕牧風則蓑雨則笠問收稍處誰第上唐代隱淪科。還有的道謗僧僧謗道盼不著梯仙國選佛場饒你説法談禪那能彀塵彀外尋些生活，更有的貧又病病又貧送不去二豎災五窮虐熬得精銷髓竭只算在苦海裏打個盤渦。皮傀儡竿木逢場但有些真性情也生旦也淨末演得成忠孝節義，悶葫蘆滴水不漏若遇著大劫數爲蟲沙爲猿鶴逃不脱水火兵戈。做了場蕉鹿夢蝴蝶夢槐安夢邯鄲夢憑派在淨心經二十種眠擔怕擔驚誰唤醒醉魄癡魂皈正覺，數不盡黎邱鬼黄父鬼楓子鬼烏蠻鬼都拉進鐵圍山三十六報食香食氣怎提得罪花燋種出閻羅。模糊煞六道三塗渺渺茫茫人世但吟君不見，厮趁著疎星淡月來來往往今宵還問夜如何。莫愁是轉輪迴終受翳桑餓，請來赴無遮大會，要度盡如是恒河。

〔油葫蘆〕偏淨眼看來苦趣多，慼沉淪待救拔，只索得楊枝灑潤去沾他。他冷迷迷氣怯依螢火，軟丟丟衣敗飄蟬蛻。盼靈壇情怎通，聽酸文愁則那，猛鈴語郎當搖一個，蕩魂兒貼地白煙拖。

〔天下樂〕記當初險諕得阿難脱了窩，魔也麽魔。仗如來起願河，把妙味須陀煮一鍋。擾醍醐灌頂多，爇旃檀逆鼻過，便救了無量的瘰骷髏起刹那。

〔哪吒令〕送蓬蓬雲過霧過，寒陰一窩。雜啾啾風哦雨哦，度秋墳一歌。換場場人多哭多，擲流光一梭。香米山壓教饑餤㸑，紙錢風吹到黄泉大，剛湊著半空兒雨散曼陀。

〔鵲踏枝〕結手印，降羣魔，宣神咒，徹支那，只見傘蓋威蕤，樓閣嵯峨。獻美膳的城開護世，進天樂的伎奏那羅。

〔寄生草〕苦苦憐飄墮，忙忙事羯磨。給資糧不惜將衣裹，撒香花生怕從風簸，奏頻伽也要隨聲和。直到了歎孤文幾首廣離騷，纔算得者場功德團圓大。

〔賺煞〕老蟾趖，銀河墮，聽了些前因後果。道成佛生天爭甚麽，那靈霄官府原多。那釋宫阿魔壞如何，倒不如守著者一縷靈光永不磨。聽泉吟竹和，任莎眠草坐，便歸去也早有個漆燈兒移亮慣迎他。

〔南中吕〕好事近

王少林太守嵩高屬題令祖樓村先生十三本梅花書屋圖

身世歎如泡，只千古吟魂不消。隔溪隱隱暗香招，一枕游仙來悄。

〔山花子〕翩然似有雲旗導，行行軟踏青瑶。趁虚空眉月已高，把逋仙活脱身描。看吹過春風畫橋，東邊冷豔脂析苞，西邊緑萼煙透梢。潑眼花光，遠近遮要。

〔馱環著〕乍相逢索笑，雪骨冰肌，月魄雲魂，幾生修到。第一東風占了，可似當年臚唱，五雲中狀頭呼早。論宿果前身應曉，説舊夢今番未杳。洛神仿，雁柱調，便一十三株，莫嫌花少。

〔縷縷金〕酥漉漉，粉纅纅，宜冬惟一，味勝瓊膏。休説充饑餠徒煩畫稿，寒香直沁到心苗。花陰鶴同飽，花陰鶴同飽。

〔越恁好〕幾時真個，幾時真個，鋤月種苔坳。仗扶春妙手，疎布影，

密抽梢。圈花暈蕊兼點椒,望來齊縞。真耶,算停泊了孤山棹。幻耶,算圓合了羅浮覺。

〔駐馬聽〕無數賢豪,煞費登場健句鏖。風花過眼,雲水消痕,雪泥融爪。銀杯化去本難招,楚弓復得真難料。多謝迴飈,返魂香重爇到梅花窖。

〔撲燈蛾〕魂仍夢裏招,人來畫中叫。回首軟紅飛,認那番走東華道也。天上忙忙,前事都杳,賸餘酸一紙合還開,道孫枝纔補了春來稿。展香陰,便要將廣厦萬間包。

〔會河陽〕祖德相承,官聲自高,做黄堂辦到和羹料。賢勞,早樹滿春浮,堂開玉照,願厮守著梅花老。者是嫡派的清寒肖,莫將那世味的酸鹹較。

〔菊花新〕君不見白田風景久蕭條,便喬木人家不姓喬。經史課兒曹,幸不失青箱家教。

〔紅芍藥〕瞻前輩似斗與杓,交賢嗣勝漆和膠。倘石上三生湊緣巧,道仙壇落花甘掃。明朝湖口泊輕橈,拚書堂一尊醉倒。聽花間翠羽啾嘈,認先生杖藜來了。

〔駐雲飛〕廣樂重霄,不過人間夢一遭。唱過華胥調,領了希夷教。嗏,清福半生消,木天人老。但借梅花,印出花間照。那知道賢孫守護牢。

〔尾聲〕功名自古休誇耀,多少清門感寂寥,誰似者不斷生香玉萬條。

〔南中吕〕石榴花

題高惺泉浮香樓圖

松圍打拱無路許舟通,沿岸曲,掠磯東。逡巡有個舊鷗逢,導行行荻汊蘆叢。煙重水重,一條穿入溪雲縫。見疎疎幾葉漁篷,露蕭蕭幾座花宫。

〔前腔〕螢飄蠹迸剩者小樓空,隨落日,候東風。巡簷略見數椒紅,記當時玉軟酥融。香濃酒濃,把詩人高向花頭擁。照欄干月也溶溶,掩窗紗霧也濛濛。

〔急板令〕恁銷磨吟翁醉翁，任流連樵童牧童。蒼苔暗封，過一番翠羽匆匆，捲連朝秋雪蓬蓬。只留下落葉裁箋，流水調桐。誰吹笛喚醒春風，重唱徹玉玲瓏。

〔好事近〕祖德述難窮，暖青山氣脈旋通。玉麟飛起，今朝要舞回風。從容，待設寒泉清供，好交代茅屋家風。還防是和羹借重，只修成高格，一味宜冬。

〔尾聲〕西溪近已無梅種，便圖畫也飄清夢，道難得者黄篋三間雪裏濃。

〔北雙調〕新水令

題郭頻伽麐靈芬館圖

水三分圍住屋清清，更修篁二分光景。墻頭蒙薜荔，户外插柴荆。畫上丹青，早换了白眉生舊三徑。

〔駐馬聽〕你料理林扃，分水湖邊移宅定。你安排釣艇，梅花寺口試篙輕。礬頭簇向樹梢明，紅衣换得楓人醒。煙波興，儘漁歌立在門前聽。

〔沉醉東風〕者一帶留客逕敲茶正清，那一帶看花蹊種石新成。者一帶糟邱臥畢卓瓶，那一帶畫叉掛燕家景，讓伊家受用今生。況有胸中萬卷撑，可不是神仙福命。

〔折桂令〕數當年先輩遺型，有一個白犢逍遥，來往前涇。也有那傳神的盛子昭，畫竹的吴元鎮，還有那要下馬的魏家塋。颭松光白雲飄影，移草脚野露流聲。但見鶴下虚坰，鷗在荒汀，可真個買了青山，可真個築了茅亭。

〔沽美酒〕歎蒙頭白髮生，悔覓食朱門冷，回腸轣轆饑人甑。者根由猛省，纔知道乞到草堂靈。

〔離亭宴帶歇拍煞〕尋詩合向煙霞訂，填詞要守宫商正。得閑時且敘閑情，酒錢付便了沽，鷄栅唤宗文樹，漁具待樵青整。漉香羹蓴絲雉尾縈，配左手蟹味團臍勝。料多情怎生忍俊，從今後也莫跨灞橋驢，也莫策東華馬，也莫棹青溪艇。胸非有萬間，志要營一頃。問誰人草堂貲寄了杜陵，道此間有個墊巾人，在者偌大的靈芸館中等。“便了沽”待校。

〔南商調〕集賢賓

題張晴厓聽香圖

氤氳滿簾何處尋，倏蟾蜍照入花深。伴個畫眉人未寢，儘霏霏鼻觀微侵。心頭暗沁，偏要待耳根詳審。關心甚，恰病風纖手，釧響摇金。"病風"待校。

〔猫兒墜〕當年盾鼻，磨過幾光陰。賸好句弓衣唱到今，重摹寶字畫雙心。沉吟，記得擣秋砧，催回夢枕。

〔尾聲〕梁衣合共天香品，問何日修書聽到漏聲沉，怕只怕半臂愁添寒夜恁。

〔北雙調〕新水令

喜洪稚存自塞外歸

驀金鷄放赦下銅樓，感皇恩莫名高厚。墨纔磨盾鼻，環已驗刀頭。萬里歸休，好重認茅茨舊。

〔駐馬聽〕昔日旃裘，雪打蒙茸寒欲透。今朝楊柳，風摇旖旎態逾柔。從軍來分戴吾頭，破荒去恁關渠口。壓還裝詩萬首，聲聲噤住秋笳奏。

〔喬牌兒〕憶當初貫索收，誰拚得萬叉救。殺之三幸賴堯能宥，荷戈去自抖擻。

〔沉醉東風〕問疎勒飛泉倒流，望祁連素氣空浮。雲摶太古濃，日陷奇寒瘦，莽書生窮塞也風流。只栩栩猜伊蝶夢遊，却不道雪片和身捲驟。

〔風入松〕尚觚稜盼着屢回頭，肝膽幾生酬。枉衣穿短後逡巡走，指望是挽天河淨洗兵休。隔著秦關蜀隴，不知戰骨如邱。

〔滴滴金〕只聽説鷹攫羝飛，風吹牛墮，雷和龍鬭，眼未見，筆先收。但神異經添，變相圖摹，諸臯志就，何曾放些兒喜懼在心頭。

〔雁兒落〕怕只是旌旗毳帳稠，笳鼓轅門驟。直壓得小林牙意氣低，越顯出大都護威風陡。

〔得勝令〕呀，負弩在前頭，跨馬幾時休。算年來身慣冰霜鍊，到者裏魂還湯火遊。名流，能驚魑魅蒼黄走。纍囚，安望將軍禮數優。

〔川撥棹〕驀地裏白烏頭，論時光葛替裘。端只爲赤旱災流，得邀蒙丹詔恩優。風送悠悠，雲助油油，願真個爲霖試手，得成就了大田秋。

〔七弟兄〕者邊的情話重留，那邊的新詩要酬，羨此去勝仙遊。召賈生竟脱長沙走，放謫仙得免夜郎流，送髯蘇恰就毘陵酒。

〔梅花酒〕兀的不淚滂流，折檻幾曾修，補牘還又留，只狂愚挫汝一丢丢。到生入玉關人似舊，況逢著烽煙消歇太平秋。罷輪輓，脱兜鍪，習魚釣，事耕疇。但聽那斜陽牧笛唱田謳，再休道騎馬勝騎牛。

〔收江南〕你文章已被外夷收，你遨遊直到海西休，你聲名更有汗青留。算如今許松楸厮守，纔無負了機聲燈影讀書樓。

〔尾聲〕君恩似此真希有，合丹青傳與千秋。只送行還有故人留，要添寫幾筆可憐關外柳。

〔南雙調〕步步嬌

重九前二日，味莊觀察邀遊石湖，索填此曲，以寫其勝

放新晴纔破青山笑，來唤沙鷗導。行行蕩畫橈，酒琖茶爐，配就詩中料。聽説是登高，早西風吹側烏紗帽。

〔醉扶歸〕最羨是賜煙波逃脱金鑾召，最樂是賦田園隨著白雲招。面楞伽聽唱竹間樵，轉橫塘看理蘆中釣。林泉果要福能消，願今朝來領先生教。

〔皂羅袍〕呼作遨頭也好，且題糕故事①，預借今朝。脱紅衣免了畫圖描，引清尊避了箏琶鬧。丹黄小筆，千稍萬稍。玲瓏水調，長謡短謡。怕重來又是秋容老。

〔好姐姐〕儘盈盈金波盪摇，拌沉沉玉山摧倒。茱萸醉插，未肯放歸舠。斜陽早，濃遮紅葉樓三面，冷侵黄花徑一條。

〔尾聲〕長官如此情應少，只相約菰蒲句共敲，道不怕催租人到了。

---

① 今校："題糕"，原作"題高"，據《有正味齋集》改。

〔北中吕〕粉蝶兒

送李味莊觀察報最赴都

六載春風，覆茅檐甘棠陰重，驀今朝催趲花驄。曳旌旗，腰弓弩，前驅先動。白叟黄童，問歸期馬頭爭擁。

〔聽高歌〕喜則喜清秋恰報年豐，趁稻把堆場香重。無煩笳吹喧高壠，聽一路的田歌相送。

〔紅繡鞋〕笑我者烏紗没用，拚今番漉酒追從，醉起黄花一帽風。衝開煙漠漠，趕上月瓏瓏，也續個軟紅香夢。

〔古鮑老〕算此去橋經玉蝀，定記得並轡斜陽看禁松。算此去樓過丹鳳，定記得同立清霜候苑鐘。到今日蓑袂短，笠簷歪，難陪奉。但相盼幕油明使節雄，早博得天顔喜動，展恩光照耀了江南歸鞚。

〔賣花聲〕煩寄語同朝鵷侶須珍重，好配合鹽梅一氣同，把蒼生提出火坑中。掃清巴蜀，干戈不用，便田間也願獻幾首太平歌頌。

〔啄木兒煞〕洗金罍，進玉鍾，要殘年重約消寒共。莫説是停風阻凍，直挨到蜜梅花放欠詩筒。

〔北黄鐘〕醉花陰

題趙渭川同年希璜梅夢圖

送上蟾蜍隔花彈，又暗被花枝掠破。環尚缺，鏡誰磨，著甚來由，等到黄昏過。檢一塊軟青苔，且尋個羅浮夢兒做。

〔喜遷鶯〕前頭村大，認酒帘三尺横拖。來麽，鬧穰穰壚頭請坐，只一霎沉醉春風面已酡。閃身上香陰瞥過，拚化作翩翩蝴蝶，厮趕上銀河。

〔出隊子〕虚空婀娜，訝天生者俊娥。喬妝得全身縞素雪般挼，出落得絶世丰姿玉樣磨，恁驀地和雲同撇躲。

〔刮地風〕莫不是仙洞衙城安置妥，莫不是神女峽故隔嵯峨。捉迷藏占了梅花課，須明白者段根着。他忍寂寞竹籬關鎖，他耐清寒紙帳延俄。到底來花非花，夢非夢，幾曾真個。空只是翠翹垂，羅袖曳，慣引教睡眼摩挲。笑幾生修道還如我，只雪滿花頭萬樹皤。

〔四門子〕好風光轉眼匆匆過，去還來，離又合。也走了邯鄲，也到

了南柯，早一場喚醒春夢婆。禽兒也歸，蟾兒也趓，賸老鶴花陰同臥。

〔古水仙子〕憶憶憶舊薜蘿，念念念種花蹊三間老屋破。走走走跨上個踏雲騾，摇摇摇放一隻尋煙舸。閑閑閑仙人舄免得張羅，罷罷罷萬民碑一齊打破。和漁謳唱到定風波，學僧裝打了新包裹，甚畫中偏戀暗香窩。

〔尾聲〕一夢古今提不破，休説者姓趙的太風魔，道有個老師雄先替我。

〔南南吕〕香遍滿

題劉松嵐五十二歲小像

鬚眉依舊，燕臺别君春又秋，那料蕪城重聚首。牡丹紅起樓，楊花雪作毬，東風容易愁，莫放過韶光驟。

〔懶畫眉〕年華半百付波流，漸有雙華白上頭，正須行樂及時謀。縱然件件丹青湊，也要我者饒舌豐干説一周。

〔二犯梧桐樹〕那書啊〔梧桐樹〕曹倉萬卷搜，鄴架千編授。冷蠹前身，孔孔鑽能透。〔針綫箱〕算十年辛苦丹鉛手，只拄腹撑腸願待酬。〔五更轉〕喜今日春明，善本抄全有。落葉黄昏，判與個青燈厮守。

〔浣溪紗〕那美人啊綵袖拖，金釵溜，掛臣冠常自香留。吴娘軟語聽須叉，陶令閑情懺又兜。珠幾斗，買他個心頭兒肯真實，不虚教月鏡懸樓。

〔劉潑帽〕那劍啊雨風聽作蛟龍吼，到朝來拂拭吴鈎，記曾在徐君墳上掛松楸。濕漉漉心血酬，直驚得白日沉，妖魑走。

〔秋夜月〕那酒啊糟一邱，哄動了流涎口。蓮臺米汁親傳授，長齋繡佛休孤負。聽呼伊紅友，莫化成烏有。

〔東甌令〕念君家邊關月，塞垣秋，算只有甘棠一種留。心中那管閑花柳，到者裏須消受。儘説伊蛟門三好擅風流，合輸與前度種花劉。

〔金蓮子〕憑逗遛，道東山女妓蒼生舊。只休把英雄氣收，救瘡痍要商量魯論熟從頭。

〔尾聲〕玉節馳，花驄走，此身原是濟川舟，早博得五十功名賽馬周。

〔南仙吕〕八聲甘州

袁籜庵名于令，字韞玉，以作《西樓傳奇》得名。嘗官荆州守，罷歸，梅村詩所稱"詞客開元擅盛名，蕭條鶴髮可憐生"者是也。今其小像在袁綬階處，屬題此曲。

飄然舊影，認烏巾朱舄，意態縱横。幾場歌酒，險把光陰送盡。要堅紅字綢繆約，爲洗青樓薄倖名。揚州夢，留伊杜牧三生。

〔不是路〕鐵甲霜清，誰逼輪蹄出塞行。添豪興，燭圍貂帳坐書生。檄揮成，激邊風吹起梁州笛，便賽了中原十萬兵。秋毫等，道眼光已注燕然頂。待留名姓，待留名姓。

〔解三醒〕醉燕市騰騰酒醒，盪湘波摺摺帆輕。回頭往事秦淮冷，誰唱到楚江情。章臺人去笙歌歇，夏口煙迷橘柚平。賸何處，琵琶送客，淚染衫青。

〔前腔〕曲當場烏紗句併，語傳嬌驢背伶仃。餘聲譜出風波定，漸白髮可憐生。天寶客逢聊共話，廣陵散絶孰重聽。只西樓，幾枝新柳，愁囀春鶯。

〔尾聲〕邗溝賸有潮堪聽，休便戀二分月子與同行，算落得畫裏荆州慰此生。

江山風月譜散曲自序

漢魏樂府降而六朝歌詞，情也；再降而三唐之詩、兩宋之詞，律也；至元曲，幾謂里言誹語矣。然張小山、喬夢符散曲，猶有前人規矩，在儷辭追樂府之工，散句擷宋唐之秀，惟套曲則似涪翁俳詞，不足鼓吹風雅也。予心好之，情之所宣，每爲邯鄲之步；然音律未嫻，其聲之高下，不入格者，當復不少，然第寄意云耳，於聲律固不計也。得數十首，遂彙而録之，並題其端云。

清人散曲選刊四目次

江山風月譜散曲

黃鐘

人月圓 題胡心農列翠樓印譜

正宮

醉太平 **塞鴻秋** 題人采菊圖 **小梁州**

仙呂

賞花時二首

南呂

閱金經 燭花 題一清僧照 **四塊玉** **玉交枝** 霧凇

中呂

紅繡鞋 雨後 無題 **滿庭芳** 無題二首 下花種 **普天樂** 無題 題張墨林照 **山坡羊** **朝天子** **賣花聲** 無題 胡心農戲作燈影上小樓 雪霽

商調

梧葉兒 聞鄰家吹瑄

越調

小桃紅 題畫 無題 **柳營曲** 無題 送費曉樓歸苕溪 **凭闌人** **天淨沙**二首

雙調

水仙子 無題 生沐屬寫水仙 海棠 無題 木香煎酥 無題 壽王雨樵母 聽雪 **清江引** **折桂令** 無題二首 題桐陰小隱圖 並蒂蘭 湖上 **慶東原** **碧玉簫** **殿前歡** 湖上 **落梅風**三首 **沉醉東風** **撥不斷**

以上共小令五十二首

附原書次序各系曲文首二字以爲别

水仙子	緑羅	小桃紅	輕紅
柳營曲	宵漏	水仙子	淩波
醉太平	十二	紅繡鞋	石燕
滿庭芳	薔薇	清江引	松濤
折桂令	芭蕉	滿庭芳	緑陰
慶東原	雲低	梧葉兒	閑庭
碧玉簫	高樹	紅繡鞋	嫋嫋
殿前歡	檞頭	塞鴻秋	蜉蝣
閲金經	絳蠟	水仙子	紅綿
折桂令	趲東	普天樂	雨聲
水仙子	堤邊	山坡羊	薔薇
落梅風	新涼	柳營曲	鵑水
閲金經	入定	落梅風	蕉窗
凭闌人	榆莢	折桂令	只桐
滿庭芳	珠泉	天淨沙	絲絲
小梁州	碧羅	人月圓	梅花
普天樂	雨意	折桂令	問芳
水仙子	不教	四塊玉	龍綃
折桂令	看湖	天淨沙	緑陰
沈醉東風	小閣	朝天子	夜闌
水仙子	岸邊	玉交枝	雪車
賞花時	蛾緑	水仙子	遏雲
撥不斷	朔風	賣花聲	鸚哥
落梅風	寒威	賣花聲	黄梅
水仙子	空江	上小樓	寒光
賞花時	脱絮	小桃紅	金猊

清人散曲選刊四

江山風月譜散曲

許光治撰　江都任訥中敏編訂

〔黄鐘〕人月圓

題胡心農列翠樓印譜

梅花香裏冬心淡，金鴨漏初中。一編把似，新題列翠，舊意飛鴻。雕鎪刻畫，翻新竹素，泥燦芝紅。長年笑我，未忘結習，辛苦雕蟲。

〔正宫〕醉太平

十二分煙月，百六日韶華，東風催趲一年花，問春光能幾家。紫綿深海棠梨暈纈，緑羅輕露芭蕉破摺，翠絲長水楊柳垂丫，索從頭看些。

〔塞鴻秋〕

題人采菊圖

蜉蝣衹作昏朝計，蟪蛄豈識春秋意。蟭螟局促人間世，蟲魚瑣屑書生事。龍頭翰墨場，燕頷功名志，笑東籬未必淵明是。

小梁州

碧羅團扇戀新秋，庭院清幽。空階時見一螢流，青如豆，風閃墮簾鈎。　月光淡醉鵝兒酒，轉花陰移上高樓。黑暗中，黄昏後，玉簪香透，誰與當搔頭。

〔仙吕〕賞花時

蛾緑山光横黛横，鴨緑湖波明鏡明。喜天色放新晴，奈碧雲紅樹，

猶有鷓鴣聲。

又

脱絮迷漫垂柳梢，脱錦嬫斑叢竹苞。又庭院緑陰交，怪呢喃燕子，猶是定新巢。

〔南吕〕閱金經

燭花

絳蠟銀荷擁，翠盤金粟叢，一穗和煙暗綺櫳。紅，蘭心雙玉蟲。垂花重，繡幃佳氣濃。

題一清僧照

入定忙功課，出塵閑過活，不動如如學古佛。哦，無生參透麽。團瓢破，此時誰是我。

四塊玉

龍綃霧帳單，鸞綾繡被寒，燕語鶯啼夢初闌，蝶痴蜂懿春過半。向曉看，芍藥闌，紅未殘。

玉交枝

霧淞

雪車冰柱，問舊日吟情何處。寒梅本自無多樹，竟妝成千萬株。梁塵白閃銀溜鬚，簾旌粉點瓊飄絮。多做成瑶臺玉宇，更誰知茅檐蓬户。屑石敷，碾粉塗，曉色頓然殊。憶飯甕古諺辭，拈霧淞新詩句。碧醸暖斟曉寒，紅爐熾添宵炷，報豐年隔歲儲。

〔中吕〕紅繡鞋

雨後

石燕飛還緑野，黛螺洗出青山，暮靄鐘聲有無間。雄雷天鼓歇，雌霓帝弓彎，喜新晴剛到眼。

又

嫋嫋新篁乍展，陰陰高樹初齊，庭院深沉乳鵶啼。花光當檻動，香篆出簾低，午窗風又起。

滿庭芳

薔薇檻亞，荼蘼徑仄，芍藥闌斜。春紅都被東風嫁，細數韶華。梅雨波添釣槎，麥風晴送田家。村莊話，聽來不差，小滿動三車。

又

緑陰野港，黄雲隴畝，紅雨村莊。東風歸去春無恙，未了蠶忙。連日提籠採桑，幾時荷鍤栽秧。連耞響，田塍夕陽，打豆好時光。

下花種

珠泉瀉琲，銀花碾粉，翠竹書牌。三秋花事今朝在，一種親栽。祝小白長紅盡開，待輕黄淺碧齊胎。闌干外，香安豔排，端整好秋懷。

普天樂

雨聲中，韶光晚。餘香戀蝶，碎錦飛鴛。芳情寄日疎，好景隨春遠。落盡殘紅成秋苑，耿東風滿地無言。深深閉門，茶煙白晝，花霧黄昏。

題張墨林照

雨意闌，春情悄。詩吟白苧，字寫紅蕉。花叢見舞蝶，葉底閑歌鳥。更賞尚書新詞料，又東風紅杏花朝。還須畫着，珠排荆樹，翠茁蘭苕。

山坡羊

薔薇早卸，玫瑰又謝，春歸纔信春無價。紅雨歇，緑陰遮，東風冷落銀屏夜，燒燭有人憐歲華。蝶，猶戀花。蝸，空篆葉。

朝天子

夜闌，夢殘，又早是三更半。一枝花影轉闌干，明月臨窗畔。蠟淚紅乾，麝臍碧散，燭花攢香爐寒。大難，但看，來點鼠翻書案。

賣花聲

鸚哥嘴露輕紅啅，鳳子腰爭膩白嬌，雀兒羽展嫩黄描。高樓畫閣曉，眼初覺，一聲聲唤將春到。

胡心農戲作影燈賦此

黄梅葉老金堪嵌，萊菔根肥玉試劖，穇麻梗直璧爭銜。一燈鏡檻南，油光減，絶勝他碧紗籠淡。

上小樓

雪霽

寒光滿霧，晴暉載露。霽雪晶瑩，朝陽四注，不數蓬壺。岸旁楡，水邊椐，瓊瑶相屬，便妝成玉梅萬樹。

〔商調〕梧葉兒

聞鄰家吹瑄

閑庭悄，夜氣清，何處發新聲。鳳軫移瓊瑟，鸞簧度玉笙，雁柱按瑶箏，渾不似風前細聽。

〔越調〕小桃紅

題畫

輕紅一樹小桃花，早把東風假。膩粉凝脂總無價，燕飛斜，呢喃共説春朝話。烏衣舊家，紅襟新社，相賞好韶華。

又

金猊小爇水沉檀，繡户香風散。睡起清涼自無汗，捲簾看，星河絡角天將旦。團花畫闌，流蘇香幔，珍重早秋寒。

柳營曲

宵漏闌，宿香殘，曉來有人憑畫欄。花霧紅乾，竹露蒼溥，陡地做春寒。廿四回芳信更番，九十天花事留難。絮遲堤柳卸，綿約海棠攤。

拚，一醉酒杯寬。

送費曉樓歸苕溪

鵑水涯，又分岐，此番未妨輕別離。桂子香吹，西子湖湄，相見訂秋期。已成陰送行楊柳煙絲，乍含胎繫情芍藥風枝。鳥聲催杜宇，芳事數當歸。到家遲，猶及牡丹時。

凭闌人

榆筴賒春驕貨泉，柳帶禁寒貪乞棉。沈郎私鑄錢，阮生新折綿。

天淨沙

絲絲柳未藏鴉，枝枝桃已蒸霞，一笠東風影下。老漁歸也，春來懶散生涯。

又

緑陰門巷停車，碧雲庭院棲鴉，柳絮剛剛飛罷。時光初夏，新棉又裹桐花。

〔雙調〕水仙子

緑羅雲捲芰荷煙，紅錦霞舒菡萏天，怪西風不到閑庭院。畫簾開清簟展，北窗誰買高眠。拚不棄班姬扇，怕重張河朔筵，問新涼知在誰邊。

生沐屬於十三行帖後寫水仙題此

淩波步襪玉生塵，翦水銖裳翠展春，臨風舞帶香留暈。好丰姿偏瘦損，是誰傳洛浦精神。石墨寫官奴韻，丹青摹子固真，對花枝强似仙人。

海棠

紅綿繡鳳撲華鉛，紅錦回鸞散舞錢，紅絲顫雀翹妝鈿。過清明百六天，畫墻低何處秋千。宿粉暈流霞炫，明姿洗垂露鮮，是花中第一神仙。

又

堤邊樹色辨陰晴，花外蟬聲管送迎，人來團扇風前影。相將偶出

城，背夕陽湖上閑行。水翠涵明鏡，山螺列畫屏，問柳洲何處啼鶯。

木香煎酥

不教簪朵捧銀翹，不許瓶枝彈玉窰，香油菜子初收稻。記墻頭萬萬條，喜登盤遠勝題糕。咂粉學蜂兒鬧，噙香賽蝶子嬌，好風情齒頰難消。

又

岸邊細草碧瑶簪，溪上長松緑玉針，岩前瘦石青珊枕。畫船移波淰淰，釣絲長風力難禁。淡暮靄蒼茫嶺，宿溪煙白薄陰，似明湖湖墅園林。

壽雲騎尉安吉守備王雨樵母節孝謝太恭人

遏雲鞠部紫琅璈，泛雪椰樽碧玉醪，明霞芝蓋紅珠葆。奉安輿開畫閣，聽臚歡騎將弓刀。進棗尉安期棗，熟桃城方朔桃，羨春暉王謝門高。

壬子十二月初七夜聽雪

空江殘月蟹行沙，淺垤迴潮蟻散衙，平筐静夜蠶食葉。小窗中人聽雪，折迴風滿地飄灑。暎銀葉斑消鷓節，爇銅荷紅凝蠟華，早陡驚一分寒賒。

清江引

松濤不住閑庭午，颯颯風如雨。銅瓶泛淺花，玉盌浮輕乳，小窗一甌人避暑。

折桂令

芭蕉緑上窗紗，日日梅風，落盡餘花。且門鎖葳蕤，闌開緑曲，簾捲丫叉。深碧垂楊乳鴉，叢青芳草鳴蛙。又换韶華，煮繭香中，處處繅車。

又

趲東風已是清明，聽陌上吹簫，又賣春餳。早淺碧藏鴉，輕紅蹴燕，深緑啼鶯。人面寫桃花小影，客愁傳楊柳新聲。遊冶心情，寶馬銀鞍，翠幰珠軿。

題桐陰小影圖

只桐陰消受清華,煙雨簾旌,風露窗紗。在爨心情,孤生韻致,據稿生涯。但擡手邀明月清秋坐花,更科頭趁涼風溽暑評茶。小隱堪誇,富貴營蠅,名利爭蝸。

並蒂蘭

問芳華誰似同心,有比目文魚,比翼文禽。看貼蹭娟娟,聯萼扣扣,儷葉深深。插花朵稱雙頭玉簪,繡花枝要連理金針。幽夢重尋,豔匹紅蕤,香侶黄沈。

湖上

看湖頭急雨瀟瀟,早煙冪林扃,雲布山椒。浪未銀翻,泉遲玉瀉,波已珠跳。遊女去香車翠軺,貨郎歸畫鼓餳簫。最是魂銷,無恙東風,楝子花梢。

慶東原

雲低宇,風滿廬,陰晴天氣商量雨。林鴉新乳,桑鳩剩語,梁燕剛雛。人困也日初長,花謝了春歸去。

碧玉簫

高樹亭臺,深碧好風來。淺草庭階,平綠斷煙開。小簾櫳一字排,曲闌干卍字迴。晴弄色,蕉影紗窗外。纔,春去也人無賴。

殿前歡

湖上

橛頭船,劃開雙槳鏡中煙。船唇弄水瓊珠濺,櫂轉渦旋。望天光四岸懸,看地勢孤城轉,指人影中流見。湖山圖畫,雲水因緣。

落梅風

新涼早,庭院虚,聽瀟瀟豆花疎雨。晚來絡絲蟲獨語,問西風又來何處。

又

蕉窗外,苔砌坳,錦斕煸粉濃香鬧。朝來嫩寒人未曉,廿一番柳花風到。

又

寒威重,朔氣加,莽長空墨雲重疊。曉來早驚風四野,繞柴門亂堆黄葉。

沉醉東風

小閣深深芙蓉幔遮,綗户沉沉翡翠簾斜。鐘鳴曉色催,鼓歇寒燈灺,早千門日出啼鴉。頻夢到西湖處士家,小梅花昨宵開乍。

撥不斷

朔風賒,亂雲遮,平林落雁書重疊。古樹棲烏墨整斜,野田飢雀聲高下。釀來微雪。

清人散曲選刊五目次

香銷酒醒曲

套數

〔南南吕〕**香遍滿** 春曉 〔南仙吕〕**忒忒令** 對月有感 〔南商調〕**梧桐樹** 葬花 〔南商調〕**黄鶯兒** 拜月 〔南商調〕**梧桐樹** 豔情 〔南仙吕入雙調〕**步步嬌** 雜感 〔南南吕〕**懶畫眉** 寫愁 〔南商調〕**二郎神** 雨窗排悶 〔南仙吕入雙調〕**步步嬌** 泖湖訪舊圖 〔南北仙吕入雙角〕**合套** 葛秋生横橋吟館圖 〔南商調〕**二郎神** 謝文節公遺琴

小令

一半兒 青梅 **前腔** 偶成 **駐雲飛** 沈醉 **懶畫眉** 籤詞 **前腔** 籤詞 **黄鶯兒** 籤詞 **桂枝香** 連日病酒填此戒酒 **前腔** 復飲解嘲 **駐雲飛** 冬日早起

清人散曲選刊五

香銷酒醒曲

仁和趙慶熺秋舲撰　江都任訥中敏校訂

套數

〔南南吕〕香遍滿

春曉

海棠風小，日映銀屏影亂摇。好個没人兒庭院悄，展紅綃。熏篝宿火消，金爐寶篆燒，約摸著辰牌了。

〔懶畫眉〕梨花夢醒粉痕銷，雙燕文梁自壘巢，水晶簾子一鉤挑。簾外鸚哥叫，他爲鎖雕籠駡絮叨。

〔二犯梧桐樹〕風簷鐵馬敲，水漏銅龍曉。人立妝臺，輕揭菱花套。這些時螺鬟門啓連環鉸，不多時鴛浪衾堆一尺潮。早聽得鬟兒瑣碎低聲報，説昨夜平階，有落花多少。

〔浣溪紗〕游絲裊，飛絮飄，嫩池塘彎環小橋。婀趓楊柳紅樓靠，摺疊闌干赤石雕。塵不到，却纔梳罷雲鬟出綺寮，好晴天今日花朝。

〔劉潑帽〕軟苔凹淺印鞋弓俏，薄羅衫兩袖輕飄，只見小花旛三尺倚墻高。斜剌裏露紅綵，有一架秋千吊。

〔秋夜月〕花影描，繡幅窗紗稾。清晨呵袖餘寒峭，漸風和日暖聽啼鳥。畫眉兒剛曉，畫眉人忒早。

〔東甌令〕泥金扇，玉腕摇，覷他胡蝶沿堦撲又逃。寶釵兒鬬罷南園草，纖手把荼蘼拗。更詩牌險韻賭分曹，姊妹一雙邀。

〔金蓮子〕酌蒲萄，滴珍珠卯酒玻璃倒。却似睡足，脂痕暈臉潮。驀地裏是誰家，隔花陰吹起一枝簫。

〔尾聲〕香車寶馬湖山鬧，惟有那緑窗人悄，小語春風弄翦刀。

〔南仙吕〕忒忒令

對月有感

熱紅塵無人解愁，冷黄昏有儂生受。團空月亮，照心兒剔透。把一個悶葫蘆，恨連環，呆思想，問誰知道否。

〔沈醉東風〕悶嫦娥青天上頭，憾書生下方搔首。雲影淨，露華流，中庭似晝，鬧蟲聲新凉時候。星河一周，光陰不留，銀橋碧漢，又人間盡秋。“搔首”原作“擡首”，據《詞餘叢話》改。

〔園林好〕想誰家珠簾玉鉤，問何人香衾錦裯。恁年少虚空孤負，無賴月，是揚州，無賴客，是杭州。

〔嘉慶子〕九迴腸生小多軟就，把萬種酸情徹底兜，空向西風談舊。搴杜若，採扶留，悲薄命，怨靈修。

〔尹令〕廿年前胡床抓手，十年前書齋回首，五年前華堂笑口。一樣銀河，今日無情做淚流。

〔品令〕浮生自思，多恨事難酬。花天酒地，還説甚風流。參辰卯酉，做了天星宿。江湖席帽，三載阻風中酒。只落得下九初三，月子彎弓照女牛。

〔豆葉黄〕清高玉宇，冷淡瓊樓。再休提霧鬢雲鬟，再休提霧鬢雲鬟，那裏是烏紗紅袖。生涯疎放，天涯浪遊。博得個花朝月夕，博得個花朝月夕，消受了夢魘情魔，酒困詩囚。

〔月上海棠〕歸去休，一齊放下誰能彀。算山河現影，石火波漚。哭青天淚眼三秋，懺青春香心一縷。蒲團叩，廣寒宫何處回頭。

〔玉交枝〕癡頑生就，鬧名場詞勾利勾。瑶臺一陣罡風陡，吹落下魂靈滴溜。寒簧仍在月宫留，吴剛不合凡塵走。一年年新秋暮秋，一年年新愁舊愁。

〔玉胞肚〕飛螢似豆，撲西風羅衫亂兜。看玉階景物清凉，話碧霄兒女綢繆。我吹笙却待倚紅樓，只怕仙山不是緱。

〔三月海棠〕銀匣重開，真難得團圓又。問何年怎樣，寶鏡飛丢。他愁，兔兒搗碎長生臼，蟾兒跳出清虚走。紅橋侶，鶴馭儔，有個人無賴把

紫雲偷。

〔江兒水〕自古歡須盡，從來滿必收。我初三瞧你眉兒鬭，十三窺你妝兒就，廿三覷你龐兒瘦，都在今宵前後。何況人生，怎不西風敗柳。

〔川撥棹〕年華壽，但相逢杯在手。要今朝檀板金甌，要明朝檀板金甌，莽思量情魂怎收。悵良宵漏幾籌，剔銀缸夢裏求。

〔尾聲〕夢中萬一鈞天奏，舞霓裳仙風雙袖，我便跨上青鸞笑不休。

〔南商調〕梧桐樹

葬花

堆成粉黛塋，掘破胭脂井。撿塊青山，放下桃花櫬。名香爇至誠，薄酒先端整。兜起羅衫，一掬泥乾淨。這收場也算是羣芳幸。

〔東甌令〕更紅兒誄，碧玉銘，巧製泥金直綴旌。美人題着名和姓，描一幅離魂影。再旁邊築個小愁城，設座落花靈。

〔大聖樂〕我短鋤兒學荷劉伶，是清狂非薄倖。今生不合做司香令，黄土畔，叫卿卿。單只爲心腸不許隨儂硬，因此上風雨無端替你疼。一場夢醒，向衆香國裏，涅槃厮稱。

〔解三醒〕收拾起風流行徑，收拾起慧業聰明。收拾起水邊照你娉婷影，收拾起鏡裏空形。收拾起通身旖旎千般性，收拾起徹膽温和一片情。荒墳冷，只怕你枝頭子滿，誰奠清明。

〔前腔〕撇下了燕鶯孤另，撇下了蝴蝶伶仃。撇下了青衫紅淚人兒病，撇下了酒帳燈屏。撇下了蹄香馬踏黄金鐙，撇下了指冷鸞吹白玉笙。難呼應，就是那杜鵑哭煞，你也無靈。

〔尾聲〕向荒阡澆杯茗，替你打個圓場證果成，叮囑你地下輪迴莫依然薄命。

〔南商調〕黄鶯兒

拜月

悄悄正昏黄，閉紅紗六扇窗，月兒推出團圓様。珊瑚寶裝，瓊瑶鏡光，剛剛照着晶簾上。滅銀釭，平頭髻子，人罷晚梳妝。

〔前腔〕小步出蘭房，拜嫦娥一炷香，没人庭院心兒放。周圍苑墻，

高低畫廊，彎環卍字闌干擋。靠西厢，枝枝楊柳，矮罩小池塘。

〔前腔〕金鴨篆煙長，拜嫦娥兩炷香，玉釵兒輕撥爐灰颺。秋波兩眶，潮痕兩龐，把如山心事從頭講。小屏張，今朝十五，銀燭點雙行。

〔前腔〕緑袖振明璫，拜嫦娥三炷香，深深叩倒紅毹上。衫兒海棠，裙兒鳳凰，玉尖輕合蓮花掌。薄羅裳，北風衣帶，吹起兩鴛鴦。

〔琥珀貓兒墜〕夜深人静，小語驟呼娘。問恁的傳來竊藥方，長生何處搗瓊漿。迷藏，不信那奔月梯兒，萬丈多長。

〔前腔〕夜深人静，小語漫呼郎。縞袂憑肩白似霜，弓弓站立小鞋幫。提防，須識那伶俐鬟兒，竊聽迴廊。

〔前腔〕願儂月裏，作個小寒簧。管領仙班法曲商，紫雲一曲舞霓裳。商量，還要把蟾影無單，兔影成雙。

〔前腔〕願郎月裏，作個小吴剛。偷斫清虚桂樹香，手擎玉斧跨虹梁。推詳，還要似蟾戀瑶宫，兔戀銀釭。

〔尾聲〕銅壺漏箭丁冬響，早羅袖擡風玉指涼，兀自呆看那花影重重繡粉墙。

〔南商調〕梧桐樹

豔情

簾波映日紋，花雨紅成陣。人立妝臺，不語看調粉。金籠宿火熏，繡被餘寒困。廊下鸚哥，報道東風緊。鏡中人彩筆横三寸。

〔東甌令〕鵝屏展，獸銅温，小界烏闌寫洛神。碧紗窗裏天然韻，還小語憑肩問。柔音顫響叫真真，一幅海棠魂。

〔大聖樂〕我酌鷄缸兩盞微醺，理瑶絃，調玉軫。病相如細看文君鬢，留密誓，證花神。就是我身如沉水香煙燼，情願你手撥爐山日夕熏。小名細認，把連環篆刻，水晶雙印。

〔解三醒〕我看你眉兒峰暈，我看你臉際霞紋。我看你眼波秋水剛盈寸，我看你檀口脂痕。我看你葱枝翠袖雙鸞印，我看你藕覆紅鉤百蝶裙。如何近，便是我書生福厚，也折三分。

〔前腔〕我把你腸輪牽引，我把你心坎温存。我把你仙娥下界凡人認，我把你繡佛香焚。我把你無瑕碧玉胸前揾，我把你如意紅珠掌上

擎。我心還恨，恨不似魚兒比目，生個雙鱗。

〔尾聲〕步花陰閑消悶，指池内鴛鴦是化身，笑煞那野水的鳧雛一般兒厮蠢。

〔南仙吕入雙調〕步步嬌

雜感

説甚聰明成何用，倒是傷心種。牢愁問碧翁，一片青天，也恁般懵懂。何處哭西風，小心窩醋味如潮湧。

〔山坡羊〕病伶俜休文弟兄，醉顛狂劉伶伯仲，死纏綿恨比江淹，淚模糊學個唐衢慟。青眼窮，岐途何處容。算浮生受過，受過諸磨弄，冷腦冬烘，熱腸春夢。悤悤，好年華晨鷄暮鐘。空空，舊前程飄萍斷蓬。

〔五更轉〕記韶年明珠捧，向書堆筆陣攻。韓家小鳳，小鳳懷邊寵。説甚麽挽印提戈，趨顔拜孔，把清高兩字名兒哄。辰窗子夜，子夜喃喃誦。忙不了漢史唐詩，魯書周頌。

〔園林好〕倦黄昏燈邊睡蟲，吸青尊詩邊酒龍。生小閑愁浪詠，泥壘燕紙攢蜂，歌小蚓叫秋鴻。

〔江兒水〕風月雙堤外，笙歌十里中。有孤山仙鶴梅花隴，有南朝杜宇冬青塚，有西陵油壁香車夢。正好把湖山受用，兀的瓦硯抛殘，禁得一番悲痛。

〔玉交枝〕珠圍翠擁，儘風流伊人不逢。相如早歲困臨邛，苦想煞黄衣入夢。誰家駿買鐵花驄，幾人癡跨瓊簫鳳。擁銅山軒昂鄧通，問葫蘆寒酸士龍。

〔玉胞肚〕山肩雙聳，舌尖兒狂噴彩虹。把玉壺醽醁斟乾，把金壺墨汁磨濃。只見一天酒色醉朦朧，咄咄飛蟠字寫空。

〔玉山頽〕空山雪凍，怨蘭花心兒悶紅。走天涯舟載沙棠，守孤貞裳集芙蓉。飄然鶴控，把一卷離騷親捧。早是桃花三月片帆風，湘水湘山千萬重。

〔三學士〕渾不是吹簫市中，却恁的抱璞湘中。憑將水驛風程苦，唱出銅琶鐵板工。酒醒夢回何處是，人正在，大江東。

〔解三酲〕弔不盡六朝丘壠，弔不盡三楚英雄。弔不盡金陵脂粉繁

華夢，弔不盡赤壁刀弓。弔不盡洲邊鸚鵡才人塚，弔不盡江上琵琶故妓蹤。風波猛，早又是南來烏鵲，報道音凶。

〔川撥棹〕渾如夢，雪麻衣血淚濃。可憐人酒緑燈紅，可憐人酒緑燈紅，到頭來天邊斷鴻。寶釵兒碎玉蟲，小鸞臺鵲鏡封。

〔嘉慶子〕白衣冠長揖江上送，到做了壯士天寒易水風，重把蘭橈打動。歎田園家業窮，歎交遊文字窮。

〔僥僥令〕俠氣腸磨鐵，剛棱骨洗銅。我是如意敲殘王處仲，難道是天公竟啞聾。

〔尾聲〕一肩擔子挑愁重，把隻手支撑不放鬆，問何日鸚哥始出籠。

〔南南吕〕懶畫眉

寫愁

生來從不會魂銷，怎莽被情絲緊縛牢，天公待我忒蹊蹺。做就愁圈套，把瘦骨棱棱活打熬。

〔步步嬌〕合是聰明該煩惱，恨海憑空造。把風流一擔挑，八字兒安排，合爲情顛倒。我何處問根苗，只的是命宫磨蝎無人曉。

〔山坡羊〕冷冰冰性將人拗，好端端自將愁討。一年年越像癡魔，一天天寫個瘋顛照。神暗銷，相思禁幾遭。我當初早是，早是魂靈掉。不肯勾消，一場惱懊。無聊，濕衙香何處燒。空勞，碎簧笙何處調。

〔江兒水〕白晝簾雙押，黄昏燭一條。把紙牌兒打個鴛鴦筶，筆尖兒寫幅鴛鴦稿，夢魂兒化個鴛鴦鳥，不許蜂囉蝶唣。怎的宵來，偏是南柯潦草。

〔玉交枝〕没頭没腦，這章書模糊亂囂。愁城築得似天高，打不進轟天情礮。心酸好似醋梅澆，眼辛却被虀薑搗。要丟開心兒越撩，不丟開心兒越焦。

〔園林好〕恨知音他偏寂寥，恨閑人他偏絮叨。只算些兒胡鬧，波底月，鏡中潮，潮没信，月難撈。

〔僥僥令〕成團飛絮，攪作陣落花飄。我宛轉車輪腸寸絞，好比九曲三彎仄路抄。

〔尾聲〕閑愁怎樣難離掉，除非做一個連環結子綠，向那没情河丟下了。

〔南商調〕二郎神

書窗獨坐，微雨點滴，一鐙人影，四壁秋聲。此時萬緒千絲，割之不斷，非特難與人言，自亦殊難索解也。因思蘭臺才子，實悲秋之祖，僕何人斯，亦復爾爾。譜音得此，聊以排悶。

西風裏，這扯淡的芭蕉惹是非，作弄人兒渾當戲。接連幾陣，却剛剛隔著窗兒。那一個聽他能快意，生拉到恨愁田地。黄昏矣，猛可裏身子寒多，添上些衣。

〔集賢賓〕梧桐病信先驛遞，根根骨節支離。到此商量全没計，一任那通身伶俐。風鈴語囈，把舊事叨叨提起。須不理，却教我怎生迴避。

〔黄鶯兒〕偏不醉如泥，一更更漏鼓低，風尖鐙顫光兒細。見流螢暗飛，聽寒蛩碎啼，秋聲耳畔偏挨擠。悶難醫，怕聰明絶頂，頭一個難題。

〔琥珀貓兒墜〕時辰十二，暮鼓又晨鷄。一到秋來越慘悽，青山兩座皺雙眉。稀奇，把愁細思量，恁様東西。

〔尾聲〕撥銅爐，熏翠被，淚眼乾枕上欹，還怕那不知趣的邯鄲他來纏擾你。

〔南仙吕入雙調〕步步嬌

泖湖訪舊圖

四面青山真如畫，好個江鄉也。生綃太短些，寫出湖光，欲買偏無價。何日再浮家，翦寒燈且説江南話。

〔醉扶歸〕一灣兒緑水分高下，一條兒紅橋自整斜。一天兒詩酒作生涯，一篷兒風月都瀟灑。乾坤何處有仙槎，舊遊人重把蒲帆卸。

〔皂羅袍〕最好水楊柳下，蓋三間茅屋，紫竹籬笆。沿溪雨過嚮漁叉，夕陽破網當門掛。遥天一抹，朝霞暮霞。遥山一煞，朝鴉暮鴉。更夜深蟹火有星兒大。

〔好姊姊〕澹疎疎秋蘆著花，小烏篷半横溪汊。船脣吹火，勺水自煎茶。鱸魚鮓，白酒提瓶沿路打，好不過漁弟漁兄是一家。

〔尾聲〕水天一部新奇話，笑指那鳳凰山下，忘不了舊夢尋來何處也。

〔南北仙吕入雙調〕合套

葛秋生橫橋吟館圖

〔新水令〕莽天涯何處掛詩瓢，瘦書生鬢絲吟老。江湖尋舊夢，風雨感離巢。十載橫橋，今日個纔畫出停雲稿。

〔步步嬌〕記當初載酒園亭同傾倒，問字師安道。時受業戴九橋先生，因九橋亦在許氏安硯也。金蘭簿訂交，硯北花南，一例兒排年少。顧影换青袍，翠生生都似春來草。

〔折桂令〕暢好是嫩年華過眼如潮，秋去春來，柳又千條。百忙中跳上征橈，兩處相思，紅豆燈挑。這壁厢風塵懊惱，那壁厢書札迢遥。故人兒幾個雲霄，幾個篷蒿。一霎時賭酒評花，倒做了雨散雲飄。

〔江兒水〕吴市空彈瑟，秦樓待引簫。念家山忽作思親操，束琴書試鼓迴波櫂，返鄉園好比投林鳥，一任那雪泥鴻爪。虧得杼下流黄，博得個萱花微笑。

〔雁兒落帶得勝令〕再休提蹭名場劍氣消，説甚麽困寒氈心緒槁。你看有的是痛黄壚玉樹彫，有的是走京華花插帽。呀，但詩成且倚玉笙調，但酒來且索金尊倒。興來時齊向白雲嘲，悶來時共對青天嘯。花朝，放明湖雙槳好。寒宵，擁紅爐合座邀。

〔僥僥令〕重開新畫閣，再整舊書巢。喜叉手荷衣諸郎少，渾不是感離羣賦寂寥。

〔收江南〕呀，我也把十年前事話今朝，記風簷立雪訂深交。不多時桃花三月廣陵潮，歎生成蕙泣蘭啼料。向瀟湘走遭，向瀟湘走遭，苦煞我一燈秋雨續離騷。

〔園林好〕盼魚書長江路遥，憶朋儕離魂暗銷，依舊的南飛鵲噪。重把臂，飲醇醪，重識面，贈瓊瑶。

〔沽美酒帶太平令〕望横河水一條，望横河水一條，認橋邊許丁卯。他是裙屐風流甲第高，没些兒塵擾。王摩詰更相招，把悶愁懷毫端輕掃，離别恨畫裏勾銷。索舊雨題詩須早，倩新知補吟亦妙。你啊，擘名箋烏闌自鈔，爇名香銀爐自燒。呀，這畫圖兒須索自收藏好。

〔尾聲〕從今不恨知音少，拚個爛醉狂歌也意氣豪，你看那一樹藤花開泛了。

〔南商調〕二郎神

謝文節公遺琴

天風大，猛吹來琴聲入破，彈落的冬青花萬朵。愁宮怨羽，是當時鐵馬金戈。這瘦玉條條忠膽做，合配那麻衣淚裹。待摩挲，還只怕海潮，飛濺起紅波。

〔前腔换頭〕山河，君絃斷了問誰人擔荷，把浩劫紅羊愁裏過。燕雲去後，看看没處騰挪。聽塞鼓邊笳聲四合，冷照著僧房暗火。漫延俄，眼見得没黄沙荆棘銅駝。

〔集賢賓〕有多少宫車細馬結隊過，他斜抱雲和。似這短調淒涼何處可，算知音只有曹娥。餘生菜果，乾守定幾時清餓。真坎坷，料獨自囊琴悲卧。

〔黄鶯兒〕壯志已消磨，賸枯桐三尺多，松風一曲有人兒和。痛江山奈何，戀生涯怎麽，淚珠兒齊向冰絃墮。可憐他，一聲聲應是，應是采薇歌。

〔琥珀貓兒墜〕六陵火後，餘響振蛟鼉。回首厓山日易矬，瑶花死後葬雲窩。搜羅，虧得剔苔封款字無訛。

〔尾聲〕奇珍未許浮塵涴，算今日人琴證果，只是落葉商聲繞指多。

小令

一半兒

青梅

海棠花發燕來初，梅子青青小似珠，與我心腸兩不殊。你知無，一半兒含酸一半兒苦。

前腔

偶成

鴉雛年紀好韶華，碧玉生成是小家，挽個青絲插朵花。髻雙丫，一半兒矜嚴一半兒耍。

駐雲飛

沈醉

等得還家，澹月剛剛上碧紗。親手遞杯茶，軟語呼名罵。他，只自眼昏花，脚蹤兒亂躧。問著些兒，半晌無回話。偏生要靠住儂身似柳斜。

懶畫眉

滴園之右爲白雲庵，中設月下老人像，杭州問婚姻者皆卜焉，籤語拉雜不倫。同人秋日偶遊，晉竹語余，須以樂府小令譜之。余唯唯，暇時挑燈，填五六闋，僅記其三，附録於此。

問郎年紀可如何，要與兒家差不多，韶華生小怕蹉跎。休較儂年大，我便蓋上鴛鴦印一顆。

前腔

張張翻到總模糊，恁的鴛鴦兩字無，原來是我筆尖塗。不上氤氳簿，你快另造姻緣一紙符。

黄鶯兒

好好繫紅絲，不須求繾綣司，婚姻真個天公賜。寅時卯時，申時酉時，把筆尖兒端寫年庚字。莫相思，明年枕上，開著並頭枝。

桂枝香

連日病酒填此戒酒

劉伶不做，杜康不顧。改辭湯沐糟邱，休罷官銜麴部。再休提醉鄉，再休提醉鄉，一曲盟詞誓汝，抵死視同陌路。自今吾，醒眼看人醉，三閭楚大夫。

前腔

戒酒五日，同人咸勸余飲，遂復故態，作此解嘲

釀王國號，醉侯官誥。投還五日封章，新上一篇謝表。是微臣不

該，是微臣不該，不合平原姓趙，麴秀才名出了。且今朝，打個蓮花落，鋤兒照舊挑。

駐雲飛

冬日早起

曉起開窗，萬瓦濃揩一片霜。日影銅盆晃，一個圈兒亮。僵，十指嫩紅薑，一般模樣。籠袖輕呵，兀自翻書强。知多少軟玉衾窗夢正長。

洄溪道情自序

道情之唱，由來最古。其聲則飛馭天表，游覽太虛，俯視八紘，志在冲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間，慨古感今，有樂道徜徉之情，故曰“道情”。其説相傳如此，乃曲體之至高至妙者也。迨今久失其傳，僅存時俗所唱之〔耍孩兒〕、〔清江引〕數曲，卑靡庸濁，全無超世出塵之響，其聲竟不可尋矣。癸亥之春，余作《樂府傳聲》將竣，凡諸音調，俱探本窮流，辨悉微奥，猶慨古人聲音之道，失傳者尚多，而道情之絶，爲尤可惜。尋其聲而不可得，即今所存〔耍孩兒〕諸曲，究其端倪，推其本初，沿其流派，似北曲〔仙吕入雙調〕之遺響。乃推廣其音，令開合弛張，顯微曲折，無所不暢，聲境一開，愈轉而愈不窮，實有移情易性之妙。但徒以工尺四上爲之譜，則有聲無辭，可餉知音，難以動衆，且不便於傳遠。因拈雜題數十首，半爲警世之談，半寫閑遊之樂，總不離於見道者之語。以聲布辭，以辭發聲，悉一心之神理，遥接古人已墜之緒。若古人果如此，則此音自我續之；若古人不如此，則此音自我創之。無論其續與創，要之律吕順，宫商協，絲竹和，可以適志，可以動人，即成曲調之一家。後世有考音者出，亦不得舍此不問，而别求所謂道情矣。洄溪主人自敘。

清人散曲選刊附録目次

洄溪道情

勸孝歌　勸葬親　戒爭産　讀書樂　戒酒歌　戒賭博　時光歎　時文歎　行醫歎　邱園樂　隱居樂　泛舟樂　遊山樂　田家樂　贈陳聖泉先生　題三十三山堂圖　贈曹慈山　題席士俊小照　贈方又將　壽韓開雲九十　壽沈歸愚八十　壽何寓庸　壽沈井南　壽丁三母舅五十　壽蔣貪山五十　壽吴復一六十　六十自壽　弔何小山先生　祭潘文虎先生　哭蔣迪甫先生　祭秦味經先生　哭沈寶硯先生　哭沈果堂　弔馬秋玉　祭顧碧筠　題何師之採藥圖　哭亡三子爆　題山莊耕讀圖

以上共三十八首

清人散曲選刊附録

洄溪道情

吴江徐大椿靈胎撰　江都任訥中敏校訂

勸孝歌

五倫中，孝最先。兩個爹娘，又是殘年。便百順千依，也容易周旋，爲甚不好好的隨他願。譬如你詐人的財物，到來生也要變豬變犬。你想身從何來，即使捐生報答，也只當欠債還錢，那裏能動不動向他變面。你道他作事糊塗，説話欹偏。要曉得老年人的性情，倒像了個嬰年，定然是顛顛倒倒，倒倒顛顛。想當初你也曾將哭作笑，將笑作哭，做爺娘的爲甚不把你輕抛輕賤。也只爲愛極生憐，到今朝换你個千埋百怨。想到其間，便鐵石肝腸，怕你不心回意轉。

勸葬親

生養親，死葬親。養親不是要功勳，葬親不是爲兒孫，只爲那腐爛的尸骸入土方安分。那裏有倒做了稀奇貨物，靠他發貴，靠他救貧。聽了那看風水的胡言，説道東邊的地掘藏弗真，西邊的地做官不尊。今年衝太歲，來歲犯將軍，直守到一生半世，到底葬不成你的雙親。這心術傳與後人，你的賢郎極肯遵家訓，兩代棺材，一同放在破屋半間，誰把你來瞅問。東邊火起火葬你的身，西邊水發水做你的墳。那時節仔望一品高官，十萬家私，是無是有，是假是真。何不把一塊閑田近地，早些葬了，也免得骸骨無存。何曾見看風水的盡享高官厚禄，只見他窮得來無投奔。勸世人，只須得省衣節食，早早的送你爹娘入土，這就是造福之門。

戒爭産“戒”原作“勸”。

爭田地，終日諠。錦江山，不要錢。人生何苦把家園戀，崑崙在右邊，滄海在左邊。那其間千村萬落，奇花異卉，舟車士女，無萬無千。你把輕舟掛了帆，駿馬加了鞭，便走到五載三年，也怕你遊他不遍。何苦將這破屋荒田，與旁人爭長論遠。你説道傳與子孫，只怕你的子孫敗得來身上無綿，手裏無錢。得了人幾串青蚨，幾片銀邊，把筆來寫得根根固固，杜杜絶絶，土無一寸，瓦無一片。那時節你在黄泉，方曉得枉抛了十萬倍錦繡乾坤，又保不住一角兒土缺墻圈。

讀書樂

要爲人，須讀書。諸般樂，總不如。識得聖賢的道理，曉得做人的規矩。看千古興亡成敗，盡如目見耳聞，考九州城郭山川，不必離家出户。兵農醫卜方書雜録，載得分明，奇事閑情小説稗官，講的有趣。讀得來滿腹文章，一身才具。收了心省得些妄念淫思，束了身斷絶那胡行邪路。這是讀書的樂，更説那不讀書的苦。記姓名寫不出趙李張王，登賬目纏不清一三四五。聽見人説故事，顛顛倒倒記了回來，聽見人論文章，急急忙忙跑將開去。更有那有錢的閑不過只得非嫖即賭，到後來敗了家私，遭了刑戮。我見他不但心情慘戚，又弄得體面全無。

戒酒歌

造酒的是魔君，把米麥高粱，爛做了這樣醃臢醞。明明白白的人，只消得三杯落肚，眼目漸漸昏，神志漸漸渾，話不得的言談滿口難容忍。自古來酒後狂言，喪了多少英雄命。也有的家私日落，也有的疾病相循。白日青天，宛然做夢，出言作事，竟像亡魂。走近來滿身希臭，跑開去跌倒難蹲。敬親朋必灌死方爲快，爭意氣便醉殺也無論。有甚冤仇，這樣的懷深恨。勸世人戒得來真豪傑，熬不過也須是對花賞月，養老留賓，三杯五盞，禮讓逡巡。斷不可昏頭搭腦，終日醉醺醺。鈔本“方爲快”作“方體”二字。

戒賭博

昧良心，是賭錢。賊算計，鬼胡纏。不知誰造這坑人院。對强盜的真容幾幅，把蠻牛的朽骨一拳，自然也變了蠻牛的心肺，得了强盜的淵源。不論親朋骨肉，心心要圖他財帛，不論富貧良賤，念念要奪彼田園。誰知你會贏他五百，他倒要輸你一千。翻來覆去，只落得幫閑的捉頭的鼇鼇登串。即使淘千場，劫幾局，得的銀錢，斷不能享了幾世幾年。更堪憐，捉將官去，頭頸裹帶了兩具鎖，屁股上打了八根籤。爹娘氣得搥胸跌肚，妻子哭得叫地呼天。弄得來衣衫藍縷，垂頭喪氣，看看候選入卑田院。勸諸君，把你的聰明心計，急回頭也還得重整家園。

時光歎

歎人生，不久常。恨光陰，駿馬忙。百年幾度春風颺。才脱了兒童的形像，早做了爹娘的模樣。嘴上髫鬚放得幾時已經半白，鬢邊頭髮長得幾日忽地皆蒼。多少的美貌紅顔，不多時盡變了個奇形怪狀。過新年菜花滿地，略轉眼新穀登場。一日時辰只好梳頭喫飯，終年算計無非覓食尋糧。更有那經官犯法自尋煩惱，又有那遭喪得病夭與淒涼。只得幾年精力，反拋了一半時光。往常時百算千謀滿頭汗出，忽一日三長兩短兩脚冰涼。勸世人且快活幾時，饒人一步，不要等那鐘鳴漏盡，懊悔悽惶。

時文歎

讀書中，最不齊。爛時文，爛似泥。本來原爲求賢計，誰知變了欺人技。看了半部講章，記了三十擬題，狀元塞在荷包裹。等到那歲考日，鄉試期，房行墨卷汪汪念到三更際。也不曉得三通四史是何等的文章，也不曉得漢祖唐宗是那樣的皇帝。讀得來口角離奇，眼目眯萋，脚底下不曉得高低，大門外辨不出東西。更有兩個肩頭一聳一低，直頭喫了幾服迷魂劑。又不能穩中高魁，只落得昏沉一世，就是做得官時把甚麼施經濟。得趣的是衙役長隨，只有百姓門精遭晦氣。勸世人何不讀幾部有用經書，倘遇合有期，正好替朝廷出力。若遭逢不偶，也還爲學

校增輝。按牛應之《雨窗消夏録》所載，與此略異：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摇頭，便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行醫歎

歎無聊，便學醫。唉，人命關天，此事難知。救人心做不得謀生計。不讀方書半卷，只記藥味幾枚，無論膨膈風勞，傷寒瘧痢，一般的望聞問切，説是談非。要入世投機，只打聽近日時醫，慣用的是何方何味。試一試偶然得效，倒覺得希奇，試得不靈更弄得無主意。若醫死了只説道藥不錯病難醫。絶多少單男獨女，送多少高年父母，拆多少壯歲夫妻。不但分毫無罪，還要藥本酬儀。問你居心何忍，王法雖不及，天理實難欺。若果有救世真心，還望你讀書明理。做不來寧可改業營生，免得陰誅冥擊。

邱園樂

做閑人，身最安。無辱無榮，無惱無煩。朝來不怕晨鷄唤，直睡到紅日三竿。起來時籬邊草要芟，花邊土要翻。香蔬鮮果尋常饌，只聽得流水潺潺，鳥語關關。頑兒癡女跟隨慣，緑蓑青笠隨時扮。也有幾個好相知常來看看，掛一幅輕帆，直到我堂灣，帶幾句没要緊的閑談細細扳。買碎魚一碗，挑野菜幾般，暖出三壺白酒，喫到夜静更闌。

隱居樂時余寓野芳浜毛氏園旁。

避却紅塵，覓個幽棲。繩床鋪草，土壁塗泥。瓦盆貯酒，石甕藏虀。笋皮爲帽，荷葉裁衣。盛來麥飯滑，煮得菜根肥。想人生富貴繁華，誰能保得常相繫。就每日裏煮鳳烹龍，也該曉得窮滋味。莫笑我矯情飾智，做得希奇。我實怕周旋世故勞心血，並非是不合時宜滿肚皮。感造物，無私意，一様遣清風入户，一様教明月侵帷。興濃時鳴鷄報曉書還讀，心灰處紅日臨窗夢未回。有個頑童囑付你牢牢記，倘有客尋踪跡，只説先生採藥去，去到西山西復西。

泛舟樂

駕扁舟，水上飛。活神仙，不讓伊。東西來往無拘繫。琴書寶玩憑咱寄，衣裝飲饌諸般備。到春來緑柳環堤，紅桃映水，錦帳千層逐處迷。到夏來萍花隨櫂，荷香撲鼻，滿天涼雨掛虹霓。到秋來菰蒲藏雁，蘆花映月，遠浦漁歌繞釣磯。到冬來千山霽雪，披裘小酌，玉樹瓊林兩岸垂。樓臺城郭朝朝異，名山巨壑隨時憩。更希奇，百里家鄉，一望雲迷。只半夜輕風，兩幅征帆，一枕黄粱未已。朦朧地，聽説道老子歸來，似稚兒口氣，推篷看，已到我草堂西。

遊山樂

到山中，便是仙。萬樹松風，百道飛泉。更有那野鳥呼人，引我到僧房竹院。異草幽花香入骨，奇峰怪石峭鄰天。一步一回頭，景象時時變。越走得路崎嶇，越騙得精神健。到了那山窮水轉，又是個别有洞天。清風吹我塵心斷，不知今夕是何年。遥望着牧豎樵夫，洗足清泉。與他言，竟不曉得唐宋明元。直説到日落虞淵，借宿在草閣茅軒。雨前茶澆一椀青晶飯，擡頭看，只見藤蘿月却掛在萬峰尖。

田家樂

一頃良田，十畮桑園。兩隻耕牛，一對農船。柳杏桃梅，籬間岸間。鷄犬豬羊，欄邊樹邊。看了蠶收起絲綿，穿得來花樣鮮，渾身軟。過了黄梅把青苗插遍，到得那稻花香日，又正是明月團圓。收成好滿場米穀，柴草接連天。手擁着爐，背負着暄，抱女呼男，擦背挨肩。宰一隻鷄肥，捉幾個魚鮮，白米飯如霜似雪，喫得來喜地歡天。完糧日到城中買一面逢逢社鼓，只等賀新年。

贈陳聖泉先生名法，號聖泉，貴州安平人。

學問氣節，推重一時。由翰林出爲副使。

戴德半中原，卉服芒鞋謁大賢。少傅榕門陳公宏謀，歷撫七省，復駐節江蘇，因得晉謁。見蒼髯鶴鬢，步出屏間。先生與少傅公同宗相契，迎留署中。

一別京華四十年，誰料此地重逢見。雍正二年，余遊都門，因武水許鶴湖閣學，得交於先生，遂結心知。憶當時學問文章，領袖鳳池閬苑，到後來清節仁風，流頌冀青淮甸。今日把經綸事業，付與嗣賢，纔得做逍遥散仙。令子名慶升，官居給事中。我曾爲娱我衰親，譜得周樂唐詩入管絃。先慈年高目瞽，無以爲歡，因將《關雎》、《鹿鳴》等篇，及唐人名句，按宫定譜，令童吹唱，以娱晚境。今遇知音慢把芳樽勸，教兒曹唱一曲皎皎白駒篇。先生招同許閣學枉顧洄溪草堂，即以古樂唐詩侑酒。更相期把洞府龍庭遊遍，也不枉萬水千山來路遠。先生久聞洞庭林屋龍渚之奇，相訂同游，因暑雨不果。醉相看，形雖老，精神健。他年定得重相見，尚有三生未了緣。送先生後，至來春，少傅公果復迎先生至署，竟成讖語。

題翁霽堂三十三山堂圖名照，江陰人。

何處卜居良，三十三山有草堂。坐個先生，春風面目，白雪肝腸。萬卷藏書圍枕簟，一篷春雨載詩章。這詩章做出來曉得你揉腸刮肚，傳開去動得人眠思夢想。公卿屢聘頻移席，爲督撫記室三十年。天子曾呼懶出場。舉鴻博辭不就。只把同學知交，後生小子，個個相推獎。這一片度世深情，佛也甘心讓。到如今年登七十，時露出孩提模樣，總是赤子天懷全未忘。有日住家鄉，只看兒童笑，婦女歌，到處家家畫霽堂。

贈曹慈山名棟，字楷人，嘉善人。

萬樹梅花，一曲溪灣。遇個篷舟，坐着慈山。説道十年契闊，曾款柴關。追尋到此，載酒同還。時余從鄧尉探梅歸，道遇慈山，言訪余至此，遂同返半松山舍。你原是王謝諸郎，光華璀璨，到中年竟領袖詞壇。今日更皓首窮經，探微索隱，若著《孔子逸語》、《婚禮通考》、《筮法正誤》等書，皆補裨經典之學。教人從何處蹐攀。算今朝故舊凋零盡，新知契合難。願你乘興常來看藥欄，但你學業隨年進，我頑皮老更頑。相對何顔，莫笑我逍遥閑散。也只爲百歲光陰有限，你不要鋤熟了亡經佚史，抛荒了越水吴山。

題席士俊小照洞庭山耆士

震澤中間，擺座仙山。有個先生，鶴髮朱顔。他最愛清幽境，棲身

别有天。澗底青桐高百尺，檐前修竹舞千竿。掃幾握松毛，拾幾枚橡斗，把嚇煞新茶慢慢煎。洞庭碧螺峰，有茶曰碧螺春，又名嚇煞人，形容其味之奇妙也。忽聽得兩個黄鶯，宛轉間關，便拖條竹杖，步到湖邊。見風帆一幅，在柳煙桃浪之間。想是洄溪道者，又到東山。令童子高聲呼唤，説與來船。教道人莫往他峰去，此地清閑，昨夜窗前，新開了幾朵素心蘭。先生善養素心蘭。

贈方又將名庚，號西疇，揚州詩人。

一片清光，隔斷了紅塵千丈。瀟灑襟懷，清新詩句，流出真如相。先生身列商籍，儒雅超倫。正是碩果猶存，點綴這淮海維揚。更兼你忠誠孝友，培植綱常。無職無官，把民溺民飢，攬在心兒上。因此上終年碌碌，多是爲他人作嫁衣裳。如今要遁跡林泉，陶情詩酒，只怕無人肯放。還要供你在蓮臺之上，當做個真身菩薩，朝暮一爐香。

題唐悔生寒林行嘯圖名思，揚州人，改堂先生第三子，豪邁工詩，兼通武藝。

天淡霜濃，葉落林空。一溪寒水，滿徑枯蓬。猨猱上下，狼虎西東。樵夫牧豎都驚恐，他穿芒帶笠，不怕崎嶇路不通。長嘯一聲，宛如鸞鳳，高出雲中。一腔浩氣淩霄漢，數片殘霞掛碧峰。只怕良材不許終無用，工師急欲求梁棟。待得花明柳媚，看雕鞍駿馬，又去踏春風。五年之後，果作令雲南。

壽韓開雲先生九十名孝基，號祖昭，長洲慕廬先生次子。

天與地商量，吴郡名邦，原是文章節義鄉。當須鑄個人兒樣，不要全重了風流跌宕，忘却了忠厚敦龐。想先公崇經復古，創一種盛世文章。從此家學相仍，世有宗工碩匠。先生更篤誠明允，玉質金相，略展聲華，已珥筆彤墀之上。只因志澹神清，胸開目曠，一身拂袖歸林壑，子姓都敦佐廟廊。先生入詞林，未幾即假歸。經書啓後進，禮義勗家邦。行來朗月生虚室，坐處春風布滿堂。壽躋期頤，精神彌旺。問先生何處得養生方。先生道，此理極平常，不必有金丹辟穀，何須求玉液充漿，只不

忘慈仁恭敬，人盡壽而康。

壽沈歸愚先生八十名德潛，字確士，長洲人。

遇合豈無憑，學脩行成。聖朝那肯埋明鏡，試看茂苑一書生。説禮敦詩，久困科名，自分閉却蓬茅，退老躬耕。先生年六十外，纔登鄉會榜。誰知天子坐明廷，深歎息寂寞揚雄今難得，那曉得活跳一個相如出茂陵。一朝脱却牛頭禪，十載虞廷侍拜賡。遂令天下耆儒宿學，個個私相幸，竟做了千古奇逢話柄。到得引年歸政，許返家邦作典型。爲君恩深厚，不敢向青山攜杖，還復自皓首窮經。先生告歸後，掌紫陽書院教。諸生個個私評論，説道這不是都門送出閑疎廣，却是黄閣歸來老伏生。

壽何寓庸名堂，字子未，長洲人。

懶極定忘機，精華老不疲。讀書不爲功名計，只咀嚼閑滋味。不衫不履學幾種唐詩晉筆，不尷不尬擺幾件夏鼎商彝。自家貪睡朝慵起，倒要拉煞鄰家報曉鷄。風骨自清奇，潛身見面稀。燈光淡沱書帷裏，欲向南園化蝶飛。依稀敲户聲無力，童子披衣欲問誰。何須問，畢竟是陳家兄弟，踏月款柴扉。君寡交，惟陳禾叔光岳，常相往來。

壽沈井南名□，字超亭，吴縣牧瀆鎮人。

自余廣道情之體，一切詩文，悉以道情代之。然搆此頗不易，必情境音詞，處處動人，方有道氣，故非知音不作。余與井南交三十年，井南知余，余亦自以爲知井南。今井南甲子初周，以道情壽之。

四面青山，一水彎環。三椽茅屋，數晦沙田。有個先生，樂道其間。他氣豪性爽由天性，論文稽古得師傳。井南爲義門先生入室弟子。向學老彌篤，敦倫貧更難。硯田糧收取無多石，賣文錢討得幾何千。撫門庭孤寡，同飢同飽，同燠同寒。只把肥甘輕暖，奉慈庭博取歡顔。良朋相對談今古，高呼狂笑，清夜孤眠。謀釜甑力盡心酸，憔悴憑誰愬，相憐獨有天。只看九旬壽母身逾健，三載麟兒角嶄然。定爺書讀遍，早把門閭煥，纔得你身閑。我與你百花開處常攜酒，萬柳深中共繫船，樂境無邊。

壽丁三母舅五十名鏜，字聲宏，隱居吉水港。

遥望見煙水和融，桑竹陰濃。樓閣當中，有個仙翁。那仙翁温文雅靜，孝友謙恭。閑愁不管，樂境難窮。門前緑柳停輕舫，簾外閑花颺晚風。棋局常敲響，清樽也不空。他有個癡甥，學道崆峒。值仙翁壽筵初啓，客滿堂中。帶幾個綽約仙童，唱幾曲杳渺高宫。引得那仙翁狂笑，兩頰都紅。

壽蔣貪山五十名元泰，吴縣人。

一對書生，一樣聰明。一個是玉堂金馬，令兄時庵先生。一個是短笠長檠。都説道文章有命，造物無情，那知是天意憐君，特把清閑贈。時際清平，地據名城，石湖月朗，虎阜花明，携朋載酒，檀板紗鐙。歌詠三唐逸韻，臨摹兩晉遺型。君詩才書法絶工。更生個俊偉佳兒，頌老夫詩句縱横，心樂身輕，不必羨風塵勞競。想當年君家兄弟正髫齡，同我看潮海寧。我逐潮不及，倒地難撑，君家兄弟拍手笑狂生。轉眼幾時白髮將窺鏡。光陰如此迅，須得要及時尋樂，休忘了壯歲豪英。

壽吴復一表兄六十名起元。

復一自稱草草居士，嘗與余論詞曲，以琵琶爲古今第一。因仿琵琶體，作道情爲壽。

我的姨娘，是你親娘。我的親娘，是你姨娘。姊妹雙雙，單生着你和我兩個兒郎。你今日六十捧瑶觴，要我一句知心話講。你從來瀟灑襟懷，不曉得慕勢趨榮，問舍求田伎倆。注幾卷僻奥經書，作幾首古淡文章。常只是少米無柴，境遇郎當。你全不露窮愁情狀，終日笑嘻嘻只向親知索酒嘗，不論黄白燒刀，千杯百盞無推讓。憶當年外祖父母在江鄉，與你隨母拜高堂，寄讀在母舅書房，千家詩百家姓齊呼迭唱。轉眼光陰，俱是白頭相向。從今後願歲歲年年，同你對秋月春花醉幾場。見你時如見我姨娘，轉念我親娘。

六十自壽

倏忽光陰，花甲已齊。回念生平，約略重提。想當年束髮從師，志薄風雷。也曾窮經辨史，也曾談玄講理，也曾嗜癖探奇。原指望少博微名，倖叨半職，些微展布蒼生計。誰料得嚴君見背，諸弟連摧，只剩得單親獨子，形影相依。朝持兩槳辭娘出，暮倚柴門望子歸。只得譜幾調高宫細羽，聊代斑衣戲。賣幾片陳皮甘草，權當負米回。待守到風木悲餘，我的年華老矣，分明是黄粱一夢，只不曾顯榮富貴，單受盡離別悲淒。如今是秋深露冷蟬將蜕，春老花殘蝶倦飛。只願得天公憐我，放我在閑田地，享用些閑滋味。直閑到東溟水淺，西山石爛，南極星移。

弔何小山先生名煌，字星友，義門先生弟，吴縣人。

凡哀死祭弔之作，自《離騷》四言而外，一切詩詞歌曲，無體不全，而獨無道情。自余追考其音而譜之，先生尤擊節賞歎。今先生卒矣，即以先生之所賞者弔先生。

蕭瑟秋風，木落寒江。典型云謝，非爲私傷。想先生博雅胸腸，炯炯目光，把亡經僻史，疑文奇字，考究精詳。不論夏鼎商彝，唐碑宋畫，真與贋難逃鑒賞。普天下文人，那一個不問小山無恙。到今朝耆舊云亡，空了襄陽。許大一座蘇州，又少個人相撐仗。想生前也有怕他説短論長，也有怪他駡李呵張。從今後倘有那年少猖狂，銅臭鴟張，有誰人再管這精閑賬。今日裏鴉叫枯楊，月照空梁，只有半部校殘書攤在塵筵上。如此淒涼，任你曠達襟懷，也不禁淚灑千行。況我半世相隨，一朝永訣，落落狂生，向誰人更覓知音賞。思量，只得譜一首商調道情詞，代做招魂榜。望先生來格來臨，嗚呼尚饗。

祭潘文虎先生名其炳，震澤爛溪人。

戊辰正月，余以《樂府傳聲》質之先生。先生曰："是可傳。而子所作道情，有別趣。前年我七十，辭一切獻壽之言，子盍補作道情壽我？"余應諾，而鹿鹿未就。乃先生忽焉捐世，因即以道情祭先

生，以鳴感慨，亦許劍之義也。

一片清霜，凋我高桐。典型其盡，溪流不東。先生居爛溪之濱。想當年先祖壽筵中，我赤脚垂髫，向氍毹學個參軍弄。先生説此童定不是凡庸種，誰料白髮已鬅鬆，樗散成何用，辜負先生奬誘功。又想我先君寡合鮮同，獨與先生，情好如昆仲。先生父稼堂先生，與先祖同舉博學鴻詞。因此侍先生如侍我先公，到今朝三世交情，併成一慟。先生文章行誼，兩邑人宗。爲人如爲己隆敦古道，執身如執玉恪守家風。只看今年整飭先賢祠址，百年存血食，徐俟齋先生祠屋久廢，竭蹶整理。剖析青烏奥訣，千古識真龍。先生作《地理書》未竟，易簀前强起續成，投筆而逝。心願俱終，便投筆返長空。憶春宵燈下教歌童，先生開笑容。要索一首道情詞，補祝嘏稱觴頌。蹉跎久掛胸，誰知翻做了輓誄哀辭用。欲待唱一回哭一回，寫出人琴之痛。又怕人笑我狂蹤，只得向靈前默誦，灑淚滿西風。

哭蔣迪甫先生名恭棐，字惟御，長洲人。乾隆十八年應運使之招，爲揚州梅花書院山長。卒於書院。

二十年中，三哭西原。先生所居有西原草堂。一哭其長君晦之，再哭其太翁淡存先生，今哭先生。想人生樂少哀多，念及公家倍黯然。先生冲幼岐嶷，少有神童之目。名播高軒，爲才多遭忌，翻令兩赴瓊林宴。乙未得第，以誣被黜。後登辛丑科進士，入詞林。只是品望清隆，文辭典雅，又惹人嫌怨。因此閑住林泉已十年，常相見，不説閑談野語，不説酒板歌筵，只歎息經學荒蕪，文體卑靡，全失了先民型典。幸今年，知己遠招，整理維揚書院，教諸生學古通經，欲令士風丕變。那知道騎鶴揚州，一徑歸天，皇路庵前，丹旐翩翩，共送文星入九泉。喪舟自揚歸，受弔於皇路庵。從今後，寒山寺外，烏啼月落，先生所居近寺。更覺冷露淒風滿客船。

祭大司寇秦味經先生名蕙田，無錫人。

葉落秋庭，公書適至。説道旌旆遄歸，命我在石湖相俟。先生面奏乞歸，就靈胎醫治，故先有書來訂。誰料得玉柱摧殘，竟不及華堂隨侍。博得個九重震悼，四海謳思。憶當年淮海萍逢，敘述先公世好，因而誼篤壎篪。公祖對岩先生與先祖同舉宏博。不多時，公展翅雲霄，遂做了文章領

袖，禮樂宗師。公以尚書兼樂部大臣，纂修三禮，平昔著述極富。惟帝曰咨，謂敬刑成德，惟卿足恃。公一腔惻隱全民命，十載勤勞答主知。遂令天下稱平，羣工勗志。獨念我樗材散棄，特奏彤墀，又憐其老病，乞天恩復返耘耔。二十六年，上訪天下名醫於諸大臣，公以靈胎名對。後以老病乞歸，實出自聖恩。公亦曾爲代奏天庭。因此築室在白雲深處，日夕拜恩施。其地在吴山之畫眉泉，祝頌聖恩，並以頌公。那曉得斯民無幸，遽返天庭與世辭。公是嶽瀆降神，這精靈還做了江流山峙，擁護聖明時。今日裏一束生芻一酒巵，悲痛不勝持，也只是半爲蒼生半爲私，公其來格來思。

哭沈寶硯先生名巖，字穎谷，長洲人。

人生如寄，七旬有八知何戀，哭先生乃是爲世惜賢。隆學問明經稽古，正文體醇雅清淵，篤行誼讓廉孝友，接朋黨温厚恭虔。師資盡宗工碩德，楊文端先生、何義門先生。交遊必俊乂英賢。白璧黄金都不羨，案頭羅列精奇硯。非清玩，要比他堅貞融潤，歷盡磨礱永不穿。先生酷嗜古硯，所蓄不下數十方，俱精奇無比，不惜重價，寧忍飢以得之。硯依然，寶硯的人兒已遠。他年重整《姑蘇志》，把斯人斯德，畢竟在《耆舊傳》中傳。我與先生相知四十年，輩行在師友之間，名儒宿學凋零盡，只此追隨杖履邊。真是一朝不見三秋隔，誰知十日相違已九泉。老淚潺湲，痛傷心那堪重過胥江面，除非是迂道横塘别放船。先生所居，在胥江日暉橋内。余從吴江至郡，必經其門，故得時相過從。後余築室石湖之滸，石湖至郡，不經胥江，竟成讖語。

哭沈果堂名彤，字冠雲。

總角知交，歲歲摧殘，到先生更復增悲歎。試把一生甘苦，説與旁人亦淚彈。憶當初生計維艱，行竈雖存，先生貧無竈，以行竈炊爨，自有《行竈記》。無米難成飯，賴慈親豆莢燒來當一餐。一日絶糧，其母夫人摘羊眼豆，以供晚食。遺經逸史，讀到月落更闌。訪名師，謂何義門先生。求益友，傳將名字上文壇。博學通經，動得公卿薦幾番。少宗伯晚楓吴公，以博學宏詞薦，大司寇立恒阿公薦入《一統志》館，少宗伯望溪方公薦纂三禮。爲志高年邁，自問折腰難，《一統志》成，議敘，以主簿用，不就。飄然便作歸與歎。向

寒齋經籍重翻，把人身骨節，稱量辨别，先生有《釋骨》一卷。將周官田禄，較對增删。先生有《周官禄田考》一册。力瘁精疲不憚，只愁得無人能看。他一生憂慮，只替古人擔。到臨危猶把文章重整，欲得留傳在世間，因此枯竭心肝。賤軀多過失，感先生深規切諫，從今後更有何人肯絮煩。我便似野馬亡繮絆，只恐宿草縈墳淚未乾。

弔馬秋玉名曰琯，號澥谷，揚州人，能文，豪士。

苦雨連旬，傳説江淮合併流。有客款柴門，正值黄昏時候。報道先生歸去休，魄駭魂驚，倍覺淒風驟。這不是失了衣冠領袖，恰是減了江山文秀。他慈祥誠篤，寬大和平，天生仁厚。清文妙筆，丰神氣宇，絶代風流。半世精神，收藏這玉軸片籤，商尊周鼎，依然在山館書樓。君收藏書畫法帖，爲江左第一。何義門手披之書，以重價購藏，十歸七八。竟飄然抛却，向何處遨遊。明明是厭棄紅塵，不肯共詩卷長留。憶我甲子初週，乞先生一言爲壽。倣我作道情一首，不但意綣情綢，格調宫商，絲絲入扣。今日人琴俱亡，這流水高山，向誰同奏。從今後邗江渡口，多少公卿耆舊，騷人墨叟，一聲聲哭過揚州。君好客樂施，凡一長一藝，無不周旋。懷思感德，幾遍士林。

祭顧碧筠名捷，字肇聲，長洲人。

同林四鳥，飲啄相招。三鳥云逝，哀鳴嗷嗷。想當年未識君時，有何家兄弟，是我舊同袍。與君相遇在虹橋，碧筠爲虹橋何子懷、子未兩兄妹壻，因得遇於何氏，四人遂爲密友。握手訂新交。君賦性端凝，篤誠謹慤，我天生頑魯，狂放粗豪。性别形殊，一冰一炭，情投誼合，如漆如膠。從此登山必並屐，渡水每同舠。到後來懷才欲試經綸手，捧檄何辭道里遥。遂兩宰巖疆，謳歌載道。先浦城，後蒲城，俱有慈明之頌。誰知廉吏難爲，保全了數個冤民，幾致一官不保。算不如拂衣歸去，還我舊書巢。宰蒲城時，以昭雪冤民，拂上臺意，毅然假歸。奇文祕籍搜羅盡，漢帖唐碑校勘勞。家法閫儀，儼如廊廟，明經勵行，訓迪兒曹。更睦族敦親，矜孤恤寡，事事把先民傚。事詳碧筠自敘中。真乃是克儉克勤，惟忠惟孝。我與君情比同胞，更欲重結婚姻，永綿世好。碧筠欲與我聯姻，而年無相稱者，余因以

幼女許其第四孫。我年過古稀，君還未老，定能待我女于歸，親陳栗棗。誰知棟折山頽，音容遽杳。今日裏秋景蕭條，木落天高。我將這幾點傷心淚，滴入婁江，碧筠居婁門之內。直流到海盡天窮恨未消。

題何師之採藥圖名垣，長洲人。

師之病中，屬題採藥圖，未即應命，而師之卒。因題其遺照，即以爲弔。

窮也不希奇，最傷心才高藝絶，偏要顛沛流離。一家寄食三千里，更没個兒郎啼苦飢。寄居山東内家馮氏，無子。詩冷欲侵肌，一枝湘管筆，畫出晉唐風氣。不僅向家庭討鉢衣，謂義門先生。提籃採藥非他意，只爲無糧代采薇。但我又生疑，紫芝白菊，種種是長生味，爲甚麼迷入雲霞竟不歸。親識慢悲欷，人生百歲終如寄，惟有清名不易，只看衡山京兆，一脈精英終古垂。

哭亡三子熼

山河同泡影，身世等浮萍。方曉得蕩蕩乾坤，原來是一片無情境。古今來佳兒令子，多少殀生短命，爲父母的敢誰怨誰爭。人道你堅辭婚娶，不近人情。從幼不願有室，雖性極和平，惟談及姻事，則必發聲徵色以拒之。誰料你先覺先知，恐怕留下寡妻弱子，遺累匪輕。何不連你也不來下顧，更覺得乾乾淨淨。你嗜好全無，喜怒不形，樸儉真誠，謙和寧靜。到臨回志氣清明，總無一語，眷戀叮嚀。竟似久客思歸，瀟灑登程。想前春歎古樂淪亡，我與你相參訂，推究黄鐘大吕，譜出《關雎》、《鹿鳴》。將《關雎》、《鹿鳴》及唐人《清平調》等章，皆循宫準律，填工尺以入管絃。余倚聲成調，熼按笛歸宫，遂續千古絶響。從今後再不聞侵晨笛飄韻，再不聽半夜讀書聲。只遺下文章百首詩三卷，傳示旁人俱淚零。我熟誦老莊經，難道肯爲你傷情滅性。恨只恨又失了一個青年道友，教誰人伴我度殘生。

題山莊耕讀圖三代六人，悉列此圖。督耕課讀，俗所名合家歡也。

祖父兒孫，聚首一堂。免不得做一首道情詞，教爾曹都來聽講。我是個樸魯寒儒，有甚麼相依傍。除非是奮志勤脩，方能像個人兒樣。因

此口不厭粗糲糟糠，身不恥敝垢衣裳。打起精神，廣求博訪。有時敦詩説禮，有時尋蓍採藥，有時徵宫考律，有時舞劍輪鎗。終日遑遑，總没有一時閑蕩。嚴冬雪夜，擁被駝綿，直讀到鷄聲三唱。到夏月蚊多，還要隔帳停燈映末光。只今日目暗神衰，還不肯把筆兒輕放。難道我對爾曹説謊。今日裹置個山莊，造座書堂，雇幾個赤脚長鬚，種植些米麥高粱。你若是喫飽飯東遊西蕩，定做些敗壞身家的勾當。所其無逸，稼穡艱難，這兩句載在《尚書》上，怎麽不思量。斷不可矜才炫智，也不望身顯名揚。只要你謙恭忠厚人皆敬，節儉辛勤家自昌。才守得這幾畝稻田，數間茅舍，年年歲歲，徐姓完糧。

洄溪道情跋

先王父洄溪公《道情》一册，辭近旨遠，最爲雅俗共賞，其間有裨世教之言尤多。蓋以元人之詞，説宋儒之理，遂覺體格創新，情詞斐亹，感人易易，良有由也。培不才，無以推闡先人遺藴，然絃而歌之，涵養性天，私幸三十年來，立身行己，亦藉是得稍免大雅謗議焉。板行既久，漫漶寖多，因將原刻，重付剞氏。庶幾傳者益廣，俾世道人心，感孚日衆，是則先王父之志也，亦培重刻之心也。道光甲申夏六月，孫培謹識於奉新官廨。

作詞十法疏證



提　　要

此書名曰“作詞十法”，實乃“作曲十法”。因古人詞以言文，曲以言聲，詞即曲之詞，曲即詞之曲，二者分別，不如後世之專。故元人周德清於《中原音韻》後，論作曲之十法，即名曰“作詞十法”也。元人論作曲法，傳世者極罕。周氏此篇，頗具條貫，末又選聲文並美之例四十調，精加評判，示學者以楷則，尤爲難得。惟原文措辭甚簡，又義有未盡，兹輯元明以來諸家論説，詳爲疎證，如“務頭”等，具説甚賅。於四十首定格則尤加意考訂，用康海刻《太和正音譜》本、陸貽典鈔本等校過。卷末復鉤稽全書要旨，列爲條例十五則。於是此寥寥之十法，乃成爲一簡要之曲論，而兼爲一簡要之曲選與曲譜矣。其説詳見序文中。

序

兹所以疏證《中原音韻》"作詞十法"者，取其爲元人之説元曲也。宋之詞、元之曲，都屬創始，而又專精。事之創始而又專精者，對於其事之見解，乃能正確無所蔽，而後人可以信從。詞曲又何獨不然？元人論曲，成篇者極少，傳世者愈希，燕南芝庵論唱，而周氏兹篇論作，蓋爲絶無僅有者矣。周氏此論，僅限於散曲作法，頗合初步習曲者之所需，故兹綴拾後來諸家之説，爲之疏證。明王文璧有《增注〈中原音韻〉》一書，以余所見刻本，其所注者僅限於諸部韻字而已，餘非所及。是此所疏證，又適足以彌前人之所缺憾，益不爲無故也。按周氏原書體裁，本爲曲韻，而卷末附此十法，則以曲韻而兼曲論矣。十法之末，又俱定格。定格云者，乃譜式也。詞曲之在宋元，猶亂彈俚唱之在今日，習之者多，善之者衆，出口成法，屬耳爲師，孰不憚煩而爲之譜者？故自來不聞詞書中有宋律，曲書中有元譜也。其事雖不悉由於此，此要其主因矣。夫譜雖不必需於元人，而實需於後世，乃周氏當元際不應需譜之時，竟有切需於後世之譜之製。是有此一譜，於元人或爲難掩之羞，於今人則爲幸得之惠也。其書既以曲韻而兼曲論，又以曲論而兼曲譜，今之人亦既享兹意外之惠，顧可以不省其詳歟？又按其所列四十首定格，多聲文並美者，不同後人之譜，僅顧韻律，不顧文律也。則周氏兹作，蓋以一書而兼有曲韻、曲論、曲譜、曲選四種作用，覽者更未可以淺量之矣。特原篇所述，文有艱乖，元明相傳，字多舛失，兹加疏證，亦尚未能一一精盡。要崇其爲元人之論元曲，翼而播之，是所旨耳。十三年冬日，江都任訥書於上海寓次。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目次

一、知韻　二、造語　三、用事　四、用字　五、入聲作平聲　六、陰陽　七、務頭　八、對偶　九、末句　十、定格

小令

仙吕六首

寄生草飲　醉中天　醉扶歸秃指甲　雁兒　一半兒春妝　金盞兒岳陽樓

中吕九首

迎仙客登樓　朝天子廬山　紅繡鞋隱士　普天樂别友　喜春來春思　滿庭芳春晚　十二月堯民歌别情　四邊静西厢　醉高歌感懷

南吕二首

四塊玉　罵玉郎感皇恩採茶歌得書

正宫二首

醉太平感懷　塞鴻秋春怨

商調二首

山坡羊春睡　梧葉兒别情

越調四首

天净沙秋思　小桃紅情　凭闌人章臺行　寨兒令漁夫

雙調十一首

沉醉東風漁父　落梅風切鱠　撥不斷隱居　水仙子夜雨　慶東原奇遇　雁兒落得勝令指甲　殿前歡醉歸　慶宣和五柳莊　賣花聲香茶　清江引九日　折桂令金山寺

套數

雙調夜行船秋思

按周氏原書無目，此據十法之内容列之。周氏稱定格四十首，應連合小令與套數兩種而言，如〔十二月堯民歌〕等帶過之曲，祇各算一首。小令内七宫調共有三十六首，《秋思》一套内連〔煞〕共七

首，除〔慶宣和〕、〔落梅風〕、〔撥不斷〕三調已見於小令者外，尚餘四首，合之小令之三十六首，恰得四十首。若帶過曲分調計算，則全例共列調四十四種。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疏證

元高安周德清挺齋撰　江都任訥中敏疏證

凡作樂府,古人云:"有文章者謂之樂府。"如無文飾者,謂之俚歌,不可與樂府共論也。又云:"作樂府,切忌有傷於音律。"且如女真風流體等樂章,皆以女真人音聲歌之,雖字有舛訛,不傷於音律者,不爲害也。大抵先要明腔,後要識譜,審其音而作之,庶無劣調之失。而知韻、造語、用事、用字之法,名人詞調可爲式者,並列於後。

按此乃十法之小引,從周氏全書中摘取十法,不能遺此一段。

"有文章"云云,指燕南芝庵《唱論》中語,詳下文第二法造語内"構肆語"條下。"作樂府"云云,用意見於古人言論者甚多,詞句則未詳所屬。

"風流體"乃雙調曲名,句法九九六六,四韻。

名曰"十法",細按之,所論僅有四點:知韻、造語、用事、用字是也。第五法入作平,第六法陰陽,第七法務頭,第九法末句,同爲四聲之關係,皆可歸入第四法知韻。第八法對偶,則次法造語中之一種也。惟第十法定格内評語所評,有涉及用意者,是在聲韻字句四項之外耳。此十法之大概也。

明康海刻《太和正音譜》,卷端附載十法,乃將五法入作平、六法陰陽,歸并於第四法中,但又删去定格,而逕曰"作詞七法",已嫌湮没古人面目。至於王世貞《曲藻》内,附載十法大義,僅立九目,删去知韻與入作平,而增去上一條,則益爲割裂竄亂,毫無足取矣。

一　知韻　無入聲,止有平、上、去三聲。

平聲　有陰,有陽;入聲作平聲俱屬陽。

上聲　無陽,無陰;入聲作上聲亦然。

去聲　無陰，無陽；入聲作去聲亦然。

按《中原音韻》周氏《自序》云："夫聲分平仄者，謂無入聲，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也。中略派入三聲者，廣其韻耳，若有才者則本韻自足矣。"又曰："字别陰陽者，陰陽字平聲有之，上去俱無。上去各止一聲，平聲獨有二聲：有上平聲，有下平聲。中略平聲俱有上平、下平之分，但有有音無字之别。中略且上去二聲，施於句中，施於韻脚，無用陰陽，惟慢詞中僅可曳其聲耳，此自然之理也。"又原書"起例"曰："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者，以廣其押韻，爲作詞而設耳，然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别。"凡此周氏所言，意屬一貫。蓋聲衹分平仄，平獨分陰陽；入派三聲，以廣押韻，言語之間，還有入聲，與此處知韻一節所言，意義作用，俱極相合。惟北曲創自金元之北人，北人發音無入聲，故韻亦因之。入派三聲，雖爲廣韻，亦北音本有之事實，而後始可。周氏所謂"言語之間還有入聲"者，蓋就朔南大體而立言耳。

清戈載《詞林正韻》云："周德清《中原音韻》列東鍾江陽等十九部，入聲則以之配隸三聲，例曰'廣其押韻，爲作詞而設'。以予推之，入爲啞音，欲調曼聲，必諧三聲，故凡入聲之正次清音轉上聲，正濁作平，次濁作去，隨音轉協，始有所歸耳。高安雖未明言其理，而予測其大略如此。"是亦疏證周氏之意者也。

明王驥德《曲律》及范善溱《中州全韻》内，除用周氏平分陰陽外，去入亦皆分陰陽。至清周昂重訂《中州全韻》，沈乘麐編《韻學驪珠》，則上聲亦分陰陽，於是平上去入四聲，倍而爲八聲矣。又王氏《曲律》於上聲有陰陽通用之一例，周、沈諸書均因之。王氏且力詆周德清陰陽僅及平聲之非，又或謂元時曲家，去上未嘗不分陰陽，周氏特畏難省之耳。竊意元曲唱法，究竟如何，王驥德時，即已不傳，王氏等所論者，均就當時崑腔情形立言。崑腔之南北曲中，上去雖必分陰陽，但難以繩元時元曲之歌唱亦復如是也。周氏在當時乃精於音律之人，於此處明謂無陰無陽、無陽無陰，自序與起例之中，亦一再言之不已；觀於後文評論定格四十首内，又絶無一

語涉及上去之陰陽者，是絶非畏難苟安，或含糊囫圇之辭明矣。疑上去入之析陰陽，在元時北曲之歌樂中，必用不到，故周氏此處專論當時曲樂者，乃謂上去不分陰陽，未必周氏不知其有陰有陽也。猶之四聲之入，北曲中無之，故周氏曰無入聲，非周氏不知聲之有入也。王氏之詆，正可不必。近人王季烈《螾廬曲談》論度曲，謂北音本無陰陽，故陰陽在北曲中，不必分别。其所言去元時北曲之情況益遠，更不可一概論也。

二　造語

可作樂府語、經史語、天下通語。

未造其語，先立其意，語、意俱高爲上。短章辭既簡，意欲盡；長篇要腰腹飽滿，首尾相救。造語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則迂，不文則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聳觀，又聳聽，格調高，音律好，襯字無，平仄穩。

按以上乃可作之語三種。樂府語指文雅之語，義詳下文"构肆語"條。

王氏《曲律》中有"曲禁"四十則，經史語其一也。王氏之所禁，而爲周氏之所尚，於此亦可見元明曲境變遷之一斑矣。蓋元曲恣肆奇詭，無所不至，經史百家，俱供驅遣；明以後曲，境地愈趨愈窄，同一經史語，一尚之而一禁之者，此也。又所謂經史語，可作兩解：一指經史成語，即下文所謂"全句語"，曲中不妨引用；一指經史句法，則曲中無模仿餘地。黄周星《製曲枝語》云："曲之體無他，不過八字盡之，曰'少引聖籍，多發天然'而已。"其意蓋謂曲中須少用文言，多用語體。"聖籍"云者，不應指經史成語，特指經史中之句法與材料耳。

天下通語，指當時天下通行之語言。原書周氏自序中贊關、鄭、白、馬之作云"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即謂此也。王氏《曲律》云："北曲方言時用，而南曲不得用者，以北語所被者廣，大略相通，而南則土音各省郡不同，入曲則不能通曉故也。"其説並足爲證。

“辭既簡，意欲盡”，“盡”乃詳盡之意，謂辭既已簡，意則不可以不詳備周至；非謂窮盡，可以一洩無餘也。

“腰腹飽滿”即元喬吉所謂“鳳頭、猪肚、豹尾”之“猪肚”也。“首尾相救”即王氏《曲律》論句法中所謂“上下引帶”之説也。至清人劉熙載《藝概》，則易首尾與腰腹爲始、中、終，謂“始要含蓄有度，中要縱橫盡變，終要優遊不竭”。“縱橫盡變”即寓於飽滿之中。

“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是曲之自然態度。蓋詞經解放而爲曲，原以能俗爲主，但曲爲合樂之韻文，曲調之句法又釐然有定，若一味求俗，至於純用語體，則又勢難處處合調，雖有襯字辦法，終不足以救濟，有非雜以文言不可者。於是曲中以俗爲主，又須以文爲輔，一種不文不俗，亦文亦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之情形，乃一定而不可移易矣。周氏謂“太文則迂，不文則俗”，猶非探源之説。

“音律和”，明陳所聞《北宫詞紀》所引作“音律好”。《詞紀》卷端列《古今品詞大旨》一篇，即轉載十法之大概也。

不可作俗語、蠻語、謔語、嗑語、市語。

按自“俗語”以下，共列不可作之語十三種。俗語、謔語二禁，徵之元人之作，或周氏已作，皆不合，不必禁也。下文既有“构肆語”一條，則此處之俗語更可省。蠻語指粗蠢狠戾之語，嗑語指嘮叨瑣屑之語。

方語：各處鄉談也。

按周氏主張作天下通語，而不主張作市語與方語，爲其易時易地，人多不解也。王氏《曲律》“雜論”云：“世有不可解之詩，而不可令有不可解之曲。曲之不可解，非入方言，則用僻事之故也。”又王氏“曲禁”之中，亦有“方言他方人不曉”一條。此雖與元曲情形多所不合，但用意實至正且當。黄周星《製曲枝語》云曲有三易：“可用襯字襯語，一也；一折之中韻可重押，二也；方言俚語皆可驅使，

三也。”可見曲家自來不禁方言。元曲之中,又嚮以詞料豐富、文質雜揉爲貴者,方言當愈非其所禁也。然語言雖極應入曲,而所入者爲天下通語,則天下盡通,後世易曉;若爲市語方言,則雖便捷一時,稱快一地,要無以明於天下後世,是自限其文字之作用矣,可乎?今日展玩元曲,每苦於所有當時方言,不能盡解,因而減興。可見曲家用語,宜通宜方,孰利孰害矣。說者或指元曲當行,乃全賴當時方言,且勗今人製曲者,必以元方言入曲,謂不如此不足以入元人之室。斯真固蔽之論也。夫曲之所以爲曲,乃在以語易文,平添親切曉暢、疎落俊爽之趣耳。元曲之所以爲元曲,固在體魄之雄深豪邁,氣機之浩蕩激越,豈專恃乎當時一二方言歟?今人爲曲,若入今時方言,猶可說也;若專以掇拾元語爲貴,而他無所有,即謂已得元音者,是還珠而藏櫝也,其終不能入元人之室矣。

書生語:書之紙上,詳解方曉;歌則莫知所云。

按書生語指典重晦澀之言,即王氏“曲禁”中之“太文語”與“太晦語”兩條也。“曲禁”中另有“書生語”一條,則指語有八股氣者,蓋別一義。

康刻《太和正音譜》於此節末句“歌則”二字作“遽則”,未是。

譏誚語:諷刺,古有之。不可直述,託一景,託一物可也。

按譏誚語指措辭刻薄、局度褊狹之語。元曲託景物以作諷刺之用者,能舉之例,惟曹明善〔岷江綠〕《賦長門柳》二首,所以刺丞相伯顏者也。明曲中除雜劇、傳奇不計外,散曲如王磐之〔朝天子〕,以詠喇叭刺當時權閹,亦是其例。然而散曲之中,雖在明人,此等作亦不多見。蓋曲尚顯豁疎放,大抵以嬉笑怒罵出之,盡情直述而已,不暇掩飾,亦毋庸避忌。詩教之中,詞多得比興,而曲多得賦,固爲不可掩之迹也。

全句語:短章樂府,務頭上不可多用全句,還是自立一家言語爲上;全句語者,惟傳奇中務頭上用此法耳。

按"全句語"指引用成語而整鈔全句,不加翦裁者也。務頭之説詳下文。

构肆語:不必要上紙,但只要好聽,俗語、譃語、市語皆可。前輩云,"街市小令,唱尖新茜意"、"成文章曰樂府"是也。樂府、小令兩途,樂府語可入小令,小令語不可入樂府。

按"构肆"猶勾欄之謂,扮演雜劇,游戲娱樂之所。构肆語謂构肆中通行之曲中譋語也。"要上紙"即上文要聳觀之説,上紙所以觀耳。《北宫詞紀》載《品詞大旨》注构肆語云:"可聽不可上紙。"

"前輩云"以下,見燕南芝庵之《唱論》中,原文曰:"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名'套數',時行小令唤'葉兒'。套數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似套數。街市小令,唱尖新倩意。"此《唱論》數語,如《陽春白雪》、《輟耕録》、《太和正音譜》、《北宫詞紀》諸書皆載之,惟字句各本有異:《輟耕録》删去"街市"至"倩意"十一字;《正音譜》從十卷本《陽春白雪》,"尖新"作"尖歌";《北宫詞紀》所載,於"成文章"上有"元趙子昂云"五字,是周氏所謂"前輩",即指趙孟頫也。周氏作"茜意",餘本作"倩意","茜"與"倩",曲中每通用,《陽春白雪》載劉秉忠〔乾荷葉〕末句,"直恁風流倩",《雍熙樂府》即作"茜",是其證也。揣文意,應謂樂府斷不可似套數與街市小令,因二者祇取歌唱尖新,足以樂意,而不顧詞句如何也。蓋既曰"成文章曰'樂府'",即謂樂府之文字,必經過文學上之陶冶。彼成套之長詞,與街頭之俚唱,但取聲音蕩人,多無文理,樂府顧能似之哉!此處所謂"小令",專指市井小曲而言,非普通詞曲中之所謂小令也。故王驥德《曲律》卷三論小令曰:"周氏謂'樂府、小令兩途,樂府語可入小令,小令語不可入樂府',未必其然。渠所謂小令,蓋市井所唱小曲也。"康刻《太和正音譜》於周氏"樂府語可入小令"兩句改作一句

曰:"樂府語可作樂府。"蓋未明此處小令之所謂,故改原文成囫圇語也。

據此,周氏所謂好曲子者,其詞必成文章,必爲成文章者始許其當樂府之稱。彼街市小令,固無文章,即素與單詞並行之套數,亦鮮有文章可言,故亦將其與樂府分開説。觀下文第四法用字内,有"套數中可摘爲樂府者能幾"一語,乃益知周氏之旨,頗重單詞之小令,指普通所謂小令。而下文四十首定格,決非貿貿然選定者矣。

張打油語:吉安龍泉縣水淹米倉,有于志能號無心者,欲縣官利塞其口,作〔水仙子〕示人,自謂得意,末句云:"早難道水米無交。"觀其全集,自名之曰樂府,作者當以爲戒[①]。

按曲之爲曲,遣辭既容語體,取材又極廣袤,作者不慎,動易流於俗惡粗鄙一途。賴有前此二戒,乃應知質朴放曠之中,仍以意趣爲重,便避去許多邪魔惡道矣。

雙聲疊韻語:如"故國觀光君未歸"是也。夫樂府貴在音律瀏亮,何乃反入艱難之鄉?此體不可無,亦不可專意作而歌之,但可枸肆中白念耳。

按"故國觀光君未歸"乃當時曲中語,嫌其疊用雙聲疊韻之字面,讀之難聽也。此類之尤甚者,如元梨園黑老五作〔粉蝶兒〕套,全集《中州音韻》而成,"從東隴風動松呼,聽叮嚀定睛睜覷,望蒼茫壙廣黄蘆"云云,見《詞林摘豔》等書,蓋俳體而又惡道者矣。

康刻《太和正音譜》中,"君未歸"作"君倦歸"。非。末二句作"亦不可專意作,姑備一家之體,只好於枸肆中念耳"。

---

① 今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原音韻》,"自名之曰樂府"後原有"悉皆類此。士大夫評之曰'此乃張打油乞化出門語也,敢曰樂府'"數語。

六字三韻語：前輩《周公攝政》傳奇〔太平令〕云"口來豁開兩腮"，《西廂記》〔麻郎么〕云"忽聽一聲猛驚"、"本宫始終不同"，韻脚俱用平聲；若雜一上聲，更屬第二著。皆於務頭上使。近有〔折桂令〕，皆二字一韻，不分務頭，亦不喝采，全淳則已；若不淳則句句急口令矣，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殊不知前輩止於全篇中務頭上使，以别精粗，如衆星中顯一月之孤明也。可與識者道。

按陸貽典鈔本於"若雜一上聲"句之"雜"字下多一"出"字。原書周氏自序云："其難則有六字三韻，'忽聽一聲猛驚'是也。"又羅宗信序云："有四字二韻、六字三韻者，皆位置有定，不可倒置而逆施。"又按鄭光祖有《輔成王周公攝政》雜劇，見《古今雜劇三十種》内，末一折〔太平令〕原句云："將口來豁開至兩腮。"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本第三折〔麻郎兒〕么篇原文云："忽聽一聲猛驚，原來是撲剌剌宿鳥飛騰。"第二本第四折前調原文云："與本宫始終不同，又不是清夜聞鐘，又不是黄鶴醉翁，又不是泣麟悲鳳。"元陶九成《輟耕録》載虞集於宴席上聞歌兒唱一句兩韻之〔折桂令〕，"博山銅細裊香風"云云，愛其新奇，時席上適談三國蜀漢事，乃賦〔折桂令〕云："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吴。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虚，造物乘除。問汝何如，笑賦歸歟。"皆二字一韻，謂之短柱體。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云："元人周德清評《西廂》云六字中三用韻，如'玉宇無塵'内'忽聽一聲猛驚'，及'玉驄嬌馬'内'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韻爲難。予謂古、女仄聲，夫字平聲，未爲奇也，不如'雲斂晴空'内'本宫始終不同'，俱平聲，乃佳耳。然此類凡元人皆能之，不獨《西廂》爲然。如春景時曲云'柳綿滿天舞旋'，冬景云'臂中緊封守宫'，又云'醉烘玉容微紅'，重會時曲云'女郎兩相對當'，私情時曲云'玉娘粉妝生香'，《傷梅香》雜劇云'不妨莫慌我當'，《兩世姻緣》云'怎麽性大便罵'，《歌舞麗春堂》云'四方八荒萬邦'，俱六字三韻，穩貼圓美，他尚未易枚舉。蓋勝國詞家，高處自有在，此持其剩技耳。我朝周憲王《牡丹仙》雜劇云'意專向前謝

天'等句，亦元人之亞。"①

清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云："上略《輟耕録》邵庵〔折桂令〕詠蜀漢事，通體二字三聲互叶，趙雲松翼以爲前人所未有，且引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史記》'甌窶滿溝，汙邪滿車'，以爲此體之先聲。見趙氏著《陔餘叢考》。然《毛詩》'吁嗟乎騶虞'，乎與虞，則已二字即韻矣。"下略

又方成培《詞麈》卷三謂"周氏以六字三韻爲難，此亦何難之有"云云。不知周氏所謂難者，韻脚全平，一也；務頭上使，二也；文字全淳，三也。

語病：如"達不著主母機"，有答之曰："燒公鴨亦可。"似此之類，切忌。

按"達不著主母機"句，應是雜劇中語。凡曲詞不僅觀賞文字，吟玩紙上而已，且須離開文字，而吐音喉際，聽拍歌中，故有時類此聲音混同，誤會可笑之處，都不免禁忌也。明王磐〔滿庭芳〕小令有《毛詩》中"誰道鼠無牙"句，王驥德以爲使村人聽之，將以爲茅厠中云云，特爲改作"笑詩人浪説鼠無牙"，亦是此意。又曲之致用在廣，在普遍，邀賞於學士大夫之前，同時亦邀賞於厮傭走卒之前。王氏意欲曲家下筆，時時顧全村人之了解，措詞固不容有絲毫典重晦澀之義，亦不容有觸耳難聽，易生歧誤之音，於旨實甚通達也。然則周氏此忌，又何可廢哉！乃《詞麈》卷三謂"周氏以'主母機'可對'燒公鴨'爲語病，尤非確論"云云，蓋未深思曲之所以致用也。

康刻《太和正音譜》中，"燒公鴨"下無"亦可"二字。

語澀：句生硬而平仄不好。

---

① 今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顧曲雜言》，"便駡"作"便殺"，"穩貼"作"穩帖"，"此持"作"此特"，"我朝"作"本朝"。

按《品詞大旨》中,"平仄不好"作"平仄不和"。

詞之字句間有時以澀爲是,若曲則深忌之,其故可以思也。平仄不好,在王氏"曲禁"中有五則:上上或去去疊用,一也;上去去上倒用,二也;疊用三四聲,三也;一聲四用,四也;韻脚以入代平,五也。又"曲禁"中有蹇澀不順溜、沾唇不脱口、拗嗓平仄不順三則,亦同此語澀一義。

語粗:無細膩俊美之言。

按《品詞大旨》"無細膩俊美之言"作"不俊膩"三字。

粗語即上文鑾語之次者耳,王氏"曲禁"中亦有粗鄙不細膩一則。

語嫩:謂其言太弱,既庸且腐,又不切當,鄙猥小家,而無大氣象也。

按《品詞大旨》此條省作"庸弱而無大氣象"一語。其實弱、庸腐、不切當、鄙猥,應分作四層看,弱固是語病,但爲初作所難免者,餘弊則兼在意,不僅在語矣。王氏"曲禁"中亦有陳腐不新采與蹈襲舊曲語意兩則。

三 用事

明事隱使,隱事明使。

按此層原與詩詞無别,若就曲一方面詳言之,則仍可引王氏《曲律》之語。《曲律》論用事亦曰:"明事暗使,隱事顯使。"又曰:"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覺,如禪家所謂撮鹽水中,飲水乃知鹹味,方是妙手。"此可作明事隱使一層注解。又曰:"務使唱去人人都曉,不須解説。"此可作隱事明使一層注解。凡歌詞看去人人都曉者,唱去未必人人都曉。此處當着重"唱去"二字。韻文降而至曲,所以重用白話,而大爲解放者,無非爲唱與人人都曉二事耳,

亦即上文所謂“曲之致用在廣，在普遍”之意也。清馮班《鈍吟文稿》云：“曲子以聲爲主，其詞不離本色。場上之曲，與科介相應，優兒敷粉墨而歌，欲得俚童野老，哭忭不禁，斯爲能事。若三人不解，則工而無所施矣。”其言正與此合。

四 用字

切不可用生硬字、太文字、太俗字。

按字與句一例，此三種猶之上文澀語、書生語、俗語也。

襯墊字：套數中可摘爲樂府者能幾？每調多則無十二三句，每句七字而止，却用襯字加倍，則刺眼矣；倘有人作出協音俊語，無此節病，我不及矣。緊戒勿言。妄亂板行，〔塞鴻秋〕末句本七字，有云“今日個病懨懨剛寫下兩個相思字”，却十四字矣。此何等句法，而又託名於時賢，没興遭此誚謗，無爲雪冤者，已辨於序。

按《品詞大旨》此節省作三句曰：“若襯墊字多於本文，不獨刺眼，亦且難唱。”

此處樂府指小令言。“套數中可摘爲樂府能幾”者，謂套數文理粗，襯字多，樂府則文字謹嚴，襯字少，倘欲從套數中摘取精警之調，以充樂府，則所得者能有幾何？極言套數之文難佳，而樂府中襯字不可有耳。襯墊字通稱襯字。《青樓韻語廣集》凡例有所謂“搷唱字眼”者，“搷”即“墊”，通作“墊”。

“妄亂板行”，謂書坊中妄事編纂之曲集也。原書起例中有曰：“詞之法度全不知，妄亂編集板行，其不恥者如是，作者緊戒。”惟此節語氣未順，王氏曲集“論韻”一節，譏周氏文理不通，當即指此等處。

〔塞鴻秋〕詞，乃貫雲石代人作，載《太平樂府》，原詞二首，此其一：“戰西風幾點賓鴻至，感起我南朝千古傷心事。展花箋欲寫幾句知心事，空教我停霜毫半晌無才思。往常得興時，一掃無

瑕疵，今日個病懨懨剛寫下兩個相思字。"調中所有之"戰"、"感起我"、"展"、"幾句"、"空教我停"、"今日個病"、"剛"、"兩個"，皆襯字也。此調襯字雖多，而氣勢頗盛，從上文一路傾瀉而來，末句似非如此作十四字收束不住。至若《九宫大成譜》所載〔雁兒落帶得勝令〕小令，正格五字一句者，襯字多至二十一二字，通首正格不過五十四字，而襯字則有二百四十四字，而文字復毫無是處，真不足爲訓矣。

"没興"猶言無端。原書周氏自序有曰："有板行逢雙不對，襯字尤多，文律俱謬，而指時賢作者。"又曰："彼之能遵音調，而有協音俊語，可與前輩頡頏，所謂'成文章曰樂府'也；不遵而增襯字，名樂府者，自名之也。"又曰："以板行謬語，而指時賢作者，皆自爲之詞，將正其已之是，影其已之非，務取媚於市井之徒，不求知於高明之士，能不受其惑者幾人哉！使真時賢所作，亦不足爲法。取之者之罪，非公器也。"凡此數則，皆上文所謂"已辨於序"者。

周氏此篇，可謂專爲小令即所謂樂府者是而作，故力戒用襯。至在雜劇套數中，則襯字殊不能免，且北曲死腔活板，板視襯字之多寡以定，雖襯無妨也。即所謂死腔者，亦每因襯字之多寡有異，能死而不死，愈增美聽。至於元代作家，慣以襯字多而逞能顯才者，益不知凡幾矣。惟王氏《曲律》論南曲曰，"細調板緩，多用二三字尚不妨，緊調板急，若用多字，便躲閃不迭"云云，亦自是度曲時實情。故襯字不能無，要不宜過多也。再則北曲襯字，尚可虛實並用，若南曲則不宜用實字矣。劉熙載謂"曲於句中多用襯字，固嫌喧客奪主，然亦有自昔相傳用襯字處，不用則反不靈活者。"按襯字之用，以使句法靈活爲準甚是，無所謂自昔相傳，必須用襯之處也。

以上造語、用字兩法中，所懸戒者種種，經後來王驥德伯良加以擴充，定爲"曲禁"四十則，載王氏《曲律》中。除上文已零星引用其語，分證各條外，兹再録四十則全文於此，以資參校。

一重韻　一字二三押。長套及戲曲不拘。

二借韻　雜押旁韻，如押支思，又押齊微類。

三犯韻　有正犯，句中字不得與押韻同音，如東犯冬類；有旁

犯，句中即上去聲亦不得與平聲相犯，如董凍犯東類①。

四犯聲　即非韻脚。凡句中字同聲，俱不得犯，如上例。

五平頭　第二句第一字，不得與第一句第一字同音。

六合脚　第二句末一字，不得與第一句末一字同音。

七上上疊用　上去字須間用，不得用兩上、兩去。

八上去、去上倒用　宜上去，不得用去上；宜去上，不得用上去。

九入聲三用　疊用三入聲。

十一聲四用　不論平上去入，不得疊用四字。

十一陰陽錯用　宜陰用陽字，宜陽用陰字。

十二閉口疊用　凡閉口字，只許單用。如用侵，不得又用尋，或又用監咸廉纖等字。雙字如深深毿毿懕懕類，不禁。

十三韻脚多以入代平　此類不免，但不許多用，如純用入聲韻，及用在句中者，俱不禁。

十四疊用雙聲　字母相同，如玲瓏皎潔類，止許用二字，不許連用至四字。

十五疊用疊韻　二字同韻，如逍遥燦爛，亦止許用二字，不許連用至四字。

十六開閉口韻同押　凡閉口如侵尋等韻，不許與開口韻同押。

按以上十六則皆關於聲韻者。

十七陳腐　不新采。

十八生造　不現成。

十九俚俗　不文雅。

二十蹇澀　不順溜。

二十一粗鄙　不細膩。

二十二錯亂　無次序。

二十三蹈襲　忌用舊曲語意。若成語，不妨。

二十四沾唇　不脱口。

---

① 今校：明天啓五年毛以遂刻本《曲律》，"東犯冬"作"冬犯東"，無"亦"字。

二十五拗嗓　平仄不順。

二十六方言　他方人不曉。

二十七語病　聲不雅,如《中原音韻》所謂"達不著主母機",或曰"燒公鴨亦可"類。

二十八請客　如詠春而及夏,題柳而及花類。

二十九太文語　不當行。

三十太晦語　費解説。

三十一經史語　如《西厢》"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類。

三十二學究語　頭巾氣。

三十三書生語　時文氣。

三十四重字多　不論全套單隻,凡重字俱用檢去。

三十五襯字多　襯至五六字。

三十六堆積學問

三十七錯用故事

三十八宫調亂用

三十九緊慢失次

四十對偶不整

按以上廿四則中,三十八、三十九乃關於音律者,其餘廿二則,皆關於字句之修辭者。

五　入聲作平聲　施於句中,不可不謹。皆不能正其音。

按"正其音"之"正"字,意乖,或爲"亂"字、"失"字之訛也。康刻《太和正音譜》"皆不"作"言不",亦未見其是。原書周氏自序云:"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也。作平者最爲緊切,施之句中,不可不謹。"又云:"入聲於句中不能歌者,不知入聲作平聲也。"

澤國江山入戰圖　第一,"澤"字,無害。

紅白花開煙雨中　第二,"白"字。

按於第一句説明"無害",此下皆無説明,是謂此下皆"有害"也。"有害"云者,謂亂其句中平仄之常軌耳。大約七字句中,第二、第四、第六三個字,必正其爲平爲仄,不可通假,其餘之四字中,要勿與上下二字,連成三平或三仄,否則即爲有害也。如第一句中"國"作上,並不作平,而"澤"作平,首四字爲平仄平平,並無三平三仄之相連,故無害。第二句中"白"字,不但因位次第二爲不能亂,倘作平則"紅白花開煙",且五平相連矣,故有害。

瘦馬獨行真可哀　第三,"獨"字,若施於仄仄平平仄仄平之句則可,施於他調皆不可。

按各本《中原音韻》此處原文皆作仄仄平平仄仄平平,末衍一平字,兹删去。此句"獨"字如作平,則"獨行真"成爲三平相連矣,故有害。若"真"字屬仄,遂無妨,故謂施於仄仄平平仄仄平之句則可也。今"真可哀"三字爲平仄平,非仄仄平,故不可。

人生七十古來稀　第四,"十"字。
點溪荷葉疊青錢　第五,"疊"字。
劉項元來不讀書　第六,"讀"字。
鳳凰不共鷄爭食　第七,"食"字。

按"十"字、"讀"字,位次第四、第六,倘作平則亂其常軌,故有害。"疊"字、"食"字倘作平,則與上面下面之二字,各成三平相連,故亦有害。

六　陰陽

用陰字法

〔點絳唇〕首句,韻脚必用陰字,試以"天地玄黄"爲句歌之,則歌"黄"字爲"荒"字,非也;若以"宇宙洪荒"爲句,協矣。蓋"荒"字屬陰,"黄"字屬陽也。

按〔點絳唇〕之句法爲四七四五，與詩餘同。如董《西厢》云："百媚鶯鶯，見人無語空低首。淚盈巾袖，兩葉眉兒皺。"詞中"鶯"字屬陰，正協。

用陽字法

〔寄生草〕末句七字内，第五字必用陽字，以"歸來飽飯黄昏後"歌之，協矣；若以"昏黄後"歌之，則歌"昏"字爲"渾"字，非也。蓋"黄"字屬陽，"昏"字屬陰也①。

按〔寄生草〕句法，詳於後文定格中。

此處標題爲陰陽，而所論僅爲平聲之陰陽，餘三聲不及焉。宋張炎《詞源》論音律中所及陰陽者，但舉〔惜花春〕《起早》一調之"鎖窗深"句，以爲"深"字不協，改爲"幽"字；"幽"字不協，改爲"明"字，然後乃協。是所論者，亦僅及平聲而已，他不及也。大概往昔音律，陰陽僅僅及平，而爲聲祇有五，不如後世之有七有八，宋、元兩代，情形固相同也。再周氏此處，不過於曲調中平聲字用陰用陽者各舉一例而已，並未説出何法。

七　務頭　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其上，後注於定格内②。

按務頭之説，周氏首先標之，後人皆沿襲其大意，而實不知其究竟也。至王驥德始釋之曰："凡曲遇揭起其音，而宛轉其調，如俗之所謂'做腔處'，每調或一句，或二三句，或二三字，即是務頭③。"清李漁繼釋之曰："凡一曲中，最易動聽之處是爲務頭。"據此，可知務頭者，初則純爲音調中事，並非文字中事也。《曲律》又曰："是調

① 今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原音韻》，"歸來飽飯黄昏後"後有"爲句"二字。
② 今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原音韻》，"定格"後有"各調"二字。
③ 今校：明天啓五年毛以遂刻本《曲律》，"或二三字"前有"每句或一字"五字。

中最緊要句字。”又曰:“古人凡遇務頭,輒施俊語,或古人成語一句其上,否則詆爲不分務頭,非曲所貴。”明寧王權號涵虛子,有《務頭集韻》三卷,全摘古人好語以輯成者,惜已不傳。據此又可知務頭一物,繼由音調之事,寖假而爲文字之事矣。周氏言“可施俊語其上”者,謂音調之美與文字之美,必令湊合而相得益彰,勿使參差而兩俱減色也。而方以智《通雅》中論務頭,謂指“爲施俊語,亦非。蓋謂其發聲處當用陰陽字之類”。方氏原語近日長洲吴瞿安先生《顧曲麈談》中論例此事,乃專主三聲與陰陽之説,其詞曰:

務頭者,曲中平上去三音聯串之處也。如七字句,則第三、第四、第五之三字,不可用同一之音。大抵陽去與陰上相連,陰上與陽平相連,或陰去與陽上相連,陽上與陰平相連,亦可。每一曲中,必須有三音相連之一二語,或二音或去上,或去平,或上平,看牌名以定之相連之一二語,此即爲務頭處。中略周氏謂“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者,蓋填詞家宜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也;換言之,謂當先自定以某句、某字爲務頭,而爲之定去上,析陰陽也。又譜中謂“可施俊語於其上”者,蓋務頭上須用俊語實之,不可拘牽四聲陰陽之故,遂至文理不順也。下略

據此,學者倘一時不辨何處爲務頭者,但看曲譜中某調注明某某字必當去上、去平、上平、去上平等等,不可移易者,即知是該調聲音美聽之處;填詞時若嚴守之,而文字又務求精警,務令聲文合美,則雖不悉中爲務頭之處,要亦相去不遠矣。且此等處文字縱或不能精警,至少亦必力全文理與文意,萬勿因其陰陽平仄之拘牽,而遂文理不順,反令聲文兩事,成一妍媸錯配情形,是宜切戒者也。

除上列王、李、方、吴四家之説外,如明人楊慎、王世貞,清人黄甌、謝章鋌、劉熙載、楊恩壽,近人王季烈、童斐等,俱各有説。惟王、童兩家贊助吴説,餘均不知究竟。玆並王、李餘意,羅列如次,以廣參校。

王世貞《曲藻》曰:“楊用修乃謂‘務頭是部頭’,可發一笑。”按楊氏原語待考。《通雅》云:“教坊有部頭,有色長。升庵曰‘周德清誤呼部頭爲務頭’,可笑也。”是楊氏笑人者,因疎於考訂,又復爲人

所笑矣。

王驥德《曲律》論務頭第九曰：

務頭之説，《中原音韻》於北曲臚列甚詳，南曲則絶無人語及之者。然南北一法，係是調中最緊要句字。中略，已見上文《墨娥小録》載務頭調侃曰"喝采"。又詞隱先生嘗爲余言，吴中有"唱了這高務"語，意可想矣。舊傳〔黄鶯兒〕第一七字句是務頭，以此類推，餘可想見。古人凡遇務頭輒施俊語，或古人成語一句其上，否則詆爲不分務頭，非曲所貴，周氏所謂"如衆星中顯一月之孤明"也。涵虚子有《務頭集韻》三卷，全摘古人好語，輯以成之者。弇州嗤楊用修謂務頭爲部頭，蓋其時已絶此法。余嘗謂詞隱《南譜》中不斟酌此一項事，故是缺典。今大略令善歌者取人間合律腔好曲，反覆歌唱，諦其曲折，以詳定其句字，此取務頭一法也。

按此種取務頭法，乃完全以音爲準，不顧文字，於義尚乖，"衆星中一月孤明"之語見下文定格中。

李漁《閑情偶寄》詞曲部音律第三曰：

填詞者必講務頭，然務頭二字，千古難明。《嘯餘譜》中載務頭一卷，前後臚列，豈止萬言，究竟務頭二字，未經説明，不知何物。止於卷尾開列諸舊曲，以爲體樣，言某曲中第幾句是務頭，其間陰陽不可混用，去上、上去等字不可混施。若跡此求之，則除却此句之外，其平仄、陰陽，皆可混用混施而不論矣。又云某句是務頭，可施俊語於其上。若是，則一曲之中，止該用一俊語，其餘字句皆可潦草塗鴉，而不必計其工拙矣。中略予謂務頭二字，既然不得其解，只當以不解解之。曲中有務頭，猶棋中有眼，有此則活，無此則死。進不可戰，退不可守者，無眼之棋，死棋也；看不動情，唱不發調者，無務頭之曲，死曲也。一曲有一曲之務頭，一句有一句之務頭，字不聱牙，音不泛調，一曲中得此一句即使全曲皆靈，一句中得此一二字即使全句皆健者，務頭也。下略

按李氏所述，徒然費辭，全不切實，明知衹當以不解解之，而仍作種種曲解者，何哉？

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曰：

康熙中，閩縣黄御卜名甌著《數馬堂問答》，中略中亦有論詞一則①，略云，"余與友人拈韻作詞，因論詞要務頭上用韻嘹亮，學者苦不知務頭爲何物，亦從無有分明指出者。李笠翁乃以爲詞之有務頭，猶棋之有眼，有此則活，無此則死。信如此言，則務頭原無定位，惟佳句之所在便是務頭矣，非也。竊謂務頭乃詞中頓歇之處，千里來龍，聚於環抱之地。蓋於務頭上用字嘹亮，則餘韻悠揚，不致板煞，而有聯絡貫串之妙"。余按謝氏語此説尤非。務頭言聲，非言辭也。如李之説，是詞中之緊句；如黄之説，是詞中之主意。均於務頭名義不合。南海梁章冉廷枏《曲話》云："《中原音韻》於北曲之務頭，臚列甚詳，而南曲絶無道及。《嘯餘譜》載務頭一卷，究未析明。笠翁謂'既不得其解，當以不解解之'，'不得爲謎語欺人者所惑'，此説良當。"②然余謂謝氏語《九宫譜定》云"凡曲遇揭起其音，而宛轉其調，如俗之所謂做腔處，即是務頭"，其論雖創而實確也。君徵《度曲須知》内有"字頭辨解"一篇，字頭即務頭，所謂"字端一點鋒芒，見乎隱、顯乎微也"。又云："善唱則口角輕圓，而字頭爲功不少；不善唱則吐音龐雜，字疵著累偏多。"

按黄氏謂務頭乃詞中頓歇之處，謝氏謂務頭乃字頭，言聲不言辭，均非。《嘯餘譜》所載，即本書之定格四十首，前人不察，皆若以爲《嘯餘》所載一卷，又出周書之外者，實謬。《九宫譜定》所云，實引王氏《曲律》之語。《度曲須知》所謂字頭，乃指度曲時每字發音之始，與務頭何涉？

劉熙載《藝概》曰：

辨小令之當行與否，尤在辨其務頭。蓋腔之高低，節之遲速，此爲關鎖。故但看其務頭深穩瀏亮者，必作家也。俗手不問本調務頭在何句、何字，只管平塌填去，關鎖之地既差，全闋爲之減色矣。

---

① 今校：《詞話叢編》本《賭棋山莊詞話》，"論詞一則"作"一則論詞"。

② 今校：清藤花亭十七種本梁廷枏所撰《曲話》，"絶無道及"前有"務頭"二字；"嘯餘譜"前有"又按"二字；"究未析明"前有"然於務頭二字"一語。"笠翁"作"李笠翁"；"謂"後有"二字"二字。

按劉氏以務頭爲腔之高低、節之遲速之關鎖，似是而非。

楊恩壽《詞餘叢話》曰："入聲派入三聲，即《中原韻》務頭也。"按此語全然不根，乃楊氏信筆妄書之處。其《續話》又曰：

務頭二字，千古難明，《嘯餘譜》辨論萬言，都爲一卷，非不詳晰，究竟莫定指歸。尾卷援引舊曲，言某曲中第幾句、第幾字是務頭，其間陰陽不可混用，上去、去上不可亂施，似乎是一定之體矣；而或同此曲也，亦有不必盡然者，豈施於此套中則此句第幾字爲務頭，施於彼套中則此句第幾字即非務頭耶？誠然，則有定仍無定也。笠翁謂曲中有務頭猶棋中有眼，此論最確。有眼則活，無眼則死，稍知布子者無不知之。然必拘拘何著是眼，當下子之初，雖國手不知也。必待數著數十著，不必有心作眼，而自然有眼矣。填詞者非不知"看不動情、唱不發調"，無務頭之死曲亦猶無眼之死棋，使必欲於某句安務頭，其去甫下子即定何著是眼者幾希。須知一曲有一曲之務頭，一句有一句之務頭。一曲中得此一句使全曲皆活者，即一曲之務頭也；一句中得此數字使一句皆活者，即一句之務頭也。由是推之，不獨曲有務頭，凡詩詞歌賦以及時文古文，莫不有務頭，可意會不可言傳也。余嘗謂曲之定格，人籟也；曲之務頭，天籟也。陶令不求甚解，神於解矣。

按楊氏至此方知務頭不是入派三聲，但誤於李説，所知者終不過是棋眼難下、天籟神解，種種浮詞而已，真所謂"莫定指歸"者矣。再《嘯餘譜》並無於務頭辨論萬言都爲一卷之事，後人此誤，亦都本於李氏，而絶不一察虛實，真不可解。

王季烈《螾廬曲談》曰：

南北曲有所謂務頭者，余初見之於《北宫詞紀》凡例，引周德清論云"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其上"，注云：如小令〔寄生草〕"長醉後"一闋内，"虹霓志"、"陶潛是"是務頭，中略〔紅繡鞋〕"歎孔子"一闋内，"功名不掛口"是務頭①。嗣見《桃花扇》"傳

① 今校：明萬曆刻本《新鐫古今大雅北宫詞紀》，此段文字當出於卷首"古今品詞大旨"，而非"凡例"。"孔子"後原有"嘗聞俎豆"四字。

歌”折賓白，旦唱“雨絲風片”，淨云：“又不是了，‘絲’字是務頭，要在嗓子内唱。”既又見《閑情偶寄》云：“凡一曲中最易動聽之處，是爲務頭。”①將數説尋繹再四，迄不得務頭二字之解。遍詢度曲家，亦無知者。及見吾友吴瞿庵，始謂務頭者即平上去三音相聯而陰陽不同之處，如陽去陰上相連，或陽上陰去相連，或陽平陰上相連，或陰平陽上相連，皆是務頭。準此説，則〔寄生草〕末句“但知音盡説陶潛是”，“盡説陶”三字爲陽去陰上陽平相連，〔紅繡鞋〕之“功名不掛口”句，“名”“不”二字爲陽平陰上相連，〔皂羅袍〕之“雨絲風片”句，“雨”“絲”二字爲陽上陰平相連，故皆爲務頭。至周氏云“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者，謂每一調中，必須有某句某字是務頭，並當施以俊語。蓋務頭大都在調之末句，或其中間吃緊之處，於此必須用俊語，不可輕率。“可施”之“可”字，當作“宜”字解。至“雨絲風片”之“絲”字，隸支時韻，唱時聲宜從齒縫出，不可張口出聲，故云要在嗓子内唱，實與務頭無涉。孔氏不解務頭二字之義，而將“雨絲”爲務頭，與“絲”字不可出聲唱，二事誤併作一事，遂使學者益滋疑惑。余謂《北詞廣正譜》所注上去不可移易之處，與《南曲譜》所注某某二字上去妙、某某二字去上妙，凡此皆宜用務頭之處。於此施以俊語，則詞采音節，兼擅其長，誦之是佳句，唱之亦是妙音，李氏所謂“最易動聽”者此也。

童伯章先生《中樂尋源》下曰：

曲調之聲情，常與文情相配合，其最勝妙處，名曰“務頭”。《中原音韻》云：“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其上。”《桃花扇》“傳歌”折，香君唱〔皂羅袍〕之“雨絲風片”，崑生云“錯了，‘絲’字是務頭”。務頭之説，今度曲家尠有言之者，吴瞿庵先生云：“凡務頭字於兩字或三字相聯，其平仄不同，陰陽不同，如陽去陰上相聯，或陽上陰去相聯，或陽平陰上相聯，或陰平陽上相聯，皆是務頭。”準其説以驗古曲，如《中原音韻》之〔寄生草〕曲末句云“但知音

---

① 今校：據清康熙刻本《閑情偶寄》，無此句，只有“看不動情，唱不發調者，無務頭之曲”云云。

盡説陶潛是"，注明"陶"字是務頭。按"盡"字陽上聲，"説"字入作去，屬陰去聲，"陶"字陽平聲，此陽平與陰去相聯也。《牡丹亭》之〔皂羅袍〕曲"雨絲風片"，"絲"字是務頭。"雨"字陽上聲，"絲"字陰平聲，此陰平與陽上相聯也。瞿安之説，可謂獨發其祕。顧吾謂務頭之必取平仄陰陽不同者，中實有故。文字而用之於歌唱，其情趣大半在延長之餘音中，此延長之餘音，字頭已屬過去之迹，惟字腹現前，而字腹祇有韻與陰陽之分，兩字相聯，四聲陰陽不同，唱者聽者，皆極分明，於此而用俊語，可以顯出其俊。沈約四聲，自詡爲入神之作，所以分四聲者，爲如此則抑揚有節，文詞可誦也。瞿庵之論務頭，於四聲之中，又分陰陽，爲如此而抗墜自然，文詞可歌也。其説較休文更進一步矣。《中原音韻》謂"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其上"，此指曲調音節之務頭，欲作曲者以俊語配之也。瞿庵謂"字之四聲陰陽不同是務頭"，此指作曲者文字之務頭，必如此而後可與曲調之務頭相配也。《閑情偶寄》云："凡一曲中最易動聽之處是爲務頭。"蓋勝妙之聲情，配以勝妙之文情，宜乎其動聽也。顧一曲之中，不能字字皆務頭，何也？曰：衆山環抱，秀出一峰，緑葉扶持，豔標一蕊，惟以其少，愈顯其妙，數見反不鮮矣。賈誼《過秦論》上前半平叙，後半千迴百折，至結末乃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一語，令人猛省，此亦文章中之務頭也，解此可以言文情矣。

按務頭爲曲中聲文並美之處，其説至王、童兩家乃益著。前人之疑爲部頭、字頭，以爲最緊要之句字，詞中頓歇之處、關鎖之地，喻爲棋眼、天籟，衆説紛紜，俱可以此説一舉而廓清之矣。"陶潛是"三字，兩家所認上去不同，按之《中原音韻》，王是童非。

八　對偶　逢雙必對，自然之理，人皆知之。

按王氏《曲律》曰："凡曲遇有對偶處，得對方見整齊，方見富麗。"其實曲之文字，第一妝點尚飽滿，第二形容須盡致，第三氣欲盛，第四語貴諧，則對偶排比之處，不得不多矣。尚非所謂"自然之

理”與夫“整齊”、“富麗”等語所能盡其故也。

扇面對

按扇面對即長短句之隔句對，文字别饒韻味，詩詞所不常見，而曲中獨盛也。

調笑令　第四句對第六句，第五句對第七句。

按〔調笑令〕一名〔含笑花〕，越調曲。清李玉《北詞廣正譜》選散曲爲式云：“得寬，且盤桓，袖著手誰彈貢禹冠。興亡盡入漁樵斷，第四句把將軍素書休玩。第五句春秋慢將王霸纂，第六句請先生史筆休援第七句。”正是四對六，五對七也。

駐馬聽　起四句是也。

按〔駐馬聽〕乃雙調曲，如李好古散套云：“小小亭軒，燕子來時簾未捲。深深庭院，杜鵑啼處月空圓。金釵撥盡玉爐煙，香塵漬滿琵琶面。誰共言，何時枕匾黄金釧。”起四句中，一對三，二對四。

重疊對

按此種對法，完全做作，文律上毫無意味，不足依也。

鬼三臺　第一句對第二句，第四句對第五句；第一、第二、第三句却對第四、第五、第六句是也。

按〔鬼三臺〕有二，中吕調之〔鬼三臺〕三字一句，共十四句；此指越調〔鬼三臺〕也，一名〔三臺印〕，各家所作，體例不一。周氏所作之套曲中，有〔鬼三臺〕一首，除去襯字，前六句之對法，正與此

合，且餘四句亦復兩兩相對。玆録之如下：

兩家局安營地，施智謀，似挑軍對壘。等破綻，用心機，色兒似飛沙走石。漢高皇對敵楚項籍，諸葛亮要擒司馬懿。那兩個地割鴻溝，這兩個兵屯渭水。

救尾對

按救尾對乃三句對之一種，所以補救文勢散弱者，極有意義。

紅繡鞋　第四句、第五句、第六句爲三對。

按〔紅繡鞋〕於後文定格中有張可久《隱士》一首，但對法不合；他如張氏《尋真》云："白草磯頭獨釣，青衣孺子相招，尋真不怕路迢遥。閑雲迷洞口，殘雪老墻腰，夕陽紅樹杪。"對仗工整，可以爲例。

寨兒令　第九句、第十句、第十一句爲三對。

按〔寨兒令〕於後文定格中亦有查德卿《漁父》一首，但對法亦與此不合。此調普通作法，大抵九、十兩句相對，間一個一字句，而末句總承。惟張可久一首云："你見麽，我愁他，青門幾年不種瓜。世味嚼蠟，塵世摶沙，聚散樹頭鴉。自休官清煞陶家，爲調羹俗了梅花。領一杯金谷酒，分七碗玉川茶，嗏，不强如坐三日縣官衙。"末四句中，除去襯字與"嗏"一字句外，正屬相對。

對式名目，以《太和正音譜》所載者爲最備，玆録之以資參考：

合璧對　兩句對者是；
連璧對　四句對者是；
鼎足對　三句對者是，俗呼爲三鎗；
聯珠對　句多相對者是；
隔句對　長短句對者是；
鸞鳳和鳴對　首尾相對，如〔叨叨令〕所對者是也；

燕逐飛花對　三句對作一句者是。

而對偶之種類，則以王氏《曲律》所論者爲最詳：有兩句對、三句對如救尾對、四句對、隔句對如扇面對、疊對如前舉周氏〔鬼三臺〕，實爲三層疊對、兩韻對兩句既對而且叶韻、隔調對同調兩首並列者，其中同位置之句相對。又曰："當對不對謂之草率，不當對而對謂之矯强。對句須要字字的確，斤兩相稱方好。上句工寧下句工，一句好一句不好，謂之偏枯，須棄了另尋。借對得天成妙語方好，不然反見才窘，不可用也。"凡此諸説，皆足補周氏所未備。

九　　末句　詩頭曲尾是也。如得好句，其句意盡，可爲末句。前輩已有"某調末句是平煞，某調末句是上煞，某調末句是去煞"。照依後項用之。夫平仄者，平者平聲，仄者上、去聲也。後云"上"者，必要上；"去"者，必要去；"上去"者，必要上去；"去上"者，必要去上；"仄仄"者，上去、去上皆可，上上、去去，若得迴避尤妙，若是古句且熟，亦無害。

按"'去上'者，必要去上"句，原書各本皆作"'去上上'者，必要去上"，多一"上"字，兹删去。"若是古句且熟"，元刻本"古"作"造"，兹從陸鈔本。

曲尾最要緊，因音節較美，每每即務頭所在，故文字必緊，而平仄必嚴也。末句固重，而末字尤重，去聲則必去聲也。觀後文定格内所論，便知末字寧多用去，勿多用上。特譜式有定，而作者爲求下筆便利，每不依從，是不獨後人爲然，元人且然矣。學者要不宜藉口於彼，而鹵莽滅裂，抹殺此定格也。兹於以下所舉各調名，凡調見後文定格中而平仄又完全相合者，著圈以别之；凡定格内所有而平仄不盡相合者，著點以别之，而另舉相合之例；凡未見後文定格者，無圈無點，亦各就元曲中舉末句以爲例。

去上　去平屬第二著，切不可上平。

按"第二著"原書各本皆作"第三著"，未知何故。

·慶宣和

按此調作者極少，如張可久之用“瘦損”、“報喜”、“聽雨”、“爲我”等，皆合。

仄平平

〇雁兒　漢東山

按“雁兒”原書作“雁兒落”。〔雁兒落〕煞處大抵爲平平仄，恰與此反；而〔雁兒〕之煞則正合，故原書之“落”字乃衍文。

〔漢東山〕調名不在《中原音韻》上文所列樂府三百三十五章之中，《北詞廣正譜》屬正宫，《九宫大成譜》屬高宫，作者亦極少。如張可久之用“釣魚蓑”、“假風魔”、“採蓮歌”、“馬嵬坡”等，皆合。

平去平　平去上屬第二著。

·山坡羊　四塊玉

按〔山坡羊〕末句前人作平去上者爲多，但如馬九皋作“如畫圖”，張養浩作“天地差”，宋方壺作“誰問他”，張可久作“金鳳釵”等，則皆平去平也。

〔四塊玉〕如馬致遠作“歸去來”，關漢卿作“爭甚麽”，張可久作“書半行”、“紅杏村”，皆合。

仄仄平平

〇折桂令　·水仙子　·殿前歡　〇喬木查　·普天樂

按〔水仙子〕如貫雲石作“老瓦盆乾”，徐再思作“總是相思”，馬謙齋作“碎影篩金”，宋方壺作“我却如何”。

〔殿前歡〕如阿里西瑛作“不樂如何”，盧摯作“瘦損何郎”，馬九皋作“我傲西山”，劉致作“夜雨枯荷”。

〔普天樂〕如張可久作“渺渺哀絃”、“剩柳殘花”，徐再思作“醉倚孤篷”，查德卿作“滿院東風”。

平平去上

○醉太平

仄仄仄平平

○金盞兒 賀新郎 ·喜春來 ·滿庭芳 ○小桃紅 ·寨兒令 小梁州 賞花時

按〔賀新郎〕屬南吕套曲，與詩餘及南曲〔賀新郎衮〕皆不同。如鍾嗣成自序套曲作"死後不留題"，馬致遠《岳陽樓》劇次折作"十二玉闌干"，楊文奎《兒女團圓》劇次折作"趙杲送曾哀"，關漢卿《蝴蝶夢》劇次折作"六耳不通謀"。

〔喜春來〕如元好問作"且唱喜春來"，白樸作"悶倚翠屏風"，周德卿作"眉葉不禁秋"，李德載作"唤醒睡希夷"。

〔滿庭芳〕如姚燧作"不待老僧招"，張可久作"醉上釣魚船"，趙顯宏作"一品待如何"，任昱作"怕聽杜鵑啼"。

〔寨兒令〕如任昱作"斗帳恨孤眠"，趙文寶作"又早二三分"，周文質作"扯做紙條兒"，馬謙齋作"活計老生涯"。

〔小梁州〕屬正宫套曲。《北詞廣正譜》謂末句應作平仄仄平平，如張國賓《合汗衫》劇三折作"住在馬行街"，關漢卿《救風塵》劇三折作"打殺俏紅裙"，武漢臣《老生兒》劇次折作"笑裏暗藏刀"，岳百川《鐵拐李》劇次折作"守的幾多年"，皆與此合。

〔賞花時〕屬仙吕，亦入商調，雜劇中楔子多用之，亦入套曲。如馬致遠《長江風送客》套作"伴著短檠燈"，喬吉《風情》套作"不許外人瞧"，楊果套作"月底共星前"，馬致遠《漢宫秋》劇楔子作"屬俺帝王家"。

平平上去平 仄平平去平亦可。

呆古朵 牧羊關 ○德勝令

按平平上去平與仄平平去平既然皆可，是所爭者惟最後二字必去平耳；第一字可平可仄，第三字可平可上，在此範圍内者皆可謂合也。

"呆古朵"三字音保孤都，調屬正宫套曲，亦入中吕，一名〔靈壽杖〕，一作〔靈壽歌〕。如鄧學可《樂道》套作"打輪馬半州"，是仄平上去平也；無名氏《殺狗勸夫》劇次折作"酒淹衫袖濕"，入作平是仄平平去平也；又《合同文字》劇次折作"知恩不入作上報恩"，是平平上去平也；王子一《誤入桃源》劇次折作"巫山十入作平二峰"，是平平平去平也。

〔牧羊關〕屬南吕宫套曲，亦入高平調。如關漢卿《蝴蝶夢》劇次折作"賢達作平魯義姑"，武漢臣《生金閣》劇三折作"從他酒價高"，皆平平上去平也；戴善夫《風光好》劇次折作"月明燒夜香"，無名氏《神奴兒》劇次折作"悄聲門外聽"，皆仄平平去平也。

仄平平去平

喬牌兒

按〔喬牌兒〕屬雙調套曲。如元好問套作"斷腸和淚封"，王實甫《西廂記》劇四折作"法聰金磬敲"，尚與此合；他如高文秀《遇上皇》劇四折作"趙元酒性淹"，王仲文《救孝子》劇四折作"孩兒將命償"等，都不能盡合，此外則合者更少矣。

上平平去平

·凭闌人

按〔凭闌人〕末句，如徐再思作"粉郎來未來"，吴西逸作"曉窗香夢隨"，喬吉作"與人添鬢華"，張可久作"小花金步摇"，皆合。

仄平平去上

·紅繡鞋　黄鐘尾

按〔紅繡鞋〕末句以平平起者居多，但如貫雲石作“把他拖逗損”，喬吉作“滿身窺豹管”，張可久作“倚闌人困酒”、“嫩茶舒鳳爪”，則與此合。

〔黄鐘尾〕亦入正宫與南吕，周氏謂其“句字不拘，可以增損”。末句如曾瑞套作“到慳多半指”、“那人何處也”，關漢卿套作“小卿成病也”、“豫章城下等”。

仄仄平平去　上聲屬第二著。

○醉扶歸　○迎仙客　○朝天子　快活三　四换頭　○慶東原　笑和尚　白鶴子　○堯民歌　碧玉簫　端正好　步步嬌

按〔快活三〕屬中吕宫。如馬謙齋帶過曲作“燕子啣春去”、“萬物皆秋意”，無名氏帶過曲作“又是愁時分”，白樸《梧桐雨》劇次折作“結束宜妝扮”。

〔四换頭〕亦屬中吕，亦入正宫與仙吕宫。如無名氏帶過曲作“唤取春歸去”、“寄取平安信”，《雍熙樂府》所載小令作“醉裏乾坤大”、“望斷遥天暮”。

〔笑和尚〕一名〔笑歌賞〕，屬正宫套曲，一入中吕宫。如白樸《梧桐雨》劇四折作“玉馬簷間鬧”，關漢卿《蝴蝶夢》劇三折作“一口口剛剛嚥”，李好古《張生煮海》劇三折作“宿在銷金帳”，無名氏《鴛鴦被》劇次折作“把不住心頭怕”。

〔白鶴子〕亦屬正宫。如關漢卿作“灼灼花如繡”，喬吉《金錢記》劇三折作“芍藥薔薇後”，谷子敬《城南柳》劇次折作“不悟三生夢”，無名氏《馬陵道》劇次折作“磣可可的言盟咒”。

〔碧玉簫〕屬雙調。如關漢卿作“暗暗添憔悴”、“漏斷人初静”，王實甫《西厢記》劇四折作“不奪人之好”，張國賓《合汗衫》劇四折作“閃在悲天院”。

〔端正好〕屬正宫套曲。如鄧學可《樂道》套作“日月搬昏晝”，無名氏套作“寫在幃屏面”，劉致套作“做本詞兒唱”，王實甫《西厢

記》劇四本三折作"總是離人淚"。

〔步步嬌〕屬雙調，一名〔潘妃曲〕。如商挺作"有信憑誰寄"、"少下相思債"，馬致遠《青衫淚》劇三折作"唤做鴛鴦被"，白樸《梧桐雨》劇三折作"半句知心話"。

仄仄仄平去

按原書各本皆作仄仄仄平平，兹爲改正。一因下文所舉二調之末二字多作平去，少作平平；再因仄仄仄平平一種，上文已經有過，斷無爲此二調又複列之理。

新水令　胡十八

按〔新水令〕屬雙調套曲。末句如王實甫《西厢記》劇次本三折作"壓著繡衾臥"，喬吉《金錢記》劇四折作"誰請受五花誥"，關漢卿《救風塵》劇四折作"到有九千句"，李文蔚《燕青博魚》劇四折作"背後喊聲鬧"，皆作仄仄仄平去；即他詞末句，間有以平起者，但絶少以平結者。

〔胡十八〕亦屬雙調，作者甚少。如《雍熙樂府》所載小令作"仿佛玉人瘦"、"各自取方便"、"縱的斗來大"，《九宫大成譜》載散曲作"也有富時分"。

平平去平上

越調尾　·離亭宴歇指鴛鴦煞

按"離亭宴"下原文雙行夾注五小字，用意不明。查《中原音韻》所列樂府三百三十五章名目内，雙調有〔鴛鴦煞〕，有〔離亭宴帶歇指煞〕，有〔離亭宴煞〕，並無"離亭宴"三字之名目。惟三煞句法，雖各不同，而其末句爲平平去平上則一也。或者本有"離亭宴"調名，因用於套中，概當煞尾，乃加一煞字以爲名；而所謂"帶歇指煞"

與“鴛鴦煞”者，其末句適與相同，故周氏既舉“離亭宴”原名，復於其下附注二煞歟？

〔越調尾〕如吴仁卿套作“盤龍亢金椅”，王伯成套作“丹青畫圖裹”，貫雲石套作“桃花洞天水”，宋方壺套作“離愁半江雨”。

〔離亭宴〕見於下文定格内馬致遠套煞尾，微有不合。〔離亭宴煞〕之作平平去平上者，如趙明遠《寄羅帕》套之“慌籠在袖兒裹”，李好古《閨怨》套之“陽臺路兒遠”，商政叔《憶别》套之“蒼梧戰秋雨”，無名氏套之“心疼煞志誠俺”。至於〔離亭宴帶歇指煞〕，用者較少，馬致遠套作“休開是非口”，曾瑞《閨怨》套作“香熏被兒暖”。〔鴛鴦煞〕用者較多，貫雲石套作“當今聖明主”，蕭德潤《秋懷》套作“芭蕉畫欄雨”，皆與〔離亭宴煞〕同也。

平平仄仄平平

・天淨沙　○醉中天　調笑令　○風入松　祆神急

按〔天淨沙〕如白樸作“飛來就我題紅”，嚴忠濟作“田文養客三千”，張可久作“漁歌唱入蘆花”，徐再思作“梅花等我歸來”。

〔調笑令〕調名已見上文第八對偶法内。如貫雲石《憶别》套作“繁華曉夢驚回”，宋方壺《送别》套作“依依古岸黄蘆”，周德清《贈小玉帶》套作“都無半點瑕疵”，李邦基《寄别》套作“消疎了月枕雙謳”。

〔祆神急〕一調，《中原音韻》於雙調及仙吕宫内兩有其名；《北詞廣正譜》入雙調，而於仙吕内列〔祆神兒〕；《九宫大成譜》始明二者句法完全相同，因併屬仙吕。然〔祆神急〕末句實作四字，即《廣正譜》所舉小令例，作“不覺的又過了中秋”，仍祇有“過了中秋”四字爲正格，餘皆襯字，一望可知。惟此四字必爲仄仄平平，則各家一律，如朱庭玉作“日月消磨”、“豈在人爲”、“柳陌花街”，白賁作“暢會桃栽”，《雍熙樂府》所載作“素練難鬆”、“表裏無瑕”等，皆是。

仄平平仄平平去

○落梅風　上小樓　・夜行船　・撥不斷　○賣花聲

按〔上小樓〕屬中呂套曲，亦入正宫。如大都行院王氏《寄情人》套作“愛隨他販茶船去”，孫季昌《怨别》套作“感情懷物傷人意”，馬致遠《漢宫秋》劇四折作“潑毛團耳根清淨”，無名氏《雲窗夢》劇三折作“怎生熬畫堂人靜”。

〔夜行船〕末句有作六字者，有作七字者。其作七字者如劉庭信《青樓詠妓》套云“罪名兒雨囚雲禁”，蕭德潤《秋懷》套云“舊歡娱等閑辜負”，無名氏套云“病懨懨粉憔煙淡”，與此正合，餘鮮盡合者。

〔撥不斷〕末句，元曲大都四字，惟馬致遠小令有作七字者，内有襯字也，如“再不復海棠庭院”、“一日一個渭城客舍”、“慢慢的淺斟低唱”、“你莫不子猷訪戴”等。末四字正格，作仄平平去，合，上三字乃襯字，故不合。

平仄仄平平平去
太平令

按〔太平令〕屬雙調，一入正宫，已見上文第二法造語内六字三韻語條。如張國賓《合汗衫》劇四折作“張孝友孩兒追薦”，王實甫《麗春堂》劇四折作“齊仰賀當今皇上”，無名氏《硃砂擔》劇四折作“白作平佔了家緣家計”。又小令作“歡喜煞唐朝皇帝”，能與此合；此外作者雖多，與此盡合爲難。

平仄仄平平去上　去平屬第二著。
村裏迓鼓　·醉高歌　○梧葉兒　○沉醉東風　顧成雙　金蕉葉

按〔村裏迓鼓〕屬仙吕套曲，一入商調。如宫天挺《范張鷄黍》劇三折作“神恍惚提心在口”，無名氏《十面埋伏》劇首折作“先立起英雄霸主”，無名氏《爭報恩》劇首折作“穿著這香綿衲作去襖”。

〔醉高歌〕末句，元曲大抵作六字，有作七字者，如顧德潤之"人憔悴雲林又晚"、"縱金勒王孫笑引"，固皆與此處懸格不盡合，且第一字亦分明屬襯，餘仍作平仄平平去上六字也。

〔願成雙〕屬黄鐘套曲。如曾瑞《贈苦妓》套作"零落了千紅萬紫"，無名氏套作"殘粉淚香消玉減"、"思往事離愁越作去感"，又《楊妃乞罪》套作"剛打疊愁眉淚眼"。

〔金蕉葉〕屬越調套曲。如喬吉《兩世姻緣》劇三折作"燈影下孜孜覷咱"，紀君祥《趙氏孤兒》劇三折作"知背反朝庭信息作上"，無名氏《讚武功》套作"雄糾糾呼風喚雨"，又《起用》套作"風蕩得荷花似舞"。

平平仄仄仄平平

賺煞尾聲　·採茶歌

按〔賺煞尾聲〕屬仙吕宫。如馬致遠《掬水月在手》套作"分明掌上見嫦娥"，又《薦福碑》劇首折作"常何一紙薦賢書"，王實甫《西廂記》劇次本首折作"筆尖兒横掃五千人"，無名氏《小尉遲》劇首折作"單鞭奪槊尉遲恭"。

〔採茶歌〕如曾瑞作"聲兒對俺那人啼"，鍾嗣成作"春風滿座綺羅香"、"封妻蔭子品資該"，顧德潤作"年來放我且婆娑"。

平平仄平平去平

攬箏琶

按〔攬箏琶〕屬雙調套曲，末句僅四字，周氏於下文定格〔清江引〕評内亦謂〔攬箏琶〕末句是四字。查此調末句之前一句乃七字，且句法正與此合，此應指該句而言也。如喬吉《别情》套作"情人必然來夢間"，又《閨麗》套作"普陀山幾時曾到他"，又《兩世姻緣》劇四折作"窗前喚回春夢來"。

平去仄平平去上

・江兒水

按〔江兒水〕末句，如貫雲石作“袍袖舞嫌天地窄作上”，張可久作“籬外玉梅三四朵”，徐再思作“身在董元圖畫裏”，宋方壺作“天下有情都似你”，皆與此合，惟起二字他詞多作平平。

陸鈔本此處校云：“遵王本缺一頁，計十八行。求赤本接下刻去。”按原書此處如果真缺一頁，則所列之格益多矣，觀上下文殊不類有缺頁者。

平平仄仄平平去　上聲屬第二著。

○寄生草　○塞鴻秋　駐馬聽

按〔駐馬聽〕已見上文第八對偶法内。如馬致遠《漢宫秋》劇四折作“一天愁撮在琵琶上”，鄭廷玉《楚昭公》劇四折作“倚蕭墻七日英雄淚”，曾瑞《留鞋記》劇四折作“當初悔不休相見”，無名氏《梧桐葉》劇四折作“玄霜玉杵成何用”。

仄仄平平去平上

正宫、中吕、雙調尾聲

按〔正宫・尾聲〕如孫季昌《詠情》套作“寄與敲才自思省”，無名氏《春遊》套作“萬紫千紅畫圖裏”；〔中吕・尾聲〕如王仲元《題情》套作“踏遍臺前寄生草”，張可久《春思》套作“一枕餘香夢兒裏”；〔雙調・尾聲〕如鮑吉甫《秦少遊》劇作“夢遶黄泉路兒走”，李取進《欒巴噀酒》劇作“不下巒峰華山隱”。

以上共列末句平仄之格二十二種，舉調六十有九。正宫、中吕、雙調〔尾聲〕作三調。其中見於後文定格者三十八調，合者二十調，不盡合者十八調。

十　定格　四十首

仙吕

〔寄生草〕飲

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醃兩個功名字，醅渰千古興亡事，麴埋萬丈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説陶潛是。

評曰：命意、造語、下字，俱好。最是“陶”字屬陽，協音；若以“淵明”字，則“淵”字唱作“元”字，蓋“淵”字屬陰。“有甚”二字上去聲，“盡説”二字去上聲，更妙。“虹霓志”、“陶潛是”，務頭也。

按〔寄生草〕亦入雙調，句法爲三三、七七七、七七，共七句，五韻。據第九法，末句應平平仄仄平平去，此正合。

此詞《堯山堂外紀》以爲白樸撰，清李調元《雨村曲話》歸馬致遠，未知何據。李氏於四十首定格内凡周氏評語未經説明何人所撰者，多歸之馬致遠。十九出於臆定，殊不足據。

明王世貞《曲藻》評“糟醃”以下五句曰：“諢中奇語也。”

近人論散曲者，每好舉下文馬致遠越調〔天淨沙〕一首爲小令之表率，實則〔天淨沙〕用意平常，造語凝重，絶少疎放之致，尚不足以表見元曲大部分之精神。周氏於定格四十首中，首標此詞，按其氣韻格律，則恰可爲元曲令詞之表率焉。蓋此詞協音之妙，已如周氏所云，若論其餘長處，尚有可述者五：元曲由元時一班潦倒之才人所造成，亦即由一班才人之潦倒所造成，此詞絶非諢語，其間憤世嫉俗、遯世逃情之意味，極爲濃烈，足以表見元曲之成因，一也；元曲以豪放不羈、趣高氣勁爲尚，此詞軒昂磊落，不同凡響，烈士壯心，寓懷言外，足以表見元曲之精神，二也；元曲以鳳頭猪肚豹尾爲法，其説不刊，此詞首二句俊快，腹聯三句豐滿，末二句響亮，允合步驟，足以表見元曲之法度，三也；元曲取材，貴廣而雜，經史百家，俱供驅遣，而别有蹊徑，此詞用典使事，揮灑自若，絶不墮詩詞窠臼，足以表見元曲之文學手腕，四也；襯字有而不多，又逢雙皆對，而極自然，應有盡有，而恰如其分，足以表見元曲之體製，五也。綜此文字之五長，又益以聲音之諧協，以當令詞之表率，可謂無遺憾矣。

〔**醉中天**〕

疑是楊妃在，怎脱馬嵬災。曾與明皇捧硯來，美臉風流殺。叵奈揮毫李白，覷著嬌態，灑松煙點破桃腮。

評曰：體詠最難，音律調暢。"捧硯"、"點破"，俱是上去聲，妙。第四句、末句是務頭。

按〔醉中天〕亦入越調與雙調，句法五五、七五、六四六，共七句，七韻。第六句有僅作二字者。"殺"應叶去，"白"應叶上。據第九法，末句應作平平仄仄平平，此正合。諸譜於末句或作四字，或作七字，皆非。

《太平樂府》載此詞，屬杜遵禮，但字句多異。《堯山堂外紀》屬白樸，又注云"或以爲杜遵禮"，則據《太平》而言也。《太平》所載曰："好似楊妃在，逃脱馬嵬災。曾向宫中捧硯臺，堪伴詩書客。叵耐無情的李白，醉拈斑管，灑松煙點破桃腮。"《外紀》"怎脱"亦作"逃脱"。

體詠貴得神，在曲尤須饒有機趣，推陳出新，不但在辭意，直須在法。若此詞之無中生有，烘託盡致，可謂曲中詠物方法之最高者。此周氏"最難"之語所以獨評此詞，而不評下文〔醉扶歸〕、〔賣花聲〕等調也。

〔**醉扶歸**〕禿指甲

十指如枯笋，和袖捧金樽。搊殺銀筝字不真，揉癢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揾。

評曰："笋"字若得去聲字，好。"字不"二字去上聲，便不及前詞音律。餘無疵。第四句、末句是務頭。

按〔醉扶歸〕亦入越調與雙調，句法五五、七五、六五，共六句，六韻。有别體。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仄平平去，此正合。評謂"不及前詞音律"者，謂"字不"二字乃去上，不及前詞"曾與明皇捧硯來"，同爲七字句中之五六二字，而"捧硯"作上去，音律較諧也。

《堯山堂外紀》載此詞屬關漢卿,“揉癢”作“搔癢”。《詞林摘豔》屬無名氏。

《曲藻》評後四句云:“諢中巧語也。”甚切當。後世慣拈曲調作嘲謔,尤甚者如南曲中之〔黄鶯兒〕,徒以刻畫爲能,僅博諧笑而已,取題都村俗,文法又不高,其端則開於漢卿此作。

〔雁兒〕

你有出世超凡神仙分。一抹絛,九陽巾。君,敢做個真人。

評曰:此調極罕,伯牙琴也。妙在“君”字屬陰。

按〔雁兒〕乃仙吕套曲,一名〔醉雁兒〕,句法爲七、三三、一三,共五句,四韻。首句有僅作六字者。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平平,此正合。此詞見馬致遠《黄粱夢》劇第一折内。《太和正音譜》於二、三兩句作“若繫條一抹絛,戴一頂九陽巾”,如此襯一“若”字,然後末句之“敢”字口氣乃顯。臧晉叔《元曲選》作“你有那出世超凡神仙分。繫一條一抹絛,帶一頂九陽巾。君,敢著你做真人”,不如《正音譜》。

〔一半兒〕春妝

自將楊柳品題人,笑撚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

評曰:一様八首,臨川陳克明所作,俊詞也。此調作者雖衆,音律獨先。

按〔一半兒〕與詞調之〔憶王孫〕同,惟末句必作兩個“一半兒”云云,且末句叶上,是定格。句法七七、七、三九,共五句,五韻。諸譜多認“兒”字作襯,失却調名之由來矣。第三句宜作平仄仄平平去平,《北詞廣正譜》、《九宫大成譜》所改皆謬。

元人陳克明,事跡未詳,《曲藻》列明初十六曲家,有陳克明。明涵虚子《樂府格勢》評國初陳克明之詞如“九畹芳蘭”,豈即周氏

之所指歟?《太平樂府》載此詞則屬查德卿,未知孰是。題爲"擬美人八詠",此乃第三首,餘七首如下:

梨花雲繞錦香亭,蝴蝶春融軟玉屏,花外鳥啼三四聲。夢初驚,一半兒昏迷一半兒醒。春夢

鎖窗人靜日初曛,寶鼎香消火尚温,斜倚繡床深閉門。眼昏昏,一半兒微開一半兒盹。春困

厭聽野鵲語雕簷,怕見楊花撲繡簾,拈起繡針還到拈。兩眉尖,一半兒微舒一半兒斂。春愁

海棠紅暈潤初妍,楊柳纖腰舞自偏,笑倚玉奴嬌欲眠。粉郎前,一半兒支吾一半兒軟。春醉

緑窗時有垂絨粘,銀甲頻將綵綫撏,繡到鳳凰心自嫌。按春纖,一半兒端相一半兒掩。春繡

柳綿撲檻晚風輕,花影横窗淡月明,翠被麝蘭熏夢醒。最關情,一半兒温温一半兒冷。春夜

自調花露染霜毫,一種春心無處託,欲寫寫殘三四遭。絮叨叨,一半兒連真一半兒草。春情

《曲藻》評"笑撚花枝"以下曰:"情中冶語也。"《顧曲麈談》評曰:"恰能道出美人風韻,所以可貴。"克明於元人中不甚著稱,而詞之佳妙若此,亦足見元人於此道用力之深也。

曲中不禁一切俳體,且播詠極盛,何論香奩!香奩原以尖穎新俊爲尚,但有時取材太褻,則窮形盡相,終傷雅道。克明八篇,雖不出奇馳騁,作曲中本色,但於委婉藴藉中,仍是竭情盡致,未曾闌入詩餘之含蓄境地,終是好曲子;且細膩貼切,俊而能雅,亦爲香奩中極不可少之一體也。

〔金盞兒〕岳陽樓

據胡床,對瀟湘。黄鶴送酒仙人唱,主人無量醉何妨。若捲簾邀皓月,勝開宴出紅妝。但一尊留墨客,是兩處夢黄粱。

評曰:此是《岳陽樓》頭摺中詞也。妙在七字"黄鶴送酒仙人唱",俊語也,況"酒"字上聲以轉其音,務頭在其上。有不識文義,以送爲齎送之義,

言“黄鶴豈能送酒乎”,改爲“對舞”。殊不知黄鶴事——仙人用榴皮畫鶴一隻,以報酒家,客飲,撫掌,則所畫黄鶴舞以送酒。初無雙鶴,豈能對舞?且失飲酒之意。送者,如吴姬壓酒之謂。甚矣,俗士不可醫也!

按〔金盞兒〕一名〔醉金盞〕,與雙調〔金盞子〕不同。句法爲三三、七七、五五、五五,共八句,六韻。别體有〔高過金盞兒〕與〔低過金盞兒〕兩種。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仄仄平平,此正合。

《岳陽樓》頭摺指馬致遠作《岳陽樓》雜劇第一折。《元曲選》作“我這裏據胡床,望三湘。有黄鶴對舞仙童唱,主人家寬洪海量醉何妨。直吃的捲簾邀皓月,再誰想開宴出紅妝。但得一尊留墨客,我困了也,我可是兩處夢黄粱”。三句“送酒”作“對舞”,周氏所譏,而適爲臧氏所本也。

“榴皮畫鶴”乃吕巖事。相傳謂吕嘗客黄鶴樓近處酒家,日飲酒數壺,累至數百,而不償值,復索飲,主人供給無倦色。吕善之,適啖榴,遂以榴皮畫一黄鶴於壁上;吕又教酒家童子唱道詞,自敲板爲節,已而唱時鶴輒從壁間飛下,婆娑翔舞,觀玩飲酒者日數千人。凡閲數月,酒家得錢數百萬,驟富,以錢酬吕,吕不受,遂構樓志感,故名黄鶴云。榴皮亦説瓜皮,要爲小説家荒唐之言耳。詞中作“送酒”,作“對舞”,皆無不可,而周氏硜硜爲爭,又以太白詩之“壓酒”爲“送酒”,殊可哂也。

中吕

〔迎仙客〕登樓

雕簷紅日低,畫棟綵雲飛,十二玉闌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

評曰:妙在“倚”字上聲起音,一篇之中,唱此一字,況務頭在其上。“原”、“思”字屬陰,“感慨”上去,尤妙。〔迎仙客〕累百無此調也。美哉,德輝之才,名不虚傳!

按〔迎仙客〕亦入正宫,亦入南曲中吕,句法三三七、三三、四

五，共七句，六韻。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仄平平去，此正合。

此詞見鄭光祖作《王粲登樓》雜劇三折。《元曲選》云："雕簷外紅日低，畫棟畔彩雲飛，十二闌干闌干在天外倚。我這裏望中原，思故里，不由我感歎酸嘶，越攪的我這一片鄉心碎。"

元鍾嗣成《録鬼簿》"鄭光祖"條云："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爲人方直，不妄與人交，故諸公多鄙之，久則見其情厚，而他人莫之及也。病卒，火葬於西湖之靈隱寺。諸弔客各有詩文。公之所作，不待備述。名香天下，聲振閨閣，伶倫輩稱'鄭老先生'，皆知其爲德輝也。惜乎所作貪於俳諧，未免多於斧鑿，此又别論焉。"①又著録其所作雜劇名目十九種，今傳者爲《㑳梅香》、《王粲登樓》、《倩女離魂》、《周公攝政》四種而已。

《曲藻》評"十二玉闌"以下曰："情中快語也。"未見其確，周氏亦僅贊其音律工而已。

〔朝天子〕廬山

早霞，晚霞，妝點廬山畫。仙翁何處煉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歎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

按〔朝天子〕一入正宫，一入雙調，一名〔謁金門〕，句法二二五、七五、四四五、二二五，共十一句，十韻。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仄平平去，此正合。

王驥德《曲律》云："詞隱論北詞，謂〔朝天子〕一調自《龍泉記》出，而此曲失真。《浣紗》'往江干水鄉'盛行，而此曲盡晦。却取《太和正音譜》所收張小山'瘦杯玉醅'一首爲譜。其詞'飽似伯夷'一句係失調，不如《中原音韻》所收'早霞晚霞'一首爲確。"按《龍泉》、《浣沙》所作，不過任意加襯而已，若剔去襯字，仍合本調，王氏

---

① 今校：天一閣藏鈔本《録鬼簿》此條作："鄭德輝，名光祖，平陽人。以儒補杭州路吏。爲人方直，不妄與人交，名聞天下，聲徹閨閣，伶倫輩稱先生者皆知爲德輝也。"

未免辭費矣。

此詞《詞林摘豔》屬無名氏,《堯山堂外紀》謂"周德清過廬山賦〔朝天子〕",王氏《曲律》謂"元人題廬山〔朝天子〕"。按下一首〔紅繡鞋〕爲張可久作,而與此首共一評語,此乃四十首定格中所僅見者,疑兩首爲張氏一人之作,但《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中又不載此詞。倘出諸周氏,則評語中"知音傑作"豈非成爲自詡之詞? 周氏縱妄,似尚不至此也。

《曲藻》評"仙翁"以下曰:"意中爽語也。"亦不甚切。"客去"二句尚嫌意未顯豁,結語似屬元人散曲中濫套。

〔**紅繡鞋**〕隱士

歎孔子嘗聞俎豆,羡嚴陵不事王侯。百尺雲帆洞庭秋。醉呼元亮酒,懶上仲宣樓,功名不掛口。

評曰:二詞對偶、音律、語句、平仄俱好。前詞務頭在"人"字。後詞妙在"口"字上聲,務頭在其上。知音傑作也。

按〔紅繡鞋〕一名〔朱履曲〕,明施紹莘《花影集》中改名〔雙乘鳳〕,則南調也。句法六六、七、三三、五,共六句,六韻。此詞"酒"韻可以不叶。另有别體。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平平去上,"功"字與"不"字未合。"不"字入作上。

此詞據張可久《北曲聯樂府》爲張可久撰,"歎"作"學","羡"作"喜"。意境雖亦常有,却説得痛快斬截。

〔**普天樂**〕别友

浙江秋,吴山夜,愁隨潮去,恨與山疊。鴻雁來,芙蓉謝,冷雨青燈讀書舍,怕離别可早離别。今朝醉也,明朝去也,留戀些些。

評曰:妙在"芙"字屬陽,取務頭。造語、音律、對偶、平仄皆好。看他用"疊"字與"别"字,俱是入聲作平聲字,下得妥貼可敬。"冷雨"二字去上爲上,平上、上上、上去次之,去去屬下著。"讀書舍",方是别友也。又第八句是務頭。"也"字上聲,妙。

按〔普天樂〕即正宫之〔黄梅雨〕，與《九宫大成譜》高大石角内〔北普天樂〕、正宫内〔南普天樂〕皆不相同。句法三三四四、三三七七、四四四，共十一句，八韻。此詞第二"也"字韻可不叶，第八句上三下四。有别體。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仄平平，此未盡合。

此詞《陽春白雪》屬姚燧，惟調名誤爲〔滿庭芳〕，"鴻雁"作"塞雁"，"怕離别"句作"待離别怎忍離别"，"今朝"作"今宵"，"留戀"作"寧耐"。《詞林摘豔》屬無名氏作。夫僅賴"讀書舍"三字明其爲"别友"，則其通首多屬尋常離别之詞，可以知矣。

〔喜春來〕春思

閑花醖釀蜂兒蜜，細雨調和燕子泥，緑窗蝶夢覺來遲。誰唤起，簾外曉鶯啼。

評曰："調"字、"遲"字俱屬陽，妙。"蜜"字去聲，好，切不可上聲。但要"唤"字去聲。"起"字平、上皆可。

按〔喜春來〕亦入正宫，一名〔陽春曲〕，喬吉《文湖州集詞》一名〔惜芳春〕，句法七七七、三五，共五句，五韻。《大成譜》另有增句格，名〔攤破喜春來〕。又如"細雨"、"唤起"、"外曉"皆宜作去上。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仄仄平平，此未盡合。

此詞《太平樂府》屬胡祇遹撰，"蝶夢"作"春睡"，"簾外"作"窗外"，語亦平常。

〔滿庭芳〕春晚

知音到此，舞雩點也，修禊羲之。海棠春已無多事，雨洗胭脂。誰感慨蘭亭古紙，自沉吟桃扇新詞。急管催銀字，哀絃玉指，忙過賞花時。

評曰：此一詞，但取其平仄，庶幾。若"此"字是平聲，屬第二著。喜"羲"字屬陰，妙。可惜第四、第五句上下失粘。妙在"紙"字上聲起音，"扇"字去聲取務頭。若是"紙"字平聲，屬第二著；"扇"字上聲，止可作〔折桂令〕中一對。多了"急管"二字，不成調，得一意結之方好。吁！今之樂府難而又難，爲格之詞不多見也。

按〔滿庭芳〕亦入正宫,亦入仙吕,與詩餘不同。句法四四四、七四、七七、三四五,共十句,九韻。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仄仄平平,此未盡合。第四、第五兩句平仄,歷驗元人之作,皆係如此,惟雨字可平。周氏謂其"上下失粘",未知何説? 第九句有作平平去平者,六七兩句應上三下四。

此詞據《張小山北曲聯樂府》爲張可久作,"古紙"作"故紙","桃扇"作"羅扇",對偶甚工,使事恰如曲之分;"海棠"二句以外,詞甚緊凑,而周氏衹取其平仄,怪矣。"急管"句周氏厭其襯三作五,故謂之"不成調"、"一意結之"云云,未解何説。

〔十二月堯民歌〕别情

自别後遥山隱隱,更那堪遠水粼粼。見楊柳飛綿滚滚,對桃花醉臉醺醺。透内閣香風陣陣,掩重門暮雨紛紛。　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啼痕壓舊啼痕,斷腸人憶斷腸人。今春,香肌瘦幾分,摟帶寬三寸。

評曰:對偶、音律、平仄、語句皆妙。務頭在後詞起句。

按北曲中在同一宫調内,音律又適銜接者,兩調三調,連合而作一調,謂之某調帶過某調。"帶過"二字,或任用一字,或稱某調兼某調,或全略去,衹連寫二調之名,如此處之式。帶過曲調爲前人已用者,共不過三十餘種,其不能任意配合可知。

〔十二月〕亦入正宫,句法四四四四、七七,共六句,五韻。《九宫大成譜》云:"〔十二月〕本四字六句,二十四正字,二十四拍,因其字少拍多,或減一二板亦可。末二句亦有增三字,作七字句者,是爲近體。"吴瞿盦先生《南北詞簡譜》謂是調爲通體四字句法,末二句各譜皆作上三下四句法,雖唱時無礙,而論格則不合;此與下曲〔堯民歌〕皆快唱曲,可接〔快活三〕,再接〔朝天子〕,則緊慢有序,爲中吕曲中最勝處也。

〔堯民歌〕亦入正宫,句法七七七七、二五五,共七句,七韻。《大成譜》取一襯字極多之例,立名曰〔百字堯民歌〕。據第九法,末

句應作仄仄平平去，此正合。“今春”句可加“也波”或“也麽”等字，亦可作疊句。

此詞據《堯山堂外紀》乃王實甫撰，“忽地”作“不覺”。《曲藻》評〔堯民歌〕首四句曰：“情中悄語也。”按通首極浩爛之致，此四句内，各賴一二字令情意渾厚，使筆極高，豈但“悄語”而已哉！

〔**四邊靜**〕西厢

今宵歡慶，軟弱鶯鶯可曾慣經。款款輕輕，燈下交鴛頸。端詳著可憎，好殺無乾淨。

評曰：務頭在第二句及尾。“可憎”，俊語也。

按〔四邊靜〕亦入正宫，亦入雙調，句法爲四七、四五、四五，共六句，六韻。第四句有作四字者，第五句有破作兩字二句者。

此詞見王實甫《西厢記》次本次折。王驥德校注本作“若是今宵歡慶，俺那軟弱的鶯鶯可曾慣經。索款款輕輕，燈下交鴛頸。端詳著可憎，好煞人無乾淨”。王氏注曰：“‘無乾淨’，無盡極也。《陳摶高臥》劇‘但臥時一年半載無乾淨’，《黑旋風》劇‘這一場雪冤報恨無乾淨’，中略可證。”①“可憎”乃反辭也。

〔**醉高歌**〕感懷

十年燕市歌聲，幾點吴霜鬢影。西風吹老鱸魚興，晚節桑榆暮景。

評曰：妙在“點”、“節”二字上聲起音。務頭在第二句及尾。

按〔醉高歌〕一名〔最高樓〕，句法爲六六、七六，共四句，四韻。據第九法，末句應作平仄仄平平去上，但此作六字，並不謬，已詳第九法内。

---

① 今校：明萬曆四十一年香雪居刻本《新校注古本西厢記》，王驥德此處注曰：無乾淨，□好之甚無盡極也。《陳摶高臥》劇“但臥呵一年半載無乾淨”，《黑旋風》劇“這一場雪冤報恨無乾淨”……可證。

此詞據《太平樂府》乃姚燧撰，次句“燕市”作“燕月”，末句“晚節”作“已在”。調嫌板促，詞復沉悶。

南吕

〔四塊玉〕

買笑金，纏頭錦，得遇知音可人心，怕逢狂客天生沁。紐死鶴，劈碎琴，不害磣。

評曰：“纏”字屬陽，妙。對偶、音調俱好，詞也可宗。務頭在第二句及尾。

按〔四塊玉〕句法爲三三、七七、三三三，共七句，六韻。别體甚多。據第九法，末句應作平去平，如作平去上，屬第二著，此處“磣”字上聲。《北詞廣正譜》謂末句必平去上，方别於〔罵玉郎〕之平平去、〔感皇恩〕之去平平。

此詞原作者未詳，此乃已經西域人鎖非復初改易者。《中原音韻·後序》云：

泰定甲子秋，予既作《中原音韻》并“起例”，以遺蕭存存，未幾，訪西域友人鎖非復初，讀書是邦，同志羅宗信見餉，攜東山之妓，開北海之樽，英才若雲，文筆如槊。復初舉杯，謳者歌樂府〔四塊玉〕，至“彩扇歌，青樓飲”，宗信止其音，而謂予曰：“‘彩’字對‘青’字，而歌‘青’字爲‘晴’。吾揣其音，此字合用平聲，必欲揚其音，而‘青’字乃抑之，非也。”中略語未訖，復初前驅紅袖，而白同調歌曰：“‘買笑金，纏頭錦’，則是矣。”①

《樂府新聲》載馬致遠撰〔四塊玉〕云：“彩扇歌，青樓飲，自是知音惜知音，桂英你怨王魁甚。但見一個傅粉郎，早救了買笑金，知

① 今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原音韻》，“蕭存存”前有“青原”二字，“鎖非”作“瑣非”，“英才”前有“於時”二字，“舉杯”作“舉觴”，“謳者”前有“命”字，“合用平聲”作“合用平字聲”，“語未訖”至“則是矣”數句作“復初前驅紅袖，而自用調歌曰‘買笑金，纏頭錦’，以證其非”。

他是誰負心。”或即爲原詞也。復初所改,通首似屬歌妓自道。“沁”字義未詳。“不害磣”,有不害羞之意,《兒女團圓》劇正末云“虧你不害口磣,説出這等話來”。

〔**罵玉郎感皇恩採茶歌**〕得書

長江有盡思無盡,空目斷楚天雲。人來得紙真實信。親手開,在意讀,從頭認。　織錦迴文,帶草連真。意誠實,心想念,話殷勤。佳期未準,愁黛長顰。怨青春,捱白晝,拍黄昏。　敘寒温,問緣因,斷腸人憶斷腸人。錦字香粘新淚粉,彩箋紅漬舊啼痕。

評曰:音律、對偶、平仄俱好,妙在“長”字屬陽。“紙”字上聲起音,務頭在上,及〔感皇恩〕起句至“斷腸”句上。

按〔罵玉郎〕又名〔瑶華令〕,《大成譜》小石調内另有一體。句法爲七五、七、三三三,共六句,四韻。有别體。〔感皇恩〕與詩餘不同,句法爲四四、三三三、四四、三三三,共十句,六韻。有别體。〔採茶歌〕一名〔楚江秋〕,句法三三七、七七,共五句,五韻。《大成譜》另立〔攤破採茶歌〕一體。據第九法,〔採茶歌〕末句應作平平仄仄仄平平,此未盡合。

此詞據《太平樂府》乃鍾嗣成撰,首句“思”作“愁”,“愁黛”句“長”作“常”,“斷腸人憶”作“斷腸人寄”,“香粘”作“香沾”。

“務頭在上”,指在紙字上。“至‘斷腸’句上”,始疑乃“至‘斷腸’句止”之訛;既思若自〔感皇恩〕起句至“斷腸”句皆務頭,務頭毋乃太長?疑“至”字乃“與”字之訛,三調中務頭各一句也。

《曲藻》評“怨青春”三句曰:“情中悄語也。”按〔罵玉郎〕是盼書得書,〔感皇恩〕是書之形體與詞意,〔採茶歌〕乃唱歎其事,序次甚好,所謂“悄語”三句,極現成。

正宫

〔**醉太平**〕感懷

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水晶丸入麪糊盆,纔粘拈便滚。文章糊了

盛錢囤，門庭改做迷魂陣，清廉貶入睡餛飩，葫蘆提倒穩。

評曰："窘"字若平，屬第二著。平仄好。務頭在三對，末句收之。

按〔醉太平〕亦入仙吕，亦入中吕，一名〔淩波曲〕，與詩餘不同。句法爲四四、七四、七七七、四，共八句，八韻。有別體。據第九法，末句應作平平去上，此正合。

此詞據《張小山北曲聯樂府》爲張可久撰，"丸"作"環"，"粘拈"作"沾粘"。元曲之號爲當行者，有時取材極瑣，遣辭極質，但融裁必新，刻畫務盡，所謂俗能涉趣，駁中寓純也。張氏詞以淵雅稱，但如此作，亦復悉排典語，獨鑄俚詞，而痛憤之深，嘲罵之烈，得未曾有。固知此種文字，惟元曲乃擅長，而亦曲體之正也。

〔塞鴻秋〕春怨

腕冰消鬆却黄金釧，粉脂殘淡了芙蓉面。紫霜毫蘸濕端溪硯，斷腸詞寫在桃花扇。風清柳絮天，月冷梨花院。恨鴛鴦不鎖黄金殿。

評曰：音律瀏亮，貴在"却"、"濕"二字上聲，音從上轉，取務頭也。韻脚若用上聲，屬下著，切不可以傳奇中全句比之。若得"天"字屬陽，更妙；"在"字上聲，尤佳。

按〔塞鴻秋〕亦入仙吕，亦入中吕。《大成譜》中高大石調内復有此名，但較之此調，則與南曲正宫所有者同一微似而已。句法七七七七、五五、七，共七句，七韻。"天"韻可以不叶，與〔叨叨令〕之調同，惟五、六兩對句在〔叨叨令〕爲"某某也麽哥"疊句。《大成譜》於此調之襯字最多者别名曰〔百字塞鴻秋〕。據第九法，末句應作平平仄仄平平去，此正合。評中所謂"傳奇"，即指雜劇而言。"全句"二字恐是"全套"之訛。此詞作者未詳。《樂府新聲》首句"冰"作"肌"，"却"作"了"，三句"蘸濕"作"點遍"，四句作"斷腸詩懶寫春羅扇"，五句作"柳絮香滚綿"，六句作"花落閑庭院"，迥不及此。全詞極有氣勢，因一起作聯珠對之故；末句"恨"字襯得極好，摇曳生姿，勢足以收煞上文而有餘。

商調

〔山坡羊〕春睡

雲鬆螺髻，香温鴛被，掩春閨一覺傷春睡。柳花飛，小瓊姬，一片聲雪下呈祥瑞，把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呸，却是你。

評曰：意度、平仄俱好，止欠對耳。務頭在第七句至尾。

按〔山坡羊〕一名〔蘇武持節〕，一稱〔山坡裏羊〕，本中吕調曲，借入商調耳，亦入黄鐘宫。南曲商調内亦有此牌，與此大同小異。句法四四七、三三七、七、一三、一三，共十一句，十一韻。據第九法，末句應作平去平，末字作上聲，屬第二著。

《南北詞簡譜》此調曰："細按句調，〔山坡羊〕與南詞實同，但南詞較多幾字而已。中略自《琵琶》'亂荒荒'一曲多用襯字，於是以'學取劉伶'一支爲〔山坡裏羊〕，'亂荒荒'一支爲〔山坡羊〕，實是妄爲分析，無當詞學也。"

此詞據《張小山北曲聯樂府》屬張可久作；《堯山堂外紀》歸王實甫，未知何據。《中原音韻》次句原作"香温鴛鴦被"，多一"鴦"字，此從張集删去；陸鈔本亦校謂無"鴦"字。評謂"欠對"者，衹能指四、五兩句言。又張集題作《閨思》，第六句無"片"字，七句無"把"字。《曲藻》評"把團圓"以下數句，亦屬在"情中悄語"之列。所寫頗覺情事生動，口角逼真。

〔梧葉兒〕别情

别離易，相見難，何處鎖雕鞍。春將去，人未還，這其間，映及殺愁眉淚眼。

評曰：如此方是樂府。音如破竹，語盡意盡，冠絶諸詞，妙在"這其間"三字，承上接下，了無瑕玭。"映及殺"三字，俊哉語也！有言"六句俱對"，非調也，殊不知第六句止用三字，歌至此，音促急，欲過聲以聽末句，不可加也。兼三字是務頭，字有顯對展才之調。"眼"字上聲，尤妙，平聲屬第二著。

按〔梧葉兒〕亦入仙吕，一名〔知秋令〕，喬吉《文湖州集詞》則作〔碧梧秋〕。句法三三五、三三、三七，共七句，五韻。有别體。其襯字極多者名〔百字知秋令〕。據第九法，末句應作平仄仄平平去上，末字作平屬第二著。評内"有言六句俱對"至"字有顯對展才之調"數語，意晦不明，"字"疑是"豈"之訛。兹揣其意，改述如下，是否周氏之原意，尚難定耳：

有謂第六句"這其間"下宜加一句作對，與一二兩句、四五兩句共成三對六句者，殊不知如此則非本調矣。本調第六句止用三字，歌至此，音促急，即欲過聲，以唱末句，其間絲毫不容延緩，何可再加别句乎？況"這其間"三字又是務頭，若於其下再加别句，將或損其音之美矣。作詞祇當斂才就調，豈有顯對展才，而妄改原調之理哉！

此詞據《堯山堂外紀》爲關漢卿撰。《曲藻》評後四句亦爲"情中悄語"。全詞甚淡，惟著意在"映及殺"三字而已。

越調

〔天淨沙〕秋思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評曰：前三對。更"瘦馬"二字去上，極妙。秋思之祖也。

按〔天淨沙〕一名〔塞上秋〕，句法六六六、四六，共五句，五韻。據第九法，末句應作平平仄仄平平，此未盡合。此調在套曲中多列爲前數段，作散板曲唱。

此詞據《堯山堂外紀》爲馬致遠撰，他書皆屬無名氏。《歷代詩餘》"人家"作"平沙"，蓋避去"人"字之複，且在鼎足對中，字面亦較工整也。又《詩餘》"西風"作"淒風"，則未是。

《曲藻》指通首是"景中雅語"。《顧曲麈談》謂"明人最喜摹倣

此曲，而終無如此自然，不可及者在此。"①二説皆是。王國維《人間詞話》謂"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絶句妙境，有元一代詞家皆不能辦此也。"王氏《宋元戲曲史》中並推爲元曲小令之表率，則太過矣。按此詞前三句以九事設境，全屬静詞，末二句亦是含蓄幽遠之趣，詞境多而曲境少也。惟論其吐屬色澤，固望而知爲元人北方之篇什。如《歷代詩餘》等書，兼收元人之令詞者，此其無上妙選矣。曲中非無其位置，特未容過推此種静雅者，致喧賓奪主耳。

〔**小桃紅**〕情

斷腸人寄斷腸詞，詞寫心間事。事到頭來不由自。自尋思，思量往日真誠志。志誠是有，有情誰似，似俺那人兒。

評曰：頂真妙，且音律諧和。

按〔小桃紅〕一名〔武陵春〕、〔採蓮曲〕，又名〔絳桃春〕、〔平湖樂〕，則見王惲《秋澗樂府》。句法爲七五、七、三七、四四五，共八句，七韻。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仄仄平平，此正合。《南北詞簡譜》云："王實甫《西厢》聯吟折首云'人間看波'，是賓白，非曲。《廣正譜》别作一體，實是不當。〔小桃紅〕從無四字句開端也。"

此詞作者未詳。元人口才遊戲中有所謂"頂真續麻"、"拆白道字"者，此即頂真之一種也。一稱聯珠格，喬吉嘗作之，見《樂府羣玉》。此詞末三句甚妙，三句中首句説自己，而次句及人，作問辭，蓋不敢遽信也，末句方説實，暗中之色喜心慰，蓋可知矣。李開先評喬吉詞，謂"風流調笑，包含蘊藉"，此殆類之。

〔**凭闌人**〕章臺行

花陣贏輸隨鏝生，桃扇炎涼逐世情。雙郎空藏瓶，小卿一塊冰。

評曰：陣有贏輸，扇有炎涼，俊語也。妙在"小"字上聲，務頭在上。

---

① 今校：商務印書館刊1916年本《顧曲麈談》，第三句作："故余以爲不可及者此也。"

“鏝”、“世”二字去聲，皆妙。

按〔凭闌人〕與屬道宫者不同，與南曲越調引子則同。句法爲七七、五五，共四句，四韻。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平平去平，此未盡合。“一”字不能作平。且考諸他作，“藏”字宜仄聲。

此詞作者未詳。“鏝”，錢鈔也。小説演雙漸娶妓蘇卿，爲茶商馮魁所奪，其事曲中各體皆有播詠，並常用雙漸代情場失意之脚色，此其例也。

〔**寨兒令**〕漁夫

煙艇閑，雨蓑乾，漁翁醉醒江上還。啼鳥關關，流水潺潺，樂似富春山。數聲柔櫓江灣，一鈎香餌波寒。回頭觀兔魄，失意放魚竿。看，流下蓼花灘。

評曰：緊要在“兔魄”二字，去上取音；且“看”字屬陰，妙。“還”字平聲，好；若上聲，紐，屬下下著。

按〔寨兒令〕一名〔柳營曲〕，與屬黄鐘宫者不同。句法三三七、四四五、六六、五五、一五，共十二句，十一韻。一字句有用“嗏”字、“呀”字者，似爲格，但作者多隨韻轉换，則非格矣。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仄仄平平，此未盡合。《南北詞簡譜》云：“次句須作仄平仄平平仄平。”

此詞據《太平樂府》爲查德卿撰，“還”作“晚”，“觀”作“貪”，皆非。惟“憶”作“意”較是。文字是詞中之〔漁歌子〕，對偶自然，意境閑淡。

雙調

〔**沉醉東風**〕漁父

黄蘆岸白蘋渡口，緑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刎頸交，却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户侯，不識字煙波釣叟。

評曰：妙在“楊”字屬陽，以起其音，取務頭；“殺”字上聲，以轉其音；

至下"户"字去聲，以承其音。緊在此一句，承上接下，末句收之。"刎頸"二字，若得上去聲，尤妙；"萬"字若得上聲，更好。

按〔沉醉東風〕與南曲仙吕宫所有者不同，句法爲六六、三三、七、七七，共七句，六韻。首二句作七字者多，尚另有别體。據第九法，末句應作平仄仄平平去上，此正合。七字句或上三下四，或上四下三，應分别從之。此詞《堯山堂外紀》作白樸撰，但《詞林摘豔》所載趙明道《范蠡歸湖》雜劇第四折内亦有之。《曲藻》評爲"意中爽語"。較之前詞，意氣不若其恬靜，而文字之豪放則過之。

〔落梅風〕切鱠

金刀利，錦鯉肥，更那堪玉葱纖細。若得醋來風韻美，試嘗著這生滋味。

評曰：第三句承上二句，第四句承上三句，生末句，緊要。"美"字上聲爲妙，以起其音，切不可平聲。"錦鯉"二字，若得上去聲，尤妙。

按〔落梅風〕一名〔壽陽曲〕，與南曲小石調引子〔落梅風〕異。句法三三七、七七，共五句，五韻。首句可不叶。另有增字别體。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平平仄平平去，此處"著"字作平，正合。參看下文〔慶東原〕評。

此詞據《陽春白雪》爲李壽卿撰，"若得"作"添得"，"著這"作"道甚"，末句乃上三下四句法。

〔撥不斷〕隱居

利名竭，是非絶。紅塵不向門前惹，緑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墻頭缺。竹籬茅舍。

評曰：務頭在三對，急以尾收之。

按〔撥不斷〕一名〔續斷絃〕，喬吉《文湖州集詞》作〔錢絲泫〕。句法爲三三、七七七、四，共六句，六韻。有别體。據第九法，末句

應作仄平平仄平平去，但元人之作，大抵四字。

此詞乃馬致遠〔夜行船〕《秋思》套中之一調，詳見下文。一本“墻頭”作“墻東”。《樂府新聲》末句襯“更那堪”三字。

〔水仙子〕夜雨

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棋未收，歎新豐孤館淹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憂，都到心頭。

評曰：賦者甚多，但第二句第五字、第六字及“棋未”二字，并“二老”二字，但得上去爲上，平去次之，平上下下著。惜哉！此詞語好而平仄不稱也。

按〔水仙子〕亦入中吕宫與南吕宫，一名〔湘妃怨〕，一名〔淩波仙〕，一名〔馮夷曲〕。句法七七七、六七、五五四，共八句，七韻。有别體。又另有商調〔水仙子〕，與黄鐘調内〔古水仙子〕皆與此異。南曲大石調引子内亦有此調名，其句法則與此相似。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仄平平，此未盡合。

此詞據《太平樂府》乃徐再思撰，“淹留”作“人留”。《曲藻》評起三句曰：“情中緊語也。”通首情韻刁騷，令人感發不盡。妥溜、尖新、豪辣、灝爛，乃曲之四境，此詞蓋已入灝爛矣。

〔慶東原〕奇遇

參旗動，斗柄挪，爲多情攬下風流禍。眉攢翠蛾，裙拖絳羅，襪冷淩波。耽驚怕萬千般，得受用些兒個。

評曰：“冷”字上聲，妙，務頭在上，轉急以對收。“斗柄”二字上去，妙。〔落梅風〕得此起二句平仄，尤妙。

按〔慶東原〕一名〔鄆城春〕，見喬吉《文湖州集詞》，“原”一作“園”。句法三三七、四四四、五五，共八句，六韻。四、五二句可叶仄。有别體。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仄平平去，此正合。

此詞作者未詳。《曲藻》評通首爲“情中悄語”。元曲中情詞，

爲作者自道者固多，而如劇曲之代人立言者亦不少，若以旁觀態度，調侃口吻出之，似代言而非代言者，亦常有之，此首其一例也。

〔**雁兒落　德勝令**〕指甲摘

宜將鬭草尋，宜把花枝浸，宜將繡綫勻，宜把金針紝。　宜操七絃琴，宜結兩同心。宜托腮邊玉，宜圈鞋上金。難禁，得一掐通身沁。知音，治相思十個針。

評曰：俊詞也。平仄、對偶、音律，皆妙。務頭在〔德勝令〕起句，頭字要屬陽，及在中一對後，必要扇面對方好。

按元本"勻"亦作"尋"，兹從陸鈔本。兩調既屬雙調，亦入商調。〔雁兒落〕一名〔平沙落雁〕，明人亦稱〔鴻歸浦〕，句法五五五五，共四句，三韻。〔德勝令〕本作〔得勝令〕，一名〔凱歌回〕，一名〔陣陣贏〕，句法爲五五、五五、二五、二五，共八句，七韻，調極俊整，較之〔雁兒落〕多後四句耳。有於起處增一"呀"字格者，亦足增文情。據第九法，末句應作平平上去平，此正合。此詞題目旁贅一"摘"字，未知何意。按上文第四法"用字"內"襯墊字"條下，謂"套數中可摘爲樂府者能幾"，此詞或即從套數中摘出者，故贅一"摘"字於題旁以示别也。但上文之〔雁兒〕、〔金盞兒〕、〔迎仙客〕皆各從劇套中摘出者，何以又不注此字？當另求舊本以校定之。

評謂"頭字要屬陽"，指"宜操"句之"宜"字也。"中一對後"，應指"宜托腮邊玉"兩句之後，即結處之扇面對也。

此詞作者未詳，《堯山堂外紀》謂元人作；又謂"豔爽之極，又出王、關上矣，非舜耕《詠睡鞋》可比"。按"豔爽"二字，的是此曲定評。前面不過鋪排，入後扇面對方著意，深刻雋露，出奇致勝，真元人之能事也。

〔**殿前歡**〕醉歸

醉歸來，入門下馬笑盈腮。笙歌接至朱簾外，夜宴重開。十年前一秀才，黄虀菜，打熬做文章伯。江湖氣概，風月情懷。

評曰：妙在"馬"字上聲，"笑"字去聲，"一"字上聲，"秀"字去聲。歌至"才"字，音促，"黄"字急接，且要陽字，好。"氣慨"二字，若得去上尤妙。三對者，非也，自有三對之調。"伯"字若得去聲，尤妙。

按〔殿前歡〕一名〔鳳將雛〕、〔鳳引雛〕、〔燕引雛〕此名見《樂府羣玉》、〔小婦孩兒〕，句法爲三七、七四、五三五、四四，共九句，九韻。第八句可不叶。另有别體。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仄平平，此未盡合。

評謂"三對者，非也"，謂作者有將"黄虀菜"句亦改作五字或六字，與上下兩句聯成三對，則殊非〔殿前歡〕本調也。如貫雲石《賦懶雲窩》云："懶雲窩，陽臺誰與送巫娥。蟾光一任來穿破，遁迹由他。蔽一天星斗多，分半榻蒲團坐，儘萬里鵬程挫。向煙霞嘯傲，任世事蹉跎。""蔽一天"以下三句，正作三對，周氏之所以爲非者也。

此詞據殘元本《陽春白雪》爲馬九皋作，《詞林摘豔》屬無名氏。《陽春白雪》次句作"袖春風下馬笑腮腮"，三句"至"作"到"，四句"夜"作"客"，七句"做"亦作"到"，結二句作"抖擻出風月情，施展出江湖慨"。《摘豔》七句"做"亦作"到"。

馬九皋曲絶類東籬，故嚮有"二馬"之稱。此詞疎狂豪放，儼然東籬謦欬。

〔慶宣和〕五柳莊

五柳莊前陶令宅，大似彭澤。無限黄花有誰戴，去來，去來。

評曰：妙在"彭"字屬陽。僅二十二字，愈字少，愈難作，五字絶句法也。佳詞，與〔雁兒〕同意。

按〔雁兒〕一調，已見上文。〔慶宣和〕句法爲七四、七二二，共五句，五韻。"宅"字、"澤"字皆入作平。另有别體。據第九法，末句應作去上，去平屬第二著。此詞作者未詳。見《樂府新聲》同樣有十一首，調雖短促，而意致疎淡生動，不弊板滯，斯合曲境，不止所謂"五言絶句法"而已也。

〔賣花聲〕香茶

細研片腦梅花粉，新剥真珠豆蔻仁，依方修合鳳團春。醉魂清爽，舌尖香嫩，這孩兒那些風韻。

評曰：俊詞也。務頭在對起及尾。

按〔賣花聲〕與詩餘不同。本中吕調，借入雙調，一名〔昇平樂〕，亦用作〔煞〕，則稱〔賣花聲煞〕；喬氏《文湖州集詞》又稱〔秋雲冷〕或〔秋雲冷孩兒〕。句法七七七、四四七，共六句，五韻。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平平仄平平去，此正合。

此詞據《樂府羣玉》、《太平樂府》，爲喬吉作。《羣玉》"那些"作"那道"。《太平》"真珠"作"珍珠"。末句在可解不可解間，蓋將茶與製茶之人融合爲一也。

〔清江引〕九日

蕭蕭五株門外柳，屈指重陽又。霜清紫蟹肥，露冷黄花瘦。白衣不來琴當酒。

評曰："柳"、"酒"二字上聲，極是，切不可作平聲。曾有人用"拍拍滿懷都是春"，語固俊矣，然歌爲"都是蠢"，甚遭譏誚。若用之於〔攪箏琶〕，以四字承之，有何不可。第三句切不可作仄仄平平，屬下著。

按〔清江引〕一名〔江兒水〕，南曲同此。句法爲七五、五五、七，共五句，四韻。據第九法，末句應作平去仄平平去上，此未盡合。

〔攪箏琶〕已詳於第九法中。評謂"第三句切不可作仄仄平平，屬下著"，二語殊費解。因第三句五字，從無作四字者，平仄又相去甚遠，疑有错字。此詞作者未詳，《雨村曲話》不論何詞統歸之馬致遠，顢頇可笑。文字頗近上文〔慶宣和〕，結意殊超妙。

〔折桂令〕金山寺

長江浩浩西來，水面雲山，山上樓臺。山水相連，樓臺上下，天地安排。詩句就雲山失色，酒杯寬天地忘懷。醉眼睜開，回首蓬萊。一半雲

遮，一半煙埋。

評曰：此詞稱賞者衆，妙在"色"字上聲，以起其音[①]，平聲便屬第二著。平聲若是陽字，僅可；若是陰字，愈無用矣。歌者每歌"天地安排"爲"天巧安排"、"失色"字爲"用色"，取其便於音而好唱也，改此平仄，極是。然前引"雲山"、"天地"，後説"雲山失色"、"天地忘懷"，若此則損其意，失其對矣。"安排"上"天地"二字，若得去上爲上，上去次之，餘無用矣，蓋務頭在上。"失色"字若得去上爲上，餘者風斯下矣。若全句是平平上上，歌者不能改矣。嗚呼，前輩尚有此失，後學可不究乎？

按〔折桂令〕别名有七：〔折桂回〕見《張小山北曲聯樂府》、〔蟾宫曲〕、〔蟾宫引〕、〔步蟾宫〕、〔廣寒秋〕、〔秋風第一枝〕、〔天香第一枝〕。句法可以增損，多者或至十七句。白賁作一體十二句者，連襯墊共有百字，遂名〔百字折桂令〕。《北詞廣正譜》將〔蟾宫曲〕之名專屬某種别體，在元人實與〔折桂令〕一名混用也。此爲普通十二句八韻之一體，句法爲六四四、四四四、七七、四四、四四。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仄平平，此正合。

此詞據《陽春白雪》乃趙祐撰，"相連"作"相輝"，"上下"作"相映"，"天地安排"作"天與安排"，"失色"作"動色"，"寬"作"傾"，"回首"作"遥望"，"雲遮"作"煙遮"，"煙埋"作"雲埋"。《雍熙樂府》"長江"上襯"泛"字，"上下"作"相對"，"就"作"成"，"雲山失色"作"風煙動色"，"寬"作"傾"，"回首"作"遥見"，末二句作"一半兒雨隔雲遮，一半兒風蔽煙埋"。評語謂歌者改"天巧"，而此改"天與"，當亦取其爲上聲也。評語謂歌者改"用色"，而此改"動色"，按"用色"費解，"用"或即"動"之訛也。

《曲藻》評"水面"至"安排"曰："景中壯語也。"通體多寫景，後五句略抒情，都融入景内，意趣幽遠。

---

① 今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原音韻》，"以起其音"作"以起其意"，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中原音韻》亦作"以起其意"，然出校記曰"'意'字，似應作'音'"。故仍照任氏所録，不作改動。

套數

〔雙調夜行船〕秋思

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筵燈滅。

按〔夜行船〕或用作起調，或用在套中，南曲仙吕調引與此同。句法爲七七、四四七，共五句，四韻。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平平仄平平去，此未盡合。

《樂府新聲》"如夢"作"一夢"，"昨日"作"今日"，"今朝"作"明朝"，"夜筵"作"夜闌"。《詞林摘豔》等書多與之同。

此首先述全套之主旨，末句謂行樂當及時。"急罰盞"，促飲也；"夜筵燈滅"，謂燈便要滅，筵便要散耳。

〔喬木查〕

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説。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按〔喬木查〕一名〔銀漢浮槎〕，句法爲四五、七、五四，共五句，四韻。《大成譜》謂〔銀漢浮槎〕有兩體，後體實前體之么篇换頭，一調而有前後闋者也。元人通常用後一體，即此調是。據第九法，末句應作仄仄平平，此正合。《新聲》與《摘豔》"秦宫"作"想秦宫"，"做"作"都做了"，"恁"作"恁麽"，"無"作"没"；《北宫詞紀》同，惟"不恁"作"一恁"。

此首説帝王，次句較常意又進一步，《詞紀》作"一恁"，未妥。

〔慶宣和〕

投至狐踪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

按〔慶宣和〕調已見前。《新聲》、《摘豔》"三分"作"雖堅"。《新聲》"半腰"作"半腰裏"。《詞紀》於四句前襯"知他是"。此首説輔

佐帝王之豪傑。“投至”猶“及至”。

〔**落梅風**〕

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

按〔落梅風〕調已見前。《新聲》首句作“天教你富”,“不待”作“莫太”,“無”作“不”,三句作“富家兒更做道你心似鐵”,末句“空辜負”作“爭辜負了”。《摘豔》、《詞紀》“無”作“没”。《詞紀》“錢”作“財”。

前兩首説貴,此首説富。“不待奢”費解。

〔**風入松**〕

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清鏡添白雪,上床和鞋履相别。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裝呆。

按〔風入松〕與詩餘同,惟次句多作五字。亦有别體,且衹用前闋,不加後疊。據第九法,末句應作平平仄仄平平,此正合。

《樂府新聲》三句作“不爭鏡裏添白雪”,“和”作“與”,“莫”作“休”,“就”作“向”。《摘豔》“就”作“樣”。

以上皆歎世,此首起説到自己,此先説自己處世。

〔**撥不斷**〕

利名竭,是非絶。紅塵不向門外惹,緑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墻頭缺。竹籬茅舍。

按此調與詞,俱已見上文。此首説自己之行藏。

〔**離亭宴歇**〕指雙鴛鴦殺尾聲

蛩吟一覺纔寧貼,鷄鳴萬事無休歇。　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

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緑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黄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咐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按〔離亭宴〕已見第九法内，此處作"離亭宴歇"四字，而又贅七個小字，原文如此，殊不可解，更無從爲之訂正。因"歇"字雖不能與上三字相連，固明知其誤，但與下文"指"字則可相連。若遽改"歇"爲"煞"，未見其妥；若改作"〔離亭宴〕歇指雙鴛鴦殺尾聲"或者尚不失原意，因第九法中，原文亦是"離亭宴"三字獨立也。據《北詞廣正譜》，此實〔離亭宴帶歇指煞〕，即將〔離亭宴〕五句拆開，作爲上二下三兩段，七七、六五五而中間將〔歇指煞〕通首插入也。〔歇指煞〕十二句，實爲四三三三三三，同樣六句之兩截相聯而成者。全首共十七句，十韻。貼歇徹血社些葉節者也。據第九法，末句應作平平去平上，此未盡合。

"蛩吟"，他本皆作"蛩吟罷"。《樂府新聲》"鷄鳴"作"鷄鳴時"，無"爭名利"三字，"鬧"作"急"，"愛秋來那些"作"愛秋來時那些個"，"烹"作"分"，"人生"作"想人生"，"幾個"作"渾幾個"，"登高"作"重陽"，"囑咐俺"作"人問我"。《摘豔》"爭血"作"競血"，"愛秋來"作"到秋來"，"幾個"作"能幾個"，"便北海"作"恐北海"，餘同《新聲》。《詞紀》前六句同《摘豔》，惟仍有"爭名利"三字。《太和正音譜》作"鷄唱時"，"密匝匝"上襯"看"字，又"亂紛紛"作"鬧炒炒"，下一句同《摘豔》，又作"其實愛秋來"。他本"一覺"作"一夢"，"鷄鳴"作"鷄鳴後"，"爭名利"作"算名利"，"囑咐俺"作"囑咐與"。此首前半又重歎世人，後半又重説自己，因以作結。

評曰：此詞乃東籬馬致遠先生所作也。此方是樂府，不重韻，無襯字，韻險，語俊。諺曰："百中無一。"余曰："萬中無一。"看他用"蝶"、"穴"、"傑"、"别"、"竭"、"絶"字，是入聲作平聲；"闕"、"説"、"鐵"、"雪"、"拙"、"缺"、"貼"、"歇"、"徹"、"血"、"節"字，是入聲作上聲；"滅"、"月"、"葉"，是入聲作去聲。無一字不妥，後輩學法。

按《録鬼簿》曰："馬致遠，大都人，號東籬。任江浙行省務官。"①《太和正音譜》云："馬東籬之詞如朝陽鳴鳳。其詞典雅清麗，可與《靈光》、《景福》而相頡頏。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意。又若神鳳飛鳴於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宜列羣英之上"所著雜劇十六種。《録鬼簿》、《正音譜》共見十四種，《元曲選》別見《任瘋子》一種，《曲品》"牧羊記"條下見《牧羊記》一種。流傳者七種：《漢宫秋》、《薦福碑》、《岳陽樓》、《青衫淚》、《黄粱夢》之第一折，五種見《元曲選》；《陳摶高臥》、《任瘋子》二種見《元曲選》，亦見《古今雜劇三十種》。馬氏與關漢卿、白樸、鄭光祖共四家，並稱爲元初四家，故《中原音韻》周氏序中有"自關、鄭、白、馬一新製作"云云。馬氏散曲，有小令一百四首、套數十七首，見《東籬樂府》。

《曲藻》云："馬致遠'百歲光陰'，放逸宏麗，而不離本色，押韻尤妙。長句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緑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墻東缺'，又如'和露摘黄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俱入妙境。小語如'上床與鞋履相别'，大是名言。結尤疎俊可詠。元人稱爲第一，真不虚也。"按周氏評謂"無襯字"，不確。王氏謂"放逸宏麗"，殊中肯。章次條理井然，如前所疏，尤是套曲可法之處。明人如段炳、茅溱等，清人如許寶善等，和作甚多。葉懷庭《納書楹曲譜》内載有此套音譜。

以上定格四十首内，〔撥不斷〕詞與套數中複見，帶過曲之三種，各調可分别計之，實爲小令三十五調、套曲一套，就中作者不能考明者有小令十首。

兹將十法内所有要義，摘爲條例十五則如後，以便學者省覽：

一散曲應經過文學藝術之陶冶，而後成立，要與俚歌有别；

二曲爲合樂之文學，作曲應先明樂腔，再識樂譜，審音而作，以無傷於音律爲原則；

三北曲無入聲，凡入聲皆分作平上去三聲讀，凡在句中之入聲

---

① 今校：天一閣藏鈔本《録鬼簿》此條爲："馬致遠，大都人，號東籬老，江浙省務提舉。"

字，如須作平聲者，應注意毋亂其全句平仄之本來規律；

四元時北曲，祇平聲分陰陽，上去不分，入聲作平俱屬陽；

五曲之文學，其構成也，用語言爲主，用文言爲輔；

六曲中語言，以天下通語即今所謂國語。爲主；

七曲以語、意俱高爲上，短篇之辭簡，則意尤欲至；

八長篇要腰腹飽滿，首尾相濟；

九曲語忌蠻狠、猥瑣、險刻、卑污、油滑、生澀、庸腐；

十曲之語句，要能讀去看去，人人都曉，唱時聽去，亦人人都曉，此數方面俱宜顧全，俱無所礙；

十一散曲務少用襯字；

十二作曲宜留心每調務頭何在，務頭所在皆音美之處，文字務宜謹慎下筆，能令聲文並美最好，不能亦要勿因文字之陋，而傷及聲音之美，若不省務頭何在，但遇調中調尾，曲譜内注明平上去一定不可移易之處，無不恪遵謹守之，則務頭亦十九在其中矣；

十三曲中遇句法成雙之處，或數句句法相同者，皆宜作對偶；

十四曲中末句最要緊，不但平仄不能苟且，意思亦須精警；

十五散曲小令，不能重韻。

散曲概論



提　要

《散曲概論》二卷，任訥撰，乃於全部散曲，求得一概觀也。一卷六節，除序説外，皆爲考據；二卷四節，皆爲議論。其中見散曲之形式者，有名稱、體段、用調三節；見散曲之精神者，有作法、内容、派别三節。書録與作家兩節，雖不涉散曲之本身，但爲散曲之所寄託與所由生。名稱與體段兩節所訂者，甚多創獲之處。作法一節，則專論散曲之作法，並不泛及劇曲。内容一節，借詩餘爲比較，闡發甚詳，並附列散曲俳體二十五種。派别一節，有論有例，可以作簡要之散曲史觀。餘論所及，乃散曲之音樂與歌唱，及散曲在我國文學上之地位，並其前途如何等。蓋全書大體，重在條理。材料有與《曲諧》相同者，意見或有出入，則以此書爲準。

散曲概論目次

卷一

序説第一　書録第二　名稱第三　體段第四　用調第五　作家第六

卷二

作法第七　内容第八　派別第九　餘論第十

散曲概論卷一

江都任訥中敏

序説第一

曲始自元季，而源於宋詞。較其各調體段之長短，則詞有單調、雙疊、三疊、四疊之分，而曲則單調居多，雙疊已少，三疊四疊更無論焉。南北套中，雖有幺篇換頭，與前腔換頭之曲，但既爲换頭，即不啻另成一調，可以舍幺篇前腔而獨用，與詞之换頭必與上闋連續一首中者不同也。亦略有例外，如南曲之四換頭等調，特極少耳。换言之，即曲牌體段，視詞爲短，大抵當詞中之引近而已。蓋詞至南宋，慢曲之外，又有所謂四片即四疊之序子，見張炎《詞源》，〔鶯啼序〕是其例。已極盡長調之變；易爲曲體，遽反短製，正是物極而復耳。

曲之單調名小令，合單調若干成套爲套數，一套或四五套而插以科與白者爲雜劇，如此再益至四五套以上則爲傳奇。此僅就形式長短而言。處今日而言曲，尋常多知有傳奇，知雜劇者已較少，知套數者乃益少，知小令者則更少。即知套數、小令者，亦多目爲曲中餘事，而絶不重視之也。即就後世曲家之著作統計之，亦以傳奇爲多，而雜劇以下則遞減。有清一代之曲，傳奇固汗牛充棟，以數千計，而雜劇則其半猶不及焉。晨風閣本《曲録》所載，清人雜劇粗具，傳奇脱略尚多，未足據以爲定數也。至於套數小令之專集，誠不數覯矣。

其實曲中套數、小令之體段長短，正可謂與詩詞相埒。蓋一首小令，猶一首絶句律詩也，亦猶一首短調中調之詞也。作者緣調填詞，既寫一首，倘意有未盡，則同調不妨連拈二三首、四五首乃至七八首，隨意增附，明人謂之重頭，或不願取同調爲重頭者，則竟選宫調，成套數。其格局長短，仍可聽人取舍，絶無一定，要不過與詩中之聯章、詞中三四疊之長調相當而已。

故吾人果沿曲之流，盡曲之變，方爲雜劇，爲傳奇。若探曲之本，溯曲之源，則轉爲小令，爲套數也。世有好曲體之活潑生動、俊爽風流而亟欲染指其間，藉以陶寫情性者乎？則幸勿因傳奇之板重、雜劇之骨董，遂駭而斂手。須知用此種文字，祇要輕描淡寫，而即能得個中風趣者。固有小令與套數在，正不妨相從一試也。

套數、小令，總名曰散曲。揚搉其篇章之類别，鈎稽其體調之因宜，務令學者知所謂曲苑者，其中境界，亦正有與詩壇詞林恰好相當者。既不以卑靡而鄙遠曲，亦勿因繁重而厭棄曲。是述兹篇之大旨也。

書録第二

散曲書籍，自來冷僻，購藏固覺爲難，閲讀亦鮮其處。兹所勉爲著録者，一乃曾經考見部分，列在前，凡選著之人、卷數、刊本、年代，悉詳備焉；一乃粗識名目部分，列在後，選著之人各項，不能備具，因未曾寓目，但知舊有此書耳。淺陋疎略，誠不能免。特以自來專門彙録此等書名者尚未有人，姑從草創，徐圖補正也。

甲　選集

元

《陽春白雪》十卷　楊朝英　至正初刊

《太平樂府》九卷　前人　至正十一年刊

《樂府羣玉》五卷　無名氏　明鈔本

《樂府新聲》三卷　無名氏　舊鈔本

《江湖清思集》　錢霖

《南北宫詞》十八卷　南詞六卷，北詞六卷，北詞别集六卷。　以下見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

《中州元氣》十册

《仙音妙選》

《曲海》

《百一選曲》

《樂府羣珠》

《自然集》一卷

《天機餘錦》　見胡侍《真珠船》

《天機碎錦》　以下見《千頃堂書目》

《片玉珠璣》

《詩酒餘音》　與下列曾瑞之别集同名，見李開先《喬夢符小令序》

明

《盛世新聲》　北九宫九卷，南曲一卷。無名氏　正德十二年刊

《萬花集》一卷　附《盛世新聲》後

《詞林摘豔》十卷　張禄　嘉靖四年刊

《雍熙樂府》二十卷　郭勛　嘉靖十九年刊

《南詞韻選》十九卷　沈璟　萬曆刊

《北宫詞紀》六卷　陳所聞　萬曆三十二年刊

《南宫詞紀》六卷　同上

《詞林逸響》四卷　許宇　天啓三年刊

《太霞新奏》十四卷　顧曲散人　天啓七年刊

《青樓韻語廣集》八卷　方悟　崇禎四年刊

《吴騷合編》四卷　張旭初　崇禎十年刊

《北雅》三卷　寧獻王權　以下見《曹楝亭書目》

《彩筆情詞》　張栩序

《諸家宴燕詞》三十册　以下見《菉竹堂書目》

《風月錦囊》一册

《選唱賺詞》一册

《十英曲會》二册

《名賢珠玉集》一册

《南北詞廣韻選》十九卷　以下見《也是園書目》

《南北宫詞紀年》一卷

《套數選詞》一本　以下見《脈望館書目》

《精選樂府》　與下文别集之《月香詞》合訂一本

《九宫詞》一本

《歗指調古今詞》一卷　李開先　以下見《千頃堂書目》

《金元詞餘》十卷

《清遠齋樂府》十卷

《雅音彙編》十二卷　見《季滄葦藏書目》

《詞林選勝》三本　以下見《六如居士集》

《三徑詞選》

《詞腴》　以下見《度曲須知》

《吴歈萃雅》

《遴奇振雅》　見《吴騷合編》

《停雲館袖珍樂府》　見《太霞新奏》

《中和樂章》　見《太和正音譜》

《明朝樂章》　見《南詞定律》

以上元十六種、明三十五種，皆專門曲選。如明人《情籟》等書，詞與曲兼選者，尚不與焉。惟未經考見之本，是否純爲曲選，純爲散曲選本，亦多未敢言定。所列之中，殘元本《陽春白雪》現存者祇二卷，全書若干卷失考。然即此二卷中，已有一百十一首曲爲十卷本所無者。則二種雖名目同，選者同，似亦未能認爲一書，故分列之也。《樂府羣玉》、《樂府羣珠》疑皆爲胡存善所編，因《録鬼簿》之敘存善有曰，"至於《羣玉》、《羣珠》①，裒集諸公所作，編次有倫"，此數語不無線索也。《中州元氣》内兼有古樂府，見萬曆三十三年《内閣書目》。《詞林逸響》有風、花、雪、月四卷，惟風、花二卷爲散曲，餘非。又《南北宫詞》十八卷，錢、倪兩家《元史藝文志》皆列之。但南曲雖始於元末，而南北分宫，並立對峙，則自明始，此書疑仍爲明人所纂。《南北宫詞紀年》一卷，疑即《南宫詞紀》、《北宫詞紀》各六卷，"年一"兩字乃"十二"兩字之訛，因南北詞中，實無紀年體裁之可用也。又《脈望》、《千頃》兩書目所列，凡有在選集、别集疑似之間者，茲概列入下文之别集中。

① 今校：天一閣藏鈔本《録鬼簿》"羣珠"作"叢珠"。

乙　别集

元

《喬夢符小令》一卷　喬吉　明李開先輯　隆慶元年刊

《文湖州集詞》一卷　喬吉　鈔本

《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　張可久　影寫元刊本

《蘇隄漁唱》一卷《附錄》一卷　前人　清道光刊

《詩酒餘音》　曾瑞　以下見《録鬼簿》

《本道齋樂府小稿》　吴本世

《金縷新聲》　吴仁卿

《醉邊餘興》　錢霖

《九山樂府》　顧德潤

《昇平樂府》　朱凱

《月湖今樂府》　周月湖　以下見《楊鐵崖文集》

《沈氏今樂府》　沈子厚

《雙溪醉隱樂府》十二册　耶律鑄　見《内閣書目》

《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一卷　張養浩　以下見《千頃堂書目》

《小隱餘音》一卷　汪元亨

《雲林清賞》一卷　前人

《睢景臣詞》一卷　睢景臣　見《揚州府志》

《樂府》一卷　馮華　以下見金門詔《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

《浹漈餘聲樂府》一卷　鄭杓次

明

《誠齋樂府》二卷　周憲王有燉　宣德九年刊

《寫情集》二卷　常倫　正德刊

《沜東樂府》二卷　康海　嘉靖三年刊

《碧山樂府》一卷　王九思　嘉靖十二年刊

《王西樓先生樂府》一卷　王磐　嘉靖三十年刊

《陶情樂府》四卷　楊慎　嘉靖三十年刊

《楊升庵夫人詞曲》五卷　楊慎妻黄氏　徐渭編訂本　嘉靖刊

《柏齋何先生樂府》一卷　何瑭　嘉靖三十年刊
《南曲次韻》一卷　李開先王九思　嘉靖三十年刊
《江東白苧》四卷　梁辰魚　嘉靖刊
《海浮山堂詞稿》四卷　馮惟敏　嘉靖四十五年刊
《詞臠》一卷　劉效祖　康熙九年刊
《蕭爽齋樂府》一卷　金鑾　萬曆刊
《鞠通樂府》三卷　沈自晉　明刊本
《花影集》五卷　施紹莘　崇禎刊
《步雪初聲》一卷　張瘦郎　鈔本
《淮海新聲》等一卷　朱應辰等　清末刊
《萬古愁》　歸莊　趙氏又滿樓新刊本
《秋碧軒詞稿》　陳鐸　有新輯本
《唾窗絨》　沈仕　有新輯本
《方諸館樂府》　王驥德　有新輯本
《齒雪餘香》　史槃　以下見《太霞新奏》
《敲月軒詞稿》　張鳳翼
《宛轉歌》　馮夢龍
《新機錦》　祝允明　見徐渭《南詞敘録》。或係傳奇，待考
《情癡寱語》一卷　沈璟　以下見《曲律》
《詞隱新詞》一卷　沈璟
《曲海青冰》二卷　沈璟
《息柯餘韻》　陳鶴
《欸乃篇》　王澹翁
《南峰樂府》一卷　楊循吉　見王聞遠《孝慈堂書目》
《鷗園新曲》　夏言　見《歷代詞人姓氏録》
《林石逸興》十卷　薛論道　見《蒓齋詞話》
《藍關道曲》一本　見《曲海目》
《博南新聲》　楊慎　見《陶情樂府序》
《清明曲》一卷　陳繼儒　以下見《楝亭書目》
《清江漁譜》一冊

《義山樂府》一卷　以下見《也是園書目》
《清溪樂府》一卷
《缶歌》一卷
《閑情雜擬》一卷
《御製樂府》一卷　宣宗　以下見《千頃堂書目》
《蓮詞》二卷　遼簡王植
《和樂餘音》十卷　徽莊王見沛
《秋江詞》　唐恭王彌鉺
《樂府》　承休王彌鋠
《三徑詞》一卷　樊山王載埁
《夢玩仙閣》一卷
《神覽滄溟》一卷　以上二種新樂王載璽　或係劇曲,待考
《唾窗絨》　遼王恩鑙　見錢希言《遼邸紀聞》
《崇雅堂樂府》一卷　顧應祥　以下見《千頃堂書目》
《貽拙堂樂府》二卷　盛鸞
《空中語》一卷
《短柱效顰》一卷
《閑中一笑》一卷
《裁冰翦雪》一卷
《都邑繁華》一卷
《蓮步新聲》一卷
《良辰樂事》一卷
《混俗陶情》一卷　以上八種劉效祖
《笑詞》一卷　屠本畯
《歸田詞》一卷　王衡
《近體樂府》一卷　俞彥
《陌花軒小詞》一卷　黄方蔭
《溪上閑情》一卷　張四維
《蚓竅清娱》一卷
《閭簷□笑》一卷　以上二種陶輔

《梨雲寄傲》一卷

《滑稽餘音》二卷　以上二種陳鐸

《王雪齋稿》　王雪齋

《月香亭稿》一卷

《松林暢懷詞》二卷　郭豸

《龍廣山人小令》　司馬泰

《東村樂府》二卷　謝九睿

《西野老人樂府》　袁崇冕

《李中麓樂府》□卷

《中麓小令》　以上二種李開先

《王舜耕詞》二卷　王田

《小隱樂農集》　南溪散人

《喬龍溪詞》　喬龍溪

《醉鄉小稿》　高筆峰

《煙霞小稿》　蘇雪蓑

《梧院填詞》一卷　陳元朋

《濠上齋樂府》一卷

《蘿月齋樂府》一卷

《泰然亭樂府》　李先芳

《三餘樂事》二本　以下見《脈望館書目》

《三餘樂事摘錦》一本　或爲選集，待考

《海底眼》一本

《審齋樂府》一本

《歸田南北小令》一本

《苑洛餘音》一本　韓邦奇

《吟囊覽》一本

《金縷集》等一本

《可雪遺稿》一本

《聽雨齋小詞》一本

《填詞》一本

《月香小詞》　與上文選集之《精選樂府》合訂一本

《擬樂府》二本　皇甫百泉

《詅癡符》一本

《樂府餘音》一本　楊慎

《賭墅餘音》　沈自晉　見《鞠通樂府序》

清

《自怡軒樂府》四卷　許寶善　乾隆癸丑刊

《紅豆曲》一卷　王維新　新刊本

《香消酒醒曲》一卷　趙慶熺　道光刊

《養默山房散套》一卷　謝元淮　道光刊

《櫻桃花下銀簫譜》　沈清瑞　刊本

以上元十九種，明一百零二種，清五種，大抵專門曲集，或與詩詞集合刻，並非詩詞卷中之附載也。至於詩詞卷中附載之曲，如元人李齊賢《益齋亂稿》之詞曲、沈禧《竹窗詞》之樂府、明人蜀成王讓栩《長春競辰餘稿》之擬元人樂府、李禎《僑庵詩餘》之北樂府、瞿吉《樂府遺音》之北曲、俞琬倫《自娱集》之詞餘、王與端《栩齋集》之詞曲、魏荔彤《懷舫集》之雜曲等，皆不與焉。清人散曲，則專集特少，而爲詩文詞集後之附載者居多。如沈謙《東江别集》之南北曲、朱彝尊《曝書亭集》之葉兒樂府、陳維嵋《亦山草堂集》之南曲、厲鶚《樊榭山房集》之北樂府、吴綺《林蕙堂集》之填詞、尤侗《西堂雜俎》之百末詞餘、蔣士銓《忠雅堂集》之南北曲、吴錫麒《有正味齋集》之南北曲、劉熙載《昨非集》之附曲、許光治《江山風月譜》之散曲、楊恩壽《坦園叢書》之詞餘等，殆難備舉。曩曾有清人散曲雜鈔數册，已羅致者四十餘家，不過其什一耳。

元人專集，散佚最多。如喬吉詠西湖〔梧葉兒〕百首、李顯卿作〔賺煞〕四百篇等，見《録鬼簿》；其尤著者，即馬致遠東籬、徐再思甜齋、貫雲石酸齋等人之作，今散見於諸選本者，尚各近百首。則當時諸家未必無彙稿，有彙稿未必僅此數。可以想見，曩輯元初四家散曲關白馬鄭、《酸甜樂府》等帙，雖有意綴拾叢殘，顯揚幽晦，而涉獵未廣，蒐採無多，終未足以盡酬所志也。

明人專集，上文所列已多，足見明人於此業之勤。此外尚有心知其書而難舉其名，無從列入者，如《曲律》載葉憲祖翻古樂府各篇爲今樂府，吕天成曾梓行之，而不知原書之名，目中遂無從列出，是其例也。再《千頃》《脈望》兩家書目詞曲部所列，雖曲多詞少，而詞曲諸書，實混雜一起，未加分别。兹於集名、人名中，明白易辨，確實是詞而非曲者，當然剔除不列；其餘凡在疑似之間者，則已一並列入。其中難保無純粹詞集之誤收，或詞曲合集之混雜，尚待考證删除也。但如《千頃》目内有林廷玉《南澗詩餘》，既曰"詩餘"，應從擯却；而林氏頗有小曲，見於《堯山堂外紀》等書内，或並附見於此所謂"詩餘"之卷中，亦未可知。足見祇憑名目，臆斷内容，每每進退失據，難於盡確耳。又《脈望》目内有《勾欄》一本，或係記述一時勾欄演劇情形之書，或係劇曲脚本之總集，不類散曲集名，故未列入。

至於專門評論散曲之書，自來無之。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後附有"作詞十法"，乃專爲北曲之散曲而發者。餘則前人曲論、曲話之中，間或及之，無專名可舉也。

名稱第三

"散曲"兩字，自來對劇曲而言。惟普通以爲凡演故事者謂之劇曲，雜劇、傳奇皆是也；凡不演故事者即爲散曲。以余所知，則此種解釋殊非。蓋凡所謂事者，不過包含言與動兩層，而散曲中紀言者有之，紀動者亦有之，紀言兼紀動者亦有之。詳下節體段。倘謂内容演故事者即非散曲，斷乎不可矣。特散曲所紀之言、動，畢竟爲零碎片段者，且無科白。科白者，散文也；曲，韻文也。若純以韻文紀事，而又必其有首有尾，於勢實難。劇曲紀事，必具首尾，故不能離科白。散曲紀事之所謂"紀"，終屬描寫居多，而敘述有限，故亦不須科白也。然則欲爲散曲下一定義，或者曰，凡不須有科白之曲謂之散曲，當較爲妥貼矣。至於本爲雜劇中有科白之套曲，而選者削其科白，僅登曲文，如《詞林摘豔》、《雍熙樂府》等書所載者，當然不能誤認也。

據此所列定義，統屬於散曲之下者有散套與小令兩種。"散套"兩

字,對劇曲中不散之套而言;“小令”兩字,對套曲體製較大者而言。散曲爲總名,散套及小令爲分别之名,此原則也。惟明周憲王有燉著《誠齋樂府》二卷,後卷題曰套數,前卷題曰散曲;而按其内容,則前、後卷皆普通所謂散曲,前卷所載,小令而已。是乃又以散曲二字與套數相對而稱,不成套之謂散,蓋例外也。且此處“套數”二字,亦是借稱,本來應稱散套,特此項借稱,已極習慣,套數不啻即爲散套之别名矣。

散曲名稱之可述者,原不過如此而已。乃元燕南芝庵論曲有曰:“成文章者曰‘樂府’[①],有尾聲名‘套數’,時行小令唤‘葉兒’。套數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似套數。此“套數”二字乃衍文,當删。街市小令,唱尖新倩意。”“倩”一作“茜”,俱未明其用意。或者因街市小令衹取聲調尖新,足令俗耳美聽,故曰“倩意”也。作“茜”者或誤。周德清《中原音韻》又繼之曰:“樂府、小令兩途,樂府語可入小令,小令語不可入樂府。”明王驥德《曲律》論“小令”一節,又釋周氏之語曰:“周氏謂樂府、小令兩途,樂府語可入小令,小令語不可入樂府。未必其然。渠所謂小令,蓋市井所唱小曲也。”徐充《暖姝由筆》又曰:“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絃索者名‘套數’,扮演戲文,跳而不唱者名‘院本’。”張旭初《吴騷合編》凡例又曰:“《南詞韻選》及《遴奇振雅》諸俗刻所載清曲,大略雷同。中略。清曲中圖像,自《吴騷》始下略。”觀於以上五家所言,是於前列散曲之四名以外,又添樂府、葉兒、清曲三名。而所謂套數者,其意義範圍,又與前不同;所謂小令者,本意之外,又有别意。皆不可不一辨也。兹爲賅括簡明起見,將各種名目,一一條訂如下:

一　散曲　甲本意,乃無科白相聯貫之謂散,對有科白之劇曲而言,分散套與小令兩種。乙别意,即小令也,不聯絡成套之謂散,對套曲而言。

二　樂府　原爲一切詩歌之叶樂者,在曲則無論劇曲、散曲,皆包含在内。但元明以後論曲者多用以指散曲,表示其曲曾經文學上之陶冶而後始成者,所以能入樂府,充一代雅樂之辭,與尋常街市中之俚歌不同也。

---

①　今校:楊朝英《陽春白雪》附載本《唱論》無“者”字。

三　清曲　爲散曲之别名。因唱散曲合用清唱之法,故名。清唱之清,乃不用鑼鼓之謂;清曲之清,乃合用清唱而又無賓白之謂。

四　散套　爲散曲之一種。各套獨立而不聯貫之謂散,對於劇曲中有聯絡之套而言。

五　套數　甲本意,乃多曲相聯,而有首有尾者。兼包劇曲之套與散曲之套。因必以套計數,曰一套兩套等,故名。乙别意,即散套。

六　大令　即散套。此名惟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内用之。

七　小令　甲本意,乃散曲之一種,體製較爲短小,對於成套之曲而言,與詞中所謂五十字以内之小令不同。乙别意,乃街市俚歌,雖亦合樂可唱,但其辭未經文學上之陶冶。

八　葉兒　即小令。小令中在元時風行之調,又别名葉兒。其稱"葉兒樂府"者,始於清朱彝尊,實不妥。

據此八種名義,然後知芝庵論曲中所謂"套數",皆指其本意也;所謂"時行小令"之"小令",亦本意也;所謂"街市小令"之"小令",則别意也。《中原音韻》所謂"小令",亦别意也。《中原音韻》評于志能曲曰:"此乃張打油乞化出門語也,敢曰樂府?"是可證明樂府確係與俚歌對立之名稱也。王驥德《曲律》論套數曰:"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九宫譜定總論》曾引其語。將"樂府"兩字範圍看得太小,殊非。

明魏良輔《曲律》曰:"清唱,俗語謂之'冷板凳',不比戲場藉鑼鼓之勢,全要閑雅整肅,清俊温潤下略。"清李斗《揚州畫舫録》亦曰:"清唱以笙笛、鼓板、三絃爲場面。"又曰:"清唱鼓板與戲曲異。戲曲緊,清唱緩;戲曲以打身段下金鑼爲難,清唱無是苦,而有生熟口之别。"據此,清唱之意,原爲唱而不演,不用鑼鼓,場面清静也。至於其所唱者,仍爲有賓白之劇曲,特唱時或者省去賓白耳。按之散曲,本無場面可言,笛與鼓板已足,本無須乎鑼鼓,正合充清唱之資料。故自來清唱所唱,雖不必其爲散曲,而唱散曲者固無不用清唱也。於是由清唱之名,乃遞生清曲之名。而所謂"清"者,亦遞變爲無賓白之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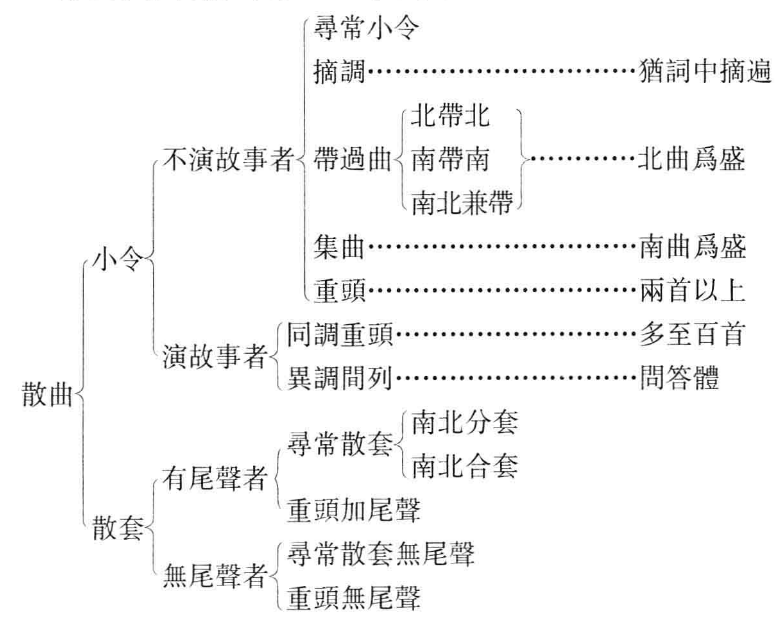
《暖姝由筆》所謂"套數",乃别意也。其所訂之三名,於義實爲互見。曰"用絃索者",乃謂單唱曲文,既無説白,又無扮演也。因説白與表演身段時,皆無須乎絃索。此其義實兼含清唱之所謂"清",與清曲之

所謂“清”。結果乃定明所謂套數者即散套也。

總之,前人書中稱散套處,固必爲散曲。即稱葉兒,稱清曲處,亦無不爲散曲也。稱樂府,稱套數處,僅有時爲散曲。而稱小令處,於最少機會,且並非曲,爲俚歌。更無論散曲矣。

體段第四

散曲雖大別爲散套與小令兩類,而體段由短至長,形式性情,種種不一。玆先表列其名類,而後一一略予説明。



一　散套與小令之分　芝庵論曲所謂“有尾聲名‘套數’”,乃通常之情形也。元曲散套,已多無尾聲者;詳下文十。明時散套,更不待言矣。夫套曲之普通情形,本來有三:甲,至少二首以上同宫調之曲牌相聯;乙,有尾聲;丙,首尾一韻。詳下文九。此三點中,自小令有重頭之一體,而後無論南北。所謂甲,已不必散套爲然矣;而乙又無論南北,都往往不然;是所餘南北套曲之規模,始終不渝者,惟有丙耳。故散套與小令間,若嚴爲剖别,其異處並不在一大一小,一短一長,一單一複,一

有尾而一無尾。惟論小令，則無論單複，都可以首各爲韻；帶過曲之數調相連，衹算一首。論散套，則無論短長，全套要必叶一韻。斯乃二者顛撲不破之分别也。故檢古人之作，前後數曲若用韻偶同者，雖不必其爲一套，但前後數曲若叶韻既已不同，則絶無再認爲套曲之理矣。此種《雍熙樂府》卷十六内甚多。如《吴騷合編》等書，又慣將前人四首或六首小令之題旨彷彿者，强爲聯成一套，而分别注明其用韻，混亂體例，割裂成文，毫無足取。

二　尋常小令　此指單闋之曲而言，爲散曲中之至簡者，亦即曲中之至簡者。其體段與詩之一首、詞之一闋相當，而其體制則尤較爲簡。蓋曲中小令，一首中一韻到底，不若詩詞之常常换韻，且曲經换頭，大抵便可分離另立矣。既屬至簡，即認此一體爲曲中之單位，亦無不可。

三　摘調　此指套曲中之一二調精粹者，從全套内摘出，作爲小令，本來非小令也。自來套曲文字，多敷泛之詞，其精粹部分，每每僅在尾聲。顧尾聲非可單獨摘出，以供傳唱者，選家雖欲割而取之，實不可能。然精粹部分倘並不在尾聲，且所在之調又可單獨傳唱，作爲小令者，則讀者爲愛惜文字計，乃不妨刊落其餘，獨存此調矣。此種事實，在前人選本中必甚多，惜因未曾注明某首小令摘自某套，便覺難於考見。但吾人尋常在小令中，如發現有用調奇特，非一般小令所慣用，而在普通套曲内反極常見者，則十九必爲此種摘調之體也。更如《中原音韻》之“作詞十法”後，附有定格四十首，其中有〔雁兒落帶得勝令〕詠指甲者，周氏於題下注一“摘”字，其意云何？即謂此首本非小令，是從一套曲内摘出者耳。此套全文待考。又“作詞十法”中第四法“用字”條有曰：“套數中可摘爲樂府者能幾？”此語又可證明王驥德以爲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實誤。據此，所謂摘調一種辦法，元人固確有之，特不甚著耳。按詞中大曲，多者有二十餘遍，體段之長，超過曲中長套。宋時爲便於歌唱起見，對於此種冗長之大曲，久有摘遍之辦法。即就大曲之若干遍中，摘取其聲音美聽，且可單獨傳唱，起結無礙之一遍，作爲慢曲，如〔泛清波摘遍〕、〔熙州摘遍〕等是也。夫詞中摘大曲之遍而爲慢曲，曲中則摘套曲之調而爲小令。二者固情勢相當而意趣相類。兹於散曲中别立此摘調之一體，實非無知妄作，或自我作古也。

四　帶過曲　帶過曲初僅北曲小令中有之，後來南曲内與南北合套内亦偶爾仿用。即作者填一調畢，意猶未盡，再續拈一他調，而此兩調之間，音律又適能銜接也。倘兩調尤嫌不足，可以三之，但到三調爲止，不能再增，若再欲有增，則進而改作套曲可。如明康海《沜東樂府》内有四曲兼帶者，殊非元人之制矣。此體前人竟有不了解者。以《九宫大成譜》之博，而編者亦不知散曲中有此一體，見該譜六十五卷〔雁兒落帶得勝令〕注文中。怪矣。

"帶過"二字，或連用，或任用其一，或用兼字，或稱兼帶。有北帶過北者，有南帶過南者，有南北兼帶者。其調皆詳見下文"用"調一節中。

又北曲中如劉伯亨散套，有雙調〔沙子兒攤破清江引〕、〔農樂歌兼破雁兒落〕、〔二犯白苧歌〕等，祇取材於二三調中，但並非二三全調之相聯，仿佛南曲中之集曲，是帶過曲之類似集曲者，又一種也。

五　集曲　集曲猶詞中之犯與攤破，專屬於南，可與北之帶過曲相當，而内容絶異。蓋帶過曲乃許多整個之調相連續，其名亦即用各調原名相連；集曲，則擷取各調之零碎句法相連續而另爲定一新名。如《雍熙樂府》所載〔集賢賓〕〔太平年〕云云之南北合套中，有〔北元和令〕〔上馬嬌〕〔勝葫蘆〕三調相帶過，而别立新名曰〔元和上馬勝〕，儼然南集曲之情形；但又各調全用，絶非集曲，此實爲自來北曲中或南北合套中所絶無而僅有者，不足爲據。且此種亦並不能與前述劉伯亨散套中帶過曲之類集曲者作同例看也。自南曲由元音而漸至崑腔，傳奇家於全部傳奇之數十齣中，不欲複用同調，始稱當行，於是此等集曲乃盛行。梁辰魚或竟爲首創之人，《江東白苧》集中所載〔九疑山〕、〔巫山十二峰〕等，視其名似仍爲一單調，而實則有九調十二調之句法，參雜其中也。集曲最長者莫如三十腔，乃於三十枝不同之調中，擷取句法，連綴而成。且其取調有時並及尾聲，或竟用尾聲全部以爲殿，則更覺非套非令，非驢非馬。元人體製，至此蕩然，無一毫留存矣。夫論聲音，集曲多細腔贈板，自足闡發崑腔妙處；若論體格，則完全出於揑湊。因而其文字亦大抵餖飣，讀之但見陳言泛語，味同嚼蠟者居多。若豪情勝概，固難以言；即首尾一貫，不支不複者，亦鮮見也。吾每謂，曲中轉變至於崑腔之集曲，不能聲文並茂、詞樂兼諧，實爲大憾。在傳奇中，有情節、賓白及

前後部分，互相襯搭，猶不嫌其如此；若散曲中，詳考前人製作、文章方面，集曲直無立足餘地。《江東白苧》一書，自來矜爲此中典重，至張旭初於《吴騷合編》中，且推爲曲中之聖，無乃太過歟。

《江東白苧》中有中吕入雙調〔楚江情帶金字經〕一調。按〔楚江情〕乃集〔香羅帶〕〔皂羅袍〕〔一江風〕三調中各數句而成者，初名〔羅江怨〕，後名〔楚江情〕。今以〔楚江情〕帶〔金字經〕，是以集曲帶尋常小令也，較之二三調尋常小令之互帶者，又複雜一層矣。

六　重頭　重頭者，頭尾悉同之調一再重複用之之謂也。曲中應用此名，始見於徐渭所編之《楊升庵夫人詞曲》内。而其體則元人自來即有之，有類詩詞中之聯章，並不奇也。晏殊詞有“重頭歌韻響琤琮”之句。《中山詩話》但云：“重頭入破，皆絃管家語。”而其説不詳，大約詞中前後闋完全相同者謂之重頭，起頭數句前後不相同者謂之换頭。曲中於前後數首重同一調者，亦稱重頭，蓋借用耳。此名甚古，則可斷言，惟未暇詳考。重頭重複之次數多寡，全無一定，至少兩首，漸加而四首、六首、八首、十首，都無不可；即成單數，作三首、五首等，亦從來無禁文也。重頭之至多者，莫如李開先之百闋〔傍妝臺〕，王九思和之，各重至一百首。兩種合刻，名《南曲次韻》。他如下文所引之《摘翠百詠》，亦〔小桃紅〕之百首重頭也。重頭與帶過曲較，形式不同者有二：一，帶過曲至多三調相帶過，重頭多寡無定，至多有百闋者；二，帶過曲乃異調各一首相帶過，重頭則同調若干首相重複也。至於性質不同者亦有二：帶過曲數調帶過即當認爲一闋，重頭之一調多闋重複，每闋仍各算一首。前者既爲一首，故一韻，後者既爲多首，故可首各一韻也；再則每首帶過曲僅一題，而重頭可以每闋一題。如元張可久〔賣花聲〕四首重頭，總題爲“四時行樂”，而各首分題則爲春、夏、秋、冬，且春叶歡桓，夏叶江陽，秋叶庚亭，冬叶支時，闋各一韻，亦闋各一詠也。然二者性質，亦有一大處相同者：則皆爲尋常小令與散套之過渡體也。故南曲中兩調或四調之重頭，即可成爲一套。詳下文十一、十二兩節。此種套曲中重頭，與尋常小令中重頭之分别，即在一韻與不一韻耳。

七　同調重頭演故事之小令　據上文，重頭無不同調者，兹曰同調云云者，對下一種異調間列者而言也。既欲演故事，則故事必有情節，

往往非一調所能盡，其必借重重頭，本無待言。如《雍熙樂府》十九卷所載西厢十詠，以十首〔滿庭芳〕分詠張生、鶯鶯、紅娘、夫人、法聰、杜確、鄭恒、孫虎及《西厢記》作者關漢卿、王實甫，共十人，並不紀事，是不過爲尋常之重頭耳。尚非此一種也，至同卷又載《摘翠百詠小春秋》，用〔小桃紅〕一百首，從張生離洛陽敘起，直至崔張團圓，一同赴官爲止。倘謂之劇曲，則無科白；倘謂之散套，則又調各爲韻，且爲北曲，而無尾聲；倘謂之尋常重頭，則内容敘演故事。故不得不爲别立名目，曰"同調重頭演故事"者也。原文每首皆有標題，如"生離洛陽"、"鶯和生詩"、"夫人許親"、"惠明發怒"等等，但此又與尋常重頭之分題，不容作一例觀，亦正以其内容爲敘演故事者。玆摘錄百首之八，以概其餘。

摘翠百詠小春秋此七字爲《雍熙樂府》目録内所標。以下所録，概依卷内原式。

小桃紅　西厢百詠此爲卷内百首之前所標。

五十九　事聞夫人

清白相國重當朝，這妮子先不肖。潑賤奴才聽他調，往來挑，誰知養下家生哨。把咱氣倒，等他來到，粗棍打折腰。

六十　紅行鶯囑

若還你到母親前，見責休埋怨。款裏慢把良言勸，問根源，覷些喜怒承機變。望姐姐可憐，替説些方便，善爲我辭焉。

六十一　夫人詰紅

叮嚀行坐守閨房，誰料你將心放。夜靜更深没攔當，小花娘，勾引小姐同胡創。有何勾當，因甚狂蕩，實與我説行藏。

六十二　紅娘受責

家翻宅亂鬧啾啾，諕的我難開口。惱犯尊顔怎收救，没來由，自家攬得愁來受。雨點似棍抽，火急般追究，做媒的下場頭。

六十三　紅答夫人

既然奶奶問根苗，只索從頭道。當日寺中解危鬧，那功勞，至今一向何曾報。俺姐姐意好，怕哥哥心惱，因此效鳳鸞交。

六十四　鶯鶯自念

這場煩惱怎周折，老母尋枝節。暗箭連珠把人射，枉咨嗟，兢

兢戰戰心喬怯。臉兒羞怎遮，懷兒愁怎卸，有甚話兒説。

六十五　紅勸夫人

尊前敢掉巧舌頭，有事當窮究。看了張生那清秀，本風流，胸中志氣沖牛斗。與姐姐既有，望奶奶將就，結末了燕鶯儔。

六十六　夫人允諾

養女從來氣不長，惱得我魂飛蕩。家醜不可外談揚，這一場，吞聲忍氣難和他講①。沉吟了半晌，你説的言當，何必再商量。

通體以詞紀言，以題紀事；通體遂有脈絡，遂成穿插。其格頗爲新奇。姚華《菉猗室曲話》曾引全詞，謂〔小桃紅〕亦南詞。絶非。又謂其製題頗開《南西厢》之先。實則其全篇内四字題目，别有作用耳。夫同一崔張事迹，趙令畤先以十首〔蝶戀花〕詞檃括之，此繼以百首〔小桃紅〕曲檃括之。雖二者之爲詞曲異，爲十百異，所以檃括之法異；而爲聯單調以演故事，固二者之所同也。且在詞爲大曲聯套之緒餘，在曲爲雜劇省白之别調，亦足資詞曲間之參互比較矣。

“摘翠”乃摘取精粹之意，“小春秋”猶謂小西厢也。宫天挺《范張鷄黍》劇内演王仲略云：“小生不曾讀《春秋》，敢是《西厢記》。”此白若非臧懋循所增，則元人已以《西厢》爲《春秋》矣。明單宇《菊坡叢話》云：“《西厢記》人稱爲《春秋》。或云曲衹有春秋，而無冬夏，故名②。”如張羽之序董《西厢》，其中稱關漢卿續本即曰“關氏春秋”，可見《西厢》本有“春秋”之稱。所謂“小春秋”者，其用意固甚明也。姚華論其文字，謂“用韻遣辭，可斷爲元曲”，大概可信。所惜者舍此以外，此體便别無他例足資參證耳。

八　異調間列演故事之小令　元鍾嗣成《録鬼簿》曰：“王曄，字日華，杭州人。體豐肥而善滑稽，能詞章樂府。臨風對月之際，所製工巧。有與朱士凱題《雙漸小青問答》，人多稱賞。”此所謂《雙漸小青問答》者，嚮不知爲何體，及見《樂府羣玉》，載《問答》全部，乃知亦散曲中小令之

---

① 今校：嘉靖四十五年刻本《雍熙樂府》，“講”作“强”。

② 今校：此語不見於明成化刻本《菊坡叢話》，而見於明萬曆刻本李詡撰《戒庵老人漫筆》。

别體耳。《羣玉》一書，通本皆選小令，無一套曲，是不獨爲元人選本中所絶無僅有，即有明一代，號爲鼓吹風雅，冗編濫選，充實一時者，亦未見有獨張小令之書也。夫《羣玉》體例既彰明如此，今《問答》全部悉載其中，其爲小令而非他體，應無疑矣。明鈔本《羣玉》卷二所載之最後一家即爲《王日華樂府》，又小字注曰"錢塘南齋"，蓋王氏號南齋也。其次一行題〔慶東原〕，小字注曰："《風月所舉問汝陽記》，自黄肇退狀至議擬，凡計一十六首。"此所謂《風月所舉問汝陽記》者，必爲一雜劇名目。歷考元明以來紀劇之書，皆無載此名者，可據以補前書之遺也。而兹十六首問答之辭，即檃括劇中所有自退狀至擬議之一段情節也。十六首之調名、題目與用韻，具録如下：

慶東原　黄肇退狀天田　天香引　問蘇卿庚亭　答真文

鳳引雛　再問庚亭　答天田　淩波仙　駁天田　招天田

天香引　問馮魁江陽　淩波仙　答蕭豪

天香引　問雙漸江陽　淩波仙　答庚亭

天香引　問黄肇姑模　淩波仙　答家麻

天香引　問蘇媽媽天田　淩波仙　答蕭豪　議擬庚亭

據上所列，十六首既無尾聲，又不同韻，則不得謂之套曲。既用〔慶東原〕、〔天香引〕、〔鳳引雛〕、〔淩波仙〕四調，則不得謂之同調重頭。四調之於十六首，占數既不均匀，排列又甚錯綜，故此處謂之異調間列。十六首中，除一起一結外，餘則七問七答而已，故又謂之問答體也。所謂"舉問"者，即舉發審問之意；"退狀"者，即原告撤回訴狀；"議擬"者，即判決也。"雙漸小青"事，元曲中播詠甚盛，僅亞於崔張而已。王曄之文字亦不惡，兹摘録六首，以明其體制。

〔鳳引雛〕再問　此調即〔殿前歡〕

小蘇卿，言詞道不實誠。江茶詩句相兼併，那件著情。休葫蘆提面面廳，相傒倖，端的接誰紅定。休教勘問，便索招承。

又答

滿懷冤，被馮魁掩撲了麗春園。江茶萬引誰情願，聽妾明言。多情小解元，休埋怨，俺違不過親娘面。一時間不是，誤走上茶船。

中略

〔天香引〕問馮魁

馮魁㗖你自尋思,這樣嬌姿,效了琴瑟。不用紅娘,只留紅定,便繫紅絲。量你啊是甚麽風流浪子,怎消得多情的俊俏猱兒。供吐實詞,説了緣由,辨個妍媸。

〔淩波仙〕答

黄金鑄就劈閑刀,茶引糊成剗怪鍬,廬山鳳髓三千號。倍酥油儘力攪,雙通叔你自才學。我揣與娘通行鈔,他接了咱傳世寶,看誰能够鳳友鸞交。中略

〔天香引〕問蘇媽媽

蘇婆婆常只是熬煎,臨逼得孩兒,一迷地胡搧。使會虚脾,著些甜唾,引起頑涎。用力的從教氣喘,著昏的一任頭旋。只爲貪錢,將個嬋娟,賣上茶船。

〔淩波仙〕答

有錢問甚紙糊鍬,没鈔由他古定刀,是誰俊俏誰村拗。俺老人家不性索,馮員外將響鈔遞著。雙生啊休乾鬧,黄肇啊且莫焦,價高的俺便成交。下略

異調間列之例,亦惟見有此組。其體既重在問答,可以謂之紀言者。前一種同調重頭,則言語、動作兼紀者。觀於此,演故事之不僅於劇曲,散曲中亦有之,更無疑矣。又尋常小令中如孫周卿〔蟾宫曲〕《題琵琶亭》云:

到潯陽夜泊星槎,送客江頭,忽聽琵琶。下馬維舟,迴燈借問,何處人家。妾本是京師館娃,嫁商人淪落天涯。再轉龍牙,細撥輕爬,聲裂檀槽,月滿蘆花。

見樂天細問根芽,襟搭鮫綃,玉笋籠紗。家住長安,十三學樂,髻綰雙鴉。今老却朝雲暮霞,再休提秋月春花。自歎咱家,兩鬢霜華,有錦難纏,淚濕琵琶。

言語、動作,亦復兼紀,亦可謂爲演故事者。故散曲之演故事,實甚平常,且不僅以上所述兩種體制而已,是亦不可不省耳。

九　南北分套

南北分套,本無此名,此特對下列一種南北合套而言,假設如此耳。

兹分别論之。

甲　套曲普通情形　套曲之組成，普通有三種情形。

一，至少二首同宫調之曲牌相聯，若宫調雖異，而管色相同者，亦可互借入套。但北曲中小令之專用牌調，詳下文“用調”一章。及南曲中特殊數調，如仙吕中〔美中美〕、〔油核桃〕之與〔醉羅歌〕、〔醉花雲〕，越調中〔下山虎〕、〔五韻美〕之與〔包子令〕、〔撲頭錢〕等則雖宫調、管色俱同，亦不能聯套也。最長之套，如元劉致上高監司〔正宫・端正好〕套，有三十四調之多。

二，有尾聲，以示全套之樂已闋。

三，全套首尾一韻，此層最緊要。

乙　南北套之異同

四，北散套應發生在北劇套之前，二者無大區别，惟劇套體製較之散套，進而稍繁耳。南散套應發生於南劇套之後，因傳奇齣數較多，所謂排場，各種不一，其曲套情形，亦遂繁夥，而與散曲之套多異矣。

五，南套全部分爲引子、過曲、尾聲三部分，甚顯著；北套於尾聲以外，無可分劃。又南有賺曲一種，以調節或聯絡前後調之板拍；北雖間亦有之，而不顯著。

六，北套借宫之風極盛，有全套連尾不過五六調，而借他宫之調多至四五闋者；南套不然。間有如楊慎《陶情樂府》内〔正宫・錦纏道〕《春月懷蕭楚雲》套，全套除引子與尾外，衹餘三調，乃兩借南吕，一借仙吕，借宫之多，正與北曲情形無異，但極少見。

七，北套尾聲，繁簡長短不一，每與他調混合爲一體，如〔後庭花煞〕、〔好觀音煞〕等是。且其煞尾之部分，有非常之長，非一調所能盡，乃分若干段以盡之者，如〔十三煞〕、〔十煞〕、〔七煞〕等。無論劇套、散套中，皆數見不鮮者也。南尾聲則極簡單，句法平仄，雖隨宫調而異，詳沈璟《南曲譜》。但大抵十二板，故尾聲又名〔十二時〕。又北尾聲亦稱煞、尾、煞尾、收尾、結音、慶餘，南尾聲亦稱餘音、餘文、意不盡、情不斷、十二拍尾。施紹莘《花影集》中，又有改稱尾聲爲“鳳毛兒”者。

八，南套聯法未失傳，變化更動，作者倘爲知音，猶可自主；若北套中，首尾數曲，雖似一定，而中間各曲，則聯法不詳，作者惟有遵守前人程式而已。

丙南曲情形

此就一般南套略述之。若劇套之排場配搭，具詳近人許之衡《曲律易知》及王季烈《螾廬曲談》等書内。

九，引子不論宮調，每牌亦不必全填，與過曲不同。唱時只點鼓板，不和絃管。散曲更可以不用引子，入手便填過曲。至於過曲之各調相聯，或以其性質爲準，如有贈板細唱者在前，無贈板粗唱者在後，乃最顯著者；或以向來之習慣爲準，在劇套中有排場關係，習慣尤多。

十，南套成因，各種不同。宮調之選定，悲喜剛柔，必按合文字内情，此通例也。此外有因題定套者，如詠八景則成八調之套，詠四時則成四調之套。有自南北合套中抽去北曲而成者，例如《南詞韻選》所載〔中吕・泣顔回〕《薄倖忒情雜》一套，即是抽去北詞者。有集同韻之小令數首而成者。例如《白雪齋集》合李日華、金鑾、沈仕、張鳳翼四人之〔玉芙蓉〕各一首，爲《四時閨思》一套。此外特殊情形尚多，一時難以備舉。

十　南北合套　元鍾嗣成《録鬼簿》云："沈和字和甫，杭州人。能詞翰，善談謔。天性風流，兼明音律，以南北調合腔，自和甫始。"①下略是南北合套由來甚早，有南曲未久之時，元人即創行之矣。蓋北曲每套限一人唱，歌者久以爲苦，南北聲音又各有所偏，宜相調和，二者融合成套，則各捄其弊，得中和之美矣。此種在劇曲與散曲中並行不廢。《曲律易知》舉合套式之七，又謂通行者衹有四。殊不然。查《九宫大成譜》中，仙吕以下十一宫調，各舉南北合套二式，末仙吕入雙調一調内，所舉尤多，凡十二套，合共三十四套。其他各選本中所列，出此三十四式之外者，粗粗計之，尚不下十餘式。是自來合套，究有若干，雖未得其確

---

①　今校：天一閣藏鈔本《録鬼簿》，"杭州"作"錢塘"，"詞翰"作"辭翰"，"南北調"作"南北詞調"。

數，必在五十以上，而必不止七與四之數，則可斷言者也。

合套規律，要在南北兩調之聲音恰能銜接而和美。在知音者原不妨按律配合，多出新巧；若不知音者則惟有遵從前人常用之成式，不容妄事連綴，多出笑柄也。考以上所云數十式中，普通情形，固是一南一北，相間不亂，其開始或以南起，或以北起，皆可。但有少數亦不盡然者。大抵所用北調中，如有帶過曲在，則雖將二曲相帶過，亦祇作一曲計算，南北合套中所有北曲，用三曲之相帶過者，未見其例。實際上亦已成兩北一南之偏勢矣。此種於《大成譜》所載仙吕入雙調之合套中最多。又如《雍熙樂府》所載〔越調・南繡停針北小桃紅〕一套中，一北之後，繼以二南，又繼以三北。並非帶過曲。《北曲拾遺》所載〔雙調・北錦上花南銷金帳〕一套中，一南之後，繼以二北，又繼以二南，又繼以四北。於此可見合套之中，各調相連，祇要音律和美諧應，亦不必守定一南一北相間之成例也。

十一　重頭加尾聲之套　用一調重頭以成套，南曲中始有之。至簡之北套，有僅一調一煞者，稍長則爲一調、一幺篇、一煞。此一調一幺而加以一煞之局格，不啻即南套中重頭加尾聲之濫觴矣。套中重頭，與小令中之重頭不同。凡調之能爲小令者，即無不可爲小令重頭；至於調之可以聯套者，則不必其皆可重頭加尾而成套也。觀許氏《曲律易知》於“配搭”一節之類别諸調中，有“宜疊用”與“勿疊用”兩種，可以知矣。蓋“宜疊用”者，方可以屢用前腔，加尾成套；“勿疊用”者，必不能如是也。綜許氏所列各宫調曲之宜疊用者，不過四十有六；仙吕五、羽調一、正宫三、大石一、中吕七、南吕五、黄鐘二、越調四、商調四、雙調九、仙吕入雙調五。許氏又謂疊用至六枝成套，在前人所已用者，不過〔鎖南枝〕、〔香柳娘〕、〔懶畫眉〕、〔桂枝香〕數調。此其所述，雖不無脱略，然大概要不過如是也。

重頭成套，本以不加尾聲爲原則，詳下文所以加尾聲者，多因文意方面，必須有幾句結束之語耳。其重頭之數，爲二，爲四，爲六，皆成雙。間有如〔三仙橋〕，用者多作三枝，是特殊者也。

十二　尋常無尾聲之套　套數在元人，輕易無無尾聲者。其無尾聲者，大抵有下列三種情形。甲，所用曲調有特别情形者不用尾。如無

名氏《貨郎擔》雜劇，南吕一套〔一枝花〕後，用〔九轉貨郎兒〕，九轉既完，樂遂闋，不用尾，因〔九轉貨郎兒〕爲特製之曲也。乙，用帶過曲作結者則省尾。如喬吉南吕《雜情》套，〔一枝花〕、〔梁州〕之後，用〔罵玉郎感皇恩採茶歌〕之帶過曲，則不用尾。張酷貧《汗衫記》劇，〔雙調・新水令〕套之末，用〔雁兒落得勝令〕之帶過曲，則亦不用尾。丙，所用之末調，可以代替尾聲者，則不再用尾。如商調套曲以〔浪來裹〕結，雙調套曲以〔清江引〕結者，均不用尾。此例甚多。此外劇套中亦有無尾而不得其故者，如無名氏〔罟罟旦〕劇中有〔中吕・粉蝶兒〕套，以〔古竹馬〕結，張國寶〔羅李郎〕劇中有〔雙調・新水令〕套，以〔水仙子〕結等是。又有原文本屬有尾，而傳本脱誤者，如《詞林摘豔》所載白樸《箭射雙鵰》劇，〔中吕・粉蝶兒〕一套無尾，實則有尾而《摘豔》脱之耳。又《北詞廣正譜》雙調載白氏〔喬木查〕套無尾，實亦有尾，而《譜》脱之也。

至於南曲尋常無尾者，在散曲中極少，有之則下列所謂"重頭無尾"者也。

十三　重頭無尾聲之套　重頭無尾聲，惟南曲中有之。沈璟《南曲譜》曰："一個牌名做二曲，或四曲、六曲、八曲，及兩個牌名各止一二曲者，俱不用尾聲。"此重頭無尾聲立説最早者也。沈氏所云種種，於《曲律易知》等書中得其例皆甚易。惟所謂"兩個牌名各止一曲"者，既非重頭，其形又酷似北曲之帶過曲，其例頗不多見。如梁辰魚《續江東白苧》内所載，中吕入雙調〔攤破金字令〕與〔夜雨打梧桐〕《遇張一兒》[①]、商調〔黄鶯兒〕與〔簇御林〕《幽蘭》[②]等是也。

一牌做兩曲、四曲等等，與兩牌各做二曲以成一套者，固可無尾聲；即三牌或四牌各做二曲、四曲不等以成一套者，亦可無尾聲。此三牌四牌之前加用引子者亦有之，是皆在重頭無尾聲之列也。又兩牌之重頭有相間以列者，惟其每牌不止一首，而爲重頭，故亦可無尾聲。其式如引：〔白練序〕〔醉太平〕〔白練序〕〔醉太平〕〔白練序〕〔醉太平〕。除引以外，兩牌各重作三首，而相間以列，並無尾聲，亦遂成套矣。

---

① 今校：此套題作"庚午孟夏望夕遇虞山月客張一兒於虎丘殿堦作"。

② 今校：此套題作"題幽蘭"。

總之,既以一調或諸調重頭以組套,則引與尾之有無,皆可任意焉;特尾聲之無,益爲注目耳。

用調第五

劇套用調甚多,而又不欲重複,故有時搜及冷僻;散套欲便於歌唱,習於句讀,故冷僻不用。南北分套如此,合套亦如此。合套定式,詳於《九宫大成譜》,重頭套用調,詳於《曲律易知》,已如前所言,兹概從略。至於小令之用調,則普通所見,似乎層出不窮,而實際按之,亦無幾也。顧自來未有統計及之者,因於此詳之。

小令用調,大抵以聲音美聽,可以單獨歌唱,不病割裂者爲標準。惟元曲唱法,今已失傳,北曲諸調,在今崑腔中,雖亦有譜可唱,但適成其爲崑腔而已,每調中原腔幸而尚存者,不知究剩幾分之幾。自明初南曲盛行,北調即漸成絶響矣,何論後世。觀何良俊《四友齋叢説》、沈德符《顧曲雜言》等書所紀,可以知之。所用爲小令之諸調,究竟在當時歌唱,如何美聽,除周德清《中原音韻》之"作詞十法"中所言各調平仄陰陽如何爲妙,如何爲尤妙以外,他書無所及也。在南曲中,則習爲小令之諸調,大抵爲腔細婉而板繁密者;即有贈板之曲。尾聲、引子固不能填作小令,即過曲之粗急直率者,小令中亦從來無人援用也。兹分别南北,著録其牌名如次。

一　北曲小令　北曲小令用調,又應分作三種。

甲　小令專用者　此一類見清李玉《北詞廣正譜》各卷目録後,兹彙録之,得五十調,皆不能與他調相連而入套者也。

黄鐘　晝夜樂　人月圓　紅衲襖　賀聖朝

正宫　黑漆弩　甘草子　漢東山

仙吕　錦橙梅　太常引　三番玉樓人

南吕　乾荷葉

中吕　山坡羊　喬捉蛇　鶻打兔　攤破喜春來

大石　百字令　喜梧桐　初生月兒　陽關三疊

小石　青杏兒　天上謡

高平　木蘭花　于飛樂　青玉案

商調　秦樓月　桃花浪　滿堂紅　芭蕉延壽

越調　凭闌人　糖多令

雙調　新時令　十棒鼓　秋江送　大德樂　大德歌　祆神急　楚天遥　青玉案與詩餘同　殿前喜　皂旗兒　枳郎兒　華嚴讚　得勝樂　山丹花　掃晴娘　魚遊春水　驟雨打新荷　河西水仙子　河西六娘子　百字折桂令

以上五十調中，〔太常引〕與〔初生月兒〕二調，李氏《譜》原未列入小令，兹按兩調在套曲中從未用過，故爲補入。〔掃晴娘〕調，李《譜》且未收，兹援〔天上謡〕例兩調同爲明人創作補入。又李《譜》所列，本來尚有南吕之〔金字經〕、商調之〔商調水仙子〕及〔蝶戀花〕、越調之〔小絡絲娘〕、雙調之〔播海令〕〔蟾宫曲〕諸調。兹按〔金字經〕有時借入雙調之套曲中；〔水〕、〔播〕兩調在《譜》中所引之例，已明爲套數中作。〔蝶戀花〕在《譜》中，商調則僅有其名，並無曲文，其名當指詩餘中之〔蝶戀花〕也；雙調所列，則又是套曲，並非小令。〔蟾宫曲〕在元人皆以爲即〔折桂令〕，李氏據一二首字句之小異者，便别爲一調，其實正可不必。〔小絡絲娘〕實即〔絡絲娘〕之末兩句，斷不能獨自成調。而況《譜》中所引之例爲《西厢記》，《西厢記》中又明標爲〔絡絲娘煞尾〕，從來固已無人用作小令；即論其句法，亦絶不成爲小令之調也。凡此種種不合者，兹爲一概删去。再譜中中吕尚有〔齊天樂過紅衫兒〕一調，因明明爲帶過曲，已劃入下文丙種内。

此五十調雖爲小令專用者，乃通常並不習用，習用者惟〔山坡羊〕、〔凭闌人〕、〔大德歌〕三調而已，其次爲〔河西六娘子〕、〔百字折桂令〕，餘外皆屬冷僻。如商調中〔桃花浪〕以下三調，惟賈仲明《金童玉女》雜劇中曾用作附唱之小令，除此直未見有人用過也。

乙　小令套曲兼用者　共六十九調。兹擇其實際習用者三十二調，著圈以别之。

黄鐘　刮地風　出隊子

正宫　塞鴻秋　叨叨令　醉太平　小梁州　六幺遍　白鶴子

仙吕　後庭花　醉扶歸　遊四門　寄生草　醉中天　節節高　金

盞兒　一半兒　憶王孫　賞花時

南吕　金字經　四塊玉　玉交枝　梁州

中吕　滿庭芳　喜春來　醉高歌　紅繡鞋　普天樂　朝天子　上小樓　迎仙客　四邊静　四换頭　掛枝兒

般涉　耍孩兒

商調　梧葉兒　涼亭樂　醋葫蘆

越調　天淨沙　小桃紅　寨兒令　黄薔薇　雪裏梅

雙調　折桂令　水仙子　慶東原　駐馬聽　撥不斷　清江引　落梅風　沉醉東風　步步嬌　碧玉簫　沽美酒　殿前歡　阿納忽　慶宣和　賣花聲　得勝令　春閨怨　風入松　胡十八　月上海棠　快活年　牡丹春

待考　豐年樂　時新樂　霜角　阿姑令　雙疊翠

丙　帶過曲調式　帶過之曲,前人習用者爲格不多。兹彙録之,僅得三十四調,亦擇其習用者六調,著圈以别之。

正宫　脱布衫帶小涼州　小涼州帶風入松

仙吕　後庭花帶青哥兒　那吒令帶鵲踏枝寄生草

南吕　罵玉郎帶採茶歌　罵玉郎帶感皇恩採茶歌

中吕　十二月帶堯民歌　醉高歌帶喜春來　醉高歌帶攤破喜春來　醉高歌帶紅繡鞋　快活三帶朝天子　快活三帶朝天子四换頭　快活三帶朝天子四邊静　齊天樂帶紅衫兒

越調　黄薔薇帶慶元貞

雙調　水仙子帶折桂令　雁兒落帶得勝令　雁兒落帶清江引　雁兒落帶清江引碧玉簫　一錠銀帶大德樂　沽美酒帶太平令　沽美酒帶快活年　對玉環帶清江引　楚天遥帶清江引　梅花酒帶七弟兄　竹枝歌帶側磚兒　江兒水帶碧玉簫　錦上花帶清江引碧玉簫

中吕帶雙調　醉高歌帶殿前歡　滿庭芳帶清江引

正宫帶雙調　叨叨令帶折桂令

南帶過曲　朝元歌帶朝元令

南北兼帶　南楚江情帶北金字經　南紅繡鞋帶北紅繡鞋

以上皆小令中之帶過曲。其有在南套中偶見,而小令中從未見過

者，如〔風入松帶急三鎗〕等，玆概未列。又《樂府羣玉》載曹明善有〔三棒鼓聲頻〕一調，分明是三調相帶過者，則當查明補入。又帶過曲有用別名者，如〔鴻門奏凱歌〕即〔雁兒落帶得勝令〕，〔湘妃遊月宮帶折桂令〕即〔水仙子帶折桂令〕等，不再混列。

以上北曲小令用調三種，共一百五十三調，約當北調全數據《北詞廣正譜》爲四百四十七調之三分之一强，而普通習用者，總不過四十餘調耳。

二　南曲小令　南曲小令用調，可別爲原調與集曲兩種。原調對集曲而言，即南九宮十三調中原有之調，並非如集曲之用許多曲句，聯綴集合而成者也。

仙呂

原調　皂羅袍　桂枝香　排歌　浪淘沙　月兒高　傍妝臺　月中花　解三酲　西河柳　春從天上來

集曲　醉羅歌　月雲高　甘州歌　解袍歌　一封書　解酲歌　醉花雲　香轉南枝　月照山　鬧十八　九迴腸　十二紅　醉歸花月渡　二犯桂枝香　二犯月兒高　二犯傍妝臺

正宮

原調　玉芙蓉　錦纏道

集曲　錦亭樂

大石

原調　催拍　兩頭南　兩頭蠻　紅葉兒

中呂

原調　泣顏回　駐雲飛　普天樂　駐馬聽　石榴花　永團圓　番馬舞秋風

集曲　榴花泣　倚馬待風雲

南呂

原調　一江風　懶畫眉　梁州序　大勝樂　賀新郎　宜春令　銷金帳　香羅帶

集曲　羅江怨　三學士　七犯玲瓏　六犯清音　梁州新郎　梁沙潑大香　浣溪劉月蓮　六犯碧桃花　七賢過關　巫山十二峰　九疑山

八寶妝　仙桂引　仙子步蟾宮

黄鐘

原調　侍香金童　傳言玉女　啄木兒　畫眉序

越調

原調　綿搭絮

商調

原調　黄鶯兒　集賢賓　山坡羊　高陽臺　水紅花

集曲　金絡索　黄羅歌　鶯花皂　山羊五更轉　梧蓼金羅　黄鶯學畫眉

小石

原調　驟雨打新荷　象牙床

羽調

原調　馬鞍兒

集曲　勝如花　四季盆花燈

雙調

原調　玉胞肚　鎖南枝　風入松　四塊金　玉交枝　柳摇金　朝天歌　江兒水　孝順歌　步步嬌　淘金令　轉調淘金令　錦法經　四朝元

集曲　二犯江兒水　嬌鶯兒　江頭金桂　孝南歌　二犯柳摇金　孝南枝　玉枝供　六幺令犯　落韻鎖南枝　攤破金字令　折桂朝天令　錦堂月　玉江引

待考　征胡兵　彌陀僧　對美人　美櫻桃

以上南曲小令用調，原調五十八，集曲五十四，待考四，共一百十六調，約當南調全數據《南詞定律》爲一千三百四十二調十分之一弱，而普通習見者，不過十餘調而已。

以上南北小令用調各百餘，乃就選本、專集中所得見者彙列之。料想元明時作小令傳唱之調，必不止此。如永樂間所梓行之《諸佛名歌》，其編排分别南北，歌以調從，一調或數十歌或數歌不等，絶無所謂聯套情形，是亦當歸入小令一類者；乃其所用之調，不但不見於以上所列者甚多，即自來各譜書内，亦每每未曾收採。於此可見小令之中，自來多佚調矣。

作家第六

曲家大抵爲潦倒文人，既鮮知遇於當時，復少顯揚於後世。作劇曲者然，作散曲者又何獨不然！且散曲篇幅簡短，更易於遺佚，而作者興到弄筆，往往隨作隨歌，隨歌隨棄，不甚愛惜，蓋初不欲藉此以沽名也。於是履貫既多模糊，姓字亦漸湮没。篇章零落，人物消沉，歷覽詞場，莫此爲甚。其實論曲家所業，亦未嘗不承風雅之遺，而小道鄭聲，横施鄙棄，從來已覺非分。若千載以後，並作者一姓一字之亦不復傳，得毋過歟！緣就各書，彙集其名，聊存鴻爪。仕履不詳，難同繼先之《鬼簿》；品藻未備，亦殊涵虚之《評林》。並名字之分歧，時代之顛倒，有時亦所不免，蓋蒐採尚嫌未廣，考訂益復不遑矣。

元

喬吉　張可久　曾瑞　吴本世　吴仁卿克齋　錢霖子雲　顧德潤　朱凱　周月湖　沈子厚　耶律鑄　張養浩　汪元亨　睢景臣　鄭杓次　馮華　李齊賢　沈禧

以上十八人，有專集或詩文詞後附集，已見書録第一者。

王修甫　白賁無咎　彭壽之　張子益　京幹臣　石子章　閻仲章　王嘉甫　元好問　蒲察善長　王鼎　鮮于樞伯機　吕元禮　劉秉忠　商政叔　徐琰子方容齋　芝庵　盧摯疎齋　胡祗遹紫山　姚燧牧庵　貫雲石酸齋　劉致逋齋時中　崔彧　李秋谷　奥敦周卿　嚴實忠濟　庾天錫吉甫　馬九皋　阿魯威　阿里耀卿　史知州　馬謙齋　仇州判　馮子振　陸子友　盍志學　侯正卿　吴正卿　關漢卿　白樸　馬致遠　王伯成　左敬之　鄭光祖德輝　鄭廷玉　杜仁傑善夫　亢文苑　吕止庵　趙文一　高文秀　李茂之　紀君祥　楊君擇　冀子奇　孫叔順　王仲誠　不忽麻　李邦基　高安道　董君瑞　陳子厚　趙明道　景元啓　李壽卿　楊朝英

以上六十五人，據殘元本《陽春白雪》姓氏表增。京幹臣，“京”一作“荆”。

商挺左山　吕止軒　吕侍中　楊果西庵　趙天錫　薛昂夫

以上六人，據十卷本《陽春白雪》增。

吕濟民　周德清　鄧玉賓　查德卿　吴西逸　孫周卿　武林隱　王元鼎　阿里西瑛　衛立中　李伯瞻　趙顯宏　唐毅夫　高栻　李愛山　宋方壺　王愛山　朱庭玉　盍西村　李伯瑜　程景初　鍾嗣成　趙彦輝　杜遵禮　孫季昌　秦竹村　周文質仲彬　李致遠　童童　沙正卿　王仲元　高明道　曾褐夫　孛羅　吕天用　陸登善　任昱則明　姚守中　楊立齋　趙瑩　王氏　珠簾秀

以上四十二人，據《太平樂府》增。趙瑩一人，獨見於何夢華舊藏鈔本，他本不載。末二人乃女子。

趙善慶文寶　曹明善　王曄　陳德和　張子堅　丘士元　高克禮

以上七人，據《樂府羣玉》增。

陳草庵　張彦文

以上二人，據《樂府新聲》增。

范居中　趙良弼　廖毅　李顯卿　王思順　蘇彦文　李用之　黄公望　蕭德祥　高可通

以上十人，據《録鬼簿》增，皆確言有散曲者。

方伯成　李邦祐　李文蔚　李好古　李子昌　沈和　吴昌齡　胡用和　范康　張鳴善　張碧山　貫石屏　黑老五　楊景華　王廷秀　劉庭信　蘭楚芳

以上十七人，據《詞林摘豔》增。黑老五乃梨園中人，與劉廷信稱“黑劉五”者，應是二人。蘭楚芳或屬明人，“蘭”一作“藍”。

虞集

以上一人，據《雍熙樂府》增。

于伯淵　孔文卿　李泂溉之　李子中　狄君厚　施惠　馬彦良　班惟志彦功　康進之　薩都剌　闞志學　王仲文　史九敬先　石君寶　沈拱　張壽卿　曹元用　曹唐臣　彭伯威　金仁傑　武漢臣　秦簡夫　孫子羽　宫天挺　倪瓚　楊顯之　賈伯堅　趙公輔　蕭德理　顧仲清

以上三十人，據《北宫詞紀》增。自王仲文以下十九人，見初印本《北宫詞紀》姓氏表。本書有名無詞，除倪瓚、賈伯堅外，究竟諸人有無

散曲，尚待考。

柴野愚

以上一人，據《太和正音譜》增。

滕賓　鄧學可　鮮于必仁去矜　陳克明　季子安　張子益　劉燕哥　劉伯亨

以上八人，據《北詞廣正譜》增。劉燕哥與一作“劉燕兒”者，不知是一人否？

王一山　王士熙　化成甫　史楚甫　朱經　白玉真人　李正則伯顏　周誥　孟昉　邵元長　胡致居　耿子春　陳在山　盧彦威　崔雪竹　聶鏞　劉婆惜　張天香　張怡雲

以上二十人，據《曲家姓字小典》增。末三人女子。

以上元人著有散曲者，共二百二十七人。

明

周憲王有燉　常倫　康海　王九思　王磐　楊慎　楊夫人　何瑭　李開先　梁辰魚　馮惟敏　金鑾　沈自晉　施紹莘　劉效祖　朱應辰　歸莊　陳鐸　沈仕　王驥德　史磐　張鳳翼　馮夢龍　張瘦郎　席閬仙　祝允明　沈璟　陳鶴　王澹翁　楊循吉　夏言　薛論道　陳繼儒　宣宗　遼簡王植　唐恭王彌鉗　承休王彌鋠　新樂王載璽　遼王恩鑛　顧應祥　盛鸞　屠本畯　王衡　俞彦　黄方蔭　張四維　陶輔　王雪齋　郭豸　司馬泰　謝九睿　袁崇冕　王田　南溪散人　喬龍溪　高筆峰　蘇雪蓑　陳元朋　李先芳　韓邦奇　皇甫百泉　蜀成王讓栩　李禎　瞿吉　俞琬倫　王與端　魏荔彤　林廷玉

以上六十八人，有專集或詩文詞後附集，已見書録第一者。

王越　王子一　王子安　王子章　王文峰　包應龍　丘汝晦　丘汝成　史直夫　吕景儒　谷子敬　寧齋　胡以正　恒軒　侯正夫　段顯之　徐知府　唐以初　耿子良　陳克明　張善夫　張禄　張氏　崔子一　曹孟修　寧憲王權　湯式　楊彦華　楊景言　賈仲明　臧允中劉東生　曹氏

以上三十三人，據《詞林摘豔》增。内陳克明與元人陳克明恐係一

人。曹氏乃女子。

徐霖子仁　王春泉　胡賓竹

以上三人，據《雍熙樂府》增。

顧夢生　劉龍田　李日華　虞竹西　張文臺　周秋汀　陸之裘　陶陶區　秦時雍　曹大章含齋　吴嶔　殷都　唐寅

以上十三人，據《南詞韻選》增。《曲品》有陶具區，未知即陶陶區否？

王文昌　王寅　史沐　杜大成　吕涇野　李子昌　汪道昆　茅溱　高濂　倪民悦　孫湛　陳所聞　陳沂石亭　康漳川　張伯純　張鍊　盛敏耕　黄祖儒　雲夢山人　趙南星　簡紹芳　王世貞　毛雙峰　牟清溪　陸采　陸弼　陳全　陳素庵　陳横崖　康浚川　屠隆　花綸　施幼平　胡文焕　弭少庵　徐遵晦　倪少虹　劉函山　鄭若庸　鄭墟泉　潘子素　穆仲義　蘇復之　顧衡宇

以上四十四人，據《北宫詞紀》增。王世貞以下二十三人，據初印本《北宫詞紀》姓氏表增。本書有名無詞，他書亦多未見其散曲，待考。

馮二酉　王寵　王守仁　王問　方洗馬　文徵明　史槃　皮元素　朱長卿　李如真　汪廷訥　沐石岡　周履靖梅墟　邵寶二泉　武陵外史　兩峰主人　邢雉三　胡汝嘉　胡文焕　范晶山　高明　高石樓　晏振之　徐惺予　孫幼如　孫百川　蘇子文　莫是龍　許然明　張茅亭　張月塢　黄參鳳　湯三江　湯東野　費勝之　程中權　喬臥泉　楊立齋　趙晉峰　顧仲芳

以上四十人，據《南宫詞紀》增。内楊立齋與元人楊立齋不同。“程中權”一作“程仲權”。

錢福鶴灘　吴無咎　羅欽順　顧木齋　吴載伯　杜圻山　燕仲義　薛常吉　周君建　毛蓮石　顧大典　張孺彝　李復初　梅鼎祚

以上十四人，據《詞林逸響》增。

卜世臣　王異　王厚之　方氏　沈則平　沈瓚　沈君善　沈自徵　沈彦博　袁晉于令　淩濛初　陸治包山　張少谷　馮延年　賀五良　董斯張　顧應里　戴九齡　徐小淑范夫人　劉氏　蘄州妓

以上二十一人，據《太霞新奏》增。末三人女子。

宛瑜子　朱鏡如　張叔周　楊德芳　王敬夫　顧起元　張解元　張景巖　馬孟河　孫子京　朱長卿　張含　沐希甫　王玉陽　王元和　沈清狂　馬綬

以上十七人，據《青樓韻語廣集》增。内王玉陽疑即王驥德。馬綬乃女子。

王穉登　文彭　李文瀾　沈嵊　李東陽　何西成　周幼海　秦冰澳　張伯瑜　張旭初　張熙伯　陳石坡　許彦輔　虞交俞　駱永叔　闞九思

以上十六人，據《吴騷合編》增。

虞味蔗　洗塵　景世珍　湖西主人

以上四人，據《北曲拾遺》增。

李唐賓　黄良用　楊文奎　楊景輝

以上四人，據《北詞廣正譜》增。

趙王　王騏　王廷相　王廷陳　王世貞　王宗正　包郎郎　甘瑩　李夢陽　鎖懋堅　谷繼宗　何太華　楊一清邃庵　楊斗望　何景明　范甫　段炳　夏完淳　陸九疇　鄭思笠　戴梅川　許少華　楊君謙　楊維楨　董中峰　謝溱　高珩　鐵布政　徐頤　劉基　張重　陸廣明　劉時達　顧未齋　周逸民　顧闇生　袁崇冕　徐復祚　彭孫貽　顧乃大　姚小涞　扶遥　佘壬公　伍灌夫　張葦如　沈端蕙　景翩翩　鄭雲璈　董如瑛　董貞貞　薛素素　顧長芬　呼文如

以上五十三人，據《曲家姓字小典》增。最後八人乃女子。

以上明人著有散曲者，共三百三十人。

以上元明散曲作家，共著録五百六十六人，雖搜羅未備，要亦得其十之七八矣。大約兩代作者姓字今日可考者，總在六百左右，是則可斷言者。此已録五百餘人中，凡知其名者概用其名，字甚顯而名甚僻者則注其字於名之下。惟就中尚難免將一人之名與字分列爲二者，是猶待精密考訂者耳。

清代散曲家之著作，既無選本，亦無紀載之專書，彙集其人頗難，須從詩文詞集後面，及筆記雜書中廣爲尋檢。非若輯元明兩代作者，憑少數選本譜録、評論雜書，即能得其大概者也。兹姑以清人散曲雜鈔及

《曲家姓字小典》中所見者移録於此。明知掛一漏萬，不足一盼，要爲他日詳備之著録引其端緒而已。

許寶善　王維新　趙慶熺　謝元淮　沈起鳳　沈謙　朱彝尊　陳維嵋　厲鶚　吴綺　尤侗　蔣士銓　吴錫麒　劉熙載　許光治　楊恩壽

以上十六人，有專集或詩文詞後附集，已見上文第一書録中者。

湯傳楹　洪昇　徐善　龔翔麟　淩霄　陳棟　張景祁　詹應甲　韓朝衡　孔尚任　陳子龍　秦雲膚　秦膚雨　周閑　魏熙元　張應昌　沈卓　毛瑩　石韞玉　左輔　張九鉞　金志章　馬曰璐　馬曰琯　陳章　汪次顔　徐逢吉　趙瑜　陳鍾祥　趙對澂　孔廣森　仲振履　沈曰霖　沈玉亮　汪掄秀　何承燕　沈逢吉　張維屏　曹斯棟　許成杰　黄鈞宰　徐大椿　楊小坡　鄒樞　鄒必顯　裘雨香　廖景文　鄭方坤　諸聯　謝春溶　繆艮　顧家相　雪樵居士　顧貞立　吴藻　吴綃　吴逸香　孫雲鳳

以上五十八人，據《曲家姓字小典》增。最後五人爲女子。合前共七十四人。

散曲概論卷二

江都任訥中敏

作法第七

散曲作法，較劇曲易，爲其體段較簡，作者直抒胸臆，無情節、排場、賓白、科介爲累也。然惟其體段簡短，無可襯搭躲閃，文字之工拙乃亦無從苟且。且曲體繁簡，自小令以至傳奇，雖種種殊，若其根本則端在散曲，是作法之根本，當亦端在散曲，學者未容忽略也。

曲之根本作法於何處見之？曰：見之於作成之後，確實是曲，而非詞、非詩，且並非其他一切之長短句也。徐渭《南詞敘録》謂："填詞如作唐詩，文既不可，俗又不可，自有一種妙處，要在人領解妙悟，未可言傳。名士中有作者，爲予誦之，予曰'齊梁長短句詩，非曲子'。何也？其詞麗而晦。"徐氏此言，與李清照譏宋初人詞爲"句讀不葺之詩"，張炎譏辛、劉豪氣詞爲"長短句之詩"，固同一轍也。特謂作曲者誤入"齊梁長短句"，乃就極疎者而言。若普通之誤，大都誤入兩宋長短句者爲多，即與詩餘之詞不能判别也。曲家第一若能盡脱詞法，則所作雖不中亦不遠矣。沈雄《柳塘詞話》曰："前人有以詞而作曲者，斷不可以曲而作詞。"其意若謂以曲作詞斷不可，以詞作曲則並非不可，並非斷不可也。殆亦知其一不知其二耳。彼元曲何以謂當行？蓋奔騰馳驟，一毫不受詞法之拘束也。崑腔以後之曲又何以弊？即曲體本應流動者，梁辰魚輩復返之於凝靜，而與詞爲鄰也。兹欲明散曲之作法，第一步先嚴詞曲之判，分形式與精神兩方面略論之。

長短句由詞變而爲曲，其進化之處，端在長長短短，極盡長短變化之能。譬如一字之句，在詞中除冷僻之調，〔十六字令〕之起拍與〔哨遍〕之换頭所有者外，其他不見也；在曲中則〔寨兒令〕、〔山坡羊〕、〔醉春風〕、〔駐雲飛〕、〔月兒高〕等慣用之調中，固常見之也。二字之句，在詞

中短調，如〔河傳〕所有，半闋之内，凡三四用之，且與三字句四字句相鄰接，頗嫌破碎；在長調如〔鎖窗寒〕、〔暗香〕、〔蘭陵王〕、〔沁園春〕等换頭處所有者，又單獨用之，二字之意，截然而止，復嫌板重。若在曲中，與五字句或七字句參互以見，則以上所述詞中之兩嫌，皆蠲免矣。又曲之長短，重在多用單數字之句，三言、五言、七言，至如〔喜春來〕七七七三五、〔塞鴻秋〕七七七七五五七、〔寄生草〕三三七七七七七、〔落梅風〕三三七七七等，通體且不用一雙數字之句也。於許多單數字之句中，間插一二雙數字之句，再益以對句、排句、疊句，則通首句調，陡覺起落振蕩，抑揚頓挫，極盡摇曳生動之趣矣。更因襯字之辦法，在詞爲偶見，在曲則爲常有，於是本來雙數字句，於必要時可以單之，本來單數字句，於必要時亦可以雙之。要仍不失其本來之句法與音節，而行文之間，虚處既得轉折貫串之施，實處又得提挈點醒之用。牌調譜式之限制，至是雖嚴而亦寬，拘束之中，曠然有伸縮回旋之餘地。而作者乃有意無不達，而出語無不安矣。觀於此，金元長短句之樂府，雖於平仄四聲之外，又首創陰陽清濁，而爲格律極嚴之韻文，但其句法之極盡長短變化之能，實迥非齊梁唐宋諸代長短句樂府所可擬。其極嚴之外，别有極寬之徑，作者固未可因其格律之太嚴而拒之也。至於散曲之中，襯字雖不能多，要不可廢，能應有盡有，既得句法中活潑流利之用，又無譜律上偭規越矩之嫌，最爲合法。

曲調中之叶韻，較他種長短句爲密。通體句句叶韻之調，不一而足。又其韻無不平上去三聲互叶者，非若詞中平韻則全調皆平，仄韻則全調皆仄，其有平仄互叶者，又必已换韻也。惟每一首曲或每一套曲之中，不能换韻，東同則東同到底，江陽則江陽到底。夫不换韻途逕雖窄，而平上去互叶則開展實多。且所謂曲韻者，既不如詩之拘牽，又不如詞之泛濫，悉擯古音，較諧俗口，而又無乖於音部。至於一韻到底，又自有其蓬勃充沛之善，不可以爲難而廢之也。惟北曲中有以入聲作平上去三聲之一法，竊以爲不能通合於南北人之口。今後學者視爲歷史上過去之陳蹟，不再沿襲，但仿照詞法，凡入聲韻單叶可也。

顧句法極盡長短變化之能一事，與韻脚平上去三聲互叶一事，二者之於曲，果有何種利益與成效可言乎？曰：有之，則如此方得以接近語

調，而便用語料也。孔穎達《詩正義》謂“風雅頌有一二字爲句，及至八九字爲句者，所以和以人聲而無不協也”①。足見人聲實爲長長短短之句，文章句法能極盡長短變化之能，自於人聲無不協矣。人但知元曲之高，在不尚文言之藻彩，而重用白話，於方言俗語之中，多鑄繪聲繪影之新詞，以形成其文章之妙；而不知果欲如此，必先有接近語調之曲調發生，然後調中方便於盡量採用語材。倘金元樂府仍舊承用南宋慢詞之長短句法，整而不化，凝而不疎，靜而不動者，則雖鑄就甚多語料之新詞在，亦格格不得入也。董《西厢》所用之調，名稱與形式，指前後兩疊而言。雖多因襲於詞中之長調，但其各調之句法實變幻莫測，初非詞調之本來，而後其文章乃能恣肆，此其證也。故南宋慢詞之長短句法不近語調者，乃天生運用文言材料之長短句；金元曲調之長短句法接近語調者，乃天生運用語言材料之長短句。各具特性，未可苟同。作者若必欲抉破藩籬，易地而爲之，亦何嘗不能成篇，特終非其本色耳。要當各適其性，因利乘便，以發展其本體之所長。作曲者則必曲折盡情，委婉如話，斯判别於詞，而得作曲之根本之法也。至於凡百韻語，一經平上去互叶，讀之便覺低昂婉轉，十分曲合語吻，亦即十分曲達語情，此亦爲他種長短句所不可及，而獨讓之與金元之曲者。而且曲中亦非如此不足以逼真口氣，成所謂“代言”之制；更非如此不能於一切語料作活潑之運用也。此實吾國韻文方法上之一大進展，曲家誠不可以不謹守之矣。詞中短調，五七言爲多，不如慢詞之板重，晏叔原《小山詞自敘》中有所謂“試讀南部諸賢餘緒②，作五七字語”是也。故南唐北宋之小令，尚多用語體之可能，且有高絶者。至於慢詞中用語體，若黄庭堅之一味俳俚，固毫無韻美之可言，即李清照之力主本色，所成就者亦祇一人數詞而已，他更無人矣。是非關作者之不努力，實因慢詞之韻調音節，與語言不合，終難以白描爲本色耳。顧黄、李猶皆北宋詞家也，至於雙白二窗，則更無主持本色之議論。而南宋諸家所撰詞調，機局何似，能否融

① 今校：此數言轉引自王昶《國朝詞綜序》中所引孔氏疏文，而昶所引與《詩正義》原文不協。《正義》見《詩・關雎》疏文之末。

② 今校：汲古閣本《小山詞》，“讀”作“續”。

洽白話，固人所共悉，不待辨矣。故謂南宋慢詞乃天生合用文言之長短句法，當不爲過也。近人選白話詞，亦每及長調之慢，然所得者多爲淺近文言之作，非真正完全語體也。至若李漁之作，全以曲手爲之，乃深中明詞之極壞習氣者，而近人每每愛其白話之工，真所謂盲人道黑白矣。

以上就形式方面言也。若曲之判别於詞者，固不僅僅於句法韻脚中，材料之一則如話，一不如話也，同一話也，詞與曲之所以説者，其途逕與態度亦各異。曲以説得急切透闢、極情盡致爲尚，不但不寬弛，不含蓄，且多衝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則全然暴露於詞面；用比興者，並所比所興，亦説明無隱。此其態度爲迫切，爲坦率，可謂恰與詩餘相反也。惟唐五代北宋詞之態度，猶多與曲相同者。如張耒之敍賀鑄《東山詞》有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言而不得者。"所謂"肆口而成"、"欲已不得"，曲正如此。爲欲極情盡致之故，乃或將所寫情致，引爲自己所有，現身説法，如其人之口吻以描摹之；或明爲他人之情致，則自己退居旁觀地位，以唱歎出之，以調侃出之，此其途逕爲代言，爲批評，亦皆詩餘中所不有者也。作曲者既已運用句法韻脚，多採語料，倘又循是以得曲中説話之途逕與態度，則所作者判别於詞，而得曲之根本也必矣。

總之，詞静而曲動，詞斂而曲放，詞縱而曲横，詞深而曲廣，詞内旋而曲外旋，詞陰柔而曲陽剛。詞以婉約爲主，别體則爲豪放；曲以豪放爲主，别體則爲婉約。詞尚意内言外，曲竟爲言外而意亦外。詞曲之精神如此，作曲者有以顯其精神，斯爲合法也。

爲便於彼此比較，益爲著明起見，嘗就學作詞曲之進程上，畫分爲四層步驟。初步妥溜，文理以外，句法、四聲、叶韻，俱能妥貼順溜之謂。詞與曲雖各妥溜，其所妥溜，有所不同，而首先必求此妥溜則一也。次步在詞爲清新，在曲則爲尖新。"新"亦二者之所同，惟詞之託體於渾穆，"尖"非其所宜，曲之感人在敏鋭，"尖"正得其所也。三步在詞爲沉鬱，在曲爲豪辣。沉鬱者，情之所發，鬱勃而不能盡忍，鬱積而不能盡宣，語之所出，重不知其所負，深不知其所止，而詞既已成矣。豪辣者，尖新而能入於大方，情之熱烈，可以炙手，詞之所鞭策，痕坼立見，而曲既已成

矣。四步於詞爲可以入亦可以出者,有所爲亦不必有所爲者,其語觸著多而做作少者,難以名之,權曰空靈;於曲則爲灝爛,蓋由險而趨平,由奇而入正,虛涵渾化,而超出於象外者,曲之高境也。此所比較,僅限於詩餘與曲文,其他附屬曲文之科介、賓白,皆不與焉。蓋專爲曲之基本説法,亦即可當散曲之作法觀也。曲取"尖新",見王驥德《曲律》。"豪辣"、"灝爛",皆貫雲石《陽春白雪序》中語。

又爲簡易淺明計,嘗就詞曲之名稱立説,以見其精神與作法。雜劇則其精神端在内容之雜;傳奇則其精神端在情節之奇,或得奇之反義而爲不奇;至於散曲,則逕曰曲之精神在散,而曲之作法亦全在散也。蓋上文所謂動也、放也、横也、廣也、外旋也,皆適符放散之義。作者須放開眼取材,得元人之光怪陸離;撒開手下筆,得元人之奔放恣肆。若一狃於尋常詞章之故態,或存雅俗之見,或懸純駁之標,則是有所拘執而不能放也、散也,去作曲之法遠矣。然則問散曲之作法如何者,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散耳。

至於諧聲協律,造句謀篇,種種瑣屑之義,則有前人成説可稽。兹於元明兩代,各舉兩家之説以取則焉。

甲 鳳頭、猪肚、豹尾説 陶宗儀《輟耕録》卷八有曰:"喬夢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類。"按此説非專限於曲中某一體言者,短之爲一首小令,長之爲一本雜劇,無不如此,殆爲元曲中大小體製所同具之不二章法也。鳳頭美麗,所以擒控題旨,引人入勝;猪肚浩蕩,所以發揮題蘊,極盡鋪排;豹尾響亮,所以題外傳神,機趣遥遠。豹尾最緊要,必不可少;猪肚次之,每爲一篇中便於逞才,發舒筆力之處,故作者亦必不肯忽;惟鳳頭一層,注意者較鮮耳。清劉熙載《藝概》曰:"一宫之内,無論牌名如何,其篇法不出始、中、終三停。始要含蓄有度,中要縱横盡變,終要優遊不竭。"即剽喬氏之説也。

散曲之中,其於豹尾也,除文字機趣遥遠之外,尤須四聲緊嚴,一字不苟。一調之末句,與一套之尾聲,其應緊嚴也同;尾聲之末句,末句之

末字,尤要之要焉。其於猪肚也,於文字極盡鋪排之中,凡遇對句兩句合璧對,三句鼎足對,四句聯璧對,多句聯珠對,隔句扇面對及短韻,一字句之叶韻、兩字句之叶韻。務各還其程式,而對句尤緊要,蓋曲之裝點飽滿,排奡馳騁,對句之爲助實多也。至若鳳頭之美麗,則全屬文字之事,其道不一,無待舉矣。

乙　作詞十法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内,有所謂"作詞起例"者,又題爲"作詞十法"。所謂"起例",即十法之末一法也。此乃專就散曲言作法者,與燕南芝庵《唱論》之論唱法,同爲元人曲論中,今日僅傳之篇,殊可貴也。十法者:一知韻,二造語,三用事,四用字,五入聲作平聲,六陰陽,七務頭,八對偶,九末句,十定格也。定格既爲以上九法之起例,則十法者,實僅九法耳。周氏又總括九法爲四事:第一知音,四、五、六、七、九法皆屬之;第二造語,二、八兩法屬之;餘爲第三用事,第四用字。其原文簡約,且有晦澀處,嘗輯元以後諸家之説,爲之疎證,並擷其要義,成條例十五則。兹録如後,以見其概焉。

一,散曲必經過文學藝術之陶冶,而後成立,要與俚歌有别。

二,曲爲合樂之韻文,學作曲者應先明樂腔,再識樂譜,審音而作,以無傷於音律爲原則。

三,北曲無入聲,凡入聲皆分作平上去三聲讀,凡在句中之入聲字如須作平聲者,應注意毋亂其全句平仄之本來規律。

四,元時北曲,衹平聲分陰陽,上去不分,入聲作平俱屬陽。

五,曲之文體,其構成也,用語言爲主,用文言爲輔。

六,曲中語言,以天下通語今所謂"國語"爲主。

七,曲以語、意俱高爲上,短篇之詞簡,則意尤欲至。

八,長篇要腰腹飽滿,首尾相濟,即喬氏"猪肚"之説。

九,曲語忌蠻狠、猥瑣、險刻、卑污、油滑、生澀、庸腐。

十,曲之語句,要能讀去看去人人都曉,唱時聽去亦人人都曉,各方面均宜顧到,俱無所礙,方算合作。

十一,散曲務少用襯字。

十二,作曲宜留心每調務頭所在。務頭所在,皆音美之處,文字務宜謹慎,下筆能令聲文並美最好;不能,亦要勿因文字之陋,而傷及聲音

之美。若不辨務頭何在，則凡遇調中調尾，曲譜内注明平上去三聲一定不可移易之處，無不恪遵而謹守之，則務頭亦十九在其中矣。

十三，曲中遇句法成雙之處，或數句句法相同者，皆宜作對偶。

十四，曲中末句最要緊，不但平仄不能苟且，意思亦宜精警，即喬氏“豹尾”之説。

十五，散曲内每首小令不能重韻。

就中如十一之論襯字，周氏原文本來主張絶對不用，即下文所引王驥德語亦如此，不但與一般元曲事實不符，且亦大背曲之體製，萬不可從。故此處條文中易“不用”爲“少用”。十五之不能重韻是普通情形，間亦有以重韻爲美者，所謂文無定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如元高克禮〔黄薔薇帶慶元貞〕《詠天寶遺事》有曰：“斷送他瀟瀟鞍馬出咸陽，只因你重重恩愛在昭陽，引惹得紛紛戈戟鬧漁陽。”陽字韻一再叶之，正覺文字警策也。

丙　小令套數論　明王驥德《曲律》内，有小令、套數、章法、雜論各節，其中所論散曲作法，大抵爲南曲而發，然北曲亦足資借鏡也。兹摘録數條於後。

《曲律》曰：“作小令與五七言絶句同法，要醖藉，要無襯字，要言簡而趣味無窮。昔人謂五言律詩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個屠沽不得。小令亦須字字看得精細，著一戾句不得，著一草率字不得。弇州論詞，所謂宛轉綿麗，淺至儇俏，正作小令至語下略。”此一節中，於小令文字之所尚與所忌，説來甚爲明顯，亦甚切實。就中“淺至”一層，尤爲緊要。曲要深入而淺出，淺出之謂淺，深入之謂至，不然，則所有之藴藉與綿麗，必皆失之沉晦或軟弱，而所謂趣味者，屬於詞而不屬於曲矣。

又曰：“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按此語實誤，已見上文論名稱。與古之辭賦、今之時義，同一機軸。有起，有止，有開，有闔。須先定下間架，立下主意，排下曲調，然後遣句，然後成章。切忌湊插，切忌將就。務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又如鮫人之錦，不著一絲紕纇。意新語俊，字響調圓，增減一調不得，顛倒一調不得，有規有矩，有色有聲，衆美具矣。而其妙處正不在聲調之中，而在句字之外。又須煙波渺漫，姿態橫逸，攬之不得，挹之不盡。摹歡則令人神蕩，寫怨則令人斷腸，不在快人，而

在動人。此所謂'風神',所謂'標韻',所謂'動吾天機'。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方是絶技。即求之古人,亦不易得。中略大略作長套曲,只是打成一片,將各調臚列,待他來湊我機軸;不可做了一調,又尋一調意思。"又曰:"作曲猶造宫室者然。工師之作室也,必先定規式,自前門而廳、而堂、而樓,或三進、或五進、或七進,又自兩厢而及軒寮,以至廩庾、庖湢、藩垣、苑榭之類,前後左右,高低遠近,尺寸無不了然胸中,而後可施斤斲。作曲者亦必先分段數,以何意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段敷衍,何意作後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後可施結撰。此法從古之爲文、爲辭賦、爲歌詩者皆然;於曲,則在劇戲,其事頭原有步驟。作套數曲,遂絶不聞有知此竅者,只漫然隨調,逐句湊拍,掇拾爲之,非不間得一二好語,顛倒零碎,終是不成格局下略。"此二節論套數須有機軸,有間架,有主意,不可節節增附,自屬切實。至於姿態、風神、標韻之説,似較蹈虚,且謂"求之古人,亦不易得",是其説在昔人製作之中,亦從未實現,幾類空想矣。然所謂"機軸"等等,尋常各體文字,莫不皆然,何待爲散曲特别言之?王氏之所以硜硜爲言者,蓋因前人所作套數,太爲蕪亂,太無章法,甚者且出乎常情之外,有不得不申此戒者耳。若論其言,則甚淺也。倘文章必欲成就曲之所以爲曲者,則姿態等等,原不容缺;至於致之之道,要仍爲先得上文之所謂根本作法,其他則與一般文字固無多異也。王氏説之前一段内,"不在快人,而在動人"二語殊支離。"快人"乃"動人"之一種,既"快人"矣,豈尚有未"動人"者乎?

丁　填詞訓　填詞訓者,吴人張旭初附刻於《吴騷合編》之卷端者也。《合編》内所有例言評與論,文字俱陋,而此數篇附刻者獨較雅訓。同時附刻者另有三篇,有人輯爲一卷,總名之曰《衡曲麈談》,今有董氏《讀曲叢刊》本。所論句句中肯,且有條貫,兹節録之。曰:"且子亦知夫曲之道乎?心之精微,人不可知,靈竅隱深,忽忽欲動,名曰心曲。曲也者,達其心而爲言者也。思致貴於綿渺,辭語貴於迫切。長門之詠,宜於宫樣而帶岑寂;香閨之語,宜於閨藏而饒綺麗。倚門嚬笑之聲,務求纖媚而顧盼生姿;學士騷人之賦,須期慷慨而嘯歌不俗。故詠春花勿牽秋月,吟朝雨莫涸夜潮。瑶臺玉砌,要知雪部之套詞;芳草輕煙,總是郊原之泛句。又如命題雜詠,而直道本色,則何取乎寓言;觸物興懷,而雜

景揣摹，則安在其即事。甚且士女之吻無辨，睽合之意多乖，文情斷續而忽入俚言，筆致拗違而生吞成語，又曲之最病者也。乃若傳奇之曲，與散套異。傳奇有答白，可以轉換，而清曲則一線到底。傳奇有介頭，可以變調，而清曲則一韻到底。人第知傳奇中有嬉笑怒罵，而不知散曲中亦有離合悲歡。古傷逝惜别之詞，一披詠之，愀然欲淚者，其情真也。故曲不貴摭實，而貴流麗；不貴尖酸，而貴博雅；不貴剽襲，而貴冶創；不貴熟爛，而貴新生；不貴文飾，而貴真率肖吻；不貴平敷，而貴選句走險。有作者起，必首肯吾言矣下略。"此一節中，"思致綿渺"、"辭語迫切"兩語，最得曲之大體。"迫切"兩字，尤下得妙。以下謂必情切其人、景即於事，方不泛不濫。陳義允當。至於口氣之不明，頭緒之雜亂，俚言成語之用不得宜，亦無一不深中自來散套之弊也。又所謂"流麗"者，上文"妥溜"之説有之；所謂"冶創"，所謂"新生"者，上文"尖新"之説有之；"不貴尖酸而貴博雅"者，上文所謂"尖新而能入大方"，乃臻於"豪辣"也；所謂"選句走險"者，亦上文"豪辣"之方也。

以上四説，甲、乙皆出元人，可作北曲之法觀；丙、丁皆出明人，可作南曲之法觀。然大義則無不通，初不因南北而有所歧異也。至於清人之論，鮮得明通。如馮班《鈍吟文稿》云："套數之體，當使西園公子、南國佳人，坐綺筵而聽之。苟雜以鄙詞，恐辱我象板鸞簫也。小令務在調笑陶寫，施於斜行小字，嘌唱曼聲，但得俊語相參，收拾出衆，便爲佳手。"①此其所言局面之狹，望而知非真知曲境者。蓋所見囿於崑腔以後之南曲，所論亦即以此爲限，固無足怪。謝章鋌曾譏馮氏論詞，謂爲"目未覩前輩典型"，實則馮氏於曲，亦何嘗不如此。清人曲論，惟魏際瑞"南北曲校語"一節爲新切可觀，因非專爲散曲立論者，兹不泛引。近人如吴瞿盦先生《顧曲麈談》論清曲作法：第一少借宫，第二少重韻，第三少襯字；又謂詞藻中能避去淫褻語最妙。則爲上文所已及或未及者，並皆要義，不可忽略，附及於此。

---

①　今校：此段文字出自《鈍吟樂府自序》，見清康熙陸貽典等刻《鈍吟全集》本。

内容第八

如前節所論，詞曲間精神之比較，爲詞斂而曲放，詞深而曲廣；若論二者之内容，當然爲詞純而曲雜，詞精而曲博矣。夫我國一切韻文之内容，其駁雜廣大，殆無逾於曲者。劇曲不論，衹就散曲以觀，上而時會盛衰、政事興廢，詠史懷古之篇、歌功頌德之作，自來各體文字多有，曲亦爲然，無待舉也。至如元劉致上高監司〔端正好〕兩套，一敘洪都某年大饑之狀，賴有監司濟卹以時，民得復安其居；一陳當時庫藏積弊，吏役弄奸情狀，並詳舉改革辦法。直以套曲之體代説帖，代條陳，最爲新異；其有關於一代政俗，亦最爲顯著。其他人情風俗、政教治蹟，散見於各家散曲中者，亦多有之，不勝舉也。下而里巷瑣故、幃闥祕聞，其間形形式式，或議或敘，舉無不可於此體中發揮之者。冠冕則極其冠冕，淫鄙則極其淫鄙，而都不失其爲當行也。以言人物，則公卿士夫、騷人墨客，固足以寫，販賈走卒、娼女弄人，亦足以寫；且在作者意中，初不以與公卿士夫、騷人墨客，有所岐視也。大而天日山河，細而米鹽棗栗，美而名姝勝境，醜而惡疾畸形，殆無不足以寫。而細者、醜者，初亦不與大者、美者，有所岐視也。要之，衡其作品之大多數量，雖爲風雲月露、遊戲譏嘲，而意境所到，材料所收，固古今上下，文質雅俗，恢恢乎從不知有所限，從不辨孰者爲可能，而孰者爲不可能，孰者爲能容，而孰者爲不能容也。其涵蓋之廣，固詩文之所不及。而時代體裁，又恰與詩餘爲鄰，由詩餘繼承而來者，相形之餘，一寬一窄，乃益覺其各趨極端。暗中若有誰使爲然者？世人但知詞曲二事，向來並稱，其間必相去不遠，而不知細按之，由詞遞曲，其變遷之驟，趨向之反，實較其他任何兩種文體爲尤甚也。

何以言詞曲之内容，各極其寬窄也？曰：約之可舉四點。

一　詞僅可以抒情寫景，而不可以記事，曲則記敘、抒寫皆可，作用極廣也。夫情景之描摹，終限於自己心目中一時所及者而已，何如人事之變幻，古今遠近，繁複無窮乎？尋常詞中，不能敘事，斯所削之材料多矣。蓋詞之敘事者，輒覺義止於事，有傷淺直，雖特殊之工者，其言外之意，亦終不如融情化景者之厚也。詞不但不能敘事，並議論亦不能多

發，多發則易流於野放，而不見婉約沉鬱之致。方之詩文，其所容者，自嶄偪仄矣。惟曲不然，重頭多首之小令，與一般之套曲中，固有演故事者，即尋常小令之中，亦有演故事者，已詳上文"體段"一章中矣。據其所舉之例以觀，即可知題目而外，散曲並不須有科白如劇曲所有或詩文如秦觀〔調笑〕、趙令畤〔蝶戀花〕等所有以爲引帶，但曲文本身，儘可紀言敘動，初無害於其文字之工也。蓋曲之宗旨，原不必每篇一定具有何等大道理、大作用，即隨便説幾句話，敘一段事，亦自足成趣。惟其可深可淺，可濃可淡，可理想，可事實，而後所容者乃自廣矣。

二　詞僅宜於悲，而不宜於喜，曲則悲喜兼至，情致極放也。韻文之内容，莫大於抒情，顧詞之爲詞，非意内而言外不爲工，而歡樂之情，每每言外即無他意可屬矣。朱彝尊作《紫雲詞序》有曰"'歡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昌黎亦善言詩矣。至於詞或不然，大都歡愉之辭，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云云，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駁之已詳。大概詞中一爲情意欣喜之篇、頌禱揄揚之作，輒覺不耐咀嚼與尋繹，勉强爲之，不礙體韻即傷氣格，此所以大雅之詞集中必不多存壽詞，不僅以其爲酬應之作而少之也。至於曲則不然，得機趣者即爲工。玩味曲者亦絶無待於咀嚼尋繹，機趣相投，一觸而得，愁固隨以蹙額顰眉，歡亦從而手舞足蹈。惟其言歡誌喜，亦初無害於文字之工，慶祝頌贊乃亦成曲家可以有爲之事，而曲之内容，又以寬矣。故陳所聞南北兩《詞紀》中，均特立"祝賀"一門，論者固未可執衡詞之道以非之也。再元代曲家，志趣大抵樂天，視俗人之營營功利者固太陋，視彼爲情志所縛，鬱鬱而不伸者亦覺太癡。故如屈大夫之爲人，動遭調侃，而淵明歸來嫌遲，希夷不醒爲是，是若輩之人生志趣也。因而文字之中，雖極頹唐、極危苦之境，亦必以極放曠、極興會之語出之，滿紙豪情萬丈，令人神旺，否則亦熙熙皡皡，生機無限，從無陰冷鬱塞之象，令人望而氣沮者。斯亦讀元曲者之一快也。彼推崇詞體者，猶可以藉源本風騷爲辭；若推崇曲體者，則獨不可以此爲附會。蓋曲之内容，實有一種絶對樂天之旨趣在其中也。

三　詞僅可以雅而不可以俗，可以純而不可以雜，曲則雅俗俱可，無所不容，意志極闊也。孫麟趾謂"牛鬼蛇神詩中不忌，詞則大忌"，吾

謂此在曲中,則大不忌。袁枚見人詩集中題目皆"雁字"、"夾竹桃"之類,以爲此種題目,大家集内非不可存,而"終不可開卷便見","此是文章局面"云云[1]。夫文章之不講局面者,殆莫過於曲矣。作者於其所作,初無所存心於抗今希古,與於著作之林,亦不專爲文章而作文章,但取其能入樂傳唱,遣興一時,即已了事矣。興之所至,隨遇而可,雅固可,俗亦何不可? 要局面何用? 劉熙載《藝概》於《魏書·胡叟傳》語"既善爲興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變换之以論曲曰:"其妙在借俗寫雅,面子疑於放倒,骨子彌復認真。"余謂持劉氏之語以論曲,猶有遺憾,當復變换其言曰"面子確實放倒,骨子自然認真",然後方妥也。蓋面子之放倒,並非"疑於","疑於"是終未放倒也;骨子之"認真",亦勿庸"彌復","彌復"有時即不免矜持,所認反覺太過而不真矣。曲惟動機方法與作用等,都純任自然,故不問局面,雅俗並包,而内容遂爾闊大。天下事惟不講局面者,其局面乃真大耳。詞則不然,一切以雅爲歸,即不啻以雅爲局面。借雅寫俗之詞有之,借俗寫雅之詞未聞。故曲係自然化,而詞則雅化也。即以題目而論,詞集中若有春景、夏景、閨情、送别等題,則鮮不爲後來作家笑者,意此類字面,實淺俗不成題目,惟坊賈所編之《草堂詩餘》内始用之;必也如南宋姜夔等於撰詞之外,並刻意撰題,字斟句酌,成一種清腴峭拔之小品文字者方合。然而在曲則滿眼所見者,不但春景、閨情等俱是題目,即如王大姐浴房中吃打、長毛小狗、右手三指、大桌上睡覺、穿破靴等,亦俱綴於調名之下爲題,毫不爲怪也。噫,有南宋詞家於題目限得極嚴,擇得極雅,做得極工,即有元時曲家之放得極寬,取得極俗,寫得極粗。曲家豈皆未見宋詞之所業耶? 而乃一毫不受其影響,且若故意與之徑庭者,不亦異乎! 觀於此,曲能容俗,昔人薄之在此,而實則内容因此而闊,今人尚之,亦正在此也。

四　詞僅宜於莊而不宜於諧,曲則莊諧雜出,態度極活也。合前兩條之悲喜兼至與雅俗俱工,當然即得此一條之莊諧雜出,本無待言也。惟散曲之重俳體,出於異常,而非尋常,有不得不詳細另舉之者。曲家於俳體與非俳體,心目中毫無軒輊,且俳體之格勢極多,製作不窮,幾占

---

[1] 今校:見袁枚《隨園詩話》卷六,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全部著述之半。推其所以致此者，蓋曲之初創，本屬一種遊戲文字，填實民間已傳之音調，茶餘酒後，以資笑樂者耳。初非同於廟堂之樂章，亦無所謂風詩之比興也。及關、馬、喬、張之輩繼出，胡侍所謂皆終其身沉抑下僚、鬱鬱不得志者，激而憤世，放而玩世，乃利用此不關緊要之曲體，以供其喜笑怒罵，嘲譏戲謔，固無足怪，亦不足責矣。自後因音樂傳播之廣，作者興起之雜，雖梨園行院，亦復有緑巾之詞，其他可想矣。有才者始則激而爲此，放而爲此，不才者繼乃惟此是好，惟此能仿，此風乃愈煽而愈張，文字乃有是而有不是矣。詞之初興，亦同是一種遊戲小文，惟創導者之時會，承襲者之人才，有别於曲，遂終形成其端謹嚴密之體；就中情態之弛至〔調笑〕爲已甚，若再進而嘲謔，則大非分矣。然因是而擯斥愈嚴，刊落愈多，以論内容之廣，當然迥不如曲耳。散曲中俳體二十五種，附見於後。

綜此四點，藉詞爲比較，然後散曲之内容，自然明白，且可知其所以包羅之廣，涵孕之雜者，或關體裁上之解放，或關歷史上之成因，初非偶然，亦非無故也。至前人之論著，涉及散曲内容者，兹亦略舉一二，見義如次。

明寧王權《太和正音譜》之上卷，先列樂府十五體，繼列雜劇十二科。十二科乃雜劇内容之分類，無涉於散曲。至於十五體，則含意未純，有涉文章之派别者，有涉文字之内容者。樂府一名，義本兼包散曲、劇曲兩種，詳上文“名稱”一章。兹既謂樂府十五體，而不曰雜劇十五體，可見其所涉及文章派别者，當然不專指劇曲而言也。其中可認爲散曲内容之分類者八體，兹録其原文，並各爲舉例如次。餘七體均涉派别，則見於下一章内。

一，黄冠體　神遊廣漠，寄情太虚，有餐霞服日之思，名曰道情。按道情内容有兩種：一乃超脱凡塵，一乃警醒頑俗。兹舉二例以見之。

水仙子樂清簫臺　元喬吉

枕蒼龍雲卧品青簫，跨白鶴春酣醉碧桃，唤青猿夜拆燒丹竈。二千年瓊樹老，飛來海上仙鶴。紗巾岸天風細，玉笙吹山月高，誰識王喬。

叨叨令道情　元鄧玉賓

一個空皮囊包裹著千重氣，一個乾骷髏頂戴著十分罪，爲兒女

使盡些拖刀計，爲家私費盡些擔山力。您省的也麽哥，您省的也麽哥，這一個長生道理何人會。

二，承安體　華觀偉麗，過於佚樂。承安，金章宗正朔。按承安體中，包含“慶賞祝賀”與“及時行樂”等作。

一枝花慶賞　摘自套曲　明周憲王

玳筵排翡翠屏，香篆裊狻猊獸。捲珠簾迎五福，開寶殿慶千秋。瑞靄輕浮，日色遲宫漏，歡聲滿鳳樓。喜孜孜仙女擎杯，嬌滴滴仙娥勸酒。

三，玉堂體　公平正大。按此體與下列之草堂體相對待，大概對於在位者歌頌功德之作皆屬之。惟流傳之元明散曲中，内容專屬此種而不雜他義者，實在不多。

呆骨朵上太師　摘自套曲　明丘汝成

凡書鐵券金花誥，撫華夷四海名標。旌旗影款動龍蛇，金鼓響驚飛燕雀。出落著威武飛熊兆，調鼎鼐，理陰陽，居廊廟。普天下賀太平壽域開，宰臣每整乾坤安定了。

四，草堂體　志在泉石。按“歸田樂道”諸詞，俱屬此體，製作極多。

水仙子閑樂　元張可久

竿頭爭把錦標奪，石上閑將寶劍磨，朝中熬得羅襴破。不歸來等甚麽，問閑中樂事如何。嵩山樵唱，武夷棹歌，湘水漁簑。

五，楚江體　屈抑不伸，攄衷訴志。按曲中作草堂體之放曠語者居多，雖極頹唐，亦多以興會出之，已如上文所論。故此種自伸屈抑，攄其衷曲者實際甚少也。惟所謂“攄衷訴志”，若指尋常感喟思慕、一切言情之作而言，則所繫屬者多矣。

普天樂秋懷　元張可久

爲誰忙，莫非命。西風驛馬，落月書燈。青天蜀道難，紅葉吴江冷。兩字功名頻看鏡，不饒人白髮星星。釣魚子陵，思蓴季鷹，笑我漂零。

六，香奩體　裙裾脂粉。按一切言情之篇，多分屬於此下三體中。屬於此者多從正面説話，體亦較正；屬騷人體者，每以旁觀態度，作調侃口吻；屬俳優體者，則詭異淫褻，無所不至。

一半兒春醉　元陳克明

海棠紅暈潤初妍，楊柳纖腰舞自偏，笑倚玉奴嬌欲眠。粉郎前，一半兒支吾一半兒軟。

七，騷人體　嘲譏戲謔。按此體名目欠妥，因其實際與楚江體絶異，而名目則甚相混也；此體中之著作，已多屬於俳體者。再"嘲譏"與"譏刺"不同。元人散曲，態度大抵光明磊落，要駡人便明白駡，絶少暗中隱射者。明人劇曲，動多譏刺，用作尋仇洩恨之具，識者早已非之。其褊狹之度，曖昧之情，散曲中幸而不染。究其故，則元曲首先之直率亢爽，實有以成其風氣也。

醉中天佳人黑痣　元杜遵禮

疑是楊妃在，怎脱馬嵬災。曾與明皇捧硯來，美臉風流殺。叵奈揮毫李白，覷著嬌態，灑松煙點破桃腮。

八，俳優體　詭喻淫虐，即淫詞。按"詭喻"乃曲中行文之常法，未必皆淫詞。此謂"即淫詞"者，蓋指詭喻而又淫虐者也。下文所附列之俳體，其義甚廣，此所謂淫詞，乃其中之一種，此外非淫詞之俳體尚多也。故此所謂俳優體，乃狹義之俳體耳。

撥不斷胖夫妻　元王鼎

一個胖雙郎，就了個胖蘇娘，兩口兒都是熊模樣。成就了風流喘豫章，繡幃中一對兒鴛鴦象。交肚皮厮撞。

此八體所訂，雖未足以盡賅前人一切之作，而大概已具。明陳所聞選《南北宮詞紀》十二卷，《北紀》立門類八：讌賞、祝賀、棲逸兼歸田、送别、旅懷附悼亡、詠物、宮室、閨情；《南紀》立門類十三：美麗、閨怨、讌賞、祝賀、題贈、寄慰、送别、寫懷、傷逝、隱逸、遊覽、詠物、嘲笑。若衡之以涵虚所列八體，則讌賞、祝賀者，承安、玉堂二體也；棲逸歸田、隱逸者，黄冠、草堂二體也；送别、旅懷悼亡、題贈、寄慰、寫懷、傷逝、遊覽者，楚江爲多，而黄冠、草堂亦兼寓其中也；宮室者，亦玉堂、草堂也；詠物則騷人爲多；閨情則香奩爲多，而俳優、草堂有時亦寓焉；嘲笑則騷人、俳優二體也。散曲選本中分門别類，取材較廣者，惟陳氏一書。兹涵虚八體，既已足以賅之，餘可概見矣。

此外選集，有專門輯録一體者，别集則尤甚；觀其所專何體，即可知

此體著作之多，占散曲内容部分之大矣。如《自然集》專門爲道曲，《青樓韻語廣集》專門爲題贈青樓、眷戀坊曲之作，《吴騷合編》專門爲麗情歡會、傷離惜别之詞，皆其著者。别集之中，各體幾無不有專書，而以歸田、樂農、休居、小隱諸集爲尤夥，是足以瞻歷來散曲家之生活志趣大概如何，亦即歷來散曲内容之大概如何也。

附散曲俳體二十五種。

此所謂俳體者，指廣義而言，凡一切就形式上、材料上翻新出奇，逞才弄巧，或意境上調笑譏嘲，遊戲娱樂之作，一概屬之。王驥德《曲律》列巧體於俳諧之外，蓋視所謂俳諧之義甚狹也。兹就管見所及，分爲七項：曰關於韻者、關於字者、關於句者、關於聯章者、關於材料者、關於意者、待考者。七項之内，共列廣義俳體之格二十五種，各爲舉例如次；至於各體創自何人，記載何書，源於詩詞者情形如何，則不暇一一詳及矣。

甲　關於韻者二種。

一，短柱體　通篇每句兩韻，或兩字一韻，元人所謂“六字三韻語”也。

折桂令　元虞集

鑾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吴。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虚，造物乘除。問汝何如，笑賦歸歟。

二，獨木橋體　通篇叶同一字韻。

塞鴻秋　元張養浩

春來時香雪梨花會，夏來時雲錦荷花會。秋來時霜露黄花會，冬來時風月梅花會。春夏與秋冬，四季皆佳會，主人此意誰能會。

乙　關於字者五種。

三，疊韻體　每句中除韻脚外，都用疊韻之字，各句所疊之韻不必同。

粉蝶兒摘自套曲　元梨園黑老五

從東隴風動松呼，聽叮嚀定睛爭覷，望蒼茫壙廣黄蘆。恰樵夫遇漁父，遞知機攜物。便盤旋千轉前湖，看寒山晚關灘渡。按此曲第四句内“恰樵”二字出格矣。

四，犯韻體　每句首字犯本句末字之韻。

桂枝香　明無名氏

嬌娃低叫，蕭郎含笑。映窗紗體態輕盈，描不就形容奇妙。想牽情這廂，想鍾情那廂，撩人猜料，朝來心照。巧推敲，原非紫玉藏春院，盜取紅綃夤夜逃。

五，頂真體　後一句首字即用前一句末字，亦謂聯珠格。

小桃紅　元無名氏

斷腸人寄斷腸詞，詞寫心間事。事到頭來不由自，自尋思，思量往日真誠志。志誠是有，有情誰似，似俺那人兒。

六，疊字體　通篇用疊字。

天淨沙　元喬吉

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

七，嵌字體　嵌五行，嵌數目，散曲中有之；若嵌五色、五聲、八景，嵌數目而一至十順去逆回等，劇曲中如《牡丹亭》等有之，散曲中未見也。

清江引立春限句內分嵌五行及春字　元貫雲石

金釵影搖春燕斜，木杪生春葉。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熱，土牛兒載將春到也。

丙　關於句者三種。

八，反覆體　每句中之字面，顛倒重複，反覆言之。

水仙子　元無名氏

恨重疊重疊恨恨綿綿恨滿晚妝樓，愁積聚積聚愁愁切切愁斟碧玉甌，懶梳妝梳妝懶懶設設懶爇黃金獸。淚珠彈彈珠淚淚汪汪汪汪不住流，病身軀身軀病病懨懨病在我心頭。花見我我見花花應消瘦，月對咱咱對月月更害羞，與天說說與天天也應愁。

九，回文體　此體曲中極少見，元瑣非復初序《中原音韻》，謂周德清所作樂府有回文體，並舉"畫家名有數家嗔，人門閉却時來問"二句，謂皆往復二意。今省其句，不盡可解。《楊夫人詞曲》內有下列一調，殆亦此體，惟其調與尋常〔雁兒落〕作五言四句者不同，順讀其詞，爲六六五五五六，共六句五韻，倒讀其詞，若仍用原句法，則第三、四、五句皆甚

勉强。舍此更無他例，姑録於此以俟考。

捲簾雁兒落　明楊慎妻

難離別情萬千，眠孤枕愁人伴。閑庭小院深，關河傳信遠。魚和雁天南，看明月中腸斷。倒讀如下：斷腸中月明看，南天雁和魚遠。信傳河關深，院小庭閑伴。人愁枕孤眠，千萬情别離難。

十，重句體　一篇中多同樣口氣之句，小曲中仿此式者甚多。

折桂令　明湯式

冷清清人在西厢，叫一聲張郎，駡一聲張郎。亂紛紛花落東墻，問一會紅娘，絮一會紅娘。枕兒餘，衾兒剩，温一半繡床，閑一半繡床。月兒斜，風兒細，開一扇紗窗，掩一扇紗窗。蕩悠悠夢繞高唐，縈一寸柔腸，斷一寸柔腸。

丁　關於聯章者一種。

十一，連環體　次章首句，即用前章末句之辭意，共作四首重頭者居多。

清江引　元貫雲石

上略且開懷與知音談笑飲。

且開懷與知音談笑飲，一曲瑶琴弄。彈出許多聲，不與時人共，倚幃屏静中心自省。

倚幃屏静中心自省。下略

戊　關於材料者八種。

十二，足古體　通篇用成句爲主，其不能合調處，另爲語或加襯以足之。體名見《楊夫人詞曲》。

塞鴻秋　元妓

到春來梨花院落溶溶月，到夏來舞低楊柳樓心月。到秋來金鈴犬吠梧桐月，到冬來清香暗渡梅梢月。呀，好也麽月，總不如俺尋常一樣窗前月。按此曲乃足古體又兼用獨木橋體。

十三，集古體　集唐詩者居多。

懶畫眉　明高石樓

露華清冷蓼花愁，風物淒淒宿雨收，杖藜徐步立芳洲。長溪南路當羣岫，閑看橋西一片秋。

十四，集諺體　集諺語。

鎖南枝　明金鑾

閑言來嗑，野話兒劖，偷嘴的貓兒分外饞。只管裏嚇鬼瞞神，喫的明喫不的暗。搭上了他，瞞定了俺，七個頭，八個膽。

十五，集劇名體　集雜劇或傳奇名。

端正好摘自套曲　元孫季昌

鴛鴦被半床閑，蝴蝶夢孤幃靜，常只是哭香囊兩淚盈盈。若是這姻緣簿上合該定，有一日雙駕車把香肩並。

十六，集調名體　集詞曲調名。

醉春風摘自套曲　元王仲元

我一半兒情感玉花秋，一半兒憶王孫歸塞北。我這應天長撥不斷怨別離，對秋風怨憶，憶。折倒的風流體尫羸，紅衫兒寬褪，翠裙腰難繫。

十七，集藥名體　別有集花名者，散曲中例不多見。

折桂令　明無名氏

想當歸一字成親，誰想檳榔，没子無成。躭魍的半夏三多，無影無形，獨活兜零。害的我骨柴柴死禁，想的我黄芩芩儀容。恨塞川芎，埋怨砂仁，你自待官桂茴香，閃的我羌活伏苓。

十八，檃括體　檃括前人詩文以成。

混江龍檃括《歸去來辭》摘自套曲　元張可久

既心爲形役，何須惆悵自生悲。悟往之不諫，知來者堪追。明日方知今日錯，今朝便覺夜來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行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適我閑中意。雖休官早，獨恨來遲。

十九，翻譜體　與前一體相仿，惟此之所翻，用意尤在聲譜，大抵取材於古樂府及詩餘。又明清人翻北曲爲南曲者尤多，亦屬此類。

一封書譜詩餘長相思　明王驥德

紗窗外鳥啼，惜芳菲紅作堆。雕闌畔蝶飛，恨葱蘢緑漸肥。宿雨懨懨初睡起，不覺庭前花影移。憶歸期，數歸期，夢見雖多相見稀。

己　關於意者四種。

二十，諷刺體　託詠物以暗中諷刺，極少見。

清江引詠柳刺伯顏擅權　元曹明善

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銜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

二十一，嘲笑體　或託詠物，或託詠事，明作嘲笑，極多見。例同上文涵虛八體中"騷人"所舉。

二十二，風流體　專門嘲笑風流，警戒漂蕩子弟者。體名見《誠齋樂府》。

寨兒令　元劉庭信

没算當，不斟量，舒著樂心鑽套項。今日東墻，明日西厢，著你當不過他的連珠箭急三鎗。鼻凹裹抹上些砂糖，舌尖上送與些丁香。假若你便銅脊梁，者莫你是鐵肩膀，也擦磨成風月擔兒瘡。

二十三，淫虐體　謔浪穢褻，無所不至。例同上文涵虛八體中俳優體所舉。

庚　待考者二種。

二十四，簡梅體

二十五，雪花體　以上二種，見瑣非復初《中原音韻序》中，謂："吾友中略周德清中略所作樂府，回文、集句、連環、簡梅、雪花諸體，皆作今人之所不能作者。"簡梅疑與五數有關，雪花疑與六數有關，均未得其詳，待考。

派别第九

涵虚子所定樂府十五體，除前節已引之八體外，尚有關於文章派别者七體如下。

一　丹丘體　豪放不羈。

二　宗匠體　詞林老作之詞。

三　盛元體　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無忌憚。

四　江東體　端謹嚴密。

五　西江體　文采煥然，風流儒雅。

六　東吴體　清麗華巧，浮而且艷。

七　淮南體　氣勁趣高。

此七體中之盛元體，似與前章所列之承安體頗爲相近，惟其解語中，實重在"字句皆無忌憚"一句，故仍屬之此處派别方面。此七體中，細按之仍有重複不切實處，僅丹丘體之豪放不羈、江東體之端謹嚴密、東吴體之清麗華巧，可以鼎峙而立，成爲三派。若盛元之字句皆無忌憚、淮南之氣勁趣高，其義皆可於丹丘體之"豪放不羈"四字中見之。西江之文采煥然、風流儒雅，可以附見於東吴體之清麗華巧内。若宗匠之詞林老作，不過指作者筆下老練而言，是於各派之中皆有之，若其本身，終不能自成爲文章之一派也。

僅列豪放、端謹、清麗三派，事實上已可以廣包一切。蓋元曲之文章，本以用意、遣辭，兩俱豪放不羈者爲主，其餘種種，雖概目之爲别調可也。惟曲之爲事，境界廣闊，而方法放任，初不故步自封，畫成任何褊狹之畦町，以自限而復限人，故一面儘管以豪放爲主，而一面於變换豪放者，亦一一聽其自然發展。倘用意方面，較豪放爲平實，爲和易近人，而不作恣肆放誕，且遣辭又多用循循規矩之文言者，則聽其爲端謹嚴密之一派。倘遣辭方面，較豪放爲渲染，爲焕然成采，前一種雖多用文言，但不必即焕然成采；此種焕然成采，但不必即用文言。而不俚質白描，且用意仍清疎瀟灑者，則聽其爲清麗華巧之一派。三派鼎立，分别在詞意之收放與文質之間。僅言豪放、端謹、清麗，於意已足以表見其各派之特色；若又贅以不羈、嚴密、華巧者，則皆爲進一步之説耳。惟三者之中，不羈、華巧，皆無間言，而端謹進一步之嚴密，獨有所不可。蓋曲之工全恃機趣，端謹者其趣已鮮；所謂嚴密，若於機趣中見之自佳，若已鮮機趣之端謹，而復嚴密其組織，豈不蹈冷静沉滯之弊乎？故實際上一首散曲，既端謹而復嚴密，而仍不失其爲好曲子妙曲子者，其例殊不多見也。再所謂豪放者，既屬辭、意雙方之事，而不僅屬於意，則有時如言情之作，其意境無所謂放，亦無所謂不放者，但其遣辭若甚本色，則仍屬豪放一派，若遣辭不尚本色而尚藻采，則是清麗矣。因此三派之中，豪放與清麗尤易辨認，亦尤爲要緊；惟端謹者有時不甚顯著，其詞遂亦在可

有可無之間矣。吾人尋常看散曲，若覺其既非豪放，又非清麗者，即可歸之於端謹。故端謹一派，内容甚雜，有善有不善，善者不過爲穩成，爲大方，終非第一流好曲子；不善者則爲平庸，爲板滯，爲枯澀，全無足道矣。因此端謹之稱，若易爲“平穩”二字，而視爲曲之品藻中消極方面一派，則尤爲妥貼也。元人散曲之中，豪放最多，清麗次之，端謹較少；明人散曲，大抵與之相反，多者少之，而少者多之，若清麗則仍屬居中。然在明人之心目中，端謹者不以爲端謹，而正以爲清麗，實則其詞麗而不清者居多，有時且非曲之麗，而實爲詩詞之麗，又甚瑣屑餖飣，一切迥非元曲比，前之所謂三派，於此已不適用矣。崑腔以後之南曲，此種情形乃大著特著。崑腔以前尚去元人之矩矱不遠，下文當詳論之。兹就元明人散曲中，先各舉三例，以見三體之確然不同，而確可認爲文章之三派也。

折桂令　元盧摯

想人生七十猶稀，百歲光陰，先短了三十。七十年間，十載頑童，十載尫羸。五十歲除分晝黑，剛分得一半兒百日。風雨相催，兔走烏飛，仔細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

又　元庾天錫

環滁秀列諸峰，山有名泉，瀉出其中。泉上危亭，神仙好事，締構成功。四景朝暮不同，宴酣之樂無窮。酒飲千鍾，能醉能文，太守歐翁。

又　元張可久

對青山强整烏紗，歸雁横秋，倦客思家。翠袖殷勤，金杯錯落，玉手琵琶。人老去西風白髮，蝶愁來明日黄花。回首天涯，一抹斜陽，數點寒鴉。

以上三首皆北曲，皆見於散曲之第一部選本《陽春白雪》第一個曲調〔折桂令〕中，並非從各處選擇而來者，可以見元曲中隨在能用此三派以分别其文章也。就中盧詞全用白話，意固曠達，辭亦亢爽，當然屬豪放一派；庾詞意亦不俗，祇通篇脱胎於古文，比較前後兩首，則顯覺平穩，而機趣爲遜也；張詞除却“回首天涯”四字外，其餘句中句外，句中如“青山”與“烏紗”，句外如二三兩句、四五六三句、七八兩句、十與十一兩

句。皆成對仗，而意趣瀟灑，不因藻翰而傷縟，則分明爲清麗一派也。

朝元歌　明馮惟敏

花街柳街，風月時時賣。陽臺楚臺，雲雨連年債。愛重如山，情深似海，一刻千金難買。分付多才，青春一去不再來。且把錦心埋，常將笑口開。榮枯利害，丢搭在九霄雲外。

懶畫眉　明陳所聞

滄洲何幸結比鄰，文雅還憐意氣真，溪頭明月照開尊。酒酣脱帽支雙鬢，白眼看他世上人。

一封書　明金鑾

青溪畔小園，任荒蕪種幾年。黄庭畔小箋，任生疎寫半篇。分來紅葉春前好，摘去青葵雨後鮮。又不顛，又不仙，拾得榆錢當酒錢。

以上三首皆南曲，同見《南宫詞紀》末卷内。用調雖異，而同屬隱逸一類，其内容固相去不遠，顧所謂豪放、清麗者，前後兩首，望而可辨，而中間一首之爲端謹，亦易由比較而得也。

以上因涵虚之樂府十五體，約爲豪放、端謹、清麗三派之説。前人之論散曲派别，與此説相接近而足爲參證者，略引一二如次。

元貫雲石《陽春白雪序》曰："蓋士嘗云，東坡之後，便到稼軒。兹評甚矣。然而北來徐子方滑雅，楊西庵平熟，已有知者。近代疎齋媚嫵如仙女尋春，自然笑傲。馮海粟豪辣灝爛，不斷古今，心事又與疎翁不可同舌共談。關漢卿、庾吉甫造語妖嬌，適如少美臨杯，使人不能對殢。中略客有審僕曰，適先生所評，未盡選中，謂他士何？僕曰，西山朝來有爽氣下略。"[1]按《陽春白雪》既爲散曲中第一部選本，則此序所論，宜可注意。吾覺元人對於當時散曲所分派别，確可於此一序中見之。蓋所謂"東坡之後，便到稼軒"者，乃借詞中豪放一派，以規撫曲之大體也。雖"兹評甚矣"一語，詞意含糊，但貫氏實謂曲之文章，正應類於蘇辛之詞派，而不可同於周、秦、姜、張婉約一流，故序中劈頭始有此語，其宗旨固甚彰明較著也。此可爲曲以豪放爲主之第一證。序末之品評選本中

① 今校：元刻本《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徐子方"作"徐子芳"。

其餘諸人,概以"西山朝來爽氣"喻之,夫所謂"爽氣"者,正爲不沉晦、不沾滯、不塗飾、不拘束等之意也。諸人詞品,既皆如是,足見元代散曲之一般風派矣。此可爲曲以豪放爲主之第二證。序中謂"不可同舌共談"者,乃指豪辣灝爛之與嫵媚妖嬌二者而言也。至於嫵媚與妖嬌之間,固無甚區别,貫氏雖兩分之,實則正所謂"可以同舌共談"者耳。顧嫵媚妖嬌之意,恰與清麗相拍合;而序中上文所謂"滑雅"、"平熟"者,又正與端謹相接近。貫氏之於滑雅、平熟,乃獨不以與下文數派相提並論,此又足證元曲之中,雖連端謹共有三派,而實惟豪放、清麗兩派乃永久對峙者耳。他如《太平清活》謂:"元士大夫以樂府名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淡齋、盧疎齋,豪爽則有馮海粟、滕玉霄,蘊藉則有貫酸齋、馬昂夫。"[①]所言實以貫序爲本,而故爲增飾者耳;"奇巧"、"蘊藉",含義皆不中肯,不如貫説之可注意矣。

涵虚子有"羣英格勢"九十餘條,後之論曲品者每依據之,實則其於每人作四言一語者,皆隨筆拈綴,模糊影響,令人無從捉摸,王驥德譏之宜也。劉氏《藝概》中約九十餘條爲三品:一曰清深,如吴仁卿之山間明月;二曰豪曠,如貫酸齋之天馬脱羈;三曰婉麗,如湯舜民之錦屏春風。亦僅就涵虚之語,以爲歸納,並非從三家之作,實地體會而得者。且豪、麗兩派之外,多一清深,清深爲義不穩洽,遠不如端謹矣。

以上爲散曲派别之概論。以下剔去端謹,專取豪放、清麗兩派論元人。

豪放一派,元人雖許馮子振、滕玉霄兩人,而兩人今日流傳之曲不多。馮僅小令四十二首,滕僅十四首。據其所傳者以觀,實無以十分著明豪放之義,吾人未可盲從,當斷以馬致遠爲此派之代表也。馬作見於新輯《東籬樂府》本,有令百四首、套十七首。除喬吉、張可久外,元人散曲之篇幅,此爲最富矣。《秋思》一套,自元周德清以來,即評爲散曲中第一,其〔煞尾〕云:

　　蛩吟罷一覺纔寧貼,鷄鳴時萬事無休歇。何年是徹,看密匝匝

---

① 今校: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祕笈本《太平清話》,"名"作"鳴","豪爽則有"作"豪爽則有如","蘊藉"作"醖藉"。

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緑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黄花，帶霜分紫蟹，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幾個重陽節。人問我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字句從《樂府新聲》。

若問此曲何以成其爲豪放，則無人不知其爲意境超逸，實使之然，文字不過適足以其意境副耳。然重賴意境之超逸以造成豪放，乃豪放之第一義也。此外更有他義，如馬氏〔撥不斷〕小令云：

菊花開，正歸來，伴虎溪僧鶴林友龍山客。似杜工部陶淵明李太白，有洞庭柑東陽酒西湖蟹。哎，楚三閭休怪。

意境自與前曲完全相同，而意境之外，修辭亦大可注意，則全曲之中，用人名、地名、物名以表象者，聯貫成串，其多實出於尋常也。第三句之連舉三地，有如地理誌；第四句與末句之連舉四古人，有如點鬼簿；第五句又羅致諸品名，如市廛之陳百貨。此種修辭法，在尋常之詩詞中要皆不宜，所謂“羈”是也；而在曲中用之，乃特放異彩，所謂“不羈”是也。故此曲之所以形成豪放不羈者，端由修辭法之特殊，不僅倚賴意境，此乃豪放之第二義也。更如馬氏〔壽陽曲〕曰：

心間事，説與他，動不動早言兩罷。罷字兒磣可可你道是耍，我心裏怕那不怕。

此曲所寫之情，乃人之明明於我薄倖者，而我始終原諒之，袛認以爲耍，不認爲真，自己則矢志堅貞，以待他人之挽回於萬一，絶無怨恨之意，可謂深得風人温柔敦厚之旨矣。顧其文全用白描，無論雅俗之材料，都不借重妝點，此恰與清麗一派相反，故亦認爲豪放，乃完全脱離意境之豪放而豪放者，豪放之第三義也。馬氏以外，如白樸、貫雲石、劉致、馮子振、汪元亨、馬九皐等，皆豪放之尤者。蓋凡屬元代曲家，無人不有此派之作，特多寡之間，各家不同耳。

清麗一派，若依貫氏前序，舉盧、關爲代表，則不如舉喬、張者爲妥也。蓋所謂麗者，其材料或雅或俗，都無不可，而喬多用俗，張多用雅，二人既自來並稱，合之又適可表見此派之全義也。以俗爲麗者，詩詞中不常見，而實爲曲中本色，人因其不常見也，每目之曰“奇麗”。以雅爲麗者，沿詩詞中之所已有，而新之變之，穎俊精緻，人人所好，人人能賞，

可即以“雅麗”二字别其派。無論奇與雅，其爲麗也，機趣要不能板，而腠理要不能滯，此所以又統在清麗範圍之内也。

喬有《喬夢符小令》一卷，雅俗兼該，融洽無間，最爲當行，清厲鶚評其曲，以爲“出奇而不失之於怪，用俗而不失之爲文，殊得奥竅”。後人之爲曲，不難於雅麗，亦不難於豪放，而獨難於此奇麗。如清初朱彝尊、厲鶚輩，提倡喬、張兩家散曲，其所摹擬者，衹能及張，而終未嘗及喬。蓋笙鶴翁喬之别號之絶技，凡筆端衹能雅而不能俗者，一概無從問津矣。如〔水仙子〕《情詞》及《詠雪》曰：

眼前花怎得接連枝，眉上鎖新教配鑰匙，描筆兒鉤銷了傷春事。悶葫蘆咬斷綫兒，錦鴛鴦别對了個雄雌。野蜂兒難尋覓，蠍虎兒甘害死，蠶蛹兒别罷了相思。

冷無香柳絮撲將來，凍成片梨花撥不開，大灰泥漫不了三千界。銀稜了東大海，探梅的心噤難捱。麪甕兒裏袁安舍，鹽罐兒裏党尉宅，粉缸兒裏舞榭歌臺。

此等曲除上文所謂“詭喻”以外，别無嫵媚。讀者每以爲奇則有之，麗未必然，蓋看慣以雅爲麗者，狃於所習耳。喬氏以外，關漢卿、查德卿等散曲内，亦常有奇麗之作。關氏《不伏老》一套〔煞尾〕爲尤著，云：

我却是蒸不爛煮不熟搥不匾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子弟每誰教您鑽入他鋤不斷斫不下解不開頓不脱慢騰騰千層錦套頭。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扳的是章臺柳。我也會吟詩，會篆籀，會彈絲，會品竹。我也會唱鷓鴣，舞垂手，會打圍，會蹴踘，會圍棋，會雙陸。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與我這幾般兒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只除是閻王親令唤，神鬼自來鉤，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那其間纔不向這煙花路兒上走。

張有《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共七百餘首，爲元人散曲中流傳最多者；此外且無一劇曲，故張氏可謂散曲之專家也。其曲十之八九爲雅麗一派，餘亦有豪放與奇麗者，特少數耳。張氏當時受何影響而致成此派？惜其平生事跡不彰，無從追考。要其所成者實僅十之四五恰到好處，其餘雖不儕於端謹，總嫌參用詞法過多，並非論曲者所

宜提倡也。清人不善學之，有一種詞人之曲，即張氏此派之末流矣。如下列〔一半兒〕及〔水仙子〕云：

花邊嬌月靜妝樓，葉底滄波冷翠溝，池上好風閑御舟。可憐秋，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

金鞭裊翠動花梢，翠袖揎香贈柳條，玉波流暖迎蘭棹。西湖春事好，相逢酒聖詩豪。醉墨灑龍香劑，新絃調鳳尾槽，草色裙腰。

兩曲俱屬雅麗，與前舉喬作以俗爲麗者顯然不同。然如次首中，末句之蓄意，與"裊翠"、"揎香"、"流暖"等措辭，全是詞法，以較前一闋之蕭疎，豈不嫌此太過乎？清麗一派，作家甚多，如張氏之至者固少，如張氏之失者亦不多，徐再思、任昱、李致遠、曹明善等皆其流。如徐之〔梧葉兒〕曰：

芳草思南浦，行雲夢楚陽，流水恨瀟湘。花底春鶯燕，釵頭金鳳凰，被面繡鴛鴦，是幾等兒眠思夢想。

雖用比興，却連所比所興者亦於末句明白說出，大別於詩詞之法，斯最得體也。

世間事既有兩極端者，亦必有中和者。豪與麗雖分明兩派，而以一人兼有之，或以一詞兼有之，皆尋常事。近人有因蘇、辛詞集中未嘗無一二婉約之作，周、秦詞集中亦未嘗無一二豪放之作，遂謂放與約不足爲詞之兩派。實則分詞曲之派別，應以詞曲爲單位，曰此詞約、彼曲放則可，不應以詞人曲人爲單位也。即論斷各家之派別，舉其著作之多數者如何，方足爲據，不應因其少數之作相反，而遂全部抹殺也。譬如馬與喬、張，雖各明其派如上文，而派外之作，與兩派融會之作，固無人無之，要不足以動搖其大體矣。玆舉馬之〔小桃紅〕、張之〔殿前歡〕，以爲豪、麗兼用者例：

畫堂春暖繡幃重，寶篆香微動。此外虛名要何用，醉鄉中，東風喚醒梨花夢。主人愛客，尋常迎送，鸚鵡在金籠。

望長安，前程渺渺鬢斑斑。南來北往隨征雁，行路艱難。青泥小劍關，紅葉湓江岸，白草連雲棧。功名半紙，風雪千山。

以上論元人散曲之派別，以下分崑腔流行前後兩時期以論明人。明代未有崑曲以前，北曲爲盛。涵虛子所列明初十六家中，惟湯式一人之傳作有五十餘套，餘皆二三篇，未足言派。湯之套數簡短，不病拖沓，

惟多贈答酬應之作，端謹之餘，與一二小令，皆豪、麗參用。十六家外，士大夫染翰此業者甚多，亦都零星無足數者，惟周憲王有燉之《誠齋樂府》，裒然成帙，足稱一家。而論其文字，乃十九端謹，且庸濫居多，豪、麗兩面，均鮮至處。由是以觀，明初散曲，大致殆偏於端謹矣。自後則康海爲一派，馮惟敏爲一派，王磐爲一派，沈仕爲一派，皆各有面目，未見雷同。而康、馮之爲豪，王、沈之爲麗，則又其大概之一致者耳。茲各見論例如次。

康海有《沜東樂府》，用本色爲豪放，擺脱明初闒茸之習，力爲振拔，有功於明代散曲之作風不少。惟貪多務博，殊欠翦裁，是其一失；用俗之處往往爲俗所累，元人衣鉢，未盡真傳，是其二失；其中極熱極怨，而表面以解脱之語蓋之，時覺捉襟露肘，展其全集以觀，無非憤世、樂閑兩類之作，而志趣並非真正恬淡，根本有異於元賢，是其三失。此三失雖不必獨集於康氏一身，而康氏實啓此派之始，王九思、李開先輩，則應分任其咎者也。明人之論調，多抑康而祖王，真所不解。茲舉康之〔雁兒落帶得勝令〕及王之〔水仙子〕：

數年前也放狂，這幾日全無況。閑中件件思，暗裏般般量。真個是不精不細醜行藏，怪不得没頭没腦受災殃。從今後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傒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與康。

一拳打脱鳳凰籠，兩脚蹬開虎豹叢，單身撞出麒麟洞。望東華人亂擁，紫羅襴老盡英雄。參詳破邯鄲一夢，歎息殺商山四翁，思量起華嶽三峰。

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四卷，生龍活虎，猶詞中之有辛棄疾。有明一代，此爲最有生氣，最有魄力之作矣。王世貞、王驥德輩之品評，皆嫌馮氏本色過多，北音太繁，多俠寡馴，時爲紕纇。蓋皆崑腔發生以後，南詞盛行時之議論，殊不足據也。馮氏之長處，正在本色與寡馴，惟其如此，乃能豪辣。若論其失，有因恣肆之極，傷於獷悍者；有因任情率性之極，詞意近於頹唐，不能凡百興會者。至於全集之中，豪辣者多，而進一步渾涵於灝爛之境者猶少，是亦其成就上之缺憾。惟諸家之中，獨馮氏斯足責也。馮之意志，亦極怨憤，所異於康、王者，在怨憤便索性將全部怨憤痛快出之以示人，較少做作，而才氣之横溢，筆鋒之犀利，無往而不

淹蓋披靡，篇幅雖多，各能自舉，不覺其濫，亦非康、王一派之所及也。馮氏此派，後無來者，唐寅小令，間有與之相會處，其前有一常倫，亦微近之，而才氣皆遠不及。《曲律》謂"陳沂、胡汝嘉，爽而放"。按陳僅傳《雪》詞，爽則有之，豪未必也；胡僅傳《夏》詞，堆垛而已。兹舉馮氏之〔塞鴻秋〕《乞休》以見豪辣，〔雁兒落帶得勝令〕《謝友枉駕》以見灝爛：

　　論形容合不著公卿相，看丰標也没個搊搜樣。量衙門又省了交盤賬，告尊官便准俺歸休狀。廣開方便門，大展包容量，换春衣直走到東山上。

　　邀的是試春遊張曲江，訪的是耽酒病陶元亮。行的是快吟詩唐翰林，坐的是會射策江都相。呀，這的是白雲明月謝家莊，抵多少秋風野草鎮邊堂。你祇待平開了西土標名字，俺祇待高臥在東山入醉鄉。周郎，耳聽著六律情偏暢。馮唐，身歷了三朝老更狂。

王磐《王西樓先生樂府》一卷，善爲清麗，王驥德頗能賞之，於元人之中，兼得喬、張之趣。其麗也，不僅工雅兼能出奇；其清也，瀟疎放逸，且好爲遊戲俳諧之作，而不用康、馮兩派之粗豪，一以精細出之。明人之中，惟金鑾一人是其一派。兹舉王之〔沉醉東風〕《蝶拍》及金之〔河西六娘子〕《閨情》：

　　莊子夢輕輕按醒，謝公詩句句敲成。竄斷的燕舞嬌，供親的鶯歌應，俏知音千載韓憑。獨占了梨園板色名，難怪那滕王閣圖形畫影。

　　海棠陰輕閃過鳳頭釵，没人處款款行來。好風兒不住的吹羅帶。猜也麽猜，待説口難開，待動手難擡，淚點兒和衣暗暗的揩。

沈仕《唾窗絨》一卷，亦爲清麗，而以香奩體著聞，於元人頗得王鼎之趣，冶豔之中，生動新切。其失在偶摹元人淫褻之作，而後人踵之者又變本加厲，皆標其題曰"效沈青門體"，沈氏遂受謗無窮矣。沈德符盛推康、王、陳、沈，自成爲化治之音，後所不及。沈氏之作，或者不止於香奩而已也，惜《唾窗絨》原本佚而不傳，而顧名思義，與諸選本之所載者，實香奩居多耳。兹舉〔懶畫眉〕兩首：

　　倚門無語掐殘花，驀然間春色微烘上臉霞，相思薄倖那寃家。

臨風不敢高聲罵，只教我指定名兒暗咬牙。

東風吹粉釀梨花，幾日相思悶轉加，偶聞人語隔窗紗。不覺猛地渾身乍，却原來是架上鸚哥不是他。

以上四派中，王、金之筆，最爲整飭，可云無弊，餘皆有得有失。他如楊慎夫婦，合處有西樓、白嶼全之精，而冗雜亦復如康、王。陳鐸所作，套數尤多，穩稱頗類明初湯式，小令則不出王與沈；明人皆謂其詞與梁辰魚相伯仲，實則陳之文字，絶未入《江東白苧》圈套也。陳所聞雖在崑腔大行以後，而其著作品格，與湯式、陳鐸最爲相近，若納之下文梁、沈兩派中，殊爲不妥，故亦附及於此。

崑腔以後，祇有南曲，而北曲亡矣；南曲又多參詞法以爲之，形成所謂南詞，而曲亡矣。崑腔創始於魏良輔。一時新曲，首先採用者，厥爲梁辰魚之所製，在劇曲爲《浣紗記》，在散曲則爲《江東白苧》一集，張鳳翼序之，謂“擲地可作金聲”，張旭初於《吴騷合編》内至推爲“曲中之聖”焉。自有崑腔，南曲之宫調、音韻，一切準繩俱定，傳奇之法愈密，犯調集曲，日盛一日。沈璟爲《南曲譜》及《南詞韻選》二書，楷模大著，學者翕然宗之。龍子猶於《太霞新奏》中對沈氏有“詞家開山祖師”之稱焉。起嘉、隆間，以迄明末，將近百年，主持詞餘壇坫者，文章必推梁氏爲極軌，韻律必推沈氏爲極軌，此爲崑腔以後之兩大派。一時詞林，雖濟濟多士，要不出兩派之彀中也。其文章獨不從梁，而韻律獨不從沈者，劇曲則有湯顯祖之“四夢”，散曲則有施紹莘之《花影集》。夫文章之不從梁，兩家乃戛戛獨造，千古不朽矣；若韻律之不從沈，適爲兩家之病，亦百世而不易者也。得失之間，炯然不侔有如此者。兹論崑腔以後散曲之派别，不能不分舉梁、沈、施三家。

梁辰魚之曲派，爲文雅蘊藉、細膩妥貼，完全表現南方人之性格與長處，去北曲之蒜酪遺風、亢爽激越者，千萬里矣。惟此種陰柔之美，實宜於詞之收斂性格之文學，而不宜於曲之放散性格之文學。故其取材取徑，於不知不覺之間，無一不與宋詞相接近，而與元曲相背馳者，結果乃得一種詞不成詞、曲不成曲之物。吾嘗論此派之末流，以爲意境迂拘，而色彩揉雜，硜硜於字句之煊染，又祇有枯脂燥粉，敷衍堆嵌，拆碎固不成片段，併合亦難象樓臺。臣妾宋詞，宋詞不屑；伯仲元曲，元曲奇

恥。天下依違於兩可之間，欲兼擅其勝，而卒至進退失據，成共棄之物者，崑腔以後，“江東白苧”派之散曲是其一也。此所言爲欲闡揚元人之絶藝，保存曲體之本源，不無過激之處，然實從體會比較而得，非徒託空言。所謂樂府之選集，與所謂南詞之選集，其書今日俱在，是非究竟，可以實按也。元人多稱曲爲樂府。崑腔以前，選集、别集皆以樂府名，其以詞名者亦必不分南北，蓋作者不專門作南曲也。崑腔以後，盛行南北詞之名，如《南詞韻選》、《南北宫詞紀》等，皆曰詞而不曰曲，或特創名目，曰新奏，曰吴騷，而獨鮮用前人習用之樂府二字者，風氣使然，亦一奇也。其文字既多用詞法，其名稱遂直用詞字，蓋非偶然矣。幔亭歌者袁于令曰：“詞才不同，梁伯龍以豪爽，張伯起以纖媚，沈伯英以圓美，龍子猶以輕俊，至於秀麗，不得不推王伯良。”夫如伯龍者，倘猶推爲豪爽，則如元人馬東籬之振鬣長鳴、白仁甫之奮翮高舉，豈不皆成獷悍頑野、不可嚮邇之怪物耶？歌者與龍子猶接近，龍乃明末梁派之中堅，選《太霞新奏》之顧曲散人，疑即龍氏。沉溺此中，既深且久，道黑爲白，指鹿爲馬，固無足怪矣。惟此派之弊，尤在套數與集曲，若單隻或重頭之小令中，猶間有生動之作也。兹録梁集第一套内《詠輕雲》之〔長拍〕及小令〔山坡羊〕，以略見其得失：

舞按霓裳，舞按霓裳，歌停金縷，送月來被人間留住。這是蕊宫仙馭，鬟半偏遊戲天衢，盡駕絳綃輿。引飛瓊控兩兩彩鸞歸去，幾見瑶池傳曲遠，誰還念黄鶴樓中千載虚。問仙姬何事，冒雨濕羅襦。又不知春山淡淡鎖，何日還舒。

病奄奄難醫療的模樣，軟怯怯難存坐的形狀，急煎煎難擺劃的寸腸，虚飄飄難按納的情和況。空自忙，全然没主張。盟山誓海都成謊，輾轉思來，更無的當。淒涼，爲甚更長似歲長。蕭郎，莫認他鄉是故鄉。

沈璟之曲派，乃一面文字受梁氏之影響，而一面自己又專求律正與韻嚴。沈氏好翻北曲爲南曲，《曲海青冰》二卷皆是也，目的專在使一時歌場繁衍南聲，故材料翦取前人之現成者亦可，不必由己出也。其文既爲聲而發者多，爲文而發者少，則其受韻律之拘牽，而生氣剥奪，尚何待言乎！沈氏於所翻諸曲，雖自命名曰“青冰”，實則去藍、水猶遠甚，直是

點金成鐵，活文字則死之，新意境則腐之耳。原其初意，蓋欲納北曲文字之美者，入於南曲聲音之美中，以收聲文並美之效；而實則櫽括體、詞翻曲、北翻南、集曲，種種辦法，同一有補於聲音者鮮，而爲害於文字者多，得不償失耳。自來惟李調元《雨村曲話》中灼見梁、沈文字之弊，以爲"生硬稚率，鄙俚可笑"，實不爲過。此外論者則絶少指謫，怪矣！同沈氏一派，而才具較長者，爲王驥德。王氏能賞識元曲，且極知南曲與南散曲之弊，以此中無傑出人才，足舉其業，與元人抗，時致深慨焉。其集獨以"樂府"名，《方諸館樂府》。而衡其造就，仍未跳出梁、沈窠臼，風氣囿人，一至於此哉。沈氏以《中原音韻》爲主，選《南詞韻選》一書，韻嚴律正者爲上上，韻嚴而律稍舛者爲次上；王氏則另創《南詞正韻》，專爲南曲而設，分出姜光、堅涓、居蘧、機奇等新韻部，又新製集曲三十三調。集曲在散曲中文字方面之弊，已見上文體段一章，兹不復贅。惟王氏小令，亦多奇俊之作，其故詳下文論小曲一派内。兹舉沈氏翻元曲及元曲原文，及王氏自製之曲，見例如次：

八聲甘州集雜劇名，翻元人吴昌齡北詞　　明沈璟

因緣簿冷，歎鴛鴦被捲，枉怨銀箏。秦樓月影，蝴蝶夢中孤另。曾留汗衫餘馥在，漫哭香囊兩淚盈。柳眉蹙雙峰，爲才子留情。

春宵多月亭，記曲江池上，麗日初晴。藍橋仙路，裴航恰遇雲英。萬花堂畔言誓盟，玉鏡臺前作證誠。他負心幾曾，教魚雁傳情。

滚繡毬集雜劇名，詠情　　元孫季昌

常記的曲江池麗日晴，正對著春風細柳營，初相逢在麗春園遣興，便和他謁漿的崔護留情。曾和他在萬花堂講志誠，錦香堂設誓盟，誰承望下場頭半星兒不應，殃及殺調風月燕燕鶯鶯。只被這西厢待月張君瑞，送了這花月東墻董秀英，盼殺君卿。按此套即沈氏前詞之所翻，《太平樂府》屬孫季昌。首曲〔端正好〕已見上文俳體第十五，並資參照。

二郎試畫眉集〔二郎神〕〔畫眉序〕二調　　明王驥德

長安遠，望迢迢蔽浮雲不見，過眼流光一翦。記年時選勝，六街長驟金韉。酒侣詩朋多繾綣，問甚麽花深柳淺。狹斜到處成留

戀，從抛綵筆如椽①。

施紹莘之曲派，乃融元人之豪放與清麗，而以綿整出之，時代微後於沈璟之選《南詞韻選》，其人亦工音律，自蓄歌童，所作無不製譜付拍者。《花影》一集，南北令套共四卷，令六十餘、套八十餘，不爲不富矣。乃今日流傳之明人選本六七種内，無及施氏一字者，其故可以思也。蓋所謂選本六七種者，皆梁、沈之派，録詞標準，首整韻律，而施氏所長，則首異梁、沈，施氏所短，又首傷韻雜，斯無怪二者之格格不相入矣。有明一代散曲文字，實惟馮、施兩集爲真不可少。陳繼儒曰："子野才太俊，情太癡，膽太大，手太辣，腸太柔，舌太纖，抓搔痛癢，描寫笑啼，太逼真，太曲折。"②此其贊施氏者，不爲過分，一方面且不啻爲曲家立一明訓，蓋所言實語語中肯，凡爲曲者莫不應然也。他姑勿論，衹"辣手"一層，即梁、沈之派所特乏，而馮、施之派所特具者，尤爲明著矣。沈德生又曰："子野外服儒風，内宗梵行，其於世間色相，一切放下。中略其性靈穎慧，機鋒自然，不覺吐而爲詞，溢而爲曲，以故不雕琢而工，不磨滌而淨，不粉澤而豔，不穿鑿而奇，不拂拭而新，不揉摛而韻。"按所謂"放下色相"，原以論人，實亦可以論詞。其所言之反面，詞意泥於色相，及專於雕琢、磨滌、穿鑿、拂拭、揉摛中討生活者，正不啻即爲梁、沈兩家寫照也。施派以後，亦無繼者，惟清人趙慶熺差近之。兹録施氏《春遊述懷》套内〔叨叨令〕及《合鏡詞》套内〔金索掛梧桐〕：

且尋一個頑的耍的真知音風風流流的隊，拉了他們俊的俏的做一個清清雅雅的會，揀一片平的軟的襯花茵香香馥馥的地，擺列著奇的美的趁時景新新鮮鮮的味。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麽哥，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麽哥，任地上乾的濕的混賬啊便昏昏沉沉的睡。

怎車乾恩愛河，推不動相思磨。祆廟燒完，漸近藍橋路。今朝出網羅，到鳳凰窠，爭氣潘郎成就奴。羞慚了搬唆誹謗銷金口，塗

① 今校：此首乃王氏《寄都門同好》套之首曲，謝伯陽《全明散曲》"過眼流光一翦"作"過眼流光風一翦"。

② 今校：此數語出自陳繼儒《秋水庵花影集敘》，見《秋水庵花影集》卷首。明末刻本中，"腸太柔"與"舌太纖"間有"心太巧"三字。

抹了長短方圓畫餅圖。從今啊刀山變做了軟衾窩,真個是悲處歡多。況更是歡處歡多,把歡字渾身裹。

以上明人散曲派别,崑腔前後,共列康、馮、王、沈、梁、沈、施七家。此外當時有所謂"才士之曲"者,如王世貞、汪道昆、屠隆等之散曲皆在内,則全非當行,王驥德已闢之,無足論矣。惟尚有小曲一派,爲不可不述者。小曲之音調,兼源於南北曲,而文字則得於北曲者獨多。其聲所及,崑腔以後之各家小令,無一不受其影響者,即康、馮輩之小令中,亦每存小曲面目也。陳宏緒《寒夜録》紀卓珂月之言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讓元,庶幾吴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鉸絲〕之類,爲我明一絶耳。"[①]此言大有識見。就散曲言,梁、沈之所謂南詞,固絶不足與元人北曲對峙,即馮、施之業,亦承元人餘緒,未足以云分庭抗禮也。若明人獨創之藝,爲前人所無者,祇此小曲耳。王驥德《曲律》云:"小曲〔掛枝兒〕即〔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貽我吴中新刻一帙,中如噴嚏、枕頭等曲,皆吴人所擬,即韻稍出入,然措意俊妙,雖北人無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遠也。"可見小曲精神,雖因緣北地而來,而南人固亦優爲之,甚至所以優爲之者,不僅在小曲本身,且侵入南北小令之中矣。此前人所未言及者,兹爲别出,並舉例以明之。

月雲高　　康海

吞聲寧耐,欲説誰瞅睬。惹得旁人笑,招著他們怪。歡喜冤家,分定懨纏害。去不去心頭恨,了不了前生債。教我心上黄連苦自捱,却似鎖上門兒推不開。

玉胞肚　　馮惟敏

冤家心變,這些時誰家鬼纏。打聽得有個真實,我和他兩命難全。神靈鑒察誓盟言,不叫冤家只叫天。

風入松　　陳鐸

想才郎一去幾多時,誰知他節外生枝。書來止説功名事,不道着思情兩字。本待要尋活覓死,怕落下歹名兒。

---

① 今校:清鈔本《寒夜録》,"曲讓元"作"曲又讓元"。

鎖南枝　　沈仕

雕闌畔，曲徑邊，相逢他猛然丢一眼。教我口兒不能言，腿兒撲地軟。他回身去，一道煙。謝得臘梅枝，把他來抓個轉。

駐雲飛　　梁辰魚

小小冤家，拖逗得人來憔悴殺。雅淡堪描畫，舉止多瀟灑。咱，曾記折梨花，在荼蘼東架。忙詢佳期，倒答著閑中話。一半嚣人一半耍。

鎖南枝　　王驥德

才郎至，喜倒顛，匆匆出迎羞不前。含笑拜嫣然，秋波謾偷轉。你把歸期誤，辦取摑打先。誰道見郎時，都做一團軟。

駐雲飛　　施紹莘

索性丢開，再不將他記上懷。怕有神明在，嗔我心腸歹。呆，那裏有神來，丢開何害。只看他們，抛我如塵芥。畢竟神明欠明白。

江兒水　　龍子猶

郎莫開船者，西風又大了些。不如依舊還奴舍，郎要東西和奴説，郎身若冷奴身熱。且受用而今這一夜，明日風和，便去也奴心安帖。

諸調之中，如〔鎖南枝〕、〔駐雲飛〕，猶可謂之本爲小曲用調，若其餘者，固皆南曲也。然諸家之文字，則一例化於小曲矣。

前人之論明代散曲者，有王世貞之《曲藻》、徐復祚之《三家村老委談》、沈德符之《顧曲雜言》、王驥德之《曲律》、張旭初之《衡曲塵談》等①。諸家當時所見散曲之集，今日不能盡見；今日於數百年後，以旁觀地位，覺得極其明瞭者，諸家當局，反而昧昧不察。故以諸家議論，衡茲篇之所主張，多見其鑿枘矣。

至於清代散曲，約可分爲四派。第一南曲派，承明末梁、沈之餘風，

---

①　今校：《衡曲塵談》一般作《衡曲塵譚》，附載於《吴騷合編》卷首，原不題作者姓名。《吴騷合編》爲明人張楚叔、張旭初所編。楚叔名琦，《吴騷》前三集爲其所編，故列於全書卷首之《衡曲塵譚》或爲張琦（楚叔）所作。

好爲南曲，如沈謙、吴綺、陳維嵋、蔣士銓、吴錫麒等皆是。沈謙集中，於集曲、翻譜等事，亦多爲之，乃梁、沈之嫡傳。若兩吴集中之合作，間如明之王磐、金鑾，絶非梁、沈所能限矣。第二騷雅派，倡喬、張之清麗，而一味賞其騷雅，好爲北曲，如朱彝尊、厲鶚及後來之劉熙載、許光治等皆是。劉氏説主喬、張之騷雅，而所作因求被諸聲歌，故俯就南曲，以用其崑腔。其實元人北曲，在崑腔内亦自有譜可唱。餘人集中，則絶少南曲，與第一派異也。朱、厲等一味崇雅，雖未得元人真味，要得雅之真味，成所謂詞人之曲，又非明人梁、沈輩之參用詞法，或所謂南詞者所可同舌共談矣。第三道情派，此派乃徐大椿所創成，處於元明南北曲及小曲之外。小曲内容，大抵男女情詞，徐氏之道情，則黄冠體中之警醒頑俗也。徐氏自謂"構此頗不易，必情、景、音、詞，處處動人，方有所謂道氣。"[①]見陸以湉之《冷廬雜識》。其前鄭燮之道情，自與之爲一派，特鄭氏之作，所警醒頑俗者不過勿貪富貴功名而已，道家之套語也。若徐氏所警者，乃世情積弊、人事惡習，敢言他文所未嘗言、他人所不敢言者，乃於世道人心，頗有感化作用之文字，非等閑俚唱可比，自足另成一派，與其餘者並列也。第四爲趙慶熺派，清代散曲之有趙，猶明代之有施，雖局面較狹，而文字多恰到曲之好處，非此不足以存曲體之真價矣。如騷雅派，則曲爲詞之附庸而已，南曲派亦曲之尾閭而已，道情派與小曲，又同爲曲之旁枝而已，惟趙氏一派，自有其自己一時代之面目，並不貌襲元人，而實本元人之法，可以列於曲之正統之中也。

小桃紅贈蘇崑生　摘自套曲　　吴綺

枉濕了潯江袖，還剩得蘭陵酒。儘紅牙拍斷紅珠溜，放青鞋踏遍青山瘦，把黄冠撇却黄金臭。管甚麽蛟龍爭鬬無休。

梧桐樹西施　　吴錫麒

西風吹白紵，歌罷人何處。莫道功成，肯逐鴟夷去。算回頭只有煙波路，吴苑千秋，花也愁無主。越客千絲，網也兜難住。剩相思石上苔無數。

---

① 今校：清咸豐六年刻本《冷廬雜識》，"情景"作"情境"；無"所謂"二字。

水仙子　　朱彝尊

半湖山上採樵夫，百步橋邊垂釣徒，三家村裏耕田父。這生涯都不苦，要歸歟只便歸歟。錦屏風蒼崖紅樹，白雪灘金齏玉鱸，綠楊灣赤米青菰。

殿前歡秋思，用張小山《春思》韻　　厲鶚

寫秋思，芭蕉葉葉竹枝枝。南湖風雨涼何自，潘鬢成絲。蟲聲唱鬼詩，雁影排人字，鳳紙書仙事。餘香滅後，幽夢回時。

水仙子海棠　　許光治

紅綿繡鳳撲華鉛，紅錦回鸞散舞錢，紅絲顫雀翹妝鈿。過清明百六天，畫墻低何處秋千。宿粉暈流霞炫，明脂洗垂露鮮，是花中第一神仙。

道情刺時文　　徐大椿

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氣。

江兒水詠月　摘自套曲　　趙慶熺

自古歡須盡，從來滿必收。我初三瞧你眉兒鬭，十三窺你妝兒就，廿三覷你龐兒瘦。都在今宵前後，何況人生，怎不西風敗柳。

以上論三朝散曲派别，各家粗見得失，未曾詳盡，舉例亦不能備，瑣屑之處，參看《曲諧》，其説間有出入者，則以此篇所見爲準。

餘論第十

散曲之形式與精神、用調與作家等，據以上九章所敘論者，已可得其大概而有餘矣。顧猶有未及之義，而甚爲緊要者，如散曲之音樂與歌唱如何，散曲之前途如何，於今後文學上之地位如何，有志作散曲者今後之任務如何等皆是也，兹再約略見之。

觀於上文用調一節,知北曲十七宫調,而散曲用其九;南曲十三宫調,而散曲用其十一。南北曲之音樂,今所僅傳者,祇有崑腔,却非元人之原唱。元人之南北曲樂,均用絃索,即明人之唱南曲,在崑腔以前者,亦以能上絃索爲準,觀於何良俊《四友齋叢説》等書所紀可知,非若崑腔之以管笛爲主器也。然元曲之腔譜唱法,今日已與宋詞同一不傳,深可歎惜。吴瞿盦先生謂曾見用乙、凡二音之南曲古譜,恐即崑腔以前元明人之唱法矣,惜未收之,不知其書終落何所。惟全部崑腔,亦非憑空結撰者,元明舊腔有一部分尚留存於崑腔之内,固意中事,特無從確實證明之耳。曲樂普通情形,兹不多及,擇其尤關散曲者,爲紀述如次。

元楊朝英選《陽春白雪》、《太平樂府》二書,所流傳之元人散曲獨多,乃楊氏於第一書前,附刻芝庵《唱論》,於第二書前附刻卓從之《北腔韻類》,足見此二篇文字,於元人多數之散曲皆甚有關也。芝庵之姓名歷略不可考,楊氏稱爲燕南芝庵先生,並依據其《唱論》中某條所訂,分《陽春白雪》之内容爲大樂、小令、套數三類。所謂大樂者,宋金兩朝蘇軾、吴彦高等之詞十首也,足見宋詞唱法,當時所流傳者,尚有十首,而小令、套數之唱法,必與此十詞之唱法相鄰近。且《唱論》中所謂敦捲打揞、停聲、待拍、起末、過度、取氣、换氣,慢、衮、序、引、三臺、破子、小唱等,張炎《詞源》内論詞之唱法亦皆有之,是亦宋詞元曲唱法相去不遠之一證也。惟周德清作《中原音韻》,序中首先指摘楊氏之《陽春白雪》,以爲其中陰陽去上不合律度,難於歌唱者甚多。周氏所主張者爲平分陰陽、入派三聲,嘗於席間聞歌〔四塊玉〕起句者曰"彩扇歌,青樓飲",周氏之友羅宗信非之,而瑣非復初爲改作"買笑金,纏頭錦",周氏乃皆與賞識,以爲知音①。蓋〔四塊玉〕次句首字應用陽平聲,作"青"則必唱爲"晴"矣,不若"纏"字正屬陽平,唱來可得本音也。周書又著明每調中務頭所在,以收聲文兼美之效,此層亦涉於當時散曲之唱法者。以上乃元人散曲唱法之略可考見者也。

元時南曲,發生甚早,但終元之世,未見有一首南調之散曲。南北合套爲元人沈和所創,著在《録鬼簿》,鑿鑿可據,但終元之世,不但雜劇

---

① 今校:事見周德清《中原音韻後序》。

中無之，即散曲内亦未見合套之文字，殊可怪也。《北宫詞紀》所載元貫雲石南北合套一首，不見於元選，其所有南詞，恐出明人僞託。散曲中之南曲，最早者殆爲明初周憲王《誠齋樂府》内所有，其腔譜唱法如何，應無改於元音。沈德符謂"嘉隆間度曲知音，推松江何良俊"①，而何氏《叢説》有曰，"老頓云，南曲中如'雨歇梅天'、《吕蒙正》内'紅妝豔質'、《王祥》内'夏日炎炎'、《殺狗》内'千紅百翠'，此等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南都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云云②。所謂"雨歇梅天"，當係散曲，乃與《吕蒙正》等劇曲所有，同爲慢詞。此所謂慢詞，疑與南宋慢詞之唱法更近，而與北曲及一般南曲較爲促拍快唱者則有别，故得其名也。其唱法當時雖不傳於一般人，或獨得於魏氏，而氏之崑腔，或即以此種慢詞爲本，亦未可知耳。至於北曲中如康海之精於琵琶、王九思之未曾填詞先慕國工按譜等，其所以彈所以唱者，當亦元人之舊也。以上乃崑腔以前，明人散曲唱法之略可考見者。

崑腔以後，散曲之唱法乃較爲明白矣。顧起元《客座贅語》曰："萬曆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燕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中略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沈德符《顧曲雜言》曰："老樂工云，凡學唱從絃索入者，遇清唱則字窒而喉劣。"又本書上文名稱一節内論清曲，曾引魏良輔《曲律》及李斗《揚州畫舫録》之言，顧氏之所謂散樂，應即沈、魏、李三氏之所謂清唱。蓋唱而不演之謂清，不用金鑼喧鬧之謂清。至於其所唱者，約有兩種：一則仍爲劇曲有賓白者，唱時或開白或否；一則爲散曲無賓白引子者。散曲本無場面可言，絃管鼓板已足；本無須乎金鑼，正合充清唱之資料。故清唱者乃散曲惟一之唱法。清唱所唱不必盡爲散曲，若唱散曲則無不爲清唱，上文名稱一節内亦既言之矣。然此種情形，即如《客座贅語》所言，崑腔以前，亦何嘗不如此，何以獨屬之於崑腔以後？曰：因崑腔以後，散曲忽然另有一别名曰清曲，清曲清唱，至此制度乃格外確定之故

---

① 今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顧曲雜言》，此句作"嘉隆間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

② 今校：明萬曆七年張仲頤刻本《四友齋叢説》，"南都"作"南京"。

也。“清曲”一名，何時發生？無考。前人書中所見較早者爲沈寵綏《度曲須知》，然尚非其始也。嘉隆間有崑腔後，魏、沈諸人既説起“清唱”二字，清曲之名，此時恐亦隨之而有矣。夫言散樂則所唱爲散曲，言清唱則所唱爲清曲，二者固一轍也。又清唱之中，所以清之程度，深淺不同。極清之時，雖絃管鼓板亦被清去不用，專以顯明肉音，《顧曲雜言》之所云，正是此意。袁宏道《虎丘記》曰：“比至夜深，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①亦可以爲證。以上又崑腔以後明清人散曲唱法之大略也。

散曲之全盛時代，祇在元、明兩朝，至清即已大衰。若問散曲今後之前途如何，當先了解散曲至清代何以大衰，何以遠不如其劇曲之所成就。今知元明雜劇共約一千餘種，清僅約二百餘種；但元明傳奇共約七百餘種，而清傳奇則竟在一千、兩千之間。至於散曲，觀於上文書録、作家兩章所列，元明作家共約五百五十人，專集共約一百四十種，而清則作家僅約七十人，專集不足十種，選集一種並無也。夫詞與散曲，同爲樂府，二者之文章，至明之季世，同淪於卑靡。惟論音樂，則散曲猶有崑腔可唱，與詞樂之全亡者不同，何以清人於詞業反盛，於散曲反衰？凡一代樂府，其文字之盛衰，應隨其音樂以爲變遷，音盛文亦盛，音衰文亦衰，此乃原則。惟此原則，自上古以來，歷代無不合；至於清，獨不合。清代自已無創體之樂府，於清代所作之樂府文字中，自漢魏六朝以至唐宋，其樂皆亡，而其文皆盛，獨於近古元明之樂府，其樂未亡，而其文反衰。音樂之力量，至此竟不足以維繫其文字，豈非有背於一般之原則乎？然於元明樂府中，清人並非全棄之也，若於雜劇傳奇之樂與文，固爲之一如其他樂府，所棄者獨散曲耳。故散曲至清，論體格之尊，即令不如詞矣，何至於亦不如劇曲？論音樂之全，即令不如劇曲矣，何至於亦不如詞？此一問題，似乎難得圓滿之解答也。然細思之，則亦有可通之理在。清代散曲所以不如詞者，蓋因清人於一切學問、藝術之思想，較元明人爲謹飭。元人高尚之散曲，因明人散曲之弊，久已不聞於世；

---

① 今校：明萬曆三十七年袁叔度書種堂刻本《錦帆集》卷二《虎丘》，原文作“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淩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

即聞之，清人亦多嫌其體過肆。至若明末卑靡之散曲，則又本不足以動人，而他方面宋詞託體較爲雅静純謹，其書又較傳，於是適投所好也。清代散曲所以不如劇曲者，蓋因戲劇爲任何時代所不可少之物。清初之時，以傳奇體之歌舞劇最爲進化，而最爲完美，故劇曲文字，雖同一較詞爲放肆，而清初亦既接踵明代以繼盛，若散詞散曲，究竟非戲劇可比。元明兩代既可取散曲而置散詞，則清代亦何嘗不可取散詞而置散曲乎？至崑腔之樂，既已有之於劇曲，則亦不必再有於散曲矣。此清代詞與劇曲都盛，而散曲獨衰之故，大概可言者也。

至於今後之情勢，則應大不然矣。蓋對於一切學問、藝術之思想，今人已較清代爲解放而自由。若將元人高尚之散曲，從模糊錯誤之板本中，整理而清順之，公之於世，必無因其粗俗放肆而唾棄之者。一方面今後之戲劇格外進化，格外完美，以言興觀羣怨、娱樂感化，斷非元明傳奇體之歌舞劇所能勝任而愉快。且崑劇之造成，其事實異常繁重，一部新傳奇，由案頭而登諸場上，談何容易！填詞而外，首爲訂譜，然後選脚色，配排場、唱詞、念白，演身段，製砌末，蓋非數十人之力，數年之久，千萬金之費，不易致也。所勞苦消費者如此，而既成以後，終不能收得相當之效果，則其事如何可通行乎？故元明之劇曲，今而後實無繼長不息，一如清初之餘地矣。夫劇曲既無再盛之可能，散曲反得優容之餘地，則今後致力於曲之文章者，應即完全傾向於散曲；而今後散曲之前途，準情酌理，審時度勢，其地位至少固當較優於清代耳。

興言及此，乃覺散曲之前途，固别具阻礙，又有不可不明之兩義在。第一，曲乃聲律極嚴之文體，在彼專論劇曲之律者，對於散曲，一嚮以爲輕簡，甚至無律可言；而在今日一般文人，一聞其爲體調句法、四聲陰陽、叶韻協樂皆釐然有定者，將無不掩耳而疾走，以爲似此重重束縛，處處荆棘，何從自由發表情感與意志。至於曲之内容如何寬博，精神如何解放，機趣如何清新，而聲韻如何諧美，則皆不暇計及，概予埋没矣。對於此種難其律而廢其事者，吾當告之曰：曲在元代，實爲平民文學，並非資才超絶者方能爲，雖優伶娼妓，尚有緑巾之詞，其他可想，豈今之文人，其才具乃元代優伶娼妓之不若乎？又無論詞調曲調，皆有一種吟諷與歌唱兩兼其美者，凡一曲牌，既衹隨口吟諷亦覺其美者，則其句調必

與語調相合。如此曲詞雖有一定，句法又安見其不自然？亦在作者選擇而用耳。至於四聲陰陽，乃時時刻刻實現於吾人言語聲音間之事實，辨之即得。苟爲同文同語之國人，則辨别言語聲音間之四聲陰陽一事，殊不足以難之也。曲亦文藝耳，藝非習不成，若不欲習而祇欲成，世無其事，何況藝乎！此律難一層，似足爲散曲前途礙，而實則不成問題也。第二，曲爲樂府，乃合樂之韻文，是所優於其他之無樂可合者。欲散曲之行於今後，必使其樂府之資格先得保持勿失，不然，作散曲者聲律既已考究，徒供吟諷，無以歌唱，是所成者爲啞曲，啞曲先失樂府之本，徵之往迹，必難遠播矣。然歌唱散曲，固然借重崑腔，猶必有人善於製譜。四聲陰陽，雖曰有定，亦何嘗一調之中字字全定？此不定之部分，同是一調，便各首不同，欲被聲歌，必有人於主腔之外，善於按其逐字之四聲陰陽，連貫其主腔，以成逐板逐眼之細腔，而成此首一定不易之譜，爲他首所不能通假者。詞曲所以講四聲陰陽者，非無故也，目的即在形成各首之專譜，非若皮黄亂彈，風琴唱歌。一譜美聽，萬詞爭用，歌詞則儘管其一其二，乃至其百其千，而聲譜仍一成不變也。彼曲家於所製之曲後注明用《牡丹亭》某齣譜，或《長生殿》某齣譜者，皆門外漢事；不然即爲文章時，四聲陰陽，逐字從人者，亦笨伯耳。顧今日能唱前人舊詞崑腔者尚不乏人，若能就南北曲新詞，製崑腔新譜者，舉國之中，有幾人耶？不製新譜，則難唱新詞，新詞不皆唱，則難望其皆作。世乏崑腔製譜之人，實爲散曲今後前途之一大障礙，言之不勝爲散曲懼矣。

夫各種文學與音樂，皆自有其時代，時代一過，自無復其最初盛況之理，提倡者固不可不識分際。如崑腔乃我國僅傳之古樂，散曲乃我國僅傳之活樂府，國人今後於此二者，流行之自不必期，保存之要不可忽。顧二者實互有保存之能力作用與機會在，亦惟二者互相保存，方能真正俱存，舍此别無更善之法，此不可不爲一般有志保存崑腔者正言而告也。蓋保存音樂，與保存文字者不同。文無成法，有成文即可以見法，有《元曲選》等書，而元人劇曲已成之文及成文之法，盡在是矣；但有《九宫大成譜》與《納書楹曲譜》等書，崑腔已成之腔雖在此，若所以構成之法，則不盡在此也。譬如欲保存喫飯之事者，僅囤積已成之米粒已足乎？僅少數之人，時出其積穀，試喫一番已足乎，抑並須昌明米穀耕種

之法乎？近人保存崑腔者，祇知翻印《大成譜》，增訂《納書楹譜》，創設崑曲傳習所而已，而不知凡此皆所以著録、傳唱崑腔已成之定譜，未嘗傳習實行製造崑腔之活法也。雖曰保存，其效未充，而其事未至矣，必也！有新詞可託，有新譜可成，時得其應用，並不求普遍，但求極盡其能事。猶之欲保存喫飯者，能傳稼穡之方，時爲實行，而有所新獲，使天下之饑者，雖别有所飽，而時亦得此新獲之物，以助饜其欲，助果其腹，然後穀之種始真不絶，而穀食之事始果然存也。顧寄託崑腔之新詞，其體裁究將何屬乎？元明劇曲，於戲劇方面既去時代太遠，其構造也又難成而難用。則劇曲以外，又將何屬乎？斯不待言，惟有散曲耳。託崑腔於散曲，散曲乃可繁可簡之體，祇要一面昌明譜法，即可以隨作隨譜，隨譜隨歌，事輕而易舉，能盡而效至。無論廟堂典禮、燕會清娱、黌舍絃歌、閭閻嘌唱，無往而不可用散曲，亦無往而不可用崑腔，散曲於以真傳，而崑腔亦於以真在矣。因此保存崑腔，乃今後散曲惟一之責任。散曲祇憑其文字，誠亦足以自表，然有崑腔爲之聲，則羽翼更豐，而輪轅益固也。慨自有崑腔以來，散曲之文字，於以大壞，崑腔實深負散曲，若今後二者果能相依而立，相得益彰，則散曲終不負崑腔耳。

故今後之曲家，與其刻意爲雜劇傳奇，又明知其無登場搬演之望者，則毋寧掉其筆鋒，改爲有希望之散曲。今後之崑曲家，與其竭全力於傳習元明舊劇之定譜者，毋寧分其力之大半，以昌明製譜之法，選擇新製之散曲，努力爲之成譜，以延崑腔之真生命。而爲散曲者，當然取法於元人之豪放、清麗，借鏡於明之馮、施，清之徐、趙，以元人之藝術，入今日之社會，不拘拘於面目，而極盡其作用與能事。合散曲與崑腔而並用之，於不成優美文學之皮黄亂彈之詞，與不按我國文字聲韻之西樂歌詞，及尋常流行之小調歌詞以外，别張一種詞樂，以試當一代之樂府。瞻其效果，究竟如何，且即寓保存散曲與保存崑腔之目的於其中，是述兹篇者一最大之建議也。

曲譜



提　要

《曲諧》四卷，任訥撰，乃曲話也。卷端有小引，略謂曲中多雋永奇妙之作，録爲瑣談。詞既諧婉，調復諧和，又足供人諧笑，因曰“曲諧”云。惟四卷之中，並不盡爲品藻，考據、議論亦多有之，是未嘗限於“諧”之一義也。其書原無條理，隨手拈綴者，而目録則歸納全部材料爲十類：曲選、元曲、明曲、清曲、劇曲、小曲、考據、議論、類纂、雜俎，每目並注明卷數、頁數，以便檢查。特所分十目，亦得其大略而已，往往一條之中，品藻、考據、議論三項，雜揉一起，難於判别。全書引據頗博，取材間或過濫，然如一卷之冤家才郎，二卷之揚州〔一半兒〕，三卷之彭仲山詞餘偶録、贈沙才〔一半兒〕、朱四芬度曲事，四卷之陶金鈴事等條，俱極珍奇詭異，意趣濃郁，爲向來曲話所未有。即其他考據、議論、見解、主張，亦多新穎俊發，不落窠臼。全書十之七八俱論散曲，故以爲《散曲叢刊》殿焉。

《曲諧》目録

每題下所繫數字，乃卷數，
如殘元本《陽春白雪》見一卷①。

一、曲選

殘元本陽春白雪一　樂府羣玉二　樂府羣珠二　樂府新聲三　以上元　詞林摘豔三　雍熙樂府一　初印本北宫詞紀三　青樓韻語廣集一　情籟三　北曲拾遺一　以上明　彭仲山詞餘偶録三　以上清

二、元曲

酸甜樂府一　小隱餘音一　喬夢符二　張小山二　關漢卿與施子野三　元人詞集中之散曲二　北詞廣正譜内所引諸家二

三、明曲

明宣宗曲四　康浒東樂府三　王碧山樂府三　李中麓樂府三　常樓居寫情集三　海浮山堂詞稿一　王西樓樂府一　蕭爽齋樂府一　唾窗絨一一　唾窗絨二四　花影集小令一　花影集套曲四　陳秋碧樂府三　盛敏耕曲四　陳藎卿曲四　張靈虚曲四　殷無美曲四　江東白苧一　徐文長曲四　齒雪餘香三　方諸館小令一　方諸館套曲三　龍子猶宛轉歌三　俞君宣自娱集三　詞臠一　朱應辰淮海新聲四　唐六如曲一　祝枝山曲四

四、清曲

清人散曲概況二　清代散曲之盛衰四　朱竹垞二　葉兒樂府内一半兒二　厲樊榭二　有正味齋散曲二　江山風月譜二　香銷酒醒曲一一

---

① 今校：1931 年上海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散曲叢刊》，於《曲諧》分四卷四册，本於目録每條下標出卷數與頁數。此次整理，併四册於一册内，故將其本來頁數删去，只存卷數。

香銷酒醒曲二二　東江別集二　西堂散曲二　忠雅堂散曲二　洪昉思散套三　林蕙堂集散曲三　湘中草曲三　櫻桃花下銀簫譜三　坦園詞餘三　小羅浮館雜曲三　昨非集附曲二

五、劇曲

金錢記三　芙蓉亭三　燕青博魚四　舒鐵雲樂府四　以上雜劇　三婦合評還魂記三　牡丹亭注本三　昭代簫韶三　千金笑三　揚州夢三　虎囊彈四　太平圖論道之曲四　十二紅十四鹽十醋記四　蝶歸樓三　以上傳奇

六、小曲

在園雜志論小曲三　南方小曲四　小曲掛枝兒一　圈兒曲三　納書楹譜散曲四　紅樓夢内小曲一　以上小曲　萬古愁三　冬心自度曲三　道情四　以上雜曲

七、考據

元代並無以雜劇科士之制四　元曲中方言四　妙曲八引四　集曲爲詞三　諸佛名歌四　幺篇四　劉時中上高監司套曲三　元人博戲四　用西厢語四　用琵琶語四　王驥德傳略三　沈紉芳曲三

八、議論

舊蘿曲語二　彭仲山論曲書三　今後曲樂之流傳三　爲樂府勿庸摹古四　南北曲之分二　子猶論南詞三　南詞之弊四　崑腔之衰四　詞曲之律二

九、類纂度曲、演劇、感事、傷時、女士、青樓、俳體、《西厢》、揚州曲話、筆記雜書所見。

清唱四　度曲佳話三　朱四芬度曲事三　宸垣識餘所載度曲事三　以上度曲　演劇評語四　其次致曲四　顧威明演牡丹亭四　陶金鈴事四　銅伶之演唱四　以上演劇　司官歎三　司官慰四　京官樂三

教官曲四　候補曲四　詹鄉亭闈中望月曲三　鄉試黄鶯兒四　以上感事　海警散套三　紀吴淞之陷三　新萬古愁三　嘲放假三　沙基死難烈士弔詞三　滬上有感寄生草四　以上傷時　女曲家一　顧貞立女士曲三　香南雪北曲三　吴冰仙女士曲四　吴逸香女士曲四　以上女士　青樓之作一　贈妓之作一　贈沙才一半兒三　呼文如曲四　李蓮三　以上青樓　曲中俳體一　短柱體三　詠物小題一　以上俳體　《西廂》散曲一　崔鶯鶯舊詞三　以上《西廂》　揚州曲話二　揚州一半兒二　鹽商與曲三　以上揚州曲話　堯山堂外紀所紀曲一　堅瓠集内所載曲一　新解人頤所載曲三　録鬼簿三　扶風傳信録四　以上筆記雜書所見

十、雜組

元曲中奇穢一　冤家才郎一　折桂令别詞一　朝天子情詞三　相思曲三　蓺香曲三　紅香仙子乩作四　相憐對影詞四　可人曲四　楊小坡題蘭花卷子曲三　眉子硯拓本題曲四　楊靖絶命詞三　陸廣明自壽曲四　一半兒一　雪樵居士一半兒四　裘雨香豔體一半兒四　新嫁娘一半兒三　賀新婚曲語三　張南山村居黄鶯兒四　陳鍾祥下灘曲三　王和卿詠蝴蝶四　林廷玉詠酒四　趙瑜弔桃花曲三　桃花醋四　看戲説四

曲諧卷一

江都任訥中敏

文字至曲，昔人鄙爲體格卑降，其實體格愈所謂卑者，每每愈得自然之趣。曲中不禁俳體，斯降之又降矣。然就中儘多雋永奇妙之作，讀之令人忍俊不禁者，暇輒好而録之，並綴成瑣談，以暢其趣。蓋皆無關大旨，而詞既諧婉，調復諧和，又足供人諧笑者也，因曰《曲諧》。

〔折桂令〕别詞

元劉庭信有〔折桂令〕《别情》十餘首，見《詞林摘豔》。其一曰："想人生最苦離别，唱到陽關，休唱三疊。意遲遲抹淚揩眸，急煎煎揉腮抓耳，呆答孩閉口藏舌。情兒分兒你心裏記者，病兒痛兒我身上添些。家兒活兒既是抛撇，書兒信兒是必休絶。花兒草兒打聽的風聲，車兒馬兒我親自來也。"寫尋常夫婦話别，可謂生動新切，結語描摹潑醋婦人之恫嚇其夫，尤堪發噱。《西厢》傷離齣一曲〔叨叨令〕已先有此種語調，然而妙不及此也。

香銷酒醒曲一

曲中用"兒"字，每有别趣，非他種文字所能及者，前劉庭信詞中，已可概見。清人趙秋舲有《香銷酒醒曲》，以〔江兒水〕《詠月》一首最爲人所傳誦："自古歡須盡，從來滿必收。我初三瞧你眉兒鬭，十三窺你妝兒就，廿三覷你龐兒瘦。都在今宵前後，何況人生，怎不西風敗柳。"中幅三句，人人競賞，固以其設意精奇，耐人尋玩，而造句鬆動脱溜，摇曳生姿，亦自感人不少，則"兒"字不爲無助矣。

秋舲諸曲，美不勝收，何止《對月》、《葬花》、《寫愁》數套，即小令嘲弄遊戲之作，亦復輕圓流利，不必襲元人面目，而自具元曲之俳諧放浪。如〔駐雲飛〕《沈醉》云："等得還家，澹月剛剛上碧紗。親手遞杯茶，軟語

呼名罵。他，只管眼昏花，脚跟兒亂躧。問著些兒，半晌無回話。偏生要靠住儂身似柳斜。”寫醉漢佯狂憊賴之態，於淋漓盡致中，猶具蘊藉之趣。

一半兒

〔一半兒〕一調，末句中“一半兒”云云，已成定格，且末字必叶上聲，叶平叶去皆非。古今填此調者，風趣無邊，一時未能盡選，然《堯山堂外紀》首標陳克明《美人八詠》，《太平樂府》歸查德卿。允爲絶唱；此外《外紀》所載，關漢卿兩首、王和卿一首，都屬上乘。元人精粹，亦不過如此矣。餘如《樂府羣玉》所載，無名氏《手帕》云：“藕絲纖膩織春愁，粉線輕盈惹暮秋，銀葉拭殘香臉羞。玉温柔，一半兒啼痕一半兒酒。”則以色澤勝耳。明人〔駐雲飛〕一調，末句亦喜作“一半”云云，大都蹈襲舊文，殊乏新旨，且句調較長，韻味各别，不如元詞馳騁中寓有蘊藉矣。趙秋舲《偶成》云：“鴉雛年紀好韶華，碧玉生成是小家，挽綹青絲插朵花。髻雙丫，一半兒矜嚴一半兒耍。”頗有關、王之韻。又《青梅》云：“海棠花發燕來初，梅子青青小似珠，與我心腸兩不殊。你知無，一半兒含酸一半兒苦。”機杼别運，亦饒雅趣。曩者羈寓京華，春郊拾翠，每有所遇，輒與同遊口占此調爲戲，頗有尖穎之作，惜無存稿，久而不憶，書籤偶録一首云：“輕莎貼地露猶沾，惹得春泥格外黏，俏倚娘肩驗玉纖。濕痕添，一半兒鞋根一半兒尖。”一時無賴，有如此者。

元曲中奇穢

元人作曲，完全以嬉笑怒罵出之，蓋純以文字供遊戲也。惟其爲遊戲，故選題措語，無往不可，絶無從來文人一切顧忌，宏大可也，瑣屑亦可也，淵雅可也，猥鄙亦可也。故詠物如佳人黑痣、禿指甲等，皆是好題目，了不覺其纖小。所描摹者，下至傭走粗愚、娼優淫爛，皆所弗禁，而設想污穢之處，有時絶非尋常意念所能及者。兹舉一例，殘元本《陽春白雪》載有無名氏〔紅繡鞋〕十一首，所寫全是厮婢間奸情醜態，而開章明義云：“老夫人寬洪海量，去筵席留下梅香，不甫能今朝恰停當。款款的分開羅帳，慢慢的脱了衣裳，呸，却原來紙條兒封了褲襠。”閲盡能不

爲之啞然掩口乎？此物入文，而如此直率，應是古今文人匪夷所思者。楊朝英氏乃卓然一代選曲名家，遇此奇穢，竟爲拔登簡册，忝不爲怪，斯真可見元時曲家之風氣矣。

殘元本陽春白雪

上述無名氏〔紅繡鞋〕中，别有儁妙可意之作，如第三首云："背地裏些兒歡笑，手梢兒何曾湯著，聽得擦擦鞋鳴早來到。又站著挨窗兒聽，倚門兒瞧，把我一個敢心兒都諕了。"第七首云："款款的分開羅帳，輕輕的擦下牙床，栗子皮踏著不提防。驚的膽喪，諕的魂揚，便是震天雷也不恁地響。"第十首云："背地裏些兒歡愛，對人前怎敢明白，狠情性的夫人又早撞將來。攔著粉頸，落香腮，終喫取他幾下紅繡鞋。"諸詞都足資一粲，以其傳情寫態，俱能刻畫入裏也。

殘元本《陽春白雪》一書，爲黄復翁舊藏，今在江南圖書館中，蓋爲天下孤本，盡復翁一生，未能補足者也。其書較通行《陽春白雪》本，多百餘首，且大抵爲他書所未複見者，深可珍貴。近聞圖書館小逢回禄，不知此書抑有損否？百餘首中，余最喜貫酸齋〔紅繡鞋〕《别情》，云："挨著靠著雲窗同坐，看著笑著月枕雙歌，聽著數著怕著愁著早四更過。四更過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閏一更妨甚麽。"結語聲情淒楚，沁人心脾。

酸甜樂府

貫酸齋與徐甜齋善作散曲，後人有所謂"酸甜樂府"者，命名極趣，而惜無成書。余暇嘗輯二人之作爲一册，即標以此名。甜作無套曲，而小令高出酸上；酸作略有套曲，亦不見佳。酸作中要以前舉〔紅繡鞋〕爲最儁，另有《别情》二首，亦允稱佳構。其一代人作〔塞鴻秋〕云："戰西風遥天幾點賓鴻至，感起我南朝千古興亡事。展花箋欲寫幾句知心事，空教我停霜毫半晌無才思。往常得興時，一掃無瑕玼，今日個病懨懨剛寫下兩個相思字。"此詞鋪排轉折，神理氣勢，無不兼至，周德清力詆其襯字太多，末句至倍有原格字數，在散曲中誠屬不宜，但論氣勢，則末句有非十四字收煞不住者也。余謂此詞之病，襯字多猶可諒，所不快者，事

字韻重押，無法補救耳。其一〔壽陽曲〕云："新秋至，人乍别，順長江水流殘月。悠悠畫船東去也，這思量起頭兒一夜。"著墨不多，而風趣無盡，不愧名手矣。

甜作全見《太平樂府》，此外惟《樂府羣玉》别有〔紅錦袍〕四首，却非傑構也。《太平樂府》載甜齋小令九十九首之多，英華歷落，不勝掇拾。《堯山堂外紀》所舉，〔蟾宫曲〕《春情》、〔水仙子〕《夜雨》與《紅指甲》，確已拔其精萃，惟兹不容不重引者，厥惟《春情》之詞曰："平生不會相思，才會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雲，心如飛絮，氣若遊絲。空一縷餘香在此，盼千金遊子何之。證候來時，正是何時，燈半昏時，月半明時。"首尾各以數語同押一韻，全屬自然聲籟，何可多得！末四句僅各四字，而唱歎轉折，能一一盡其情致，真是神來之筆。

甜齋别有〔清江引〕《相思》，語質而喻工，亦復散詞上乘："相思有如少債的，每日相催逼。常挑著一擔愁，準不了三分利，這本錢見他時才算得。"此等曲讀來但覺其爲説話，並不知其爲韻文，而且有對仗於其間也。以放債喻相思，亦元人沿用之意，特以此詞爲著耳。憶關漢卿〔沈醉東風〕曰："伴夜月銀箏鳳閑，暖東風繡被鴛慳。信沉了魚，書絶了雁，盼雕鞍萬水千山。本利對相思若不還，只告與那能索債的愁眉淚眼。"此於前喻之外，又使愁與淚爲索債之人，靈思幻想，層出不窮也。

唾窗絨一

南曲與北曲，情殊勢異，論風趣亦北直率而真切，南柔婉而浮誇。南詞宗匠，向推陳、沈。陳大聲《秋碧軒詞稿》、沈青門《唾窗絨》，今世皆不見有傳本，但就諸選集所録者，已覺可觀焉。《唾窗絨》顧名思義，即可知其以香奩之作爲多。後來如梁伯龍、施子野等散曲中，多效《唾窗絨》之體，是其詞在明季，一時風行，爲人所慕，又可知也。大抵沈作輕脱流利，令人朗朗上口，絶無留滯，如〔黄鶯兒〕《佳人秉燭》云："飲罷月朦朧，照郎歸繡户中，銀臺絳蠟含羞捧。露纖纖玉葱，映盈盈粉容，偷回笑臉嬌波送。怕東風，半途吹滅，佯把袖梢籠。"寫得活潑生動之至，可作一幅畫圖看也。

青門香奩，真有他人不可及者，縱令道學家讀之，當亦同爲忍俊，而

不忍遽加呵斥也。如〔懶畫眉〕《春怨》曰："倚闌無語掐殘花，驀然間春色微烘上臉霞，相思薄倖那冤家。臨風不敢高聲駡，只教我指定名兒暗咬牙。"又《春閨即事》云："東風吹粉釀梨花，幾日相思悶轉加，偶聞人語隔窗紗。不覺猛地渾身乍，却原來是架上鸚哥不是他。"又《贈小姬》云："海棠花相並愧無香，笑臉兒盈盈罷曉妝，春風微動翠羅裳。分明一點芳心蕩，莫不是昨夜峰頭遇楚王。"無不神采奕奕，撲人眉宇，開卷微吟，即有欲罷不能之勢也。

方諸館小令

《秋碧軒詞稿》既不見於當世，余曾據萬曆以來各家譜、選十二種，輯得散套六十三、小令一百，自來裒録元明各家散曲，所得無如此之富者，正以陳氏爲散曲專家也。筆墨多懶，繕寫未盡，不能通體比勘，擷其精英，兹姑略而弗論，論王驥德之《方諸館樂府》。王氏號方諸生，生萬曆間，當時曲家泰斗如沈詞隱、湯若士，皆與納交，而致傾倒。所著《曲律》，確爲此道津梁。余嘗謂明代曲家，最不可少者，爲魏良輔與王氏兩人：無良輔則今日無崑曲，即謂今日無雅樂可也；無驥德則譜律之精微、品藻之宏達，皆無以見，即謂今日無曲學可也。顧言之了了者，行之未必佳，乃天下事常有之弊，而驥德之於曲，似亦未能免也。傳奇、雜劇且勿論，南曲散套，驥德深病前人庸腐，以其不足與元人北曲抗衡爲憾，但《方諸館樂府》中所見，亦正復爾爾，無所振拔也。以王氏之識，掩蓋藝林，而才情未能副之，爲南曲一補缺憾，斯真可憾已。特數其令詞，則尖新妥溜，允足繼響青門，差强人意，蓋在此矣。《見月》〔一江風〕云："月華明，偏管人孤另，後會茫無定。信難憑，兩處思量，今夜私相訂。天邊見月生，低低叫小名。我低低叫也，你索頻頻應。"對月呼名，異方索應，是何光景，是何情致！其中寫出一片孤心苦詣，顒望無窮，正不獨活畫出一妙人，癡絶而復憨絶也。〔鎖南枝〕《待歸》曰："燈花綻，蟢子飛，心心盼他郎馬歸。早起畫蛾眉，紅樓鎮空倚，紗窗暝，日又西。多管是今宵，尚欠幾行淚。"所謂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者，非耶？結語照格是兩句，而讀者均恨不得作一句讀，在"多管是"三字微頓，下面作一氣，愈得纏綿之致也。至於富麗凝重一派，吾最喜誦方諸之〔玉胞肚〕，曰："蕭蕭郎

馬,怎教人不提他念他。俏龐兒怕吹破春風,瘦身軀愁觸損桃花。不知今夜宿誰家,燈火章臺處處紗。"風神灑落,情韻翛然,必如此工緻,然後方許集唐也。"俏龐兒"一聯,雅似杜詩中"紅豆啄殘"、"碧梧棲老"之倒裝句法,然而在曲中更屬偶然,無庸稱道,一稱道便易成流弊矣。

海浮山堂詞稿

王氏有〔玉芙蓉〕《青樓八韻》,序謂山東馮海浮先有北詞之作,嫌其選題猥俗,不稱爲韻;然王氏所選題中,竟有乳爐、腹褥、膝凳、足架之類,居然自命爲韻,真令人作三日嘔。明人之所謂是非,不但靠不住,甚且荒唐如此,詞曲雖小道,亦可概見矣。海浮山東人,故所作粗豪之氣,咄咄逼人,是大宜於北曲者,以之爲南曲,乃嫌叫囂矣。馮氏手訂有《海浮山堂詞稿》,分大令、小令等,最備。近於海上見有坐隱先生選本,汪氏環翠堂槧,而書坊没去一字,簽曰《浮山堂詞》,不禁爲之掩口葫蘆。海浮曲全是一團拴縛不住的豪氣,然排奡而能妥貼,詞中之辛稼軒、陳迦陵也。王弇州《曲藻》謂其"板眼、務頭、攛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以發之",實爲知言。〔朝天子〕《自遣》曰:"海翁,命窮,百不會,千無用。知書識字總成空,浮世乾和鬨。笑俺奔波,從他搬弄,您乖猾,俺懞懂。就中,不同,誰認的鷄知鳳。"只此一詞,便可想見其人與其文矣。

海浮曲於放浪中寓滑稽,愈令人不可不作快讀者,其爲〔河西六娘子〕《笑園五詠》乎。"問道先生笑甚麽,笑的我一仰一合,時人不識余心樂。呀,兩脚跳梭梭,拍手笑呵呵,風月無邊好快活。""人世難逢笑口開,笑的我東倒西歪,平生不欠虧心債。呀,每日笑胎嗨,坦蕩放襟懷,笑傲乾坤好快哉。""閑看山人笑臉兒紅,笑時節雙眼兒朦朧,平白地笑入玄真洞。呀,也不辨雌雄,也不見西東,笑不醒風魔胡突蟲。""笑倒了山翁老傻瓜,爲甚的大笑哈哈,功名不入漁樵話。呀,打鼓弄琵琶,睡著唱楊家,用盡你機關笑掉了我牙。""名利機關没正經,笑的我肚子裏生疼,浮沉勝敗何時定。呀,個個哄人精,處處陷人坑,只落得山翁笑了一生。"此公下筆,無論爲丹丘體豪放不羈,爲淮南體趣高氣勁,爲草堂體山林泉石,爲香奩體脂粉釵裾,都異樣寫得出,説得透,不僅此騷人一體,嘲譏戲謔者,顛狂欲絶也。

海浮曲有硬語盤空，呼叱而出者，如〔醉太平〕《遂閑》云："誰説俺不平，俺原無宦情，秋收田地到春耕，從來是本等。懶驢愁治不了傳槽病，餵猫食救不的殘生命，放牛歌改不了舊聲音，急歸來笑聽。"然尚嫌曠達之中，多憤激之氣，文字亦覺過於急迫，乏安雅之致。如〔塞鴻秋〕《乞休》云："論形容合不著公卿相，看丰標也没個搊搜樣。量衙門又省了交盤賬，告尊官便准俺歸休狀。廣開方便門，大展包容量，换春衣直走到東山上。"則較爲閑静，不病乖張，且結語緊得剛好，有風起雲從、水流花逐之概也。

以曲爲家訓，海浮之創作也，論其詞尚警切清新，不同腐俗。〔醉太平〕兩首云："勸哥哥學好，休捨命貪饕，聰明伶俐莫心高，只隨緣便了。抹了臉遮不盡傍人笑，腫了手拿不盡他人鈔，放倒身吃不盡小人敲，急回頭自保。""勸哥哥休歹，把兩眼睁開，一還一報一齊來，見如今天矮。人人心地藏毒害，家家事業多成敗，時時局面有興衰，到頭來怎解。"噫，是何言之至也，豈但家訓而已哉！

論才情横溢，氣象萬千，明曲中真罕有敵海浮者，吾所以屢舉其詞，而不以爲煩也。北曲〔鴻門奏凱歌〕《謝諸公枉駕》曰："邀的是試春遊張曲江，訪的是耽酒病陶元亮。行的是快吟詩唐翰林，坐的是會射策江都相。呀，這的是白雲明月謝家莊，抵多少秋風野草鎮邊堂。你衹待平開了西土標名字，俺衹待高臥在東山入醉鄉。周郎，耳聽著六律情偏暢。馮唐，身歷了三朝老更狂。"前調《謝會友枉顧》云："又不曾費推敲將詩債擔，又不曾閑包攬把風情勘。止不過下山來將公事勾，進城去把高親探。呀，單想著洞天福地紫雲庵，清風明月碧龍潭。但離了聖境多愁病，恰遇著遊人共笑談。意象兒虚涵，默坐處機心淡。魂夢兒沉酣，猛醒來世味諳。"高趣涵空，英姿颯爽，又純以跌宕風流、淵雅沉穆勝；而本來踔厲蹈揚之面目，則收拾淨盡，一毫不露，才人之筆，直無往而不可也。

海浮情詞，具本來面目者，如〔玉胞肚〕云："冤家心變，這些時誰家鬼纏。打聽的有個真實，我和他兩命難全。神靈鑒察誓盟言，不叫冤家只叫天。"其較爲藴藉者，如〔倚馬待風雲〕《悼琴仙》前半云："想像仙姿，秋水芙蓉第一枝。天然標格，改樣風流，分外清奇。腰枝輕裊海棠絲，

鬟鬟半軃秋蟬翅。花開風亂吹，花落春又歸，揾不住看花淚。”“花開”三句，悽惋無限，在南詞柔蒨一派中，的是當行。乃諸家南詞選本，同録其〔駐雲飛〕《贈劉一兒》云：“一段風流，一點情牽兩意投。一曲銀箏奏，一股金釵溜。嗏，消遣一春愁，一番花柳。一顧傾城，一笑天然秀。一度含情一上樓。”蓋賞其風趣耳。余獨以爲海浮〔月兒高〕《閨情》云：“月缺重門靜，更殘五夜永。手托芙蓉面，背立梧桐影。瘦損伶仃，越端相越孤另。抽身轉入，轉入房櫳冷。又一個畫影圖形，半明不滅燈。燈，花燭杳無憑，一似靈鵲兒虛囂，喜蛛兒不志誠。”雖是南詞，而確傳元人敷粉作色、鈎勒點染之祕，斯不可多得也。

西厢散曲

崔、張事迹，自元微之《會真》一詩一記後，文人播詠，幾乎無體不備。宋人詞有秦觀〔調笑〕、毛滂續〔調笑〕、趙令畤〔蝶戀花〕，宋人雜劇有《鶯鶯六幺》，金人諸宫調有《董西厢》，元人雜劇有王、關之《西厢》、睢景臣之《鶯鶯牡丹記》，元人傳奇有《鶯鶯西厢記》，明人傳奇有李景雲之《崔鶯鶯西厢記》，崔時佩、李日華之《南西厢》，陸采之《南西厢》，盱江韻客之《昇仙記》，清人傳奇有卓珂月之《新西厢》、周坦綸之《竟西厢》，清人雜劇有查伊璜之《續西厢》、碧蕉軒主之《不了緣》，其餘不著聞者，殆難盡舉，而近人又有翻其情節爲章回小説者。自唐文以至近體小説，可謂有一種文體，即有一種《西厢》矣。崔、張事迹，固感發人心，一至於此也，可畏哉！雖然，賦崔、張事，引起後人興味，最爲濃烈而最爲普遍者，蓋莫過於曲。曲之中，人但知有董、王、關之《西厢》與前所列舉之諸傳奇耳，而不知曲中長短體格甚多，亦復是有一種曲體，即有一種《西厢》也。曲中小令詠《西厢》者極多，其風極盛，甚至於不必實詠崔、張之事者，凡屬情詞，亦大抵喜用《西厢》中人物，作男女代表，若似乎天下有情人，僅此一對，而詞中不用作比擬，即不足以見其所寫之情爲至者也。吾最喜明初湯舜民〔蟾宫曲〕，曰：“冷清清人在西厢，叫一聲張郎，駡一聲張郎。亂紛紛花落東墻，問一會紅娘，絮一會紅娘。枕兒餘，衾兒剩，温一半繡床，閑一半繡床。月兒斜，風兒細，開一扇紗窗，掩一扇紗窗。蕩悠悠夢遶高唐，縈一寸柔腸，斷一寸柔腸。”音調别致，而情韻天然，蓋

爲重句格,俳體之一種也。施子野集有此格,特名其調曰〔閨怨蟾宫〕;《海浮詞稿》中,有《四景閨詞》,亦是此格。録其《夏景》一首云:"小湖山分外清幽,飛一對沙鷗,宿一對沙鷗。怕斜陽偏照西樓,上一掛簾鈎,下一掛簾鈎。晝堂深,清晝永,坐一個無休,盼一個無休。晚妝殘,雲鬢亂,戴一隻搔頭,卸一隻搔頭。無倒斷情思悠悠,夢一段風流,想一段風流。"詞近鋪排,意尚嫌薄,似不及湯詞。後來小曲中,仿此作者極衆,蔚爲一派矣。

散曲中體段稍長而詠《西厢》者,如《雍熙樂府》所載〔滿庭芳〕《西厢十詠》、〔小桃紅〕《西厢百詠》皆是也。《百詠》者全體百首,祇用一調,每首以四字爲題,謂之"摘翠百詠小春秋"。"摘翠"意謂摘取全部之精粹,"小春秋"謂小《西厢》耳。其體甚僻,世人知者絶少。夫趙令畤先以十首〔蝶戀花〕詞檃括《西厢》,元明人後以百首〔小桃紅〕曲檃括《西厢》,體格正相當也,皆聯單調以演故事者,在詞爲大曲聯套之緒餘,在曲爲雜劇省白之别調,研究宋元劇曲史者,不可以不及之矣。"摘翠"文字,有時絶佳,逸趣酣情,耐人玩味;通體不著一句白,但靠四字題目,帶出綱領,而抒情叙事,全要翦裁入調,猶應舒展貫穿,不嫌局促。論其作法,亦自不易也。崔、張既合,事聞夫人,倩人唤紅,紅將行,崔囑之曰:"若還你到母親前,見責休埋怨。款把良言輕輕勸,問根源,覷些喜怒承機變。望姐姐可憐,替説些方便,善爲我辭焉。"①雙文之急,紅娘之刁,俱已溢於言表。焉字韻,運用成語,拈來即是,自屬元人長技。紅娘受責云:"家翻宅亂鬧啾啾,諕的我難開口。惱犯尊顔怎收救,没來由,自家攬得愁來受。雨點似棍抽,火急般追究,做媒的下場頭。"代人受過,説破正復可笑。紅答夫人云:"既然奶奶問根苗,只索從頭道。當日寺中解危鬧,那功勞,至今一向何曾報?俺姐姐意好,怕哥哥心惱,因此效鳳鸞交。""當日"三句,批卻導窾,正爲夫人之糊塗,迎頭痛喝也。詞固老辣而爽切,可以省却聖歎評語之無限辭費矣。紅又勸夫人云:"尊前敢掉巧舌頭,有事當窮究。看了張生那清秀,本風流,胸中志氣冲牛斗。

① 今校: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雍熙樂府》,"款把良言輕輕勸"作"款裏慢把良言勸"。

與姐姐既有，望奶奶將就，結末了燕鶯儔。""與姐姐"兩句，妙不可階，語低意軟，如聞其聲，而深見其心，得魯仲連如此，雙文尚復何患？論解圍之功，此兩語固勝過書生《致白馬將軍》一書。乃其人猶以筆尖兒橫掃自詡，試問此時夫人之前，筆鋒雖利，顧能一毫爲力耶？鯫生伎倆，原屬有限，終是因人成事耳。觀下文紅奉命喚生，生對紅云："小生雖看幾行書，今日相遭遇。若見尊堂問緣故，怎支吾，聲聲只索教息怒。俺心頭窨附，使手足無措，急殺漢相如。"[①]固活畫出無用人臨事倉皇景象也。紅又喚崔，崔羞不行云："低頭無語嘴孤梆，手搭心頭想。好事從來有魔障，意慌張，恰如小鹿心頭撞。羞的臉慌，像甚模樣，怎見老尊堂。"則又還她個小姐身分耳。《百詠》中此一段頗勝，故多引之，餘亦不盡庸率，如張生應試已中，鶯鶯於得書之前，在家自念云："忽聞喜鵲噪林梢，昨夜燈花爆。必有佳音敢來到，好蹊蹺，眼皮兒不住睃睃跳。自家窨約，是些先兆，單只看今朝。"行文流走，用意靈活。而百首中辭意又大都前後相生，藉成連鎖，如此首下面，乃接敘今朝之得書矣。舉此以概其餘。

曲中俳體

論曲中俳體，真不一而足。丹丘先生於《太和正音譜》中定樂府十五體，俳優體其末也，但注曰："詭喻淫虐，即淫詞。"是俳體之狹義也。廣義則舉凡一切翻新出奇，逞才弄巧，遊戲嘲笑之體皆是也。王驥德《曲律》列巧體於俳諧之外，所見猶未廣耳。以余所知，約有二十餘種，已詳之於《散曲概論》之中。揆元曲中所以俳體極盛，而文人操筆，彼此效尤，不以爲嫌者，固因此一時代，理學不振，俗尚通脱，文人輕薄，相扇成風，而實在仍以異族秉政，中土之人不用，才學之士，大都沉抑下僚，鬱勃之氣，久久不伸，乃激而入於憤世之途，作出玩世之文耳。誠以管不著天下正經事，遂不問天下有無正經事；管不著天下要緊事，遂亦不知天下有無要緊事。看得人事全是兒戲，人生但當行樂，所以文字亦未必正經，更有何要緊，同一供我遊戲行樂耳。有才學者激而爲此，曲在當時，可算得爲極平民之文學，於是平民之無學者，又效而爲此，而此風

---

① 今校：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雍熙樂府》，"急殺"作"悶煞"。

乃愈扇而愈張，文字乃有是而有不是矣。謂余不信，試觀《詞林摘豔》中載有梨園黑老五所作〔中吕·粉蝶兒〕一套，全集《中原音韻》而成，首曲有"從東隴風動松呼，聽叮嚀定睛睁覷，望蒼茫壙廣黄蘆"云云，通套都是如此，所謂疊韻體是，如詩中之有"後牖有朽柳"、"偏眠船舷邊"等句也。論其文字，則不但毫無意味，且亦毫無文理，而當時梨園中人，摇筆亦能爲此，文字佳與不佳，聲律早已譜就，而且傳唱名都，刊登選册矣。此其風固可以抑，而其體焉得不多耶？知時論世者，於此亦可以思矣。兹於諸體之中，略舉一二，聊當笑談，亦所謂"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耳，豈真於此有篤好哉，而多費此筆墨也。

頂真體者，後句首字，即用前句末字，亦謂之連珠格。元人口才遊戲中，有所謂"頂真續麻"、"拆白道字"者，此其一也。如周德清《中原音韻·作詞十法》"定格"中，載無名氏〔小桃紅〕曰："斷腸人寄斷腸詞，詞寫心間事。事到頭來不由自，自尋思，思量往日真誠志。志誠是有，有情誰似，似俺那人兒。"周氏評曰："頂真妙，且音律諧和。"按喬夢符亦有效聯珠格〔小桃紅〕，見《樂府羣玉》，詞不及此，略之；鄭德輝《傷梅香》劇，首折〔賺煞〕亦用此格。

疊字體者，通首皆用疊字也，作者甚少，而通首無玼者則更少。如向來傳誦之喬夢符〔天淨沙〕"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衹結處三句一氣貫注，儇巧絶倫耳；至於首二句中，"春春"之疊，已屬生造，"真真"之疊，於意亦復牽强，從知此體之不易作矣。陸以湉《冷廬雜識》、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皆謂喬氏效李易安〔聲聲慢〕詞之起首疊字而作；陳氏並詆爲"醜態百出"，而謂"嬌嬌嫩嫩"四字，"尤爲不堪"。噫，斯真不知曲者之言矣！夫曲中俳體，層出不窮，區區疊字，有何足奇？〔天淨沙〕自是曲調，喬氏此作，尚何必遠效宋詞？"嬌嬌嫩嫩"字面，雖俗而韻，雖質而切。陳氏目此作爲詞，詞境原至狹，詞材欲極純，自然覺得鑿枘。如在曲，固以本色而當行，正是古人尤堪之處，而枉爲尤不堪，傎矣。夫不知有鹿，而又指鹿爲馬，詆其有角，嘵嘵然爭焉，不令識者齒冷耶！余嘗謂詞則意内而言外，曲則意曲而辭直；詞尚比興，曲尚賦；詞是深的，曲是廣的；詞是縱的，曲是横的；詞是内旋的，曲是外旋的；詞是束縛的，曲是解放的；詞是貴族

的，曲是平民的。二者雖因同爲近古兩代合樂之文，彼此有承續無間之關係，與纏結不解之因緣，但論其造詣性質，則幾乎絶端相反，要不能混和視之也。

《冷廬雜識》謂曲中疊字體，源出於《爾雅》釋訓，自"明明"至"秩秩"，疊字凡一百四十四，而"殷殷惸惸"一段，連疊十字，爲千古創格、絶世奇文云云[①]。其實彼爲意思不相連貫之疊字，與此何涉？即明顧彦容謂此體以《文選》諸賦爲祖，亦屬牽强耳。偶見近人筆記，亦襲陳《白雨》詆喬之説，並謂舊時煙間有聯云"曲曲彎彎，處處尋尋覓覓；雙雙對對，停停吸吸呼呼"，將煙間情景，全行攝入，蓋見李詞、喬曲，有觸而得者也。又楊昇庵夫人詞中亦有此體之曲數首，皆不佳。

嘲諢體大抵是詠物、詠事耳，王和卿《大蝴蝶》、關漢卿《禿指甲》、白樸《佳人黑痣》，前人久經稱道，無待復贅。明人之作，王氏《曲律》獨許王西樓，以爲《浴裙》、《睡鞋》，首首尖新；徐陽初《花當閣叢談》内，亦傾倒王氏《睡鞋》之曲備至。余謂兩題著意，先涉穢褻，詞縱尖新，亦令人不快。王氏詞原爲《閨中八詠》，兹録其《棕履》一首〔清江引〕云："玲瓏結成雙翠繭，兜的弓鞋蒨。苔沾翡翠根，露滚珍珠面，下瑶臺不愁春醉軟。"雅静明麗，雖爲遊戲之作，而無傷大雅也。此爲詠物者。詠事之例如王氏〔滿庭芳〕《失鷄》云："平生淡薄，鷄兒不見，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閑鍋竈，任意烹炰。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撮胡椒。倒省了我開東道，免終朝報曉，睡到日頭高。"又《瓶中杏花爲鼠所囓》〔朝天子〕云："斜插，杏花，當一幅横披畫。毛詩中誰道鼠無牙，却怎生咬倒了金瓶架。水流向床頭，春拖在墻下，這情理寧甘罷。那里去告他，何處去訴他，也只索細數著貓兒罵。"兩詞在明季頗著聞，細玩次作，似别有所諷。

前舉《棕履》之作，雖爲詠物，而嘲諢之意味不濃；詠物而一味嘲諢

---

① 今校：清咸豐六年刻本《冷廬雜識》卷五"疊字"條原文爲："李易安《聲聲慢》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連疊七字，昔人稱其造句新警。其源盖出於《爾雅》釋訓篇，篇中自'明明'至'秩秩'，疊字凡一百四十四，'殷殷惸惸'一段，連疊十字，此千古創格，亦絶世奇文也。"

者，明人好拈〔黄鶯兒〕一調。尋常筆談笑林中，〔黄鶯兒〕詠矮子、詠黑子者，載不一載，蓋爲漢卿《秃指甲》、仁甫《佳人黑痣》之遺風也。其詞人人慣知者不必舉，兹舉較生者數首，以博一粲。孫百川〔黄鶯兒〕《嘲麻妓》云："繡閣俏嬋娟，恨朝朝害粉錢，龐兒亂撲梨花片。千圈萬圈，不方不圓，水漚滿泛清波面。貼花鈿，繁星拱月，點破鏡中天。"詠物貴脱體而寫用，麻無所用也，看他一天星月之喻，旁處著筆，雖仍是寫體，然而空靈矣。此見《南宫詞紀》，《堅瓠集》則謂馮猶龍作，未知何據。又《嘲眇妓》云："美盼恨多虧，倚門兒半掩扉，生來隻眼常如睡。這一邊是伊，那一邊是誰，盈盈秋水渾無對。憶人歸，五更珊枕，清淚一行垂。""這一邊"兩句，以拙爲巧，"倚門兒"句，可謂得眇之神矣。至於通體傳神、毫不著象者，其爲《嘲老妓》乎："婀娜半佯羞，萬千呼始上樓，潘郎玉貌猶嫌醜。低歌一謳，斜矉兩眸，當筵十度更羅袖。意難投，行雲易變，心事曲如鈎。"此詞若掩去題目，乍讀之，每不知其是嘲老妓，再三讀之，必有疑矣，若示以題，更一回按，當無不稱妙也。嘲眇妓作，金白嶼有北曲〔沉醉東風〕，亦饒風趣，附録之云："這些時逢人就躲，袖梢兒斜掩定秋波。見一行情淚流，界半頰胭脂破，悶懨懨懶畫雙蛾。還打平康舊路過，眼挫裏何曾抹我。"

至於詠物而有寓意，且以滑稽態度出之者，莫如白嶼〔落梅風〕《詠蠅》，云："從交夏，攘到秋，纏定了不離左右。饒你滿身都是口，嘗得出那些香臭。"又《詠蚊》云："明明的去，暗暗的來，怎當他毒如蜂蠆。死到頭上還不睬，天生的嘴尖舌快。""嘴尖舌快"四字，正可移作兩詞評語，蓋不有此"嘴尖舌快"，又何以警天下之嘴尖舌快歟？

集諺語體，妙文甚多，正以曲中重用白話，諺語深合曲中句法也。此體作者，亦要推白嶼爲巨擘。白嶼《蕭爽齋樂府》中，有〔北沉醉東風〕四首、〔胡十八〕十首、〔南鎖南枝〕八首，皆集諺語以作風情嘲戲者也。其尤合者，如〔沉醉東風〕云："人面前瞞神嚇鬼，我跟前口是心非。只將那冷話兒劖，常把個血心來昧，閃的人寸步難移。便立刻拆開船頭來待怎的，誰和你一篙子到底。"〔胡十八〕云："脚跟兒委實勤，舌尖兒果然溜，甜如蜜，滑如油，全憑軟款與温柔。才留下個想頭，又尋了個歹頭，眼睁睁盼不的來，血滴滴捨不得咒。"又云："好漢錢只待去還，涎頭債不

住的要，藏頭蝎，笑中刀，茶裏不著飯裏著。長擔子短挑，慢鍋兒緊燒，咬著肉不覺疼，忍著氣轉陪笑。”諸詞妙在拆開來未必語語爲風情而設，而一經聯綴，則不但俱是風情，且語語有深味焉。

至於諸首〔鎖南枝〕，則彼此迴護照應，儼成套曲，不同單詞矣。首云：“閑言來嗑，野話兒劖，偷嘴的猫兒分外饞。只管裏嚇鬼瞞神，喫的明喫不的暗，搭上了他，瞞定了俺，七個頭，八個膽。”描摹個中人之口角，可謂惟妙惟肖，而結處兩句，聲色俱厲，尤是神來之筆，聞者當爲氣懾矣。顧下一首猫兒猶自辯護曰：“心腸兒窄，性氣兒粗，聽的風來就是雨。尚兀自撥火挑燈，一密裏又添鹽加醋，前怕狼，後怕虎，篩破的鑼，擂破的鼓。”則口吻亦復不弱，足以應付前辭。乃彼方繼曰：“撒甚麽吞，賣甚麽乖，三尺門兒難自開。把我那一擔恩情，都漾做黄虀菜，説著不聽，駡著不睬，山不移，性不改。”辭色雖仍未霽，而語氣已由盛而餒，漸有懷而柔之之概，不似前此深拒固絶，蓋已墮黠者術中矣。黠者於是乘間又進曰：“麪不是麪，油不是油，鴨蛋裏會去尋骨頭。瘦殺的羔兒，你終是塊真羊肉，見面的情，背地裏口，不聽升，只聽斗。”經此一番操縱，而後一天雲霧，漸漸消散，故末曰：“長三丈，闊八尺，説來的話兒葫蘆提。每日家帶醉佯醒，没氣的也要尋氣，假若你瞞了心，昧了己，一尺天，一尺地。”以詈語作結，勁峭有致，蓋雖一時相諒，而餘怒猶未盡捐也。讀此詞，正如坐圍幔以外，聽名家口技，其妙亦不過如此。

王西樓樂府

王西樓一名，明季有兩人焉：一王磐，字鴻漸，高郵人；一王田，字舜耕，濟南人。二王俱號西樓，俱以散曲名家。明人記録，惟《曲律》首辨及此，他如王世貞之《曲藻》及陳所聞之《北宫詞紀》、方悟之《青樓韻語廣集》諸曲選，皆誤濟南王爲高郵王，殊失真矣。《曲律》謂舜耕散曲，較鴻漸爲富，然大不如鴻漸精練。《曲藻》所詆爲“淺於風人之致”者，指舜耕也。鴻漸樂府，當時太學所存書目曾列其名，爲世所重可知也。余按萬曆、康熙列朝《揚州府志》，於鴻漸爲人，俱紀述甚詳，嘗據以録於嘉靖本《王西樓先生樂府》後，後人之於西樓，轉較西樓同時之人爲譾熟，亦可異已。西樓樂府，以精麗見長，試以兩詞證之。〔沉醉東風〕《詠蝶拍》

云:"莊子夢輕輕按醒,謝公詩句句敲成。攧斷的燕舞嬌,供親的鶯歌應,俏知音千載韓憑。獨占了梨園板色名,難怪那滕王閣圖形畫影。"就中"輕輕按醒"、"句句敲成"八字,亦正可移作本詞之評也;同樣有《蛙鼓》、《螢火》、《蜂衙》、《蚊雷》四首,而工緻則莫過於此。又同調《賦芙蓉帳》云:"繡榻上晴霞亂擁,錦屏前秋水輕籠。鎖鴛鴦自在魂,開蝴蝶逍遥夢,笑梅花冷淡家風。只爲那暖逼春宵睡思濃,翻惹這妖鬟弄寵。"每句之中,不離了帳,亦不離了芙蓉,所以王驥德極道其能詠物。惟末句中之"妖鬟",仍是影射芙蓉,謂帳色正如花光,説花光又以人面爲喻耳,乃覺轉折太多,用意嫌晦,讀者將誤妖鬟爲帳中之人矣。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曰:"王磐生富室,獨厭綺麗之習,雅好古文詞。家於城西,有樓三楹,日與名流談詠其間,因號西樓。"《揚州府志》亦謂其"性好樓居,構樓於城西僻地,坐臥其中,幅巾藜杖,飄然若神仙,一時名重,海内多願與交納"①。又稱道其能畫,曰長於寫意,評者謂爲天機獨到。又稱道其能詩,載其《老人燈嘲李夢陽》作。兹欲於西樓散令中,證實以上諸事,乃得〔沉醉東風〕《夏日即事》曰:"銷午夢清茶漱口,趁涼風玉手梳頭。寫芙蓉小畫成,題鸚鵡新詩就,愛青山懶下西樓。門外垂楊繫小舟,來問訊的是西湖釣叟。"此老風趣,自可想見也。惟另有〔脱布衫過小梁州〕作,則於西樓樂天知命、遊戲塵寰之人生,表見尤切。余以吾鄉詞家,工此道者極少,前人之中,亟欲藉西樓以彰之,故言之不覺其倦也。《秋夜同陸秋水湖上泛舟》云:"畫船兒滿載詩豪,問先生何處遊遨。水晶宫中聞品簫,廣寒鄉盡回頭棹。分付魚龍穩睡著,等閑間休放波濤。老夫今夜放風騷,搜詩料,翻動水雲巢。一天星斗都顛倒,愛銀蟾水底光摇。我這里用手撈,不覺的翻身落,也是俺形神俱妙,飛上紫金鰲。"涵虚評元人費唐臣詞,謂"放則驚濤拍天,斂則山河倒影"。夫"山河倒影",精麗可知,若此得毋又"驚濤拍天"者耶?

蕭爽齋樂府

白嶼爲人,詳《列朝詩集》,其樂府爲環翠堂《四詞宗合刻》之一。凡

① 今校:明萬曆刻本萬曆《揚州府志》,"與交納"作"與内交"。

讀《蕭爽齋樂府》者，必不能遺白嶼之〔河西六娘子〕《閨情》也，其首曲曰："海棠陰輕閃過鳳頭釵，没人處款款行來，好風兒不住的吹羅帶。猜也麽猜，待説口難開，待動手難擡，淚點兒和衣暗暗的揩。"風、物、人、情，四件寫得無一不美，無一不真，而文字於嫵媚中猶令人覺朗暢；合之涵虚評林，則吴西逸之空谷流泉、張雲莊之臨風玉樹，彷彿似之，有不僅楊西庵之芳妍花柳、吕止庵之結綺晴霞矣[①]。故《蕭爽樂府》即可以"蕭爽"二字爲評也。原作《閨情》八首，此其最，必欲再有所舉，則曰："碧紗廚低映月兒明，我這裏好夢將成，隔窗兒誰送過相思令。聽也麽聽，分明兩地情，翻成一樣聲，淚點兒如珠暗暗的傾。"幽曠之思，令人體會不盡。

白嶼有南曲〔一封書〕《閑適》四首，余最好之，開始皆作"青溪畔"云云，而扇面對中，皆寓兩個"小"字，聲情跌蕩，體調天成。録兩首曰："青溪畔小堂，四壁雖空書滿床。碧岩下小窗，半世雖貧酒滿缸。好山有意常當户，明月多情遠過墻。伴詩狂，與酒狂，唾向西風枕簟香。""青溪畔小園，任荒蕪種幾年。黄庭畔小箋，任生疎寫半篇。分來紅藥春前好，摘去青葵雨後鮮。又不顛，又不仙，拾得榆錢當酒錢。"憶昔都門旅學，與召甫汪君，嬌絃同斷，每夕過從，互傾悽悒，一燈對影，喁喁忘睡，曾效白嶼之體，哀吟達旦，聊當鼓盆，嗚咽之聲，原與白嶼蕭疎之韵不類，特因格律相侔，乃蟬聯而及耳。然而舊夢重尋，餘酸入鼻，剌剌正復難遣也，録後兩首曰："雙燈畔小珠，曾扣鞋尖入畫廚。雙珠畔小鬟，曾顫裙香出繡輿。當時未惜簾前覿，到此纔珍枕畔儲。物何殊，志全虚，事事燈花卜到輸。""雙燈畔小文，淚搓成稿欲焚。雙桐畔小魂，隔窗紗欲近人。待憑孤漏催情斷，越把相思刻骨真。葉紛紛，亂打門，瘦雨零零不忍聞。"

白嶼〔水仙子〕《廣陵夜泊》云："城邊燈火幾家樓，江上風波一葉舟，月中簫鼓三更後。聽誰家猶唤酒，正煙花二月揚州。人已去錦窗鴛甃，物猶存青蒲細柳，怨難平舞態歌喉。"雅潔細緻，如古蕃錦，酷似元人張小山作。

---

① 今校：清影鈔明洪武本《太和正音譜》，"臨風玉樹"作"玉樹臨風"，"芳妍花柳"作"花柳芳妍"，"結綺晴霞"作"晴霞結綺"。

海浮有〔醉太平〕《李中麓醉歸堂夜話》十八首，一例激越感憤，痛快淋漓，其中有云："笑山人懵懂，怪野性疎慵，緣何不與世情通，厭繁華俗冗。隱居占一口白雲洞，家私守一隻黄虀甕，奚囊欠一個孔方兄，下山來打哄。"又云："茅庵無片瓦，石洞有殘霞，青山深處住成家，儘胸懷灑灑。飽嘗世味如嚼蠟，傍觀人海如看畫，閑評物理似摶沙，問山人不答。"乃自道清貧之樂與達觀世情者也。而白嶼亦有〔醉太平〕《漫興》曰："深深的草萊，小小的亭臺，多山多水少塵埃，任流光過客。好人兒留得百年在，好酒兒落得千家賣，好花兒常得四時開，大家來合采。"夫"打哄"可當"合采"，"茅庵"即是"草萊"，但一則厭人，一則容人，一則頹唐，一則興會，一則刻露，一則渾涵，蓋海浮才氣雖盛，而心志實絀矣。君子立言養器，固不當如白嶼之寬柔博茂歟?

又如白嶼〔黄鶯兒〕《詠燕》云："花落燕飛來，棄高梁過小齋，當時故主今還在。門兒半開，簾兒半擡，聲聲只向茅檐外。莫疑猜，緑楊滿院，還是去年栽。"而海浮〔沉醉東風〕《繕室》有云："數十年遮風庇雨，兩三世閉户讀書。若不是墻堵欹，怎看出藏修處，記尋常變化龍魚。燕子歸來覓舊居，還認著先生做主。"一則謂雛楊漸長、燕子休疑，一則謂舊屋翻新、以人爲記，言外都有幾分寓意，然而就物説者，終較就人説者爲襟懷沖淡、物我忘機，此中消息，固甚微耳。海浮《繕室》次首，尤突兀可喜，附及之云："也不羨雕梁畫斗，也不羨紫閣朱樓。人都要所事强，俺祇待胡將就，甚的是萬載千秋。仔細思量算到頭，單看你兒孫謹守。"警戒癡頑，自非海浮如此之辣筆不可矣。

所謂《四詞宗合刻》者，即西樓、白嶼兩樂府與梁伯龍之《江東白苧》，而冠以元人馮子振之集也。以三明人從一元人，編纂殊覺不倫，且子振集並不知爲何名。子振號海粟，與海浮不同者僅一字，或傳者竟誤馮海浮爲馮海粟? 由海粟乃曰子振，亦未可知耳。余因未見《合刻》之原書，未敢妄斷，當世藏其書者應尚有人，不妨一明其究竟也①。

---

① 今校：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影印國圖所藏明萬曆間汪氏環翠堂刻本《四詞宗合刻》，其中有《坐隱先生精訂馮海浮山堂詞稿》二卷，而無馮子振曲集。

江東白苧

南曲散詞中，一種甜俗紅腐之習，闒茸委靡之風，雖不必即由《江東白苧》一集創，而集中如〔九疑山〕、〔巫山十二峰〕等集曲，體段極長，不套不令，聲律成崑腔之始，雖有相當之可貴，而文字則一味鋪排，滿紙娘行多嬌，讀之令人昏昏欲睡，迥非王、沈、金、馮比者，實使之然也。王、沈、金、馮時之南曲，想來猶是元人所創南曲唱法，自良輔業成，伯龍派立，而元音從此永闋矣。故從聲音、文字兩方面平衡看來，曲之運終由是而衰不得謂之，由是而振亦不得謂，此時猶無所升降也。論良輔猶在功魁禍首之間，若伯龍則實無以善位之矣。或謂此説過於佞元，余一笑而已。

憶初讀《江東白苧》後，最不能忘情，而時時好爲吟諷者，厥爲〔懶畫眉〕《情詞》，曰："小名兒牽掛在心頭，總欲丟時怎便丟，渾如吞却綫和鈎。不疼不癢常拖逗，只落得一縷相思萬縷愁。"可謂陳言務去，戛戛獨造矣。吞鈎之喻，由起至結，一氣貫注，無一字不妥貼，無一字可更易；論用意固尤精於元人之藉喻放債，論遣辭直是南令情詞中不可多得之作。詎料通篇竟不必爲伯龍手筆，亦並非小令，乃南吕一套之首曲，伯龍改訂青門之作也。青門原詞如何，因《唾窗絨》久佚，不可得見。要之，伯龍所訂，其音律耳，若就詞論詞，則鮮嫩如倡條冶葉，渾圓如明月驪珠；出於青門，固其宜也，出於伯龍，殆偶然矣。

吾嘗謂詩詞曲間，有一事必爲研究文學變遷時所不可忽者，則詞中全句，多不可移用於曲，即偶有移用者，亦終不見精，而絶詩中之全句，則每有爲曲家借用，裝配自然，驅遣入化，幾乎不能索還者。如伯龍〔玉胞肚〕《吴宫詞》云："雙雙蘭槳，採蓮歸重催晚妝。看西施舞罷纖腰，半含嬌笑倚東床。芙蓉帳小夜添香，楊柳風多水殿涼。"又《送人左遷楚中》云："陽關休唱，望南雲不須感傷。看九疑竹樹還青，更三湘蘭芷猶香。雁飛直欲到衡陽，你莫厭迢遥一水長。"又《聞春至有感》云："年華夢裹，臥文園匆匆未知。嘆紅顔日日霜彫，奈芳郊歲歲春回。東風昨夜到隋堤，楊柳千條盡向西。"又《春郊邂逅》云："爲貪閑耍，向西郊常尋歲華。霎時間遇著個喬才，想今年命合桃花。邀郎同上七香車，遥指紅樓是妾家。"此等句，是曲是詩，孰能爲之分剖？因知輕脱疎快，倜儻風流，

曲中小令與詩中絶句，原是一例，正可相通也。

伯龍有〔駐雲飛〕十首《雜詠》，效青門《唾窗絨》體，序云，“青門沈山人者，錢塘菁英，武林翹楚。丹青冠於海上，詞翰遍於江南。任俠氣滿，跡類霸陵將軍；自傷情多，家本秦川公子。但峻志未就，每託跡於醉鄉；逸氣不伸，常遊神於花陣。聯翩秀句，傾翠館之梁塵；旖旎芳詞，動青樓之扇影。不揣蕪陋，欲窺室堂，乃效苧蘿之顰，敢學邯鄲之步，庶金荃之句，使復見於當年，而香奩之篇，不獨稱於前代”云云。於青門之爲人遭際，頗多表見，乃於青門〔駐雲飛〕原詞，未曾著録，不知是何妙文，令人想像不著，不無可惜也。吾見沈君颷民輯刊《青門詩集》，而樂府一體，僅有〔新水令〕一套，且附録一卷中。凡涉及青門之書，搜摘殆遍，而《唾窗絨》之爲集，終未引及，因疑《唾窗絨》一書，或竟絶迹人世歟？爰據諸家選本，肆意探求，寫爲一册，亦終不過令七十四、套十二而已。而〔駐雲飛〕十首，竟不獲覩，諸選家意見，乃無一與梁、施同者，殊可異也。至於伯龍和作，造語多蹈襲元人，全没精神，其略有新意者，當爲《邂逅》一首："小小冤家，拖逗得人來憔悴煞。雅淡堪描畫，舉止多瀟灑。咱，曾記折梨花，在荼蘼東架。忙訊佳期，到答著閑中話。一半嚚人一半耍。”施子野《花影集》中，所和十首，亦不見佳，惟《春恨》云："風捲楊花，點點飛來蘸緑紗。衣帶鬆來怕，得似前春嗎。嗏，淚眼問東風，没些回話。教著鸚哥，也把東君罵。一半嗔他一半耍。”較可人意，其餘都是淫詞耳。

《白苧》全集，尚有一篇，不負伯龍能詞之清望者，乃〔山坡羊〕《代劉季招寄申椒居士》，云："病淹淹難醫療的模樣，軟怯怯難存坐的形狀，急煎煎難擺劃的寸腸，虚飄飄難按納的情和況。空自忙，全然没主張。盟山誓海，誓海都成謊，輾轉思來，更無的當。淒涼，爲甚更長似歲長。蕭郎，莫認他鄉是故鄉。”意雖尋常，話獨圓俊。

花影集小令

子野《花影集》，最以散套擅場，瞿盦先生久已推爲明代一人。其書並不難覩，乃有人得一鈔本，題曰《瑶台片玉》，蓋讀《花影》者選録之册也，僅有原書之一部分，故曰《片玉》，以爲新奇；復更名《情詞》，分行標

點，招摇過市，自命爲獨得之祕，甚可笑也。余於子野散套，别著論之，兹論其小令。若小令之後所附詩餘一卷，則全是明詞之纖瑣俗惡，不足道也。

子野小令中，以雅潔精緻勝者，蓋莫過於〔清江引〕《詠荷》四首，兹全録之："嬌癡向人多靦腆，欲奪芙蓉面。尖尖舌暗舒，窄窄鞋偷薦，芳心未明還半卷。""尖尖"兩句，取材猥而未穩，惟結語淡婉，此乃四首中較次者。"水仙可憐潮嫩臉，姊妹偷攜伴。牽絲意緒多，落瓣衣裳换，晚妝出來全帶軟。"風裳水佩，全寓於一"軟"字中，儀態愈覺萬方，是善於寫物狀者。"雙雙並頭情忒暖，又一似相埋怨。偏容比目游，只許鴛鴦伴，露珠的團圞也碎的罕。"濃情忒暖，薄怨成歡，真是仙鄉境界，花間不待留，而人自欲住矣。"仙妃化身生小苑，未了塵凡願。探頭欲語誰，障葉還羞面，横塘夜涼郎信遠。"有此處"探頭"兩句，憨柔頑豔，愈見上文"舌舒"、"鞋薦"之俗。結語風神摇漾，娟蒨絶塵，花光詞品，已覺融成一片，視白石老仙〔念奴嬌〕詞"情人不見，爭忍淩波去"等句，直是泥汙耳。四首在明人詠物之中，自是化境，較之元人，最近張小山。且吐屬雖然凝靜，似乎深而不廣，但尚在不脱不黏，亦淺亦顯之列，畢竟合於曲之分際，若效之不善，則易越入詞境矣。此間消息頗微，學者蓋不可以不慎。

子野《情詞》套曲，白描工夫最高，學元人而能化之，並不拘於面目，以爲小令，則游刃有餘矣。如〔駐雲飛〕《丢開》云："索性丢開，再不將他記上懷。怕有神明在，嗔我心腸歹。戠，那里有神來，丢開何害。只看他們，抛我如塵芥。畢竟神明欠明白。"蹊徑獨闢，真樸無上。又如《閨恨》云："短命冤家，道是思他又恨他。甜話將人掛，謊到天來大。嗏，倒是不歸來，索須干罷。若是歸來，休道尋常駡。須扯定冤家下實打。"則所寫猶不免是搽旦身分，海浮、伯良都優爲之，不必其爲子野矣。有在子野集不過中選，若移屬他人，定推上乘者，如〔清江引〕《别思》云："恩情不教人當耍，這幾日何爲者。情知有歸去時，却現怕分離夜，且含著淚花兒把相思句兒胡亂寫。"結語與元人酸齋之〔塞鴻秋〕絶類，不但用意之好處同，造句之毛病亦同，則襯字太多也。〔黄鶯兒〕《睡醒》云："睡眼半朦朧，帳輕紗翡翠籠，眼前失却鴛鴦夢。微痕線紅，纖腰困慵，問郎今日寒輕重。趿鞋弓，盈盈立地，一朵醉芙蓉。"筆姿生動，堪與前録青

門《秉燭》之詞匹敵。〔山坡羊〕《旅懷》云:"意惺惺怕分離的相送,虚飄飄要相逢的癡夢,急煎煎算不定的歸期,淚斑斑看不得的衣衫縫。怯曉鐘,更教人惱暮鐘。燈花暗卜,却被燈花哄,歡喜誰同,淒涼誰共。朦朦,拾相思在雲樹中。匆匆,記相思在詩句中。"方之伯龍《寄申椒》之作,有過之無不及。

子野生平,享盡山林文字聲色之樂,觀集中《賀闇生新居》〔念奴嬌序〕一套後,所附《西佘山居記》,可以得其大概。而放誕之極,流於淫佚,自所不免,故全集十九爲綺語之債,且深玩其人,似乎多情而濫者也。在小令中,可舉《夜泊懷人》〔玉胞肚〕一首,以略見其端倪。序中有曰,"情緣斷了,甘同陌路之蕭;信息傳來,又似章臺之柳。將信將疑,終須要信;半思半恨,畢竟堪思。孤舟風雨夜,隔岸有燈;殘夢睡醒間,半衾是淚"云云,蓋所詠固實有其人,實有其事者也。詞曰:"逢歡不喜,要消愁翻嫌酒巵。妙人兒掛在心頭,據人言你會相思。教人爭不越心癡,況風雨孤燈又不寐時。"情境融會,最饒跌蕩之致。

子野寫景,一味輕靈鬆蒨,而情味自厚,小令中賴有前調《小園》一首,可以窺見一斑:"小亭低亞,眼前的詩耶畫耶。白梅花襯扇窗兒,淡垂楊帶個棲鴉。天公偏稱野人家,寒似前宵略峭些。"

集曲長調之佳者,散詞中絶少,如子野集中之〔六犯清音〕,尚有一貫之氣足以舉之者,即差强人意,不可多得矣。〔六犯清音〕者,犯〔梁州序〕、〔桂枝香〕、〔排歌〕、〔傍妝臺〕、〔皂羅袍〕、〔黄鶯兒〕六調,即集六調中各數句,連綴而成者也。詞詠夏閨曰:"倦抛針綫,懶拈簫管,一味軟疼柔怨。雕梁燕子,偏生恁地多言。低聲似説芳春去,絮語應嘲翠黛殘。縈飛絮,哭老鵑,惱人心性脱綿天。怎消得黄梅雨在芭蕉上,只落得粉淚痕交枕簟間。茫茫遠信,雲邊樹邊。懨懨病骨,香前酒前。常常繡帶移新眼。暗愁煎,綺琴偷弄,翻曲記奇緣。"夫集曲之製,南詞獨盛,長者如詩餘之犯調,而又變本加厲,割裂衆調,有多至三十首者,所謂"三十腔"是也。較之北曲中帶過曲,則又絶不相侔,蓋一則撏撦零星,一則聯續完整也。撏撦零星者,别具匠心,音律或偶臻新穎,而文字則大抵亦枝枝節節以成,生氣索然而已。《江東白苧》以後,此風大作,甯庵、伯良實播之也。演至《九宫大成譜》中,則每宫集曲之數,動輒超過

原曲，可謂盛矣。夫調多乃拈用無盡，先後不複，傳奇家似乎便之，然原調既未有增，則左右變化，仍在環中，音律句調，無非大同小異耳。案頭、場上，皆何取乎此等不複之複耶？乃曲牌體段，則愈演而愈長，文字精神，則愈鋪而愈散。元人北曲中，一團亢爽激越之氣，一番奇情壯采之文，乃一柔靡之於南曲，再柔靡之於崑腔，曲至此，雖仍戴曲之名，實早離曲之本矣。吾每謂宋自南都，去北地遠，慢詞攤衍至二百餘字，而詞之原真乃盡漓。嘉、隆以降，曲學全入江南人手，集曲有長如三十腔者，而曲之原真亦盡漓。故元曲固較近北宋短章，而南曲亦較近南宋慢調，推其所以，誠然種族地理、政治氣運，都有關合，自然趨勢，有非一二人力所能抗者。但吾於集曲之製，得之於音者少，而失之於文者多，終覺不滿，深嘆爲曲之衰徵，而必不敢頌爲曲之盛況也。

堯山堂外紀所紀曲

《堯山堂外紀》所載元明曲家遺聞軼事，零章斷句，大抵採自當時所見之諸家專書、筆記，如周德清《中原音韻》、陶宗儀《輟耕録》、王世貞《藝苑卮言》、何良俊《四友齋叢説》等，乃顯而易見者；就中不能指明出處之條，尚非常之多，固因識見譾陋，讀書不廣之故，而古書爲蔣氏當時所見，今日已不得見者，必亦不少，不能盡怪涉獵之未至也。如《中原音韻》所載定格四十首中，常有元人曲選歸甲，而蔣氏《外紀》歸乙，元人曲選歸無名氏，而蔣氏《外紀》歸某某，言之鑿鑿者，在蔣氏必有所據，惜書中不明言之，而其所據，後人又不得見也。所紀重要曲家若干人，瞿師《顧曲麈談》中已羅致殆盡，其餘雖較爲瑣屑，而足供噱談者，亦尚有一二。余以其書今世已不常見，故樂爲轉録於此。

《外紀》曰，"伯顔丞相與張九元帥，席上各作一〔喜春來〕詞，伯顔詞云：'金魚玉帶羅襴扣，皂蓋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斷在俺筆尖頭。得意秋，分破帝王憂。'[①]張九詞云：'金裝寶劍藏龍口，玉帶紅絨掛虎頭，緑楊影裏驟驊騮。得志秋，名滿鳳凰樓。'師才相量，各言其志"云云。余按兩詞，並未能佳，而次詞尤板。且自好事者以競傳名公巨卿之軼事爲

---

① 今校：明刻本《堯山堂外紀》，"襴"作"欄"。

快,而後造作之談,乃往往而有,徵之今人,更多如此,則亦何能盡信二詞果爲顏、張之筆歟?

《外紀》載宋末人多戲作古曲詞之經義破題,如"看看月上蒲萄架,那人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枕,閑在繡幃下",則破云:時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無感心。又如小曲"媽媽只要光光鏝,我的苦何曾管。雪下去送官,賣風流輪番,幾曾得免。怎容懶,有客教奴伴",則破云:吾親徇利而忘義,既不能以憂人之憂;吾身徇公而忘私,又强欲以樂人之樂。余謂首曲頗雅馴,而惜非完璧;次曲全是俚調,已爲當時所尚,則所謂"宋末"者,直是元初耳。此一則原見祝枝山《猥談》。

趙孟頫因置妾調管夫人詞,與夫人之答詞,《外紀》亦載之。余按《南宫詞紀》有《汴省時曲》一首,與夫人答詞,大同小異,雖較爲村俗,而真樸醇厚,並不多讓。惟《詞紀》列爲南調〔鎖南枝〕,則似乎不確,蓋詞實北人口吻也。沈德符《野獲編》列當時小曲之名,有所謂《泥捏人》者,得毋即此耶?"傻俊角,我的哥,和塊黄泥兒捏咱兩個。捏一個兒你,捏一個兒我,捏的來一似活托,捏的來同床上歇臥。將泥人兒摔碎,著水兒重和過,再捏一個你,再捏一個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管夫人詞,附録於此,以資比較:"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

張明善《譏時》〔水仙子〕,《外紀》乃轉録自陶氏《輟耕録》者,詞曰:"鋪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剛來都是哄,説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鷄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脚猫渭水飛熊。"夫罷牛騰駕,騏驥自然垂耳;沐猴多冠,明哲孰不保身。惟真才不明於世,真才乃益用自晦,豈舉世果無真才歟?此爲元時文人通有之騷情憤慨,而嬉笑怒駡之元曲文章,亦即由此中激發而出者也。

《外紀》又曰,"張士誠據蘇時,其弟士德,攘奪民地,以廣園囿,侈肆宴樂,席間無張明善則弗樂。一日,雪大作,士德設盛宴,張女樂,邀明善詠雪,明善倚筆題云:'漫天墜,撲地飛,白占了許多田地。凍殺萬民

都是你，難道是國家祥瑞。'書畢，士德大愧，卒亦莫敢誰何"云云。余按此詞，鋒利無匹，足令奸邪寒膽，自是快事，尤好在詠雪甚工，無一語蹈空也。《庶齋老學庵筆記》所載陳藏一雪詞譏賈似道者①，正與此爲一類。《録鬼簿》所載揚州張鳴善，有《煙花鬼》、《瑶琴怨》兩雜劇，時代較早，當與明善無關。

《外紀》載洪武時修撰花綸，有題《楊太真畫圖》〔水仙子〕一闋云："海棠風梧桐月荔枝塵，霓裳舞翠盤嬌纈嶺春，錦裍嬉金釵信香囊恨。癡三郎泥太真，馬嵬坡血污游魂。楊柳眉輕顰黛損，芙蓉面零脂落粉，牡丹芽翦草除根。"余謂此詞雖是詠畫圖，而一味妝點得熱鬧，並無精意存於其間，則似乎七寶樓臺，曾經拆碎矣。譬如元人甜齋之作，同是此題，同是此調，而曰："翠華香冷夢初醒，黄壤春深草自青，羽林兵拱聽將軍令。擁鸞輿蜀道行，妾雖亡天子還京。昭陽殿梨花月色，建章宫梧桐雨聲，馬嵬坡塵土虚名。"則遠而興亡治亂，近而薄倖癡情，一例含孕於筆端，聲情既美，唱歎尤工，所有色澤，俱覺點染入微，毫不爲累。喬夢符説作曲之法，當"鳳頭、猪肚、豹尾"，論者以爲切喻，余謂"猪肚"原是裝點飽滿之意，但詞雖飽滿，若義猶不足以舉之，則裝點儘管飽滿，亦適成其爲猪肚而已，何足尚乎！

《外紀》曰，"大明律有官吏挾妓飲酒之條，然宣德間三楊公指楊士奇文貞、楊榮文敏、楊溥文定。猶及用之，嘗與一兵官會飲，文定倡爲酒令，各誦詩一句，以'月'字在下，而分四時。令畢，文定指席中侍妓曰：'不可謂秦無人。'一妓遽成小詞，捧琵琶歌曰：'到春來梨花院落溶溶月，到夏來舞低楊柳樓心月，到秋來金鈴犬吠梧桐月，到冬來清香暗渡梅梢月。呀，好也麽月，總不如俺尋常一樣窗前月。'諸公劇飲，霑醉而去"云云。事頗風趣，他書皆未見載，其調比〔塞鴻秋〕少一句。《樂府新聲》有云："愛他時似愛初生月，喜他時似喜梅梢月，想他時道幾首西江月，盼他時似盼辰鈎月。當初意兒别，今日相抛撇，要相逢似水底撈明月。"同爲"月"字獨木橋體，亦復取譬有情。

《外紀》載林廷玉《醉中戲作》〔清江引〕四首，意在歎世，録其二云：

---

① 今校：此處應爲《庶齋老學叢談》，事見卷三，有知不足齋叢書本。

"没嘴葫蘆就地滚,好歹休胡問。花妝扮戲棚,紙做盛錢囤,陳摶華山閑打盹。""勝水名山和我好,每日家相頑笑。人情下苑花,世事襄陽砲,霎時間虚飄飄都過了。"言下慨然,頗爲警切。又載韓邦靖由山西参政養病回里,書驛壁〔山坡羊〕云:"肯排山南山北偃,肯倒海東海西翻,我如今心兒裏不緊意兒裏有些懶。如今一個個平步上青天,一個個日日近龍顔,青山緑水且讓我閑遊玩,明月清風你要忙時我要閑。嚴潭,你會釣魚誰不會把竿。陳摶,你會睡時誰不會眠。"此詞好處,在落筆於有意無意之間,蓋以冷雋勝者也。此類樂閑兼諷世之作,原以海浮爲最擅長,惟海浮詞有時嫌鋒芒過露,火潑潑地,反不如此首較爲平易近人也。林字粹夫,號南澗,侯官人,《千頃堂書目》載有《南澗詩餘》,散曲或即附見其中。韓字汝慶,其兄邦奇,號苑洛,《脈望館書目》有《苑洛餘音》一卷,乃其散曲之集,惜不傳。

《外紀》所載康對山〔山坡羊〕與〔沉醉東風〕兩曲,詼詭荒唐之至,余所見正德八年本《沜東樂府》不載也。《外紀》曰:"康狀元被廢,肆意詞曲,雖俚語遭其檃括,亦自可喜,有〔山坡羊〕曰:'我和尚發了善離了庵觀,我和尚發了誓再不去看經向善,這寺裏出家的儘有,成佛的也不曾見。七大八小許多僧禪,論成佛輪不著你和俺。倒不如還了俗罷了手,佛也不與我衆生爲怨,娶一個美貌佳人也,錦帳羅幃受用上幾年。成就了我的姻緣,我把那阿彌陀佛拾得過來撩的他遠,成就了我的姻緣,那怕他碓搗磨碾去上過兒刀山。'"

又〔沉醉東風〕曰:"裝幾車兒羊毛筆管,載幾車兒各樣花箋。鳳陽墨三兩房,天來大三台硯,請孔門弟子三千。一夜離情寫半年,添硯水盡都是離情淚點。"前首詞意,似不僅在勸和尚還俗,而此公用意,究竟何在,又未容妄揣。次詞初讀前數句,直亦不知所云,必待結語點明,而後通篇乃覺緊凑,亦另是一種章法,如元人馬致遠〔落梅風〕云,"薔薇露,荷葉雨,菊花霜冷香庭户。梅梢月斜人影孤,恨薄情四時辜負",正是此格,對山非無本也。惟孔門弟子之盛,乃適足以遣赴情場,盡鈔胥速寫之役,真匪夷所思矣。造意運典,浪漫如此,豈非詼詭荒唐之至哉!

《外紀》又載陳全江浦人,患瘧疾,製〔叨叨令〕云:"冷來時冷的在冰淩上臥,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裏坐,疼時節疼的天靈破,顫時節顫的牙關

挫。只被你害殺人也麽哥，直被你害殺人也麽哥，真個是寒來暑往人難過。"蘇祐《逌旃璅言》所載，與此略同，惟不著撰人，並謂"其意在末句，曲有務頭如此"。余謂此詞結語雙關，尚足發一笑。他如王越見村婦道旁便旋，亦作〔塞鴻秋〕以形容之，無論落筆猥穢不取，即文字亦未能工，更無轉録之必要矣。

女曲家

如詞中之李清照、朱淑真者，曲中竟難得其人，殊爲憾事，不得已而如楊升庵夫人黄氏，雖亦稍稍揚譽詞林，而所作疎宕明快有餘，婉約柔麗不足也。憶癸亥歲暮，讀曲瞿庵師奢摩他室中，得覩原刊《徐文長重訂楊升庵夫人詞曲》四卷、拾遺一卷，頗用欣快。求假歸里，録一副本，並與升庵《陶情樂府》四卷，細勘一過，知兩書編次，固大抵相侔，而兩書內容，亦十同六七，複見之作，竟多至八十餘篇，則孰爲夫倡，孰爲婦隨，後人正不必强爲分畫，兩書蓋可合作一書看矣。兹照勘後之本，就夫人卷中所獨有者，略爲稱引如次。

夫人黄氏，遂安人，尚書珂之女，爲升庵繼室，隨戍滇南，後升庵奔父喪返，乃獨留於蜀，以寄外詩見知當世。其詞曲中體裁最奇者，蓋莫過於〔罵玉郎帶過感皇恩採茶歌〕《詠仕女圖》一首矣。通曲二十三句，即用二十三個"一個"云云，寫二十三個人，别無一字費辭，是爲散文記敘體中所必不能有者，乃於韻語中備之，詞雖不必盡工，而格局殊爲新峭矣。前人套曲中偶有一二如此者，但必有他調前後陪襯，故此無之，獨異也。"一個摘薔薇刺挽金釵落，一個拾翠羽撚鮫綃，一個畫屏側畔身斜靠。一個竹影遮，一個柳色潛，一個槐陰罩。一個緑寫芭蕉，一個紅摘櫻桃。一個背湖山，一個臨盆沼，一個步亭臯。一個管吹鳳簫，一個絃撫鸞膠。一個近闌凭，一個登樓眺，一個隔簾瞧。一個愁眉霧鎖，一個醉臉霞嬌。一個映水勻紅粉，一個偃花整翠翹。一個弄青梅攀折短墻梢，一個蹴起秋千出林杪，一個招羅袖把做扇兒摇。"倘所記皆係實境，則亦無多别趣，好在爲畫圖寫照，便覺人物歷歷生動，恍在目前也。古文家初不必好詞曲，不然，必曰：退之《畫記》，乃亦於此中傳家法耶？余謂明人《蘭亭觴詠圖記》等篇之好處，却亦不過爾爾。《雍熙樂府》内

有《四十個仕女遊春》一套，内〔梁州〕、〔罵玉郎〕二曲，即多因襲於此。

夫人集中，有〔駐雲飛〕〔凭闌人〕足古詩多首，其體在他處不甚標著明顯。足古較集古爲易，行文亦較自然，余前述俳體忘及之，《堯山堂外紀》所載秦妓所唱《四時月詞》正是此體。兹再録夫人〔駐雲飛〕一首以爲例："暗想嬌羞，往事牽情不自由。帳薄燈光透，寒峭花枝瘦。休，一日比三秋，人在心頭。兩字相思，鎖定眉兒皺。殘夢闌心懶下樓。"

夫人有〔一半兒〕四首，蕪而稚，惟第三首較可誦："水邊楊柳路邊花，也拂污泥也墮沙，合著風流一夥家。罵情雜，一半兒妝聾一半兒啞。"明人填此調或〔駐雲飛〕，末句每直襲元人語，而不以爲嫌，賢如伯龍，亦何曾免。不知兩調精意，全要在末句，末句既然攘揄，則通篇可廢矣。此首幸而免焉。

曲中情詞，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局外人之旁觀與揣度，有時用調侃口吻出之，大有一面替人寫愁，一面供自己取笑情況，如前舉關漢卿之〔沉醉東風〕末云"本利對相思若不還，則告與那能索債的愁眉淚眼"，可以爲例也；一種是自抒款曲，態度端莊，而思致綿密，譬如黄夫人《寄外》〔羅江怨〕四首是也。夫女子較男子爲工愁，而筆墨又不如男子之濫，既有情詞，想來必屬之第二種爲多矣，乃實際上有時竟有不然者，如前舉夫人集中之〔一半兒〕與〔紅繡鞋〕等作者是也。〔紅繡鞋〕曰："實指望花甜蜜就，誰承望雨散雲收，因他俊俏我風流。鼻凹兒裏砂糖水，心窩兒裏酥合油，餂不著空把人拖逗。"又曰："你不慣誰曾慣，人可瞞天可瞞，夢兒裏槐花要緑襖兒穿。嘴孤都看一看，滑即溜難上難，你無緣休把人來怨。"材料雖亦多取借元人，而組織工夫，直爾老練，固斲輪射雕之手也。然所寫個中情事，倘謂爲夫人自道，則近於誣衊，應無此理；倘根本爲之剖辨，謂其詞並非夫人所作，而皆出之升庵，則亦正可不必。蓋文人藉詞章爲遊戲，至元時而極，莊諧雅俗，無所不可，一時相染成風，雖鄙若伶倫，幽如閨秀，亦莫不被其影響。《録鬼簿》"鄭光祖"條曰，"公之所作，不待備述，名聞天下，聲振閨閣，伶倫輩稱鄭老先生，皆知其爲德輝也。惜乎所作貪於俳諧，未免多所斧鑿"云云，可以爲證也。至明而遺風猶作，積習未除，若夫人者，既然染翰爲曲，即全蹈曲家步驟，全具曲家面目，雖身爲名媛，而下筆屬詞，遂亦無多顧忌，蓋風氣爲然，初不

必有關於其人之貞與淫也。明朱孟震《玉笥詩談》曰:“升庵楊先生夫人黄氏,遂寧黄簡肅公女,博通經史,能詩文,善書札,嫻於女道,性復嚴整,閨門肅然,雖先生亦敬憚之。”是又可以爲證矣。於此乃憶及淑真〔生查子〕詞,在升庵疑爲作者自道私情,固然悠謬,即在清人力爲辨誣,盈篇累牘而不止,亦覺所見不廣。蓋既爲文人,即必弊於淫,固無可逃者,既可以作詞,即不能禁其作〔生查子〕,既許其爲詞人,即不能禁其不淫,此亦文人之常情也,而又何分乎男女?故必欲表彰淑真之貞者,僅僅辨誣於〔生查子〕一詞,終不徹底,除非辨淑真並無《斷腸》全集也,然而此又爲辨者之所極不願矣。蓋揆若輩之旨,似乎詞壇韻事,固深喜有《斷腸》一篇,若名教罪人,乃絶不忍累才女一字耳。換言之,即初於淑真無與,全在評者自己,如風雅爲懷,則欲其有,如冬烘見解,則欲其無,顧天下乃常有此等圓滿之事耶!且余覺最不可解者,“月在柳梢頭,人約黄昏後”,所約之人,則必其爲男子?所約之事,則必其爲淫奔?一人誤解,萬世不易,正不知其證究何在,而其心究何居也!清人惟梁應來謂〔生查子〕闋,“亦未見定是淫奔之詞”,宋翔鳳謂“緣情綺靡之作,必欲附會穢事,則凡在詞人,皆無全行”,實先獲我心耳。夫讀詞者倘自己先存一番淫心,而後古人之作,淫與不淫,必一概無幸矣。嗚呼,誣淑真者,固何止升庵之流而已耶?淑真有知,於若輩之嘵嘵置辨者,真欲哭笑不得矣!觀於此區區一篇小詞,學究對之,直不知所以措置之道,歸之於淑真女子,則以爲萬萬不可,乃移而與歐陽文忠,意公固男子,不妨作淫詞,亦不妨擔口過也;既而又覺公亦畢竟非常人,文章道德,彪炳千古,歸以淫詞,仍有未安,復移而與無名氏,而後意始稍稍寧焉。噫,庸人自擾,一至於此,亦何其可笑也耶!其實心地果厚,眼界果寬,則其詞文忠作可,淑真作亦何嘗不可?乃升庵但覺淑真詞之不檢,詆之曰“豈良人家婦所宜”,而並不覺其夫人曲之不檢而有所詆譏也,又何其不悟也!天下事進去看看,猶當出來看看,方易得其真象,不然,鮮不爲其事所固蔽者矣。詞曲猶其小焉者也!

既知曲中情詞,爲元明兩代風氣使然,大都調侃遊戲之作,無論男女,初不必關於其作者之貞與淫也,而後於夫人之情詞,雖多舉亦不妨矣。〔落梅風〕曰:“因他俏,把咱迷,眼睁睁指甚爲題。害相思只怕日平

西,合著眼先推昏睡。”雖不及甜齋〔蟾宫曲〕結語之渾,而意境直是一個,癡憨熱烈,尤不讓焉。又曰:“樓頭小,風味佳,峭寒生雨初風乍。知不知對春思念他,背立在海棠花下。”則一味以生動流利勝,個中眉嫵,呼之欲出,抑招之得轉歟?〔折桂令〕曰:“記風流窈窕知心,花底垂頭,石上磨簪。花朵兒龐嬌,月牙兒眉細,柳眼兒情深。竹枝兒扭斷了誰憐瘦損,桃瓤兒擘破了人在中心。鸞鳳離林,鴉雀相侵,不爭他蝶鬧蜂喧,都只因雁落魚沈。”種種物喻,並非盡拾牙後之慧,且凡此精腴,皆《陶情樂府》全集中所不得見者,亦可異矣。

夫人有四首〔風入松〕,其三云:“繡羅紅嫩抹酥胸,此夕重逢。妒雲恨雨腰肢重,暈眉心獺髓分紅。蠟燭寒籠翡翠,麝香暖度芙蓉。”〔風入松〕一調,詞與曲本相同,而此作尤其類詞。蓋豔而淫者,非必冬烘學究,而後始對之不滿也。噫,“人約黄昏”,乃謂“非良家之婦”,“眉分紅暈”,豈獨爲貞女之詞耶?吾非必欲揭人之過,以相抵制,而後爲快,要於升庵之曲於責人,而昧於省己,殊覺慊然也。至於就淫詞而論淫詞,則此種濃妝豔飾者,爲忌尤深,而爲惡尤甚。蓋天下事遮遮掩掩者,總不如坦坦白白者之爲愈,與其僞君子,不如真小人矣。詞曲之弊,雖同多淫邪,而要亦有别焉,大抵詞與南曲中之重藻采者相近,其淫也遮遮掩掩,令人多所涉想,所謂“壞人心術,杳無窮盡”者也;元曲之淫,每猶不失爲坦坦白白,雖粗蠢刺目,而語盡意止,讀者涉想無多,故二者原皆不足爲訓,而在佞元者觀之,則仍覺元人可恕耳。夫詞陰柔而曲陽剛,人人所共知也,二者美各在此,而亦弊各在此,倘本不免於陽剛之弊者,乃又兼具陰柔之弊,真所謂“百弊叢集”者矣,尚可爲耶?故曲之體未嘗降,寫淫之曲斯降,寫淫倘又抛棄其本體之長,而勦襲詞之面目,裝潢扭捏,以幸附於吐屬風雅之列,則是濫斯下矣,唾棄又何足惜哉!

《太霞新奏》載陸少谷妾方氏套曲,未見佳;又載范夫人徐氏〔錦搭絮〕《春日書懷》四首,措詞一味雅馴,反失曲中真意,蓋已深中南曲柔靡之習矣。如首闋曰:“薄寒輕悄,紅雨染春條。翠襯香芸,一片煙絲軟蝶嬌。杏花梢,啼鳩聲高。閑殺秋千院落,睡損鮫綃。擔害得悶對芳辰,結思空拈白玉毫。”《新奏》評云:“首二句正調祗七字一句,第三、四句正調祗六字一句,此仿《浣紗記》近體。”余謂此曲仿《浣紗》處,又豈但體調

而已哉？除却“擔害得”三字，餘直與慢詞無異。夫類曲之詞非好詞，類詞之曲，又豈獨爲好曲耶？夫人有集曰《絡緯吟》，詩較工。《新奏》又載楚人劉氏〔浪淘沙〕二首，則明明是詞，選者誤認爲曲耳。閨秀中此道才慳，一至於此。

青樓之作

元曲作家，及今事迹可考者無幾，余輯《曲家姓字小典》，凡屬元人，所得者大抵姓字而已。顧若輩生平既少顯揚，而品類復極龐雜，涵虚子品藻，於羣英之外，别列娼夫一類，則所謂“羣英”者，要不過有别於娼夫耳。觀於此，論元曲爲平民文學，蓋可無疑義矣。涵虚轉録趙子昂語，謂娼夫詞曰《緑巾詞》，作者有趙明鏡、張酷貧、紅字李二、花李郎輩，皆所謂“娼家之夫”，尚非娼也。《太平樂府》載大都行院王氏、珠簾秀，《青樓韻語》載劉婆惜等，則是娼矣。所作之佳者，已經前人徵引，兹不複列。

明妓之能曲者，《韻語》所載，有顧長芬、鄭雲璈、馬綬、董如瑛、董貞貞、薛素素、景翩翩數人，所作要能入調而已，未足云工。惟景翩翩〔七犯玲瓏〕《詠鞋贈别》，尚饒思致，詞亦疎宕大方：“誰將軟玉纏，半遮湘綺邊。香塵幾度嬌還顫，端的可人憐。何事雲同翦，偏誇月上絃。記從前脚跟無綫，把文綦利屣，穩趁别離船。學王喬飛舄傍君旋，做昭陽弱羽隨風轉。踏歌垂手，當年繡筵，行雲駐足，何時錦氈。夜色寒羅襪，春心託杜鵑。情蹤遠，色界懸，空教緑漾與紅傳，不若步中蓮。”

《太霞新奏》載蘄州妓作〔黄鶯兒〕《詠風月擔兒》，語頗徹悟，而殊不類若輩之口吻也，《雍熙樂府》則不著作者爲何人：“風月擔兒拴，上肩時難上難，挑得的便是真鐵漢。壓得人腿酸，喘得人口乾，半途中還恐怕繩兒斷。耐些煩，一場辛苦，脱卸了不相干。”

青樓韻語廣集

張夢徵等《青樓韻語》一書，除彙古今才妓詩詞等作外，復綴以《嫖經》及《經解》，自謂剖析個中機變幻妄，以爲涉世者戒，而實則勸百諷一耳。至於文字惡劣之甚，不堪寓目，直是明人困於制藝者之半通不通筆墨，習氣之壞，猶其餘事也。後來方悟輯《青樓韻語廣集》，專彙元明人

對於青樓題詠贈答之曲，而詩詞不與焉。即所登諸曲，亦並非青樓之自作，其書雖名爲“某某廣集”，實則與原書體例迥殊也。惟此選諸家書目都未著録，即他書中亦鮮徵引。壬戌端陽，偶在吾鄉北郭香影廊茶社中，得崇禎辛未原槧，圖精卷闊，頗可把玩，時售者但求得一石米價，因即欣然付之。其中殊多俊令，爲他選所不見者，而尤以元人無名氏作爲横放傑出，極見精采，如五卷〔醉太平〕“學老更狂樂府”四首中，《醉睡》兩闋曰：“恰珠樓宴徹，把玉液斟竭，困懵騰嬌眼半睜者，綻桃花嫩頰。步香塵立不穩金蓮趄，啓朱唇語不定雛鶯咽，嚲烏雲扶不起緑鬟斜，醉了麽姐姐。”“恰香殘漏歇，覺意懶情賒，甚魔兒眼睫上忽來踅，困花枝重也。映夭桃腮斗兒氤氲熱，蹙春山眉黛兒低排列，閉秋波星眼兒放刁斜，睡了麽姐姐。”鋪張之餘，以一問語結束，輕靈婉約，煞有餘韻。明周憲王《誠齋樂府》中亦載之，惟《樂府》通體庸濫者居多，未必能有此，此當爲元人作也。“老更狂”或係曲集之名，惜失考。

更如四卷所載〔紅繡鞋〕曰：“花撲撲蟬開玉翅，顫巍巍蕊散金絲，寶妝成翠葉簇花枝。年紀兒纔二八，嬌滴滴正當時，我怎肯別尋芳辜負你。”又曰：“手腕兒白似鵝翅，指頭兒嫩似葱枝，玉臺盤捧定水晶卮。話兒甜儘哄勸，意兒勤怎推辭，把一個賈長沙險醉死。”“二八當時”、“葱枝鵝翅”等語，著色掞藻，在在爲元人獨有之面目，一望可辨也。又如：“黑鬒鬒高堆雲髻，曲彎彎黛掃蛾眉，綻櫻桃微露玉粳齊。十分的嬌體態，一捻兒小年紀，也消得靠鴛屏捱鳳體。”較第一首似尤新蒨，特結語微傷冶豔，未免蕩而忘返耳。他如〔四换頭〕云：“堪描堪畫，鬢綰烏鴉臉襯霞。燈兒直下，揪住了麽，可喜的我兒，説一句真實話。”則狂情惡態，寫來適足以啓後人《唾窗絨》等儇薄之風，非所尚矣。

《曲律》曰“作情曲而多及景語，吾知其窘矣。此在高手，持一‘情’字，摸索洗發，方挹之不盡，寫之不窮，淋漓渺漫，自有餘力，何暇及眼前與我相判之花鳥煙雲，俾掩我真性，而混我寸管哉。世之曲，詠情者强半，持此律之，品力可以立見矣”[①]云云，此雖不能作一概論，而要爲個中

---

① 今校：明天啓五年毛以遂刻本《曲律》，“作情曲”作“作閨情曲”，“相判”作“相二”，“而混我寸管”作“混我寸管”，“可以立見”作“可立見”。

有閲歷語，讀《詞語廣集》所載諸元人令詞，乃益覺其有見地也。〔紅繡鞋〕兩首，俱叶有字韻，曰："祆廟火燒著皮肉，藍橋水渰過咽喉，緊按捺風聲滿南州。畢罷了終是痕迹，成合了倒算風流，不恁麽啊人也道有。""談笑間機鋒巧鬬，舉止處空便搜求，好一會忽又歹一籌。閑啼哭爲個題目，惡糾纏正好開頭，明無情暗兒裏有。"〔梧葉兒〕曰："解不開同心扣，摘不脱倒鬚鉤，糖和蜜攪酥油。活擺布千條計，死安排一處休，您兩個盡場頭，死共活都莫放手。"所謂"淋漓渺漫，自有餘力"者非歟！

《廣集》所選，元曲以外，大聲、升庵之作爲多；其人較僻而詞較精，殊覺不可隱没者，有唐以初之〔水仙子〕："藍橋驛一步步鬼門關，陽臺路一層層刀劍山，桃源洞一處處連雲棧。有情人難上難，姻緣簿扯做了引魂幡。波浪起尾生心碎，雲雨散襄王夢殘，桃花謝劉阮情慳。"王世貞《曲藻》列以初於明初十六家之中，而以初之曲絶少見，此闋吐辭涉事，雅得元音。又有兩峰主人者，南曲〔鎖南枝〕曰："千般念，萬種愁，今宵把來都盡勾。涼月侵青樓，温香滿紅袖。燈兒下，波暗流。玉纖纖，先在手。"詞則幽柔愉豔，頗似王西樓，惜其人則在不可知之數也。

北曲拾遺

又客臘余得范氏天一閣明鈔《北曲拾遺》一册，紙墨行款與所見范氏舊藏明鈔《樂府羣玉》本同，故知其亦確爲明鈔也。册中作者皆明人，署名者惟景世珍、虞味蔗、洗塵、湖西主人、王舜耕、楊南峰六人而已，舍舜耕、南峰外，餘皆未詳履貫。而所謂"拾遺"者，又不知所拾何書之遺也。就中惟有三曲，覺爲穎出，於此記之。〔阿姑令〕曰："石竹花兒正開，有情人梢的書來。金鎞兒把書來拆開，撲簌簌掉下兩行淚來。"開、來韻各兩叶，在有意無意之間，真樸如古謡諺。〔阿姑令〕調，自來譜書未收。〔水仙子〕曰："子牙守定釣魚臺，買臣當初曾賣柴，偷瓜的倒做了韓元帥。吕蒙正鐘後齋，不得時權且胡捱。桃花三月放，菊花九月開，那一般不等待時來。"此不得志者强自慰藉之語也，處境既需自慰，必悶苦已甚，故結處設喻雖淺，而言外已告人其致慨深矣。〔雁兒落帶得勝令〕曰："有錢的畫堂中春自生，無錢的紙帳内長孤另。有錢的强成連理枝，無錢的硬破菱花鏡。有錢的舞燕共啼鶯，無錢的鸞鳳各飛騰。有錢

的雲雨内陽臺夢，無錢的藍橋下波浪聲。有錢的便有恩情，行坐裏相隨定。無錢的趕出門庭，只落得長吁三四聲。"愛情每繫於黄金，美人豈盡能免俗？古今固一轍也。此詞憤懣不平，慨乎言之，作者殆深有所感矣。

詠物小題

元曲既爲平民文學，而作者又大抵無心爲文，文事中細情末節，從不講究，猥鄙處則極猥鄙，呆板處則極呆板，故吾人一面儘管激賞其文字天真逸趣，而一面終不免笑其思想稚陋粗蠢。按之題目，則春夏秋冬、風花雪月、鶯燕蜂蝶四友、酒色財氣、吹彈歌舞、漁樵耕牧、悲歡離合四情、富貴福壽四福，連篇成套，絶少變换。鍾嗣成最好拈此等題。而景必瀟湘八幅、金臺四時，情必君瑞雙文、小卿雙漸，子弟必悟迷收心，士夫必歸隱入道，亦在在見其拘泥不化也。一入嘲謔，則更無繩墨可言，其尤可怪笑者曰：王大姐浴房中喫打、長毛小狗、牛訴冤、右手三指、僧犯奸得馬表人名背救、劉黑鑾母通孫黑麻、大桌上睡覺、穿破靴、孫十一秃頭宿娼，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天下事蓋莫不有極端相反者：有南宋詞人於題目限得極嚴，擇得極雅，做得極工，則有元時曲家於題目放得極寬，取得極俗，寫得極蠢。乃二者時代又直接相繼，而其中轉變，竟如此之驟，豈偶然耶，抑亦物極之必復歟？

元人小曲中，風行之纖瑣題目，亦有甚風趣者，喬夢符集中最多，如釘鞋兒、花筒兒、笑靨兒、竹涼衫、鐵馬兒、紙雁兒、花籃髻、點鞋杖、香柈之類皆是，而香囊、手帕、指鐲等尋常習見者，猶不與焉。又有紅指甲者尤元人所好之題，諸作中當然以徐再思甜齋〔水仙子〕爲絶唱，或者亦即此題之首唱也："落花飛上笋牙尖，宫葉猶將冰箭粘，抵牙關越顯得櫻唇豔。怕傷春不捲簾，捧菱花香印妝奩。雪藕絲霞十縷，鏤棗斑血半點，掐劉郎春在纖纖。""抵牙關"句與末句，俱能抉出題髓，詞林傳誦，非無故矣。自後作者，大抵不能脱此詞窠臼，惟周仲彬所作三首之一云："柔荑春笋蘸丹砂，膩骨凝脂貼絳紗，多應泣血淹羅帕。灑賓箸赬素甲，抹臙脂誤染冰楂。横象管跳紅玉，理箏絃點落花，輕掐碎殘霞。"跳玉點花，取譬新切，確非徐氏所曾及也。餘即小令專家，如喬夢符、張小山輩，雖亦各有所詠，而新意絶少矣。

詠笑靨兒者，都用〔清江引〕調，徐氏首唱曰："東風不知何處來，吹動胭脂色。旋成一點春，添上十分態，有千金俏人兒誰共買。"首二句乃逼出一"旋"字，末一句纔扣到一"笑"字，雖亦貼切，而稍寬費力，且意境未舒，不如喬夢符曰："鳳酥不將腮斗兒勻，巧倩含嬌俊。紅鐫玉有痕，暖嵌花生暈，旋窩兒裏粉香都是春。"明説旋窩，不暗烘託，乃省出許多地步，可供別種描寫；提出"鐫"、"痕"二字，旋窩之形，已呈露盡至，再有"暖暈粉香"云云，則並在神光離合之外，有不僅僅目力所能體會得全者矣，此所以謂工也。周仲彬此題曰："一窩粉香堪愛惜，近眼花將墜。添他百媚生，動我千金費，春風小桃初破蕊。"精采不多，而一二語尚能道著。夢符作原有四首，第四首結句亦云"有千金這窩兒裏銷盡了"，"千金"之意，諸詞一致，而以此語尤爲深切。銷金鍋外，又復有銷金窩，然乎否乎，個中人當能辨之。

此外尚有花籃髻與花箭兒，亦元人慣爲題詠之物。花籃髻是女子髻盤如籃，而又插花滿之也，故徐氏〔小桃紅〕曰："東風攢簇一筐春，吹在秋蟬鬢。玉露凝香寶釵潤，緑無塵，同心雙綰蜂蝶陣。羣芳頂上，連理枝下，分斷楚山雲。"就中惟"緑無塵"句不甚可解，以花不盡緑也？"緑"字或係傳本之訛。夢符輩作，大意亦不過爾爾。花箭兒乃女子頭上簪戴之物，管狀，以玉類爲之，長不過寸許，中空，可以貯綿，而先浸以水或蜜，插花其中久不枯，此種飾物，不但今人不用，即前人筆記雜書中，似亦皆未見過記載。兹録徐、喬兩氏所作〔水仙子〕於此，以資考證，非必賞其詞也。徐詠青玉花箭曰："蜂房分蜜入烏雲，鶯嘴流金拂翠顰，鸞釵嵌玉浮紅暈。似蕊珠宫内人，虚心腹管束東君。兩朵兒瑶花弄色，半縷兒香綿沁粉，一泓兒碧露涵春。"喬詠花箭兒曰："玲瓏高插楚雲岑，輕巧全勝碧玉簪，紅綿水暖春香沁。是惜花人一寸心，淨瓶兒般手撚著沉吟。滴點點薔薇露，裊絲絲楊柳金，是個畫出來的觀音。"喬詞後半謂美人撚花箭於手中，則如觀音之有淨瓶，不賦之於頭上，而詠之於手中，蓋意窮而詞近敷衍矣。

贈妓之作

元人小令中，贈妓之作最盛，大都切其名而詠之。妓之命名，亦一

時有一時風尚,古今不必强同。元妓中疊字爲名者極多,如香香、花花、茶茶、娃娃、耍耍等,皆可藉曲中贈詞見之。《樂府羣玉》載劉時中〔紅繡鞋〕《贈娃娃》,詞極不堪,而題曰"吴人以美女爲娃,北俗小兒不論男女,皆以娃呼之。有名娃娃者,戲贈"云云,此於題中,雖未明言贈妓,而其詞實贈妓者也。此外有名小玉帶者,有名小園春者,有名觀音奴者,有名喜温柔者,有名順時秀者,亦較爲别致。《樂府羣玉》所見,又有姓常名稱心者,尤足一粲;更有張五兒,與前舉海浮贈詞之劉一兒爲一類,當亦如今日滬妓之有老二老三之稱耶?《贈五兒》〔清江引〕,見《雍熙樂府》,結語頗雋:"細膩膩外樣兒雖是好,就裏粗生料。一生有人憐,五世傳家樂,但拈著指頭兒的都軟了。"

贈妓小令佳者,當然以胡祇遹《贈珠簾秀》〔沉醉東風〕爲最早,詞曰:"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閑情任捲舒,掛盡了朝雲暮雨。"珠簾秀與盧摯疎齋學士,有〔落梅風〕《别情》之酬和,當時傳爲美談,《輟耕録》紀其事,《太平樂府》亦載其詞,其人自非俗惡比也。此詞好處,亦即在寫得其人品格不尋常耳。他如元人贈妓名鶯兒者〔清江引〕云:"遷喬便尋同志友,處處啼春晝。擲花錦杼鳴,擲柳金梭鬬,彈丸兒那一個先下手。"不但人與物融會之處,用意新巧,且覺語態盈盈,含笑而發,别饒情味。

歌者楚雲,當爲元代名妓,以贈詞者獨多也,吕濟民之〔折桂令〕,孫周卿、趙顯宏之〔殿前歡〕,同載《太平樂府》,爲最易見者。濟民曰:"寄襄王雁字安排,出岫無心,蔽月多才。目極瀟湘,家迷秦嶺,夢到天台。浮碧漢陰晴體態,逐西風聚散情懷。卷又還開,去又還來,雨罷巫山,飛下陽臺。"顯宏詞意,亦大抵如此,人物雙關而已。而周卿之作,則有"楚雲高"、"楚雲纖"、"楚雲收"、"楚雲空"四首,不但描寫贍詳,且若似乎兼其人之一生,加以歎詠者,就中"雲收"曰:"楚雲收,月波冷侵晚妝樓。腰肢倒比花枝瘦,花瘦無愁。比花枝我自羞,花雖瘦,花不會把眉兒皺。紅消翠減,心上眉頭。"其言頗纏綿有致,詞中方且以花喻人,則又不泥其命名而設意矣。又如濟民《贈妓玉香》〔折桂令〕,用獨木橋體云:"可人兒暖玉生香,弄玉團香,惜玉憐香。畫蛾眉玉鑑描香,伴才郎玉枕留香,捧酒卮玉容噴香。摘花枝玉指偷香,問玉何香。料玉多香,見玉思

香，買玉尋香。"則完全就題打滚，當歸入前舉俳體之嵌字格中。吕、孫、趙三人，事迹皆無考，但知趙號學村，孫爲古邠人耳。

吕止庵有〔天淨沙〕四首《爲董針姑作》，針與人，鬭合非易也，而詞則真能無中生有。首末二首云："夜深時獨繡羅鞋，不言語忽倒在人懷，先做意兒將人不睬。問因何作怪，繡針兒簽著敲才。""敲才"，詈語也，猶今人之謂打坯殺坯。"冷清清獨守蘭房，悶懨懨倚定紗窗，呆答孩搭伏定繡床。一會家神魂飄蕩，繡針兒簽這梅香。"文字生動，而情事逼真，讀竟能無解頤乎？"神魂飄蕩"，情思也，不必淫思，簽梅香者，恨無處洩也。

明人贈妓風氣，不如元盛，傳誦之作亦無多，海浮稿中，除前舉《贈劉一兒》詞外，尚有《贈弱仙》〔黄鶯兒〕，亦復極盡形容能事："軟款似難支，顫巍巍花一枝，海棠睡起嬌無力。風兒柔怕吹，步兒輕懶移，藕絲兒牽得人兒至。細腰肢，禁持不起，第一是羅衣。"又《贈田桂芳》〔朝天子〕，並不詠名云："太真，出塵，畫兒上曾厮認。重重疊疊挽烏雲，薄設設鋪蟬鬢。曉月雙彎，秋波一瞬，窄金蓮尖玉笋。教人，覷真，心繫兒擰成緊。"則以結語新奇，自來無人道過，爲不可没也。王鳳洲評元曲，有"情中快語"、"情中峭語"、"情中緊語"之别，似此末句，又當何屬耶？

冤家才郎

《亦巢偶記》云，"俗呼薰猪兒爲'俏冤家'，不知何所取義，里巷至今傳之。一日，予同一二友人至虎丘遊行，久之，思飲甚切，然所攜杖頭極菲，因思薰猪兒價輕，令僮買之佐酒，久久不至，一友忽唱云：'俏冤家何事還不到？'衆大噱"云云。《夜航船》載潘雅奏小樓詩云："小樓簾子滚楊花，要喫梅酸齲齒牙。三日懨懨愁病裏，堆盤怕見俏冤家。""俏冤家"即猪頭肉，吴門陸稿荐家所製甚佳，一名"馬面"云云。焦循《劇説》謂"冤家"猶奴家、咱家，方言如是，非有義理可尋。蔣津《葦航紀談》載《煙花記》疎冤家之説有六：如情深意濃，彼此牽縈，寧死無二，一也；兩情相繫，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二也，等等。亦大抵就男女之間，顛倒癡迷景況，敷衍成説耳，非於辭意果有所詮釋也。其實即如常解，"冤"爲冤孽之義可已，何必另求深僻，反不得當。惟是曲家往往開口

"冤家",閉口"冤家",亦復可笑。《長安客話》謂陳大聲嘲北地曲巷有云:"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里有春風一曲杜韋娘?"兩字爲曲中慣用者,於此已可概見矣。如前舉馮海浮〔玉胞肚〕、施子野〔駐雲飛〕都於一首之中,複見此二字不一。而明人〔山坡羊〕有云:"一密裏腸牽肚掛,死撞著冤家害怕,這些時老躺在我心頭,有何人會下手的便與我摘開罷。怎按捺,不拖殺須累殺。天長日久,那一刻丢得下,便教勉強拈針,怎奈一針針都刺到他。冤家,望得我百樣昏迷兩眼花。冤家,害得我冷汗渾身著誰打發。"詞固跳脱熱烈,而寫冤家之冤,尤覺酣暢盡致。憶舊日曾有戲作云:"夙世裏安排定,來生又締結牢。莽冤家一處處親投到,狠冤家一個個丢圈套,蠢冤家一對對成虚耗。咒冤家都道個命難長,想冤家又只記得冤家俏。"蓋北〔寄生草〕也。夫人世乘除,禍福倚伏,大而干戈啓釁,流血伏尸,小而睚眦尋仇,殺人亡命,此天難共,狹路多逢,亦何一非冤家相遇之爲祟乎?是此兩字所涵孕者,亦至覺形形式式,離奇杳渺,詞固未足以盡洩之也。諺云"冤家宜解不宜結",世人懵懂,並此淺義,亦何嘗悉能體會耶!

才郎、奴家、兒夫、娘行等名詞,望之令人意傷,讀之益令人毛戴。元人所謂"街市小令,唱尖新倩意"者有之,而南曲中偏好綴拾,習之既久,且不覺其猥陋,曲弊鄙野,又豈盡在蒜酪遺風之難期雅馴哉?彼南曲者,固出之三吴兩浙人手也,惟有時詞意儘妙,不容因此等微眚而掩者。如陳大聲〔風入松〕八首,起句皆作"想才郎"云云,而王伯良愛而和之,亦復作"想才郎"云云,足見一時文人好尚,此等處固全不介意也。王氏和作,迥不及陳氏原唱,原唱首闋云:"想才郎心性似楊花,虚飄飄難按難拿。秋千院落荼蘼架,到處裏隨風落下。沾不穩銀屏繡榻,又一片入誰家。"除首句外,固亦訓詞爾雅也。至於五闋、六闋曰:"想才郎一去杳無憑,早忘了海誓山盟。説來的話兒全不應,誰似你辜恩薄倖。對神前提著小名,纔罵了又心疼。""想才郎一去幾多時,誰知他節外生枝。書來止説功名事,全不著心頭一字。本待要尋活覓死,怕落下歹名兒。"則真語斡旋,浮詞刊落,是曲中本色矣。而六闋傳寫癡情,尤臻妙諦,雖屬遊戲之作,畢竟個中心理,亦煞費體貼也。

紅樓夢内小曲

《紅樓夢》小説中，詩間有可誦者，詞絶不佳，而小曲數枝，直與兹所論列者，前後同一準則，作者於此道，信解人也。余最喜誦怡紅公子所唱，曰："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黄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裏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緑水悠悠。"氣舉淩雲，聲鏗擲地，風飛水湧，蕩漾無窮，真百誦而不厭也。余每謂曲境有四：初步妥溜，與詞一也；次步尖新，尖乃詞中所忌，而新亦同爲所尚；三步豪辣，在詞爲變體，在曲則爲尖新而能入大方者，尋常已不多覯矣；四爲灝爛，蓋又由險趨平，由奇趨正，一味虚涵渾化，而超於象外者也。此闋工夫，直爾到此，方之詞中，乃似入而沉鬱之極，語語凝重，而又出而清靈之極，不著痕迹者，顧易言哉，顧易言哉！此調似〔仙吕・解三醒〕而非，極跌宕迴環之致，玲瓏其聲，乃得金玉其質，信乎！

外翁友庚公捐館舍後，曾遺悼紅軒原本此書一部，余什襲寶之，時一展玩，偶於其中發見一砑紅小箋，端楷寫〔拋紅豆〕一曲，讀之，蓋即譜前調也。作者大約亦未能查訂前調爲南九宫内何名，所以即拈原唱起句中之三字名之，顧已甚雅稱矣。其詞曰："説甚麽親親熱熱都廿罷，且做個妹妹哥哥像一家。誰承望姑娘人大心還大，陡怪我心中有著了他。只如今偏共旁人閑磕牙，倒對我三朝四日無回話。你苦的没了親媽，我恨的有個狠耶。唉，忍教我白費了一番牽掛，有冤枉向何處嗟呀。"初讀之，亦但喜其文字沈着纏綿而已，尚不知有他也；乃吟諷一二過後，頗覺詞内境況，與本書中人物情事，似乎相仿；再爲一一細按，則全詞宛然爲寶、黛立言者，而"有著了他"之"他"，則指釵也。且"誰承望"句，於本書中似又爲習見者，因窮力檢之，忽恍然有得，蓋全闋即概括書中二十八回埋香塚後、怡紅院前，寶訴黛語一段也。〔拋紅豆〕等曲，亦即在此一回内，馮紫英席上所歌，此闋爲概括書中原語，蓋無可疑矣。夫南曲之概括詩餘，極多極腐，讀之有如嚼蠟，正以擺脱掉詞，方纔有曲，倘又驅詞入曲，反曲概詞，亦難怪其情勢格格不入，入而全僵，了無生氣也。然亦未得概括之道耳，若此處以曲概括白話中纏綿情語，二者機杼雖異，

而"臭味"正投,一經能手鈞陶,又何患其不交融水乳耶? 故〔拋紅豆〕調,"滴不盡"詞,與此種詞餘概括小説之體,蓋皆爲曲苑新裁、藝林雅製,而必不可廢者矣。

書中蔣玉函所唱,亦允推上選:"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嬌,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鸞凰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聽譙樓鼓敲,剔銀燈同入鴛幃悄。"境地似亦尋常,只一經鎔裁入調,便覺情韻騷騷,令人感發不盡。"呀"字格,尤輕靈穩俏,不可多得也。余曩於詞曲牌名中,偏好"剔銀燈"三字,以爲既雅俊,又瀏亮,再則人世上無限銷魂蕩魄、愜心稱意之事,每每從此三字中從容做出,乃益饒韻致。看美人,讀奇書,賞名花,醉醇酒,倘都在珠籠翠蓋、燁燁華燈之畔,不愈覺神光滿足、逸興遄飛歟? 每欲拈其調而弄之,而惜其長短句法,未臻圓暢,及讀此詞結語,殊獲我心。苟非顧忌調名淆亂,於事無當者,直欲移"剔銀燈"三字,以名此詞矣。猶憶其時友人適有道新婚之事者,曾譜此調以調之云:"這世上論知心個個非,這早晚别爹娘事事違。遠丢丢千萬里,算親親惟有你。呀,看天邊月肥,照顋邊笑微,剔銀燈權領略這親滋味。"但仿前例,以〔百媚嬌〕名其調,猶若有餘憾焉。

再次當爲馮紫英所唱:"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你只有一椿兒不算靈。我説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裏打聽,才知道我疼你不疼。""你只有"句,依藏本之改筆如此,確較原文爲勝,原文作"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按全首之中,到此句意思大轉,原文仍用上面口吻,一氣貫下,則意思遞换不來,反覺沈晦也。改筆與紅箋上書法一致,絶非外翁手澤,究不知出何人耳。此調類〔集賢賓〕而亦非,當即以"可人"二字名之。馮海浮有〔集賢賓〕,意境與此仿佛,用意特一反一正:"説來的話兒都是謊,好著人無處提防。休信傍人將俺講,他那里背後輪鎗。全無遮當,俺只有青天在上。君細訪,枉了人算甚麼高强。"論入口甘芳,過喉無滯,則此曲似猶當讓前闋一籌。他如雲兒所唱"豆蔻花開",不過以尖新涉趣,而"兩個冤家"一首,直是妥溜而已。

其他説部附曲,絶少佳者,如《金瓶梅》内所見,何慮百首,乃大抵援用前人舊作,如張小山詞,見採尤多。此書説者謂出諸王鳳洲,未必可信。鳳洲生隆、萬間,散曲作家如青門、白嶼輩,播風正盛,才如王氏,未

必不能，且《卮言》所論，亦有到處，豈有所撰書中既需此一體爲點綴，乃不可以自出心裁，而必假手古人耶?

偶見崇禎時人所撰《醉醒石》小説，附有〔黄鶯兒〕數首，内詠公子前陪堂云:"肩聳泰山高，落湯蝦慣曲腰，人言未聽先呼妙。助清歌扇敲，獻殷勤步勞，低言似恐人知道。煞心焦，聲聲大叔，怕的管家喬。"描摹此輩脅肩諂笑醜態，可云盡致。撰書者自署爲"東魯古狂生"云。

小曲掛枝兒

王伯良《曲律》云:"小曲〔掛枝兒〕，即〔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又曰，"北人尚餘天巧，今所流傳〔打棗竿〕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學之，決不能入。蓋北之〔打棗竿〕，與吴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俠，或閨闥之秀，以無意得之，猶《詩》鄭、衛諸風，修大雅者反不能作也"云云。按南曲中中吕有〔打棗兒〕，南吕有〔掛真兒〕，俱見《九宫大成譜》。但〔掛真兒〕爲引子，一名〔藍橋仙〕，句法過於整齊，絶非北人小曲之〔打棗竿〕，可斷言也。惟〔打棗兒〕爲正曲，句法與相傳之〔打棗竿〕調相近。又據沈景倩《野獲編》曰"〔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不問南北，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嘆"云云，此明曰"二曲"，又明曰"約略相似"，是〔掛枝兒〕與〔打棗竿〕並非一調矣。余初以未見〔掛枝兒〕本調，故不能辨王、沈兩説，孰非孰是;後見明人劉效祖撰散曲之節本名《詞臠》者，其中有〔掛枝兒〕八首，句法腔調，明明與〔打棗竿〕、〔打棗兒〕皆相合，然後知景倩之言爲不足信也。兹列三調如次，以資參較。"送情人直送到丹陽路，你也哭我也哭趕脚兒的也來哭。趕脚兒的你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們兩下裹調情也我的驢兒受了苦。"此〔打棗竿〕也。"盼情人直盼到清明後，病懨懨終日裏不梳頭。淚珠兒滴滿了紅衫袖。眼前人不見，何處戀風流。待得他來時多罰他一杯酒。"此〔打棗兒〕也。"我教你叫我一聲兒你只是不應，其實你不等説就叫我纔是真情。背地裏只有你共我還推甚麽佯羞佯性。你口兒裹不肯叫，想是心兒裏未必疼。你若是有我的在心兒裏也爲甚麽開口難得緊。"此〔掛枝兒〕也。前後二首，襯字太多，似與中一首異，

其實通首皆六句五韻，兩平三仄，固顯而易見也。據《大成譜》，〔打棗兒〕調首句"到"字襯，次句"裏"字襯，三句"兒"字、"了"字襯，末句"得"字及第二"他"字襯。然則〔打棗竿〕、〔掛枝兒〕、〔打棗兒〕，實爲一調異名，而其句法，固宜同爲八八皆上三下五七上四下三五五皆上二下三九上四下五，並不參差也。

以上三闋，若論文字，則〔打棗竿〕於詼諧中見真情，余前謂曲中情詞，有一種態度是屬局外人之旁觀，往往用調侃口吻出之者，於此乃益信也。〔掛枝兒〕於瑣屑中見膩情，風格較下，而遣辭於白描中極盡馳騁，亦甚可喜。〔打棗兒〕詞，雖較老實，但結語詞意，亦何蘊藉乃爾，夫輕輕罰酒一鍾，何以戒儇佻而懲薄倖，豈不罰輕於罪？令人不平。然情之真摯，入温厚一流，而後雅正，必如沈青門所云"指定名兒暗咬牙"、施子野所云"須扯定冤家下實打"，則終未得情之正，亦不僅潑辣行徑之大殺風景，搽旦身分之惡劣可厭也。

〔打棗兒〕詞，見《題紅記》傳奇中。《題紅記》一名，以余所知，有三本，皆明人撰，而皆未寓目。王伯良之大父王爐峰撰《紅葉記》，伯良弱歲病中，稍更其語，别爲一書，即《題紅記》也，梓本有屠緯真序。祝長生金粟亦有《紅葉記》，而亦作《題紅記》，譜韓夫人事。再則陳濟之利川亦有《題紅記》。三本要以王書傳播爲廣，萬曆以來諸南譜，多引《題紅記》三四調，但皆未注明作者，想來以屬王作爲多，則前舉〔打棗兒〕詞，或者亦竟出王氏也。

詞臠

《詞臠》一書，有明末刊及康熙庚戌、甲戌兩刊，余見者瞿盦師藏甲戌刊耳。作者劉效祖，嘉靖間官至按察使，所爲北詞，盛傳一時，至聞禁掖。所著原有《短柱效顰》、《蓮步新聲》、《都邑繁華》、《閑中一笑》、《混俗陶情》、《裁冰翦雪》、《良辰樂事》、《空中語》等集，雖經鏤板，旋復散佚，後人搜輯其僅存者，故題曰《詞臠》。所作雖不盡中繩墨，而亢爽之氣，盎然滿紙，〔掛枝兒〕仍可舉一首云："日初長柳絲綻黄金模樣，雨纔過桃杏花撲面清香。賣花人一聲聲喚起懷春情況。蝴蝶兒爭新緑，雙燕兒鬧雕梁。打點出那小扇輕羅也還要去流水橋邊賞。"亦輕脱可誦，

惟襯字愈加愈多，將一句填成兩句，破壞格調，不足爲訓耳。集中香奩與閑情之外，亦好爲警世之語，如〔沉醉東風〕云："破衲襖真能袖手，矮屋簷儘可低頭。且由他熱裹忙，落得我閑中受，那里得可口的饅頭。這滋味從來看得熟，怎肯去將無作有。"所述雖不及海浮之豪辣，想亦是及身閲歷之言，不同門面語也。

劉氏《良辰樂事》中有拜年詞，讀之頗堪嘔噱，〔上小樓〕云："剛送出張世英，又接進李彦實。只見他叉手躬身，假意虚情，遜讓謙推。一個説多生受累起動重賴光輝，一個説到府遲未蒙見罪。"〔堯民歌〕云："呀，一個正慌忙扒起走如飛，一個忙扯衣牽袖定教回。一個説現成熱酒飲三杯，一個説看經吃素剛初一。他兩個强了一會，終得吃幾杯纔能够唱喏抽身退。"所寫鄉情俗例，幾百年來，社會上正未有殊也。明陸容《菽園雜記》云："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中略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令人投刺者。"①可見當時此風之盛，劉詞正是寫實耳。

小隱餘音

《詞臠》中又有〔雁兒落帶得勝令〕等調，和元學士汪雲林一百首者。余曩見錢、倪諸家補《元史·藝文志》，詞曲類中都列汪元亨《小隱餘音》、《雲林清賞》各一卷，蓋本自《千頃堂書目》也。又見《雍熙樂府》内載元亨詞甚多，彙爲一編，果得百首，因即冠以"餘音"之名，以備元曲别集之一家。顧未知所輯較之原書，究仍有闕否耳，元人曲集，久經湮阨，網羅不易，乃至於此，亦可憾矣。汪氏作大抵以歸隱爲題，《小隱餘音》之名，非無因也。歸隱諸調中，以〔醉太平〕爲最工，幾乎美不勝收，立意從一番真實感遇中來，措辭則重在抒寫自己之憂傷恐懼，而不一味嘲駡，刻毒及人，别於海浮處，亦即優於海浮處也。如開端兩闋云："辭龍樓鳳闕，納象簡烏靴，棟梁材取次盡摧折，況竹頭木屑。結知心朋友著疼熱，遇忘懷詩酒追歡悦，見傷情光景放癡呆，老先生醉也。"雖有憤慨，

---

① 今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菽園雜記》卷五，"庶人"作"市人"，"不至其門"作"不過其門"，"令人投刺者"作"令人送名帖者"。

而委婉出之,"棟梁材"兩語,大可玩味。"憎蒼蠅競血,惡黑蟻爭穴,急流中勇退是豪傑,不因循苟且。嘆烏衣一旦非王謝,怕青山兩岸分吴越,厭紅塵萬丈混龍蛇,老先生去也。"論世既覺盡情,屬語亦見工緻。尋常謂古人文字好處,每曰"光景常新",其實並非過去之文字真能常新也,乃未來之人事大都仍舊耳。昔日青山兩岸,吴越屢分,昔人因有此詞;今日兩岸青山,屢分吴越,固未嘗與昔異,則讀昔人此詞,時同此艱,心同此感,顧有不覺其光景常新者乎? 此詞原無所謂光景也,特著語警切,古今之情無異,令人具玆同感耳。

曲中三句相對,謂之鼎足對,俗呼爲"三鎗",見《太和正音譜》,如在〔水仙子〕、〔寄生草〕、〔醉太平〕等調中,其尤著者也。三句以上之相對,惟曲中有之,曲尚妝點飽滿,遇此等對法,則作者愈不肯輕易放過,必極情盡致而後已。拈其調者,大抵意中先有三對句,既已安詳妥洽以後,再裝頭尾而足之,而全首精神,則舍此莫屬也。雲林之〔醉太平〕,以三句對勝者,更如:"源流頭俊傑,骨髓裏嬌奢,折垂楊幾度贈離别,少年心未歇。吞繡鞋撑的咽喉裂,擲金錢踅的身軀趄,騙粉墻掂的腿脡折,老先生害也。"少日疎狂,老來回味,竟作如許感嘆,詞爲警世而作,誠不虚矣。"吞繡鞋"指鞋杯,"騙墻"猶騙馬,元人語,謂急躍而上也。"度流光電掣,轉浮世風車,不歸來到大是癡呆,添鏡中白雪。天時涼撚指天時熱,花枝開回首花枝謝,日頭高眨眼日頭斜,老先生悟也。"話極平常,而説來極緊切。"裹烏紗帽短,罩白苧袍寬,喜無拘無束舊衣冠,步前村後疃。看七貧七富從他换,料一生一死由天斷,且半真半假被人瞞,老先生不管。"是真得逍遥睥睨之趣者矣。

雲林〔沉醉東風〕曰:"糴陳稻新舂細米,採生蔬熟做酸虀。鳳栖殺凰莫飛,龍臥死虎休起,不爲官那場伶俐。槿樹花攢繡短籬,倒勝似門排畫戟。"鳳凰龍虎之喻,所以補前詞竹頭木屑不足之意。蓋庸比摴蒱,固難當抵柱,即靈爲龍鳳,亦豈得翱翔? 世人雖好爲自負者,誠何以自信乎!〔折桂令〕曰:"二十年塵土征衫,鐵馬金戈,火鼠冰蠶。心不狂謀,言無妄發,事已多諳。黑似漆前程黯黯,白如霜衰鬢鬖鬖。氣化難參,譎詐難甘,冷笑淵明,高訪圖南。"骯髒之氣,氤氲滿紙,又不似前此諸詞之平馴矣,然在《小隱餘音》中類此者並不多也。

雍熙樂府

《雍熙樂府》一書，乃散曲中山海之觀，包舉既洪，糅雜自然難免，是尚不足爲病。惟其書最不快人意者，乃削去作者名字，令人無從捉摸，雖間有及之者，才百一耳。如雲林〔醉太平〕後，繼有同調和作《自警》八首，即不知出何人，末首有"感唐堯帝王"句，而"唐堯"字様提行，疑是明人之作。乃詞之精警，不讓雲林，而渾圓似尤過之，英雄無名，曲家大抵如此矣，明人猶其次也。第五首曰："看白雲萬丈，映翠竹千竿，賦歸來飽飯兩三餐，晃韶光過眼。怕行舟遠使追張翰，儘登樓爛醉思王粲，緊關門高臥效袁安，老先生意懶。"使事甚覺平常，而只以一二字著勁，便脱却陳腐矣。第七首曰："不經商販茶，莫在縣栽花，就安排村裏做莊家，要尋常淡雅。向東臯冒雨扶犁耙，去西坡帶露鋤苗稼，對南山映日看桑麻，老先生傲煞。"處世之機心全淡，文字之機心亦盡消，老實行徑，便老實説來，惜賞其文字者老實之人未必多耳。

《雍熙》所載元、明人無名氏作，有極尖新者，有極灝爛者，不可以不誌也。先及尖新，以博其趣，《馬上美人》〔沉醉東風〕云："舒玉笋絲韁款把，蹙金蓮寶鐙斜踏。裙拖著翡翠紗，扇掩著泥金畫，比昭君少面琵琶。天寶年間若有了他，那輪著楊妃上馬。"用楊妃事如此襯跌文意者，原不止此一首，而要以此首最爲圓潤。《堅瓠集》以爲王西樓作，不知何據，抑未知所指爲孰一西樓，王磐《西樓樂府》内則不載也。〔寄生草〕云："恰纔個讀書罷，窗兒外誰唤咱。原來是那人兒獨立在花陰下，敢莫要露蒼苔濕透了淩波襪，急忙的靠前來笑説句知心話。我與你金杯打就鳳凰釵，你與我銀絲撚做香羅帕。"又云："將我這桃花面，生爲他憔悴損。不因個惜花愛月傷春恨，但因個今春不減前春恨，常只是淚珠兒煎藥治相思症。恨的是繡幃空暖面生寒，恨的是書房人遠天涯近。"語調則圓轉如環，詞意則癡迷欲絶，謂之尖新刺人，誰曰不可？又有〔胡十八〕一首，亦此一類："天生下俏臉兒，所事的都相稱，道傾國，又傾城，腰枝嬝娜步輕盈。半晌家定睛，越教人動情，模樣兒都記的，悔不曾問姓名。"涉想原不奇，祇是説得出耳。

小曲中癡情幻想，真可謂層出不窮，兹録《雍熙》内〔紅繡鞋〕四首之二以爲例，其甚者每每過於傷雅，所以不樂多爲傳寫也。"裁翦下才郎

名諱,端詳了展轉傷悲,把兩個字兒燈焰上燎成灰。或搽在雙雲鬢,或搽在兩蛾眉,只要我眼根前常見你。""裁翦下才郎名號,五色綫合就花條,用心兒結做個紐子好蹊蹺。或綴在兜羅帶,或綴在錦束腰,只問我胸懷兒裏要你不要。"

灝爛云者,不必波瀾翻滚也,只意遥詞渾,一時捉摸不盡即是矣。〔沉醉東風〕曰:"垂柳外低低粉墻,燭花前小小銀床。鎮春寒翡翠屏,藏夜月芙蓉帳,幾般兒不比尋常。回首桃源路渺茫,手抵著牙兒慢想。"此種章法,前述《堯山堂外紀》已經道及;此種詞境,顯與尖新者有别,一望而知,無待分剖也。余尤好〔胡十八〕曰:"眼皮兒怕待合,好夢兒難成就。聽更鼓,數更籌,青鸞無信入紅樓。新月兒半鈎,印紗窗上頭,沉沉梅影兒仿佛似玉人瘦。"造境固然幽蒨,遣句特爲清純,曲中一切粗獷喧囂、鄙野猥瑣之氣,至此都絶,乍讀之幾疑不是曲,而又絶不能指出非曲之處也。南北兩派之弊,固一掃而空,而南北兩派之尋常好處,亦未嘗苟同,有此一闋,而後曲中多一準則矣。

至於寫景之作,尤愜心意者,〔胡十八〕曰:"自隱居,謝塵俗,雲共煙,總堪娱,萬山青遶一茆廬。恰便似畫圖中安著老夫,生對著這樣的風光,怎下的爲官去。"畫圖之喻,原屬常談,但他作抑有似此説得鮮活靈動者否?又有作〔十二月帶堯民歌〕者,題爲《遂閑堂即事》、《寒食道中》等,亦不知爲何人。《寒食道中》曰:"清明禁煙,雨過郊原。三四株溪邊杏桃,一兩處墻内秋千。隱隱的如聞管絃,原來是流水濺濺。人家渾似武陵源,煙靄濛濛淡春天。遊人馬上裊金鞭,野老田間話豐年。山川,都來杖屨邊,稱了平生願。"雖不若前闋緊湊,而濺濺絃管、濛濛淡春,亦異樣情景,未容埋没也。

以上於《雍熙》所載,元、明人無名氏作,徵引已多,乃尚有〔山坡羊〕三首,不能不舉者。《媚酒詞》曰:"愁眉緊皺,仙方可救,劉伶對面親傳授。滿懷憂,一時愁,錦封未拆香先透,物换不如人世有。朝,也媚酒。暮,也媚酒。"開端三語,只是將尋常話頭,加重寫出,便覺得不尋常矣。《自由詞》曰:"生涯雖舊,衣食足够,區區只要尋生受。一身憂,一心愁,身心常在他人後,天道若能隨分守。身,也自由。心,也自由。"《賢愚詞》曰:"淵明圖醉,陳摶貪睡,此時人不解當時意。志相違,事難隨,由

他醉也由他睡，今朝世態非昨日。賢，也任你。愚，也任你。”身心落後，謂落後便享不到自由也，此一義頗警切。兩闋極意感歎，極意勸諷，惟世人終於不醒，乃覺文字終於無靈耳。

《雍熙樂府》一書，郭勛輯，二十卷，四庫所收爲不全本，有嘉靖庚子刊、丙寅刊、棉紙本、竹紙本等。十餘年前，市價纔二十金，五六年前在都城琉璃廠，已索價二百金；二三年前在海上，略有闕損者，亦不過七八十金，而今則海上書賈於此書，非出二三百金者不樂與周旋論價也。矜奇羨異，至於如此，能不令措大興嗟，而寒酸斂手歟！

堅瓠集内所載曲

自來筆記中，好録嘲謔小曲，以解人頤，而徵引最博者，要莫過於清初褚稼軒之《堅瓠集》。惟就中粗陋者居多，甚且字句失粘、讀不上口，至於意境入妙者，則益鮮矣。兹經抉擇以後，録若干條如次，攤飯之餘，聊以佐趣，或不至嫌拙澀耳。其原見蔣氏《外紀》，前已具列者不複。

明末名妓李三，以姿容詞曲擅名，而色甚黑，善一廣陵富賈，亦以黑著。郭丸封調〔黄鶯兒〕嘲之曰：“木墨李三娘，黑旋風兄妹行，張飛昔日同鴛帳。纔别霸王，又接周倉，鍾馗也在門前闖。尉遲幫，温將軍賣俏，勾搭了竈君王。”此詞雖出遊戲，使事頗合法度，近日坊間笑書，亦曾載之，當又録自《堅瓠》者。

《雪濤集》載西安一廣文，性介，善謔，罷官家居，賴門徒舉火，乃自作〔清江引〕《謔詞》曰：“夜半三更睡不著，惱得我心焦燥。跎蹬的響一聲，猛可裏唬一跳，原來把一股脊梁筋窮斷了。”秦藩中貴聞之，轉聞於王，王喜，召見，賜之百金。按此詞有怪惡氣，百金之賸，毋乃便宜此公。

崇禎壬午，南畿榜發，物議沸騰，有告廟文，四六精工，哄傳一時，又改《琵琶記》〔太師引〕云：“費金錢穩取圖甘旨，又落得誇兒耀妻。終不見范丹寒賤，有一個應舉及第。須知功名富貴錢所與，錢若與不求而至。嘗生是，乃本將利取，天須鑒我秀才不富的情罪。”《琵琶》“逼試”原詞云：“太公他意兒只要供甘旨，又何曾貪歡戀妻。自古道曾参純孝，何曾去應舉及第。功名富貴天付與，天若與不求而至。娘言是，望爹行聽取，天須鑒蔡邕不孝的情罪。”别有〔繡帶兒〕一枝，及徐樹丕《識小録》所

載《擬鳴鳳記》二曲、〔沁園春〕一詞，同爲此事而發，而皆不如此引之妙。順治丁酉，方猷、錢開宗二人主試江南，首題爲“貧而無諂”章。榜發後，亦有〔黄鶯兒〕云：“命意在題中，賤貧兒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未通，琢磨欠功，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多財子貢，貨殖是家風。”按《闕名筆記》云，清初書肆有刻傳奇名《萬金記》者，不知何人所作，大意以“方”字去點爲“萬”，“錢”字去戔爲“金”，蓋隱指是年主考方猷、錢開宗之姓，備極行賄通賄狀，一時流布禁中，遂興大獄，方、錢並房考等，俱戮於市，皆此記一言所致也。此所謂〔黄鶯兒〕者，不知即記中所有否？

《珂雪齋隨筆》載其兄袁伯修宗道爲諸生時，“夢身邊懸一牙牌，上書‘洗馬’二字，後書‘顔回’二字，年二十七，舉南宫第一，官翰林。至三十二，頗疑懼，明年，以宫詹告歸，生朝作〔水仙子帶折桂令〕小曲以自壽云：‘秋風高掛洞庭帆，夏雨深耕石浦田，春窗飽吃南平飯。笑冬烘歸忒晚，明朝已是三三。雕蟲啊懶拈象管，野鹿啊難聯鷺班，隙駒啊且養龜年。嫩柳成園，修竹圍庵，講甚麽道非道夢中的老聃，説甚麽空非空紙上的瞿曇。只消過了，尋常甲子，萬萬千千。’又八年，官至掌坊，卒於京”。褚氏又謂伯修於詞曲號當家，又有“付阿誰楊柳蠻腰，知何處桃花人面”之句。按袁詞果然當行。《堅瓠》原載其調名爲〔一枝花帶折桂令〕，絶非。帶過曲中從無此二調相帶者，以一屬南吕，一屬雙調也，兹爲改正。即前一則改《琵琶曲》，原書所載調名亦誤，亦爲改正矣。

元人有〔叨叨令帶風入松〕詞云：“罷罷，耍耍，茫茫世界儘寬大。五斗米折不得彭澤腰，一碗飯受不得淮陰胯。種幾畝邵平瓜，賣幾文君平卦。哈哈，快活殺心坎上無牽掛，耳邊廂没嘈雜。哈哈，世上人勞勞堪訝。你看那秦代長城替别人打，漢朝陵寢被偷兒挖，魏時銅雀臺到如今没片瓦。哈哈，名利場最兜搭。班定遠玉門關枉白了青絲髮，馬新息銅柱標抵不得明珠價。哈哈，却更有一般堪詫。動不動説甚麽玉堂金馬，虚費了文園筆札。只恐怕渴死了漢相如，空落下文君再寡。”“罷罷，耍耍，到頭來都是假。憑你事業伊周，文章董賈，少不得北邙山下。俺歸去也身不關陶唐虞夏，夢不想爭王定霸。容膝的竹籬茅舍，忙手的琴棋書畫，忘機的鷗魚鳧鴨，適口的淡飯粗茶。檻外薔薇高架，庭前蘭蕙初卸。俺也不聾不啞，誰肯把韶光虚謝。閑時節從負郭問桑麻，遇鄰翁數

花甲。哈哈，鐵笛兒在牛角上掛，酒瓢兒在漁竿上插，詩囊兒在驢背上跨。眼底事拋却了萬萬千千，杯中物直飲到七七八八，醉中日月真無價。哈哈，要罷就罷，濃睡在十里松陰下，一任黄鸝駡。”按兩闋詞頗馳騁，謂出元人，或不盡虚，但調則絶非〔叨叨令帶風入松〕。帶過曲中，亦從無此兩調相帶者，而兩首句法句數，且先不一致，其詞確爲帶過曲，特不知究是何調相帶，尚待考核耳。《納書楹曲譜》載此，字句小異，且分作五段，未知孰是。

明宋海翁登春，詩有天趣，兼善小詞，作〔清江引〕云："糯米酒兒鮮魚鮓，還喜生薑辣。秋天不肯明，只把鷄兒駡，呼童兒點燈來花下耍。”此闋似亦於他書見過，而一時未能指出也。

蔣氏《外紀》載宣德間三楊公作《四時月酒詞》，前已録之，以爲他書中所未見；據《堅瓠》所輯，則明人筆記中，有别紀其事者，且較瞻詳，特詞則終不如《外紀》所有爲雅潔耳。其辭略曰，“齊亞秀者，京師名娼，嘗侍長陵宴，出語人曰：‘知音天子也，每唱到關目處，即爲舉巵。’晚年有目疾，女曰江斗奴，以色藝擅聲。宣德間海内清謐，上下皆以聲伎自娱，英公張輔，尤奢泰，嘗延三楊飲，命斗奴佐觴。二楊頗降詞色，西楊儼然，南陽乃舉令，各取古詩句有‘月’字在下者，自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東楊云‘舞低楊柳樓心月’，西楊云‘金鈴犬吠梧桐月’。斗奴跪而請曰：‘妾亦得句，敢言乎？’英公曰：‘汝當歌，毋徒誦也。’斗奴乃歌曰：‘梨花院落光如雪，犬吠梧桐夜。佳人楊柳腰，舞罷銀蟾滅，者春月者夏月者秋月總不如俺尋常一樣窗前月。’諸公稱賞，明日各以緋羅贈之。西楊曰：‘吾輩老矣，猶爲尤物所動，況少年乎？’即奏禁百官，宿娼者除名”云。按所歌之調，乃〔清江引〕也。

《水南翰記》云：“常熟楊夢羽儀，有〔撥不斷〕詞云‘菊苗肥，菖蒲瘦，生涯此外吾何有。竹影閑侵枕畔書，花香自入杯中酒。玉樓春晝’，‘心無縈，眉無皺，今朝過也明朝又。屋外青山是主賓，窗前烏兔從飛走。青氈依舊’。”按前一闋景物點綴，亦何工緻乃爾。

《閑居筆記》有歌云：“水花兒聚了還散，蛛網兒到處去牽，錦纜兒與你暫時牽絆。風筝兒綫斷了來不及攀，匾擔兒擔不起你不要擔。正月半的花燈也亮不上三五晚，同心帶結就了割做兩段。雙飛燕遭彈打怎

得成雙，並頭蓮纔開放被風兒吹斷。青鸞音信杳，紅葉御溝乾，交頸的鴛鴦也被釣魚人來趕。”按此歌頗有致語，非詩非詞，爲曲無疑，特未詳其調耳。

吴復庵詠歲考生童〔駐雲飛〕十首，《一等》云：“志氣軒昂，忽聽呼名直上堂。行走真舒暢，答應偏清亮。嗏，花朵白銀妝，紅綾飄漾。鼓樂喧天，皂隸都稱獎，童僕跟隨也有光。”《童生》云：“到底成空，枉却鑽謀囑托功。貴的書爭送，富的銀爭用。嗏，兩考興匆匆，一場春夢。説嘴揮拳，前日何其勇，今日裹洩尾垂頭不見踪。”按此兩首尤覺傳神阿堵，餘亦極盡刻畫能事。吴江沈曰霖紉芳，有《晋人麈》，壬申開科，借歲試作科舉，紉芳不録，憤懣無聊，作《等第》〔黄鶯兒〕自娱，自謂較之前人〔駐雲飛〕等曲，或不多讓。然余視其作，殊不如吴復庵〔駐雲飛〕，惟末一闋云“六等一身輕，出黌門做白丁，毫無掛欠真乾淨。脱除破巾，丢開本經，下回歲考無須悶。寫銘旌，皇清待贈，原任邑庠生”，則挖苦殊刻，此所寫者，已清初情形矣。若顧公燮《消夏閑記》云，明季歲考綦嚴，四等者用朴作教，五等罰爲吏，翦去巾飄帶，六等挑紅糞桶出署，褫去衣衿，謂之歸農。夫紅糞桶著肩，殆難以如沈氏所言“一身輕”矣。雖資笑噱，亦可見兩代制度之遷變也。

《一夕話》云，有《題〈崑崙奴傳〉》〔桂枝香〕詞，每句首尾，諧平仄二聲，大有思致，其詞曰：“嬌娃低叫，蕭郎含笑。映窗紗體態輕盈，描不就形容奇妙。想牽情這厢，想鍾情那厢，撩人猜料，朝來心照。巧推敲，原非紫玉藏春院，盗取紅綃黄夜逃。”按此種巧韻，頗不嫌怪惡，余前紀俳體，所未及也。

四明倪君奭，臨終時賦〔夜行船〕云：“年少疎狂今已老，筵席散雜劇纔了。生向空來，死從空去，有何喜有何煩惱。説與無常二鬼道，福不作禍亦不造。地獄閻王，天堂玉帝，看你去那里押到。”按〔夜行船〕乃雙調套曲，元明以來，罕有填作小令者，此或者亦是一套之歌頭也。

涇陽趙念堂先生，有《初夏》小曲云：“豆角兒香，麥索兒長，響嘶嘶繭車風外揚。青杏兒纔黄，小鴨兒成雙，雛燕話雕梁。紅石榴花滿西窗，黄蜀葵葉掃東墻。泥金團扇面，香玉紫紗囊。將，佳節慶端陽。”按此乃北曲〔寨兒令〕也。“將”字一字句，且叶韻，尋常讀之者多未省此。

詞特秀蒨動人，但王九思《碧山樂府》中亦載之，則又不知何故矣。

《蒓㰦詞話》曰，“宛平劉副使仲修效祖，以才見抑，罷歸，寄情詞曲，小令可入元人之室。如〔沉醉東風〕云，‘東華路塵沙滚滚，玉河橋車馬紛紛。官高休羨榮，命蹇需安分，靠青山緊閉柴門。閑把英雄細討論，能幾個到頭安穩。’又一闋云，‘門巷外旋栽楊柳，池塘中新浴沙鷗。半灣水遶村，幾朶雲生岫，愛村居景致風流。閑啜盧仝茗一甌，醉翁意何須在酒。’中略入小山樂府中，不能辨也”云云。金湗生《粟香室隨筆》中，又以與鄭板橋道情並舉，以爲皆富貴場中一服清涼散也。按此兩闋，《詞臠》所不載，要當以佚詞存之。《詞話》又録〔朝天子〕二首，《詞臠》所有，愈嫌平淡，而謂“入小山樂府不能辨”，直是阿其所好耳。

《蒓㰦詞話》又云，“燕人薛論道，有《林石逸興》十卷，皆雜曲也。其〔玉抱肚〕云‘神仙無分，且藏身煙村水村。看白鷗撞破殘霞，靠青山界斷紅塵。清風明月共三人，去住悠悠一片雲’，又一闋云‘淒涼時候，聽征鴻蕭蕭過樓。映疎簾明月盈盈，走空階落葉颼颼。教人腸斷淚交流，屈指歸期又半秋’。律以元音，亦稱合作。惜歲久失傳，蔑有知其姓氏者”云云。按《林石逸興》一書，他處未見道及，失傳容或不免。首闋瀟灑，金白嶼之流亞，然尚未必能及，元音何有焉？

江都李聖許有月字謎云：“俏寃家切莫做小人行徑，許佳期其實未曾。我若肯時也不止在如今肯，空爲我腰肢減一半，鎮日裏無主恨青春，待明朝日落時辰，再休要閑去門前等。”别有作墨謎者云：“記當初剔銀燈重把眉兒掃，那其間似漆投膠。可憐自落煙花套，這磨頭多應是儂命裏招。全軀恐難保，香肌越消耗。看看捱得今年，捱不過明年了。寄語兒曹，好把芳魂紙上描。”按集中所載謎曲甚多，此兩闋略較工穩，前闋詞意尤峭，非集中他作所能望也。

傳奇中有〔清江引〕云：“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雙肩靠粉墻，春笋彈珠淚，唤梅香趕他去别處飛。”“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荼蘼架。佯羞整鳳釵，不説昨宵話，笑吟吟搯將花片兒打。”按此二首都以雋語作結，雖衹尖新，斯仿佛有元音之遺也。

以上諸則，詞皆《堅瓠》原有者。《堅瓠》又曰，“吴士召乩仙，署曰黄花女兒，問其氏族，曰：‘金閶王氏，生時與黄生歡好。一生愛插黄花，人

呼黄花女兒。'問卿是夭逝耶,曰:'年十五而殞。'問黄生安在,曰:'相繼亡矣。今與同處,若人間伉儷也。'衆乞詩,遂題數語云:'忘不了對攏雙袖,忘不了佳期月下偷。忘不了柳遮花映黄昏後,忘不了羅帳綢繆。忘不了紗窗風雨清明候,忘不了多病心情懶下樓。'風流蘊藉,字有餘香"云云。按數語錯落不成調,意亦淩雜無序。吾友琴生,見而笑曰,是可以足成〔拋紅豆〕一調者也,乃援筆點綴曰:"忘不了紗窗風雨清明候,忘不了邂逅金閶一段羞。忘不了柳遮花映黄昏後,忘不了佳期月下偷。忘不了多病心情懶下樓,忘不了羅幃相對攏雙袖。忘不了的綢繆,忘不了的盟咒。呀,忘不了翻蛺蝶的黄花朵朵,忘不了覆鴛鴦的黄土悠悠。"聲情頗見圓暢,用意亦免淩雜,曼吟一過,以爲可喜,因附録之。

唐六如曲

《堅瓠》又録唐六如〔黄鶯兒〕二首,其一云:"細雨濕薔薇,畫梁間燕子歸,春愁如海深無底。天涯馬蹄,孤燈翠眉,馬前芳草燈前淚。夢魂飛,雲山萬里,不辨路東西。"尚有致語,以蘊藉勝。另一首則泛辭益多,不足録矣。六如曲附全集後。王驥德論散曲首曰:"小令如唐六如、祝枝山輩,皆小有致。"意蓋謂如唐、祝者,已難得矣。而鳳洲《曲藻》亦曰"伯虎小詞,翩翩有致",是明人於唐氏小令,多推許也。余檢《六如居士全集》,覺令詞中,妥溜有餘,豪宕不足,且玼累甚多,罕有完璧。如〔黄鶯兒〕《美人出浴》云:"衣褪半含羞,似芙蓉怯素秋,重重濕作胭脂透。桃花在渡頭,紅葉在御溝,風流一段誰消受。粉痕流,烏雲半嚲,撩亂倩郎收。"舍結語清雋以外,"桃花"、"紅葉"等句,亦復濁爛可厭也。《青樓韻語廣集》載此詞,作周秋汀。

六如有〔山坡羊〕九首,一例香奩,亦多以泛語湊調,其較完整者,當爲下兩首。"纖手尋常相挽,親口曾教放膽,塔尖兒上,却把人來賺。咫尺間,難猜對面山。風雲氣色,多少濃和淡,鐵打心腸也弄酸。無端,無端惹這般。休瞞,休瞞到没干。""嫩緑芭蕉庭院,新繡鴛鴦羅扇,天時乍暖,乍暖渾身倦。整金蓮,秋千畫板前。幾回欲上,欲上羞人見,走入紗廚假欲眠。芳年,芳年正可憐。其間,其間不敢言。"都能姿態横生,情意濃郁,惟"到没干"三字究成何語,抑傳本之有誤歟?

六如小曲，除香奩以外，亦好作放曠語，其自遣者有〔集賢賓〕曰："春深小院飛細雨，杏花消息何如。報道東君連夜去，須索要圈留他住。金杯滿舉，怎不念紅顔春樹。君看取，青塚上牛羊無主。"前半工緻絶倫。余嚮據《南宫詞紀》，以歸青門《唾窗絨》，而何大成編六如曲集，據《三徑詞選》收入，《三徑詞選》不知是何書也。又有〔山坡羊〕曰："數過清明春老，花到荼蘼事了，光陰估價，估價錢多少。望酒標，先拚典翠袍。三更尚道，尚道歸家早，花壓重門待月敲。滔滔，滔滔醉一宵。蕭蕭，蕭蕭已二毛。"①於放浪中，頗得真趣，行止與文字，原一例也。

其警世者，有〔對玉環帶清江引〕四首，深切明著，極似過來人親自體會之語，蔣氏《外紀》與全集載之，而選書都不登録，未知何故。二、三兩首曰："極品隨朝，疑是倪宫保。百萬纏腰，誰是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看來都是草。鸞鳳鴟梟，算來都是鳥。北邙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痛飲百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枉自苦奔波，回頭纔是可。口似懸河，也須牢閉啊。手似揮戈，也須牢袖啊。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閑災禍。家私那用多，官爵何須大，我笑别人人笑我。"按所謂"姚三老"者，曾以賤價買人别墅，王大癡戒以設法，勿令子孫復以賤值賣去，見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又《珊瑚網書録》載六如此曲手跡，另有四首，及王錫爵荆石和作十二首，皆不逮此也。

何大成所編六如曲集，未知究題何名，全集中收之，而編者亦不綴一詞。何氏跋語有曰，"曲十三套，見《詞林選勝》。《詞林選勝》一編，乃魏良輔點板，所載六如曲富甚，特備録之。其微詞祕旨，種種不傳，纖妍雖具，妙義全乖。因捐資貿工，亟爲繕寫，更以諸本刊語，附列如左"云云。按《選勝》一書，《脈望館書目》著録三本，既屬魏氏點板，其必全用崑腔無疑，何以至今習崑腔者不傳其書，抑傳而甚僻耶？至謂唐氏之曲有何微詞妙義於其間，是亦不知從何處體會得來者，欺人不淺也。

---

① 今校：曲牌原作〔集賢賓〕，按律當爲〔山坡羊〕，逕改。

曲諧卷二

江都任訥中敏

舊蘿曲語

琴生所居曰舊蘿書屋，著《舊蘿曲語》，好議論古今，而能多中窾窽，不甚擷取成作，以充篇幅，視余書迥異，兹擇其尤洽余意者，轉録數則，可以見其議論之一斑也。

《舊蘿曲語》曰：詩之六義，詞得其風雅比興，而曲獨得其賦頌。夫曲無比興，人或疑之，不知曲之名義，僅指諧聲立意而言。諧聲立意確以曲曲折折、層出不窮爲貴；若措詞，則適當用其反義，非直不可，非盡不可也。曲之妙處，便在個説得痛快，韻味儘管雋永不盡，而意旨必顯豁呈露，雖弗必一洩無餘，要不當吞吐滯澀。故詞尚意内言外，曲竟是意外言外；詞尚沉鬱頓挫，尤重立意，曲尚豪辣浩爛，尤重遣詞。詞静而曲動，詞縱而曲横，詞内旋而曲外旋，詞收斂而曲解放。詞之措詞，比較上不免扭揑做作之處，若曲則適如時下新語，所謂"赤裸裸的"是也。凡此若求其所以然，則皆以詞之用在深，而曲之用在廣耳。按琴生有此説，余書前此亦同有此説，蓋二人平日之言論，常常相契如此也。

《曲語》又曰：倘拈著"廣"字，則更易了然於曲矣。何則？老嫗都解，在詩猶不免弊淺，在曲則當行之至；有井水處皆歌，在詞傳爲佳話，在曲則無足奇也。無他，曲之致用在廣，在普遍。其求人之了解也，不獨於寫在紙上，讀在口中，並須於歌在喉際；若捧其詞看得懂，讀其詞聽得懂，唱其詞便聽不懂，其詞便猶有缺憾。故王驥德《曲律》有言曰"務使唱去人人都曉，不須解説"，是真爲個中搔著癢處語也。又王磐作〔滿庭芳〕，有"毛詩中浪説鼠無牙"句，王驥德謂使村人聽之，將以爲茅厠中云云，特爲改作"笑詩人浪説鼠無牙"。夫曲家下筆，時時顧全村人之了解，則措詞中尚容有絲毫典重晦澀之處乎？蓋非明白曉暢，極情盡致，不足以醒癡頑而砭錮習，度蠢衆而化蚩氓矣。夫曲之本義，原如此也。

故元人之作，無論雜劇、散詞，皆取材極廣，陳義不高，方言俗語，盈篇累牘，而不以爲陋。自南曲《浣紗》、《玉玦》諸記，開穠儷駢綺之習，曲旨斯盡喪矣。故論曲之大體，南迥不如北；論藝之精微，更必推極元人，且不必以其時代之先，實因其體格之正耳。倘以今日論文學者判别詞曲，則詞爲貴族文學，而曲實平民文學也。

《曲語》又曰：曲既盡情直述者多，而不尚比興，故有嘲罵而無諷刺。周德清"作詞十法"曰，"不可作譏誚語。諷刺，古有之。不可直述，託一景託一物可也"。然按諸元曲，託景物而隱規箴者絶少，如昔人所傳，曹明善〔岷江緑〕譏伯顔等詞，極其少見，周氏之説，不足見信。蓋此一體中，不必如許妝模做樣，正要有話説話，假面具當盡揭去也。故以人喻詞曲，曲固具北人直樸豪邁、亢爽風流之概，而詞竟是南人深沉婉曲、温柔爾雅耳；詞是潛機内運之工心計人，而曲直是莽男子耳。曲至明人，運用有别，習氣最壞者，莫如藉作尋仇洩恨之資。王九思之《遊春記》，明報西涯放廢之仇；屠長卿之《曇花記》，大洩顯卿告訐之恨；王辰玉之《長安街》，指建言諸公；湯顯祖之《紫簫記》，道秉國首揆。《瑞玉》描寫魏璫私人，《寶劍》指謫分宜父子，《白練裙》訕馬湘蘭，《中山狼》詈李天賜，類此荒唐，何勝僂指。大者文禍一旦而興，小者疑案百年不決，（如《琵琶》説譏王四，《荆釵》謂彈十朋，後人聚訟，終不能結也）以致傳奇之作，端人正士戒爲畏途，而從此清明坦蕩之文章，一墮而入邪魔惡道，元人之天機一片，嫵媚爛漫之姿，真切淳摯之志，至是乃戕斲殆盡，而曲乃於斯大敝矣。讀李笠翁之《曲部誓詞》，至於"瀝血鳴神，剖心告世"，以明其所作傳奇，不含任何諷刺，藉息一時蜚語，不可慨歟！夫製曲乃文人快事，而無端荆棘横生，機械百出，一至於此，是苦惱之不遑，尚何快樂可説？觀於此乃令人嚮往東籬振鬣長鳴之風，仁甫奮翮高騫之概而不置矣。按元之北曲，與北宋之詩餘，皆恰到詞曲好處，前此者較之，則覺尚未成熟，後此者較之，則又覺泛濫過度。余之號"二北"者，蓋亦私識其所嗜好耳。琴生此論，與尋常泛泛崇元而抑明者，似又不同也。

《曲語》又曰：詞用比興暗説者，曲則用賦明説，可舉一例，飛卿〔菩薩蠻〕十四章中，有"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暖香惹夢鴛鴦錦"、"翠釵金作股，釵上蝶雙舞"、"翠翹金縷雙鸂鶒"、"鳳凰相對盤金縷"、"人遠

淚闌干，燕飛香又殘"、"金雁一雙飛，淚痕霑繡衣"，所舉鷓鴣、鴛鴦、蝴蝶、鸂鶒、鳳凰、燕雁，皆以物之成雙，興人之孤獨，敘物之精好工緻，盼人之歸來享用耳。此詞人之法也。甜齋〔梧葉兒〕《春思》曰，"芳草思南浦，行雲夢楚陽，流水恨瀟湘。花底春鶯燕，釵頭金鳳凰，被面繡鴛鴦，是幾等兒眠思夢想"，"鴉鬢春雲𩯭，象梳秋月欹，鸞鏡曉妝遲。香漬青螺黛，盒開紅水犀，釵點紫玻璃，只等待風流畫眉"，將人物間之觀感，明明白白説出，此曲家之法也。徐氏二曲，可作温氏十四詞之的解與雅疎，乃張惠言謂"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是《離騷》初服之意，蓋必欲附會温詞爲感士不遇也，奈之何哉？按常州詞派，爲矯正陳、朱末流之失，乃一味以風騷比興論詞，藉事推崇，惟《詞選》所疎諸語，衹顧自圓其比興之説，遂穿鑿附會，厚誣古人不少，且其説終亦無以自圓。余每謂後人視詞，不失之輕慢，即失之矜持，輕慢者固不及，矜持者亦太過，其爲失真則一也。周止庵知皋文但求深入之弊，故創有寄託以入、無寄託以出之説變之，必如此而後常州詞説，始能穩健。但世俗震於皋文風騷比興之説堂皇，羣焉懾服，而不知其末流之實坐一僞字之弊。但看詞工於宋，而宋人並未力倡風騷比興有如清人者，則知宋人之不倡，乃得詞之自然，清人之力倡，初乃有激而發，繼則門面話耳。琴生兹説，獨借鏡曲境，以明詞弊，殊覺新穎。

《曲語》又曰：元曲嚮來推關、白、馬、鄭，蓋謂雜劇也；若散曲則鄭不足數焉，而關、馬仍不愧爲大家。但論散曲者，必欲舉一首小令以表見其餘，則阿吾所好，其爲白氏之〔寄生草〕《賦飲》乎？其詞曰："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醃兩個功名字，醅渰千古興亡事，麯埋萬丈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説陶潛是。"此首協音之妙，周德清久有的評，毋庸不知音者更强爲增飾。若論其他，則尚多可爲元人小令表率者：元曲由元時一班潦倒之才人所造成，亦即由一班才人之潦倒所造成，此詞憤世嫉俗、遯世逃情之意味，極爲濃烈，足以表見元曲之成因，一也；元曲以豪放不羈、趣高氣勁爲尚，此詞軒昂磊落，不同凡響，烈士壯心，寓懷言外，足以表見元曲之精神，二也；元曲以鳳頭、猪肚、豹尾爲法，其説不刊，此詞首二句俊快，腹聯三句豐滿，末二句響亮，允合步驟，足以表見元曲之法度，三也；元曲取材，貴廣而雜，經史百家，俱供驅

遺，此詞運典使事，如風行空，不著痕迹，足以表見元曲之文學手腕，四也；曲興襯字，而在小令不可多，又逢雙必對，三句聯對，謂之“三槍”，尤曲中所獨有，此闋中，“不”字、“但”字，襯也，通體皆對，而絶自然，應有盡有，而恰如其分，足以表見元曲之體製，五也。雖然，阿吾所好，言之如此耳，安能强人盡同吾意哉？按近人說曲者，好舉馬致遠“枯藤老樹昏鴉”之〔天淨沙〕爲小令例，以爲空羣之驥，捨此莫屬，不知此首造語，過於凝重，全無曲中疎宕之美，何足以爲準則？是仍不知曲者之非見也。得琴生此論，而後曲之爲曲，乃光明矣。惟吾意，白氏前作，首句尚欠流暢，斯爲小憾。

揚州一半兒

曩於冷攤上獲一舊鈔本，題曰《揚州一半兒》，檢之，通體皆用〔一半兒〕調，賦揚州風物人情，蓋於董氏《竹枝詞》、費氏《夢香詞》外，又别樹一幟者也。遣詞儇巧尖新者有之，雅麗明俊者亦有之，而俚薄冶蕩者，實占大半，似非出於一手，更非成於一時。紙黯而墨新，亦無題名圖記，並不省何人何時所爲也。所尤惜者，存紙三十餘葉，而其後顯有扯脱之痕，原稿不止於此可知矣。余持問鄉先輩，亦罕詳悉之者，但爭求録副而已。兹摘記數首於此，聊資傳笑。

全本中最爲雅麗而與他作嘲弄遊戲有别者，當推《平山别墅》四首之一：“杏花林子起樓東，不到溪橋不斷紅，只有山桃著意慵。軟東風，一半兒搓揉一半兒哄。”是真有小山、夢符之工，而又無後人學小山、夢符者之强裝門面語也。平山别墅，今日固然不聞，即志乘、《畫舫録》等書中，亦從未見有道及者，甚異。

原書所詠雖廣，而排列淩雜無序，有《美人雜詠》若干，前後散見，似屬多人倡和，陸續收入者。録兩首曰：“小紅橋接小紅樓，十里珠簾漸上鈎，衾壓曉寒奩驗羞。美人頭，一半兒才梳一半兒兜。”“冶春天氣索春饒，小扇輕羅障臉潮，蝴蝶害人三五遭。美人腰，一半兒支持一半兒裊。”著意輕微，措語鬆倩，似亦不讓陳克明《春閨八詠》也。紅橋勝迹，人人盡知，自漁洋修禊，〔浣溪沙〕《懷古》倡和以後，詞人益無不省揚州有紅橋者。冶春亦乾嘉舊日吟社，其遺址在今北郊徐氏園中，里人曾勒

石嵌壁，以識其處。

卷中有十餘首皆以“幾生修到住揚州”作起句，然文字多瑕瑜互見，其較精純者數闋曰：“幾生修到住揚州，緑滿城闉絮滿樓，小巷鶯聲滑似油。殢人留，一半兒煙花一半兒酒。”“幾生修到住揚州，越瘦西湖越浪遊，畫舫珠娘豔迹幽。小風流，一半兒荒唐一半兒有。”“幾生修到住揚州，賤買春蔬到北疇，小雨如酥入夜稠。翦新頭，一半兒茼蒿一半兒韭。”“幾生修到住揚州，小憩河房索潤喉，親手美人碧玉甌。嫩排秋，一半兒鮮菱一半兒藕。”比事屬物，都孜媚動人，足以傳玩一時，亦何嘗不足以舄奕千載！惜乎不令真州李二見之，爲平湖畫舫早添一段佳話也。

其極見鄉風，親切可喜者有曰：“小窗攤飯到黄昏，挾件羅衫步出門，有約不來茶自斟。碧蘿春，一半兒消閑一半兒等。”“九如分座小安排，燒賣頻呼要就來，滴醋絲薑入碗纔。小籠開，一半兒蟫蝛一半兒蟹。”描繪之工，殆無以過。吾鄉品茶風盛，歷來已久，耗財固矣，費時尤爲可惜，大好韶光，都向茶盌花枝中擲去，老廢藉兹娱遣，而少壯亦沈溺忘歸，頽敗之情，忝不自覺，論者每引爲深慨也。前闋寫其閑，不知何爲而閑，後闋寫其忙，亦不知何爲而忙，真得此輩行徑。而“滴醋絲薑”云云，俗能入雅，老饕未曾讀竟，直欲涎暈滿紙矣。

船娘之詠，不僅見諸前闋，他有極謔浪者曰：“撩人爭説我和他，不解嫌疑意轉加，纔出北門一把抓。要船嗎，一半兒殷勤一半兒耍。”雖微傷粗暴，而殊有生動之趣。又有極婉約者曰：“生成姊妹總温和，玉臂青篙小折磨，撑到雷塘路又多。累人麼，一半兒哥哥一半兒我。”分明嬌囀，如聞其聲，末句有此，斯真不負此調。

卷中多褻詞，此録兩首，以見一斑，非敢揚之也，聊存其書之概耳：“靠紅衫子嫩兜兜，醉後顛狂不自由，佯説東西被你偷。小搜求，一半兒鬆開一半兒鈕。”“相攜同入紫雲兜，狹坐何從障臉羞，只願路長莫到頭。小綢繆，一半兒香腮一半兒手。”羅襦解襟，薌澤微聞，狂肆亦不到此。且揚州肩輿，並無男女共坐之風，此何所見而云云，不可知也。

雜詠中尚有極新采者，雖不多，只一二合作，輒覺難得：“今朝纔入小鶯巢，畫板秋千掛得高，攜手後園遶一遭。吃櫻桃，一半兒微酸一半兒好。”情事則閑豔絶倫，文字亦何其活潑乃爾。

因憶竹垞《葉兒樂府》中《平山堂》此調云："平山欄檻至今留，太守文章在上頭，峰影隔江遥對樓。望中收，一半兒虚無一半兒有。"雖爲偶爾拈詠，而已開"揚州一半兒"之先矣。

揚州曲話

《樊榭集·北樂府》中，頗多揚州題詠。《畫舫録》謂樊榭由杭來揚州，主馬氏家，"工詩詞及元人散曲"，當指此矣。《紅橋納涼》〔朝天子〕云："藕湖，柳渠，亭館風多處。十年隋苑舊詩逋，團扇招涼句。茉莉鬟酥，薔薇衣露，隔船窗聞笑語。不須，醉扶，月上紅橋去。"〔沈醉東風〕《紅橋水亭看荷》云："移舫子雲陰半掩，倒闌干魚影深潛。池分九曲涼，花比重湖豔，看娉婷不隔湘簾。疎雨催詩意未忺，但葉上聲來數點。"疎雅處真不愧宗小山者。

馬嶰谷、半槎兄弟有觴詠地，名行庵，在揚州北郭天甯寺西，樊榭〔普天樂〕詠之云："碧蘿垣，蒼筤徑。簷花月明，庭樹秋聲。棋分謝墅幽，榻下蕭齋静。大小山名堪移贈，卜行窩招友經行。行廚醉醒，行衣露泠，行篋詩清。"又辛未重午，嶰谷、半查招集行庵，分韻〔滿庭芳〕云："籬閑六枳，階苔更掃，徑竹新孳。觴蒲有客過三四，荆楚佳時。王播去功名似此，孟嘗生富貴何之。開胸次，須行樂耳，不用讀騷辭。"按《畫舫録》所紀，行庵，馬主政家庵也，在枝上村西偏，而枝上村乃天甯寺西園下院也。有葉震者，曾作《行庵文讌圖》，久已無存。馬主政曰琯，號嶰谷，祁門諸生，居揚州新城東關街，好學博古，考校文藝，評騭史傳，旁逮金石文字，所與遊皆當世名家，四方之士過之，適館授餐，終身無倦色；刻書甚多，時謂"馬板"。弟曰璐，號半查，工詩，與兄齊名，稱揚州二馬，有《南齋集》，尤精長短句。所居別墅，有街南書屋、小玲瓏山館、看山樓、紅藥階、透風透月兩明軒、七峰草堂、清響閣、藤花書屋、叢書樓、覓句廊、澆藥井、梅寮諸勝云。樊榭〔山坡羊〕《秋雨初霽，嶰谷、半槎招同人集看山樓，以病不赴》曰："瓷青天逗，綃紅霞漏，井梧缺處山新瘦。雨初收，酒新篘，鯉風試弄凭闌袖，自笑文園多病後。秋，懶上樓。愁，還獨謳。"〔閲金經〕《澆藥井》曰："抱甕忘機事，栽花消俗緣，中有桐君上品傳。泉，飛流當暑天。雲漿嗛，主人平地仙。"當年景物，前輩風流，俱足

想見。

馬半查〔朝天子〕《送樓於湘歸吴門》云:“擬行,未行,猛賦得歸期定。木犀香裏晚雲晴,盼殺臯橋影。秋五湖清,月二分明,寫相思兩地情。酒城,鴨城,莫忘了盟鷗等。”樊榭同作云:“稻齊,鱖肥,久憶吴中味。乘秋帆穩去如飛,嫋嫋菱歌起。鶴市誰依,鴻廡單棲,算歸時仍客裏。得歸,且歸,吟不了煙波意。”意度遥遠,兩闋同妙。又半查有〔落梅風〕《詠漳蘭》云:“清風灑,涼露滋,瘦亭亭自憐幽致。伴同心玉琴調七絲,小窗中略添秋思。”余所見半查小曲,除樊榭《迎鑾新曲》題詞〔水仙子〕外,衹此兩首,因附録之。

吴穀人《紅橋訪春》〔排歌〕云:“故燕偏遲,新鶯亂飛,租船去去湖西。一虹界處畫圖移,翠擁高頭紅接低。亭館合,樓閣離,金迷紙醉夢何之。歌吹繁,燈火起,衣香人影幾多時。”有鋪排而欠精細。《平山堂》〔駐馬聽〕曰:“山眼青濃,隔渡曾看宴醉翁。分來明月,傳過荷花,留得清風。夕陽簫鼓白鷗叢,畫船煙水紅橋夢。去惜匆匆,泉斞蜀井,未叨僧供。”大體雖亦疎淺,而“夕陽”一聯,幽蒨沉穆,足當一部《畫舫録》讀也。清人散曲之揚州題詠,可述者要不過如此,因拉雜記之。

張小山之散曲,爲有曲以來,第一專家,元明人知崇之,而無能繼響者。清初朱、厲輩起,至道咸間許光治止,皆好小山騷雅,以爲曲中可爲者僅此而已,其見解甚爲可笑,後當另及。兹先掇小山《維揚》數詞,以竟此節。小山作,以《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一書爲最備,内分《今樂府》、《蘇隄漁唱》、《吴鹽》、《新樂府》四部分。其書傳者今皆爲鈔本,甚難遘,惟《蘇隄漁唱》全屬湖上詠歌者,錢塘丁氏曾彙刻之,甚易得也。《新樂府》〔水仙子〕《維揚遇雪》曰:“蘆汀淅淅蟹行沙,梅月昏昏鶴到家,梨雲冉冉蝶初化。透朱簾敲翠瓦,莫吹簫不必烹茶。玉蓑衣人堪畫,金盤露酒旋打,預賞瓊花。”一起三句,狀物甚細,取譬亦靈。〔折桂令〕《小金山》云:“拂闌干仙袂飄飄,堂占波心,纜解松腰。露滿螺杯,風香翠袖,月冷鸞簫。比江上金山小小,望天邊銀海迢迢。醉倚紅橋,休説江南,西子妖嬈。”詞特平妥而已。今日山前之湖上草堂,清波四圍,好風三面,遥望蜀岡,旁睨法海,攬景最勝。詞曰“堂占波心”,良有以也。《吴鹽》〔沉醉東風〕《客維揚》云:“第五泉邊試茶,無雙亭上看花。鳳錦箋,

鮫綃帕，金盤露玉手琵琶。雪滿長街未到家，翠兒唱宜歌且把。""宜歌且把"，乃當時流行散曲之開首字句也。今日第五泉相傳如故，而無雙亭則寂然無聞，書册亦尠載矣。録此聊供他日考證之用。

丁巳以後，客都四載，邗上風光，年年都辜負春事。庚申清明前後，遽理歸裝，歡悰不盡，曾有〔解三酲〕若干之詠，摘記數首云："正值我東華人倦，怎當他南國春妍。鄉心汩汩偏難噦，撩客緒，亂如煙。這夢魂啊俏隨草脚連蕪苑，半搭雲肩落故園。書囊捲，長揖向京塵十丈，多謝年年。""一抹裏水雲鬆蒨，早趕到古渡頭邊。輕帆兒牽亂了風箏線，真好個，到家天。那郊迎柳葉都成串，我笑脱征衫正是棉。萱堂健，趁蘭膏絜别，廚笋留鮮。""窺探了帶香藤院，猛踐著剗地桃氈。小簾鈎放出迎頭燕，錯認做，客寒暄。楊花也怪撲到生人面，退傍籬頭不敢言。私猜遍，春陰小徑，幾年來那見他前。""從此後選樓花片，從此後柳巷珠鈿。從此後緑楊環郭人隨輦，從此後，竹西邊。從此後踏青遮亂紅橋扇，從此後拾翠吟殘紫塞鞭。平山遠，好趁著瘦湖妝靚，喧笑燈船。""準備的春情初獻，欠下的春債徐填。賣花聲輕向樓頭顫，越把個，夢魂顛。我飄零性格剛纔遣，你旖旎煙花仔細妍。安排善，便與你頻年醉裏，緩緩糾纏。"揚州舊城，東止柳巷，巷西已近阮太傅街，文選樓在太傅祠後，昭明選樓遺址旌忠寺又在祠南。吾家與太傅樓相望，距昭明樓亦纔百十步耳，故詞有"從此後"云云。

昔年上巳，與琴生、淑悲諸人，挈榼長堤春柳，小步至蓮性寺。途中有玉人聯轡而過，琴生平視有頃曰："斯真合夢符疊字句'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也。"因約各撰疊字〔天淨沙〕一首，並不限題，至蓮性寺大門石階之頂級成誦。顧調雖短而格至窄，難得通首自然，諸人咸以爲苦，競作小步緩行，牽延時刻。將到寺前，淑悲且側首癡立不動矣，衆皆大笑。既升階，遞誦所成，皆不免玼累，較之，竟以淑悲一闋爲渾脱，雖意思尋常，尚不足爲病也："朝朝暮暮看看，衾衾枕枕斑斑，頓頓餐餐懶懶。焦焦盼盼，迢迢水水山山。"其次賀亭曰："形形影影連連，恩恩義義綿綿，世世生生願願。依依戀戀，常常蝶蝶鶼鶼。"一時遊戲中，作出如許福澤語，賀亭信可賀也。餘人不約而同，皆爲香奩，要以琴生所構多風趣："孜孜媚媚盈盈，羞羞答答迎迎，緩緩行行定定。恭恭敬敬，哥哥

字字輕輕。"然首二句終是捏湊。青心云:"彎彎細細長長,盈盈翦翦汪汪,件件清清亮亮。尢尢樣樣,般般大大方方。"病在首二句與下文不連貫。"尢尢樣樣",乃揚州方言,意爲姿態玲瓏也。杏芬、鈍甫作,皆涉嘲謔,杏芬云:"眉眉眼眼真真,飄飄蕩蕩魂魂,陣陣香香噴噴。鬆鬆緊緊,輕輕悄悄跟跟。"鈍甫荒唐人,幾於終日在沉醉中,語語顛頭播腦而出,羣以小説中打麵缸之四老爺調之。琴生曰:"四老爺又將作何讕言?"鈍甫微笑曰:"讕殊甚,君試聽之。'歪歪亂亂邪邪,藏藏掩掩遮遮,暗暗拉拉扯扯。哥哥姐姐,親親熱熱些些'。"衆一笑而罷,連袂入寺,而嚮見玉人,又適款步出,回顧雙韉,固遥繫緑楊陰下也。杏芬笑曰:"吾輩不啻向他人尋踪而來,吾之所詠,直爲一時寫照,語非虚設矣。"綜諸人作,多神情飛越,惟余曰:"風風雨雨晴晴,沈沈杳杳冥冥,黯黯思思省省。愁愁病病,生生負負人人。"意境可與淑悲言匹,其實亦空中語,搪塞一時耳。蓮性寺舊名法海,有銅頂錐塔,仿北京萬歲山所有,行旅遊覽者,皆指以計路遠近。其下昔有得樹廳、銀杏山房諸勝,殿前叢柏,龕内塑像,皆甚著於一時,洪、楊前後,傾敗幾成墟里,近始稍稍修建耳。是日出蓮性後,返至對湖漁莊晚酌。夕陽未盡,琴生復乘醉訪其所契,餘人必欲隨尾,一時待遇頗不惡。淑悲以〔黄鶯兒〕紀之云:"客至動鶯喉,聽丁丁下小樓,迎人遇著个難時候。佯羞未羞,不留已留,端茶遞過拈花手。小綢繆,分明别後,心事總難丢。"

葉兒樂府内一半兒

竹垞集《葉兒樂府》内,〔一半兒〕甚多,清新俊爽,收不勝收。如《靈隱》云:"冷泉亭子面山崖,蕭九娘家沽酒牌,壚畔碧桃花亂開。到重來,一半兒依然一半兒改。"《虎丘》云:"生公臺上鬬茶巾,短簿祠前羅酒樽,真娘墓傍凝舞塵。此句失粘。款遊人,一半兒櫻桃一半兒笋。"《淮浦》云:"行來沙際柳陰疎,望裏村邊酒幔孤,聽得渡頭人語無。遠模糊,一半兒吴音一半兒楚。"皆緣情措語,不背清疎者。而《九峰》云:"一峰低映一峰高,十里沙連十里橋,曾記小船迎晚潮。冷蕭蕭,一半兒蘆花一半兒草。"《淨慈》云:"冷雲山寺畫屏秋,斷塔雷峰殘照留,孤汊酒村風幔收。載歸舟,一半兒蓮蓬一半兒藕。"雖一樸一華,各異其貌,而尤得自

然之趣，則所同也。其刻意小山者，如《西溪》云："滿林殘雪碧山坳，人日春風金翦刀，孤棹野塘紅板橋。玉梅梢，一半兒開遲一半兒早。"《浙江》云："鯉魚風起鳳山根，白鷺潮來鱉子門，黄雀雨晴魚浦村。亂帆分，一半兒夭斜一半兒穩。"此調在元人罕作三鎗句法者。"鯉魚"云云，以作〔水仙子〕起三句者作之，雖易成麗采，而調中轉折靈動之格，則比較少見矣。

虞山翁之潤澤之，輯有《曝書亭詞拾遺》三卷，下卷之末，又附《葉兒樂府》十六首，而〔一半兒〕占十三焉，竹垞翁信於此調有殊嗜也。《理安寺九溪十八澗》云："萬株松影壓平岡，幾處雲根護短墻，時有落花流水香。度飛梁，一半兒無聲一半兒響。"《吴山》云："松門人影去來疎，香剎巖阿高下殊，苔磴雲根深淺鋪。梵鐘初，一半兒斜陽一半兒雨。"《玉峰》云："小鶯煙柳織金梭，古塔風鈴響玉珂，流水畫橋鋪翠蘿。酒邊歌，一半兒由人一半兒我。"皆清疎淡雅，恰到好處。此調勝處，似僅限在結語兩句，前面有意無意寫來，爲下文張本最妙，一經著意，凝鍊對仗出之，甚者傷擁塞矣。

以上皆寫景者，末句云云，拈取兩物，尚覺易爲；竹垞有《釣臺》云，"渚蘋山木古祠秋，漁子罛師艤小舟，爭道客星天上留。契相投，一半兒君臣一半兒友"，乃從一樣情事中，翻出兩樣，最饒思致。

張小山

張小山，人皆知爲元曲作家中巨擘，而其生平仕履，則自來罕詳之者，即以名字而論，且傳説不一。説最衆者，爲名可久，字小山，而《堯山堂外紀》則曰張伯遠，字可久，號小山，《詞綜》及《歷代詩餘》皆從之，《四庫總目》則又謂可久字仲遠，號小山。伯遠、仲遠，均不知何據，蔣氏、紀氏皆博洽，似不應爲鑿空之談也。余近見劉燕庭藏明鈔本《葉兒樂府》八册，乃就元明選本，摘録成書者。其中作者不下數十家，而概不題名，但於卷端標曰"元張久可小山"，復誤"可久"爲"久可"。《千頃堂書目》首有此誤。是元明以來，知與不知，凡有纂輯，皆欲依附小山，以炫世俗，小山詞名之振，於此可想，而傳小山者，自來有誤，亦於此可見也。小山，慶元人，以路吏轉首領官，李中麓云，即所謂"民務官"，如今之税

課局大使。小山仕履可述者如此而已。其人好遊，浙中名山水，足迹殆遍，西湖題詠，尤細膩贍詳，故有《蘇隄漁唱》之集。此外亦曾客金陵、維揚、吴門、吴淞，他如長沙洞庭、牛渚采石，亦偶至焉。其時代頗難得其確，《北曲聯樂府》中所載，以《今樂府》最早，以《外集》最遲，其中如《湖上和疎齋學士》、《紅梅和疎齋學士》、《酸齋學士席上》、《次酸齋韻》等，與盧、貫兩氏倡和者甚多。盧摯字處道，號疎齋，成宗朝授集賢學士，（近人治曲學者，典贍如貴筑姚氏，曲話中尚謂疎齋名亦不傳，是雖氏之偶爾未考，而亦見曲家掌故，自來隱晦湮沈，可久、久可之訛，伯遠、仲遠之異，爲不足怪矣。）貫雲石，號酸齋，仁宗朝拜翰林侍讀學士，而《今樂府》又有〔慶東元〕九篇《次馬致遠先輩韻》，即此二三端，已可見小山亦大德、延祐間人物，僅較關、馬輩爲後耳。《録鬼簿》成於至順元年，列小山極後，是小山之卒，又大抵在泰定、天曆之間也。

小山曲集，余嘗考之，自元迄今，約有八種：一《今樂府》、《蘇隄漁唱》、《吴鹽》、《新樂府》，四集先後分别刊行之本；二《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合刻之本；三《小山樂府》，不分卷之本，以上皆元本；四宋景濂、方孝孺編刻，上下二卷之本；五李開先編《張小山小令》，上下二卷之本，以上皆明本；六厲鶚翻刻《小令》本；七夏煜所選六卷本；八丁丙摘刻《蘇隄漁唱》本。就中二、五、六、八，今日皆得見，而以二最博，三最精。三有酸齋之序、劉致時中之跋，恐係小山手訂之書，有永樂初鈔本，見《天一閣藏書目》，今惜不傳也。《北曲聯樂府》載五十調，七百二十二首，余嘗就之重編增補删并校訂一過，得四十一調，七百五十八首，當爲小山集今日至備之本矣。因重小山散曲之業古今一人，而其人其書，世多不詳，故約略附見於此。

自來評小山曲者，《正音譜》首謂如瑶天笙鶴，清而且麗，華而不豔，有不食煙火氣，可謂不羈之才，若被太華仙風，招蓬萊海月，詞林之宗匠也。於是李中麓乃以太白仙才稱之。仙者，意境超脱之謂耳。中麓又謂東籬蒼古，而小山清勁，瘦至骨立，而血肉銷化俱盡，乃孫悟空之鍊成萬轉金鐵軀。其説頗踳駁可笑。劉融齋申其義謂“破空破有”，亦難索解。且清而且華，麗而不豔，可謂小山詞定評，亦人人易於體會者。必曰清而且勁，則一二首中，尚可得見，若骨立肉化、萬轉金鐵，果從何處

省出？直是誑辭。雖就〔一枝花〕《湖上晚歸》一套而言，亦無以立也。原評爲此套而發。後來王伯良又有辨曰："李中麓序刻喬夢符、張小山二家小令，以方唐之李、杜。夫李則實甫，杜則東籬，始當。喬、張蓋長吉、義山之流"云云①。其實中麓專就散曲而言，故獨推尊張、喬爲李、杜；伯良合雜劇觀之，自然應爲東籬地步矣。至清人見解，則迥殊於明人，《四庫總目》謂其"遣詞命意，能脱塵蹊"，尚是泛詞；若融齋《藝概》謂張、李"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許光治《江山風月譜》謂二人散曲"猶有前人規矩，在儷辭追樂府之工，散句擷宋唐之秀"云云，適承朱、厲之音徽，非復元明之月旦矣。夫論曲之大體，有便有在一"俗"字，好便好在一"俗"字，一繩以雅，即離曲遠甚，而就詞反近。故明人賞其清華，最當；賞其麗則，賞其超脱，亦當；賞其瘦勁，難言。若清人僅以騷雅爲辭，直不知曲者，小山非不騷雅矣，特在曲中，此不能單獨爲言耳。更晰言之，清華麗則，乃小山曲之特長，超脱乃曲體之特長，(超脱改爲"流宕豪放"四字，較爲明確)必在體之特長中，寓有人之特長者，方爲合作；若但私其人，而有背於體，非知曲者，亦非知小山曲者。

小山〔梧葉兒〕《次韻》曰："鴛鴦浦，鸚鵡洲，竹葉小漁舟。煙中樹，山外樓，水邊鷗，扇面兒瀟湘暮秋。"《太平樂府》歸徐甜齋。通體全是靜字，無一動詞，雅則雅矣，乃過於含而不吐，可算全無曲之妙處。即《春日書所見》曰："薔薇徑，芍藥欄，鶯燕語間關。小雨紅芳綻，新晴紫陌乾，長日繡窗閑，人立秋千畫板。"雖較前闋疎動，而仍覺凝靜，稍爲鈎勒，便成一詞，脱除曲境甚易也。更如〔凭闌人〕《湖上醉餘》曰："屏外氤氲蘭麝飄，簾底惺忪鸚鵡嬌。暖香繡玉腰，小花金步摇。"分明温、韋〔菩薩蠻〕中語，當在《花間》、《尊前》中占一席地矣。凡此皆可謂界於詞曲之間，曲之初初由詞蜕化者，倘即目爲好曲子，未免誣矣。

小山〔殿前歡〕《離思》曰："月籠沙，十年心事賦琵琶。相思懶看幃屏畫，人在天涯。春殘荳蔻花，情寄鴛鴦帕，香冷荼蘼架。舊遊臺榭，曉夢窗紗。"〔水仙子〕《湖上》曰："金鞭裊醉動花梢，翠袖揎香贈柳條，玉波流暖迎蘭棹。西湖春事好，相逢酒聖詩豪。醉墨灑龍香劑，新絃調鳳尾

① 今校：明天啓五年毛以遂刻本《曲律》，"序刻喬夢符"作"序刻元喬夢符"。

槽,草色裙腰。”乃雅麗中之渾成者,較前舉數闋,爲一氣流貫,而仍有過鍊之處,如“草色裙腰”,即牛希濟〔生查子〕“記得緑羅裙,處處憐芳草”之意,但在詞中,尚演成十字兩句,轉折分明,乃在曲中,反鍊成四字,豈不可異? 又如〔紅繡鞋〕《甯元帥席上》云:“鳴玉珮淩煙圖畫,樂雲村投老生涯,少年誰識故侯家。青蛇昏寶劍,團錦碎袍花,飛龍閑廄馬。”〔梧葉兒〕《夜坐》云:“湖山外,楊柳邊,歌舞鏡中天。雲鬟橫珠鳳,花寒怯繡鴛,露冷濕金蟬,愛月佳人未眠。”乃雅麗中之專門鍊字琢句者,著力之道,詞曲間幾乎一致矣。此二種皆清人目爲雅正,而願爲鼓吹繼響者,許光治之所謂“儷辭追樂府之工,散句擷宋唐之秀”也。

以上兩類,皆不脱詞境,若清疎意味,再稍稍增,如〔凭闌人〕《暮春即事》曰:“小玉闌干月半掐,嫩緑池塘春幾家。鳥啼芳樹丫,燕嗡黄柳花。”〔迎仙客〕《括山道中》曰:“雲冉冉,草纖纖,誰家隱居山半崦。水煙寒,溪路險,半幅青帘,五里桃花店。”方覺是有話説話,意思全露,不事含蓄,斯入曲境矣。

再進一步,乃到小山一人造境,亦散曲中清華一派之所由立也。過此以往,則又由清疎而入豪放,小山亦能爲之,要非小山一人之本色,乃元曲大體之本色矣。〔落梅風〕《春晚》云:“東風景,西子湖,濕冥冥柳煙花霧。黄鶯亂啼蝴蝶舞,幾秋千打將春去。”〔清江引〕《春思》云:“黄鶯亂啼門外柳,細雨清明後。能消幾日春,又是相思瘦,梨花小窗人病酒。”〔紅繡鞋〕《湖上》云:“無是無非心事,不寒不暖花時,妝點西湖似西施。控青絲玉面馬,歌金縷粉團兒,信人生行樂耳。”〔一半兒〕《秋日宫詞》云:“花邊嬌月靜妝樓,葉底滄波冷翠溝,池上好風閑御舟。可憐秋,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水仙子〕《歸興》云:“淡文章不到紫薇郎,小根脚難登白玉堂,遠功名却怕黄茅瘴。老來也思故鄉,想途中夢感魂傷。雲莽莽馮公嶺,浪淘淘揚子江,水遠山長。”此首末句又嫌含蓄。崇小山,學小山,似宜細選集中此一類作爲之,方得曲之妙,亦方得小山曲之妙。明人中惟王西樓一人偶有此境,清人惟竹垞曾於數題體會而摹擬之,餘人皆賞小山曲之類詞者,並不知小山曲之爲曲,傎矣。

至於逸情遠慨,躍躍紙上,得豪放一派之正,而並足以見作者胸襟境地者,則有〔殿前歡〕《次酸齋韻》數首,兹録兩首曰:“釣魚臺,十年不

上野鷗猜。白雲來往青山在，對酒開懷。欠伊周濟世才，犯劉阮貪杯戒，還李杜吟詩債。酸齋笑我，我笑酸齋。""喚歸來，西湖山上野猿哀。二十年多少風流怪，花落花開。望雲霄拜將臺，袖星斗安邦策，破煙月迷魂寨。酸齋笑我，我笑酸齋。"此兩詞惟《北曲聯樂府》與殘元本《陽春白雪》載之，他書内皆不見也。

元曲之號爲當行本色者，取材有時極瑣，遣辭有時極質，而融裁必新，刻畫務盡，並所謂俗能涉趣、駁中寓純者，淵雅如小山，自與殊路；但集中亦偶有一二作，悉排典語，獨鑄俚辭，而能極盡其妙，渾然元人風度者，於以知爲真作者，固無所不可也。如〔醉太平〕《感懷》曰："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水晶丸入麪糊盆，纔沾黏便滚。文章糊了盛錢囤，門庭改做迷魂陣，清廉貶入睡餛飩，葫蘆提倒穩。"痛憤之深，嘲駡之烈，得未曾有，在全集中，直是别調矣。

張宗橚《詞林紀事》曰，"按小山樂府，余所見三本，家寒坪兄所藏，係汲古閣鈔本，小令三卷、外集一卷；含厂兄所藏，係近時鈔本；唯雨巖兄所藏，係吴興夏煜宁枚選本，六卷，刊於康熙年間。曩時曾取數本校勘，互有異同，覺汲古閣本稍勝。久欲手録一帙，緣中多曲調，因循未果。今採録〔人月圓〕一闋，鼎嘗一臠，未爲不知味，孰謂張小山不如晏小山耶"云云。張氏所舉近時鈔本，未知何指；夏氏選本，亦未見過，不但未見其書，且他處亦未見其名。余前謂清人皆賞小山曲之類詞者，並不知小山曲之爲曲，觀張氏此論，益覺未誣。夫體之爲詞爲曲且未辨，而猶自詡知味，所知蓋何味歟！《北曲聯樂府》中，除〔人月圓〕十五首、〔秦樓月〕二首外，絶無第三詞調，豈全集之味，盡此十七首中歟？張氏猶幸曾校勘全集者也，而得解如此，亦殊可怪！吾鄉理堂先生《易餘籥録》曰："詞之體盡於南宋，而金元乃變爲曲，關漢卿、喬夢符、馬東籬、張小山等，爲一代鉅手，乃談者不取其曲，仍論其詩，失之矣。"余謂雖取其曲，而仍取其曲之近詞者，其失也不亦等乎！

張小山詩，見《元詩選》癸集，又别有《包羅天地》一書，見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小説家類，謂張小山等撰。按《録鬼簿》載朱凱有《包羅天地》，豈此書即小山與朱凱合撰者歟？"包羅天地"，隱語，此類之書，元人多有之，而皆未識其究竟，倘屬遊戲小品文字，則涉於曲者必多，安得

博雅一剖此疑哉。

喬夢符

夢符曲集，世人但知有李中麓輯《小令》一種，而不知猶另有所謂《文湖州集詞》者也。此一段考證，言之亦尚不枯燥，因略及之。錢塘丁氏舊藏，有何夢華原藏《文湖州集詞》一卷，卷端題“文林郎雙門吟隱拜校”，後有厲樊榭記，謂此本較李輯少數十闋，作文湖州，不知何故。余按李輯《小令》，二十調，百八十八首，《文湖州集詞》僅五十八首，較少百餘，何止數十，厲氏蓋未詳核耳。惟五十八首中，爲李輯所無者，有十六首之多，《樂府羣玉》所有，李輯失載者，尚有四首，故夢符令曲，今日傳世者，余知有二百八首，益以套曲十、詞一，較之小山，三之一猶不足。特夢符有雜劇十一種，傳者三，黄文暘《曲目》又載其有《金縢記》傳奇一種，則恐係假託矣。而調名别致者，尤足記述：〔賣花聲〕曲調非詞調作〔秋雲冷〕或〔秋雲冷孩兒〕，〔山坡羊〕作〔芳草多情〕，〔小桃紅〕作〔採蓮曲〕，〔凭闌人〕作〔萬里心〕，〔喜春來〕作〔惜芳春〕，〔慶東原〕作〔鄆城春〕，〔撥不斷〕作〔錢絲泫〕，此名恐有訛字。皆自來譜録所不載，不知是否創自夢符之手耳？《文湖州集詞》名稱之誤，自不待言，惟此五十八首，又何人所輯，據之何書，可惜失考矣。

夫喬詞“文湖州集”一名，固然費解，即張詞“北曲聯樂府”一名，亦不甚得解。此書爲小山當時坊賈所編，故元鈔本於總目之後，有四行題識曰，“本堂今求到時賢張小山樂府前集、後集、續集、别集”云云。元分四集，今類一編，與衆本不同，俟有所作，隨類增添梓行之，知音之士，幸垂眼目，外集近間所作，謹白。書由坊賈所編，名亦必由坊賈所訂，究竟北曲何所指，而樂府又何所指，殊費尋索。南北分標，在元人製作中甚少，然南曲創始甚早，此之“北曲”，即謂對南曲而言，猶可説也。惟是“樂府”兩字，在曲中僅含有彬彬有文之意，小令套數固包含在内，有時即劇曲亦在内，兹曰“北曲聯樂府”，是擯北曲於樂府之外矣。又全書皆小令，末後略具套數，豈北曲之謂小令，樂府之謂套數耶？亦絶不成話也！懷惑不解，於兹已久，賞小山曲，而不得解於其書之名，豈不可笑。因述喬集名稱之訛，連類並識於此，以俟宏達之教焉。

《鬼簿》記夢符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錢氏《藝文志》乃有《惺惺老人樂府》一卷，《歷代詩餘》等書中，“老人”作“道人”，其爲一卷則同也。此一卷當是喬曲最古之本，何從得見？《羣玉》載小山詞，乃引其《今樂府》全集，有百許首之多，其所載喬作，亦百許首，豈亦引《惺惺道人樂府》之全集耶？又《鬼簿》謂夢符居杭州太乙宮前，有《題西湖》〔梧葉兒〕百篇，名公爲之序，胥疎江湖間四十年，欲刊行而未果。按小山有《蘇隄漁唱》，夢符則有〔梧葉兒〕百篇，皆湖上之作，是又兩家之相似者，而當時一及刊，一不及刊，傳不傳由於此，幸不幸亦遂判於此矣。

評夢符曲者，李中麓語最詳，謂涵虚子但賞其“雄健”，要未能盡，“蘊藉包含，風流調笑；種種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爲文”。余謂“蘊藉”八字確，“出奇不怪”亦確，“多而不繁”是陪襯話，“句句用俗”不盡確。樊榭謂“尤好其小令，灑落俊生，如遇翁之風韻於紅牙錦瑟間”，是乃有體會語也。前人選喬詞者，《太平樂府》不及《樂府羣玉》，《羣玉》所録百三十六首，已空其羣。

所謂“蘊藉包含，風流調笑”者，余謂集中莫過於〔小桃紅〕《曉妝》：“紺雲分翠攏香絲，玉線界宮雅翅。露冷薔薇曉初試，淡勻脂，金篦膩點蘭煙紙。含嬌意思，殢人須是，親手畫眉兒。”自攏髮至於插花，種種皆自爲之，而畫眉一事，必留以殢人親手，信得美人嬌韻無限。曉妝之詠，曲中難以過此。同調《贈朱阿嬌》曰：“鬱金香染海棠絲，雲膩宮雅翅。翠靨眉兒畫心字，喜孜孜，司空休作尋常事。尊前但得，身邊伏侍，誰敢想那些兒。”此固屬風流調笑，而亦何嘗不灑落俊生耶！小山並不道學，但多高趣，此等調笑語則少見。喬、張之品，亦於此微判。特在曲體，喬並不爲害，且反較當行矣。

“種種出奇而不嫌怪”者，其例甚多，玆舉兩首。〔水仙子〕《展轉秋思京門賦》云：“瑣窗風雨古今情，夢遶雲山十二層，香銷燭暗人初定。酒醒時愁未醒，三般兒捱不到天明。巉地羅幃靜，森地鴛被冷，忽地心疼。”奇在末一句。〔水仙子〕《詠雪》曰：“冷無香柳絮撲將來，凍成片梨花拂不開，大灰泥漫不了三千界。銀稜了東大海，探梅的心噤難捱。麪甕兒裏袁安舍，鹽罐兒裏党尉宅，粉缸兒裏舞榭歌臺。”灰泥、銀粉、鹽麪

等皆不奇，奇在漫與稜、甕與缸罐之屬耳。元曲於極熟之題，亦務必求新，取材不能新，則説法務求新，若一味拾詩詞牙慧，有所不屑，此曲之所以爲曲歟！

論夢符曲之勝處，大抵爲“風流調笑”與“出奇不俗”兩種，已如上所云，而餘義瑣屑，並可附見者，尚有數端。喬、張兩集，兼會詞中高趣者，夢符固不如小山之純，而允稱曲内俊裁者，小山要不如夢符之當，王伯良謂“喬多凡語，不如小山更勝”，恐係於讀竟小山集後，一時爲其淵雅所歆，不知不覺中忘却曲之爲曲耳。夫凡語在曲，正易當行，高語則常覺格格不入。有夢符俊爽之筆，鎔鑄凡語，凡語正得其所；凡語而嫌於夢符，凡語將無所立足於曲，而曲反貧矣。細檢喬集，全運俚辭者甚多，如〔水仙子〕曰："眼前花怎得接連枝，眉上瑣新教配鑰匙，描筆兒鈎銷了傷春事。悶葫蘆咬斷線兒，錦鴛鴦别對了個雄雌。野蜂兒難尋覓，蠍虎兒甘害死，蠶蛹兒别罷了相思。"取譬蟲物，俱有新趣，蠍虎兒則謂守宫也。同調《嘲少年》曰："紙糊鍬輕吉列枉折尖，肉膘膠乾支刺有甚粘，醋葫蘆嘴古邦佯裝欠。接梢兒雖是諂，抱粗腿只怕傷廉。性兒神羊也似善，口兒蜜鉢也似甜，火塊兒也似情忺。"又《爲友人作》曰："滿腔子苦恨病相兼，一肚皮離情沉點點，豫章城開了座相思店。悶勾肆兒逐日添，愁行貨頓塌在眉尖。税錢比茶船上欠，斤兩去戥秤上掂，喫緊的歷册般拘箝。"此據《羣玉》，李輯《小令》本首二句異。俗則擅奇，陳則翻新，常語則增重，良足玩味。賞者必拘拘於牝牡驪黄，而後九方皐爲不易得矣。

夢符之出奇，有奇在麗采中者，有奇在本色中者，前舉“瑣窗風雨”與“冷無香”兩首已大概可别。而奇在麗采一種，尤爲好夢符者所不可忽，如《羣玉》所見〔春閨怨〕曰："黑海春愁，渾無處躲，嫩香膩玉漸消磨。瘦啊也不似今春個。無奈何，自畫雙蛾，越添得愁多。"起二句何其蒼莽驚人，豈慣常語可擬耶！又如〔折桂令〕《贈崔秀卿》句曰“水灑不著的春妝整整，風吹得倒的玉立亭亭”，〔水仙子〕《嘲楚儀》句云“順毛兒撲散翠鸞雛，暖水兒温存比目魚，碎磚兒壘就陽臺路”，皆奇麗兼至，所不經見者。

夢符於詠物題贈，都一味鮮豔，是其騁才顯處，自來人人賞識者，詠

物應無過於〔水仙子〕《楚儀所贈香囊》："玉絲寒皺雪紗囊，金翦裁成冰笋涼，梅魂不許春摇蕩。和清愁一處裝，芳心偷付檀郎。懷兒裹放，枕袋裹藏，夢繞龍香。"題贈應無過於前調《贈江雲》："白蘋吹練洗閑愁，粉絮成衣怯素秋，高情不管青山瘦。伴潯陽一派流，寄相思日暮東州。有意能收放，無心儘去留，梨花夢湘水悠悠。"至於蔣氏《外紀》所舉《詠香花》、《詠竹衫》等作，亦工麗有致，特視此似猶後焉。《外紀》見徐甜齋之〔水仙子〕《釘鞋》，而未見夢符同作，余前述元人纖瑣題目之曲，亦忘及之，詞曰："底兒攢訂紫丁香，幫側微粘蜜臘黄，宜行雲行雨陽臺上。步蒼苔磚甃兒響，襯淩波羅襪生涼。驚回銜泥乳燕，濺濕穿花鳳凰，羞煞戲水鴛鴦。"體用兼至，遊戲中俊品，並不讓甜齋作也。甜齋作附見於此："金蓮脱瓣載雲輕，紅葉浮香帶雨行，漬春泥印在蒼苔徑。三寸中數點星，玉玲瓏環珮交鳴。濺越女紅裙濕，沁湘妃羅襪冷，點寒波小小蜻蜓。"夢符另有《詠睡鞋》套曲，尤工。

至於凝鍊過度，甚且類五代北宋令詞者，夢符亦所不免，如〔凭闌人〕《香柈》曰："暖蜕龍團香骨塵，細裊雲衣古篆文。寶奩餘燼温，小池明月昏。"曲中有此，決是變格，未容提倡。或疑末句既謂"明月"，又何以曰"昏"？更與"香柈"何涉？解之者曰：昏乃黄昏，寶奩餘燼之時也。又曰：雖爲餘燼，亦復氤氲如雲，低籠池面，明月墮影，所以亦昏耳。次解曲折可喜，然曲意煞費解釋如此，其爲曲也當行與否，亦概可知矣。夫曲字爲義，當在意而不能在辭，曲折之意，即當以坦白之辭見之，若意既深曲，辭又隱曲，曲曲相乘，愈曲愈晦，轉去曲愈遠矣。

夢符於調笑風情、遊戲之作以外，亦有草堂、楚江諸體，余好其〔水仙子〕《題李仁仲懶慢齋》云："鬧排場經過樂一回閑，勤政堂辭别撒一會懶，急喉嚨倒唤學些兒慢。掇梯兒休上竿，夢魂中識破邯鄲。昨日强如今日，這番險似那番，君不見鳥倦知還。"此種意趣，亦復清空遥遠。而〔山坡羊〕兩首曰："鵬摶九萬，腰纏十萬，揚州鶴背騎來慣。事間關，景闌珊，黄金不富英雄漢，一片世情天地間。白，也是眼。青，也是眼。"一"黄"一"青"一"白"三字，便羅盡一切世情人欲。"冬寒前後，雪晴時候，誰人相伴梅花瘦。釣鰲舟，纜汀洲，緑蓑不耐風霜透，投至有魚來上鈎。風，吹破頭。霜，皴破手。"世人遇事，必待魚來上鈎，方肯罷手，卒也亦

多見其手皴而頭破矣。直鈎之風,胡不作耶!

喬氏曲中多用"喫喜"二字,如〔折桂令〕《紅蕉》曰"妝點湖山,喫喜窗紗",〔水仙子〕《傷春》曰"那些兒喫喜人",《紅指甲》曰"剖吴橙喫喜煞",〔一枝花〕有"風流這生,喫戲可憎",〔新水令〕有"你個喫戲冤家"。按"喫"亦作"忔",兩字乃美愛之意,宋人久有其語,如趙長卿〔探春令〕後段云"幡兒勝兒都姑媂,戴得更忔戲",〔有有令〕换頭云"準擬恩情忔戲"。董《西厢》内用此二字處亦甚多,如云"吃喜的冤家怎生安穩"等,意皆一致。《雨村曲話》祇謂此二字是"市語",未詳究竟。

朱竹垞

喬、張大體,如上云云,清初朱、厲輩,有意喬、張者,可於此處便及之。竹垞〔水仙子〕曰:"半湖山上采樵夫,百步橋邊垂釣徒,三家村裏耕田父。這生涯都不苦,要歸歟只便歸歟。錦屏風蒼厓紅樹,白雪灘金虀玉鱸,緑楊灣赤米青菰。"〔朝天子〕云:"魚標,稻苗,爭似南湖好。月寒沙柳夜蕭蕭,帆影卸三姑廟。暗水横橋,矮屋香茅,看黄花都放了。絲縧,布袍,再不想長安道。"意度閑雅,色澤清麗,允合小山。〔沉醉東風〕云:"香茅屋青楓樹底,小蓬門紅板橋西。雖無蔗芋田,也有桑麻地,野薔薇結個笆籬。更添種山茶緑萼梅,這便是先生錦里。"〔普天樂〕云:"到清秋,開家宴。生魚切玉,野雀披綿。村村簖蟹肥,日日菱湖賤。對竹千竿書千卷,悶來時划個花船。白蓮寺前,青楊橋外,金粟山邊。"翛然遠趣,允合慶元遺響,至於抒辭是否小山,則不敢强斷,或誣古人矣。小山曲中,雖用襯字,而句調必極圓轉整齊,令人讀去,不知是襯。如此處〔沉醉東風〕内,"更添種"之"更"字,似非小山所有,斯雖細處,亦見流派也。

竹垞有〔醉太平〕曰:"野狐涎笑口,蜜蜂尾甜頭,人生何苦鬬機謀,得抽身便抽。散文章敵不過時髦手,鈍舌根念不出摩登咒,窮骨相封不到富民侯,老先生去休。"擬之小山〔水仙子〕《歸興》,則微質,擬之夢符《怨情》、《嘲少年》,則質猶不足,當是汪雲林《小隱餘音》也。

竹垞〔天淨沙〕曰:"一行白雁清秋,數聲漁笛蘋洲,幾點昏鴉斷柳。夕陽時候,曝衣人在高樓。"自東籬有"枯藤老樹"之章,説者以爲元季屬

和雖多，且難繼響，後人勿論矣；然如此闋，亦何神飛意動，深得東籬之法耶！屬和東籬者仍抱定邊聲塞況，描寫秋思，所以終不及東籬也，不如竹垞之得間矣。

詞曲之律

竹垞〔落梅風〕云："細細香苞綻，泠泠淺水流，趁快雪乍晴時候。把短簫横笛吹上樓，對七十二峰行酒。"襯字之拗捩，句法之破壞，平仄之失粘，全非本調矣。本調在元人，樓韻應上聲，淺水應上去，雪字應平，末句應上三下四，作仄平平仄平平去，周德清訂之甚詳。夫曲至清人，未嘗不能唱，雅如竹垞，乃亦不嚴格律如此；而詞至清人，已不能唱，顧詞律之説，反大成焉，世間事抑何顛倒謬亂者多耶？詞在唐與北宋，除法曲、大曲以外，皆屬小唱，供人玩弄之文字也，原不足奇，亦不甚尊，是詞之真也。其樂雖不得聞，而其句調（指令、引、近）則至今讀之，除〔河傳〕等短句太多者外，猶覺精圓流利，無所謂拗句也，無所謂澀腔也，作者循聲，祇要一心諧婉，自無不合矣。及南宋慢詞稱盛，新腔犯調，層出不窮，聲音大改，平仄有異趣，而上去多殊位，在當時美成爲手創之人，玉田猶謂其音律不能盡合，何況他人，何況後世音律之已亡！蓋有非照譜不能填詞，非據宋人原唱，不能自信者矣。此今日所謂詞律之學，於南宋慢詞，硜硜爲甚，於令近短章，並無多可言者也。然而曲中小令，雖同是短章，却不與詞中令近短章悉同，其言律也，必硜硜爲甚，反而有若慢詞長調者，世人亦曾省之否耶？論曲律，原至繁，聯調成套，有成套之律，聯套成劇，有成劇之律，而其始也，聯字成句，聯句成調，其爲律也，又何殊於詞家之於長調？套律嚮見譜録，劇律今詳於許守白先生《曲律易知》一書，至於字句之律，惟《中原音韻》"作詞十法"之定格四十首中，見其精嚴耳。

關於詞曲之律，余有微意，附見於此。律者，音律也，非文律也；音者，合樂歌唱之音也，非隨口吟哦之音也。吟哦雖諧，歌唱未必合，此詞曲中所以有拗句澀腔；必遵守不渝，而後方謂之合律也。故能合樂歌唱，而後硜硜於律，方有所用，方有所得。不然，詞成以後，僅能吟哦，不能歌唱，雖拗矣，澀矣，徒見其煩耳，苦耳，畢竟所爲何來，能無憾乎！近

人填詞,四聲陰陽,不規撫宋人原唱不爲當,不爲工。然而詞之與樂,久已判離,雖極意宫商,殫心律吕,至於銖黍悉稱,毫釐不爽,亦終於紙上談兵而已,曾不能引吭吐一聲,合樂成一闋也。鄭氏叔問有《詞源斠律》之書,若已洞明宋詞之樂,可以舉而復古於今日者,小紅吹簫,念奴高指,儼然白石道人再生後世,確以宋樂歌宋詞,不同許、謝兩家,《自怡》、《碎金》兩譜,强以崑曲之屨,納詩餘之足者矣。然而鄭氏既歿,其説不詳,即鄭同時詞家,亦絶無傳習其唱法,昌言其奥旨者,何耶?使宋詞之樂,果然重明於後世,則豈非驚人之盛業?當斷不至聽其明於鄭氏一身,旋復昧於鄭氏一死也。然則宋詞之樂,其終未明於後世耳。夫無樂而言律,且言之硜硜焉,譬著屨不能步行,而製屨精嚴,不稍寬假也。屨之求其適足者,爲利於行,非必爲雅觀耳,今刻意成宋人之屨,而衹能高拱端坐,或俯視歎玩,至於跬步,曾不能舉,屨之爲屨,果如是乎!試爲回想,能不啞然耶!然而有足之人,雖好爲古屨,實重在屨中之足,至於末流,則不免削足適屨,甚且無足,而空寶其屨之爲二窗針綫、雙白翦裁也。弊之甚矣!余意非欲鲁莽滅裂於詞律而後爲快也,蓋深痛詞樂既淪,萬世不復,令後人空有守律之苦心,終不獲合律之真趣,至爲可憾耳。再回顧曲中,崑腔既作,元音固等於詞樂之淪,譜法不昌,新曲詎易得管絃之被,唱崑腔者,亦人人能唱前人舊曲耳。若自己興會所到,筆墨淋漓,即能援拍而成譜,横管而成腔,發喉而成響,或慷慨激昂,或纏綿旖旎,一曲既終,胸中骯髒塊壘,盡洩無遺,斯文字、聲樂,二者兼得其趣者,顧舉世有幾人乎?必能如此,而後刻意於陰陽清濁之律,方覺有爲;不能如此,亦終是裹足端坐,而徒然窮屨之工也。夫韻文而不能自由於音樂中有所活動,即難以言合樂二字。不合樂,即難以言詞曲,因詞曲之别於他種韻文者,端在合樂之一事耳。有辭而無聲,詩賦皆然,何必詞曲?曲之譜法既不昌,衹能唱舊曲,不能譜新詞,是文字於音樂間,雖具活動,而甚有限制者也。乃曰詞樂則亡,而曲樂則未亡,亦似乎孟浪未深思矣。瞿盦先生常言,海内今日明崑曲譜法之人,稔熟所知者並先生不過二三輩。危矣,殆矣!今之治曲者,倘不知努力傳習譜法,豈好如詞家以昌言亡樂之律爲快耶!

厲樊榭

樊榭之學小山，以〔殿前歡〕《秋思用小山春思韻》一首爲著："寫秋思，芭蕉葉葉竹枝枝。南湖風雨涼何自，潘鬢成絲。蟲聲唱鬼詩，雁影排人字，鳳紙書仙事。餘香滅後，幽夢回時。"清疎之氣，翛然滿紙，最難得。小山原唱云："話相思，曉鶯啼在緑楊枝。起來搔首人獨自，漫寫烏絲。和梨園樂府詩，代錦帕回文字，訴玉女傷心事。劉郎去後，燕子來時。"頗敷泛，不知樊榭何以獨和之？又樊榭雖能賞夢符詞，而集中不能彷彿其妙處，吾於是信小山淵雅近詞，易學，夢符奇俊，曲中當行，難學。

樊榭曲有自具風趣，不必摹擬前人者，〔醉太平〕《看梅宿西溪山莊》云："掩篔笆野橋，護莎砌田坳，梅花雪擁閣如巢，供吾儕睡飽。溪深溪淺隨春笑，窗明窗暗疑人到，鐘初鐘絶帶詩敲，剩香吟半瓢。"〔普天樂〕《春水》云："雪初消，波微溜。鵝肫蕩口，鶯脰湖頭。藍拖打槳人，緑染湔裙候。何事干卿吹纈皺，笑東風直恁風流。情如此柔，殘紅漾久，還繞妝樓。"取意静而細，是詞家之曲，較之元人大刀闊斧，氣格終異。

樊榭頗有遊戲之作，亦好爲俳體，此兩層尚是曲家本色。《題村學堂圖》〔醉太平〕云："村夫子面孔，濁睡漢形容，週遭三五劣兒童，正拋書興濃。探雛趁蝶受朋儕哄，參軍蒼鶻把先生弄，甘羅項橐笑古人聰，不樂如菜傭。"末句意不暢，病也。〔柳營曲〕《漁家》云："漁事多，奈漁何，漁心太平誰似我。春雨漁蓑，落日漁艖，漁舍水雲窩。約漁兄漁弟經過，聚漁兒漁女婆娑。漁竿連月侵，漁網帶煙拖。歌，漁笛定風波。"亦復淋漓盡致。

樊榭〔沉醉東風〕《春日西湖》一首有曰"典西湖此事休云"，並引元人劉時中〔醉中天〕之注語以爲注。余檢劉詞並注，惟《樂府羣玉》載之，他書未見焉。而注究出劉氏，抑出《羣玉》選手，不可知也。"典西湖"語，頗有深致，不僅爲曲家掌故之可言者。劉詞云："花木相思樹，禽鳥折枝圖。水底雙雙比目魚，岸上鴛鴦户。一步步金厢翠鋪，世間好處，休没尋思典賣了西湖。"注曰，"宋諺有'典賣西湖'之語，臺諫謂之'賣了西湖'，既賣則不可復；省院謂之'典了西湖'，典猶可贖也。無官守言責，則無往不可。此古人所以輕視軒冕者歟"云云。蓋謂有官守則不能暢林泉之樂，特舉西湖爲林泉之至者以見例耳。意固超潔，説亦何其雋

永耶！余從吴門許氏，得覩《羣玉》，以爲生平之幸。樊榭引《羣玉》語，並不記明出處，豈爾時《羣玉》爲習見之書歟？前人博洽，亦正因緣眼福厚，斯嚮往而不能及者也。

江山風月譜

朱、厲以外，清人宗喬、張者，惟許光治《江山風月譜》散曲足述，然亦偏至小山之雅，終未及夢符之俊也。《譜》中令曲五十二首，其弊在一言曰：欠生動。然如〔塞鴻秋〕《題友人采菊圖》曰："蜉蝣衹作昏朝計，蟪蛄豈識春秋意。蟭螟局促人間世，蠹魚瑣屑書生事。龍頭翰墨場，燕頷功名志，笑東籬未必淵明是。"歎慨之餘，亦居然盛氣，乃通卷之翹楚矣。此原以調中句法多排偶，但能成篇者，都不容委靡短氣也。然作者下筆，能低昂稱調，亦自可貴矣。更如〔殿前歡〕《湖上》曰："櫂頭船，劃開雙槳鏡中煙。船唇弄水瓊珠濺，櫂轉渦漩。望天光四岸懸，看地勢孤城轉，指人影中流見。湖山圖畫，雲水因緣。"〔水仙子〕曰："堤邊樹色辨陰晴，花外蟬聲管送迎，人來團扇風前影。相將步出城，背夕陽湖上閑行。水翠涵明鏡，山螺列畫屏，問柳洲何處啼鶯。"皆秀雅中尚具有氣概者。

許作擬小山，色采、氣韻都能入彀者，其爲〔水仙子〕《海棠》乎？"紅綿繡鳳撲華船，紅錦回鸞散舞錢，紅絲顫雀翹妝鈿。過清明百六天，畫墻低何處秋千。宿粉暈流霞炫，明脂洗垂露鮮，是花中第一神仙。"他如《壬子十二月初七夜聽雪》曰："空江殘月蟹行沙，淺垤迴潮蟻散衙，平筐靜夜蠶食葉。小窗中人聽雪，折迴風滿地飄灑。瞑銀葉斑消鷓節，爇銅荷紅凝蠟華，早陡驚一分寒賒。"乃覺有懈可擊，非完作矣。"早陡驚"句，應與上文成救尾對，然元人非名家且不盡講究，又何能以之非難許氏乎！

許令越入詞境，似前人作愈覺變本加厲者，如〔柳營曲〕云："宵漏闌，宿香殘，曉來有人憑畫欄。花霧紅乾，竹露蒼溥，陡地做春寒。廿四回芳信更番，九十天花事留難。絮遲堤柳卸，綿約海棠攤。拚，一醉酒杯寬。""絮遲"一聯，可作〔臨江仙〕押閿語，曲云乎哉？

《江山風月譜》中，自有清新之韻，所謂詞家之曲，尚異於前一種曲中之詞者。〔小梁州〕曰："碧羅團扇戀新秋，庭院清幽。空階時見一螢

流，青如豆，風閃墮簾鈎。月光淡醉鵝兒酒，轉花陰移上高樓。黑暗中，黄昏後，玉簪香透，誰與當搔頭。"絶不矜持，而幽蒨獨至，以較〔醉太平〕云："十二分煙月，百六日韶華，東風催趲一年花，問春光能幾家。紫綿深海棠梨暈纈，緑羅輕露芭蕉破摺，翠絲長水楊柳垂丫，索重頭看些。"雖刻意元人，而反嫌堆垛者，則前詞較勝矣。惟"碧羅團扇"云云，通體皆是南音，〔小梁州〕乃北調，陰柔陽剛，尚未投分，知音者或同此見也。

《譜》中多寫時序天氣之作，間涉農事，尤有風趣。〔滿庭芳〕云："緑陰野港，黄雲隴畝，紅雨村莊。東風歸去春無恙，未了蠶忙。連日提籠採桑，幾時荷鍤栽秧。連耞響，田塍夕陽，打豆好時光。"最閑婉有致。又如〔天淨沙〕云："緑陰門巷停車，碧雲庭院棲鴉，柳絮剛剛飛罷。時光初夏，新棉又裹桐花。"又〔落梅風〕云："新涼早，庭院虚，聽瀟瀟豆花疎雨。晚來絡絲蟲獨語，問西風又來何處。"情致一踈一鬱，而皆其音載好也。

《譜》中有〔水仙子〕《詠木香煎酥》，其物頗韻，而詞則油然同物之味也："不教簪朵捧銀翹，不許瓶枝彈玉窰，香油菜子初溲稻。記墻頭千萬條，喜登盤遠勝題糕。咂粉學蜂兒鬧，噙香賽蝶子嬌，好風情齒頰難消。"余前謂許令偏至小山之雅，未及夢符之俊，然於此闋，獨不然矣。春尾壓寒，樓居感疾，抑塞中見盂内玫瑰，矖然如相慰藉，遂拈〔黄鶯兒〕云："小病越無聊，猛擡頭一朵嬌，金盂供養剛剛好。斜陽蕊彫，輕風瓣摇，尖香兒細細攢來妙。到明朝，和酥點蜜，銀勺小窗挑。"一時遣意而已。

昨非集曲

劉熙載《曲概》，雖能言小山騷雅，但劉氏自己作曲並不爲之也。檢《昨非集》之曲，僅四令、一套而已，雖不庸，而實偶然之作，並非此中當家。學者將疑融齋之無藝不概，實則概在説，而未必能概在作也。惟其四令乃因客有幽憂之疾而作，譜詞以廣意，便能按歌以佐酒，而客之幽憂遂解。其一套乃隱括楚騷《山鬼》之辭，能寫古意入今聲，擬東坡〔哨遍〕之於《歸去來辭》，是皆得曲之用者也。雖爲偶然之作，如此偶然，適足多矣。作一曲便盡一曲之用，融齋畢竟是探得曲旨者，又何可訾其能

説而不能作耶！視他人之篇什雖繁，徒然壓載卷中，始終無一被絃管者，則僅僅四令、一套，又何嫌哉？録〔對玉環帶清江引〕二首云："對酒當歌，光陰休放過。睡魅愁魔，工夫剩幾多。任你説蹉跎，勝他聾與跛。官似甘羅，那宜衰朽做。封似蕭何，怕來賓客賀。有人問我何功課，我也渾忘我。樵憑爛斧柯，釣豈需船舵，大半逍遥因懶惰。""歸去來兮，問有誰阻伊。復駕言兮，又有誰勸伊。便有上天梯，不如踹平地。楊柳横欹，要探春信息。籬菊開齊，好諳秋意味。陶公傲許當年寄，只不受官場氣。煙霞療我飢，車馬從人意，彼此代謀無善計。""代謀不善"，謂人皆當自謀也。或翻騰，或爽切，兩首中兼有其筆。

清人散曲概況

在主張騷雅一系以外者，清人散曲尚多，嚮有雜鈔數册，凡數十家，兹隨意論列一二，不求備也。

凡慕元曲之體，而又以騷雅爲歸者，大都不爲南曲。融齋之立説乃慕元音而主騷雅者，但其所作，務求應用崑腔中南曲爲主，彼時崑腔未衰，故融齋隱括《山鬼》，用〔南步步嬌〕套，而四令之中，兩首〔山坡羊〕亦南腔。融齋之作與説，不盡一事，蓋又當别論者矣。此外樊榭所作，且題曰《北樂府》；《曝書亭集》中，南調又僅三首附後；《江山風月譜》中則無一南調，其旨趣皆可見。此外如沈謙之《東江别集》、吴綺之《林蕙堂集》、陳維嵋之《亦山草堂集》、吴錫麒之《有正味齋集》等等，皆偏重於南，或南北兼備。前者大有復古之趣，後者則沿明季遺風，時尚爲爾也。復古者注意文字，而無聲音，適時者聲樂極崑腔之盛，而文字實不足觀矣。此説雖不能盡符，要得其大概，討論曲史之變遷流派者，當能詳之也。

南北曲之分

沈謙之《東江别集》，卷四北曲，卷五南曲，南曲多翻新腔，即所謂集曲。詞復多翻自詩餘與北曲。蓋彼時人人需唱崑腔，厭舊調之習聞，遂翻新譜，一時腔多詞少，供不應求，一一創作，又不勝其勞，而回視古人舊作，固詞多且佳，特腔異耳，遂於翻譜之餘，復翻文字，頗覺其事輕易，

兼得聲文之美也。然而一經翻製，雖極精之詞，亦同糟粕，蓋生氣索然矣，聲文兼美，殆妄想耳。夫南北曲胎息氣味，各有程限，宫調之間，尚且異趣，富貴綿纏者，不宜感歎傷悲，飄逸清幽者，不宜惆悵雄壯，元人析之甚明，於勢不容假借，聲情使然，並非臆説也。乃謂南北界限之大，古人已定之趣，而可以由我牽而混之，仍求不失原美，其事爲可能乎？詞翻曲，北翻南，乃沈伯英、王伯良之殊好，東江殆有所祖。沈、王精於音，嚴於律，苛於論文，而獨開此雜糅混亂、因循苟且之翻曲習氣，頗令人深思而不得解也。前人分析南北之論，何元朗《四友齋叢説》、王世貞《藝苑卮言》，皆鑿鑿焉；而清初魏伯子論文中，有"南北曲較語"一段，尤精湛絶倫，爲從來曲家所未道。因其説知之者不多，附見於此，以證詞曲南北，彼此翻製，實爲不可而又無謂之事焉。

南曲如抽絲，北曲如輪槍；南曲如南風，北曲如北風；南曲如酒，北曲如水；南曲如六朝，北曲如漢魏。南曲自然者，如美人淡妝素服，文士羽扇綸巾，北曲自然者，如老僧世情物價，老農晴雨桑麻。南曲情聯，北曲勢斷；南曲圓滑，北曲勁澀；南曲柳顫花摇，北曲水落石出；南曲如珠落玉盤，北曲如金戈鐵馬。若貴堅重，賤輕浮，尚精緊，卑流蕩，好乾淨，厭煩碎，愛老成，黜柔弱，取大方，棄鄙小，求藴藉，忌粗率，則南北所同也。北曲步步橋高，南曲層層轉落；北曲枯折見媚，南曲宛轉歸正；北曲似粗而深厚，南曲似柔而筋節。北白似生似呆，南白貴温貴雅；北白或過文，或眼目，或案斷，南白有穿插，有挑撥，有埋伏；北白冗則極冗，簡則極簡，南白停匀而已。作詩題難於詩，作曲白難於曲。伯子又曰：識得呆裏撒奸意，可作樂府。亦妙論而且確論也。

東江别集

東江小令，間有警句，而完璧絶少，且甚刻意之作，而仍欠融洽者。如〔北寄生草〕《閨情》云："花慵戴，粉倦搽。也曾傍雕闌受了丫鬟誂，也曾濕羅鞋受了夫人罵，也曾寄瑶箋受了先生詐。活羞殺幾宵兒只竊斷頭香，怪道是一春來慣卜遊魂卦。"襯字處觚稜觸手，不甚流走。如〔南黄鶯兒〕《春恨》云："臨鏡强寒温，怪鸚哥鬼混人，晚妝簾底東風緊。一回待嗔，一回又顰，畫闌斜靠頭兒暈。豈傷春，寬衣緩帶，不稱小腰身。"

結處率不可耐。余特好其“鸚哥混人”之語耳。

東江令曲，除明言翻某人詩餘、某人北曲外，尚多剽竊之作，可舉一闋爲例，〔落梅風〕《閨憶》云：“從分散，整痛嗟，冷清清鳥啼花謝。提名兒罵他心是鐵，料伊家耳輪常熱。”馬東籬詞曰：“從别後，音信絶，薄情種害殺人也。逢一個見一個因話説，不信你耳輪兒不熱。”彼之出此，殆屬顯然，而二者造語之一巧一拙，亦不待分判矣。沈氏既見東籬有此作，則己詞不亦可以已耶！東籬慣拈此調作情語，元氣淋漓，俱是高絶，附見數首云：“心間事，説與他，動不動早言兩罷。罷字兒磣可可你道是耍，我心裹怕那不怕。”温厚之旨，湧溢言外，風人之度，於兹爲著。魏伯子所謂“北曲似粗而深厚”者，中矣。“因他害，染病疾，相識每勸咱是好意。相識每若知咱究裹，和相識也一般憔悴。”宋詞原有“和天消瘦”之語，然天是憑空想著者，此云“相識”，乃眼前人物情事，真切之處，殆猶過之。此正情語中伯子所謂“晴雨桑麻”也。“實心兒待，休做謊話兒猜，不信道爲伊曾害。害時節有誰曾見來，瞞不過主腰羅帶。”即僅以屬辭造語之手腕而論，較之東江〔黄鶯兒〕内“寬衣緩帶，不稱小腰身”句，曲直深淺，可以道里計耶？固知清初元初，曲之造詣，本不容相提並論也。王伯良《曲律》“雜論”節内，謂東籬“一遇麗情，便傷雄勁”，然觀此數曲，果如何哉？

西堂曲

尤西堂曲好嬉笑，前人筆記中每録其〔黄鶯兒〕《詠懼内》等闋，余覺尚鮮機趣，不得已如《美人醋》曰：“新釀醋葫蘆，翦金屏仕女圖，夢中不許高唐賦。嗔青溪小姑，駡黄鬚老奴，津頭波浪公無渡。笑兒夫，窮酸措大，風味略如吾。”思致乃較活耳。

西堂〔駐雲飛〕《十空曲》，當年傳唱頗盛，遣辭確能沉著痛快，如《功名一空》有曰“白首戀鳴鐘，青山木拱。華表銘旌，斷送黄粱夢”，《聲音一空》有曰“轉盼白楊風，挽歌相送。子弟梨園，同入鈞天夢”，《飲食一空》有曰“殺氣滿喉嚨”，《文章一空》有曰“何處哭秋風，淒涼文塚。一部《南華》，不過莊周夢”，皆警策動人。而通首嗚咽，唾壺欲碎者，殆無過於《松風一夢》矣：“豎子英雄，觸鬬蠻爭蝸角中。一飯丘山重，睚眦刀兵

痛。嗏，世路石尤風，移山何用。飄瓦虛舟，不礙松風夢。君看爾我恩仇總是空。"聲情並茂，於此足當。序謂"慕蓮池大師之七筆勾而作"，"七筆勾"不知亦是曲否？頗以未見爲憾。又明人已有〔羅江怨〕《四夢八空》之曲，見《詞林摘豔》，當即西堂之所本也。

因讀西堂田園之第四空，憶及元人鄧學可作，終覺元曲手腕，實非後世所曾及。學可〔端正好〕套中〔倘秀才〕曰："有一等造園苑磨磚砌甃，蓋亭館雕梁畫斗，費盡工夫得成就。今日是張家地，明日是李家樓，大剛來只是翻手合手。"〔滚繡球〕曰："剗荊棘鑿地做沼池，去蓬蒿廣栽榆柳，四時間如開錦繡，主人翁能得幾遍價來往追遊。亭臺即漸摧，花木取次休，荊棘又還依舊，使行人嗟歎源流。往常間奇葩異卉千般秀，今日個野草閑花滿地愁，葉落歸秋。"前闋之妙，便在"水落石出"四字，後闋轉折如議論，如演說，跌宕而出，寄慨自覺痛切；視西堂云"北苑南宮，萬户千門擬九重。金屋阿房衕，金谷天台洞。嗏，臺榭土花封，牛羊丘壠。綺閣迷樓，也等華胥夢。君看甲第田園總是空"，幾覺無一句搔著癢處矣。學可仕履未詳，《元詩選》載張雨詩，有《寄鄧學可留穀城》者，想其人即與張氏同時也，所作亦僅此套，見《太平樂府》。

西堂自跋中，謂"高邑趙儕鶴冢宰，一代正人也，於梁宗伯處，見其所填歌曲，乃雜取村謡里諺，耍弄打諢，以洩其骯髒不平之氣，近則高念東侍郎，亦復爲之"①如此。其意蓋謂小曲並不見棄於端人正士，正不容十分鄙薄耳。按趙指南星夢白，泰昌間進吏部尚書，方嚴疾惡，與鄒元標、顧憲成，海内擬之三君。高名珩，字蔥佩，崇禎進士，入清官刑部侍郎，有《棲雲閣集》。兩公散曲，皆不著聞，趙有散套見《北宮詞紀》，高曲並未寓目，識此以俟博訪。西堂有〔北耍孩兒〕《和高侍郎席上作》二首，録其一略存鴻爪，云："漫乾坤百丈塵，攢春秋萬斛愁。黄鷄白日寧長久，俺只見鴛鴦樓上飛蝴蝶，虎豹關前走馬牛，猛思量，空消受。搬故事黄粱夢裏，弄前程傀儡場頭。"

---

① 今校：清康熙刻本《西堂詩集》中《百末詞餘》，"於梁宗伯"作"予於梁宗伯"。

忠雅堂曲

蔣心餘《忠雅堂集》，附南曲十套、北曲一套，除第一套《中秋對月》以外，餘皆題圖之作。文字使事屬辭，全傷板重，按諸伯子所云，既無淡妝素服之姿，又少柳顫花摇之趣，更乏珠落玉盤之響。心餘以《藏園九種》示袁簡齋，簡齋曰：别無佳句，止《空谷香》中，"儘由他恁地聰明，也猜不透天情性"二語，差可人意。心餘大笑曰：子真詩人耳，曲之所長，不在此也。夫曲之所長，《九種》中誠具之，若十套内則難言矣，無他，失機趣耳。且心餘於散曲體格，亦多未究，十套南曲中，成套者實衹半耳。如題小李將軍樓閣卷、題黄樓、雪堂、白鶴峰、載酒堂四幀，皆同韻者兩調而已，亦無尾聲，雖南曲中亦無如此短套也。核之前人之作，《江東白苧》中有之，衹可算作南曲中之帶過曲，仍在小令範圍内，絶不是套也。其《題黄州旅居圖》，以不同韻之四支〔金落索〕，帶一尾聲而成套，則更覺可笑。余近定散曲體格，套無南北，必叶一韻；令無南北，皆有尋常者、帶過者、重頭者三種。南重頭可以謂令，亦可以謂套，因南套不必有尾聲也。帶過本限在北，自《江東白苧》好用不同之集曲兩調，詠一題而又叶一韻，謂之套則太短，謂之尋常兩令，則又分拆不開，惟有仿北曲例，亦以帶過目之耳。

事事不可成習氣，成習氣則其事不敝也不遠矣。吾嘗怪張叔夏《詞源》，通體十餘節中，許多緊要話未及，而將詠物、節序、賦情、離情四個題目，先分占四節，得毋瑣屑不得大體乎？實則四種題目，在當時詞人，朝夕拈詠，已成習氣，張氏之特意分别立論者，爲適時耳。使張氏生五代北宋時説詞，著意之處，必不爾爾矣。套曲在元季，悟迷收心，歸隱樂道，是其習氣；入明則多用以頌祝，真可厭也；而清人用套曲以題圖，亦成習氣，且至今未輟，其不類於酬應文字者幾希耳！心餘散曲，十九題圖，想見當時風會，惟不隸事不成闋，亦得毋勞絀之餘，而後出此，聊以濟窮乎？偶見王静庵先生《詞話》云："人能於詩詞中不爲美刺投贈之篇，不使隸事之句，不用粉飾之字，則於此道已過半矣。"余謂詩詞固然，曲尤然。

有正味齋曲

吴穀人曲，亦多題圖，不僅套數，小令且然矣。其有關考據者，有

〔折桂令〕五枝，序曰"徐菊莊先生爲康熙戊午大科前輩，其楓江漁父圖，題者甚衆，中有竹垞翁詩，已刻入《曝書亭集》中，後附〔折桂令〕五闋，蓋竹翁自爲之，故集中不言題其圖也。辛未春，徐山民待詔過杭，訪余於東皋草堂，出此圖屬題，則竹翁作俱在焉，因即效其體爲之"云云。按《葉兒樂府》以五闋爲冠冕，無題，得此而後意有所歸，詞則都不必録也。

穀人集有《題仕女圖》十二首，首各一題一調，則頗别致，而文字亦有足賞者。序曰，"《梅村集》中，有《戲題仕女圖》十二絶句，因用其題，各以南北曲譜之，並屬友人徐君蘭坡，仍繪其意以傳"云云。十二題爲一舸（用杜牧詩句）、虞兮、出塞、歸國、當鑪、墮樓、奔拂、盜綃、取盒、夢鞋、驪山、蒲東。是全詞乃先詠事而後作圖者，非尋常之所謂題圖矣。就中當以《一舸》〔南梧桐樹〕爲最精："西風吹白紵，歌罷人何處。莫道功成，肯逐鴟夷去。算回頭只有煙波路，吴苑千秋花也愁無主。越客千絲，網也兜難住。剩相思石上苔無數。"中幅詠歎固工，一結意趣尤遠。而《出塞》〔駐馬聽〕云："國色誰知，何苦黄金賂畫師。蛾眉易老，玉關自遠，青塚長迷。琵琶彈出漢宫悲，蟾蜍照見胡沙淚。險被胭脂，勒名兒涸了燕然字。"聲情何等慷慨淒緊。又如《當鑪》〔解三酲〕云："著犢鼻風生一閧，畫蛾眉翠隱雙峰。酒旗摇曳春星，動休誇是數錢工。賦成纔有千金賣，歸去依然四壁空。琴心送，只茂陵秋雨，累個愁儂。"乃覺有句無章。餘則更無足數矣。另有〔沉醉東風〕《題楊妃春睡圖》者，可謂與前十二題一例，語亦小有致："鸚鵡舌罷教調弄，荔枝漿且莫傳宣。迷迷蝶夢尋，密密梨雲變，鹿銜花有誰曾見。便描得豐肌軟似綿，怕纏臂的黄金壓匾。"寫玉環之肥如此，殊不令人喜。

穀人令曲，余最喜誦"畫船煙水紅橋夢"句，如前所紀矣。别有〔玉胞肚〕《詠新柳》者，意亦尋常而風致頗楚楚："似煙凝悄，料纔禁春風翦刀。熨眉開陌上青描，引絲長波心黄醮。十三年紀女兒嬌，傳遞新愁過畫橋。"音吐亦復瀏亮也。又〔駐馬聽〕《登金山》曰："塔頂呼鈴，斷渡風來不得行。畫看小李，帶問東坡，泉品中泠。講經龍欲出波聽，護禪鴿亦棲簷定。晚閣誰憑，幾船紅板，看抽帆影。"〔醉太平〕《移居東園》曰："東皋生署號，村夫子移居，劃來水竹便留吾，已新編煙户。放生社乞魚

苗護,鳴機坊許燈光助,灌園人習菜傭呼,好衣冠漸疎。"在餘作踳駁之中,此已算穩洽矣。〔醉太平〕尤具翛遠之趣;〔駐馬聽〕結語,應作四、七兩句方得調,散成四字三句,則凝澀類詞矣,傳奇中用之有此體,散令中不宜有。

有句無章之作,余雅不好割裂舉之,乃於穀人令,有不能已者。〔沉醉東風〕《春日湖上》有云"芳草如煙畫不深,有夕照泥金暗滲",〔皂羅袍〕《杏花》有云"餳簫吹過,新煙已消。酒帘招否,前村尚遥。只愛那一肩香遞紅樓悄",〔醉太平〕《湖上看芙蓉》有云"者般清豔最宜秋,悔輕被老鷗消受",〔油葫蘆〕《觀菜花》有云"鵝兒殼蜕新,蜂兒翅搧忙。但酒波和著花光盪,渾不信有斜陽"。芳草則緑滲泥金,杏花則紅樓悄没,芙蓉則悔讓白鷗消受,菜花則落照因之模糊,而與杯裏酒光,同爲盪漾,寫來皆呈異樣新麗,雖語尚在可詞可曲之間,要各具精采矣。

香消酒醒曲

辛酉春,寓金陵盋山精舍西,讀八千卷樓舊藏正樂,而忽嬰傷寒,卒卒不得復原,醫戒耗神,悉屏卷帙,而私藏席底,藉遣長晝,必不能已者,則二趙之藝事——秋舲《香消酒醒曲》與悲盦二金蝶堂印也。二者以爲余所同好,乃覺其韻味之醇醇醉人,竟多相類。秋舲曲,在前人惟吴幼樵《塵夢醒談》及楊坦庵《詞餘續話》内,曾一稱引,而坦庵僅許以清雋工緻而已。融齋《藝概》論曲之妙有曰"在借俗寫雅,面子疑於放倒,骨子彌復認真",此三語深可玩味。惟余覺融齋畢竟狃於"騷雅"二字成見,必欲扣定"雅"字,以增重曲體,所述尚覺未至。蓋曲固有借俗寫雅,亦正有借雅寫俗,無論詞意兩面,俗不容於詩詞,乃詩詞之短,獨容於曲,乃曲之所以大也。必曰好曲所以寫雖俗,而所寫必雅,是仍俗見耳。至於後二句,宜曰"面子必須放倒,骨子自然認真"。蓋"放倒"並非"疑於",疑於是終未放倒也;"認真"不必"彌復",彌復則嫌矜持,所認有時反太過而不真矣。惟放倒之法,亦不必盡用方言俗語,詞中應有一種輕靈鬆蒨、新鮮活潑,句間則需極合語調,流走多而停竚少,自來好曲,本無不然。若欲舉一易見之例,其爲《香消酒醒曲》乎!《香消酒醒曲》恰恰如話,不同朱、厲輩,亦絶不借重元人方言以爲本色,又不同沈東江

輩。較之元人，雖不過得一體，但爲果然放倒，而自然認真者，峰泖浪仙明施紹莘以後，散曲中一人而已，清人散曲，真不可少者，惟秋舲也。

坦庵怪梁應來《隨筆》中，僅録秋舲《詠月》全套内一枝〔江兒水〕，爲斷鳧截鴨。余兹不欲多引套曲，而又不可無以見例，秋舲小令又不多，乃不得不稍稍摘調於套矣。

《雨窗獨坐》〔二郎神〕云："西風裏，這扯淡的芭蕉惹是非，作弄人來當兒戲。接連幾陣，却剛剛隔著窗兒。那一個聽他能快意，生拉到恨田愁地。黄昏矣，猛可裏身上寒多，添著些衣。"《題泖湖訪舊圖》〔步步嬌・皂羅袍〕云："最好是水楊柳下，蓋三間茅屋，紫竹籬笆。沿溪雨過響漁叉，夕陽破網當門掛。遥天一抹，朝霞暮霞。遥山一煞，朝鴉暮鴉。更夜深蟹火有星兒大。"《題葛秋生横橋吟館圖》〔沽美酒帶太平令〕云："望横河水一條，望横河水一條，認橋邊許丁卯。他是裙屐風流甲第高，没些兒塵擾。王摩詰更相招，把悶愁懷毫端輕掃。離别恨畫裏勾消，索舊雨題詩須早，倩新知補吟亦妙。你啊，擘名箋烏闌自鈔，爇名香銀爐自燒。呀，你這畫圖兒須索自收藏好。"皆只聞有口舌音響，而不知有筆墨文字，題圖之作，祇就一圖字發揮，已得輕靈鮮活如此，心餘輩所能望耶？

《醒談》與《詞餘續話》所載，秋舲《對月》、《葬花》、《寫愁》三套，梁應來舉〔江兒水〕一首，以爲乃《對月》套中最工者，誠然。兹倣其例，於其餘兩套，亦各舉一調，以概其餘。《葬花》套首章〔梧桐樹〕云："堆成粉黛塋，掘破胭脂井。揀塊青山，放下桃花櫬。名香爇至誠，薄酒先端整。兜起羅衫，一角泥乾淨。這收場也算是羣芳幸。"結語意歸沉痛，通套亦直是沉痛過人；而設色之鮮明，則於"青山桃櫬"四字，亦既得之矣。《寫愁》套四章〔玉交枝〕云："没頭没腦，這章書模糊亂囂。愁城築得似天高，打不進轟天情砲。心酸好似醋梅澆，眼辛却被虀薑搗。要丢開心兒越摇，不丢開心兒越焦。""轟天情砲"，允爲不經人道語。秋舲别有《拜月》、《豔情》、《雜感》諸套，並可各拈一闋爲例。《拜月》〔黄鶯兒〕云："緑袖振明璫，拜嫦娥三炷香，深深叩倒紅氍上。衫兒海棠，裙兒鳳凰，玉尖兒輕合蓮花掌。翠魚雙，北風衣帶，吹起兩鴛鴦。"通首多鋪敘服御之精，不言拜月心事，而心事自見，此曲家之比興也，不僅在"吹起鴛鴦"一

句矣。《豔情》〔梧桐樹〕引子云："簾波映日紋，花影紅成陣。人立妝臺，不語看調粉。金籠宿火燻，繡被餘寒困。廊下鸚哥，報道東風緊。鏡中人彩筆橫三寸。"但於設境中寫著豔字，若情字則全蓄在玉人對鏡、橫管沉吟之中，遺意何等靈妙！三章〔三聖樂〕有句云"就是我身如沉水香煙燼，情願你手撥爐山日夕熏"，亦是刻骨情語，不多見者。《雜感》〔步步嬌〕引子云："説到聰明成何用，倒是傷心種。牢愁問碧翁，一片青青，也恁般懵懂。何處哭西風，小心窩醋味如潮湧。"不待卒讀下文，而欷歔鬱邑之情，已覺傾瀉滿紙，是真得引子之用者也。《對月》套〔嘉慶子〕有句云"九迴腸生小多軟就，把萬種酸情徹底兜，空向西風談舊"，意則同此，而健捷激裊之概(《中原音韻》定雙調聲情之語)，則遠遜此矣。

秋舲有〔懶畫眉〕等籤詞三枝，序云："滴園之右，爲白雲庵，中設月下老人像，杭州問婚姻者皆卜焉，籤語拉雜不倫。同人秋日偶遊，晉竹語余，須以樂府小令譜之。余唯唯，暇時挑燈，填五六闋，記其三"云云。題頗新趣，而詞未盡稱，爲記其一於此："問郎年紀究如何，要與兒家差不多，韶華生小怕蹉跎。不比儂年大，儂便蓋上鴛鴦印一顆。"口角雖妙，心理實差，且其詞亦不類籤詞也。

輯清人散曲，吴門王君佩琤，與余有同好，他日當彙所得，勒爲專書，續加評校，此則不能備矣。

元人詞集中之曲

彊村先生彙刻宋元人詞，校讎精審，幾歎觀止。竊覺元人詞中，每雜曲調，尚宜爲別出，以純體裁。最著者如王惲《秋澗樂府》三、四卷中之〔黑漆弩〕、〔平湖樂〕、〔絳桃春〕、〔樂府合歡曲〕等，皆北六宫十一調中物也。元人散曲，佚者至夥，今欲從事網羅，則元以後詩詞筆記，在在需加剔抉。混在詞集者，以同爲長短句，同爲合樂之調，猶未足怪；尚有混入詩集者，直可異矣。偶見《元詩選》癸集辛上，載孟昉《十二月樂詞》，乃越調〔天淨沙〕也，頗笑席氏之書，體例未純。及展明周憲王《誠齋樂府》，〔白鶴子〕五章引曰，"國朝集雅頌正音，中以曲子〔天淨沙〕數闋，編入名公詩列，可謂達理之見矣。體格雖與古之不同，其若可興可觀，可羣可怨，其言志之述，未嘗不同也"云云，是明初詩選，已有意羼入曲調，

誠齋且許爲“達理”。席氏書原多採摭元明選本者，玆入孟氏鼓詞，亦必有所本，更何可議歟。且曲已散佚，而詩選爲之偶存一二，使網羅遺曲者，得之如同吉光裘羽，不亦善乎？

〔黑漆弩〕即正宫之〔鸚鵡曲〕，燕南芝庵《唱論》所謂“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是也。楊澹齋《太平樂府》首登之，鄧子晉序中有曰，“是編首采海粟和白仁甫〔黑漆弩〕爲之始，蓋嘉其句按四聲，字字不苟，辭壯而麗，不淫不傷”，亦即謂此。惟此曲首唱，出白賁無咎，乃一轉頁間，鄧氏即誤爲仁甫，真疎忽也。調名原爲“黑漆弩”，命意不可考，而由來已久，絶非創自白氏也。顧人人皆嫌其名之不雅，馮海粟因白詞，於序中稱〔鸚鵡曲〕，王秋澗又因白詞，於序中欲改稱〔江南煙雨〕，而《北詞廣正譜》謂又名〔學士吟〕，大約亦同一因緣於白氏之作也，惜未言其見於何書耳。其調五十許字，雙疊换頭，似類詞中小令，但四聲有定，去上甚嚴，則又絶非詞中短調情形矣。白詞云：“儂家鸚鵡洲邊住，是個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煙雨。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擻緑蓑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旨趣亦是張志和〔漁歌子〕詞，而措語豪放盡情，質樸不鍊，則迥然不侔矣。於此亦可見詞曲之界也。歇拍二句，宫天挺《七里灘》劇中曾用之。

馮海粟此詞序曰，壬寅歲留上京，有北京伶婦御園秀之屬，相從風雪中，恨白氏之曲無續之者，且謂前後多親炙士大夫，皆拘於韻度，而不能和。如第一個“父”字，便難下語；又“甚也有安排我處”句，“甚”字必需去聲，“我”字必須上聲，音律始諧，不然，不可歌也。諸公舉酒索馮和之，馮乃以汴吴上都天京風景，續成數十首，而楊氏二選，録其三十九闋焉。就中余最好《感事》一首云：“江湖難比山林住，種果父勝刺船父。看春花又看秋花，不管顛狂風雨。盡人間白浪滔天，我自醉歌眠去。到中流手脚忙時，只靠著柴扉深處。”蓋以一詞而寫兩種生活，一安一危，而處危既異於尋常，且能及時轉安，示人處世，始則不必求安，既而最須乖巧，作者之意，即在此歟？惟“只”字、“深”字，並非去上，海粟又作何解説耶？又《題四皓屏》云：“張良更姓圯橋住，夜待旦遇個師父。一篇書不爲封留，字字咸陽膏雨。借箸籌滅項興劉，到底學神仙去。待商家四皓還山，再不忍人間險處。”但寫留侯，不説四皓，似嫌借題别用，惟有

末二句，則四皓之爲四皓，亦可想見矣。《雍熙樂府》改筆直是點金成鐵。至於字句格律，則此首最爲吻合無偭矣。繼海粟而和者，尚有吕濟民二首，而《雍熙樂府》所登此調八首，全歸馮海粟，殊不足信。其前四首，乃轉録自《陽春白雪》者，並無咎原唱，亦屬馮氏，其疎略可知。後四首中，有三首楊氏二選所不載，其來源如何，待考。詞亦未能佳。

《秋澗樂府》〔黑漆弩〕《遊金山寺》序曰，"鄰曲子嚴伯昌，嘗以〔黑漆弩〕侑酒。省郎仲先謂予曰：'詞雖佳，曲名似未雅。若就以〔江南煙雨〕目之，何如？'予曰：'昔東坡作〔念奴〕曲，後人愛之，易其名曰〔酹江月〕，其誰曰不然？'仲先因請予效顰，遂追賦《金山寺》一闋，倚其聲而歌之。昔漢儒家畜聲妓，唐人例有音學，而今之樂府，用力多而難爲工，縱使有成，未免筆墨勸淫爲狹耳。渠輩年少氣鋭，淵源正學，不致費日力於此可也"[①]云云。按曲在當時，泛濫已甚，故論其弊有筆墨勸淫之狹。而王氏以爲"用力多而難爲工"，已鄭重其事，是元人曲論中，不可多得之語也。"渠輩年少"，豈即指子嚴、伯昌、仲先歟？其詞曰："蒼波萬頃孤岑矗，是一片水面上天竺。金鼇頭滿嚥三杯，吸盡江山濃緑。蛟龍慮恐下然犀，風起浪翻如屋。任夕陽歸棹縱横，待償我平生不足。"放曠之語，亦頗入彀，惟視馮、白，則尚嫌少開展耳。

劉敏中端甫《中庵詩餘》内，亦有《村居遣興》〔黑漆弩〕二首，且屬步武馮、白，在楊選、《雍熙》之外者，殊難得矣。其次首較佳："吾廬却近江鷗住，更幾個好事農父。對青山枕上詩成，一陣沙頭風雨。酒旗只隔横塘，自過小橋沽去。儘疎狂不怕人嫌，是我生平喜處。"凡應去上處，此首皆合，餘一首亦合。

〔平湖樂〕、〔絳桃春〕皆越調〔小桃紅〕之别名，此調並〔武陵春〕乃有三别名矣。句法爲七五、七三七、四四五，共八句，而音節實作三停，總爲一闋，既非若詞之雙疊，又絶無曲調之换頭也。乃《秋澗樂府》將八句分作兩半，列如詞調中之雙疊，謬之甚矣。此謬固先在元刊大全集，編集者詞曲不辨不足責，不識其調而强事割裂，致損文意，豈忠於秋澗者耶？〔平湖樂〕之名，大約即由秋澗有"平湖雲錦碧蓮秋"句自定之。〔絳

---

① 今校：四部叢刊景明弘治本《秋澗集》卷七十六，"於此可也"作"於此也"。

桃春〕名，乃爲壽詞而設，以爲較〔小桃紅〕爲冠冕，其始則不可考矣。秋澗〔平湖樂〕有曰："平陽好處是汾西，水秀山挼翠。誰道微官澹無味，錦障泥，路人爭笑山翁醉。西山殘照，鬬卿何事，險忙殺暮鴉啼。"語意沉摯，言外有旨。蓋踪跡則以山翁而味微官，懷抱則同暮鴉之忙殘照，即此一曲，已可見秋澗之生平爲人矣。

〔樂府合歡曲〕應即正宫之〔雙鴛鴦〕，其句法爲三三七七七，詞調中如〔搗練子〕、〔赤棗子〕、〔桂殿秋〕、〔解紅〕，皆如此，但諸調之兩個三字句，一仄一平，平叶，仄不叶，此則兩句皆平，且皆叶，故知其非。詞中有〔瀟湘神〕者，句法亦同，而首二句亦皆平且叶，但必爲疊句，而此則非疊句，且第三句平仄復異，故又知其非。夫以前詞中既無其調，而王氏又屬元人，則其爲曲調也必矣。考之北譜，同此句法者有二，一爲南吕〔採茶歌〕，一即〔雙鴛鴦〕也，不但句法合，且首兩句又皆平聲，皆叶，足見三字兩句式，在詞則多一平一仄，而在曲則多兩平，爲截然不同也。惟第三句句法，〔採茶歌〕亦同詞中之〔瀟湘神〕，與〔合歡曲〕不合；所與合者，惟〔雙鴛鴦〕耳，且命名之用意，似亦以〔雙鴛鴦〕與〔合歡曲〕爲較近，故余謂〔合歡曲〕應即〔雙鴛鴦〕也。所猶疑者，〔雙鴛鴦〕第四句末二字多作平仄，而〔合歡曲〕則必作仄仄，音節未能盡合，且〔雙鴛鴦〕又罕作小令者，二調究竟是一體否，尚待考。秋澗《柳圈詞》此調有曰："問春工，二分空，流水桃花颸曉風。欲送春愁何處去，一環清影到湘東。"又曰："秉蘭芳，俯銀塘，迎致新祥祓舊殃。不似漢皋空解佩，歸時襟袖有餘香。"春暮折柳爲圈，投之水際，以祓除不祥。詞中並有"説與琵琶紅袖客，好將新事曲中傳"句，是可知其事則新，其曲猶未必新也。兹附見荆幹臣套曲中〔雙鴛鴦〕於此，以資參證："玉簫哀，立閑階，彩鳳人歸更不來。隱隱遥山行雲礙，萋萋芳草遠煙埋。""雲"字作平，與《柳圈詞》不合，餘則無異耳。

吴鎮仲圭《梅花道人詞》，末有一調，名曰〔梅邊〕，實則北南吕〔閱金經〕也。詞家固絶無知者，而〔閱金經〕之在元人有别名〔梅邊〕者，曲家又何嘗夢見耶？其詞云："雪冷松邊路，月寒湖上村，縹緲梨花入夢雲。巡，小檐芳樹春。江梅信，翠禽啼向人。"兹録東籬〔閱金經〕感憤之作以爲證："絮飛飄白雪，鮓香荷葉風，且向江頭作釣翁。窮，男兒未濟中。

風波夢，一場幻化中。”此調一字句爲難下，有加襯字混過者，襯字之弊也。

白樸《天籟集》内有〔小桃紅〕，張天雨伯雨《貞居詞》内亦有〔殿前歡〕、〔梧葉兒〕、〔喜春來〕諸曲，梁寅《石門詞》内有〔折桂令〕曲，舒頔《貞素齋詞》内有〔折桂令〕、〔朝天子〕等曲，張弘範仲疇《淮陽樂府》此四印齋所刻内亦有〔喜春來〕、〔殿前歡〕、〔天淨沙〕諸曲，元詞中所混散令，於此可見一斑矣。仲疇〔殿前歡〕《詠襄陽戰》云：“鬼門關，朝中宰相五更寒。錦衣繡襖兵十萬，枝劍摇環。定輸贏此陣間，無辭憚，捨性命爭功汗。將軍戰敵，宰相清閑。”語中有刺，蓋亦不滿於當道歟。

北詞廣正譜内所引諸家曲

明清間，李玄玉就徐于室原稿，更定《北詞廣正譜》一書，舉《太和正音》之偏謬脱漏者，一一繩而是之，引證之富，研覈之精，得未曾有。《欽定》、《大成》諸譜，於北詞之部，借重而已，不能益也，名曰“廣正”，不爲浮誇矣。就中所引之雜劇、傳奇、選本，爲今日不得見者甚多，而據以爲例之套詞隻令，不能詳其出處者，尤比比是。即以令詞而論，有極新采奇宕者，他書皆未得見，前舉湯舜民重句格之〔蟾宫曲〕，即是譜中獨見之作。以外妙詞，並爲一一抉擇，移録於此，以示難得，非《廣正譜》一書今日之難得也。乃尋常之視譜詞，都以爲輕文重律，雖有佳篇，而不知諸篇之佳，不遇於選本，轉見於譜書，斯爲難得耳。

湯式，字舜民，號菊莊，寧波人，明初曲家十六家之一。雜劇有《嬌紅記》、《瑞仙亭》二種，散曲則《北宫詞紀》、《青樓韻語廣集》等書皆載其套曲，而不及一令。其令之得見者，惟《廣正譜》所載商調〔望遠行〕、雙調〔蟾宫曲〕二首耳。〔望遠行〕亦真樸渾厚，在明人絶非嘉、隆以後所能辦矣。“杏花風習習暖透窗紗，眼巴巴顒望他，不覺的月兒明鐘兒敲鼓兒撾。梅香，你與我點上銀臺蠟，將枕被鋪排下。他若是來時節，那一會坐衙，玉纖手忙將這俏冤家耳朵兒掐。嗏，實實的那里行踏。喬才，你須索吐一句兒真實話。”玄玉云，多“他若是來時節”句，四曲類然。按一虋之嘗，已覺餘味不盡，況有四曲乎？《菊莊樂府》不傳，惜矣！餘三曲見《九宫大成譜》。

盧摯疎齋散曲，有令無套，令凡四十九首，見楊氏二選，而《廣正譜》乃别見〔梧葉兒〕、〔小桃紅〕各一首，必録自元明古選本也。〔梧葉兒〕云："低攀話，嬌唱歌，韻遠更情多。筵席上，疑怪他，怎生啊，眼搓裏頻頻覷我。"傳神蘊藉，全在"怎生啊"三字。疎翁生平，出而持憲，入而承旨，應爲方正不阿，而嘲弄風情、機趣若此，信不腐矣。楊選載〔蟾宫曲〕曰："想人生七十猶稀，百歲光陰，先扣了三十。七十年間，十歲頑童，十載尫羸。五十歲除分晝黑，剛分得一半兒白日。風雨相催，兔走烏飛。仔細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此一篇賬，世人肯早早算清楚者甚少，而公乃結以"快活便宜"四字，果然值得一結也。施子野《花影集》内，亦有與疎齋同樣主張，又曰："沙三伴哥採茶，兩腿青泥，只爲撈蝦。太公莊上，楊柳陰中，磕破西瓜。小二哥昔涎剌搭，碌軸上掩著個琵琶。看蕎麥開花，緑豆生芽。無是無非，快活殺莊家。"寫混沌未鑿之莊家人物，直爾嫵媚有致，而元曲取材之廣與真，亦於此可見也。姚守中《牛訴冤》套，有"爲伍的是伴哥王留"之句，"是伴哥"者，牧童厮養之流耳。《薛仁貴》雜劇三折以正末扮伴哥，正合。又公之曲好描寫醉態，〔沉醉東風〕曰："恰離了緑水青山那搭，乍平早來到竹籬茅舍人家。野花路畔開，村酒槽頭榨，直吃的欠欠答答。醉了山童不勸咱，白髮上黄花亂插。"夫衰老自傷，必待沉醉，而後能於暫忘。乃得亂插黄花，片時稱意，看去是樂，實則至苦之境也。愈强作歡笑，愈見其心境之不容歡笑矣。又〔殿前歡〕曰："酒杯濃，一葫蘆春色醉疎翁。一葫蘆酒壓花梢重，隨我奚童。葫蘆乾興不窮，誰人共，一帶青山送。乘風列子，列子乘風。"先藉青山侑酒，已而便覺青山摇動相送，飄飄然有乘風之樂，寫醉趣何其至歟！

張文忠養浩，字希孟，號雲莊，濟南人，官至禮部尚書，《元史》有傳。爲御史時，曾疎時政被忌，變姓名遁去，其爲人風格，略可想見。原有《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一卷，見《千頃堂書目》。小令三十五首，套曲二首，分見《太平》、《雍熙》兩樂府及《青樓韻語廣集》。乃《廣正譜》載〔金字經〕、〔堯民歌〕、〔慶東原〕、〔梅花酒〕四首，皆别見者也，豈不可貴！就中〔慶東原〕僅見一句，猶不免憾焉。〔堯民歌〕曰："見斜川鷄犬樂昇平，繞屋桑麻翠煙生。杖藜無處不堪行，滿目雲山畫難成。泉聲，響時仔細

聽，轉覺柴門靜。”此中以鬧爲靜，非真得林泉逸趣者，不能道也。惟〔堯民歌〕不與〔十二月〕相帶過，而單獨爲令者，極少見，疑尚有〔十二月〕上文，爲玄玉略去矣。檢《雍熙》末卷，果然。惟《雍熙》無作者名姓。

雲莊曲，余最好其《警世》〔紅繡鞋〕曰：“纔上馬齊聲兒喝道，只這的便是那送了人的根苗，直引到深坑裏恰心焦。禍來也何處躲，天怒也怎生饒，把舊來時威風不見了。”玩其意致，感遇必深，不然，似乎體會不至此也。而詞又特爲直質，乃益覺言下凜然，信威福之不容擅作矣。此録《太平》，與《雍熙》所載小異，原有四章，餘作之一云：“正膠漆當思勇退，到參商纔説歸期，只恐范蠡張良笑人癡。腆著胸登要路，睁著眼履危機，直到那其間誰救你。”要路腆胸，傲而妄也，睁眼履危，是明知故犯也，皆死有餘辜矣。又〔山坡羊〕《潼關懷古》云：“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宫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以透闢沉著勝，此與前兩闋文字，固屬一例，擬之涵虚評林，宜爲孫仲章之“秋風鐵笛”，或李致遠之“玉匣昆吾”，差爲近似。而涵虚獨曰雲莊之詞“如玉樹臨風”，毋乃搔不著癢，抑涵虚於雲莊曲，别有所見歟？雲莊〔慶東原〕曰：“鶴立花邊玉，鶯鳴樹杪絃，喜沙鷗也解相留戀。一個衝開錦川，一個啼殘翠煙，一個飛上青天。詩句欲成時，滿地雲撩亂。”乃捨激昂而入閑婉者也，特所謂玉樹風姿者，即於此首中，亦未能顯著耳。

余輯元初四家散曲，所得於東籬者最富，令百零二、套十七，末於《正音譜》又見一令〔青哥兒〕，已以爲難得，而於《廣正譜》復得一〔撥不斷〕，爲元明以來十餘選所不及，且詞復高拔，不落凡庸，信是東籬原製，豈非幸遇乎！其詞云：“立峰巒，脱簪冠，夕陽倒映松陰亂。太液澄虚月影寬，海風汗漫雲霞斷。醉眠時小童休唤。”設景造境，都超絶寰宇，曲中之青蓮也。涵虚評東籬“若神鳳飛鳴於九霄”，又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概，當於此等詞得之也。惟如此元音，有名選本皆不登，而玄玉見之何書？其書又不著，豈非憾事。《樂府羣玉》此詞歸李致遠。

雜劇推元四家，余謂散曲，必獨推東籬。小山雖亦散曲專家，終是别調耳。餘人則皆非專家。既然散、劇兼長，則古今羣英，以東籬爲領袖，可謂至當矣。東籬令曲，足見其生平處境與夫志趣感慨者。如〔撥

不斷〕曰："歎寒儒，慢讀書，讀書須索題橋柱。題柱雖乘駟馬車，乘車誰買長門賦。且看了長安回去。"又曰："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辭飲。君若歌時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爭甚。"又曰："子房鞋，買臣柴，屠沽乞食爲僚宰。版築躬耕有將才，古人尚自把天時待。只不如且酩子裏胡捱。"〔金字經〕曰："夜來西風裏，九天鵰鶚飛，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樓意，恨無上天梯。"别一首《感憤》已前見。〔四塊玉〕曰："酒旋沽，魚新買，滿眼雲山畫圖開，清風明月還詩債。本是個懶散人，又無甚經濟才，歸去來。"類此者甚多，不能備舉。雖是感士不遇，而亦放曠灑落，善自排遣，騷人而復達人也。至於吐屬之佳，舍〔金字經〕外，皆以冷雋勝，風神秀徹，尤爲高致。

東籬閑適之詞，意境最妙者，如〔清江引〕《野興》云："西村日長人事少，一個新蟬噪。恰待葵花開，又早蜂兒鬧，青枕上夢隨蝶去了。"〔撥不斷〕云："菊花開，正歸來，伴虎溪僧、鶴林友、龍山客。似杜工部、陶淵明、李太白，有洞庭柑、東陽酒、西湖蟹。哎，楚三閭休怪。"似此屬辭比事，或含或吐，皆臻曲境上乘，無一毫非分。世人但以凝重猶近詩餘之〔天淨沙〕爭爲推舉，而遺此等清疎奇宕之篇，余終謂爲不知音矣。

《廣正譜》載無名氏小令，多緣《正音譜》，而皆有致。其尤佳者，黄鍾有〔紅衲襖〕云："那老子彭澤縣懶坐衙，倦將文卷押，數十日不上馬。柴門掩上，咱籬下看黄花。愛的是緑水青山，見一個白衣人來報，來報五柳莊幽靜煞。"將淵明歸隱一事，在古今來贊歎播詠，都成陳言濫套之中，却能異樣寫得活潑生動，蓋欲如此，有非用此詞餘一體不辦者矣。其下一首〔賀聖朝〕云："春夏間，遍郊原桃杏繁，用盡丹青圖畫難。道童將驢備上鞍，忍不住只恁般頑，將一個酒葫蘆楊柳上拴。"頗饒自然之趣，亦是"忍不住只恁般"説耳。徐再思有〔紅衲襖〕四首，起句皆"那老子"云云，此詞非徐作，即和徐之作。若〔賀聖朝〕小令，則可見之篇，惟此一首而已。

中吕無名氏〔玉嬌枝〕云："休爭閑氣，都只是南柯夢裏。想功名到底成何濟，總虚華幾人知。百般乖不如一就癡，十分醒爭似三分醉。只這的是人生落得，不受用圖個甚的。"亦説得痛快可喜。《正音》於結處又誤接他調，《廣正》削之。他如雙調無名氏〔殿前喜〕云："謫仙醉眼何

曾開，春眠花市側。伯倫笑口尋常開，荷鍤埋。妨何礙，糟丘高壘葬殘骸，先生也快哉。”〔十棒鼓〕云：“將茅庵蓋了，獨木爲橋。攜一壺好酒，閑妨漁樵。洞門半掩，半掩無鎖鑰，白雲籠罩，香風不動松花老。平生冷笑，青松影裏，影裏沉醉倒。唱山聲野調，衲被蒙頭直到曉，有甚煩惱。”〔秋江送〕云：“財和氣，酒共色，四般兒很利害。成與敗，興又衰，斷送得利名人兩鬢白。將名繮自解，利鎖頓開。不索置田宅，何須趲金帛，只不如打稽首急忙歸去來。人老了也，可不的北邙山下丘土裏埋。”諸曲亦同一臭味，而皆能以簡捷明白，使人感發者也。

元曲中有通體淺語、全類兒歌者，而天真所寄，畢竟不同率俗，如《正音》、《廣正》所載無名氏小令雙調〔山丹花〕云：“昨朝滿樹花正開，蝴蝶來，蝴蝶來。今朝花落委蒼苔，不見蝴蝶來，蝴蝶來。”論此等曲，正不必謂作者有盛衰炎涼之慨，但以赤子之心，賞其太羹之味可矣。

樂府羣珠

《廣正譜》所引選書，最令人留意者，厥爲《樂府羣珠》。按李開先輯《張小山小令》跋中，謂當時所據之書，除楊氏二選及《百一選曲》、《詩酒餘香》、《仙音妙選》、《樂府新聲》外，尚有《樂府羣玉》與《樂府羣珠》兩種，是在明季，《珠》《玉》猶並行於世也。《廣正譜》中，引《珠》而不引《玉》，豈明清之際，《珠》存而《玉》隱歟？然自天一舊藏，傳流至今，《玉》猶粗具卷帙，而《珠》反韜光晦迹，不知所在，所得藉以考見者，惟《廣正譜》中零星數十條而已，豈不可惜。《珠》中所蘊，有劇套，有散套，有令詞，體例大約猶《雍熙樂府》、《詞林摘豔》等書，然篇幅恐無二書富也。嚮者劉伯亨套曲，玄玉據《羣珠》入譜，而據《雍熙》增一二字，蓋《羣珠》猶在《雍熙》前也。再據《譜》所言，《羣珠》所載《西厢記》、《漢宫秋》等劇，字句皆較坊本有異，是亦足見《羣珠》成書之早矣。又《譜》自《羣珠》取〔河西六娘子〕、〔枳郎兒〕等式，其作者爲柴也愚。按明初涵虚列古今羣英數百人姓名，乃採自各選本者，如《羣玉》所登諸人，並在羅致之中，而獨無柴也愚其名，豈《羣珠》之行，獨在涵虚以後歟？

樂府羣玉

《羣玉》一書，爲元人所選無疑，全登小令，而不及一套。如此成書，自元以來，曾無兩本焉。書分五卷，而詞僅二十三家，其中錢子雲、高敬臣、曹明善、張子堅、王日華、陳德和、丘士元七家，則爲此書所獨載，他選本絶不見也，兹約略敘之。

錢子雲名霖，松江人，棄俗爲黄冠，更名抱素，號素庵。多遊名公卿間，善詩與曲，有集曰《醉邊餘興》，當時行於世；又類集當時諸公所作，曰《江湖清思集》，見《録鬼簿》與《輟耕録》。按徐再思〔蟾宫曲〕有《錢子雲赴都》一首，兩人應同時也。《醉邊餘興》今日既不得見，《羣玉》卷三所載《素庵令》，惜亦僅〔清江引〕四首而已。《鬼簿》謂《醉邊餘興》"詞語極工巧"，按之四首，尚未能見。如末一首云："恩情已隨紈扇歇，攢到愁時節。梧桐一葉秋，砧杵千家月，多的是幾聲兒簷外鐵。"不過雅馴而已。

若《輟耕録》所載素庵〔哨遍〕套曲，則以巉刻勝，又非工巧二字所能該也。《輟耕》略曰，"某人以善經濟，積貲至鉅萬計，而既鄙且嗇。中略其尊行錢素庵，逸士也。中略某嘗以富貴驕之，故作今樂府一闋以譏。中略雖曰爲某而作，亦可爲世勸"[①]云云，其寫財奴之聚斂也。〔哨遍〕有句曰"忍包羞，油鐺插手，血海舒拳，肯落他人後。曉夜尋思機彀，緣情鈎距，巧取旁搜"，已極傲禄求多之致。而〔九煞〕曰："有心待拜五侯，教人唤甚半州，忍飢寒攢得家私厚。待壘做錢山兒、倩軍士喝號提鈴守，怕化做錢龍兒、請法官行罡布氣留。半炊兒八遍把牙關叩，只願得無支有管，少出多收。"則尤曲盡錢癖心事。其寫盛衰聚散也，〔四煞〕有曰"有一日大小運併在命宫，死囚限纏在卯酉。甚的散得疾，衹爲你聚得來驟"，〔三煞〕有曰"窗槅每都颩颩的飛，椅桌每都出出的走"，説得直爾可驚可駭，而文字亦躍躍紙上，並覺飛走矣。

高敬臣，《録鬼簿》中無此名，《鬼簿》但有"高克禮，字敬德，號秋泉，見任縣尹。小曲樂府，極爲工巧，人所不及"云云。余檢《元詩選》癸集有曰，"高克禮，字敬臣，河間人。蔭官至慶元禮官，治政以清淨爲務，不

---

① 今校：元刊本《南村輟耕録》，"尊行錢素庵"作"尊行錢素庵者抱素"，"富貴"作"貴富"，"以譏"作"以譏警焉"，"亦可爲"作"然亦可以爲"。

爲苛刻，以簡淡自處，工古今樂府，有名於時”云云。二者所紀，雖不盡一致，而所指同爲一人，則可斷言也。《羣玉》五卷，以敬臣之四令爲殿，鍾氏所謂“工巧”，於敬臣斯得其當矣。〔雁兒落帶過得勝令〕之次首曰：“尋致爭不致爭，既言定先言定。論至誠俺至誠，你薄倖誰薄倖。豈不聞三尺有神明，忘義多應當罪名。海神廟見有他爲證，似王魁負桂英。磣可可海誓山盟，繡帶裏難逃命。裙刀上更自刑，活取了你個年少書生。”一起四句，咄咄逼人，已足褫書生之膽。以下條明例簡，而又刑械森嚴，斧鉞之威，要不過是也。文人遊戲，而瑣屑入情如此，非元曲何以辦！觀於下文〔黃薔薇帶慶元貞〕二首，乃益信然。“燕燕別無甚孝順，哥哥行在意殷勤。玉納子藤箱兒問肯，便待要錦帳羅幃就親。謊得我驚急列驀出繡房門，他措支剌扯住我皂羅裙，我軟兀剌好話兒倒温存。一來怕夫人情性狠，二來怕誤妾百年身。”別無長處，祇生動委婉，便不可及。以前舉殘元本《陽春白雪》中無名氏諸首〔紅繡鞋〕較此，則生動有之，委婉不及也。又《詠天寶遺事》曰：“又不曾看生見長，便這般割肚牽腸。喚妳妳酪子裏賜賞，撮醋醋孩兒恁弄璋。斷送他瀟瀟鞍馬出咸陽，只因他重重恩愛在昭陽，引惹得紛紛戈戟鬧漁陽。哎，三郎睡海棠，都只爲一曲舞霓裳。”用意惟三陽韻顯，其餘皆須尋玩，於是通首頗得蘊藉之趣。又《鬼簿》“工巧”之評，於三陽韻，似爲尤著。

曹明善以《賦長門柳》二曲刺伯顏著名，其事與詞，俱載《堯山堂外記》。《鬼簿》謂其官衢州路吏，而《外紀》稱以山東憲使。《羣玉》卷一所載，除《長門柳》〔清江引〕二首外，另有十六首。《鬼簿》之評爲“華麗自然，不在小山之下”，兹可舉〔喜春來〕《和任則明》二首以證之。“春雲巧似山翁帽，古柳橫爲獨木橋，風微塵軟落紅飄。沙岸好，草色上裙腰。”“春來南國花如繡，雨過西湖水似油，小瀛洲外小紅樓。人病酒，料應下簾鈎。”

張子堅履貫未詳，張小山有《張子堅運判席上》〔清江引〕三首，即其人也。《羣玉》卷三載子堅〔德勝令〕一首，未見佳。

王日華，名曄，杭州人。《鬼簿》云：“體豐肥而善滑稽，能詞章樂府。臨風對月之際，所製工巧。有與朱士凱《題雙漸小卿問答》，人多稱賞。”又紀其所作雜劇三種曰《臥龍岡》、《雙賣花》、《破陰陽八卦桃花女》。按

所謂《題雙漸小卿問答》，余始不知其體裁，以爲必雜劇一流，久在元劇亡佚之數，不可復見。及覩《羣玉》卷二，則所謂問答體者，赫然在也。顧《羣玉》乃專登小令之書，通卷不但不及劇套，且不及散套，然後知此一體問答，應歸小令範圍内也。常人於散曲劇曲之分，每以演故事與否爲衡，以爲一演故事，便非散曲。余自見小令中重頭一體，有《摘翠百詠小春秋》，以百闋〔小桃紅〕演全部《西厢》故事後，已知前説之所以分劇曲散曲者殊非。今復見此問答一體，乃益信散曲中有紀動者，如《小春秋》，有紀言者，如此問答體。既然言、動兼紀，則散曲之亦演故事，業已彰明較著，不待多辨，曲中散劇之分，必不在演故事與否矣。余於是定散曲體裁，分演故事與不演故事兩類；而演故事一類中，又有同調重頭與異調間列兩種，即一指《小春秋》，而一指此問答體也。曷曰異調間列？蓋此體前後，大概爲一問一答相間，問多用〔天香引〕調，答多用〔淩波仙〕調，調既異，而又相間排列，故對同調重頭一種言，遂曰異調間列也。

《羣玉》於王日華樂府一條下注曰"南齋，錢塘"，是可知王氏之號爲南齋也。但並無明文謂此所題問答爲王、朱兩氏之合作，斯與《鬼簿》所紀略爲不符耳。《羣玉》又於首調〔慶東原〕下注曰，"《風月所舉問汝陽記》自'黄肇退狀'至'議擬'，凡計一十六首"云云。按所謂"汝陽記"者，必爲一雜劇名，即演雙漸小卿故事者。王氏就此劇中情節，擷取諸人言詞，以一十六首小令隱括之，故曰《題雙漸小卿問答》也。余檢古今紀元劇書，都不得《汝陽記》一名，是可以補諸書之遺矣。所謂"退狀"，恐即撤消訴狀，"議擬"猶判决，"舉問"則舉發審問耳。

自元以來，曲中播詠最盛者，有三大情史：一爲普救西厢，一爲天寶馬嵬，一則爲豫章茶船也。"西厢"極於王、關，"馬嵬"盛於稗畦，人所共知，"茶船"則其事其文，都不顯著。然諸宫調則有五牛張、商正叔之《雙漸小青》，北雜劇則有庾天錫之《蘇小青麗春園》、王實甫之《蘇小卿月夜販茶船》、紀天祥之《信安王斷復販茶船》，南雜劇則有《蘇小卿月下販茶船》，不知南北則有《風月所舉問汝陽記》，傳奇則有明王玉峰之《三生記》，萬曆間無名氏之《千里舟》、《趕蘇卿》等。散套則自周文質〔鬬鵪鶉〕一套《詠小卿》以後，載在《太平》、《雍熙》者，不下二三十套；小令則

既有王氏此種問答體,其餘零星拈詠者,亦可以不計矣。所謂三大情史者,在散曲中,篇幅以“馬嵬”最多,而體格之新,則“西厢”有《摘翠百詠》,“茶船”有玆篇問答,皆極爲名貴者也。他如《明妃出塞》、《王魁負心》、《元和乞化》,在南北詞中亦各有相當篇什,但劇體既未遍有,散體亦鮮新裁,余所以不以與三大情史並立耳。

《羣玉》難見,過於《雍熙》。問答十六首,不如《百詠》之冗,既爲問答,則前後章連而難斷,故玆引王氏全文,以便省覽。

〔慶東原〕黄肇退狀曰:“于飛燕,並蒂蓮,有心也待成姻眷。喫不過雙生强嚖,當不過馮魁鬭騙,甘不過蘇氏胡搧。且交割麗春園,免打入卑田院。”“黄肇”,所謂姨夫也。自知非馮雙之敵,故甘退讓如此,涉訟亦徒利他人,所以撤消訴狀耳。

〔天香引〕問蘇卿曰:“俏排場慣見曾經,自古惺惺,愛惜惺惺。燕友鶯朋,花陰柳影,海誓山盟。那一個堅心志誠,那一個薄倖雜情。只問蘇卿,是愛馮魁,是愛雙生。”答曰:“平生恨落風塵,虚度年華,減盡精神。月枕雲窗,錦衣繡褥,柳户花門。一個將百十引江茶問肯,一個將數十聯詩句求親。心事紛紜,待嫁了茶商,怕誤了詩人。”案中癥結,固全在此問此答,而所答仍是一己之爲難心事,未曾有著實語,此所以不免下文再問。然體貼事情,確應有如此層次,不僅爲文字鋪排而已也。〔天香引〕即〔折桂令〕。

〔鳳引雛〕再問曰:“小蘇卿,言詞道不實誠。江茶詩句相兼併,那件著情。休葫蘆提二面廳,相傒倖,端的接誰紅定。休教勘問,便索招承。”答曰:“滿懷冤,被馮魁掩撲了麗春園。江茶萬引誰情願,聽妾明言。多情小解元,休埋怨,俺違不過親娘面。一時間不是,誤走上茶船。”不有此問,不足以平書生之憤,所答既推親意難違,則又何來一時不是? 支吾若此,人皆欲駁也。〔鳳引雛〕即〔殿前歡〕。

〔淩波仙〕駁曰:“明明的退佃了麗春園,暗暗的開除了雙解元,碜可可說下了神仙願。却原來都是騙,再誰聽甜句兒留連。同他行坐,和他過遣,怎做的誤走上茶船。”招曰:“書生俊俏却無錢,茶客村虔倒有緣,孔方兄教得俺心窰變。葫蘆提過遣,如今是走上茶船。拜辭了呆黄肇,上覆那雙解元,休怪咱不赴臨川。”斷“騙”字辭鋒夭矯,饒有餘力,雖黠

者更無以置喙。駁"誤走"二字，何其勁厲，然書生聞之，其酸必不可言喻，一時感發，或竟至於涕零也。孔方兄之令世人竄變，其誤走也，又何止上一區區茶船？乃既遭駁斥，既不曰"誤走"，而逕曰"走"矣，亦有爽致。〔淩波仙〕即〔水仙子〕。

〔天香引〕問馮魁曰："馮魁㗂你自尋思，這樣嬌姿，効了琴瑟。不用紅娘，只留紅定，便繫紅絲。量你啊有甚麼風流浪子，怎消得這多情俊俏婇兒。供吐實詞，説了緣由，辨個妍媸。"〔淩波仙〕答曰："黄金鑄就劈閑刀，茶引糊成剗怪鍬，廬山鳳髓三千號。倍酥油儘力攪，雙通叔你自才學。我揣與娘通行鈔，他掂了咱傳世寶，看誰能够鳳友鸞交。"三紅字語，殊尖穎有致。馮魁所答，踞傲不可一世，特一味銅臭，當前者乃俱爲薰倒矣。文字則高渾圓俊，在十六首中，精力最覺彌滿。自此以下，四問四答，調式一致。

問雙漸曰："小蘇卿竄變了心腸，改抹了因緣，倒换了排場。强拆鴛鴦，輕分鶯燕，失配鸞凰。實丕丕兜籠了富商，虚飄飄蹬脱了才郎。你試思量，不害相思，也受淒涼。"答曰："陽臺雲雨暫教晴，金斗風波且慢行，小蘇卿是接了馮魁定。俏書生便㗂聲，没來由閑戰閑爭。非干是咱薄倖，既然是他淺情，我著甚乾害心疼。"所問非問也，爲抱不平耳，容易㗂聲，不甘乾害，寫得書生既不勇，又不癡，皆非深於情者。此非作者欠斟酌，特不滿其人耳。

問黄肇曰："麗春園黄肇姨夫，人道你聰明，我道你胡突。蘇氏掂倈，雙生搠揞，你剗地妝孤。怕不你身上知心可腹，爭知他跟前似水如魚。休强支吾，這樣恩情，便好開除。"答曰："風流雙漸慣輪鍘，爛浪蘇卿能跳塔，小機關背地裏商量下。把咱做皮燈籠看待咱，從來道水性難拿。從他趄過，由他演撒，終只是個路柳墻花。"問黄肇此語，乃向老實人調侃耳。"皮燈籠"語頗妙，世有非路柳墻花者，而亦甘爲皮燈籠不置，則又何以自解歟？"胡突"同糊塗。"掂倈"疑猶結客，"倈兒"在元劇中本指後生少年也，"掂"字於馮魁答語中意已著。"搠揞"未詳。"妝孤"應與"妝幺"同，《南詞敘録》謂"妝幺"即"妝模做樣"，此當是妝聾推啞之意。"跳塔"與跳槽意仿佛，喬吉〔新水令〕套中亦有謂"唱道成時節准備著小意兒妝蝦，屈服求好之意。不成時怎肯呆心兒跳塔"。"趄過"

猶“逃走”。“演撒”猶“胡做”，觀《西厢》十九折，鄭恒謂紅娘語，“這妮子擬定都和那酸丁演撒”，究竟如何胡做，於意甚顯，不待明言矣。

問蘇媽媽曰：“蘇婆婆常只是敖煎，臨逼得孩兒，一謎地胡搧。使會虚脾，著些甜湰，引起頑涎。用力的從教氣喘，著昏的一任頭旋。只爲貪錢，將個嬋娟，賣上茶船。”答曰：“有錢問甚紙胡鍬，没鈔由他古定刀，是誰俊俏誰村拗。俺老人家不信索，馮員外將響鈔遞著。雙生咷休乾鬧，黄肇嗏且莫焦，價高的俺便成交。”此亦非問，不過數而責之耳。虔婆狡獪，盡在“虚脾”三語中。所答亦極亢爽之致，馮魁一答以外，當許此闋豪辣。通體人物甚多，獨於兩丑脚所言，特爲精工，視常例側重生旦者爲别致矣。

〔凌波仙〕議擬曰：“雙生好去覓前程，黄肇休來戀寡情，馮魁銃鍐剛婚聘。老虔婆指證明，小蘇卿既已招承。風月所成文案，鶯花寨擬罪名，麗春園依例施行。”“剛”字恐係訛字。“施行依例”，例究云何？惜不得聞也。惟一場唇舌，而終許騆儈伸眉，令人如何能平！此《信安王斷復》雜劇，所以復將蘇斷與雙耳。

陳德和、丘士元，皆不詳其履貫。涵虚羣英格勢一篇中，以二人爲元人殿，此外則二人之名，絶不見於他書也。惟《羣玉》卷三首列陳氏十詞，卷四末列丘氏八詞。丘詞庸而陳詞否。十首乃〔落梅風〕《雪中十事》也，信筆所之，似率而實淡。如《浩然騎驢》云：“窮東野，忒好奇，凍得來戰欽欽地。待吟詩滿前都是題，偏這麽灞橋驢背。”《泛剡王猷》云：“乘雪夜，訪故人，剡溪冷短篷難進。凍歸來怕人胡議論，强支吾道興來還盡。”非務尖新，只偶爾涉想如此，便隨意涉筆如此耳。又如《袁安高臥》云：“身貧暴，志趣高，羡袁安那時清操。縱如今閉門僵睡著，道是儘教他忍寒乾傲。”因在上者不必賢，遂爲今日之如邵公者危，感慨多矣。

以上七人外，又有任則明、周仲彬、李致遠者，亦皆散曲家，諸書雖分見其套曲，而小令則惟《羣玉》有之，且多者至五十餘首焉。則明名昱，少年狎遊平康，以小樂章流布裙釵，晚乃鋭志讀書。亦見《元詩選》癸集。張小山、曹明善，皆與同時，每有唱酬，雅乎蘭臭，如〔紅繡鞋〕《春情》曰：“暗朱箔雨寒風峭，試羅衣玉減香銷，落花時節怨良宵。銀臺燈影淡，繡枕淚痕交，團圓春夢少。”使樊榭輩得之，必不勝驚喜矣。

仲彬名文質，與鍾醜齋莫逆，故《鬼簿》紀其生平較詳。《羣玉》列仲彬小令四十四首，余最好其〔落梅風〕《情詞》兩闋，曰："眉間恨，心上苦，口難言把脚根兒分付。烏靴上半痕鞋下土，忍輕將袖梢兒揩去。"鞋語傳情，泥痕珍重，癡迷無賴，兩極其妙。"鸞鳳配，鶯燕約，感蕭娘肯憐才貌。除琴劍又別無珍共寶，只一片至誠心要也不要。"掬出肺肝，炙手騰躍，抒情之作，真厚如是，蔑以加矣。醜齋以"新奇"許仲彬，猶未能盡也。

李致遠仕履未詳，有《還牢末》一劇，見《元曲選》。楊選諸套，光采未暘，《羣玉》令詞廿六闋，則頗輕圓朗潤。涵虚謂如"玉匣昆吾"，似乎有其精采，而無其寒威也。如〔天淨沙〕《春閨》云："畫樓徙倚闌干，粉雲吹做修鬟，璧月低懸玉彎。落花懶慢，羅衣特地輕寒。"〔小桃紅〕《碧桃》云："穠華不喜污天真，玉瘦東風困。漢闕佳人足風韻，唾成痕，翠裙翦翦瓊肌嫩。高情厭春，玉容含恨，不嫌武陵人。"擬以張雲莊之"玉樹臨風"反無愧色，則涵虚評林，張冠李戴，顛亂未稱，有如此者矣。

有趙文寶者，雜劇家也。《鬼簿》云，善慶字文賢，又別作趙文寶，名孟慶，"饒州樂平人，善卜術，任陰陽學正"。涵虚許其詞如"藍田美玉"。其人雖非《羣玉》所專有，而其散曲則今日捨《羣玉》外，亦別無見處。有〔沉醉東風〕《秋日湘陰道中》曰："山對面藍堆翠岫，草齊腰緑染沙洲。傲霜橘柚青，濯雨蒹葭秀，隔滄波隱隱紅樓。點破瀟湘萬頃秋，是幾葉兒傳黄敗柳。"必如是饒蕭疎之韻，然後始當曲林正選。此等處乃則明、致遠之所短也。

鍾嗣成，字繼先，號醜齋，大梁人，累試不第，視從吏不屑爲。至順元年，成《録鬼簿》一書，評紀有元一代之曲家。自著雜劇七種，小令見《太平》、《鬼簿》諸書，益以《羣玉》之二十首，乃得五十九闋。若數奇俊，必推《羣玉》〔醉太平〕三首之二："俺是悲田院下司，俺是劉九兒宗枝，鄭元和俺當日拜爲師，傳留下蓮花落稿子。搠竹杖遶遍鶯花市，提灰筆寫就鴛鴦字，打爻槌唱會鷓鴣詞，窮不了俺風流敬思。"寫此輩下場，全用其自家掌故，亦嘲亦諷，頗資嗢噱。又曰："風流貧最好，村沙富難交，拾灰泥補砌了舊磚窰，開一個教乞兒市學。裹一頂半新不舊烏紗帽，穿一領半長不短黄麻罩，繫一條半連不斷皂環縧，做一個窮風月訓導。"風月

嘲弄,元曲中極盡詼詭。衹一金盡窮途,亦爲作種種設想,推波助瀾若是,其餘亦可想見矣。

《鬼簿》所登〔淩波曲〕《挽詞》,大抵典雅沉摯,是令曲中别具格調者,可以諧亦可以莊,斯曲體之所以廣大也。兹舉《弔陳以仁作》以見一斑:“錢塘風物盡飄零,賴有斯人尚老成,爲朝元恐負虛皇命。鳳簫寒鶴夢驚,駕天風直上蓬瀛。芝堂靜,蕙帳清,照虛梁落月空明。”

《羣玉》首登劉時中樂府,時中名致,號逋齋,洪都人,一謂石州甯鄉人。任永新州判,歷翰林待制,出爲浙江行省都事,而卒也竟貧無以葬。其散曲楊選登十六令、三套,而《羣玉》登五十一令之多,其中同見者,不過五首而已。時中詞派近東籬,而亦能爲小山之雅。楊選所擷,不若《羣玉》精審,如〔朝天子〕云:“瘿瓢,帶糟,將甕裏浮蛆舀。氤氳雙頰絳雲潮,春色添多少。稚子牽衣,山妻迎笑,急投床脚健倒醉了。睡好,醉鄉大,人間小。”〔山坡羊〕《與邸明谷孤山遊飲》邸字恐誤云:“詩狂悲壯,杯深豪放,恍然醉眼千峰上。意悠揚,氣軒昂,天風鶴背三千丈,浮生大都空自忙。功,也是謊。名,也是謊。”《燕城述懷》云:“雲山有意,軒裳無計,被西風吹斷功名淚。去來兮,便休提,青山儘解招人醉,得失到頭皆物理。得,他命裏。失,咱命裏。”《西湖醉歌次郭振卿韻》云:“朝朝瓊樹,家家朱户,驕嘶過沽酒樓前路。貴何如,賤何如,六橋都是經行處,花落水流深院宇。閑,天定許。忙,人自取。”皆儼然東籬之疎放浩渺,而皆見於《羣玉》者也。

總之,舍喬、張二家各百餘首外,《羣玉》同於楊氏二選者,僅有東籬、時中等詞六七首,其餘三百二十餘首中,儘多深刻奇俊之作。數百年來,端賴此書以傳,謂非藝林之鴻寶歟!瞿盦先生近有《奢摩他室曲叢》之印行,祕本大抵入選,而兹編獨不與,憾矣。

曲諧卷三

江都任訥中敏

關漢卿與施子野

關漢卿爲元初四大家之一，人但賞其《西厢記》、《玉鏡臺》等劇曲，而不知其散曲之高，固豪辣灝爛，宜乎韓文靖作其弟行狀，以與司馬子長同列也。漢卿有《不伏老》〔南吕・一枝花〕套數，奇情異彩，元代無兩，而後人絶少稱道者，余甚惜之。其〔黄鐘・煞〕一調，有以二十許字作一句讀者，真奇文也。"我却是蒸不爛煮不熟搥不匾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誰教您子弟們鑽入他鋤不斷砍不下解不開頓不脱慢騰騰千層錦套頭。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扳的是章臺柳。我也會吟詩，會篆籀，會彈絲，會品竹，我也會唱鷓鴣，舞垂手，會打圍，會蹴踘，會圍棋，會雙陸。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與我這幾般兒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只除是閻王親令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那其間纔不向這煙花路兒上走。"説得極情盡致，自是曲家擅場境地。余謂後人具漢卿此種手段者，惟明之施紹莘子野。子野《花影集》《春遊述懷》套〔叨叨令〕曰："且尋一個頑的耍的真知音風風流流的隊，拉了他們俊的俏的做一個清清雅雅的會，揀一片平的軟的襯花茵香香馥馥的地，擺列著奇的美的趁時景新新鮮鮮的味。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麽哥，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麽哥，任地上乾的濕的混賬啊便昏昏沉沉的睡。"學《西厢・傷離》一齣，而瀟灑之姿，顛狂之致，活躍紙上。或問曲之爲曲，當作何等樣文字？余輒好連舉關、施二詞以對，問者無不爽然。

賀新婚曲語

友人新婚，攤紙索句爲賀，急切不得稱意者，隨手展案頭元劇，乃書曰："體態是二十年挑剔就的温柔，姻緣是五百載該撥下的配偶，臉兒有

一千般説不盡的風流。”蓋馬東籬《漢宫秋》劇〔梁州第七〕,元帝讚明妃語也。友人閲盡,狂喜持去。

金錢記

余以《文湖州集詞》增校李開先輯《喬夢符小令》訖,因兼覽夢符劇曲一過,得《金錢記》次折〔煞尾〕之詞,不勝驚喜。《金錢記》演唐韓翃遇王府尹之女柳眉兒,柳故遺金錢於途,韓乃拾錢尾之,直入王家,爲府尹所執,窮事拷問,幸韓之友賀知章至,爲韓緩頰。王因知韓之博學,轉欲延入門館,韓慨然諾之,賀猶期期以爲不妥。韓背謂賀曰“哥哥,你那裏知道”,接唱〔煞尾〕云:“我本是花一攢錦一簇芙蓉亭有情有義的雙飛燕,却做了山一帶水一派竹林寺無影無形的並蒂蓮。愁如絲,淚如泉,心忙殺,眼望穿。只顧的花有重開月再圓,山也有相逢石也有穿。須覓鸞膠續斷絃,對撫瑶琴寫幽怨。閑傍妝臺整鬢蟬,同品鸞簫並玉肩,學畫蛾眉點麝煙。幾時得春日尋芳鬬草軒,夏藤簟紗廚枕臂眠,秋乞巧穿針會玉仙,冬賞雪觀梅到玳筵。指淡月疎星銀漢邊,説海誓山盟曲檻前。唾手也似前程結姻眷,綰角兒夫妻稱心願。藕絲兒將咱腸肚牽,石碑丕將咱腑肺鐫。笋條兒也似長安美少年,不能够花朵兒似春風玉人面。乾賺得相如走的偌遠,著我趕上文君也只落的這一聲喘。”蓋首謂僕本多情,誰能遣此,繼敘美人眷屬,行樂及時,猶從泛泛説來,末乃謂以我之與柳,驚采絶豔,而追隨眷戀之情,又如此其切且至,乃終無成就,已效相如之苦逐文君,而所博得者,僅一聲喘息而已乎?意境之妙,飛越毫顛,只此一曲文字,不但於本劇爲精湛絶倫,並爲元詞中放一異彩也。友人琴生,綺年不偶,居恒鬱鬱,得此劇,頻諷“笋條兒也似長安美少年,不能够花朵兒似春風玉人面”,輒蹀躞屋中,愀然不樂,蓋兩句感人甚深也。

朝天子情詞

書肆中得毛大可本《西厢記》,背葉記一曲云:“瞞昧著母親,隄防著外人,把一個肯字兒將咱釁。常記得酒闌人散那時分,誰先肯,誰先順。三般話兒説來最準,到如今難親近。須記得舌尖兒上唾津,手背兒上掐

痕，靴臉兒上鞋兒印。"揣知是元明人作，檢《青樓韻語廣集》，屬楊升庵之〔朝天子〕，但楊氏《陶情樂府》中無之。升庵多蓄古本，每割裂舊詞歸己有，此則又不知何似矣。

爇香曲

昔時女子示愛，有翦髮，爇香，刺臂，種種舉動。梅縣郭君初讀《金瓶梅》，不知爇香是何用意，逢人輒問，人多笑之。余示以馮海浮《青樓四誓曲》，始稍稍悟。《爇香》〔水仙子〕尚可誦："雪冰肌淺露紫葡萄，金寶釧斜連紅瑪瑙，麝蘭香正點花穴道。選良時真個燒，俊生生玉腕相交。齊臻臻香肩並靠，磣可可銀牙碎咬，亂紛紛珠淚同拋。"

嘲放假

入粤三月，好爲人師，但諸生多事，絃誦常虚，無一週無假，無一週課滿者。同人不耐閑散，致多怨詞，每預測來週假日多寡，戲賭東道，以資杯酌爲歡。則計日寡者無不輸，計日多者無不贏，曠廢之風，於兹可想矣。與中州馮君共以〔醉太平〕嘲之云："查户口曾經十日，賣捐章又是三朝，别人家國慶我遊遨，没來由好笑。這一週歡迎慶祝拋荒掉，那一週遊行開會成虚耗，下一週有無意外不能包，一學期快了。"蓋清查户口，學子與警吏同責。東江蕩平，犒勞將士，藉售捐章以醵資，復非學子不能勝沿門托缽、攔路求人之任。而新俄開國之日，吾人亦同叨休業之恩，作普天同慶，其意味尤覺雋永矣。

沙基死難烈士弔詞

十四年十月三日，沙基死難五十三烈士，國葬於廣州大寶岡，青旗白日，風馬雲車，極盡聲容悲壯之致。余有〔寄生草〕《弔詞》云："靈耿耿千年恨，血滴滴一片沙。誓盟啊從今切齒心頭掛，責任啊吾儕後死寧寬假，主義啊饒他帝國何須怕。説甚麽推翻打倒總非難，只我這空拳赤手如何下。"末語云云，非氣餒也，蓋亦以自警耳。

海警散套

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云，“曩者逆夷肆亂，生民塗炭，而有心人感事憤時之作，更僕難終。有自京師歸者，傳《海警散曲》一套，不知出於誰何。然言者無罪，聞者足鑒，真減偷家庀史之篇也”云云。其曲蓋爲鴉片戰爭，英人陷乍浦、鎮海之役而作，欷歔以道，痛憤填膺。顧八九十年來，國人之不長進也猶昔，横暴之相侵也乃變本加厲，又誠何足怪！則環誦茲詞，愈不勝今昔之慨矣。其敘鶯粟之流毒也有曰：“甚春工作孽，放出米囊花。是誰人暗解羅衣偷栽罷，羞答答殢雨尤雲，默向東風嫁。煎熬的迷魂仙藥，呼吸的奪命丹砂，迷溺中原百萬家。”其敘厦門之堅守也有曰：“這厦門集將領，團鄉社，經業虚將手段誇，風流妄許管簫亞。譙樓啊擊鼓，城角啊吹笳，寇至曾無一矢加。脱身策出檀公下，督師的妄抽了公弼刀，死綏的空餧了房謨馬。勾引了封豕長蛇，辱没了大纛高牙。便有個辭漢仙人，也應淚如鉛瀉。”其敘鎮海之失陷也有曰：“説起來嗟呀，想起來驚怕，那鎮海飛禍天來大。我這里軍起蒼頭，他那里賊連黄帕。大星夜落海氛驕，一腔熱血萇宏灑。平白地把一座縣城讓與他，寃慘慘父老焚香，連骨如麻，遺鏃沈沙。真個是百年征戰盡，往往見魚蝦。”其譏當道之失策也有曰：“算從來作事須明達，敗事率虚誇。濟巨川要用著萬頃淩波舟，行長途要策著千里追風駕。寸壤怎補黄河罅，他本是横海鯨，汝覷作井底蛙。一霎時錦繡香街，轉眼見頹垣斷瓦。”蓋當時對外，失在自大而輕敵。今日則折衝尊俎者，一味顧忌怯懦，爲後盾者，又喧囂而已，羌無實力。以當日之軍備財力視今日，今日又焉得無赤手空拳之歎哉！

司官歎

李調元《雨村曲話》記韓朝衡開雲《詠京官曲》兩調，謂韓曲不多見，惟此最傳，惜其餘已忘云。按韓曲全套，見吴翌鳳《鐙窗叢録》，渲染盡致，刻畫入微，可發一大噱，亦可興一長歎。比來京中部曹學校，停薪動累年月，個中人苦況，又不知劇增幾許，惟乏好事者爲之曲曲傳寫耳。茲迻録全套於此。《叢録》曰，仁和韓朝衡舉進士，浮沈郎署，貧苦特甚，嘗作《司官歎》云：“漫道司官，地位清高，文章收拾簿書勞。上衙門走

遭，笑當年指望京官好，到於今低心下氣空愁惱。要解得個中辛苦耐人熬，聽從頭説曉。　幾曾見傘扇旗鑼紅黑帽，叫名官從來不坐轎，只一輛破車兒代腿跑。賸有個跟班的夾墊馱包，傍天明將贏套。再休提遊翰苑三載清標，只落得進司門一聲短道。　辦事費推敲，手不停披目昏眊，那案情律意，都用把心操。還有滑經承弄筆蹊蹺，與那瘦貼寫行文顛倒，細商量坐把精神耗。　纔約伴回堂畫稿，大人的聰明洞曉。相公的肚量容包，單只爲一字寬嚴須計較，小司官對答周旋敢挫撓。從今那復容高傲，少不得改稿時要顛頭皺腦，上堂時要垂手呵腰。　西院路非遥，候堂官偏難湊巧。東垣事更饒，鈔案件常防欠早。受用些汗流浹背的秋陽照，沙飛撲面的冬風暴，那顧得手顫心摇，腸枯舌燥。　百忙中錯誤真難保，暗地裏隻眼先瞧，只望乞面去呆須臉燥。那知道乞雷回嚇得魂銷。若是例難逃，律不饒，忙檢舉也半邊焦。只怕詿誤因公幾降調，幸得霹靂聲過雨點小，趕辦過平安暫保。　公堂事了，拜客去西頭須先到，約債去東頭須親造。急歸來柵閉溝開沿路遶。淡飯兒纔一飽，破被兒待一覺。奈有個人兒，恰把家常道。　道則道，非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一隻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寒鑪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怎當得啞巴牲口没麩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没絲毫。　空煩擾空煩擾，五旬外，頭顱老。休嗟悼休嗟悼，千里外家山渺。無文貌，没機巧，怪不得辦事徒勞，陞官尚早。　回頭顧影真堪笑，把平生壯氣，半向近年消。這便是，做司官的行樂圖兒信手描。”徐大椿《洄溪道情》謂開雲名孝基，號祖昭，長洲韓慕廬之次子。

京官樂

許寶善穆堂有《自怡軒樂府》，皆散套，有雙調〔新水令〕《京官樂》全闋，序云：“考功韓君《司官歎》，已極騷人之致矣。余借其言而反之，惜詞筆不工，有慚續貂耳。”穆堂蓋繼開雲而作，其言爲甘，其實又何嘗甘？故杜草亭評曰：“牢騷之氣，以灑落出之，故不歎而樂。究之樂原是歎。吾竊怪天下之樂者，正以彰其歎也。”穆堂詞筆圓穩，惟多敷衍語，兹套與韓詞，一歎一樂，俱爲社會寫實之作，先後映襯，亦饒奇趣，因並登其

首尾。“十年衮衮廁官僚,近皇居瑞煙籠罩。珠簾垂粉署,彩筆重仙曹。散誕消遥,説一會京官樂。　月淡星高,拜手瑶階香篆裊。柳眠花笑,曳裾珂里珮聲遥。插牙籤數軸已恣風騷,説清風兩袖也非虚冒。小窗紗却自好,試旗槍自把新泉泡。　從不要急煎煎參堂跪道,又何妨笑吟吟曲脊蝦腰。官曹喜接聯,稿案無多少。樂清貧切莫要攀高,一任虀鹽難打熬,幾曾見官兒餓倒。　做紅人果然矯矯,安素分也自陶陶。堂期運氣通,扣稿今番少。喜堂翁把款語相嘲,就使憎嫌没下梢,也不過眼皮兒冷落。　請堂示似應聲的鼓板敲,查例案是依樣的葫蘆套。幾曾見將雙關的鐵鎖開,無非把不哭的孩兒抱。　呀,最喜是兩俸戥頭高,出入酌分毫。典衣啊按季挨新討,轉票也依時算息交。冷著,火坑兒和衣烤。熱著,冷漿兒論碗澆。　他他他文獨豪,你你你運偏高。博得個兩試分房和主考,便精神灑落,收贄禮,索門包。　更有日福星高照,典學去頃刻雲霄。安排著旗鑼鼓砲,伺候些人夫車轎。霎時間人豪氣豪,禁不住擺摇,呀,傲煞他威風司道。　挨著俸,陞道長,轉科曹,穩坐著小車兒平地好。一任俺茗椀詩瓢,脆板紅幺,寒食花朝,美酒羊羔。直吃到月轉星落,舞一回,睡一覺。　那會兒興高,膽豪,儘風騷,做新詩錦字箋兒套。插瓶花紅藥態兒嬌,聽京腔白定官兒好。　還有那古窰臺咫尺高,亭上任酕醄,廠内聽招邀,廟裏趁遊遨。拉幾個新相識,約幾個舊同袍。拖苦李,吃甜桃,翻酒令,揭花標。縱道是口頭交,閑打哄,且通宵。　呀,正是金尊銀燭按紅幺,霎時間又蟾魄上花梢。好春風吹不轉鬢邊毛,開懷些罷了,笑殺他江湖千尺漲風濤。　美名兒郎官列宿標,逋欠無多少。中秋已過來,年節由他到,且莫把錦元宵虚度了。”就中〔七弟兄〕“那會兒興高”一調,最爲人所傳誦。

三婦合評還魂記

《還魂記》板本甚多,如玉茗原本,怡府刻本,清暉閣本,冰絲館本,臧晉叔本,墨憨齋本,汲古閣本,鈕少雅、葉懷庭、馮雲章諸譜本,此外尚有吴吴山三婦合評本,曾經傳誦一時。瞿盦先生謂三婦所評,僅文律上有中肯語,於曲律毫無關涉。冰絲館本中,以此遂時加譏諷。余按三婦合評一書,其事殊韻,足資談助。而三婦之文,即觀其卷端題詞,已覺清

靈幽窈，自具一種陰柔之美，爲不可及。至於前後事夫之賢，三人相望之厚，深情淑德，尤足多焉。遂並其事其詞，略記於此，以當詞林嘉話云。

三婦者，吴人舒凫未婚之婦陳同，繼婚之婦談則，再婚之婦錢宜也。吴人評本自序有云，初聘黄山陳氏女同，將婚而没，有邵媪者，同之乳媪也，來述同於病中猶好觀覽書籍，終夜不寢，母憂其茶也，悉索篋書燒之，僅遺枕函一册，媪匿去，爲小兒女夾花様本，今尚存也。人許一金相購，媪忻然攜至，是同所評點《還魂記》上卷，密行細字，塗改略多，紙光冏冏，若有淚迹。評語亦癡亦黠，亦玄亦禪，即其神解，可自爲書，不必作者之意果然也。惜下卷不存，對之便生於邑。此一婦也。

吴序又云，已取清溪譚氏女則，雅耽文墨，鏡奩之側，必安書簏。見同所評，愛玩不能釋，人試令背誦，都不差一字。暇日做同意補評下卷，其杪芒微會，若出一手，弗辨誰同誰則。則既評完，鈔寫成帙，不欲以閨閣名聞於外間，以示其姊之女沈歸陳者，謬言是人所評。沈方延老生徐丈野君談經，徐丈見之，謂果人評也，按前後所謂"人"者，皆其夫之名，非他人之意。作序貽人，於時遠近聞者，轉相傳訪，皆云《吴吴山評牡丹亭》。此所敘蓋又一婦也。

序又云，則又没十餘年，人繼取古蕩錢氏女宜，初僅識《毛詩》字，不大曉文義，人令從崑山李氏妹學。妹教以《文選》、《古樂苑》、《漢魏六朝詩乘》、《唐詩品彙》、《草堂詩餘》諸書，三年而卒業。啓篋得同、則評本，怡然解會，如則見同本時。夜分燈炧，嘗倚枕把讀，一日，忽忽不懌，請於人曰："宜昔聞小青者，有《牡丹亭》評跋，後人不得見。見"冷雨幽窗"詩，淒其欲絶。今陳阿姊評，已逸其半，談阿姊續之，以夫子故掩其名久矣。苟不表而傳之，夜臺有知，得無秋水燕泥之感！宜願賣金釧爲鍥板資。"意甚切也。人不能拂，因序刻之。此又一婦也。錢題詞有云，"予偶有質疑，間注數語，稱錢曰，不欲蕭艾云云，亂二姊之蕙心蘭語也"。蓋上下二卷，陳、談分評，錢則合二卷而參評其間也。

陳同題詞兩則，其一云："坊刻《牡丹亭還魂記》，標'玉茗堂原本'者，予初見四册，皆有訛字，及曲白互異之句，而評語率多俚陋可笑。又見刪本三册，唯山陰王本有序，頗雋永，而無評語。又吕、臧、沈、馮改本

四册,則臨川所譏‘割蕉加梅,冬則冬矣,非王摩詰冬景’也。後從嫂氏趙家得一本,無評點,而字句增損,與俗刻迥殊,斯殆玉茗定本矣。爽然對玩,不能離手,偶有意會,輒濡毫疎注數言,冬釭夏簟,聊遣餘閑,非必求合古人也。”按此則於考證《還魂》板本,頗資藉助,故録之。所謂吕、沈改本,應指吕天成、沈自晉所改,然其書今皆未得見也。若山陰王本,不知何指,豈王驥德有一本乎?

談則題兩則云:“右二段,陳阿姊細書臨川敘後空格七行内,自述評注之意,共二百四十字,碎金斷玉,對之黯然。談則書。”又云:“向見《牡丹亭》諸刻本,詰病一折,無落場詩,獨陳阿姊評本有之,而他折字句,亦多異同,靡不工者,洵屬善本。每以下卷闕佚,無從購求爲怏怏,適夫子遊苕霅間,攜歸一本,與阿姊評本出一板所摹,予素不能飲酒,是日喜極,連傾八九瓷杯,不覺大醉,自晡時睡至次日,日射帳鈎猶未醒。鬬花賭茗,夫子嘗舉此爲笑噱。於時南樓多暇,倣阿姊意,評注一二,悉綴貼小籤,弗敢自信。積之累月,紙墨遂多,夫子許可與姊評等埒,因合鈔入苕溪所得本内,重加裝潢,循環展覽。笑與忭會,率爾題此,談則又書。”按“予素不能飲酒”云云,風致獨絶,想見歡融芸卷,春皹花枝,無限酣情,都緣風雅中出,抑何清豔乃爾。

吴人又記一則云:“同語二段,則手鈔之,復自題二段於後。後以評本示女甥,去此二頁,摺疊他書中,予弗知也。没後檢點不得,思之輒增悵惘。今七夕曬書,忽從《庾子山集》第三本翻出,楮墨猶新,盎然獨笑。又念同孤冢蘊香,奄冉十三寒暑,而則戢身女手之卷,亦已三度秋期矣。悵望星河,臨風重讀,不禁淚潸潸下也。吴山人記。”錢宜又繼此題一則云:“此夫子丁巳七月所題,計予是時才七齡耳,今相距十五稔。二姊墓樹成圍,不審泉路相思,光陰何似。若夫青草春悲,白楊秋恨,人間離别,無古無今。兹晨風雨凄然,墻角緑萼梅一株,昨日始花,不禁憐惜,因向花前酹酒,呼陳姊、談姊魂魄,亦能識梅邊錢某,同是斷腸人否也。細雨積花蕊上,點滴如淚,既落復生,盈盈照眼,感而書此。壬申晦日,錢宜記。”縹緲興懷,淒涼入骨,讀此一則,錢姊恐亦非厚福之人。而文字清淡雋逸,直是小品中上乘,不可没也。綜全事以觀,亦婉曲可傳,倘摹玉茗之筆,譜爲院本,藝林定爭快覩。陳字次令,談字守中,錢字在

中，吴人曾有《三婦合評〈牡丹亭〉雜記》一書，刻《昭代叢書》中。清涼道人《聽雨軒筆記》獨以爲前後評本，皆出吴山一人，假託三婦耳。事或有然，惟尚無佐證。又引"從來婦言不出閫"之禮，謂其書總以不傳爲是，則腐之甚矣！

崔鶯鶯舊詞

《太古傳宗》乃琵琶曲譜，編《九宫大成譜》之徐興華、朱廷鏐所編。正譜四卷爲《西厢記》及諸散套，散套中有就《盛世新聲》等舊選中録來者，惜文字無甚精妙；附譜二卷，絃索調時劇譜也。内載有《崔鶯鶯舊詞》〔山坡羊〕一首，體調既不類南北〔山坡羊〕，文格亦視尋常小令爲異，顧甚奇特，録之以俟考證。"崔鶯鶯怨天恨啊呀地，衆賓朋請坐下聽奴家訴一番的情緒。咱父親也曾在當朝爲相國，也曾在翰林院内爲學士。昔日有一個關漢卿他來應舉，只因他才疎學淺，咱父親不曾把他名題。誰想那奸賊將没作有，把奴家編成了一本什麽《西厢記》。幾曾有寄棺槨在普救寺裏，幾曾有孫飛虎興兵來掠娶。幾曾有白馬將軍把半萬賊兵翦除，幾曾有老夫人使紅娘請君瑞來結爲兄妹。幾曾在太湖石畔去聽琴，幾曾與他暗裏偷情寄柬書。幾曾有送張生在十里長亭而來也，幾曾爲他鬆了金釧，減了玉肌。聽知啊呀，就是我這里害了相思病，啊呀天嗄，他那里曉得。聽知啊呀，枉口白舌，自有天知。"設想之幻，撰詞之新，得未曾有。於此俱見元人之於曲，直是遊戲三昧，變化莫測也。又有〔掛真兒〕一首，用意與此一致，可見當時人固好作如此議論耳。"一家兒埋怨著這一本《西厢記》，恨只恨關漢卿狠心的賊，將没作有編成戲。張生乃是讀書客，紅娘怎敢亂傳書。奴是崔相國家鶯鶯也，怎敢辱没了先君的體。"

常樓居寫情集

湘鄉成樹伯君，爲余鈔詞曲最多，以影寫余淡心《玉琴齋詞》最精，其次則爲明常倫《寫情集》。樹伯辭世兩年矣，寓齋兀坐，挑燈把《寫情集》自遣，不覺感念故人，悽然神往也。常樓居散曲負盛名，放肆豪快處，雅近馮海浮。弇州《曲藻》謂"雖詞氣豪逸，亦未當家"，未知何指也。

集中余最好〔山坡羊〕第四首，云："悶葫蘆一摔一個粉碎，臭皮囊一挫一個蟬蜕，雅兒守定兔窠中睡。曲江邊混一回，鵲橋邊撞一回，來來往往無酒也三分醉，空攢下個銅斗兒家緣也，單買那明珠大似椎。恢恢，試問青天我是誰。飛飛，上的青霄咱讓誰。"亦憤慨，亦解脱，若顛若狂，的是樓居一生行徑也。

俞君宣自娱集

俞君宣《自娱集》附曲，强作風流，習氣太壞。顧曲散人謂"《自娱》所刻，多出韻落調"，蓋猶在其次。惟卷末〔黄鶯兒〕尚清潔入格，則山人所謂"偶獲全璧，亦異事"者也。"鐵馬鬪簷低，趁餘香薰舊衣，一行陌草籠煙翠。斑簾半垂，鑲屏半圍，金衣對語雙聲脆。碧巍巍，晚雲來去，人在畫樓西。"

龍子猶宛轉歌

龍子猶姓馮，龍氏，名夢龍，一字耳猶，一字猶龍，吴人，别號姑蘇詞奴。崇禎間官壽寧縣，未幾即歸，值乙酉之變，殉焉。所居曰墨憨齋，曾取古今傳奇佳者，删改彙刻之，名《墨憨齋定本十四種》，自作者有《墨憨齋傳奇》四種，散曲集名《宛轉歌》。〔江兒水〕《留客》云："郎莫開船者，西風又大了些，不如依舊還儂舍。郎要東西和儂説，郎身若冷儂身熱。且消受今朝這一夜，明日風和，便去也儂心安帖。"語既樸質，情亦真摯。其〔玉胞肚〕《贈書》云："頻頻書寄，止不過敘寒温别無甚奇。你便一日間千遍郵來，我心中也不嫌聒絮。書啊，你原非要緊的好東西，爲甚你一日遲來我便淚垂。"癡語亦可人意。

子猶論南詞

余觀子猶定本内有《雙雄記》一種，其自序之文，痛憤當時南詞之荒濫，慨乎言之，足徵曲體之興衰，而亦可作詞家之針砭也。龍氏曰："詞家於今日，僉謂南音盛，北音衰，蓋時尚則然。余獨以爲不不。北音幸而衰，南音不幸而盛也。夫北詞暢於金元，雜劇本勾欄之戲，後稍推廣爲傳奇，而南詞代興，天下便之。《荆》《劉》《蔡》《殺》而後，坊本彗出，日

益濫荒。高者濃染牡丹之色，遺却精神；卑者學畫葫蘆之樣，不尋根本。甚至村學究手摭一二樁故事，思漫筆以消閑；老優施腹爛數十種傳奇，亦效顰而奏技。《中州韻》不問，但取口内連羅；《九宫譜》何知，只用本頭活套。作者逾亂，歌者逾輕。調罔别乎宫商，惟憑口授；音不分乎清濁，只取耳盈。或因句長而板妄增，或認調差而腔並失。弄聲隨意，平上去入之不精；識字未真，脣舌齒喉之無辨。語云'童而習之，白首不解'，南詞之謂歟！而世多耳食，謬謂南詞易，北詞難。嗚呼，南詞豈獨易哉！時尚在南，而爲南者多，時尚不在北，而爲北者少。爲南者多則易之，爲北者少則難之。易南而南之法已壞，難北而北之體猶存。由此言之，南非盛，北非衰也。孰幸孰不幸，亦可知也已"云云。余謂文字之行藏，亦猶人焉，舍用之間，必不可强，行也不足喜，藏也不足憂。行而能進益者，其行或可喜，若因行而易，因易而壞者，則爲文計，毋寧藏之，足以保其真，奚必以行於此一時，方足爲文榮哉？榮之不足，壞之有餘，猶硜硜爲文爭行藏於世俗之中，文而有知，不哭亦當笑，又豈但南北曲間之消長爲然哉！惟所謂南詞者，在散曲中成績極壞，子猶此論，固明於責人，而亦另有昧於責己之處矣。

芙蓉亭

《西厢記·幽會》〔點絳唇〕"竚立閑階"一齣，明人對之多不滿之詞。"蘸著些兒麻上來"，王伯良以爲大傷蘊藉；"胸前著肉揣"三語，又以爲有涉猥俗。徐士範則從何元朗語，誚以"濃鹽赤醬"。伯良注本謂王實甫此折雖傷莽率，而另有《絲竹芙蓉亭》劇、仙吕同調"天霽雲開"一套，則風流綺麗，堪稱妙絶。余按王氏所謂"天霽雲開"一套，何元朗《四友齋叢説》亦推崇備至，《雍熙樂府》載之，而題爲《麗情》。讀者既不知爲劇曲，並不知爲元詞，向以元明間人之散套目之。《詞林摘豔》所載，則作者與題目，俱從省略，益不知所謂矣。賴有元朗、伯良指明，然後元劇又多一折流傳人間也。《西厢》一折由生唱述，而此折則由旦唱述，蘊藉莽率，其間自然有别矣。所惜者《芙蓉亭》全劇不見，賓白又闕，無以詳其情節耳。兹録數曲，以存梗概。〔油葫蘆〕云："我著這瘦聳聳香肩將門扇兒挨，你試猜，止不過月明千里故人來。只我這後園中晚謁文章

伯,你不肯秦樓夜訪金釵客。外面兒模樣乖,究裏的事最歹,我不比你窮酸餓醋教人怪,爲甚麽不放參緊閉定讀書齋。"〔勝葫蘆〕云:"枉教我倚定門兒手托腮,休將那不覩事的話兒揣,女孩兒們天生酒量窄。害的我篤速速的眼跳,氤氳氳的耳熱,驀忽忽的暈雙腮。"〔幺篇〕云:"你見我兩朵桃花上臉來,只怕你後悔也俏多才。哎,你個秉燭的顔叔自鑒戒。兀的般月斜風細,更闌人静,可不是天與巧安排。"〔後庭花〕云:"保親的論孟白,主婚的唐宋策,送嫁的霜豪筆,守親的石硯臺。你既怕女裙釵,無心擔待,枉將伊厮定害。王子高不好色,周瓊姬忒分外,當真麽卓文君事不諧。"玩其詞意,分明多露沾裳,而深遭拒却。小鬼頭春心已動,乃託辭酒量淺窄,以自況容態,支吾得甚是可笑也。

方諸館套曲

王伯良所作套曲,動摹豔情,其中確有藴藉之作,非明人俗濫淫詞可擬者。如〔步步嬌〕《憶虞氏小姬》套,余最喜誦其〔皂羅袍〕云:"曾記桃花窗牖,正金屏人悄,偷結綢繆。朱唇一點殢人羞,紅羅三寸拈鞋瘦。燈明燈暗,匆匆畫樓。春深春淺,纖纖蕊頭。許千金不惜神前咒。"中幅四語,的是摇精動魄之作。即引子〔步步嬌〕,亦婉約可誦:"小小鴛鴦思珍偶,未許春風逗。花枝一捻柔,嬝嬝婷婷,十三嬌幼。羞澀怕回頭,可憐正是愁時候。"

王驥德傳略

伯良《曲律》一書,爲自來評曲論曲之最完備者;沈璟之《譜》、《韻》、吕天成之《品藻》,王氏皆能得其精微,其人實明代曲家中最不可少者也。顧其生平事迹,略而不傳,曩從王氏數種著述中,撮其所紀,編爲傳略,並録原紀之文,條作疏證,冠於所輯《方諸館樂府》之前。惟據書太少,取材未豐,不足以表彰前人,博雅之士,廣而正之,是所樂聞耳。王氏傳略曰:王驥德,字伯良,號方諸生,一署秦樓外史,明萬曆間會稽文學。大父爐峰公,嘗作《紅葉記》傳奇。驥德時,家藏元劇數百種,又自幼性嗜歌樂,遂精研詞曲,至壯不衰,以散曲負盛名於當時。始師同里徐渭,即以知音互賞;繼與吴江沈璟討論音律,最爲沈氏所推服。與孫

鎮、孫如法、吕天成，並爲詞友，而以吕氏相交最早，尤稱莫逆。一時曲家相善者，尚有顧大典、史槃、王澹翁、葉憲祖輩，並湯顯祖亦在知好之列。嘗設席山陰署中，與毛以燧研討詞曲；又嘗入都門，同好集於米氏湛園，邀往講習《西厢記》，賦詩以傳，一時目爲奇事。天啓癸亥甲子間卒。著有傳奇《題紅記》一種，雜劇《男后記》及《離魂》、《救友》、《雙鬟》、《招魂》共五種，散曲《方諸館樂府》二卷，《曲律》四卷，《南詞正韻》若干卷，校注《西厢記》、《琵琶記》二種。又補沈璟所著《墜釵記》傳奇内又二十七折一折，新製南詞過曲三十三章，及聲韻分合之圖一種。又擬譜唐玉潛、林景曦事，爲《義陵記》傳奇，並籍記當時劇曲與所傳散套，以存一代典型，均未果，祇贊可吕天成撰《曲品》，加以參閲而已。詩文有《方諸館集》。

林蕙堂集套曲

吴綺《林蕙堂全集》，末附散套八闋，重頭四首，以〔尾犯序〕套《贈蘇崑生》最佳，就中〔玉芙蓉〕云："滄桑一轉眸，雲雨雙翻手，到如今蕭蕭霜鬢如秋。那些個五侯池館爭相候，只落得六代鶯花莽不收。拋紅豆，嘆知音冷落，向齊廷彈瑟好誰投。"〔小桃紅〕云："枉濕了潯江袖，還剩得蘭陵酒。儘紅牙拍斷紅珠溜，放青鞋踏遍青山瘦，把黄冠撇却黄金臭。管甚麽蛟龍爭鬭無休。"極能道著崑老身世感慨，筆致遒俊，亦不讓云亭。惟大體凝静，本是南曲短處，入清初人手，則參詞筆愈多，如此套〔尾犯序〕中，有"鄉思驚梅"、"客心催柳"等語，豈不離曲甚遠？特亦未能專責園次耳。

林蕙《蘇臺懷古》〔古輪臺〕起句云"歎茫茫，無端霸業水雲荒，勾銷不盡英雄賬"，尚是尋常壯語；若《且歌》一套〔粉蝶兒〕後半云"破青衫將血淚隨風揩抹，爲蒼生打動嗟呀，何曾有別般牽掛"，則其語甚大。

相思曲

在舊本小説中，見過小曲一首云："相思人本自雙，人未必雙思想。兩下裏難憑，這相字兒渾無當。諒他情有盡頭，祇俺意終難放。這獨自個牽思，説單字才非謊，這單相思分明另是個相思樣。"一時覺其筆端繚

繞，頗饒意趣，遂録之日記端。及覩顧曲散人《太霞新奏》，方知沈自晉伯明有〔金梧桐〕《詠相思》一套，此即首曲，特字句已多竄改，較原文爲顯豁流利也。至所據録之小説，反忘其名矣。

昭代簫韶

元人雜劇一事大抵四折，《西厢》分一事爲五本，每本仍是四折；金聖歎合爲一大本二十折，後人不知，乃以二十折之元劇目《西厢》矣。傳奇之初，如《琵琶》、《幽閨》等，由元劇之四折，一變而爲三四十齣，自後傳奇遂分上下二本，動輒五十齣以上，篇幅已長。但如清初殿本傳奇《勸善金科》、《昭代簫韶》等，皆有十本，每本二十四齣，通體共二百四十齣，則可謂吾國劇本之最長者矣。乾隆初，以海内昇平，命張文敏等撰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凡各節令，皆奏演之。其時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無不譜入，謂之"月令承應"；其於内庭諸慶事，奏演祥徵瑞應者，謂之"法宫雅奏"；其於萬壽令節前後，奏演羣仙神道，添籌錫禧，以及黄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謂之"九九大慶"。又演目蓮尊者救母事，析爲十本，謂之《勸善金科》，於歲暮奏之，以其鬼魅雜出，以代古人儺祓之意。演唐玄奘西域取經事，謂之《昇平寶閥》，於上元前後日奏之。其曲文皆文敏親製，詞藻奇麗，引用内典經卷，大爲超妙。其後又命莊恪親王譜蜀漢《三國志》典故，謂之《鼎峙春秋》。又譜宋政和間梁山諸盜，及宋金交兵、徽欽北狩諸事，謂之《忠義璇圖》。其詞皆出日華遊客之手，惟能敷衍成章。以上敘殿本傳奇七種歷略，見《嘯亭續録》，而獨未及《昭代簫韶》，蓋《簫韶》乃嘉慶十八年虞山王廷章朝炳所纂，演楊令公父子事，依《北宋傳》爲注脚，略增正史爲綱領。余見其槧本之精，殆與《勸善金科》等一致，不獨宫調南北，字句正襯、聲韻平仄，一一標明，即各種脚色登場時之穿戴，出入場門之規律，亦詳細注明。考我國戲劇制度，此種瑣屑記載，見諸明文者極少，研究資料，殆非取給於諸殿本傳奇不可矣。《勸善金科》凡例謂從來演劇，惟有上下二場門，大概從上場門上，下場門下，然亦有應從上場門下，下場門上者，又有從下場門上，仍應從下場門下者。人鬼神仙，天堂地獄，正路旁門，出入有別。《昭代簫韶》中，則有福臺、禄臺、壽臺、仙樓、天井、地井種種名目。當時並無布

景機捩，而砌末之繁，排場之細，有如此者，是清初殿本諸傳奇，允爲吾國戲劇中搬演最精之脚本，猶不僅以二百四十齣體段之長見勝也。

顧貞立女士曲

徐積餘氏刻《小檀欒室百家閨秀詞》，内有顧貞立《栖香閣詞鈔》，附〔步步嬌〕、〔殿前歡〕、〔新水令〕、〔駐馬聽〕四曲。韻雖一致，體式殊乖，似套而非套也。記其〔駐馬聽〕云："宿雨朝煙，露浥胭脂紅數點。閑庭小院，惜花人起夢猶淹。傍妝臺幾度懶臨鸞，整凌波款步青苔蘚。笑嫣然，看朝陽一朵春光綻。"筆姿秀蒨，宜出女子之手。

彭仲山詞餘偶録

長洲彭仲山，香山老人之曾孫也。老人於清雍、乾間，畫山水名振一時，而仲山則工花卉，少好弄，自負天姿，於醫卜星相、陰陽禽遁諸書，頗多涉獵，但旋事旋棄，未嘗專功。獨於曲，嗜之彌深，歷久不厭，所習不下三四百種。余於奢摩他室見其手寫《詞餘偶鈔》兩册，皆平日讀書，意有所會，藉資摹揣者，其精警自不待言。惟大抵皆選自傳奇，雜曲極少，其中有四首，按其用韻與意旨，實爲兩截，蓋亦摘自套曲中者，並非小令。〔羅江怨〕與〔二犯滴滴金〕兩調，穎俊不亞"竚立閑階"、"天霽雲開"諸折，而雜曲中絶未見及，殆亦傳奇中之作耳。一時不知究竟所出，録之於此，既備考訂遺亡，亦博興餘一粲也。〔羅江怨〕云："怎知你偷趁高唐雨不收，審分明誰把這情緣叩。恁癡魂先引起幻中由，怕柔腸乾惹下相思臼。還愁你嫩蕊嬌香早跌倒在巫山岫，虧殺你盼書生臉兒怎羞，許情郎身兒怎投，可也破瓜時一霎兒難禁受。"〔二犯滴滴金〕云："閑拖逗，睡魂中委實風流，雖則是空裏綢繆。問蜂黄而今在否，還不曾有交親比目和同，誰信這没指證的鴛鴦交媾。只問你枕花陰怎不把金釵溜，臥蒼苔怎不把湘裙皺。摟腰肢褪不下芙蓉袖，揣酥胸擺不脱丁香扣。任眠花藉草把雨雲羞，還嗔鶯怪燕怕風情漏。有一日燭影摇紅照好逑，你少不的慢凝眸，看可是夢兒中那人依舊。"仲山評云：喁喁兒女語，情態畢肖。按其詞意，殆亦如《牡丹亭》之有驚夢事實在内。"虧煞你"、"只問你"云云，詞振而清新，料想對面聽者，必難於置答，想係璇閨秘

謔,出之手帕膩友,而非若書生者所答唐突也。清人輯《纏頭百練》一書,分禮、樂、射、御、書、數六集,其禮集所載,即首爲"幽期寫照"。此四字原書所標。如《西厢赴約》、《紅梨佳期》、《水滸野合》、《青瑣贈香》等齣,皆桑濮之音,極越禮之文字,偏被以禮集之標目,編者豈有心玩世歟?亦至荒唐可笑矣。惟諸齣分見於各書,已覺一爲已甚,兹乃裒而貫之,使淫情累篇,邪思盈卷,人心動摇,而口孽無盡,泥犁之墮,編集者當又在諸齣作者之上,是深足爲詞曲累者,其事大可以已也。但若仲山之興會所到,手筆偶存者,用心殆又非此可比矣。此二曲余好之至,暇輒諷詠,人以爲癡。

彭仲山論曲書

仲山《與人論曲書》,見《無近名齋文稿》,語多可採,有曰:

來示畏其法繁而苛,且謂僕"勞心於小道,無所師承,安知其是與否"。此足下淺涉之言也,敢爲足下陳之。自詩降而詞,詞降而曲,皆有自然之節奏,天籟與人籟參焉者也;皆本乎性情,而假物以鳴,各得其性之所近。所以一往而深,近於詩則詩,近於詞則詞,近於曲則曲,豈有異理哉?大匠必以規矩,而射必以彀,何事不然,乃獨於曲而難之?足下特以詩分平仄,而此則陰陽平上去入不可混淆;詞限字數,而此則宫調有南有北,牌名有犯有攤破,拍板有頭有腰有底,不得其綱領,則紛然雜亂,觸手皆錯,宜其一步不可行也。能於自然之節奏有所會心,則某某處一定而不可易,某某處可以變化從心,而後知此中有樂境,非特因難見巧而已也。欲於自然之節奏有所會心,無他,在乎多讀舊曲,自可神而明之耳。中略若者宜疾,若者宜緩,若者宜板,若者宜絃,工夫至此,自有文成法立之妙,尚何繁苛之足畏乎?昔臨川自言不顧拗盡天下人嗓子,今其詞具在,宫調頗雜,腔板頗亂,藉非後人曲爲遷就,幾幾乎不可唱矣。然與其爲笠翁之油濫,無寧爲臨川之生澀。僕於二者,知所趨避,雖無師承,而謹守前人矩矱,頗可自信也。至於詞藻,則取詩詞中最新最豔者,否則取人人意中所有者,而翻案用之,旁面著筆、反面著筆,都不如對面著筆,更能新豔,無他巧妙也。然其佳處,全在白描,白描能手,其輕倩處,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其渾厚處,沉鬱蒼涼,淋漓歌泣,是

非寢饋於元人者不能。初學填曲，且勿深求詞藻，取其新豔，而筆墨務求娟潔。若填北曲，於入聲字加意考覈焉。云云。

此於曲非小道、曲律不難與致力之由、修詞之法，皆言之娓娓，都中肯綮。余以《無近名齋集》不常見，而曲論之零璣碎玉，易致湮微，故擇其要者存之。

蝶歸樓

《蝶歸樓》傳奇"樓誓"折，首曲〔山坡羊〕上半曰"蹙秋波擦生生的眉黛，翦春羅軟迷迷的身態。屑雲香自禁窄的鳳頭鞋，裊情絲没打結的鴛鴦帶"，只此四語，雖讀臨川詞，亦無此快。蓋臨川精處，説者以爲多融元曲，然以本非元人，而强效北方俚吻，其拗澀處，都欠自然。此詞則圓融於今人之口，而沉著於元人之法，字字寫貌，即字字寫情，貌至處，即情濃處。雲香已自禁裁，而情絲又復無結，能於顯豁中使人體會不盡。此曲之高處，有時同於詞之高處也。此書舊鈔有夢樓印章，粤中許守白君遂疑出王夢樓手，確否猶俟考證。今其稿已影入《奢摩他室曲叢》矣。

紀吴淞之陷

余前記壬寅英軍陷乍浦之海警散套，而忘及謝元淮默卿是年蹭蹬宦途，往來江上，目覩吴淞再陷，亦有曲記當時情況，與前作可謂沆瀣一氣、言以致用，散曲中此爲可貴也。默卿用〔九轉貨郎兒〕調，〔六轉〕云："我只見密密層層、官軍防堵，每日裏畢畢剥剥、操兵整伍。忽見那黑黑白白、奇奇怪怪鬼酋奴，早只是大大小小齊驚遽。又只見忙忙碌碌、來來去去、兵兵將將、吁吁喘喘，守吴淞門户。驀地裏閃閃爍爍、砲聲轟怒。可憐那高高下下的塘、凸凸凹凹的路，男男女女、啼啼哭哭，躲避奔逋。一霎時騰騰燄燄、村村舍舍盡成焦土。好一個忠勇軍門，烈烈轟轟，爲國捐軀殉海隅。"此雖措詞有意規仿元人《貨郎旦》劇，而一時外兵殘暴、清兵怯弱、地方塗炭，所寫者要仍不過萬一耳。其〔七轉〕云："猛喝斷横江鐵鎖，掜金焦倒翻雪波，鐵甕城堅竟摧破。金陵還報那妖氛惡，索兵費他賊不空過。納錢帛我死中覓活，碼頭憑賣西洋貨，顧眼前權救燃眉火。從古來馭荒遠的窮夷，不與他較甚曲直，要息爭端終貴

和。”其〔八轉〕云：“感皇恩推仁解網，投戈後寬其既往。浙蘇閩粵許通商，把冤仇兩忘兩忘。浦江頭城外蓋洋房，耶穌經漸看流傳廣。遠梯航也麽哥，盡來王也麽哥，鬧熱煞五港，善後規模緊緊兒防。要平時預講預講，拜客迎賓應酬兒忙，抵多少定國功勞賬。望忠良也麽哥，靖封疆也麽哥，靖封疆撫御機謀賴久長。”含譏帶諷，語語有骨。夫乞和猶謂“解網推恩”，善後衹是“迎賓拜客”，上下顢頇，一至於此，書生摇筆，惟有作長嘆而已矣。使今日局勢，與默卿知之，又不知作若何驚慨。而今人視八十年前人之憂患，既已爾爾，則感痛又當如何歟？默卿《海天秋角詞》内有〔驀山溪〕《陰雨》、〔念奴嬌〕《自序》等作，合與此曲同看。

在園雜志論小曲

劉廷璣《在園雜志》云，“小曲者，别於崑弋大曲也。在南則始於〔掛枝兒〕，中略一變爲〔劈破玉〕，再變爲〔陳垂調〕，再變爲〔黄鸝調〕，始而字少句短，今則累數百字矣。在北則始於〔邊關調〕，蓋因明時遠戍西邊之人所唱，其辭雄邁，其調悲壯，本〔涼州〕、〔伊州〕之意。如云：‘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大丈夫豪氣三千丈，百萬雄兵腹内藏。要與皇家做個棟梁，男兒當自强，四海把名揚，姓名兒定標在淩煙閣上。’明詩云‘三絃緊撥配邊關’是也。今則盡兒女之私，靡靡之音矣。於變爲〔呀呀優〕。〔呀呀優〕者，〔夜夜遊〕也，或亦聲之餘韻。他如〔倒板槳〕、〔靛花開〕、〔跌落金錢〕，不一其類。又有〔節節高〕一種，〔節節高〕本曲牌名，取‘接接高’之意，自宋時有之，《武林舊事》所載元宵節‘乘肩小女’是也。今則小童立大人肩上，唱各種小曲，做連像；所馱之人，以下應上，當旋即旋，當轉即轉，時其緩急而節奏之”①云云。按近人有就《霓裳續譜》等書，研究北方小曲者，《雜志》所紀，多爲《續譜》所未及，足資參證也。

圈兒曲

小曲中本有〔寄生草〕云：“欲寫情書我可不識字，煩個人兒使不的，

---

① 今校：清康熙五十四年刻本《在園雜志》，“聲之餘韻”作“聲之餘韻呀呀喲”，“他如〔倒板槳〕”作“如〔倒板槳〕”，“節奏之”作“節凑之”。

無奈何畫幾個圈兒爲表記。此封書惟有情人知此意，單圈是奴家，雙圈是你。訴不盡的苦，一溜圈兒圈下去，一溜圈兒圈下去。"此蓋坊曲俚詞，未經文人潤飾者。有爲之設説者曰：寄情人書，不著一字，但先畫一圈，再畫一套圈，再連畫數圈，再又畫一圈，再畫兩圈，再畫一整圈，再畫一破圈，而繼以無數小圈。並爲作詞云："相思欲寄從何寄，畫個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裏。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别離。還有那説不盡的相思一路圈兒圈到底。"則揣情摹態，妙緒環生，成爲精美圓俊之曲矣。周德清曰："古人云，'有文章者謂之樂府'。如無文飾者謂之俚歌，不可與樂府共論也。"此殆一絶好例子。至於以圈點扣曲詞爲戲者，早有《〈西厢〉摘句骰譜》開其先例，明李卓吾評本《西厢記》後載之，謂爲湯臨川所輯，未知信否耳。全譜摘董、王、李、陸四家南北《西厢》句，合以骰色。如六幺成串，每幺作一圈。則射日華句曰"美恩情團圓到底"；六二成串，則射實甫句曰"便做到巫山十二峰"；五幺殿以一五，則射天池句曰"雙頭好花生扯做片片"；五三殿以一六，則射解元句曰"楚天外亂峰千疊"。蓋亦當時一種遊戲，玩《西厢》者翻新花樣也。後來徐秋濤《牡丹亭骰譜》及其他牌謎曲文，殆亦類是。特骰譜由曲製譜，牌謎則因牌製曲耳。

櫻桃花下銀簫譜

吴枚庵《東齋脞録》云："沈桐威起鳳，工傳奇，梨園所演，如《報恩猿》、《才人福》諸劇，足繼李笠翁、萬紅友，無異辭矣。間爲葉兒散套，亦復工雅絶倫。嘗泥其室人張湘人靈，以金釵作贄，拜爲閨塾師，桐威譜北曲一套示之。今録於此。中略未幾，彩雲飛去，桐威遂賦悼亡，蹤跡多在倡樓角場上矣。"①按桐威所撰傳奇，除枚庵所舉兩種外，尚有《伏虎韜》、《文星榜》、《千金笑》、《泥金帶》、《黄金屋》五本。王國維《曲録》中，且未收其人。其散曲集名《櫻桃花下銀簫譜》。吴門獨學老人序桐威傳奇有曰，"桐威號竇漁，工於詞，自號紅心詞客，少以名家子博學工文章。

---

① 今校：道光本《昭代叢書》庚集埤編，《東齋脞録》作《東齋脞語》。

乾隆戊子科舉於鄉，年才二十有八。累赴春官不第，抑鬱無聊，輒以感憤牢愁之思，寄諸詞曲，所製不下三四十種。當其時風行於大江南北，梨園子弟登其門而求者踵相接。庚子甲辰，高廟南巡，凡揚州鹽政、蘇杭織造，所備迎鑾供御大戲，皆出自先生手筆。顧生平著作，不自收拾，晚年以選人客死都門，叢殘遺草，悉化灰燼"云云。又戴蘂坪《摶沙録》亦謂蕢漁所著諸劇，傳播歌場，時伶爲之增價，里中菊部師直欲範金示之。據此《脞録》所載〔新水令〕散套，豈不彌可珍惜！顧其詞其事，復風流俊逸，令人絶倒，誦後口角留芬，想中餘韻，應三日不絶。因不憚繁複，再移《脞録》所録者於此："水精簾捲晝堂高，燕呢喃春風四繞。金猊香氣散，銀燭影紅摇。一翦蘭翹，有一個俏門生贄禮到。　環珮聲飄，一捻風吹楊柳嬝。氍毹拜倒，幾絲雨壓海棠嬌。一天風韻總難描，三章約法從容告。從容告，打頭先改卿卿叫。　翡翠林書林恰好，芙蓉帳絳帳還高。從此後戒癡情莫折花，懲閑玩休尋草。便朝來點綴眉梢，彩筆何須畫百遭，破工夫應在臨書屬稿。　每日價日上花梢，抛殘繡譜，捲上鮫綃。字臨衛女，詩吟蘇蕙，史續班昭。喜清課賣花聲杳，催好句心字香燒。紅了櫻桃，緑了芭蕉。一任那舊園亭鶯喧蝶鬧，要收心拘禁了浪遊遨。　便盼到冷惺鬆花月宵，傍春臺燈並挑。且説個春燈謎子伊知道，夾雜些美人名號，也一一費推敲。　那不是掛龍樓鳳榜蹊蹺，這的是繡閣規條。買幾個俊婢垂髫，鎮伴你添香拂稿。一種種花嬌柳嬌，儘意兒繕教，連那小鸚哥也聽來熟了。　秀才學問誰曾飽，書生不櫛從來少。他日個鳳閣名標，替著俺寫韻箋，替著俺謄書草，替著俺題清照。這温家玉鏡臺，俺曾把臯比靠。休只要放頑皮將師嚇倒，笑煞那荀家兒背熨焦，張家兒眉亂描，怎如俺踏著風流竅。你做陸家卿，俺做寒山趙，考槃詩勝拾了泥金捷報。且謅隻洞房歌，搭和著白頭吟唱到老。"桐威《諧鐸》云：張靈字湘人，年十八歸予，甫結褵，以金釵作贄，奉予爲閨塾師，請閨約，度北曲一套，彩令施蒙泉載入《詞壇叢話》。《叢話》書余惜未見，觀於此可知桐威閨房别有雅趣，其人必善調琴瑟，優容婦人者。乃其《伏虎韜》傳奇解題云："《伏虎韜》，警惡俗也，婦人以順爲正，乃有淩虐其夫者，此陰盛陽衰之象，有關世道人心。此劇寓扶陽抑陰之意，亦以明婦人妒者必淫，淫者必悍，丈夫溺愛，甚無謂也。真唤醒癡人不

少"云云。則心腸面目,俱覺腐俗之甚,視所以作前曲者,柔暴竟判若兩人,亦可笑已。然而彩雲一斷,桐威輒放浪終身,甘爲情殉。湘靈夫人之順,殆爲不可及歟。《伏虎韜》情節,本於《新齊諧》之"醫妒"一則,見《劇説》。

千金笑

桐威《諧鐸》云,"磬兒,珠市梁四家女伶也。梁四婦本吴倡,善琵琶,及歸梁,買雛姬,教梨園爲活。磬兒意不屑,輒逃塾。假母日加箠楚,諸姊妹競勸之。磬兒曰:'若欲我從,須以旦脚改淨色,中略猶可借英雄面目,一洩胸中塊壘耳。'由是《千金記》演韓信事諸劇,磬兒獨冠場。孝廉詹湘亭待詔白門,偕友寓梁四家,夜演《千金記》,至別姬諸折,衆皆意屬虞姬,而湘亭獨以楚重瞳爲嫵媚。羣起譁笑之。及卸裝,視老霸王姿容,果高出帳下美人,人遂歎服。明日,張筵海棠樹下,青衫紅粉,團圞錯坐。磬兒本歙産,湘亭亦婺源籍,兩人各操土音,以道其傾慕。而座上諸友,相對微笑,竟不解刺刺作何語。已而中略中翰諸友盡返棹,而湘亭束裝未發,蓋不忘磬兒也。思欲買桃檠,載以俱歸,而梁家方居爲奇貨,且欲留壓部頭,有百萬纏頭,不能搖奪者。相對泫然,焦思無計,磬兒曰:'君何計之拙也,彼所以居奇不售者,以我爲錢樹耳。君去,妾必不生,留駿骨而埋之,定不須千金值矣。'湘亭大悲,乃不得已珍重而別。歸未兩月,聞磬兒病且死。湘亭曰:'花前信同抱柱矣,卿不負我,我豈負卿哉!'急赴金陵,以三百金買柩而回,葬於桐涇橋北。王夫人曹墨亭誌其墓,諸名士挽以詩詞。予譜《千金笑》傳奇,付諸樂部"①云云。余覺老霸王姿容,高出虞美人上,其語其事,亦復嫵媚可人。今之譽揚伶藝者,謂之捧角,顧有以捧虞姬者捧楚霸王之人乎?然後覺磬兒湘亭之志趣識見,皆爲不可及也。《續板橋雜記》云:"長洲詹孝廉湘亭,

---

① 今校: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諧鐸》,"日加箠楚"作"日箠楚","若欲我從"作"若從我","諸劇"作"諸雜劇","桃檠"作"桃葉檠","磬兒曰"作"磬兒忽私語曰","錢樹"作"錢樹子","埋之"作"買之","花前信同"作"花前一諾信同","我豈負卿"作"我豈敢負卿"。

於今春應試白門，暱梁四養女磬兒，有扇底新詩六十首誌其事。其友王鐵夫賦誌夢詩五十章和焉。磬故吴人，謀歸吴以事詹，志未諧而卒。詹哀之，以三百金市其柩歸，葬於虎阜再來亭之西隅。祁昌司鐸沈萓漁爲譜《千金笑》傳奇付樂部。中略惜余後至，未獲一覩爲憾。"按《千金笑》今日亦未見傳本，不知有幾許妙文。清高奕亦有傳奇一本，與此同名，見《新傳奇品》，則更不知傳否矣。

詹湘亭闈中望月曲

湘亭名應甲，亦工葉兒散套，有《中秋闈中望月》，雙調〔新水令〕、〔駐馬聽〕、〔沉醉東風〕、〔折桂令〕、〔沽美酒〕、〔太平令〕、〔離亭宴帶歇拍煞〕，描繪盡致，感喟無窮，不獨爲數百年科場瑣況，留存鴻爪，亦代嚮日千萬讀書人一吐塊壘。觀於歇拍之詞，應知天下英雄，當日又何曾甘於入彀哉？原詞云："瞭高臺上月輪高，悄無聲酸風滿號。碧油簾不捲，紅蠟燭停燒。銀漢迢迢，空隔著土泥墻望不到。　木板三條，覆鹿藏蕉何處找。策題五道，塗雅滿卷未曾交。珠光劍氣已全消，青天碧海勞相照。誰喧笑，隔墻老卒聲聲叫。　猛聽錯華燈遊龍夾道，汲新泉渴馬騰槽。號官兒意氣消，號軍兒語言妙。檢筠籃冷炙殘膏，我輩三年共此宵，博一個團圞醉飽。　憶秋閨獨坐深宵，瓜果中庭，燭燼香燒。有花氣濛濛，釵光裊裊，簾影蕭蕭。盼雲階蘭芳信杳，臥風簷棘院人遥。望斷紅綃，夢斷藍橋，只落得數更籌至公堂靜，聽鼓吹明遠樓高。　俺想那跨山塘花市遥，泛秦淮燈船早，竹西歌吹千家鬧。同盼上瓊樓瑶島，爭一刻，是今宵。　堪笑的譜霓裳擲杖成橋，駕星槎折木爲瓢。莫須有月斧親操，想當然玄霜空搗。一種種雲翹翠翹，被罡風吹掉，都散做花枝壓帽。　素娥掩面何須笑，朱衣點首何曾惱。君不見世上兒曹，有多少玉樓文，有多少金鑾草，有多少孫山康了。洗愁腸一尊緑澆，粲花心三條紅照。脱不盡書魔舊套，若不是廣寒梯跌了脚，蓬瀛路迷了道，鬱輪袍走了調。因甚價年年矮屋中，唤不醒才子英雄覺。擔誤著青衫易老，謅一套棘闈秋，要和那吹角聲寒唱到曉。"此曲若示之過來人，殆無不慨然興嘆者。余生也晚，未嘗就風簷寸晷，較一日短長。乙丑中秋，尸位南雍，適黌舍爲粵東貢院舊址。若也瞭高臺，若也至公堂，若也明

遠樓，都於一輪香滿之中，一一湧現眼底。與二三友人，彳亍其間，憶湘亭之詞，不覺神往當年情況，無異身歷其境矣。

新解人頤所載曲

《闕名筆記》有曰“新解人頤”者，内俳體詞甚多，曲則完整成調者甚少，且亦未必解頤。佳者數首，余多爲之查明出處。如南曲〔香轉南枝〕曰：“更深靜悄，把被兒熏了。看看的月上花梢，靜悄悄全無音耗，敲殘了更鼓兒他便才來到。見我這臉色兒不妙，忙跪在身前告。我假意兒焦，他偷眼兒瞧，甫能咬定牙兒，其實忍不住笑。”則見《太霞新奏》，特字句微異。北曲〔水仙子〕云：“娘心裏煩惱您兒知，搭伏在床前忙跪膝，是昨宵飲得十分醉。一時錯如今悔已遲，由奶奶法外淩遲。打時節留些兒游氣，駡時節存些兒面皮，可憐見俺兒倆終是兒女夫妻。”則見《樂府新聲》，猶元人作也。北曲〔四塊玉〕云：“我事事村，他般般醜，醜則醜村則村意相投。只爲他醜心兒真，博得我村情兒厚，似這般醜眷屬村配偶，只除天上有。”則見《詞林摘豔》。諸詞雖以俚俗遊戲出之，乃所寫者情熱而憨，態褻而謔，所以解人頤者此歟？

詞林摘豔

明人曲選中，要以《詞林摘豔》一書，最古而且豐，又多奇俊之作，他本所不及。有嘉靖乙酉張禄竹友山人小字原刻，及辛亥徽藩月軒道人大字重刻兩種。蓋先於正德丁丑間，有編《盛世新聲》者，選套四百餘，令五百餘，張氏嫌其猶有未當，從而增損之，乃成《摘豔》。其卷端列〔清平樂〕、〔阮郎歸〕各二首，想必當時兩調詞樂，猶未失傳，猶之楊澹齋《陽春白雪》卷端列〔念奴嬌〕等十調爲大樂也。所列令曲，約三百首，別裁異體，不一而足。前曾舉其所載劉庭信〔折桂令〕《別詞》，不過一斑而已。兹擇其尤有新趣者，補誌一二。

無名氏〔雁兒落得勝令〕云：“一年老一年，一日没一日。一秋又一秋，一輩催一輩。一聚一别離，一喜一傷悲。一榻一身臥，一生一夢裏。尋一夥相識，他一會咱一會。都一般相知，吹一回唱一回。”元人之樂天曠達，於此一曲中，可全得之。亦疎脱，亦蘊藉，行文甚妙。别有〔醉太

平〕,與此蓋一類,而豐滿較遜:"喫了些無憂愁酒食,過了些有程限年紀,醉鄉中不飲是呆癡,醒時節再吃。得一日過一日無一日,笑一會耍一會頑一會,舉一杯圓一杯換一杯,不吃啊圖一個甚的。"

曲中回文雖不多見,但顛倒字句一體,則常有之。前舉各種俳體,亦復遺漏,如《摘豔》所載〔水仙子〕云:"恨重疊重疊恨恨綿綿恨滿晚妝樓,愁積聚積聚愁愁切切愁斟碧玉甌,懶梳妝梳妝懶懶設設懶爇黄金獸。淚珠彈彈珠淚淚汪汪汪汪不住流,病身軀身軀病病懨懨病在我心頭。花見我我見花花應消瘦,月對咱咱對月月更害羞,與天説説與天天也應愁。"蓋亦動於中,形於言,言之不足,展轉反覆,以爲詠嘆,而後乃成其體耳。

嘲戲風流、警戒漂蕩之詞,元明人謂之風流體。明周憲王《誠齋樂府》云"嘗觀昔人劉庭信有風流體樂府,皆豪放不羈,乃酒席中戲漂蕩子弟之語",蓋謂此也。周德清《中原音韻》云"如女真風流體等樂章,皆以女真人聲音歌之",所謂"風流體",或亦此意。北曲雙調中有牌名曰風流體。前書舉蘄州妓所作〔黄鶯兒〕《詠風月擔兒》即其例,因劉庭信所撰末句,皆以"風月擔兒"爲辭也。庭信所撰,見於《摘豔》者十首,如曰"没算當,不斟量,舒著樂心鑽套項。今日東墻,明日西廂,著你當不過他的連珠箭急三鎗。鼻凹裏抹上些砂糖,舌尖上送與些丁香。假若你便銅脊梁,者莫你是鐵肩膀,也擦磨成風月擔兒瘡",殊警策。"者莫"即遮莫,猶儘管也。又《雍熙樂府》另載二十三首,同爲〔寨兒令〕調,雖未題名,當亦出之庭信。《堯山堂外紀》云,庭信乃南臺御史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摘豔》又另載梨園黑老五曲,黑老五與黑劉五,應是兩人也。

庭信〔折桂令〕,第一句皆作"想人生最苦離别"者,有十餘首,蓋緣《西厢》"草橋入夢"一折内實甫之詞而作,而筆致則仿董解元,故其中妙文儘多,不止前之所舉也。如曰:"想人生最苦離别,三個字細細分開,淒淒涼涼無了無歇。别字兒是半晌癡呆,離字兒是終年疾病,苦字兒只管兩下裏堆疊。他那裏鞍兒馬兒身子兒劣怯,我這里眉兒眼兒臉腦兒乜斜。側著頭叫一聲行者,擱著淚説一句聽者,得官時早報個期程,準備你丢丢抹抹遠遠的來迎接。"官是何物,值得如此?猶以一旦遠來迎

接爲慰望，益爲無聊可笑。又曰："想人生最苦離别，雁杳魚沉，信斷音絶。嬌模樣儘管丢抹，好時光誰曾受用，窮家活逐日繃拽。過了一百五日上墳的日月，早來到二十四夜祭竈的時節。寂寂寞寞終歲巴結，孤孤另另徹夜咨嗟，歡歡喜喜盼的他回來，淒淒涼涼老了人也。"則覺前人陌頭柳色之思，鏡裏朱顔之詠，一切美人遲暮之作，都無此説得老實痛快。

明初十六家内有王子一，王子一之外又有崔子一者，有〔錦法經〕小令四首，見《詞林摘豔》。歇拍皆叶紅字，又皆以"一星星血淚"爲上文，如曰："身已慵，心待慵，因何不放鬆。繡枕羅衾一邊捧。芳情冗冗，閑緒濛濛，猛添上剌秋波兩眼兒春光重。疊斷眉峰，將一星星血淚，都迸的我臉兒紅。"沉恨細思，濃懷烈感，寫來傷慘無限。

〔兩頭蠻〕一調，一作〔兩頭南〕，始見於《摘豔》，絶似後來小曲。因知小曲之體，由來已久，在元明兩季，直與南北曲爲一事也。如曰："堪憐堪愛，倚定門兒手托這個腮。好傷這個懷，一自那日行了他，不見這個來，盼多這個才。萬紫千紅明媚色，桃花一剛開，杏花一剛開，教我無心戴。也是我命該，也是我命乖，也是我前生少欠他相思債。"《九宫大成譜》載此詞，而删去"這個"字樣，失却原調音節，殊非。惟所謂〔兩頭南〕者，句法並不盡同，故《大成譜》另列之。"冠兒不戴懶梳妝，髻挽青絲雲鬢光，短金釵斜插在烏雲上。我這里唤梅香，開櫳箱，揀一套兒縞素衣裳，打扮的似西施模樣。西施模樣，出繡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我燒一炷兒夜香。"既是打扮的"西施模樣"，何以起拍又曰"懶梳妝"？元明人曲，於尋常文理，每不經心，成套大詞，或名家手筆，此等處都不能免，何況無名氏小曲之體，益無足責矣。因憶近人評論小説，謂《西厢記》"借厢"齣内，〔小梁州〕讚美紅娘云"可喜龐兒淺淡妝，穿一套縞素衣裳"，金聖歎批云，"縞素衣裳"四字粘細，是扶喪服也。及後文〔耍孩兒〕〔三煞〕，追憶雙文之美云"下邊是翠裙鴛繡金蓮小，上邊是紅袖鸞綃玉笋長"，豈扶喪時，紅娘既縞素衣裳，雙文獨可翠裙紅袖耶？雖然，無金氏之批，則其病轉不如是之著也。余按此全是聖歎多事，妄作聰明。"縞素衣裳"四字，實父下筆，絶無喪服之意，不過如尋常之謂其"雅淡"耳。覿於〔兩頭南〕小令便知，"夜香服素"，不必亦爲扶喪也。

王越世昌，有"囉哩囉"〔黄鶯兒〕，後來效顰之人，有作"哈哈吽"、

“哈哈晦”、“囉哩連”、“哩囉哩”者。嚮日音調中纏聲之類，玆皆用作調中正字，是未嘗非古今樂變遷之一端也。又後世小曲中，如《在園雜志》所紀之“呀呀優”等，則又還居纏聲地位。而獨南北曲中，有此“囉哩囉”等，纏聲用作正字之一種，是亦可異矣。王曲亦始見於《摘豔》，曰：“唱一回囉哩囉，論清閑誰似我，清風明月咱三個。清風是大哥，明月是二哥，論三哥我也做的過。囉哩囉，清閑快活，不喫啊待如何。”此僅就東坡詞句，解釋一過，而平添粗豪爽利之趣，令人讀之軒然。故王弇州謂“只是諢語，然頗佳”也。夫詞主婉約，而曲主豪放，此中藩籬，必不容抉破。或疑豪放之詞，又何以别於曲？則請視東坡之詞，與世昌此曲，自得之矣。世昌因滅威甯海子，封威甯伯，謚襄敏。《堯山堂外紀》謂其廷試時，大風捲試卷，飛揚空中，不知所之，竟以内閣别紙賜寫。蓋本於楊循吉《篷窗紀事軒筆記》。《筆記》載此事，尤爲繪聲繪影。其人雖登顯要，綰兵符，而意志恬淡處極恬淡，前曲已足見風懷。又有〔沉醉東風〕《樂閑》云：“穿一領粗粗布袍，繫一條縵縵麻絛。釣竿上風月多，酒甕裏功名小，對溪山蓋一座團標。我將這矮矮柴門閉的牢，又恐怕雲來占了。”“雲來占了”，是所願也，而故作遺憾之辭，其意味彌永。又有〔朝天子〕一首，見《堯山堂外紀》，曰：“燒蘿蔔下茶，宰鴛鴦剁鮓，到惹得旁人罵。人人罵我是個老莊家，我就裏乾坤大。萬古千秋，一場閑話，説英雄都是假。你就笑我刺麻，你休説我哈沓，我做個没用的神仙罷。”與上二曲同一襟抱。

前紀《雍熙樂府》中汪元亨等歸隱詞〔醉太平〕，末句皆作“老先生”云云，體頗風趣。顧《摘豔》所載，無一與《雍熙》同者，而閲世深沉，出言雋永，令人一讀一歎，則不獨前所紀者爲爾也。如曰：“急烹翻蒯徹，險餓死靈輒，今人全與古人别，漸學些個轉折。避黄蜂忙亂踏著毒蠍，釣鯨鰲不上惹來黿鼊，弋鯤鵬無計撲個蝴蝶，老先生手拙。”愈學轉折，愈不討好，天生難與此世周旋者，只索藏拙耳。雖有雙手，却何處用？其敘逋客生涯，則覺靈機朗徹，天地皆寬，我輩不必求此境，但讀其詞，自足滌除煩襟，脱略而无悶矣。“南華經看徹，東晉帖觀絶，西涼州美醖一壺竭，臘紅燈照者。木棉雪被春初熱，缶爐泥鴨香慵爇，梅花斗帳月兒斜，老先生睡也。”“利名場事冗，林泉下心空，小柴門畫戟古城東，隔風

波數重。華山雲不到陽臺夢，磻溪水不接桃源洞，洛陽塵不到武夷峰，老先生睡濃。""近三叉道北，傍獨木橋西，鑿開數畝養魚池，編一遭槿籬。蜂兒值早衙催釀就殘花蜜，鶯兒啼曙光移夢遶蘆花被，燕兒飛矮簾低啣入落花泥，老先生未起。"世事雖冗，不禁老先生今日睡濃，明日未起，便毫没有事矣，況一切付與蜂兒鶯兒燕兒已足乎。

《摘豔》載不知名〔醉太平〕《詠春雨》曰："阻鶯儔燕侶，漬蝶翅蜂鬚，東風簾幙冷珍珠，寒生院宇。響琮琤滴碎瑶階玉，細溟濛潤透紗窗緑，濕模糊洗淡畫闌硃，這的是梨花暮雨。"文字輕酥婉膩，潤入肌膚，得毋亦梨花暮雨乎？此調平仄遞叶，駢散參差，未入絃歌，已聞雅奏，所以好詞獨多。

元人雜劇，今日得見者，百十八本而已。百十八本者，臧晉叔選百種之九十四，黄蕘圃舊藏三十種之十七，明選殘本之二——羅本《風雲會》、楊梓《豫讓吞炭》，及《西厢記》五本是也。此後書林若無所新見，則元劇正本，僅限此數而止。惟元明曲選之中，劇曲散曲，每每兼取，最古者如《樂府羣珠》，所登劇曲甚夥，惜其書罕遇，難悉詳盡。其次如《摘豔》所載，王實甫之《販茶船》，白樸之《箭射雙鵰》、《流紅葉》，石子章之《竹窗雨》，李取進之《欒巴噀酒》，高文秀之《謁魯肅》，趙明遠之《范蠡歸湖》，鮑天祐之《秦少游》，戴善甫之《玩江樓》，周文質之《蘇武還鄉》，朱經之《鴛鴦塚》等，或一折，或二折，或三折，若並《雍熙樂府》等書所載，比合校勘，容得一二種四折俱全之完璧，於百十八種以外，另成鼎臠，未非藝林快事，是在考據家之勤於致力耳。如仁甫《流紅葉》〔叨叨令〕云："帕兒湮我淚搵濕衫兒袖，冰的我這襪兒涼浸的我鞋兒透，逗的我意兒新感起我情兒舊，哭的我心兒酸結的我眉兒皺。玉英，咱兩個去來也波哥，照的我影兒孤越顯的我身子兒瘦。"吉甫《秦少游》〔駐馬聽〕云："一鄉淹留，一紙書來一紙愁。一從别後，一番花落一番羞。聽一聲杜宇倦凝眸，趁一鞭行色慵回首。生把我玉蕊嬌香一撚柔，折倒的一枝粉淡梨花瘦。"文秀《謁魯肅》〔梁州〕云："那里也舉賢才漢朝蕭相，那里也養窮民齊國田文。胸懷四海三江悶，陋巷中消磨日月，破窗下守待風雲。詩句裏包含天地，書卷内費用光陰，酒杯中浸潤乾坤，自古來不辨清渾。宰社處豈重陳平，乞食時誰憐韓信，今日個得官也才識蘇秦。滿衣土

塵，東吴人誰省得周公瑾。直待得發時分，有日登壇受主恩，那其間自然啊車馬迎門。”或綿邈清新，或激昂奮厲，要皆結響不凡，含趣無盡。賞音元曲者，莫謂晉叔一選，冀北之羣已空，而餘均下駟，不足驂勒也。又蕘圃舊藏三十種，近雖影印坊本甚多，乃元刊闕誤無窮，益以别字省寫，讀之不能盡頁，輒欲掩卷而罷。余久欲據《古名家雜劇選》、《陽春奏》等殘本，及《摘豔》、《雍熙》等書，校録一過，務令朗淨能讀，則人事卒卒，至今未果也。

洪昉思散套

毛西河《長生殿序》謂“洪君昉思好爲詞，以四門弟子遨遊京師。初爲《西蜀吟》，既而爲大晟樂府，按仿周美成等所作令近引慢之詞，即謂爲大晟樂府，其名殊當，而人罕用之者。又既而爲金元間人曲子，自散套雜劇，以至院本，每用作長安往來歌詠酬贈之具”[①]云云。據此，稗畦居士散曲甚多，乃常見者獨鮮，何歟？稗畦嘗作〔新水令〕散套，櫽括王羲之《蘭亭序》，命門人書於扇頭，貽楊友敬，並爲校勘所編白楼《天籟集》。楊乃將扇曲登諸《天籟集》端，既以示景仰，亦以稗畦所撰《長生殿》，乃沿白氏《梧桐雨》劇而作，不無關係也。余向惡櫽括諸體，以其矯揉原作，精采全傷，歌樂雖得成腔，文字斷難見勝。稗畦所作，抑何能免？兹以其散曲罕覯，姑附見兩調於此。〔沽美酒〕云：“當其遂所遇，欣然心自怡，忘老至暫時快於己。投至得興倦情隨事暫移，猛回頭念起，不覺的感慨係之矣。”〔太平令〕云：“俯仰間皆爲陳迹，不由人興懷不已。況修短百年無幾，隨物化總歸遷逝。古今來生兮死兮，這根由大矣。呀，怎不教痛心悲欷。”蓋非古人名篇，則必不肯加以櫽括，既屬名篇，則其原文無不辭旨雙暢者，而櫽括之作，不僅用原意，且須用原詞，於是翦裁取韻之間，都將本來已成之自然語句，重行改造，另作口氣，十九失其本來之自然矣。即或不然，有原篇在，讀櫽括文終不如讀原篇者快也。賀裳黄公《詞筌》有曰：“東坡櫽括《歸去來辭》，山谷櫽括《醉翁亭記》，皆

---

① 今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西河集》中《長生殿院本序》，“每用作”作“每用之作”。

墮惡趣，天下事爲名人所壞者，正自不少。”信然。或曰，此等文字，本求便當時合樂去唱，未嘗教後世離樂去讀。此論亦是。惜吾人於此等文字，不聞其聲，祇見其文，欲唱無由耳。稗畦另有《題迦陵填詞圖》等曲，亦酬應之作而已。又其少時不得事父母，嘗作《天涯淚》劇，以寓思親之旨，見西河前序，靜庵《曲録》失載。

坦園詞餘

長沙楊恩壽，有《坦園詞餘》，其《題鍾馗擁妾踞坐小鬼唱曲圖》〔新水令〕一套，至堪發噱，玆亦選〔沽美酒〕、〔太平令〕兩調。“這清福要人消，這清福要鬼消，那熱中的徒然熱惱。祇看我燐火青青螢火燒，渾忘了昏曉，博得個興頭高。”“把玉盞醇醪且倒，試紅腔宫商細調。趁涼月歌來最好，向秋墳唱來亦妙。馗啊，賞新聲胡床自敲，蹻赤脚皂靴暫抛，這腐進士的俊風懷却一些兒不老。”題目先趣，文字不同進士之腐，而有風懷之俊，無怪矣。

坦園有正宫〔戀芳春〕散套，其間〔漁燈兒〕四首，頗饒新趣，惟“選”字猶欠工穩，戲爲點訂一二，終有未諧耳。“思量著明明的上歌樓舞樓，思量著依依的傍花柔柳柔，思量著輕輕的吐珠喉玉喉。思量著在風亭月藪，乍相逢便詩籌酒籌。”“應記得雙雙的坐蓮舟釣舟，應記得頻頻的遞茶甌酒甌，應記得深深的訴新愁舊愁。應記得並肩攜手，證分明心頭口頭。”“難忘你豔豔的花羞蕊羞，難忘你滴滴的嗔眸笑眸，難忘你淡淡的蘭幽蕙幽。難忘你看承偏厚，莽天涯把情兜義兜。”“怎知我呆呆的似窮鳩拙鳩，怎知我兀兀的似纍囚楚囚，怎知我刻刻的把魂遊夢遊。怎知我支離消瘦，到頭來空悟個浮漚幻漚。”其下接〔錦漁燈〕云：“斜陽渡隔斷了西風衰柳，櫻桃巷寂寞了明月簾鈎。甚因由，便萬派情波兩處流。不教那銀河水漲，好泛木蘭舟。”亦復婉麗警動。坦園餘曲尚多，則難以稱是矣。

牡丹亭注本

《牡丹亭》有三婦評本，如前所紀，又有兩種注本，其一亦出女子手，則俞三娘是。三娘麗人也，幼婉慧，體弱常不勝衣，迎風輒欲顛頓。十

三，困於脅疽，既愈，愈弱，而婉媚之容，愈不可逼視。年十七夭。當在床褥時，好觀文史，父憐而授之，且讀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與以《還魂記》，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不盡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若斯者真達意之作矣。"乃飽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如《感夢》一齣注云："吾每喜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涉者，皆能及之。杜女固先我著鞭耶。"如斯俊語，絡繹連篇。字跡則尤遒媚可喜云。語在張元長《梅花草堂筆談》中。焦氏《劇説》作"俞二娘"，以爲即《臨川夢》内所演。元長於俞没後曾録其書副本，爲謝耳伯持去，願寄與湯若士，不果，遂失不傳。瞿鑫師跋《牡丹亭》，謂此劇大得閨闥賞音，小青"冷雨幽窗"一詩，最傳人口，《療妒羹》演之，婁江俞氏酷嗜此詞，腸斷而死，《臨川夢》演之，杭州女子爲之溺死，見西堂《艮齋雜説》，女伶商小玲爲之歌死，見焦氏《劇説》。余按吴山三婦之評，陳與談既皆早死，錢之所跋，情詞悽愴，以斷腸人自命，殆亦非厚福之人。乃俞三娘之評注，復見早夭，其書信多閨闥賞音，但閨闥賞之者，皆短命不祥如此，先後如出一轍，則又何耶？其别一注本，出江寧談泰星符，恐亦在不傳之列。泰乾隆丙午舉人，深於音律，生平愛《牡丹亭》，詳爲注釋，嘗謂《冥判》齣中用胡判官，因釋典中八月判官姓胡，而杜小姐乃八月死故也。亦見焦氏《劇説》。信如所言，愈見若士下筆不苟矣。前有俞二姑，又有俞三娘，兹有談則，又有談泰，可謂無獨有偶。惟泰非女子，所以亦不聞其因賞此書而不幸短命也，可發一笑。商小玲事，亦附録於此。《磵房蛾術堂閑筆》云："杭有女伶商小玲者，以色藝稱，於《還魂記》尤擅場。嘗有所屬意，而勢不得通，遂鬱鬱成病。每作杜麗娘《尋夢》、《鬧殤》諸劇，真若身涉其事者，纏綿淒惋，淚痕盈目。一日，演《尋夢》，唱至'待打併香魂一片，陰雨梅天，守得個梅根相見'，盈盈界面，隨聲倚地，春香上視之，已氣絶矣。"按此節鮑倚雲《退餘叢話》謂見於《玉几詩話》。

湘中草曲

湯傳楹卿謀《湘中草》内，有〔懶畫眉〕《秋夜》一套，乃閨中清課。尤西堂評云："似此淒淒切切，同病相憐，一往傷心，能無薄命？"蓋卿謀早

死，而伉儷至篤也。〔懶畫眉〕内有"金鈎掛夢縑衣冷"句，只七字，已寫著秋夜不少。次曲〔尹令〕云："暢好是夜涼人静，猛聽得墮梧飄井。恰好與個人同病，絲兒小魂，怎當他叫月棲烏閃一驚。"清宵依戀，涼月模糊，分明是兩人相守情況。乃〔江兒水〕曰："熱揾珍珠淚，低呼小玉名。香魂一縷香初定，花身一捻花還隱，鶯喉一囀鶯難佞。月下端詳小詠，澁澁閑行，手勒芭蕉持贈。"則是憂是恨，都不分明，衹覺情事悽迷，沁人心骨耳。秋聲之中，有此一縷小詠幽喉，聞之直欲銷魂蕩魄，況值風淒斗轉，月暗烏啼，澁澁閑行之際乎！余每覺一人之離愁别緒，心有所系，畢竟易於過遣，若兩人固屬相守，不當有愁，而愁不知所自來，不當興悲，而悲忽悄然以至，此境最難領受。既非緣於樂極，亦無種乎遠因；兆非關於不祥，情難制其妄動。其故實無從參透也。卿謀所著《閑餘筆話》中，有一則曰，"夜坐閲《牡丹亭》，因憶比來所傳'世上演《牡丹亭》一本，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未知人語鬼語，意甚不平。竊謂才如臨川，自當修文地府，縱不能遇花神保護，亦何至摧殘慧業文人，令受無量怖苦。豈冥途亦妒奇才耶？内子從旁語曰：'當由臨川不幸，遇著杜太守、陳教授一班人作冥判耳。'予笑頷之，徐曰：'令我作判官，定須覓一位杜小姐，判送氤氲司矣'"云云。卿謀所謂，猶是尋常想念，若夫人之語，轉成雅謔，可爲解頤也。卿謀美丰姿，夫人丁氏，亦才色並麗。所居曰荒荒齋，日焚香談詩其中，晏如也。甲申三月，同殉國變。卿謀嘗曰："人生不可不儲三副眼淚，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爲，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哭從來淪落不偶佳人。"

冬心自度曲

《冬心先生自度曲》若干闋，境界在詞曲之間，每闋換頭轉韻，却是詞調，但文字直樸淡遠，亦參用元人小令之法。惜先生未定調名，後人亦未便妄擬，不然必有人續朱紫鶴之《新聲譜》矣。兹録兩闋於此。《吴興道場山中漫吟》，計九句四十字："松陰路轉，便有好山滿眼，日千變，青青難辨。僧扉午後開，池荒水浸苔。梅花下，無鶴隨行，只我一個人來。"《初夏》，計十句五十字："今年初夏，小小晴光，且看池陰苔館，石罅萱房。新竹嘲風纔過墻，舊鄰我是捕漁郎，江湖夢却清涼。再遲一月，

浮艇去，笑著短衣裳。"此等長短句，信口謳歌，不入尋常詞曲之宫調腔板，其句法卓異處，亦誠非尋常詞曲所能囿。

贈沙才一半兒

吴江鄒樞貫衡《十美詞紀》云，"沙才者，金陵歌院伎，家桃葉渡，風致淡雅，工詩。余赴南闈，曾至其室，見其小軒中位置花石，几上有評唐詩及《花間集》，丹黄雜采，不忍釋手。後徙至蘇，寓虎丘山塘，常以閶門雲母箋，裁斗方，吟小令，作蠅頭楷，贈余索和。余取宣德紙，以碎硃研粉研光，賦詞〔一半兒〕十首答之。喜甚，藏之金陵紫檀鈿盒中。每見，出以示余，吟詠不置。余家每有小飲，必招之，彼必辭他客而來。後金陵院樂中，有侵其舊居者，姥載女，歸故曲，遂不復至蘇矣"云云。原詞〔一半兒〕不載。友人程賀亭得舊家散出《昭代叢書》初印殘卷，《十美詞紀》此節後，有小字書〔一半兒〕十首，不知是傳録貫衡原作，抑好事者因《詞紀》語而補撰也。諸詞聯章，雖不免拉雜，亦頗有風趣，特假賀亭書，依原序録之。"碧羅衫子碧羅花，碧樹門前碧玉家，小婢書囊負碧紗。碧油車，一半兒風流一半兒雅。""閶門雲母小箋香，秀句裁成索和忙，款款依人問短長。細推詳，一半兒吟哦一半兒想。""燭明香暗被池烘，隱語撩人意未通，斜展秋波一笑濃。假裝聾，一半兒糊塗一半兒懂。""水晶簾底看真真，戲把烏雲問一聲，可否親裁贈與人。笑回君，一半兒心疼一半兒肯。""小名兒題的不爭差，準擬前生就像他，衹問因何却姓沙。怪姆媽，一半兒嬌嗔一半兒耍。""一拳文石一盆松，一架芳屏一座籠，一卷花間月旦工。粉硃濃，一半兒矜嚴一半兒寵。""小心兒一顆似櫻桃，小肉兒鮮紅小柄兒高，小核兒當中暗暗的包。剖開瞧，一半兒玲瓏一半兒皎。""山塘涼月照人多，一自卿來似著魔，夜夜清光不肯矬。眼頻睃，一半兒迎人一半兒躲。""秦淮水膩櫓聲遲，記得河房掠過時，隱約回眸一笑孜。透相思，一半兒窗紗一半兒紙。""筵前苦爲我辭樽，衹道身軀弱不勝，若謝看承分轉生。俏恩情，一半兒推辭一半兒領。"張端義評易安詞，謂"以尋常語度入音律爲不可及"，又謂"鍊句精巧易，平淡入調難"。彭孫遹亦謂易安"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論易安長處，確在真切而本色，字句儘管流利，而意趣仍極婉約，固非蘇辛，亦非周秦，後

主而後，一人而已。余謂易安詞境，有許多適可爲詞曲境界通轉之處，蓋如令曲〔一半兒〕等調，短小軟媚，不合於奇情壯采，則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少著俳體，最爲當行，足與唐人絶句、宋人小詞，同入化境。兹録十首，尚未能臻於此也。

李蓮

貫衡《詞紀》又云，"李蓮，吴門妓也，姿色纖麗，少有渴病。年十九，以患熱不出見客。常以小札，招吕湘煙及余至其家，蓮靚妝豔服，迎坐小軒，設肴饌精美，行酒政，遞花催板，竟夜無倦容。撥弦索唱《西厢・草橋驚夢》，歌徹首尾，宛轉瀏亮。媽憐惜，不使之畢，而蓮不顧也。是歲秋，復招我二人，見其面龐消減，香腮印紅，仍具酒，垂泣而言曰：'我病已久，向之與君盡歡者，勉力以報知心，故不覺其憊也。今則不能矣。今請一訣，幸毋悲切。'於是取絃索歌〔新水令〕闋，氣短而止，持袂嗚咽不勝，逾數日逝矣。予作《招商曲》以挽之"云云。所寫蓮之爲人，豪爽嫵媚可愛。《招商曲》如何，恨不得讀也。

沈紉芳曲

錢塘汪惟憲子宜之《積山雜記》，載沈玉亮字瑶岑，亦字亦村，武康諸生，於詩古文外，兼長譜曲，與錢塘洪昉思齊名。洪傳而沈不傳，蓋有幸有不幸矣。沈屢困場屋，有《鍾馗嚇鬼》曲子，末云："不然俺家在終南，怎不曉得那徑兒捷。"子宜以爲此語"巧妙自然"，然不紀其全曲，不得與坦園題圖之作，一較長短，殊令人悵悶也。按《四庫總目》集部《鳳池集》條，略謂集乃沈玉亮、吴陳琰同編，"本朝應制詩之分體纂輯"也，而末附雜劇一折，甚怪。可見沈氏於曲，確有所撰，惜《鳳池集》所附，亦不得一讀耳。

情籟

明人有號騎蝶軒者，選《情籟》兩卷，一詞一曲，不出姚小涞、余壬公、伍灌夫、張葦如等六七人之作。同一弊在抉穿詞曲界限，而混和出之，終也詞不成詞，曲不成曲，在曲則更嫌其滯塞晦昧，毫無疎宕馳驟之

趣。六七人中，張葦如作爲較警策，有《哀蛩吟》〔二犯桂枝香〕四首，《寒蟬》云："頹楊秋貢，餘炎煞總。不消幾撥絲桐，驚散書香清供。彎弓，心機使盡枯殼空，疎狂反罣羅網中，又誰分啞與聾。聲名已破，何須捕風。輪轅頗勁，何堪臂攻。絶續西陽下，加餐白露濃。"所謂"秋貢"、"煞總"，非晦昧而何？"聲名"四句，在本詞爲凝鍊，若視曲中本色之奔騰放逸者，又非滯塞而何？葦如更有〔黄鶯兒〕《寒食雨中六景》，《杏花》云："簾色上花妖，鬧春心燕子腰，彎描淺掠多般俏。要蕭郎路口招，趕吴娼馬上抄，酒魂旛飛出相思表。雨纚纚，㦃㦃脂粉，和淚翦兒曹。"亦不脱習氣。然此二調，雖無章，尚有句，餘則益難以言矣，故録而别之。《情籟》一書，嚮未見著録，如《脈望館》、《千頃堂》、《也是園》諸目，均列曲本甚多者，亦闕然無名。殆以其書陋，當時即不能行歟？

度曲佳話

黄梨洲《思舊録》内，有度曲佳話兩則，附記於此。其一爲馮家禎事。馮字吉人，長於度曲，喪亂之際，結爲歌社。時慈人陳謨，以無賴委署寧紹道，好作聲勢，恐嚇鄉里。吉人演劇，登場賓白曰："黄和尚有成親日，豈可人無得意時？莫羡陳謨今日貴，他年情事有誰知？"謨聞之，大怒，以他事搆吉人下獄。獄吏待之頗慢，吉人即高唱《西樓記》中"怪相逢款待踈"一套，曼聲按拍，聞者無不絶倒，唱者亦初不知其身在囹圄患難中也。然其人每一與梨洲對晤，殆無非新亭之淚云。其一爲錢美恭事，見董守諭次公條。美恭父士驌，仕滇中，不返。美恭演《尋親記》，哀動場外路人。次公指謂梨洲云，其父固與劇中相類，顧忍而爲此歟？後美公有感，決志入滇尋父，而身無一錢，乃懷鼓板一副，一路於市鎮中度曲，得錢以往，卒迎父柩而還。想其一路所度，當亦不免昔時哀動路人之《尋親記》中曲，則身處劇中之境，即唱劇中之曲，以竟劇中之志。觀於此，度曲一事，豈止嬉娱已哉！全榭山《鮚埼亭續集》載美恭事甚詳，但説與此小異。

齒雪餘香

《思舊録》云，"史槃，字叔考，徐文長之門人。其書畫刻畫文長，即

文長亦不能辨其非己作也。長於填詞，如《鶼釵》、《合紗》、《金丸》、《夢磊》諸院本，皆盛行於世。余十四歲時，於黄泥橋諸氏園中見之，鬚鬢皓然，年蓋九十餘矣"云云。按叔考所撰傳奇，知者有十三種，除梨洲所舉外，尚有《櫻桃》、《雙鴛》、《攣甌》、《瓊花》、《青蟬》、《雙梅》、《檀扇》、《梵書》、《冬青》九記。又《墨憨齋訂本傳奇》内，有史槃《雙丸記》一種，兹梨洲作《金丸》，《金丸》乃明姚茂良撰，演抱裝盒事，恐梨洲誤也。王氏《曲録》列叔考傳奇僅二種。散曲集名《齒雪餘香》，亦所不載。《餘香》書罕覯，文字有清利俊爽，允稱集名者，迥非《情籟》中諸公之晦澀比也。如〔醉羅歌〕曰："難道難道丢開罷，提起提起淚如麻。欲訴相思抱琵琶，手軟彈不下一腔恩愛，秋潮捲沙，百年夫婦春風落花。耳邊厢枉説盡了從良話，他人難靠，我見已差，虎狼也狠不過這冤家。"蓋此一體文字，非如此一摑見痕，一鞭見血，傾筐倒篋而出不可。若吞吞吐吐，讀之令人沉悶，則何有於曲？故當行曲家，下筆總須具有辣手。

李中麓樂府

《脈望館》、《千頃堂》兩書目内，載元明人曲選曲集名目，多爲他處所不得見者，其書則更無論矣。元選如《天機碎錦》、《片玉珠璣》，明選如《萬花集》、《套數選詞》、《吟囊覽》、《金元詞餘》、《清遠齋樂府》、《三餘樂事》等，皆可確其非詩餘。後三種篇幅尤廣，或有十卷，或原書外另有摘錦。至於一家之别集，其名目尤新者，如陶輔之《蚓竅清娱》二卷，七一居士之《滑稽餘音》二卷，劉效祖之《短柱效顰》、《蓮步新聲》，陳鐸之《梨雲寄傲》，張四維之《溪上閑情》等，更有李開先、王九思諸人之集。兹擇其可考者，略論一二。

李開先伯華，曾輯元人喬、張兩家小令，刊行於世，又輯《歇指調古今詞》一卷，見《千頃目》。夫專取一宫調之詞，古今選家所未有也。〔歇指調〕聲情急併虚歇，李氏何所取而專録之，誠不可解。至於李氏所撰，被王弇州、王伯良詆訶備至。弇州謂"北人自王、康後，推山東李伯華。伯華以百闋〔傍妝臺〕爲德涵所賞。今其辭尚存，不足道也"。伯良《曲律》亦謂爲德涵所賞，購讀之，盡傖父語，一字不足採。按王九思敬夫《碧山樂府》後，附《南曲次韻》，即李氏撰〔傍妝臺〕百闋與王氏和作百闋

也。王氏序謂李作"感憤激烈,有正有謔,洋洋盈耳",是賞兹百闋者爲王敬夫,而非康德涵,弇州、伯良何以同有此誤歟? 李作意則感憤,辭殊泛常,多集諺語,而無妝點翦裁,塵氣滿紙,又冗長拖沓,弇州之譏,毫不爲過。特百闋之中,亦不無一二可誦者,如曰:"醉醺醺,甕中乾了玉壺春。勸君莫做千年調,苦了百年身。唾津咽却心頭火,淚點休湮枕上痕。拳頭硬,肐膊村,得饒人處且饒人。""雨絲絲,衝風躍馬欲何之。閑遊正喜風吹袂,況有雨催詩。休圖雲裏栽紅杏,好向山中覓紫芝。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得隨時處且隨時。"俱稱穩洽。又曰:"曲參參,一輪殘月照邊關。恨來口汲盡黄河水,拳打碎賀蘭山。鐵衣披雪渾身濕,寶劍飛霜撲面寒。驅兵去,破虜還,得偷閑處再偷閑。"亦頗慷慨奮發,不盡因歸田感憤,遂一味頹唐也。《千頃目》載有《中麓樂府》與《中麓小令》兩種,樂府殆指套數而言,今日舍前述之百闋以外,他處未見李作。

王碧山樂府

敬夫和伯華作時,已年七十八,目昏不克自檢,令其孫捧李作朗誦,識而和之,雖多沖淡之志,殊鮮俊逸之詞。《碧山樂府》中所撰,亦多如此,其故總在泛濫,若嚴於下筆,慎於出手,則何至於是? 然而"謹嚴"兩字,固難以言於康、王之一派也。弇州謂敬夫"秀麗雄爽",一時評者,以爲不在關、馬之下,王伯良以爲乃過情之論,信矣。弇州又因其《歸興》套中,〔駐馬聽〕一起四句"暗想東華,五夜清霜寒駐馬。尋思别駕,一天風雪曉排衙",特爲軒爽,而"暗想"、"尋思"四字不稱,乃歎完璧之難。夫題目既屬歸田,則於舊日宦情,作尋思暗想,本是常態,有何不稱? 若易作其他實字,反嫌質塞,而無呼喚。詞曲固一理,弇州此論,未爲允當也。轉是"完璧難見"一語,於敬夫之作,殆爲定評。蓋敬夫之"秀麗",乃有句而無章;敬夫之"雄爽",又每呈外强中乾景況。《碧山新稿》、《續稿》,雖遞出甚多,若精整機趣之篇,則寥寥無幾耳。〔水仙子〕云:"紫泥封不要淡文章,白糯酒偏宜小肚腸,碧山翁有甚高名望。也只是樂昇平不妄想,聽濯纓一曲滄浪。瞻北闕心還壯,對南山興轉狂,地久天長。"恬静如張小山之"淡文章不到紫薇郎"一首,余頗喜誦之。又云:"一拳打脱鳳凰籠,兩脚蹬開虎豹叢,單身撞出麒麟洞。望東華人亂擁,紫羅

襴老盡英雄。參詳破邯鄲一夢，歎息殺商山四翁，思量起華嶽三峰。"較之前章，則微傷做作。"望東華"兩句，即弇州所指爲名語者也；一起三語，即弇州之所謂"雄爽"處，敬夫頗優爲之。余意元人之豪放，並非"一拳打脱"、"兩脚蹬開"等一味粗獷之語所能盡，學者蓋亦不可不省矣。《千頃目》所載，有《新稿》、《續稿》、《詩餘》等，乃嘉靖辛亥城武宋廷琦所刻本也。

康沜東樂府

弇州、伯良皆謂康不如王，殆未必然。對山《答客》〔沉醉東風〕云："國史院咱曾視草，姦和正不必提著。文書上恁樣來，條款裹偌般造，畫葫蘆難減分毫。但把丹心自繫牢，管甚麽零煎細炒。"《讀史》〔寄生草〕云："天應醉，地豈迷。青霄白日風雷厲，昌時盛世奸諛蔽，忠臣孝子難存立。朱雲未斬佞人頭，禰衡休使英雄氣。"乃憤世之作也。《田家》〔塞鴻秋〕云："行藏數尺黄花徑，生涯幾樹甜仁杏。勳庸一首滄浪詠，風流半曲天仙令。豐歉總由天，苦樂誰非命，蠅頭微利何須挣。"《莊上》〔梧葉兒〕云："蒲團小，木几牢，睡字兒好輪著。春分酒，夏至桃，與誰學，趔趄把山翁醉了。"乃樂閑之作也。康、王全集，無非此兩種文字。若兹所舉，或精整，或機趣，似皆非王集所能見也。《千頃目》載《沜東樂府》二卷，係正德八年刊，大字本，顧陳氏《詞紀》所選，尚多出此兩卷之外者。他如《曲律》、《劇説》論對山者甚詳，兹不複具。

陳秋碧樂府

陳秋碧小令，曾見上文所引〔風入松〕數首。《脈望館目》有《梨雲寄傲》一本，不具名；《千頃堂目》《秋碧樂府》二卷後，又附《梨雪寄傲》詞一卷，"雪"乃"雲"之誤。梁伯龍《江東白苧》所謂"白下陳公，南都俠客，凝情於《可雪》，寄傲於《梨雲》"是也。余録秋碧小令百餘首，其中香奩之作居多，如〔駐雲飛〕云："杏臉桃腮，展轉思量不下懷。新月疑眉黛，春草傷裙帶。嗏，獨坐小書齋，自入春來，欲待看花，反被花禁害。情思昏昏眼倦開。"一氣呵就，不著波折，而情韻自然濃厚。〔胡十八〕云："天生下俏臉兒，所事的又相稱，道傾國，是傾城，腰肢嬝娜步輕盈。半晌家

定睛，越教人動情，模樣兒都記得，悔不曾問姓名。”又云：“才説些好話兒，烘的早臉兒變，道不本分使閑錢，伏低做小索從權。跪在他面前，曲膝似軟綿，所事兒不敢説，一千個可憐見。”著意之處，都迥不猶人，是青門山人之流亞也。秋碧别號七一居士。《千頃目》載《滑稽餘音》二卷，爲秋碧已作，抑爲選本，殆不可知矣。

短柱體

《千頃目》所載劉效祖念庵《短柱效顰》一卷，不傳。短柱一體，或爲一句兩韻，或爲二字一韻，即前人所謂六字三韻語也。周挺齋以爲應在務頭上使，以别精粗，如衆星中顯一月之孤明；又須全叶平聲，若雜以仄韻者落下乘。如《西厢》之“忽聽，一聲，猛驚”、“本宫，始終，不同”，《麗春堂》之“四方，八荒，萬邦”，散曲之“柳綿，滿天，舞旋”、“臂中，緊封，守宫”、“醉烘，玉蓉，微紅”等，沈德符《顧曲雜言》内，俱許爲“穩貼圓美”。若一曲通體如此，二字一韻，平仄互叶者，挺齋以爲不分務頭，詞意一有不洽，則句句急口令，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矣。《輟耕録》載虞伯生在翰苑時，宴散散學士家，有歌兒順時秀者，唱〔折桂令〕云：“博山銅細裊香風，兩道紗籠，燭影摇紅。翠袖殷勤，來捧玉鍾，半露春葱。唱好是會受用文章巨公，綺羅叢醉眼朦朧。漏轉銅龍，夜宴將終，十二簾櫳，月上梧桐。”此詞《陽春白雪》屬姚燧牧庵，字句小異。伯生愛其新奇可喜，時席上偶談三國蜀漢事，因命紙筆，亦賦一曲曰：“鑾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吴。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虚，造物乘除，問汝何如，笑賦歸歟。”余謂此詞不獨短柱妙造自然，即敘次議論，亦復有條不紊，當然無急口令之誚。此外張小山《湖上即事》同調一首：“錦江頭一掬清愁，回首盟鷗，楊柳汀洲。俊友吴鈎，清秋楚岫，退叟齊丘。賦遠遊黄州竹樓，泛中流翠袖蘭舟。檀口歌謳，玉手藏鬮，詩酒觥籌，邂逅綢繆，醉後相留。”自後徐文長《翠鄉夢》劇，末一曲〔收江南〕，曾一仿作。彭孫貽《茗齋詩餘》中有《秋懷》〔折桂令〕云：“舊遊烏桕西洲，紅藕風柔，纖手箜篌。惟酒忘憂，今秋重九，依舊南樓。報仇純鈎匕首，封侯皓首丹丘。蟻鬪嬴劉，腐朽伊周，曾否回頭，芻狗浮漚。”與另首《怨情》，同爲此體，雅能議論，而不爲體所限。厲

樊榭《懷嶰谷遊金陵》亦效此體："溯空行小艇風輕，萬頃潮平，清興堪乘。山迴雲生，林青雨映，一幨金陵。景陽井苔崩舊京，石頭城煙冷新亭。茶鼎禪燈，竹徑江聲，酒聖詩盟，少摒塵纓，緩定歸程。"見《樊榭續集》。近瞿盦先生《題真州謝平原讀書圖》，同體同調云："横塘一望空涼，夢向蓴鄉，無恙漁莊。畫舫琴堂，文窗書幌，俯仰羲皇。話滄浪龍岡門巷，臥滄江元亮柴桑。絳帳笙簧，金榜文章，怎樣思量，一晌都忘。"見所著《顧曲塵談》内，不獨不借用入聲之派三聲，格嚴於伯生所作，且如先生之篇，虚實兼至，頓挫委婉，又不僅景倩所言"穩貼圓美"而已也。趙雲松《陔餘叢話》引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史記》"甌窶滿溝，汙邪滿車"，以爲此體之先聲。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則謂《毛詩》"吁嗟乎騶虞"，"乎"與"虞"皆叶，已屬二字一韻矣。余按吴漢槎《拜經樓詩話》所引史書中之七字謡，亦此體之先聲也。如《漢書·霍光傳》之"焦頭爛額爲上客"，《後漢書·戴良傳》之"關中大豪戴子高"，皆其例。吴氏謂此體盛於東京，沿及兩晉六朝，至隋唐以後，不多見也。而不知元明以後，復盛見於曲。此體前人考訂者多，足見向爲藝林所同好。乃念庵效颦，凡平聲每韻，各賦一首，裒然成帙，而世無一傳，惜矣。最妄者雲松祇見虞伯生作，輒作斷然之言曰"古來通首二言詩，惟此一首"，余故備舉眼前所見諸作，爲之考畧如此。

小羅浮館雜曲

道光間，合肥趙對澂野航，有《小羅浮館詞》四卷。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論之，頗致不滿。詞後附雜曲數頁。余覺鬆蒨入彀，詞曲信不必同工也。《沙河感舊》〔雙玉供〕云："東風吹透，杏花兒開遍墻頭。撲征衫細落輕塵，理吟箋碎碾新愁。乍是清明時候，又節次閑情掩逗。亂紅無語上簾鈎，釵影誰家動畫樓。"頗似明人王伯良。《馬上遣興》〔金絡索〕云："春從别後抛，人在天涯老。滿路黄沙，不住的鵂鶹叫。斜陽上樹梢，晚風號，攪亂情懷千萬條。説甚麽十年夢斷邯鄲道，只今日老大愁經豫讓橋。情絲套，幾時碎却倩鋼刀。儘著他曲唱紅幺，淚滴青袍，我啊祇自按伊涼調。"亦復情韻刁騷，不落凡響。余曩見野航《題瓜步峭帆圖》〔畫眉序〕尤工，云："十載住揚州，贏得紅橋一杯酒。對青溪幾曲，

個人居處淹留,準來生結上根由,把一縷魂兒銷透。如今啊,扁舟來往淒涼候,看江帆面面懸愁。"今全詞則散見集内《出揚子江》〔出隊子〕一套中,未知何故。

新萬古愁

清末有號藐廬者,未詳其名姓,作《新萬古愁曲》,刊《小説月報》,於歸玄恭原唱諸調,未曾全用,蓋未見足本也。其才氣雖視玄恭爲遜,聲韻雖未能諧鬯,而憤慨淋漓處,以所寫爲晚近世變,愈令讀者懔慄汗下。起調初拍有云"世事糊糟,問那個主張人道。甚麼五洲國都染的是血和膏,甚麼萬國史都塗的是肝和腦",出語沉痛,氣勢亦足以籠蓋全篇。以下五調,分敘歐美諸邦立國興業之史。〔鈞天樂〕敘德與美曰:"更有那小普王没來由把虬髯膠,赫然一怒如虎虓,便擁了三十六聯邦稱帝號。當日將相俾毛,鐵血雄驍。到如今留得陸軍榮譽,殺人利器克虜伯砲。更有那莽農夫倡獨立把花旗招,八年血戰邦興造,便脱了英吉利羈絆義聲昭。可憐林肯放奴宣義憤,只落得南北兵連慘禍一身遭。更説甚麼門羅主義無侵暴,到如今也不免佔取個斐律賓檀香島。眼看他巴拿馬運河成功了,一手把太平洋裏的霸權操。指望那中美邦交締結牢,還在你把華工禁約勾銷早。"以下變拍云:"廿世紀,風雲攪,强凌弱,大侮小。你看他攻守同盟,縱横形勢連鷄好。那其間更有乍合忽離的瑞和腦,異種聯邦的匈和奥,急流猛進的班和葡,乘時脱縛的羅和保,賣淫狐媚的矮僬僥。革命蠻殺的苦華僑,都趁著那歐風美雨,混亂逐波濤,那顧他黑奴紅種没處找窠巢。波蘭呀埃及呀還不了亡國債,印度呀猶太呀穩做個奴才料。安南緬甸呀,琉球朝鮮呀,永踹做了吴宫沼。此起彼仆龍蛇擾,弱肉强食虎狼抄。那管得他們的興和亡,也記不得這許多名和號。"文字前半敘諸小邦,煞費翦裁,後半敘諸亡國,亦各如其分,結語雖襲原唱,尚能穩稱。繼以〔飛龍索〕、〔龍尾吟〕兩調,回敘我中華,本摯愛之忱,述傷痛之事,汩汩紙上,俱成血淚,殆已入全篇精粹部分矣。"惟有我神州古國炎黄造,開化文明早。驅夷狄逐蠻苗,迄今開國五千年,擁有同胞四百兆。你看那長城巍巍,萬里連綿限胡哨。你看那長江滚滚,千脈朝宗入海潮。唐與虞,周和漢,文物聲名冠幾朝。堯與舜,孔

和老，道德文章軼三教。原注云：指耶、釋、回。還有那穆滿嬴政，漢祖唐宗，武功赫耀照鑾儌。真個是南衝瘴海標銅柱，北碎冰崖試寶刀。”“誰知道，滄桑變，風波鬧，赤帝子，夷臺皂，碧眼兒，逞天驕。鴉片一戰便送掉了南陲隩，尼布一約更失却了東隅早。圓明一炬燒，烽火三邊擾。那倭人兒也割取我臺灣島，那捲鬚兒更横奪我膠和澳。拳禍興，教堂燒，賠款動盈數百兆，到如今只嬴得滿地染腥臊。”〔蛟龍泣〕訴一時朝野昏瞶愚昧，爲渲染最勝之處：“痛痛痛痛只痛數千年的神明胄裔都失陷在泥犁淖，痛痛痛痛只痛數萬里的神臯沃壤淪做了供獻料。痛痛痛痛只痛那没心兒依然是處堂燕雀安淫樂，痛痛痛痛只痛那賣國奴没知道那覆巢完卵終難保。招狐羣樹狗黨黑夜裏胡揪，吹牛皮拍馬屁白日裏招摇。醉心的是金錢鷹爪，眩眼的是紅纓狗帽。便見了一般太監們也值得把他做個親爹叫，更對著一般洋人們都大家没計較，霎時心膽摇。更有那一般趨時識勢的趁著了這風潮，鈔幾句憲法的熟套，掌著那大法螺聒聒兒向人前噪。獻不迭門金門包，刮不盡民脂民膏。應廷試似螞蟻兒爬熱竈，謁權門似走狗兒鑽籬落。説改革好比盲人鬧，談自治好像羣兒吵。真個是上下相蒙，大家都把一個假面罩。”此曲即謂爲今日寫照，仍無不可，衹須易去“太監們”三字耳。濫權誤國，代有奸慝，惟舉國之人知有慴伏，而不知有制裁，長養其威，甘聽宰割，奴性一若天成，百世不見其易，真堪痛矣。〔大拍遍〕煞尾云：“老天醉，癡人笑，社鬼謀，國魂叫。歎風漂雨漂，沙淘浪淘，聽人號鬼號，枉文豪詩豪。悶來時誦幾句蒙莊楚騷，興到時要竊比英莎俄託，效顰學步君休笑，倚聲拍曲誇才調。仿這幾句前人的老套，且把這世界重重的黑幕搗。”作者自負雖高，竊恐黑幕重重，與世俱進，終不勝其搗破，且僅僅搗破，亦仍無濟於事耳。

萬古愁

玄恭《萬古愁曲》，近有趙氏又滿樓刊，用長洲黄鈞校訂本，篇幅最爲完整。但所據各本中，初拍放拍之類，名目雖各具，而詞則互異，〔鈞天樂〕、〔飛龍索〕等名目，且不一致。全曲套式牌名，界乎唐宋大曲、金元套曲之間，究竟玄恭有所本，抑出於自創？其樂是否在南北九宫範圍

内？沈荃繹堂謂清世祖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歌以侑食。當時樂工又究竟如何製樂？誠一疑問也。明末徐樹丕《識小録》亦載其詞，不及黄氏訂本，但字句詳略互見，〔大拍遍〕竟較多中幅六句，而首四句《識小録》又闕。兹記其詞如次："春水生，桃花笑，黄鸝鳴，竹影交。涼風吹纖纖月色照寒袍，彤雲布花飛綽約點霜毫。倚梅梢柳梢，玩花飄月飄，臥僧寮佛寮，步山椒麓椒，看日高月高，掛詩瓢酒瓢，對松濤海濤。任意逍遥，物外遊遨，勘破塵勞，跳脱煩囂。到頭來無些兒半愁半惱，真個是大海龍淩空鳥，翻身兒直透出碧雲霄。倘便有銀青作餌，金紫爲綸，恢恢天布網，密密地張羅釣。呸呸呸，我朱先生擺尾摇頭再不來了。"此曲作者，衆説紛紜，莫衷壹是，大約以玄恭爲較可信也。

朱四芬度曲事

《闕名筆記》載女伶朱四芬度曲事，頗妍媚，雖不如前録馮吉人、錢美恭事之諷時濟難，有關世道，但亦資聲樂家之考鏡。蓋樂之至者，罔不動人之情，既動人之情，則樂中必先自具有一種至情，而且必寫露盡致，故至情之表見，聲容二者，自然相應相會，雖欲强制其一端，亦有所不能。尋常歌而不演，或演不應歌者，殆所歌之中，未必有真情，或有而未必至，或情至而所以寫露之者不盡致耳。《筆記》曰，《癸辛雜識》續集載高疎寮守括日，有籍妓洪渠者，慧黠過人。一日，歌〔真珠簾〕詞，至"病酒情懷猶困懶"，使之演其聲爲"病酒而困懶"者，疎寮極稱賞之。適有客云："卿自用卿法。"高因視洪云："吾亦愛吾渠。"遂與脱籍而去。道光時，都中有蘇旦朱四芬者，年十四，與徽旦中至美者劉愛紅，並稱第一花，因劉長一歲，人又呼朱爲亞紅。有倪姓者，入都應京兆試，狎之。一日，開筵宴客，會朱佐觴，柔情綽態，四座盡眙，命之歌《藏舟》劇〔山坡羊〕一曲。此曲本哀感者，起句即曰："淚盈盈做了江干花片。"朱慮聽者不歡，櫻喉乍啓，一笑嫣然。客有褒周郎癖者，乃口占一絶調之曰："看花燈下愛花明，花爲人看花有情。粉面春風年十四，樽前笑唱淚盈盈。"朱曰："殆謂歌此曲不應笑耶？"因又唱《跌包》劇〔紅衫兒〕一曲，嫩喉淒涼，神色慘至，合座傾聽，不覺泣下。倪至挽其頸勿令再唱，而前客亦傾倒備至矣。聲色惑人，真無所不至哉。按〔山坡羊〕屬朱佐朝《漁家樂》

傳奇中，漁女鄔飛霞以父死孤零所唱，其前半云："苦吓，淚盈盈做了江干的花片，慘悽悽做了天邊的孤雁，哭哀哀做了石砌中的亂蛩，虛飄飄做了陌上的楊花捲。"前腔前半云："戰兢兢做了失巢的乳燕，孤另另做了風鳶的飛綫，哭啼啼做了無父的孩兒，苦伶伶做了籬下的號更犬。"語語確能道出至情，無怪四芬用心入微，恐歌動愁生，而預以色笑爲解也。

宸垣識餘所載度曲事

仁和吴長元太初，輯《宸垣識餘》，各條不詳出處。有曰，至治間，燕人史驛兒，善琵琶，蒙上愛幸。上使酒，無敢諫者。一日，御紫檀殿飲，驛兒歌〔殿前歡〕曲，有"酒神仙"之句。上怒，叱左右殺之。後悔曰："驛兒以酒諷我也。"此事乃元人以歌曲諷其上而遭禍者，殊罕見，足與静庵《優語録》所紀並傳。然而驛兒之遇，亦可悲矣。

《識餘》又曰，張怡雲，大都名妓也，居海子上，能詩詞，善諧笑，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爲寫怡雲圖以贈。姚牧庵、閻静軒每於其家小酌，嘗佐貴人行酒，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命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笑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黄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又有《寄姚征衣詞》云："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心千萬難。"人多傳之。按怡雲歌〔小婦孩兒〕事，《堯山堂外紀》亦曾紀之，不如此之詳。〔小婦孩兒〕即〔殿前歡〕，别又有〔鳳將雛〕、〔鳳引雛〕、〔燕引雛〕等名。松雪、正叔、牧庵俱有散曲傳後世，正叔之作，見《樂府新聲》者尤多。惟房山、静軒，不詳其人。《寄征衣詞》調名〔凭闌人〕，《太平樂府》即屬牧庵，並非怡雲所寄也。

《識餘》又云，兔兒山，即旋磨臺，天啓乙丑重陽，車駕臨幸，鐘鼓司邱印執板唱《洛陽橋記》"攢眉黛鎖不開"一闋。次年復如之。宫人相顧，以其近不祥也。陳悰詩："美人眉黛月同彎，侍駕登高薄暮還。共訝洛陽橋下曲，年年聲繞兔兒山。"此事秦徵蘭《天啓宫詞》自注亦曾及之。《洛陽橋記》，未詳其本，清李玉别有《洛陽橋傳奇》。以上三事，皆度曲之掌故也。

劉時中上高監司套曲

春初與諸生講習，曾輯《詞曲備體》一編，内於北曲套式最長者，舉劉時中正宮〔端正好〕《上高監司》一套爲例。蓋通體有三十四調之多，自來所見套式，無論劇曲散曲，實未有過於此者也。此套不但以體段最長稱，且内容歷數當時吏役弄奸、庫藏積弊情形，並條陳改革辦法，議論縱横，而慨歎深致，蓋一篇愷切詳明之説帖，乃以宫調譜韻出之，其體格可謂新而且奇矣。散曲中有如此關係政俗之文，然後益信元曲致用之廣，内容之大，不僅僅風雲月露，陶寫嘲謔而已也。惜曲中所用當時名物、制度，今多不解，而傳刻之《陽春白雪》本，又舛謬百出，不能盡著原意，不無遺憾耳。元人取名字，有一時風行，以爲雅尚者，羣然從之，不病雷同，即以曲家之名論，漢卿、吉甫、天錫、鳴善、致遠、簡夫等，一時皆各有數人，其他可想矣。時中此套内，於市井駔儈之妄攀風雅，而名士大夫之名者，深予痛惡，特在今人讀其詞，又殊覺時中爲迂拘可笑矣。〔倘秀才〕云："堪笑這没見識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頑劣江湖伴侶，旋將表德官名相體呼。聲音多厮稱，字樣不尋俗，聽我一個個細數。"〔滚繡球〕云："糶米的唤子良，賣肉的呼仲甫，做皮的是仲才邦輔，唤清之必定開沽。賣油的唤仲明，賣鹽的稱士魯，號從簡是采帛行鋪，字敬先是魚鮓之徒。開張賣飯的呼君寶，磨麪登羅底叫得夫，何足云乎。"元制，庶民無職不許取名。糶米賣肉，當時以爲賤業，非職也，而表德甚盛，故劉氏憤慨如此耳。所列諸名，在曲家之中，亦有賈仲明、史九敬先、石君寶三人可證，足見諸名於當時，確爲習用者也。套中〔呆骨朵〕又曰："這賊每也有誰堪處，怎禁他强盜每追逐。要飯錢排日支持，索賫發無時横取。奈表裏通同做，有上下交征去。真乃是源清流亦清，從今後人除弊不除。"言之鞭劈入裏，乃覺古今同慨。全套議論，舉此略見一斑。

楊小坡題蘭花卷子曲

《金夷霞綺》篇，載楊小坡爲王某題秦淮女史吴瑞雲《蘭花卷子》〔端正好〕一套，以爲借題感興，不減玉茗風韻。此言雖不無阿好，特楊作流宕綿整，確異凡筆。如〔滚繡球〕曰："想當初十二闌干簾影疎，三五中秋月影孤，看樓外垂楊一樹，把長橋遮得模糊。甚文章大小蘇，甚神人大

小姑，喬珠娘煙花寨主，俊玉郎曠代才無。那管他桃花竟日隨流水，端的是寒雨連江夜入湖，對畫闌媚影親摹。"〔耍孩兒〕曰："王郎啊，你當年箏笛鳴秋浦，劚一片蘆花舞絮。抽刀殺賊竟何如，破青衫依舊寒儒。留得個一叢香草三生石，最傷心滿地灰飛萬卷書。吃緊的相思譜，雖則是無人可賞，却怎生有口難餬。"〔一煞〕曰："俺勸你謝風情多讀書，覓生涯且濫竽，黄金杜牧人爭鑄。只爲你深深香霧迷蝴蝶，因此上苦苦春風叫鷓鴣。一唱君當悟，似這般情苗恨蕊，倒不如永斷根株。"雖不無借情事裝點，而吐屬嘹亮，又未曾去題，所以可取。

集曲爲詞

亭亭山人陳鍾祥，有《集牡丹亭詞》，咸豐壬子楚江舟次跋云："玉茗堂四夢傳奇，膾炙人口，《牡丹亭》尤極幽豔。舟中無事，偶檢原曲句，依譜集成慢詞八闋。雖遊戲之作，而一時興到，或亦偶得之耶。"按慢詞音調柔婉，文字鋪排，雖較近於南曲，若各極其工，各守其正，則詞曲之界，又何從泯滅？自來傳奇中副末開場，所唱家門慢詞，籠括全書情節者，有可登《絶妙好詞》者乎？山人此作，原祇遊戲而已，特自來用詞語入曲者有，用曲語入詞者無，兹復通體集曲句爲詞，真别開生面矣。爲録一首以見例。〔風入松〕云："世間何物似情濃，幾點落花風。含情自把春容畫，甚西風吹夢無蹤。骨冷怕成秋夢，匆匆爲著誰儂。霧和煙雨不玲瓏，風翦玉芙蓉。情根一點無生債，不分明再不惺忪。影隨形風沈露，多嬌多病愁中。""影隨形"云云，已成三字兩句，未入調；餘作則益乖，雖曰依譜，實未嘗依矣。且〔風入松〕亦不能算慢詞。

陳鍾祥下灘曲

山人有《下灘曲》〔江兒水〕云："刮耳風濤長，牽情水石狂。怒轟轟似鐵騎刀鎗響，淅瀝瀝似風雨船頭撞，亂滔滔似潮上廣陵江。不是十八灘頭上水忙，蕭瑟篷窗，有多少淒涼概況。"又《高青書太守珠海歸帆曲》〔金落索〕云："煙塵境宇清，澳嶼巡防警。小隊隨行，郡守嚴妝整。三山一片青，海波澄，遥指暹羅萬里程。虎門戈戟團花錦，鮫市珊瑚耀水精。珠簾映，十三行外判夷情。看番奴蒲伏恭聽，記取分明，嘉慶年間政。"

自敘敘人，俱覺躊躇滿志。

趙瑜弔桃花曲

《積山雜記》謂沈玉亮善譜曲，與昉思齊名。徐逢吉《清波小志》謂趙瑜善填詞，有《青霞錦》、《翠微樓》傳奇數種，亦與昉思齊名。康乾間信多詞手，一時風會如此，後世所不及也。趙字瑾叔，錢塘人，入籍武康，補博士弟子員。少時雅善填詞，中年善作釋氏裝，自稱繡衲頭陀，不飲酒食肉，又不言釋氏之學，不肯俯仰於人，雖貧泊如也。《小志》曰，"康熙庚辰三月夜，大風雨。至黎明，聞扣門聲甚急，啓視之，則趙也，著屐而來，云：'天公如此，桃花摧殘可知矣。吾欲往六橋弔之，君能偕我行乎？'予適小疾畏風，辭之，瑾叔遂獨行。抵暮，仍過我，急索筆，寫《弔桃花曲》五闋見示，音調悽惋，真有情人也，予亦倚其聲而和之。"按《小志》中未登和作，衹載原唱，首闋〔山坡羊〕云："誰繪就河陽圖畫，却向這西湖懸掛，怪宵來狂風不休，看紛紛紅雨漫天下。假若是攀折他，被催花御史拿。到而今禁不住鸚哥，只把東風罵，何事天公見識差。波查，葬西施向水涯。煙沙，嫁王嬙不返家。"次闋〔皂羅袍〕云："十里紅橋緊跨，總抛開旖旎，掃盡繁華。長堤那得錦屏遮，穠香一路由人踏。珠零玉碎，蘭舟慢划。紅愁紫怨，春醪慢賒。淚蘇蘇怎禁得千行下。"穎發俊露，後來之趙秋舲也。

新嫁娘一半兒

通州馮雲鵬《紅雪詞》後，有《詠新嫁娘》〔一半兒〕十六首，較佳者云："兒家家住鳳橋西，門外垂楊水拍堤，屈指歸寧三日期。兩難離，一半兒爹娘一半兒你。"餘則略無新意，亦乏秀辭。

香南雪北曲

仁和吴藻蘋香女士，於《香南雪北詞》後附曲數套。時有陳雲伯爲小青、菊香、雲友三女士修墓於西泠，遍徵題詠，彙刻爲《蘭因集》，蘋香題仙吕入雙調一套，内〔皂羅袍〕云："日日畫船簫鼓，問湖邊豔迹，説也模糊。桃花三尺小墳孤，棠梨一樹殘碑古。春煙楊柳，秋風荻蘆。粉痕

蛺蝶，紅腔鶗鴂。玉鈎斜誰把這招魂賦。"足見韶秀之一斑。蘋香有《飲酒讀騷圖》散套，又著兩字題目曰"喬影"，若劇曲中之有齣目然。託名謝絮才，恨爲女子身，自描一男妝小影，名曰《飲酒讀騷圖》，對之讀騷痛飲，歌哭一番，略見平生意氣。詞頗亢爽，始亦不復作兒女子態矣。

今後曲樂之流傳

瞿安先生《蠡言》曰："金陵度曲者，以仇君淶之爲最，余曾訪之。竹籬茅舍，雅有布置。淶之唱《渡江》、《彈詞》二折，口齒雖不如吳人，而轉調喚氣，尚餘廣陵先正之規。與余話秦淮舊迹，不禁有舉目山河之異。余贈以北詞〔折桂令〕云，'記秦淮載酒曾過，畫舸迴燈，水榭聽歌。歡事無多，河橋依舊，花月消磨。走青樓捺不住新亭烽火，渡青溪填不平故國風波。回首蹉跎，十載如梭。説甚麽金粉南朝，倒變做春夢東坡。'即席訂譜，倩笛師正之。翌日泛舟北湖，即歌此曲，同遊者皆惘惘不樂，蓋自兵燹以來，久無此樂矣。"按即席訂譜，笛師正過，新詞慷慨，旋成雅奏悠揚。手不襲古人陳言，喉復不襲古人定譜，此樂殆非盡人所能得。且訂譜之學，傳者絶少，恐爲時不待兵燹之再來，而世間或已不復有此樂，亦即不復有此樂矣。余每謂曲至今日，實已在可存可廢、可傳可絶之數。崑劇搬演繁重，一部新傳奇，由案頭而全登場上，談何容易！文字而外，首爲訂譜，然後選脚色、配排場、唱詞、念白、演身段、製砌末，蓋非數十人之力、數年之久、數千金之費，不易致也。若僅工案頭，不登場上，則有詞無聲，先失樂府之本，徵之往迹，其詞亦必難遠播。傳奇家未曾動筆之先，若明知其書萬無搬演之望者，譬如農夫明知其所種之穀，雖收穫甚豐，而終不能熟於釜甑、果人之腹也，能毋憾乎？況描寫大段之政俗人情，愈得真切而明暢者，今日文字，別有其體，登場動作，娛耳目而激心情，愈覺簡易而深刻者！今日戲劇，又別有其製，要皆非崑劇之所能競，故劇曲之藝，無論文字聲樂，其存與傳，但藉前人製作之精者存而傳之，能於歷久而不中斷，亦既足矣，無待乎今人再有新製也。轉是散曲之隨作隨譜，隨譜隨歌，事簡而易舉，又確傳崑腔之法，間接即所以傳元明兩代之藝者，爲不可不加倡導也。蓋詞能按歌，歌有法度，方足稱樂府而無愧。以散曲爲樂府，固足以正彼風琴歌詞，隨譜作句，全

不講四聲五音，出字收韻者之鄙陋；即於詞樂之淪亡，今人徒工文字，不成聲音者，亦補憾不少也。然則崑腔訂譜之法，有心者可不就散曲以昌明之，而乃聽其淪廢歟？

孔東塘《桃花扇》成，而桃源洞主田舜年已教家姬合演，餘如《西堂樂府》、《湖中傳奇》，莫不朝成稿本，夕布管絃，皆文人之幸遇也。洪昉思之《長生殿》，則山西亢氏爲置衣飾器用之費，至輸鏹五十萬兩，始得歌喉一囀，座客稱善。同時江淮某大吏，亦演此劇，其門客項生，爲之布置，所費亦數十萬，見《樊榭山房集》。此際清初盛世，民有富裕，士大夫聲樂文字之樂，惟有此一端，而戲院之製未興，家樂非巨室不能有，然後文人果有佳篇，始邀幸遇。自乾嘉以後，此風即不復作，況今而後乎！此余所以謂今後之新本傳奇，既難得搬演，則曲樂流傳，必舍此而別謀所託矣。

鹽商與曲

友人集齋頭，偶作《揚州鹽商逸話》，或狀其豪，或形其慳，或數其陋。余謂前人筆記所載，道光中陶文毅改票法後，揚商已較窮困，然總商黄瀠泰家，尚有梨園全部，殆二三百人，祇戲箱已值二三十萬，四季裘葛遞更，如《浣紗》之"吴王採蓮"、《琵琶》之"狀元賞荷"，則滿場皆紗縠也，後來所不能矣。乾隆設局，修改曲劇，而奉旨者爲揚州巡鹽御史，觀總校黄文暘所成《曲海》二十卷之目，已歎爲空前盛舉。近數百年中，元明劇本之流傳，此舉殆爲一絶大之關鍵也。顧當時何以巡鹽御史獨奉此旨？想因鹺業之富，方足以任此羅致修繕、傳刻搬演之費者，亦有之也。更觀《畫舫録》所紀，乾隆南巡，揚州梨園迎鑾供奉之盛，内班行頭之精，老徐班全本《琵琶記》，"請郎"、"花燭"則用紅全堂，"風木餘恨"則用白全堂，備極其盛。大張班《長生殿》用黄全堂；小程班《三國志》用緑蟲全堂；小張班"十二月花神"衣價至萬金；百福班一齣《北餞》，十一條通天犀玉帶；小洪班燈戲點三層牌樓，二十四燈戲箱，各極其盛。大洪、春臺兩班，則具衆美而大備。孰非出於鹽商者，是鹽商之於曲於劇，業殊厚矣。余復檢示《雍熙樂府》所載元明人嘲鹽商曲，座中都爲軒渠，寫其貌也，則〔寄生草〕曰"棋盤領三寸闊，弓袋袖四尺長。戴一頂窄簷高

頂京油樣，披一件楸頭刺褶新時樣，穿一雙捲尖疊腦興齋樣。粗絲縧勒在胯骨邊，細包巾裹在額顱上”；寫其侈也，則〔那吒令〕曰“黑漆匣退光，紗羅衣滿箱。白綾被噴香，玉磚階錦妝。茜紅氈苫床，美人圖滿房。到晚來著處偎，白日裏沿門串，無拘束放蕩行藏”；寫其妄也，則〔混江龍〕曰“一個個做模打樣，豈不聞有麝自然香。矜驕傲慢，聲勢虚張。通不到一千三百引，嚮翻了二十九鹽場。父親是尚書舅舅，母親是少保姨娘。動不動結交官長，來不來送酒牽羊，去不去鳴鑼擊鼓，行不行號帶旗槍。南門李，運司張，謁劉舅，探新王。尋幾個歪皂隸立在店門前，覓幾個假軍牢擺在船頭上。聽不得撇虚擣杌，覷不得詭詐輕狂”。此所寫猶限於當時情況，若後世此輩威福之擅，殆十百倍之。至於今日，陋則猶是，而豪與狂俱不逮，亦可慨矣。

録鬼簿

孫留庵《緑天清話》謂元人鍾醜齋《録鬼簿》自序有云“人之生斯世也，但以已死者爲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特一間耳”，其言痛矣。慈谿邵元長題〔湘妃曲〕於後曰：“高山流水少人知，幾擬黄金鑄子期，繼先既解其中意。恨相逢何太遲，示佳篇古怪新奇。想達士無他事，録名公紛紛如鬼，歎人生不死何歸。”讀至末句，如三更魚鼓，半夜霜鐘，唤醒癡人不少云云。今留庵下世矣，一歸而已，本非癡人，則生平當亦無多可歎也。按傳本《録鬼簿》皆作“録名公半是鬼”，此獨云“紛紛”，未知留庵所據何本。又題詞尚有周誥、朱經之〔折桂令〕，朱作尤清麗有則：“何人千古風騷，如意珊瑚，弱水鯨鰲。紙上功名，曲中恩怨，話裏漁樵。歎霧閣雲窗夢杳，想風魂月魄誰招。裹驪珠淚冷鮫綃，續鵾絃指凍鸞膠。傳芳名玉兔揮毫，譜遺音彩鳳銜簫。”周爲人不可考。朱一作郱，字仲義，一作誼，號玩齋，一號西清道士，仁和人，至正間進士，有《玉嬌春》、《鴛鴦塚》兩劇，各有一曲，見《北詞廣正譜》。蔣氏《外紀》謂唐伯剛《戲題朱仲誼小像》云：“七尺軀威儀濟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雙眼看人做官，兩隻脚沿門報喜。仲誼云是誰是誰，伯剛云是你是你。”未知即其人否。

初印本北宫詞紀

春初獲初印本陳所聞之《北宫詞紀》，卷端題曰《嘯餘譜别集》，又有詞人姓氏表兩頁，元人如費唐臣、宫大用等雜劇家，皆在列中。顧書内並無諸家之詞，豈陳氏操選，本欲兼取劇詞，後雖改絃，專登散曲，而表中原有姓名，並未删除歟？抑諸家皆確有散曲，欲選未選歟？惟諸名仍不出《太和正音譜》羣英格勢所列範圍之外，惟蕭德理、倪雲林兩名，《譜》中不與焉。明人如毛雙峰、穆仲義、花綸、顧衡宇、陳横崖、陳全、施幼平、潘子素、劉函山、牟清溪、徐遵誨、陳素庵、鄭墟泉、弭少庵等，皆曲書嚮所不見者，而本書之内，一並無詞。元刊《太平樂府》姓氏表後附文有曰"又有不知名氏者所作，具見集中，比他編有名無曲者不同"。據此，有名無曲，爲自來選本之通弊。索其故，疑凡姓氏表，皆書坊所爲，所以炫人耳目，利書之多售，並非出於編集者意，故錯雜浮泛，與本書不符。此風至明，殆猶未息，而陳氏選端，遂亦不免也。花綸、陳全小曲，已見前引《堯山堂外紀》文内，餘人多失考。惟倪雲林有曲調五篇，見《歷代詩餘》，穩洽而已，未具曲中機趣也。

初印本《北宫詞紀》與常本異，常本版心頁數，已經改動，檢頁數雖不闕，而内容每有闕者。又每卷末有闕頁，則於所存之末頁末行，添補某某卷終字樣，強爲截斷，以掩耳目；若與卷前目録相差過遠，則並目録亦加改動。甚哉書賈之欺人，而書之貴初印也！卷一金白嶼〔新水令〕六套，常本遺其二，卷四朱庭玉〔哨遍〕三套，常本遺其一，乃最著者也。庭玉套詞甚多，而履貫無一字傳於後世。《詠秋千》〔青杏子〕套〔好觀音煞〕曰："有似飛仙驂雲駕，金翹嚲寶髻偏雅，嬌軟腰肢足可誇。渾疑是力向東風暫假，不管愁人停驕馬。粉墻外似隔天涯，分明望見他，困立在垂絲海棠下。"花間困立，尚是畫圖所能摹；若力假東風，又出於暫，殆非丹青之事矣。

樂府新聲

伯兄又寄我海虞瞿氏鐵琴銅劍樓影鈔本《樂府新聲》，雖筆墨未精，而紙猶舊製，邊欄以外，尚留臣某某呈進字樣也。《新聲》不著編者姓名，體製草草，不如楊氏二選及《羣玉》。然元人選本殊罕，又能多此一

編，未嘗非大幸也。後兩卷皆令曲，作者强半失名，精品雖少，而動有出於他選之外者。《閨情》如〔梧葉兒〕云："秋來了，漸漸涼，寒雁兒往南翔。梧桐樹，葉又黄，好淒涼，繡被兒空閑了半張。"〔喜春來〕云："夢回酒醒初更過，月轉南樓二鼓過，玉人低唤粉郎啊。休睡波，良夜苦無多。"《歸隱》如〔慶宣和〕云："煙水茫茫東大海，望見蓬萊。八個神仙肯拖帶，去來，去來。""充腹黄粱暖坑柴，送老山齋。枸杞茶甜如蕨薇菜，去來，去來。"俱覺沖淡幽香，脱略凡近，爲不可多見者。

《新聲》有〔叨叨令〕六曲，録其三："黄塵萬古長安路，折碑三尺邙山墓，西風一葉烏江渡，夕陽十里邯鄲樹。老了人也麽哥，老了人也麽哥，英雄盡是傷心處。"妥貼排奡，以雄邁勝。"溪邊小徑舟横渡，門前流水清如玉，青山隔斷紅塵路，白雲滿地無尋處。説與你尋不得也麽哥，説與你尋不得也麽哥，却原來儂家鸚鵡洲邊住。"層遞而入，終及佳境，以俊逸勝。"緑楊堤畔長亭路，一樽酒罷青山暮，馬兒離了車兒去，低頭哭罷擡頭覷。一步步遠了也麽哥，一步步遠了也麽哥，夢回酒醒人何處。"通體疎整，而結韻迴環，蓋又以綿邈勝者。合觀三曲，英雄兒女，都須安頓著一副眼淚，來相周旋，則滿地白雲，茫無尋處，誠有可戀矣。鸚鵡洲邊，儂家獨我無分乎！

《新聲》有〔寨兒令〕兩曲，作男女間之互訐，極詼詭。女所言者，但託諸夢境，設想尤幻，而所寫其人怨恨之深，直覺振振紙上，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矣。奇文也！"鴛帳裹，夢初回，見獰神幾尊惡像儀。手執金鎚，鬼使跟隨，打著一面獨脚皂纛旗。犯由牌寫得精細，劈頭裹先拿下王魁，省會了陳殿直。李勉那厮也聽者，奉帝勑來斬你們這顆負心賊。"續曰："便做道有人負桂英，值甚麽便誇説神靈。想當初嫁馮魁的也曾不志誠，天地行發下了海誓山盟，可怎生獨自個走到豫章城。畫船兒乾撇下雙生，做的來失盡人情。果然是有報應，端的是有神靈，劈頭裹先剮了狠蘇卿。"夫人力之所不能挽，乃假神力以相恫嚇；神不能果爲我顯，則詭言夢遇，無待佐證，而人已可信其真。非徒快一時聲色之淩人也，實冀聽者有所駭憚，斂迹而回意耳。又豈料寡義者附會抵制，强辭奪理，以口舌相逞，終付深情於流水哉。

余嚮讀《新聲》，最爲快心者，爲馬東籬之〔四塊玉〕《賦情史》十首。

東籬製作，見於前書者，已覺絡繹紛披，蔚爲異采。乃當日選集，各懷菁英，不相侔同，今日續見一書，必續有所得，令賞者乃有應接不暇之樂，古人面目，亦由詳密而漸得其真全，此爲學之所以貴博採也。《天台路》曰："採藥童，乘鸞客，怨感劉郎下天台，春風再到人何在。桃花又不見開，命薄的窮秀才，誰教你回去來。"《馬嵬坡》曰："睡海棠，春將晚，恨不得明皇掌中看，霓裳便是中原患。不因這玉環，引起那禄山，怎知蜀道難。"《藍橋驛》曰："玉杵閑，玄霜盡，何敢藍橋望行雲，裴航自有神仙分。原是個切玉人，做了個賞月人，成就了折桂人。"蒼勁遒鍊，全以渾樸勝，並非巧詞新意之爲高不可步也。餘題爲《紫芝路》、《潯陽江》、《鳳凰坡》、《洞庭湖》、《臨邛市》、《巫山祠》、《海神廟》。

明姜南《瓠里子筆談》云："近時人歌唱，或被之管絃，皆淫詞豔曲，所謂'使人聞之，喪其所守'者。嘗觀元人樂府，有《四時行樂》〔小梁州〕詞四闋，不過摹寫予杭西湖四時景象，比之一時其他詞曲，猶爲此善於彼，乃酸齋貫雲石之作也。"①按四曲惟見於《樂府新聲》，他書不載。姜氏所謂"元人樂府"，殆即指《新聲》而言。其詞平常不足舉，惟《筆談》所言，殊足爲《新聲》考證之資耳。

楊靖絶命詞

《茶餘客話》云，洪武中刑部尚書楊靖，中略才臣也，未竟其用，以冤死。《明史》云，尚書字仲甯。臨難之日，作絶命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轅鏡，可惜顛折了無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燈，可惜隕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身後建祠於新城東門之下關，曰昭恤院。按此詞句法，似〔塞鴻秋〕，而末猶缺一句，且排句叶平，亦未合，終不知成調否。但論其文字之體，則舍曲而外，無所歸矣。末二句疵累也。全詞當亦出僞託。能燭世界者，奈何不能燭其身，若委定數，則俱是定數，又何可惜之一再足云乎！

---

① 今校：古今説部叢書第五集《瓠里子筆談》，"比之一時其他詞曲"作"比之其他詞曲"，"此善於彼"作"彼善於此"。

揚州夢

《揚州夢》一劇，作者前有喬夢符，後有嵇留山，所用皆杜牧之事。別有無名氏一本與胡介祉之《廣陵仙》，所用同爲《太平廣記》中，長安杜子春僑居廣陵，散財行善事，特兩本關目各別耳。此四本外，又有清慎郡王岳端一本，則演老子尹喜事，余在續焦氏《劇説》中詳之，兹以其涉及揚州曲話，因並記於此。許旭《閩中紀略》謂留山才最敏速，而性又機警，同在范覲公幕中，輒倡和爲樂。所著醫書，盈尺積几。尤善音律，製小劇，引喉作聲，字字圓潤。逆旅之中，藉以遣懷導鬱，雖骨肉兄弟，無以過也。查爲仁《蓮坡詩話》謂宗室紅蘭主人，嘗自製《揚州夢》傳奇，遍招日下諸名流賞之。有少年王生，善集唐，即席詩成，結句云"十年一覺揚州夢，唱出君王自製詞"。主人大喜，以黄金十四錠、白玉卮三，奉酒爲壽曰："一字一金也。"生受酒，以金分給梨園曰："同沾君惠。"以上兩則，皆《劇説》所不載。又陳棟有《維揚夢》一本，亦杜牧之事，四齣而已。

曲諧卷四

江都任訥中敏

陸廣明自壽曲

明徐樹丕《識小録》云:"陸無界名廣明,號青章,陸尚寶五湖之孫,文學成湖之子。工筆札,多才藝,臨書能亂真,吴中假古董,多出其手,寫祝京兆尤當行。雖其人非高品,而不可泯没也。有《七十自壽詞》,亦足見其生平矣。"其詞乃南吕〔一枝花〕套曲,〔梁州〕云:"我是個有兒孫孤獨鰥夫,我是個没錢財五陵豪客,我是個白鬚黄髮維摩詰。荷芰衣裳,竹皮巾幘,翰墨躬耕,詩書心織。端守著半畝蓬蒿,近似他山靈窟宅。端愛著半甕虀鹽,勝似他瓊漿玉液。覺來時聽一曲樵歌漁笛,倦來時看幾卷稗官野史,興來時畫一幅雲林竹石。車塵馬迹,休污我苔階翠色。無辱無榮,匪朝伊夕。"讀此詞,其人又何嘗不高?又〔尾〕云:"怪的是鬧茸茸龍沙鶴浦排瑶席,怕的是熱騰騰峨冠博帶誇通籍。一任伊滄桑變易,者麼恁跨海的牙籌,遍街的銅狄,總不如俺暗記梅花爲曆日。"則人品詞格,並臻超妙,絶不似造僞詐世之流也。文字欺人,有如此者?

納書楹譜散曲

葉懷庭《納書楹譜》,以有北《西厢》者爲善。常本四集者乃初刻本,板式簡,時人以爲不便,葉乃增訂重刻,而益以北《西厢》。古人於傳世之業,曾不肯一毫苟且矣。《譜》中所載時劇散套,除見《綴白裘》者外,尚多不能詳其出處,可見明以來曲本,當時所資採録,今已不傳者,殆不可勝計也。前文偶因他書之所同載,曾附見一二,此外尚多奇俊之作,爲再補誌如次。

《正集》中所謂"兀的不",仙吕〔疊字錦〕套,乃寫北人之賞胡妓也,《鐵冠圖》劇《夜樂》齣中曾借用之。葉氏謂此套"不知來自何處,幽豔蒼凉,得未曾有"。今按其文,頗飛舞奇肆,讀其首調,已可略見:"兀的不

快活殺人也麼,嗏,女娘行折抹的多俊雅,嬌嬌一會兒,好令著咱心坎裏滾來一盞熱水茶。癢又癢鷄皮鼓斷送咱,愛又愛鷹子撾輸了他,盼不上你的助情花。嗏,屈指數嬌名,一個兒紅,一個兒紫,一個兒青,一個兒緑,凑著俺黑黢黢的裴別駕,兀的不樂殺人也麼冤家。"羣妓之中,插一丑漢,乃覺口眼手足,俱無是處,粉墨未調,而已搬演如對矣。

《續集》有"柳飛"一章,其高宮正宮合套内〔塞鴻秋〕云:"赤緊的那楚陽臺,峻險似連雲棧。武陵溪間隔著東洋岸,他將那錦迴文合歡帶皆揪綻。繡香囊同心結都拆散,揉損了並頭花,斫斷了連枝幹,恨不得遶池塘摔碎了鴛鴦彈。"驅遣如意,裝點飽滿,望而知爲元人伎倆也。

《外集》時劇中有曰"小妹子"者,全用小曲,文字極詼詭,而出語真樸,自有別趣。首調云:"小妹子夜夜守空房,須信道有情都是謊。手中空有千條綫,繫不住蛋兒般薄倖郎。"薄猾無行,以蛋爲狀,雖元曲中亦未見此妙喻,可云新采。劇末附〔掛枝兒〕云:"來也罷,去也罷,你就是不來也罷。哎呀,離得多會得少也不是個長法。今日三明日四虚名兒牽掛,不相識自不煩惱,我如今越想你倒越害怕。著甚麼的來由也哥呀,我把真心兒來换你的假。"爽利流轉,真有并翦哀梨之快。

《閨怨》〔柳穿魚〕一套,次曲以下,皆無調名。〔柳穿魚〕後段云:"梨花夜雨寒,孤燈兒睡不安。柔腸一寸,倒有萬千段。"致語也。

《借靴》一劇,乃梆子腔,次章云:"俺只見門壁上滴溜溜的喜蛛垂,忽喇喇的信風吹,竈中煙火起柴灰。燈花報喜,燕子啣泥,喳喳的喜鵲兒在枝頭上戲。我就呷嚏呷嚏,一連打了二三十。你就是要腦漿把悶棍敲,要鮮血把鋼刀刺,一任你剖腹剜心,萬剮淩遲。唬唬得我戰戰兢兢,戰戰兢兢,如醉如癡,你把借借靴兩字輕提起。"一靴之微,何至言重如此?讀之令人失笑。特此雖文人形容之過,而昔時社會,或者確有此習慣,確有此心理也。文字極反跌之能,又頗繪聲繪影,因憶馬東籬有《借馬》〔耍孩兒〕套〔七煞〕云:"懶習習牽下槽,意遲遲背後隨,氣忿忿懶把鞍來備。我沉吟了半晌語不語,不曉事頹人知不知。你又不是不精細,道不得他人弓莫挽,他人馬休騎。"〔一煞〕云:"早晨間借與他,日平西盼望你,倚門專等來家内。柔腸寸寸因他斷,側耳頻頻聽你嘶。道一聲好去,早兩淚雙垂。"夫駿足千里,主人相倚爲命,愛護情深,不爲過

也，顧靴何有哉？

《琵琶詞》散曲五枝，惟首調詠昭君出塞，餘皆情詞也。〔雪裏梅〕云："天生下一個妙人兒誰人不愛，冤家惟有你的情性意兒乖，反教人狠把相思害。害得病在床，身起又不得來，時日又不得快。海角天涯，海角天涯，下的這般狠來，下的這般狠來，下的這般歹。"最爲纏綿有致，而又吐屬入妙。

《打花鼓》時劇，皆猥鄙調謔詞多。乃中有〔駐雲飛〕云："繡罷窗紗，閑步園林看晚霞。雨過苔痕滑，濕透淩波襪。嗏，採遍了鳳仙花，摘來盈把。未搗金盆，已紅上纖纖甲。未須到銀漢西流月半斜。"鬆蒨嫵媚，如出水芙蕖，不知何以羼在泥淖之中。

統觀各集時劇散套中，多隨意爲長短句，無一定牌名格律，而懷庭各爲訂譜。如《思凡》、《拾金》等劇，人人所知者，固非純粹崑腔也，意者歸玄恭之《萬古愁曲》，作者隨筆製腔，後人隨腔製譜者，殆亦此類歟？特曲以有樂可協者爲貴！南北曲之主樂，端在《大成譜》一書中，若按詞小爲變化，合各字之清濁陰陽者，今日已鮮得解人，則基本無譜。而欲斟酌於崑弋亂彈梆子之間，以副詞成樂者，恐今日更無如許之懷庭居士矣。是隨意製腔，不拘舊調，偶然筆墨爲快則可，若必欲附於前人著作之例，除非先能自訂其譜也。

懷庭深惡臧晉叔之删改臨川四夢，甚且謂爲"孟浪漢，文律曲律，皆非所知"，因斷其百種之選，必亦多所塗乙，"不知埋没元人許多佳曲"。《譜》中於元劇，能得元本者，必據原本，然觀其每卷目後所疎，則惟《昊天塔》、《漁樵記》兩種據元本，餘皆未能。元本傳世之少，清初業已如是，可爲浩歎矣。《譜》中元劇，尚有《蓮花寶筏》一種。所謂《北餞》一套，他書有標爲《慈悲願》者，有以爲即朱佐朝撰《蓮花筏》者。懷庭則明謂"《北餞》氣盛辭雄，的係元人手筆，惜爲俗伶所删，未見原本，姑爲酌定"云云。倘其文果出朱氏等書，則諸書皆成於明清之際，距懷庭時未遠，何至原本難見，有如元劇乎？惟元劇名目中，從未有所謂《蓮花寶筏》，而《綴白裘》所載賓白，又繁縟不類元劇，猶待尋考也。又《補遺譜》内，有《曇花閣》、《如意珠》、《三國志》等傳奇，俱未詳其作者與時代。

虎囊彈

近人《小説叢話》中，謂邱雪嶼之《虎囊彈》傳奇，散見諸書如《石頭記》、《綴白裘》者，只"山門"一齣，蓋演《水滸》中魯智深大鬧五臺事。清人《雨韭庵筆記》曰，"曾於某處觀演全本，然曲文未覯也。數年來遍求國中，竟不可得，豈其流落人間者，僅存此片鱗隻爪歟？雖然，珍其鱗爪，亦終勝湮没不聞"云云。並録齣中之尤佳者〔寄生草〕曰："漫揾英雄淚，相辭乞士家。謝您個慈悲剃度蓮臺下，没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裏討煙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而依《綴白裘》改次句爲"相離處士家"，殆未解乞士之意也。懷庭云，乞士即比丘之華言，謂内乞法資心，外乞食資身也。又梁茝林《浪跡續談》曰，"有優人以牙牌呈請點戲者，中有《三門》一齣，客詰之。優人曰：'此即魯智深醉酒耳。'坐中客皆大笑曰：'何以誤山門爲三門？'余解之曰：'此殆非誤也。《釋氏要覽》云，寺宇開三門者佛地。注云，謂空門、無相門、無作門，故云三門。然則作山門者轉誤，特非優人所能見及耳。然山門亦自有出處，《高僧傳》云支遁於石城山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蘇文忠公留佛印、玉帶於金山，亦有'永鎮山門'語"①云云。按葉、梁兩家之説，同引釋典，爲曲苑中鮮見之考據也，故綴録之。《虎囊彈》全劇演智深殺人，趙員外遣之入五臺爲僧，因此已反繫獄。趙妻求救於其父金，金爲請於縣令，時適有彈丸神手在側，令謂金能受三彈，當允所請。金受三彈而無傷，令遂釋趙，故有"虎囊彈"之名云。

雪樵居士一半兒

雪樵居士《青溪風雨録》曰，某姬患瘧，寒熱方消，而情殊困頓，遣侍兒索〔一半兒〕曲，因過妝閣，爲填《秦淮雜曲》十段。甫脱稿，催付院中老曲師，誦讀數過，即拍板高歌。歌罷，而姬神情稍暢，因笑謂曰："藥頗對症。異日酬儀，慎毋草草也。"兹按其詞殊蕪雜，當叶上聲者多叶去，音響全戾。惟末調云："翻來新曲解人頤，自己傷心訴與誰，試把親朋數一回。暗攢眉，一半兒衰翁一半兒鬼。"尋常景況，一經道著，引人之同

---

① 今校：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浪跡續談》卷六，"注云"作"論云"。

感不少。

唾窗絨二

《唾窗絨》一名，人皆知爲沈青門曲集，而未知明代乃另有一本。錢希言《遼邸紀聞》云："遼王雅工詩賦，尤嗜宫商，其自製小詞豔曲、雜劇傳奇，最稱獨步。有《春風十調》、《唾窗絨》、《誤歸期》、《玉闌干》、《金兒弄丸記》，皆極婉麗才情。後安置鳳陽，又編撰〔賣花聲〕諸調數百闋，流傳江表，含思悽楚，不減南唐後主'春意闌珊'。至今章華臺前老妓，半是流落宫人，猶能彈出箜篌弦上，'一曲伊州淚萬行'也。"所謂《誤歸期》、《玉闌干》、《弄丸記》，乃雜劇傳奇，而《春風十調》與《唾窗絨》當是散曲。《千頃堂書目》僅列遼簡王《蓮詞》二卷，十調諸名皆未及，則其書之存佚，可以想矣。按安置鳳陽者名恩鑐，簡王植之曾孫也。

朱應辰淮海新聲

明朱應辰《淮海新聲》，萬曆以前刊本不可得，嘉慶間有詹湘亭校訂本，謂其曲文用意深厚，猶是元人之舊，非明末人刻畫盡致者比。吴敏道序曰，"淮海先生，才情雋麗，襟素高閑。張錦幄以坐花，清哇緩乎六引；飛瓊觴而醉月，妍節淩乎七盤。摛毫則思逐紫雲，握板則音翻白雪，遂使渼陂却步，枝山歛容"云云。今按其詞，鳳頭豹尾，法度猶元，而嚼徵含商，已傷斂束。元人於刻畫盡致中見深厚，不盡致即無以爲曲。蓋刻畫在辭，深厚在意。明曲之嫌，正在未能盡致耳。湘亭所論，殆未著實。至若渼陂、枝山，原不足盛稱，敏道所擬，亦狃於時尚也。《新聲》於長套之前，每具七絶一首作引，即以末句數字，用入曲調起拍中，仿佛宋詞調笑轉踏之製，殊非曲家本色。首篇《楚狂歌》，縱横今古，先玄恭《萬古愁》而發。有〔黄鶯兒〕云："河漢與江沱，有凡魚不釣他，從來只説滄溟大。探驪珠的太阿，下珊瑚的網羅，把靈鼇掣起三山墮。這生活，只有姜牙老子，曾試渭陽坡。"可見其狂矣。〔啄木兒〕起云"那巢由可笑，他把天下將來當甚麽"，聲響殊鏜鎝，惜全闋無以副之。又有《題菊》〔黄鶯兒〕云："雙朵殢人嬌，兩相看也臉暈潮，晚妝羞向銀釭照。一個雲堆翠翹，一個風欹紫腰，似楊妃挽住了西施笑。對妖嬈，生香活色，見影已

魂消。""似楊妃"句，可謂盡致矣。朱字拱之，一字振之，累舉不第，貢入太學，能爲詩，曰《逍遥館集》。朱氏《新聲》後，附其甥《射陂蕪城詞》，有〔畫眉序〕云："花月可憐宵，回首風江欲上潮。聽竹西歌吹，猛憶前朝，隋堤外一抹山光，夜市裏雙聲水調。纏腰爭打迷樓過，滿樓紅袖相招。"此所寫並非當時情況，特於前朝之回憶耳。噫，柳堤迹杳，水調聲沉，潮咽風江，花憐月夜，今日之蕪城，殆愈不堪回首矣。珠簾十里，紅袖滿樓，於隔岸山光，依然嫵媚之中，顧猶能意想其一二歟？

紅香仙子乩作

所藏《新聲》本之後頁，不知誰寫兩詞云："淅零零這一座芭蕉老，碧沉沉那一抹紗窗杳，慘離離又一陣哀鴻攪。思量往事，漸漸都非了。不甘心小軸兒畫蛾眉，蟲也欺人珠網重重罩。""展長天難打這相思稿，拂濃雲怎覓那傳書鳥，鬭重泉也種不出忘憂草。酒杯兒自勸，怎禁寬腸少。這一番癡意與真情，若教空抛，倒底如何好。"意致於平淡中見懇摯。後檢《堅瓠集》内亦載之，謂"有女鬼自稱紅香仙子，附乩所作云"。

舒鐵雲樂府

葉廷琯《鷗陂漁話》云，嘗見舒鐵雲"手書所撰樂府雜劇一卷，乃未刻之書，尚記其《琵琶賺》、《桃花人面》二目，餘已忘之。聞宋于庭翔鳳言，嘉慶戊辰己巳間，鐵雲禮闈報罷，留滯京華。時婁東畢子筠華珍，方客禮親王邸，二君皆精音律，取古人逸事，撰爲雜劇，如楊笠湖《吟風閣》例。禮王好賓客，亦知音，甚重二君之才。王邸舊有吴中樂部，每一折成，輒付伶工按譜，數日嫻習，即邀二君顧曲，盛筵一席，侑以潤筆十金，亦一代名藩佳話也。後來武林汪氏所刻鐵雲《瓶笙館修簫譜》，即在都門所撰，有《通德擁髻》、《文君當壚》、《博望訪星》、《吴剛修月》四種，而前所見一卷，不知今在何所矣"①。按此節敘鐵雲文章遭際，最爲完備。

---

① 今校：清同治九年刻本《鷗陂漁話》，"乃未刻"作"亦未刻"，"宋于庭翔鳳"作"宋于庭丈翔鳳"，"四種"作"四目"，"而前所見"作"而余前所見"。

《修簫譜》四種,則刻而未演,《琵琶賺》等數種,則演而未刻。四種各有圖畫,各有題詞,皆汪氏又村手鈔上木者,槧畫極工。瞿盦先生最愛《當爐》一折,謂相如著犢鼻褌,自顧而笑曰:"我是妝龍像龍,妝虎像虎。"文君曰:"我就嫁鷄逐鷄,嫁犬逐犬。"及至縣令來訪,文君又云:"你初到我家,本從縣令飲酒,如今淪落不偶,原該賣酒爲生,酒始酒終,豈非一場佳話?"脱口而出,其巧妙真有不可思議者。《擁髻》〔桂枝香〕云:"遠條别館,迤邐著含風别殿。那里是弄風絃濕汭同心,倒做了羞月貌尹邢避面。我想漢家終始不出婦人,放一雉開場龍戰,留雙燕收藏魚貫。畢竟是兩無權,愛河乾没了情田地,劫火燒殘了色界天。"内中"放一雉"二句,直是令人百思不到,而樊姬史才,亦於此可見。且其議論奇僻,不獨聰明而已也。《訪星》折中,牽牛以支機石贈張騫,騫云:"待我歸問東方大夫,便知明白。"織女云:"那東方朔全是滑稽,毫無識見,連破煤都不識,當了昆明池底的劫灰。那裹知小小石頭,却是織登科記的靈物也。"及張騫問了姓名,便云:"原來就是雙星,此言必不河漢。直是布射遼丸,那得不令人傾倒。"語見先生所撰《蠡言》中。又按陸以湉《冷廬雜識》謂鐵雲"兼擅音律,每填詞曲,輒按絃管以調之"云云,足補《蠡言》所不及也。

看戲説

梁章鉅《浪跡續談》内談戲曲者甚多,如《琵琶》、《荆釵》、《紅綃》、《紅線》等,都有考訂,旁及工尺脚色,論列亦詳。就中令人最不能忘情者,厥爲"看戲之説"一段。《續談》曰,"吾鄉龔海峰先生,官平涼時,其哲嗣四人,皆隨侍署齋讀書。一日,偶以音觴召客,齋中四人者,各躍躍作看戲之想。先生飭之曰:'試問讀書好乎?看戲好乎?可各以意對。'其少子文季瑞穀遂答曰:'看戲好。'先生艴然斥之退。長子端伯式穀對曰:'自然是讀書好。'先生笑曰:'此老生常談也,誰不會説。'次子益仲受穀對曰:'書也須讀,戲也須看。'先生曰:'此調停兩可之説,恰似汝之爲人。'三子小峰對曰:'讀書即是看戲,看戲即是讀書。'先生掀髯大笑

曰：'得之矣。'"[1]云云。小峰之説，自屬名言千古，豈但語妙一時。今人談教育者，欲闡讀書之義，研戲劇者，欲彰戲劇之功，千言萬語，正不如此兩句話盡致。

崑腔之衰

道光間，崑腔已落秦腔之後，當時有文武班之目，文指崑而武指秦。梁氏自謂懵於音律，看戲愛看聲色喧騰之齣，笑當時看戲，攤《綴白裘》於几，以手板按拍節者爲不韻。嘗言既已演戲，則徵歌選舞，自以聲色兼備爲佳，若徒賞其低唱恬吟，則但令一人鼓喉，和以一笛足矣，何必聚一班數十人於後臺，爲之結綵張燈、肆筵設席，而品評其行頭之好、脚色之多乎？後梁僑居揚州，就養甌江，時有演戲之局，專講崑腔者遂不過十之三，與梁同嗜者竟十之七矣。此亦足見崑劇之所以衰，其弊亦在聲有餘而容未至。嚮使有人如良輔之研聲者，更爲吾國戲劇研定一種精密真切之演法，以副歌腔，庶幾聲容並茂，而後戲劇之事始全，可以稍稍歷久而不廢。識者於此，不能盡譏梁氏爲孟浪漢也。夫看戲即是讀書，此種書之成就，殆尤難於卷帙中物，蓋不善則趨之者仍是看戲，終未讀書耳。

清代曲樂之盛衰

又觀錢梅溪《履園叢話》藝能篇所論，則恰與梁氏之論相反，但敘一時風氣所好，非崑腔所能囿，則兩人又不約而同。於此可見人情嗜欲之遷變，非數人之力、一藝之長，所能挽矣。錢氏曰："梨園演戲，高宗南巡時爲最盛，而兩淮鹽務中，尤爲絶出。例蓄花雅兩部，以備演唱，雅部即崑腔，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班。余七八歲時，蘇州有集秀、合秀、擷芳諸班，爲崑腔中第一部，今絶響久矣。演戲如作時文，無一定格局，只須酷肖古聖賢口氣，假如項水

---

[1] 今校：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浪跡續談》卷六，"少子文季瑞穀遂答"作"少子文季觀察瑞穀遽答"，"長子端伯式穀"作"長子端伯郡丞式穀"，"次子益仲受穀"作"次子益仲孝廉受穀"，"三子小峰"作"三子小峰邑侯"。

心之何必讀書，要像子路口氣，蔣辰生之愬子路於季孫，要像公伯寮口氣，形容得像，寫得出，便爲絶構，便是名班。近則不然，視《荆釵》、《琵琶》諸本爲老戲，以亂彈攤王小調爲新腔，多搭小旦，雜以插科，多置行頭，再添面具，方稱新奇，而觀者益衆，如老戲一上場，人人星散矣。”按演戲既如作時文，看好戲既可悟作時文法，則事在當日，龔小峰謂“看戲即是讀書”，而獨見賞於乃翁者，益非無故矣。一笑。

諸佛名歌

瞿存齋《樂府遺音》之後，有北曲十七首，〔水仙子〕跋云：“雍生凱，從學五年，最爲親密。今被選唱佛名歌曲，每乘夜來過，輒爲余歌數首，或留宿不去。爲製〔水仙子〕二首，俾度腔歌之，因以爲贈。”又後十首題爲在保安城南寓舍，總跋云“右北樂府十首。己亥歲夏，頒降佛曲，從學諸生，多被拘集在官歌唱，其於音律，素所未習，不免有扞格之患。因製北曲十首授之，俾度腔按譜，依聲依永以歌焉。庶或得其梗概，而音律克諧，抑亦指引之一助也”云云。余始不知當時佛曲，如何援用北曲，又何以拘集諸生歌唱，於存齋兩跋，頗滋疑怪。及於瞿庵師處，覩永樂間頒布之《諸佛名歌》，然後乃恍然了然，且深爲曲苑之中，慶有此一奇書，而境地乃益恢宏闊大也。

《諸佛名歌》者，特簡稱耳，原名《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乃聯綴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五種之名稱，成爲南北曲調四百餘種，二千數百首，於永樂十五年十七年間，頒行天下，供一切民衆，歡喜贊諷，功德弘深，乃得懺惡因而致善果也。涵虚子曰：“僧家所唱者，自梁方有喪門之歌，初謂之頌偈，‘急急修來急急修’之語是也，不過乞食抄化之語，以天堂地獄之説，愚化世俗故也。至宋末，亦唱樂府之曲，箇内皆用之。元初，讚佛亦用之。”按隋唐樂府内，久有《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八曲，入婆陀調，佛曲之入樂府，由來久矣，不始於宋也。余嘗定散曲之義，謂凡不需科白之曲文，皆爲散曲；今《諸佛名歌》，不但無科白，且每首自爲起訖，不相聯屬，直是散曲中小令之體也。自有散曲，自有小令以來，殆未有若是數百調二千餘篇之皇皇巨帙者。甚矣佛門之廣，禪宇之深，成就乃有如斯之偉。雖曰官書，亦緣法力矣。

四百餘調中,普通南北散曲用調都備,而絶冷僻者亦頗多。各宫尾聲並借作隻曲用,即詩餘短令,亦羼其中,特甚少耳。冷僻之北調内,有名〔兀出干底里曼〕、〔也都苦巴里迷失〕、〔拍兒答亦刺思〕等,與常見之〔忽都白〕、〔倘古歹〕等,固同是蒙古語譯音也。今日北譜中,有〔忽都白〕、〔唐古歹〕,而餘名乃絶不見,即如〔東原樂〕、〔窮河西〕、〔亂柳葉〕等名,未嘗怪異,而北譜内亦闕然。所有不常見之南曲亦大略稱是。噫,後世譜學,於此乃益形其陋矣。最妙者,所用詞曲諸調,各取有一定之法號,目録中則俗名法號,兩相對照,燦然備列,以備檢查;卷中諸歌之前,則俱標法號,不見俗名。如〔蝶戀花〕曰“具靈相之曲”,〔臨江仙〕曰“回慈光之曲”,〔水仙子〕曰“廣善世之曲”,〔駐雲飛〕曰“歸三寶之曲”,雖俗名與法號之間,初無用意存焉。顧自永樂以來,填〔蝶戀花〕、〔水仙子〕等作綺語業語者多矣,抑知其聲調在昔,固有被以具靈相、廣善世,種種慧語者乎?文人好奇,倘知之者,吾意其必樂於標新立異而用之,而且撏撦内典,懺摩生平之作,必又盈篇累牘而不息矣。

原歌如“廣善世之曲”曰:“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金剛牟尼佛,南無金剛光王佛。南無金剛功德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南無拘留孫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拘那含牟尼佛。”皆綴佛名以成者。如“證圓融之曲”(〔清江引〕)曰:“皈依西方阿彌陀佛,南無寶幢佛。頂禮大悲光,南無燃燈佛,妙菩提一切堅王佛。”則於佛名以外,略用“皈依”、“頂禮”諸詞,以爲聯綴。又如“勝妙明具莊嚴之曲”(〔雁兒落帶得勝令〕)曰:“至敬頂禮如來利益諸有情,無我無二執最上意清淨。甘蔗王種吉祥大牟尼,佛陀希有不思議精進。至敬頂禮六佛法莊嚴,無業無怖調御明。一切義成就能除怨,尊師大梵行。南無最上佛燈,南無調伏心清淨。第一六神通,能消滅諸有情。”則經語多而佛名少矣。全部歌文,不外此三類之組織。

永樂御製序多篇,謂屢賚歌曲名經,往顯通寺、大報恩寺、淮安、河南、陝西、交阯諸地施散,無不感應天象,顯示靈迹,故爲繪圖鋟梓,流通廣傳云云。蓋當時爲政,固藉此設教,隱寓箝愚之計。至於拘集儒生,在官習唱,責之於優伶僧侶之間,其用心益爲明著矣。然而南北調數十種,劇曲所不用,散曲所不傳者,得於此存其梗概,其功殊不可没也。

太平圖論道之曲

童伯章先生著《中樂尋源》,曾闡文情聲情兩相配合之義,並選曲綴譜,以見其例。引《太平圖》傳奇〔玉交枝〕曰:"淒清相對,恰是儒家況味。 斅他半米成慚愧,自心中自應知。辟的纑没他人一絇絲,織的屨没他人一根卉。這才是没些泥水,易的粟入得我肚皮。"先生評曰:"匡章以陳仲子爲廉,而孟子目之爲蚓。此孟子爲正道辯故爾。若爲末俗言,孟子固亦以仲子爲齊士之巨擘也。今人據權利義務相對之説,遂公然計較權利。其實世界上何從覓得稱權利義務之天平?祇見其相冒耳。俗語名冒人之物曰'揩油',此則名之曰'泥水'。油也、泥水也,皆不潔之意也。不潔之物,入得肚皮入不得肚皮?問之自心,固甚了然。曲中'他'、'我'二字,畫得分明,若斷然不能相混者。此大可爲末俗針砭,矯枉者必過其正,毋遽執孟子之説相議也。"余謂他、我之分,近人久笑爲迂,且不屑執孟子之説來相抵。人既無分他我,則物之潔與不潔,爲油爲泥與否,又何自判?今日相冒,今日得之,是眼前急務,此外非所知矣。且自有此肚皮以來,即以之入所謂不潔者,此心亦正是此肚皮中一物,凡事問他,如何問得了然?如先生之古厚,殆非所以履於今日之世途者矣。《太平圖》作者未詳。《大成譜》登詞獨多,此一曲其論道之語也。

滬上有感寄生草

憶昔友人王君鈍甫,走滬未久,悻悻而返,過齋頭,吁吁然曰:"難言難言。"余笑詰其故。則走筆書一紙云:"那里我吴淞岸,那里我黄浦灘。熱騰騰喫不盡的洋人飯,冷颼颼審不了的公堂案,亂紛紛造不迭的糊塗蛋。享文明從來只道是自家榮,問心肝却大家一例的何曾辦。"語誠激矣,然於目前世態,恰纔稍稍著癢處也。

張南山村居黄鶯兒

金湛生《粟香隨筆》載張南山《村居樂》〔黄鶯兒〕四首,措語沖淡,但亦有可議處。《春景》云:"結個小茆茨,愛村居耕種宜,課晴問雨吾儕

事。新泥一犂，新秧一畦，朝來好雨如絲細。著蓑衣，衝煙而去，笑指杏花肥。”斯能物我都忘，乃得真樂。《夏景》云：“深柳讀書堂，愛村居日正長，兒曹把卷書聲朗。北窗置床，南風送涼，忽然夢到羲皇上。黑甜鄉，思量熱客，此際汗如漿。”忽然夢上羲皇固佳，何以忽然又思及熱客？豈必想著他人之苦，然後始見我之樂乎？意趣煩而詞境雜矣。《秋景》云：“秋色滿煙蘿，愛村居詩思多，移花補竹閑功課。拈鬚奈何，掉頭細哦，樵夫牧豎都來和。笑呵呵，塗鴉心急，新墨兩頭磨。”煙蘿花竹，本身皆是天地間好詩，若不然，當取樵牧之所和，塗之絶不心急者。吾輩如果真欲自己發抒詩思，則最好學樵牧之如何和法；若徒唤奈何，酸味欲滴，則處市廛齋塾之内亦佳，不必村居矣。《冬景》云：“曝背坐前廊，愛村居冬向陽，太平打鼓鼕鼕響。東家築場，西家殺羊，騎驢踏雪人來訪。漏春光，梅花帳底，一夜夢魂香。”殺羊與騎驢之間，截然兩段，亦是詞病。原作八首，此其半耳。南山著書甚多，如《隨筆》，如《閑話》，其中於小曲有無別作，當加以細檢也。

桃花醋

《粟香隨筆》所載王芰舫看桃花爲陰雨所阻〔蝶戀花〕詞，結語云“天公也吃桃花醋”。余嚮以爲此曲中語也，移向詞中不得。金陵劉生綸英，示我曲稿，内〔塞鴻秋〕云：“當日啊硬生生吝一霎兒甘霖布，後來啊假惺惺做幾日兒春陰護。接連啊析零零邀約定那淒風助，如今啊響潺潺擸斷上了芳魂路。生成百樣嬌，惹到千般妒，這分明天公也吃桃花醋。”正由王詞改訂而成者，雖較辭費，而體格正矣。偶閱宋人所輯《雲仙散録》云：“唐世風俗，貴重葫蘆醬、桃花醋、照水油。”是“桃花醋”三字，昔時固另有其名，而確有其物也。

扶風傳信録

康熙中，宜興扶風橋人許丹忱，遇仙女乎仲仙事，小説如王漁洋《居易録》、鈕玉樵《觚賸》等記之宜矣，而新舊《宜興縣志》亦登其事，若鑿鑿可信者。於是有人仿日記體，摹繪其情，託言許之祖父，目覩身歷者所書。吴兔床謂其年經月緯，排日按時，晦明風雨，歷歷無爽，遂據以輯成

《扶風傳信録》一卷。其實年經月緯，風雨晦明，文人筆端，爲之何難？黠者小作狡獪，而兔床遂墮其術中矣。《録》内所記情事，都支離可笑，仲仙奉母之命，始期與丹忱一度，了其夙緣，而後乃屢會焉；且數年之中，不絶以羣婢往來其間，又不知於"夙緣"何謂？一切隱形御風，預言休咎，都不脱自來小説家説鬼神之窠臼。最可笑者，仲仙一家，居海雲仙境，又嘗幸避關聖按臨之難，是與神仙直接有往來踪跡，何以記中又屢述其必至人間寺觀中，以拈香設供，頂禮木偶爲事耶？仲仙所歌所作時曲，全無一毫所謂神仙口吻，一切原皆出於人爲，而兔床必欲傳以爲信，是轉不如逕作小説家言者之爲當也。兹節其一二爲曲話如次。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許生丹忱隨大父可觀，入城賀歲。至三里橋，遇一麗人，相與目成；入城，至東關橋，又遇之。是夕，祖孫宿友家，更闌，聞人聲上梯，燭之，不見，訶以爲鬼。應曰："非也。"詢何能。曰："善歌。"遂作謳啞之聲。二十四日，生自外歸，瞥覩女子坐床，笑起相迎，儼然東關所遇也。自言爲乎淑貞，號仲仙，特來此，了七百年前夙緣。可觀懼生爲所迷，與生同寢，仲仙乃息於旁。隨來侍婢名素娥，口占詞，盛述主美，仲仙復爲歌曲，達曙不寢。明日，可觀自外歸，見床幮揭者已垂，心知其事。晚，仲仙與可觀祖孫，談論雜事，展轉不寐。仲仙歌《西厢》"寄柬"及"秋江哭别"之曲，蓋已寓去志矣。二十六日黎明，促生起，爲掠鬢，生謝不敏，仲仙笑曰："君不聞京兆畫眉乎？"夜半，呼生閑話，復唱"槐陰分别"之闋，情詞悽愴。素娥曰："夙願既償，去矣，奚過傷爲？"仲仙曰："我甚憐之，未忍決去。"二十七日午後，仲仙命素娥舉壺中酒，舉杯酌生，口吟留别之詞，又吟曰："兩淚交流，濕透羅衫袖。非奴把相思念也，只爲别時容易見時難又。"又吟曰："儂别去淚雙流，使我揉斷離腸何日休。未知幾時重相會，直到海底揚塵石爛頭。"又曰："落花落葉落紛紛，終日思君不見君。腸段段兮段復斷，淚痕痕上又添痕。"又曰："費長房縮不盡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所歌大抵皆惜别怨恨之詞也。是夕，果去。

二月十八之夕，素娥復至，取遺履，且以仲仙别後詩詞付生，情極悲惋，間多怨憤自悔之意。有曰"悔當初錯認你同心並蒂蓮，到今朝方信你心不同如其面"之句，生讀之，悲不自勝，乃爲詞答之，有云："幾欲把

東風幽闥傳，怎奈夢魂兒撩亂。幾欲傍遊絲把花片牽，却又恨病魔兒來窺探。卿須看我愁容可似當時面，一段好姻緣，如何翻出相思怨。從今後必再要與你定山盟海誓全，必再要與你挽同心情更歡，必再要與你意綢繆長眷戀。望素娥送暖偷寒，我豈敢再向人前把一字宣。”自是素娥常偕諸女伴翠雲、秋鴻等，往來生家。

明年三月九日晚，秋鴻來，述仲仙近作《詠鏡詞》，云：“明鏡兒我怪你忒煞恩情淺，想當初愛著你清輝滿，身體兒那一日不與你相覿面。我悶你也悶，我歡你也歡，誰知你轉背兒著他人也又另是一樣臉。”《詠針》云：“金針兒我愛你針心針意，每常間望著你眼兒穿，怎知纔得偶相縫，又和你相拋棄。我還時常來挑逗你，你的心腸原來是鐵打的，倘若肯一線相通也，不枉著往常間時常摩弄你。”

四月二日，仲仙來和橋進香，生就晤，仲仙已産女，名緑嬰。七月十一日，又會於仲仙所，留連數夕，所遇直類天宫。後仲仙徙家遠，不復會，惟羣婢通問作信使，往來不絶。而可覯之記，乃止於康熙二十五年五月，事則猶未已也。所歌時曲，原記不止於此，已有爲兔床所削者。此所録中，惟知“費長房”云云，爲楊升庵夫人詞句，餘或皆出新撰。若《針》、《鏡》兩調，的是明人南詞之詠物，殊可採也。惟主僕之與人，語言初接，即以善歌自獻，作謳啞聲，若迫不及待者，嗣乃無夕不歌，歌皆時調，亦可謂豪於歌者矣。顧其人自謂，則爲宋時之宫嬪也，豈不支離可笑。

銅伶之演唱

吾鄉焦里堂先生《劇説》六卷，凡涉及曲文戲本、搬演歌唱之説者，無不入録，取材微傷泛濫，而關於宫調音律者，則已經删汰矣。末卷中有一則，引《新齊諧》語，謂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貢銅伶十八人，能演《西厢》一部，每齣插匙開鎖，有一定準程，誤開則坐臥行止亂矣；諸色衣飾穿卸，一切如生，惟不能歌耳。語出《齊諧》之書，孰暇考其必無必有？而余見程庭鷺《多暇録》曰：頃寓武林許氏觀畫，得一小册，後有許周生駕部跋語，謂乾隆甲寅夏，至洋舶互市所，見有自鳴鐘一具，上有銅人四，共坐一牀，高四尺許，中坐者能發音奏曲，旁一人擫笛，一人彈三絃，

一人擊鼓板和之，曲皆崑腔，恒奏者亦可十餘曲，價高不可售，任其攜去云云。其所以作畫册跋語者，蓋許氏同時所見，尚有一鐘，鐘上銅人，能運毫濡墨，作不同之畫三十六幅，許氏得其二紙，久後裝池，遂記其由來如此耳。其他清人筆記中記西洋巧器者，類多如此。大概昔時物理未曉，偶見西人機械，輒神奇之。傳説者已危言聳聽，至文人下筆，更多荒幻浮誇。即如此文，乃畫跋也，宜若非《齊語》之語可比，而謂我國崑曲百餘年前，已收入西人音器，豈能免笑乎！友人嘲曰："惜西人不多讀我國書，不然，當時並見此前後二説者，則歌舞之兩器合，而入貢者有聲，列市者有色，蘇州合秀、擷芳諸班以外，當又有西洋集銅之班，騰譽梨園也。"

爲樂府勿庸摹古

明江盈科《雪濤詩話》云："王西樓者，武弁也，而以樂府擅名。余觀其所擬樂府，未嘗强摹《君馬黄》、《雉子班》等篇，皆就眼前時事命題，特筆氣爽快，發揮可喜。如擬婦人騎馬云，'露玉笋絲韁軟把，襯金蓮寶鐙輕踏。裙拖翡翠紗，扇掩泥金畫。似比昭君只少面琵琶，天寶年間若有他，却不把三郎愛殺。'中略此等製作，未免粗俗，而材料取諸眼前，句調得諸口頭，朗誦一過，殊足解頤。視匠心學古，艱難苦澀者，真不啻啖哀家梨也。"[①]按江氏《詩話》原文，尚舉西樓《睡鞋》《失鷄》兩曲，《失鷄》曲已見卷一。此《婦人騎馬》曲，則非《西樓樂府》所有。又稱西樓爲武弁，皆未知何據？觀其材料、句調諸説，身居明季，若不知當時有曲之一體者，遂於樂府不分古今而並論之，怪矣。然以樂府家匠心摹古者爲非，以口頭成調者爲快，此論殊戛戛不多覯也。

王伯良《曲律》云："今之詞曲，即古之樂府也。吾友桐柏生，嘗取古樂府中所列百餘題，盡易今調，爲各譜一曲，其辭亦雅麗可喜，大是佳事，勸之已爲刻行。"按桐柏生指葉憲祖，其翻古樂府曲，雖經吕刻，今輒不傳。古樂府之筆意，剛柔兼至，隱顯間出，翻爲金元樂府之剛適於柔、

---

① 今校：民國鉛印本《雪濤詩評》，"强摹"作"强摹如"，"粗俗"作"俚俗"，"視匠心"作"其視匠心"。

顯而不隱者，究竟能否融洽，正復可慮。不然，即成不疼不癢之南曲耳。王氏以爲佳事，恐亦猶氏之翻《草堂詩餘》也。果爾，則其書不傳，亦未足惜矣。冶古今樂府於一爐，即其事使江雪濤知之，亦必筆氣真能爽快，發揮盡致者，而後方謂可喜，不然，雖江氏亦何取之？

盛敏耕曲

明遯園居士《傷逝記》中，於生平知交之善詞曲者，小爲點鬼，則有盛伯年敏耕、段虎臣文炳、張治卿四維、黄上舍方儒、陳藎卿所聞五家。治卿號午山，有《雙烈記》、《章臺柳》兩傳奇；上舍號醒黄，有《陌花軒雜劇》十折，餘人則皆散曲家矣。藎卿選《南北宫詞紀》，己作見其中，有五十六套、百七十餘令之多。虎臣以和東籬"百歲光陰"一套，稱於當時，見《金陵瑣事》。所没没無聞者，惟伯年耳。伯年號壺林，上元人。藎卿卜築莫愁湖，乃孫楚酒樓，謫仙尋醉之所，伯年爲作〔新水令〕套，〔沉醉東風〕云："桃葉渡吴姬緩舞，杏花村魯酒頻呼。臨風憶謫仙，對月思孫楚，想當年風流人物。莫愁何處水平湖，倦凭闌登高弔古。"即指此也。朱蘭嵎評云："盛仲交以倚馬之才，寄傲詩酒，而長公亦復豪俊如此。惜皆淪落，不偶於時。"蓋伯年之父時泰，字仲交，號雲浦，才氣横逸，文章而外，又曾以書畫擅名一時也。

陳藎卿曲

顧曲散人曰："藎卿思路不幻，故小令少趣，大套亦不長於閨情，惟贈人之作，鋪敘乃其勝場。"語在《太霞新奏》中。余按之《詞紀》所載藎卿自選諸作，殊覺散人之論爲過。如〔玉芙蓉〕《詠針》云："我愛他形容細又圓，怎説得分兩輕還賤。往常時刺鴛鴦費盡鑽研，寸腸鐵硬曾經鍊。小眼星昏望欲穿，燈兒下憑誰可憐，只落得繡床月冷一絲牽。"較之乎仲仙作，一以喻人，一以自喻，各極其致，而措語此尤爲工，何言"思路不幻"而"少趣"乎？此猶謂爲俳諧之作也。〔二犯傍妝臺〕《壽孔魯川》云："醉鄉侯，生平磊落，不掛半毫愁。見青帘惟拍手，問世故只摇頭。衹爲那破除萬事無過酒，因此上斷送流年不記秋。葛巾纔漉，瓦盆又篘，怎怪得酒星徹夜照江樓。"不作諛揚，但見情性，自然得體，結語尤渾

括入妙，此猶謂爲酧應之作也。《閶門夜泊》〔駐馬聽〕云："風雨蕭然，寒入姑蘇夜泊船。市喧纔寂，潮汐還生，鐘韻俄傳。烏啼不管旅愁牽，夢回偏怪家山遠。摇落江天，喜的是蓬窗曙色，透來一線。""豐腴綿密、流麗清圓"，八字乃藎卿選南詞所懸之的，可以移贈此章；而氣韻清疎，不傷繁縟，尤絶一般南詞之弊。《詞紀》遊覽一門，所登〔駐馬聽〕十數首，大抵如此也。至於大套，藎卿因人稱物，各還其神貌情理，不爲浮泛，之止鋪敘勝場，若不長閨情，又庸何傷乎！

藎卿豈言曰："凡曲忌陳腐，尤忌深晦；忌率易，尤忌牽澀。下里之歌，殊不馴雅，文士爭奇炫博，益非當行。大都詞欲藻，意欲纖，用事欲典，豐腴綿密，流麗清圓，令歌者不噎於喉，聽者大快於耳，斯爲上乘。予所選，有豪爽者，有雋逸者，有淒惋者，有詼諧者。總之，錦繡爲質，聲調合符，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仿佛如生。"按其言於南詞利弊，可云瞭如指掌，然"意纖"衹可作精細入微解，而"詞藻錦繡"之語，尚欠斟酌，此在曲中，本不易言，況於南詞？學者不知，將愈多誤會耳。

張靈墟曲

張鳳翼靈墟《陽春六集》以外，有《敲月軒詞稿》，乃散曲也。〔桂枝香〕《風情》云："半天丰韻，前生緣分。驀然間冷語三分，窣地裏熱心一寸。夢中蝶魂，夢中蝶魂，月中花暈，暗中思忖。可憐人，不知興慶池邊樹，何似風流倜儻身。"冷語熱心，乃刻意之筆。而一結清疎雋永，蕩漾不盡，不必用成語始然，實爲南令中開一廣妙法門。

《花當閣叢談》謂張靈墟有《處實堂集》，著述甚富，"晚喜爲樂府新聲，天下之愛靈墟新聲，甚於古文詞。中略靈墟善度曲，自晨至夕，口嗚嗚不已，吴中舊曲師有太倉魏良輔，靈墟出而一變之，至今宗焉。常與次子演《琵琶記》，父中郎，子趙氏，觀者填門，夷然不屑意也"①。此則談靈墟軼聞者多未道及。靈墟嗜好，殆與下文所紀王厈等人，同一臭味，明時風尚，於此可見矣。至謂良輔之腔，經靈墟變後，始爲世所宗，則未

① 今校：清借月山房彙鈔本《花當閣叢談》，"靈墟"皆作"伯起"，"有太倉魏良輔"作"太倉魏良輔"，"次子"作"仲郎"。

詳其説。

殷無美曲

殷都,字無美,號斗墟,嘉定人。吕天成《曲品》内所謂"殷部郎觸目琳瑯"也。俞曲園《春在堂隨筆》卷七考定無美爲常熟人,誤矣。又謂無美贈人序中曰"代匱爽鳩",曰"予爲兵官",曰"持御史中丞節,出撫郧口,是其生平迴翔台省,揚歷中外,頗不碌碌"云。無美仕履可考者如是而已。《南宫詞紀》載無美〔二犯桂枝香〕云:"舊愁稍可,新愁難妥。我爲他辦個真心,未必他心如我。哥哥,我當初不合情恁多,一些兒顧盼認的太過,到如今可奈何。只落得眉兒上鎖,心兒裏窩,指兒上數,口兒裏哦。這段風流債,今生了得麽。"斗墟原作"舊愁較可,新愁怎妥"。沈詞隱《南詞韻選》曰:"'較'字、'怎'字,俱改平聲,乃叶。"藎卿《詞紀》中,遂改之如此。斗墟曲傳者僅此一首,如何令人得"觸目琳瑯"之感?

徐文長曲

徐文長散曲不傳於今日,實散曲中一至憾之事。伯良《曲律》論俳諧云:"吾鄉徐天池先生,生平諧謔小令極多,如嘲少髮大脚妓〔黄鶯兒〕中二句'妝臺上省油,厮打處省揪,下妝樓,金蓮一步,占著兩塊大磚頭',嘲瘦妓'四兩麪條搓,抹胸膛三寸羅,俏郎君一手撟三個',嘲歪嘴妓'一個海螺兒在腮邊不住吹,面前説話倒與旁人對,未抹臙脂,櫻桃一點,搓過鼻梁西'等曲,大爲士林傳誦,今未見其人也。"按文長所作,未必止於俳諧,相傳《南詞敘録》一書,乃出文長,中有云"最喜用事當家,最忌用事重沓及不著題。枝山《詠燕》曲云'蘇小道,伊不管流年,把春色銜將去了,却飛入昭陽姓趙',兩事相聯,殊不覺其重複,此豈尋常所及? 末'趙'字,非靈丹在握,未易鎔液。余竊愛而效之,《宫詞》云'羅浮少個人兒趙',恨不及也"云云。又見屠赤水之語云,文長《詠半面美人圖》詞,有"那半面剛被這半面兒相掩"之句,以爲靈慧絶倫。文長散曲之傳,輒未有完篇者,姑拉雜書此,以俟他日之更有所遇也。又施子野《花影集》中〔桂枝香〕有句云"身輕女史應呼趙,有福檀郎豈姓簫",使文長見之,未知又復云何?

祝枝山曲

《堯山堂外紀》云:"枝山爲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嘗傅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俠少年好慕之,多齎金遊。嘗賦〔金落索〕《四景詞》,爲時膾炙。其一,'東風轉歲華,院院燒燈罷。陌上清明,細雨紛紛下。天涯蕩子心,盡思家,只見人歸不見他。合歡未久難拋捨,追悔從前一念差。傷情處,懨懨獨坐小窗紗。只見片片桃花,陣陣楊花,飛過了秋千架。'"按此首外,另有〔七犯玉玲瓏〕"新紅上海棠"云云一首,亦四景中之春詞,俱曾傳唱一時,有王氏《曲律》中語可證,俱以其措辭流利耳。"新紅上海棠"闋内,有警句云"想桃花也會殢劉郎,恨遠山無計留張敞",確可傳唱。他如徐興公《筆精》内,特標〔皂羅袍〕《幽期》一首,則毫無可取,結句"恩情不比相思久",全以幽會當恩情,豈不傖父?

《南詞敘録》謂本朝北曲,前推憲藩、谷子敬、劉東生,後有王、康與史癡翁、陳大聲輩,"惟南曲絶少名家",枝山"頗留意於此",其集名《新機錦》,曾冠絶一時,以爲流麗不減東嘉,而"森整過之,殆勁敵也"。《新機錦》今亦不傳。弇州以爲枝山能爲大套,富才情而多駁雜;伯良以爲枝山小令佳,長則草草,而多漫語。按枝山長處在流利,短處在支蔓,殆爲定評。又有〔桂枝香〕云:"青春難再,朱顏日改。待要逐浪隨波,怕負了淩雲節概。論功名富貴,功名富貴,兀誰不愛,天公魑魅。可嗟哉,本是個英雄漢,差排做酸秀才。"《太霞新奏》謂弇州極稱此曲,不知何所依據,除結語外,餘太直率。《南宫詞紀》載此曲屬陸之裘。

幺篇

《南詞敘録》内議論有極可笑處,如謂北曲凡遇第二曲同調者,皆稱幺篇,"幺"並非"幺"字,乃古人作事不苟,唱前篇了,恐人不知而聯唱下去,故加一"空"字別之,"幺"乃"空"字之省文云。夫恐人聯唱,不分前後,則如宋詞寫式,前後闋間,虚空一格,以分別之足矣,何必實寫一"空"字,以示其地之當空,而又無端省爲"幺"字哉?未免武斷而妄矣。曲中幺篇、過篇之"篇",皆應作"遍",或"遍",源於唐宋大遍之曲也。"幺"字疑是"衮"之省文。"衮"亦唐宋大曲之遍名,或换頭,或不。《九

宫譜》定卷前總論論换頭,謂篇中"或幺或衮,大率即是前腔"云云,是其證也。

明宣宗曲

徐氏《筆精》内有詞品十則,以敘明宣宗所作小曲兩枝最爲名貴。《筆精》曰,"宣宗皇帝御製〔寄生草〕云:'賽爛熳三春景,稱清和四月天。緑楊煙罩絨絲線,彩蓮水映紅妝面,翠芭蕉風颭青蘿扇。林泉盡日好留連,池塘長夏宜消遣。''有馥郁荷香度,看微茫野色連。幾行鷺印平沙遍,一羣魚躍清波淺,數聲樵唱西山遠。茸茸芳草紫騮嘶,陰陰喬木黄鸝囀。'宣德六年四月,御便殿,召錦衣都指揮林觀對弈。弈畢,書以賜之。觀,吾閩邑人,其家至今寶藏焉。"按《千頃堂書目》有《宣宗御製樂府》一卷,可見所作,必不止此。昔人詞話,謂詞盛於宋,而宋初宸翰無聞,藝祖之賞錢俶,忌鍾隱,僅僅知詞而已,未嘗能作。自後百餘年,仍復寂響。直至徽宗之〔燕山亭〕出,始淒感今古,舄奕詞林。南渡以後,光堯洞達音吕,自製歌樂。乾淳之間,偶有嗣響,旋又遏絶矣。曲盛於元,而蒜酪流風,衹在臣庶,絶無睿藻。有明諸帝,大都好玩雜劇,娱賞聲容,有如小兒,難言其自爲藝事也。則宣宗之獨有此卷,大可矜重,非但足以自張本朝,亦且愧其勝國矣。偶檢《蘭皐詩餘彙選》,宣宗又有〔醉太平〕一首,未能及此二曲。

王和卿詠蝴蝶

《筆精》云,"元王和卿與關漢卿,俱以北調相事。偶見大蝴蝶飛過,和卿賦云:'彈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座名園一採一個空,誰道風流種。諕殺尋芳的蜜蜂,輕輕飛動,把賣花人扇過橋東。'漢卿遂罷詠。和卿此詞,妙處在結語,然宋謝無逸《蝴蝶詩》云'江天春暖晚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時有'謝蝴蝶'之稱,和卿襲其意耳"①。按蔣氏《外紀》謂和卿滑稽佻㒓,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

① 今校: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筆精》,"相事"作"相高","在結語"作"全在結語"。

天〕小令云云，由是其名益著。惟起作"掙破"，"誰道"作"難道"，與《筆精》異，亦無漢卿與王氏同作罷詠之説。而引謝詩以詮其結語，尤徐氏之獨到也。王伯良謂詠物要"開口便見是何物"，以後如燈鏡傳影，令人仿佛"了然目中，却捉摸不得，方是妙手"；評此曲，"只起一句，便知是大蝴蝶，下文勢如破竹，却無一句不是俊語"云。梁伯龍亦有詠蝶套曲〔梁州序〕，有句曰"畫橋風細也，賣花回，亂逐餘香過水西"，亦從謝詩化出，却分明是南詞韻致矣。惟套中有"關塞路，總迢遞"及"南浦離羣失隊"等句，直是詠雁，有不僅伯良之譏，夾雜凡俗，不成片段而已也。

林廷玉詠酒

《筆精》又云，"吾郡林都憲廷玉《詠酒》詞云：'米明王原掌奇門印，麯將軍會擺迷魂陣。水中郎穩坐雲安鎮，柴令公傳示蘭陵信。祭遵壺矢威，李白鑾書令，那愁城攻破難逃命。'詼諧成調，可喜也。公善劈窠書，名山勝處，多存手蹟。有詩集行世。"按廷玉字粹夫，號南澗，侯官人，李旻榜進士。前已録其〔清江引〕《歎世》二首，並此詞俱見蔣氏《外紀》。《千頃堂目》有《南澗詩餘》，詞餘或即附見其中也。此曲雖詼諧成調，幻語入新，若較之白仁甫〔寄生草〕"糟淹兩個功名字"云云者，則覺同一酒詞，而小大異趣矣。

用西厢語

徐氏謂"溶溶"二字，乃水流貌，非月色，以晏元獻"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爲病。及見吴處厚《青箱雜記》之謂"梨花院落溶溶雨"，遂以爲"雨"字自妙，"月"字乃後人所改，其迂拙甚可笑也。黄居中編次《筆精》，駁之曰："北《西厢》'月色溶溶夜'，豈亦雨耶？"殊痛快！此用《西厢》語駁前人而確者。錢希言《戲瑕》中謂破瓜乃女子破身之意，引古樂府《碧玉歌》及《歡好曲》中句爲證，末於淩氏《核劄》之以"填詞家云未破瓜剛二八"爲悖者，大加非難曰："王實父北《西厢》'香美娘分破了花木瓜'，深得六朝樂府意，豈亦悖耶？金元人製曲，自是立言，而不知者以爲填詞也。"此則用《西厢》語駁前人而不確者，且悠謬之處，大可噴飯矣。姑毋論破瓜是何義，錢氏於《西厢》語先自錯解文理。蓋

張既跳墻，見窘於鶯，紅娘調張爲花木瓜，中看而不中吃，乃見窘於一香美娘也。此句原本作"香美娘處分破花木瓜"，瓜自瓜而娘自娘，錢氏乃合之於一身，妄議人短，傎矣。《西厢》在明人已成學問，爲考據，談性理，無不及《西厢》。錢氏甚且以爲立言而非填詞，推崇未免逾分，然猶錯認文理，奈何？此明人之所以爲明人歟！

用琵琶還魂語

《戲瑕》又云："范參議允臨言，世廟時，某老先生代草某官妻孺人綸誥，直用蔡中郎《琵琶記》語，'儀容俊雅，德性幽閑'八字，舉朝無不掩口笑之。"按此可見《琵琶》與《西厢》，同是明人學問，惟其常常習染於心目者，作者方摇筆即來，而見者方入目成笑。若在今人，文中不必用此八字，即用之，見者亦必不知笑，蓋此兩語在《記》中並非名句，孰能一觸而覺乎？及清初，對於詩文中之用曲語，又斥爲鄙俚，不僅非笑矣。漁洋《秦淮雜詩》中用《還魂記》"雨絲風片"兩句，爲人指摘。康熙間，有盧制府某，以限韻《春閨》題屬諸名士賦之，而傅青主、李天生輩以蓋頭"雨絲風片，煙波畫船"爲曲中語，遂一笑而罷。語在王東溆《柳南隨筆》中，可以見例也。

其次致曲

薛千仞《筆餘》中，載王渼陂好爲詞曲，客有規之者曰："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何不留意經世文章？"渼陂應聲曰："子不聞其次致曲乎？"此謔誠妙，然在渼陂，畢竟一時之謔耳。乃明人中，竟有沈溺於此，類渼陂所言，見諸行止者。徐復祚《花當閣叢談》所紀，衡州太守馮正伯，名冠，常熟人，少善彈琵琶，歌金元曲，五上公車，未嘗挾筴，惟挾《琵琶記》而已。又其友秦四麟，爲博士弟子，亦善歌金元曲，無論酒間興到，輒引曼聲，即獨處一室，而嗚嗚不絶口。學使者行部至其所，挾而入行笥者，惟《琵琶》、《西厢》二傳。或規之曰："君不虞試耶？"秦笑曰："吾患曲不善耳，奚患文不佳也。"又《柳南隨筆》紀王厈事，尤堪發噱，云："厈，河南蘭陽人，舉崇禎辛未進士，性好優。當家居時，邑令往謁，值厈方傅胡粉，衣婦人服，登場而歌。令入，相偕爲優者皆散去，厈

不易服，直前迎令。令愕然，厈爲婦人拜，徐告令曰：'奴家王厈是也。'其女嫁某家，既婚，壻設席候之，厈朱其面，像關壯繆，緑袍乘馬而往。至門，壻出迎，殊不顧，下馬胡旋，口唱《大江東》一曲而入，座賓駭匿，飲滿數叵羅而歸。厈工爲制義，戊辰會試，七藝俱爲主司所賞。閲至論，忽見用崔鶯鶯、杜麗娘，主司大駭，置之。後王每見上公車者，輒戒之曰：'後場中慎勿用古人姓名也。'"①

茲三事中，馮、秦、王輩，似皆敝屣功名，玩世傲物者，然而非也，其人實皆有至性，心之所好尚者，輒視與人世功業，同不可廢，真有渼陂所謂"其次致曲"之概，俗眼視之，乃以爲狂也。王類乎顛，然述者不云其顛，且能工制義，博進士，又何顛之有？乃因挫折而謂後場文中，應以用古人姓名爲戒，而終不悟崔、杜之姓名遂獨不能用，是其心目中，固終視崔、杜之業，等諸其餘，未嘗稍有歧異也，妙矣。

顧威明演牡丹亭

《柳南隨筆》記顧威明演《牡丹亭》事，亦堪嗢噱。謂顧乃雲間顧少參之曾孫，"席先人餘業，有田四萬八千畝，而性豪侈，喜博，又酷好梨園，集遠近輕薄子，演《牡丹亭》傳奇。有一少年，妝杜麗娘者，須剃去髭鬚，少年故靳之，進曰：'俗語云，去鬚一莖，償米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顧笑曰：'此細事耳。'即令一青衣，從旁細數，計去鬚四十三莖，立取白粲三百石，送至其家"，而後裙釵登場矣。

元代並無以雜劇科士之制

説者謂元時科舉，以雜劇取士，如沈寵綏《度曲須知》云北劇"自元人以填詞制科，而科設十二"，蓋本之《太和正音譜》列有雜劇十二科也。不知《譜》中所列，乃雜劇内容之分類，與科舉之科，絲毫無涉耳。沈氏又云："命題惟是韻脚以及平平仄仄譜式，又隱厥牌名，俾舉子以意揣合，而敷平配仄，填滿詞章。折凡有四，如試牘然，合式則標甲榜，否則

---

① 今校：清借月山房彙鈔本《柳南續筆》卷二，"相偕爲優"作"同爲優"，"崔鶯鶯"作"鶯鶯"，"後王每見"作"後每見"。

外孫山矣。”臧晉叔《元曲選·序》亦曰，“或謂元取士有填詞科，若今帖括然，取給風簷寸晷之下，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喬夢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彊弩之末”①，並謂“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云云，則皆不知何所據也。自來斥其説者，謂正史無此典制，稗乘無此傳説，而疑者猶謂《元史》未必該贍，説者偶然漏略。余觀梁茝林《南省公餘録》引胡震亨《讀書雜録》，謂其友秀水屠用明，藏元代皇慶三年《鄉試録》一帙，所載考試程式，與《元史·選舉志》無異，則元未嘗以詞曲取士也信矣。又按喬夢符首創鳳頭、猪肚、豹尾之説，原爲作曲之一般通則，一首小令然，一篇套數然，一本雜劇，亦何嘗不然？第四折正當豹尾，祇有精采愈張，聲響益著，豈容作强弩之末？即徵諸馬、喬所傳各劇，已覺臧説之謬，是又不得不辨者耳。

妙曲八引

《戒庵筆記》列“供閑選勝”多種，每種各選八勝，有妙曲八引曰：〔玉胞肚〕、〔後庭花〕、〔傍妝臺〕、〔玉交枝〕、〔對玉環〕、〔三仙橋〕、〔刮鼓令〕、〔夜行船〕。按所謂“引”者，非如南曲中之所謂“引子”也。八曲殆皆當時盛行美聽之調，小令中，今知〔玉胞肚〕、〔傍妝臺〕兩調傳詞甚多，餘皆尠用，蓋盛於套數中耳。又有院爨八劇，注明“雜劇”二字，曰《三捲旦》、《大分界》、《琴家弄》、《看馬胡孫》、《纏三日》、《牽著駱駝》、《調猿掛鋪》、《雙捉壻》，皆非四折之元體劇，乃爨弄院本耳。

吴冰仙女士曲

吴冰仙，梅村之女弟行也，有《嘯雪軒詩餘》，附〔黄鶯兒〕十首，皆題畫詠花之作。《杏花》云：“二月正芳晨，賣花聲滿路春，紅酥朵朵胭脂印。海棠是後身，緗桃是緊鄰，美人粉汗含潮暈。一枝新，曲江筵上，探使屬何人。”雖不超脱，却能妥溜矣。冰仙名綃，一字片霞，又字素公，工書畫，擅絲竹，詩餘已入小檀欒室彙刻。

---

① 今校：明萬曆刻本《元曲選》，“帖括”作“括帖”。

呼文如曲

《銅琵金縷》云，呼文如，萬曆間江夏營妓也，能詩，善琴，嘗賦〔皂羅袍〕《四時》詞，示楚人邱謙之，遂委身焉。《秋詞》云："早是雁兒天氣，見露珠兒奪暑，點點侵衣。針兒七夕把腸兒刺，砧兒萬户把肝兒碎。門兒重掩，帳兒半垂。人兒不見，病兒怎支。書兒怎寫心兒事。"《冬詞》有云"夢兒凍死也離魂，氣兒呵殺全無影"，俱可誦。邱將攜之以東，父不許。後還里，文如數貽書，訂于歸約，邱父母仍力却。一日，雪甚，邱方倚樓爲念，忽一小艇，飛楫渡江，直抵樓下，推篷而起，則文如也，言鴇利金，將賣之，若遲一日夜，落賈人手矣，邱始得納之。

相憐對影詞

仁和華癡石，自號桃花夢中僧，有《相憐對影辭》，乃本事曲一套，牌名就人名情事新造。詞頗尖穎朗潤，足可掃愁送酒，若韻雜律揉，姑諒之也。"天公何故忒聰明，與我名和姓，時時局促形，刻刻皮毛認。要説多情，破題兒愁字先端整，算將來都是生成苦惱心。""你但看軟遊絲似你迴腸緊，你但看長亭草向你芳心悶，你但看海棠花對你微渦暈。有誰知柳眼青青，今日翻成冷。莊周醒，更無端飛向人前，把那蜂兒引。""風流孽種又生根，相思犯了從前症，年華少小太輕盈。笑春風底事干卿，誤向春風問，反被春風困。只落得緑葉成陰，密密的縫就了雙枝影。""最可人，你本是離恨天中降此身。想媧皇補罷，你獨因何剩，到今朝誰具衣冠拜志誠。單道是頑物兒心腸硬，淒清薄羅巾，就使你血淚交流也，無人替你相幫揾。"首調總敘，繼乃詠蝶，詠花，詠石，與以下數調名"婉兮"、"蘭嫵"、"璇機夜織娘"者，皆各有所指。要以"蘭嫵"一曲，最可傳誦，尾聲則曰"吞令"，兹略之。"況那邊已斷絶了維揚信，奈這邊又休致了河陽令。心頭肉，眼中釘，畢竟是仍舊孤零。説甚麽同心枕，還望他繡個鴛鴦頂。要言詞方便，寄與真真。那知道一縷青絲，便醫可你唾碧啼紅的病，便發付你海誓山盟的證。""笑從前驟目成，悔今日難心忍。玖懷樓下月黄昏，不該身似秋千滚。再口邊兒把那甜言吮，指尖兒把那相思診，脚跟兒把那牢愁頓。黄金錯鑄護花鈴，何苦安排定。要分明，反落了歡喜冤家第二乘。""儂心未必渾，簇新新昨日埋金粉。添愁恨，

穀銷魂，都難禁。珍珠親手重來贈，聰明兒女言無準。不喚哥哥，教你如何應，話欛兒空留，是笑也都成柄。"

癡石又有〔駐雲飛〕四時四拍，《春》、《夏》云："無事偏忙，燕燕鶯鶯學我狂。陡地兩眉長，閃地弓腰漾張。扣扣小心房，罵蜂兒斗膽，你狼藉桃花，生被蛛絲網。鬱鬱地愁殺人間謝阿娘。""玉笛聲揚，廿四橋頭月子雙。却好卸殘妝，浴罷嬌柔漲涼。羅扇待收藏，被流螢點上。碧玉搔頭，閃得心兒亮。且把那嫩藕新蓮再略略嘗。"前闋過於著意，未如後闋疎雋也。

可人曲

仁和何駢盦，有《可人曲》。仙吕入雙調〔步步嬌〕《緣感》一套，崟奇磊落，大爲才人吐氣，措語新俊，猶其次也。"萬事從來多懵懂，六道胎生種。憑空落此中，貪著成名，便把詩書捧。算你是英雄，這遭兒也被青天哄。你看他高攀軒農，你看他侈談周孔。黜甚麽王陸程朱，尊甚麽馬鄭和楊董。命難通，説君子固窮，等鬢毛白了，白了纔心痛。筆陣徒攻，硯田空種。庸庸，到頭來做個書儂。蒙蒙，可憐蟲南柯夢中。　纔將蝌蚪鬆，便把飛龍控。帶個瓊簫，雲裏嗚嗚弄。朝遊兜率宫，暮宿華陽洞。撇下濃情，熱淚千斤重。那時兒成就了聰明種。　太璞揮荆國，哀絲出漢宫。你屈原援鳳湘江諷，你賈生賦鵬長沙痛，你羊曇駐馬西州慟。儘著把淒涼播弄，不若荷鍤朝朝，剩個劉伶醉塚。　楚關秦隴，莽乾坤山重水重。子安不遇馬當風，縱錦繡心腸没用。歎王播氣煞紗籠，嘆范丹羞來飯甕。有幸時爨下焦桐，没幸時水上飄蓬。　雙眉緊凍，拔湛盧百鍊鋒。上青天削落長虹，下黄河踢起癡龍。敲斷那珊瑚八尺玉玲瓏，聽唱霓裳曲未終。　再筆尖兒幻個奇峰，墨滔滔詞源湧。偏不管燕語兼鶯哢，荒隴畔大江東。拚著他吟詩索解邀翁仲，總勝你紅袖多情唱曉風。玉杯寬空，且高樓支脚，酒寒薄中。　笑難逃奇狀蔡邕，萬不及勾漏葛洪。燈環魂魄條條緑，豆刻相思粒粒紅。你縱刁鑽，靈鬼似，怎跳出，轉輪公。　打不破鴛鴦香夢，打不破燕雁離衷。打不破銷金帳裏羔羊奉，打不破璋瓦情濃。打不破鐵鎗金甲千夫勇，打不破銅虎銀魚萬户封。身家重，只叫做閻羅惡劇，磨折癡蟲。　哭也窮，活該兩眼胡

桃腫。就酸心碎割,怒髮高沖,鬼頭兒怎奈妝聾。倘青天果然有縫,那時節觸頭顱甘學共工。　滚滚天何極,茫茫海瀉空。偏那鼛鼓鼕鼕西北鬨,引得個鋼稜塞滿胸。　玉皇案吏前生供,只爲塵心一點蠕蠕動,因此上帶著皮毛走一通。"駢盦有〔梧桐樹〕《延齡小曲》八首,自跋謂"尋常曲子,一入絲竹競奏,索聽者多有天商仙樂之譬。欲破其苦限,遂成八拍。正如白香山所存,作意必使老嫗盡解,故一切富豔錦繡字面與夫紫玉黄羅故事,概不闌入,意亦拍曲之真諦也"云云。其詞有曰:"歡嗔記不清,跌宕生成性。擘手分離,教我心難忍。何須説娉婷,也莫評嬌嫩。如此纏綿,已要書生命。再何堪小妹從旁襯。"迫切之詞,殊堪莞爾。然以如此要命情事,必索解於老嫗,猶恐未易耳。一笑。又有曰:"儂心實至誠,卿貌偏丰韻。暗地魂靈,攪得難安頓。私盟海嶽深,好事鴛鴦竟。不是冤家,歡喜如何肯。急春風草草催歸緊。"措語亦復婉妙,勝過明人幽期之叶、醜語百端者矣。

陶金鈴事

《耳食録》,小説之誌異者也。卷末記陶金鈴事,幻真幻夢,話頗荒唐,亦儼然一傳奇也。陶鐸者,姑蘇人,小字金鈴,以其後爲伶也,人乃以小字呼之。本良家子,少業儒,嘗赴郡,應童子試。旅於城南賣酒家,夜夢某官宴客,召梨園長樂部佐酒,演《玉簪記》,所謂潘必正與陳妙常事也。金鈴故不習優,乃自忘之,扮妙常而登場焉。管絃金鼓之間,進止合度,而聲情特妙。樂闋,賓散,諸伶皆退,主人獨召之入内,小酌於媚香之樓,翠鈿紅袖,姬侍如雲。金鈴是時,年十五矣,雜坐其間,星眸環照,莫敢誰何。一名繡雲者,意尤相屬。主人命次第度曲,於是競鬪鶯喉,窮極流曼,間有誤處,輒使金鈴正之。已而主人曰:"舊曲習聽,宜各奏新聲。"一姬乃唱曰:"裊裊腰肢細,是樓外垂楊,教人旖旎。曉鬟偷學暮鴉飛,更瓊梳小掠春雲膩。新月纖纖,剛描一線,賽不過兩彎眉翠。問秋千錦索繫羅衣,直恁蓮鈎飛起。爲前日雙燕來時,鬭他翦水淩風戲。單消受不慣香醪滋味,倩郎君轉倩桃花,替儂家今夜,爲郎沈醉。"主人顧金鈴笑曰:"倩君權爲桃花可也。"遂酌以飲之,金鈴亦取大斗,引滿奉主人。一姬繼唱曰:"燭花兒分外光熒,酒波兒分外香馨。宫紗扇子裹

著袖兒擎,背面兒漏出梅花影,閃爍了郎的眼睛。偷覷了幾回可是不分明,登時惱亂狂蜂兒性。這一番是何等恩情,何等光景。到如今隔着紙兒喚不應,對著帳兒呼不醒,敢則是你儂故意兒薄倖。"主人大笑,竟爲連舉數觥。一姬唱曰:"窗紗密密,簾押重重,圍住了一樓春夢,透不出一線兒春風。海棠全是舊時的紅,盼不上黄昏細雨沾花重。有多少風催雨送,倒不教豔色竟成空。不敢惱公,不敢懊儂,恨孤鸞無故,飛入儂的命宫,甚因緣把紅絲牽動。"一姬唱曰:"鳳簫兒吹得人魂靈兒飄飄,鵾絃兒撥得人情絲兒裊裊。玉笙兒吸得人心花兒摇,檀板兒拍得人淚珠兒掉。一聲聲都是斷腸鳥,唱得櫻桃唇焦。蓮花舌翹,意思兒仍是没分曉。好模糊的相思曲調,準備著銀壺漏盡金鷄叫。"或風情靡曼,或意緒纏綿,金鈴斯時,若喜若懼,若危若安,嗒焉兀坐,不思身在人間也。最後繡雲發聲,尤掩抑不忍聽,其詞曰:"一抹青螺,一寸横波,甚玉兔天邊,化做嫦娥。饒是聰明,真假雌雄猜不破。一霎時春愁無那,周旋迴避,儘教人兩般都錯。却待恁般纔可,料不是聽清歌唤奈何小黄鸝飛上花梢坐。花枝忒煞多,怎到得吾儂兩個,此意同緘鎖。上天日月,下地山河,眼前燈火,只落得儂知他意渠憐我。"歌闋,主人久已中酒昏然,而金鈴之醉,殆百倍於主人之中酒也。少頃,送金鈴出宿於西軒。金鈴惆悵甚,伏枕凝思,恍惚成寐,夢一侍兒來請,遂從之入一閣中,香霧氤氳,珠光閃爍,則繡雲宛然自榻起迎。遽相倚坐,問主人安在,曰:"此時尚關渠事耶,幸復毋慮。請君爲潘郎,吾爲陳姑,復演竊詞一折耳。"金鈴喜甚,方欲搴帷,忽聞簾外鸚鵡,連呼"相公來",繡雲推之,乃驚寤,則身仍臥西軒中。且悔且憶,而豁然一聲,忽復張眼,則身仍臥賣酒家,朝暾射牖,攬衣遽興,兩雀方鬭於簷間,破瓦在地焉。夢中占夢,深自嗟訝,而回憶情詞,猶能了了。他日,以夢中所演《玉簪》質人,無不合,由是試學他曲,過耳輒能。已而郡試見黜,聞梨園果有所謂長樂部者,往訪之,則部中人恍然如舊識,益訝昔夢之奇,乃易士而優,隸部中,聲伎竟冠一時。轉徙南北,果有某官者見召,至則臺榭猶是也,賓客猶是也,果演《玉簪記》;客散,果召入小飲,諸姬相對,皆如舊識。桃源重來,槐安真到,事境雖昔,而情致益深矣。既而笑言歌管,一切無異,惟繡雲玉削蛾緘,終席無歌無語,爲小變耳。既宿西軒,欻然入夢,達繡雲閣中,仍問

"主人安在",仍作潘郎,乃心懲前迹,亟欲償願,不暇多語,鸚鵡仍呼"相公",仍爲繡雲推覺,仍臥西軒,不覺瞿然自驚,爽然自失,復啞然自笑,而淒然自歎也。按諸姬所唱,次曲最工,得上文何駢盦所謂真諦者。繡雲之歌,含情自別,作用盡致。三、四兩調,亦纏綿有致,惟首闋音調頗類詞耳。

道情

涵虚子《太和正音譜》定樂府一十五體,實爲散曲而言也,其中半爲内容之分類,半爲文章之派别。所謂黄冠、承安、玉堂、草堂、楚江、香奩、騷人、俳優八體,皆内容之分類也,與雜劇之十二科,翼然並出,雖不精審,而已見元人此業,局面非窄。以後所謂小曲者,乃得香奩之一體,專描男女之私;所謂道情者,乃得黄冠之一體,專存醒世之想。小曲創於明人,牌調甚多,譜式亦整,所變者音節與文章耳,其業已廣,其源甚著,盡人所知也。道情一體,明人之中,尚未見有專作,今世但知鄭板橋有其詞,而不知徐靈胎實定其製。靈胎有《洄溪道情》,曩見有鈔本一册,較刻本爲善,惜未録副。其體除首四句外,短長無定,是其所變於南北曲者,猶不僅音節、文章而已也。然觀其句法叶韻,固不能謂非源於南北曲,則亦得其一體,而别爲發展者耳。靈胎撰《樂府傳聲》,唱崑腔者不能易其説之毫末。想所謂《洄溪道情》者,必皆有妙音精譜,不如市丐手竹鼓板,唱板橋詞者之簡易,然今日何以又不一聞歟?

陸以湉《冷廬雜識》云,"徐靈胎徵君穎悟絶人,遊庠後厭薄時藝。歲試題詩卷後,'徐郎不是池中物,肯共凡鱗逐隊游',因是見黜,以布衣終其身。於學無所不通,尤精醫術,名重一時。好作道情,一切詩文皆以是代之。自謂搆此頗不易,必情境音詞,處處動人,方有道氣。著有《洄溪道情》行世,《勸孝歌》云:'五倫中,孝最先。兩個爹娘,又是殘年,便百順千依也容易周旋,爲甚不好好的隨他願。譬如你許人的財物,到來生也要做猪變犬。你想生從何來,即使捐身報答,也只當欠債還錢,那裏該動不動和他變面。你道他作事糊塗,説話欹偏,要曉得老年人的性情,倒像了個嬰年,定然是顛顛倒倒,倒倒顛顛。想當初你也將哭作笑,將笑作哭,做爹娘的爲甚不把你輕拋輕賤。也只爲愛極生憐,到今

朝换你個千埋百怨。想到其間，便鐵石肝腸，怕你不心回意轉。'《丘園樂》云：'做閑人，身最安，無辱無榮，無惱無煩。朝來不怕晨鷄唤，直睡到紅日三竿。起來時籬邊草要芟，花邊土要翻，香蔬鮮果尋常饌。只聽得流水潺潺，鳥語關關，頑兒癡女跟隨慣，緑蓑青笠隨時扮。也有幾個好相知常來看看，掛一幅輕帆，直到我塘灣，帶幾句没要緊的閑談細細扳。買碎魚一碗，挑野菜幾般，暖出三壺白酒，喫到夜静更闌。'"按《勸孝歌》淺處立説，亦中窾竅，不能目之以腐，須知此等詞章，極難討好，人所不作也。《丘園樂》衹亦尋常草堂體，要皆未若下列之刺時文者，所謂情境音詞，果然處處動人也。牛應之《雨窗消夏録》云，"徐靈胎大椿，博學工醫，不喜時文，有刺時文道情云：'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摇頭，便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氣。'傳刻本《洄溪道情》中所載，字句已經改削，反較累贅，不如此之峭勁也。"按靈胎學務實用，而品復真高，因有識而後有膽。居世運正隆，人心深錮之際，敢有此言，遠非降至遜清末造始倡廢科舉之論者可比，其人信非池中之物矣。偶見吴仲綸《初月樓聞見録》，有紀靈胎爲人，亦及其道情者，並略見於此："徐靈胎，初名大業，吴江人，性通敏，喜豪辨。初學時文，薄其道，遂覃思《周易》、《道德》、《陰符》家言，久之有契，乃旁搜天文地利、音律技擊之術，精意練習，得其要領，而於醫理尤邃。以諸生貢太學，尋棄去，專以醫活人。數應人請，往來吴淞、震澤間，因以曉知諸水源流順逆、淺深通塞之故。其後縣有興作，靈胎輒正論鑿鑿，持是非，有司不能奪，常委曲從之。故與同業沈冠雲友善，冠雲學優於考古，而靈胎務知今，兩人者交相資也。靈胎著書甚具，多自得之言，嘗創新樂府，曰《洄溪道情》，警動愷切，士林誦之。卒年七十九。"

繆蓮仙《文章遊戲》内所載道情數套，皆用板橋體，不用洄溪。板橋之調修整，洄溪則似乎任意。然起調亦必作三言四句，雖加襯者，正格終未嘗亂也。四句以下，則愈益參差疎散，愈益吻合語調，無所拘牽造

作，特鮮排句，又鮮五七言句，讀之頗嫌平衍拖沓耳。兹録曹斯楝板橋體兩首，以資比較。“笑書生，著實獃，盼公侯，望鼎台。閑來慢把青春賽，須知鬢髮多公道，究竟功名是瞎猜，將他石硯重新壞。倒不如蒲團佛火，打鐘魚稽首蓮臺。”“論風流，算杜門，粗布衣，老瓦盆。修行無過培方寸，通名人是羲皇上，擁卷榮逾茅土尊，軟紅十丈隨伊滚。胡謅著村謡俚唱，憑弔他月魄花魂。”蓮仙謂曹爲杭州名宿，久困諸生，一氈終老，乃文情絶世，風流道學，兼而有之云。

司官慰

韓開雲作《司官歎》後，繼作《司官慰》，不知與許穆堂《京官樂》作，孰爲先後。論神采飛越，韓之《慰》未如許之《樂》，特亦有佳篇，未容抹殺。且二者有材料同，意境洽處，合觀之愈有所得也。兹據録《文章遊戲》，調則《歎》與《慰》同爲〔醉太平〕〔醉花陰〕南北合套，云：“薄宦天涯，首善京華，公餘隨伴散司衙，恁逍遥似咱。無多錢鈔供揮灑，較他風塵俗吏殊高雅，再休提長安清況輒嗟呀，且唧杯細話。　有多少宦海茫茫吁可怕，那風波陡起天來大。單只聽轎兒前喝道譁，可知那心兒裏歷亂如麻，到頭來空傾軋。霎時間陞美缺，錦上添花，驀地裏被嚴參山頭落馬。　你我赴官衙，坐論從容儘瀟灑。只照常辦事，便不爭差，可有急公文特地行查，與那窮差使憑空派下。所言公案無多寡，將依樣葫蘆便畫。　特提的才能俊雅，推陞的氣識清華。便只要領上朝珠將就掛，到其間科道挨班分定咱。何須一等誇京察，但盼個學政兒三年税駕，試差兒一榜通家。　頻年俸漸加，够製些棉衣布襪。换來米不差，够養個車夫奶媽。一任咱壺冰貯水消炎夏，爐煤聚火煨殘臘。且落得釀酒栽花，題詩品畫。　客何來幾句閑談罷，忙捧上大葉清茶。他待要決勝負一枰對下，我還要叶宫商幾曲同抓。不用果肴佳，器皿華，野蔬菜便似山家。儘够射覆藏鬮傾巨斝，直到月落參横更鼓打，且莫去和衣共榻。　回看家下，滿壁的今和古書籤掛，滿園的開和落花枝亞。笑相迎子婦牽衣閑戲耍，奴婢兒多寬假，鷄犬兒無驚詫，但博得夜眠時一枕清神暇。　雖然久别家，把聖水孤山夢想遐。逛廠的香車寶馬，趕廟的清歌雜耍。纔看過殿春風紅芍藥，又開到傲秋霜黄菊花。你便道茶園戲館太

喧譁，誰與我瑶臺攬勝當幽雅。況爭誇，燕山八景，風月倍清華。　真休暇，真休暇，消受了春和夏。無牽掛，無牽掛，漸了却婚和嫁。忘機詐，絶虚假，受用些老健年華，清高聲價。　太平時節恩光大，或飛陞特轉，只待運途嘉。這便教老司官白頭郎儘足誇。"别本尾聲二、三兩句，作"或京堂幾轉，帽頂變山查"。

教官曲

黄天河《金壺戲墨》節録《教官曲》，云係嘉善謝君，仿《司嘲》、《司慰》兩套而作。廣文獨冷，自昔爲然，天河謂英年志士所不屑，惟老病偃蹇、頹然自放者居之。蓋科名誤我，而貧賤逼人，鷄肋雖乏味，不得不俯首而甘之，無怪食肉者無正眼視之也。〔畫眉序〕與〔歸朝歡〕《教官嘲》云："燕子認新巢，講舍三間没秋草。説衙門清淡，也有心操，最怕那刁學書賣弄蹊蹺，那窮門斗横貪錢鈔。急公文細看多顛倒，免不得燈前改稿。""府城路不遥，謁太尊同寅共約。趨公敢憚勞，迎學憲排列站著。受用些四更門外寒風峭，兩邊簷下秋陽燥。直要等糊貼封條，挨查坐號。"〔喜遷鶯〕前半與〔四門子〕《教官慰》云："撫臺的威嚴洞察，學臺的品望清華。只教你叉手三躬同坐下，好男兒一膝由來不屈他。""莽紅塵飛不到閑門下，竹院裏翠蓋陰遮。誰與你排對仗左書右畫，誰給你伺傳呼夜月朝花。正是豆含葩，笋吐芽，先生饌品味清佳。儘好隨意留賓同下榻，只要寒士歡顔願不奢，也算是萬間廣厦。"較之春湖兩作，於步趨效颦之間，亦頗具刻畫之能也。

候補曲

《文章遊戲》又載《幕歎曲》及《羊城候補曲》，殆皆由春湖之司官一嘲而續爲感發者也。《幕歎》作者闕名，起調〔新水令〕云："笑郗超千古一名流，却緣何甘爲牛後？青蓮開繡幕，才鬼哭山樓。王粲依劉，陷英雄是這無情彀。"亦復風起雲從，有振衣千仞之勢，惜後文闒茸，無以副之。《候補曲》出仲振履。振履字柘庵，又號柘泉，又號覽岱庵木石老人，藉江南，曾爲番禺令。卸事後，寓省垣作《雙鴛祠》傳奇，譜别駕李亦珊事，《藤花亭曲話》所謂"起伏頓挫，步武井然"者是也。柘庵既爲詞

手,間出俳諧,自非俗筆平仄且未妥溜者可比,是真足以繼武韓、許者矣。"省垣需次最無聊,況南荒蠻疆海嶠。十年寒士苦,萬里故鄉遥。抖擻青袍,歎頭銜七品縣官小。　此恨難銷,乍出京來甜似棗。這才知道,一身到此繫如匏。三分西債利難饒,零星小賬盈門討。暗心焦,常常把跎子虚空跳。　您因官熱鬧,俺爲官煩惱。投閑置散無依靠,悔當初心太高。　到如今長班留的少,公館搬來小。知單怕與名,拜客愁擡轎。三頓怎除消,七件開門少。盒剩新朝帽,箱留舊蟒袍。蕭條,冷清清昏和曉。煎熬,眼巴巴暮又朝。　上衙門蜂爭鬧,望委牌似蟻著熱鍋跑,坐官廳還故意高談笑。有的説出洋捕盜,有的説雁塔名標,有的説恭逢大挑,有的説學司馬題橋,有的説因公罣誤,引見重須到。　正説時憲臺大駕親臨了,忙向旁邊靠。又一會六大三陽都已到,無限跟班,笑語喧囂。　俺已向旁邊靠,奈從者勢偏豪。爭路走雙手交推,那大駕已拋人在後腦。俺只得背著臉扭著腰,暗裏推敲。没個威權敢自驕,你是個閑曹。　停一會手板紛紛俱下了,值堂吏肚挺聲高。説現任官入内堂,候補官請回轎,聽他發付心如搗。只我這一個番錢不在腰,也惟有强從容少安毋躁。　朔望逢期,黎明行禮,要站班各廟,見説心頭跳。算蠟燭難賒,點心久缺,如何得早,待不去啊,怕剛逢上司著惱。　聽譙樓五鼓初交,黑地倉皇,覓套尋袍。急唤茶湯,無人來舀,叫跟班只一味伸腰,還聽他噥噥絮叨。一個説米少難熬,一個説鞋破難跑。剛急得滿肚鏖糟,又氣得一頓咆哮。　挈眷的衹不過柴米焦,離家的更關心骨肉拋。但聽得故里年荒便魂掉了,還有那雙親邁老,怕做蔡中郎哭溝壑爹娘餓莩。　却幸的時清晏外夷無擾,恤寒酸聖主恩高。紓擁擠上司公道,協和衷寅僚關照。我曹,慢焦,且熬,終有日雷封傳報。　問甚誰卑誰高,誰遲誰早,倒不如弔古長歌,滿斟濁醪。嘯一聲萬丈虹霓,舞一回雙鬢蕭騷。耐著愁牢,忍著粗豪,也只當來訪蘇韓到惠潮。　窮通算來難預料,只有天知道。隨時不吃虧,一語爲君告,幾曾見候補官兒閑到老。"繆蓮仙云:"宦海浮沈,有如許苦楚,作者窮形盡相,曲曲描摹,知非過來人不能道。"余謂柘庵既篆番禺,結語自成佳兆。然如此際遇,又豈個中人人所能幸冀?則作者此語,原雖自慰,終亦不免欺人耳。

裘雨香豔體一半兒

《文章遊戲》有裘雨香豔體〔一半兒〕十六首，叶韻雖有一二假借，而格律極嚴，不但結字上聲，三句作平仄仄平平去平，且次句第五字亦必作平，未免過於精審矣；論其文字，則淺深不一。"淩雲彩鳳下重霄，十丈紅墻看未高，綬帶欲銜情共摇。費心苗，一半兒張羅一半兒惱。""西園高會有仙姝，煙景昏黄風影疎，塘外柳絲牽去車。乍模糊，一半兒斜陽一半兒雨。"著筆過高，幾類遊仙詩。"緑窗鶯語隔重檐，隱約聞聲真可憐，何事暗垂雙檻簾。怕猜嫌，一半兒分明一半兒掩。""花陰輕罩碧窗煙，遥想蓮臺同鏡圓，艾虎凝香垂髻偏。愛和憐，一半兒身旁一半兒遠。""偷排梵字剥瓜仁，揉碎花枝抛碧塵，私語未休佯駡人。笑難禁，一半兒聰明一半兒蠢。"如此意境已入格，特尚乏輕快之趣，是全作通病。

鄉試黄鶯兒

《鄉試》〔黄鶯兒〕數十首，大抵句讀不葺，不能成誦。有云："馬褂與氈條，考籃兒繫縛牢，笋乾香蕈和湯料。乾蝦兒一包，火腿兒半條，茶煙蠟燭般般要。桂圓泡，老婆兒女，剥做一團槽。"則已加點定矣，詞雖俚，亦一時之寫實也。並見《文章遊戲》。

眉子硯拓本題曲

黄天河《金壺浪墨》載大興王佛雲，於袁浦市上，得葉小鸞眉子硯，背鐫二詩，與《秋雨盦》所載相合，深自寶貴，拓本徵題，因爲作此〔新水令〕一套。又謂佛雲本工書法，案上書史叢雜，能於尺地間，跼蹐作小楷，端整秀媚，姿態横生。入都寓王比部宅，榻左懸其亡姬蔣韞卿遺照，而右庋禮闈落卷一束，謂此二者，爲生平傷心之事，其抑塞磊落可想也。黄氏之曲，仍搓合硯之爲用，與其新舊主人之身世而爲之，頗細膩可玩。兹全引之："脂香蘭澤幾飄零，誰留下滄桑片影。池摹新月樣，詩寄舊風情。抛撇而今，人去鴻泥印。　憶當時生小聰明，解坐蒲團證夙因，才華掩映，閑吟錦字遣幽情。畫圖不鬬漢宫春，端溪自有瓊瑶品。香夢醒，喜臨撫剛稱簪花影。　嫌墨污勤呼婢浸，賭詩成嬌倩娘評。撫瑶絃鸞鶴鳴，聽夜雨櫻桃韻。新詞兒鐫上分明，自把瓊章署小名，點綴些彤

奩玉鏡。　正好訂石上前因,待與張郎,畫出娉婷。舊句重吟,搓雲抹月,一樣輕盈。那知道葬春風桃花短命,泣香泥芳草無情。掩了孤檠,撇了清琴,賸一彎瘦影纖纖,更幾行軟語惺惺。　一霎裏改霜星換主賓,彩雲散,畫閣扃。只有飛花池畔影,和松煙細暈,似當日鬢邊雲。到今日謝綺羅香裏氤氳,伴琴書隊裏淒清。便留個碧玉佳名,也不枉紅顔薄命。是一點芳心有靈,怕瘦損零星,纔分付你詞人管領。　記三生曾見名花殞,鎖雙峰未許癡魂醒。又教人驀憶愁韆,賦哀亡潘岳詞,況下第劉蕡境,更聽雨相如病。春山欲畫難,彩筆應焚盡,問淺深入時難定。那生前夢蝴蝶亡,鏡中花鸞鳳杳,只餘個身後名鴛鴦印。紅塵浣滌清,寶匣收藏緊,不零落人間猶幸。這片石兒抵多少苦心人,没些兒身後影。"〔折桂令〕"正好訂"以下,思致綿渺,而詞語迫切,雖欲減削無從也。騷隱居士《填詞訓》曰:"命題雜詠,而直道本色,則何取乎寓言;觸物興懷,而雜景揣摹,則安在其即事。"又曰:"文情斷續,而忽入俚言,筆致拗違,而生吞成語,乃曲之最病。其意在情切於人,景即於事,方不泛濫。若口氣不明,頭緒雜亂,俚言成語,用不得宜,爲自來套曲之弊。觀於此套,庶可云合。"騷隱之論,原爲南曲而發,然清人北曲,能合明人南曲之程限者,已大不易,更何高論爲乎!

吴逸香女士曲

佛雲以眉子硯故,名所居曰硯緑盦,寶之若拱璧。已而攝令吴江,適爲小鸞故里,下車大喜,即訪葉氏後人,修墓立碑,招魂摹影,並刻其《疎香閣遺稿》,而以諸人之題詞附之。有琴川吴逸香女史者,作〔南步步嬌〕一套,黄天河以爲音節悲涼,風神絶世。其實不逮天河前作也。録〔皂羅袍〕一首,衹當詠修墓之詞看可:"落日松陵古道,歎荒煙蔓草,遺塚蕭條。桃花三尺豔魂銷,垂楊幾度啼鶯老。春山翠黛,秋風野蒿。緑波明鏡,羅裙細腰。珊珊應有芳魂到。"與吴蘋香作小青、菊香等《修墓詞》,先後對峙,不期而然。

十二紅十四鹽十醋記

余按字數筆畫,部勒雜劇傳奇名目,便於檢查。二畫十字部,得《十

二紅》、《十二釵》、《十二樓》、《十大快》、《十五貫》、《十四鹽》、《十字坡》、《十串珠》、《十孝記》、《十長生》、《十奇緣》、《十眉圖》、《十美圖》、《十義記》、《十賢記》、《十醋記》、《十錯認》、《十錦塘》、《十面埋伏》等名。就中如《十二紅》、《十四鹽》、《十醋記》，命名之故，皆有人意想不到者，而尤以《金壺浪墨》所記《十二紅》之源委，爲足令人撫掌。《劇説》所不可不收，玆編亦無妨複載也。

《浪墨》云，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予至清江。豫章某，久爲河工幕客，時方賦閑，一日，過余曰："君知'十二紅'乎?"曰："不知。"曰："君善填詞，倘以此事譜成院本，場上絶新關目也。"余請其詳。則曰："某當事姬妾甚多，其最寵幸者三人，裹河廳月進供給銀，則諸姬要而分之。南河廳員十八缺，而裹河爲之長，故上官供給，主於裹河。時内有官親、幕友、門丁，爲當事所信任，外則市賈、僧尼、優伶、妓女、修髮匠之屬，出入衙署，又與親幕僉門相援引。文武員弁營求善地者，展轉賄託，力能達諸寵姬之前，爲之説項，而皆得如願以償。俗以得時乘運爲紅，背時而不通聲氣爲黑。若輩同黨用事者，今得十有二人，故有'十二紅'之目。君能點綴成書，爲梨園增長聲價，何患不選聲徵色，奉卮酒爲作者壽乎！"余以事涉閨闥，素所不言，惟念南河積弊之深，帑項虚糜之衆，奢靡習於此日，禍患必中於他時，因擇其可言者，去其不可言者，兩旬而成十六折，冀以垂示針砭耳。某君見之，大喜，借去數日，余亦置之不問也。他日李蓉村見余大笑，亟叩其故，蓉村曰："某客得君大稿，繕録端楷，裝潢極工，袖之以示裹河，謬言作者與當事同鄉，故有嫌隙，且其交遊甚廣，行將入都，付之優人，刊印以行世。時河員自知侵蝕太過，深畏人言，尤懼科道聞之，故京官過浦者，餽遺甚厚。裹河驟聞某言，曰：'若爾興大獄矣，顧其人安在？不畏文字禍耶?'某曰：'畏禍，不敢作矣，彼固有所恃也。'裹河翻閲三五齣，曰：'君與彼相識否?'曰：'不識。然某之友人識之，因劇中關涉多，義不可默也。'裹河曰：'事固無涉於我，君第問彼意何居。倘其可已，我餽數十金，至多百金，彼此相安。不然，當事即損名，獨不銜恨於彼乎！'某曰：'且試圖之。'他日復見，故作難色，謂作者意不在錢，挾制之中，間以軟語，竟得二百金，不知所之。"按明人之爲傳奇，出於譏刺請託者，種種詭譎，但未嘗有如此荒幻奇趣者也。天

河另有《夢呼幺》、《鴛鴦印》兩劇，各有本事云。

至於《十四鹽》所以名者，《茶香室叢鈔》曰："董恂《宫閨聯名譜》引《續幽異録》云，黄妍麗，河朔間女子也，與蕭玉涵以詩唱和，遂成配偶。好事者爲撰《十四鹽》傳奇，以唱和詩皆用十四鹽韻也。"《十醋記》所以名者，因劇中演節度使龔敬懼内，至於跪門請罪，上下二卷，共三十六齣，而齣目有醋表、醋義、醋成、醋感、醋授、醋功、醋錦、醋阻、醋致、醋慨，適占其十也。此劇亦名《滿床笏》。自《畫舫録》誤刻爲《十錯記》，静庵先生《曲録》因之，遂僅知有《十錯記》，而不知有《十醋記》矣。"十錯"無著，"一錯"已成，亦可笑也。

演劇評語

涵虚子引趙子昂語，謂"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娼優所扮者，謂之戾家把戲"。又引關漢卿語，謂"非是他當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過爲奴隸之役，供笑獻勤，以奉我輩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風月"。於此可見元劇之任扮演者，蓋有三種人物：一爲曲家自己，所謂"我家生活"也；一爲良家子弟，所謂"行家生活"也；一爲娼優伶人，所謂"戾家把戲"也。夫漢卿作劇，六十餘本，爲古今作品最富，流品最著之曲家，乃文字而外，復身任聲容，成爲"我家生活"，可見曲之爲藝，果欲盡之，非兼事、文、聲容三端如漢卿者，不足爲第一流劇曲家矣。蓋樂府所貴，在有感化之效，文必有聲，聲必有容，三者俱備，而後所謂效者始著、我家生活。劇曲家分屬當有，非子弟之好事者可比，更非後世曲家，視詞曲爲文章之餘，致優伶爲狎玩之業者與足道也。然則論曲者於文字以外，亦應兼及聲容，方無偏廢。乃作曲因涉於詞章，度曲爲關乎音韻，自來學者皆多論著，至於演曲之道，終淪之於末技，絶無紀述評贊之者。抑思劇曲之爲劇曲，若果舍此重要之一節而不爲，其事功如何可著乎？豈其藝之準情酌理、摹色揣聲、千變萬化，猶粗淺不足與文字、音律比，不足當學者之研探耶？余常爲此缺憾，抱恨不置。前人如涵虚子論元明作家，著按語者九十八人，舉善歌之士三十有六，有按語者亦四，若善演之輩則不列一人，不贊一辭。嚮讀吾鄉李艾塘《畫舫録》，見其狀舉諸伶藝術之勝，語無詳略，各攝神魄，較之涵虚，大抵人繫一語，語限四

字，模糊影響，多難憑信者，艾塘之文，形容太工矣。把玩之餘，旋復歎曰：若竟以此繼武涵虚，得毋彌其評作評歌而獨不評演之憾乎？因爲摘録於此，以資欣賞。或怪余意未免牽强附會者，笑不顧也。

老生山崑璧，身長七尺，聲如鏄鐘，演《鳴鳳記・寫本》一齣，觀者目爲天神。自言袍袖一遮，可容張德容輩數十人。　張德容者，本小生，聲音不高，工於巾戲，演《尋親記》周官人，酸態如畫。　小生陳雲九，年九十，演《綵毫記》"吟詩脱鞋"一齣，風流橫溢，化工之技。　老外王丹山，氣局蒼老，聲振梁木。　大面周德敷，以紅黑面笑叫跳擅場，笑如《宵光劍》鐵勒奴，叫如《千金記》楚霸王，跳如《西川圖》張將軍。　馬文觀以白面擅場，嘻笑怒罵，均於粉光中透出。　三面以陳嘉言爲最，一出鬼門，令人大笑。　老旦任瑞珍，口大，善泣，臻化境。詩人張樸存嘗云"每一見瑞珍，令我整年不敢作泣字韻詩"。　王四喜每一出場，輒有佳人難再得之歎。　老旦王景山，眇一目，上場用假眼如真眼。　小旦馬大保，色藝無雙，演《占花魁・醉歸》，有嬌鳥依人最可憐之致。　朱文元演《邯鄲夢》全本，始終不懈，聲名鵲起，班中人稱爲"戲忠臣"。　老外孫九皐，年九十餘，演《琵琶記・遺囑》，令人欲死。　小旦余紹美，滿面皆麻，而見者都忘其醜。　范三觀工小兒戲，如安安小官人之類，啼笑皆有可憐之態。　潘祥齡神光離合，乍陰乍陽，號"四面觀音"。　董掄標《牡丹亭記》柳夢梅，手未曾一出袍袖。　老生劉亮彩吃字如書家渴筆，自成機軸，工《爛柯山》朱買臣。　俞宏源演《一捧雪》中莫成，謂之"中到邊"。　沈東標，稱國工，《蔡婆》一齣，即起高東嘉於地下，亦當含毫邈然。　王喜增姿儀性識，特異於人，詞曲多異外聲，清響標動梁木。　金德輝演《牡丹亭・尋夢》、《療妒羹・題曲》，如春蠶欲死。　周仲蓮善《天門陣・産子》、《翡翠園・盜令牌》、《蝴蝶夢・劈棺》，每一梳頭，令舉座色變。　董壽齡工爲侍婢，所謂倩婢、鬆婢、淡婢、逸婢、快婢、疎婢、通婢、秀婢，無態不呈。　三面蔡茂根演《西厢記》法聰，瞪目縮臂，縱膊埋肩，搔首踟蹰，興會飈舉，不覺至僧帽欲墜，斯時舉座恐其露髮，茂根顔色自若。　小丑滕蒼洲，短而肥，戴烏紗，衣皂袍，着朝靴，絶類虎丘山"拔不倒"。　熊肥子演《大夫小妻打門吃醋》，曲盡閨房兒女之態。　樊大睅其目，而善飛眼，演《思凡》一齣，無腔不備，議者每謂之

"戲妖"。　魏三兒演戲一齣，贈千金，嘗泛舟湖上，一時聞風，妓舸盡出，畫槳相擊，溪水亂香。三兒舉止自若，意態蒼涼。　郝天秀柔媚動人，得魏三兒之神，人以"坑死人"呼之。趙雲崧有《坑死人歌》。　謝壽子扮花鼓婦，音節淒婉，令人神醉。　謝瑞卿工《水滸記》之婆惜，每一登場，座客親爲傅粉，狐裘羅綺，以不得粉漬爲恨。　小丑劉八，《廣舉》一齣，演腐儒爲聲色所惑，曲盡迂態。《毛把總到任》一齣，爲把總以守汎之功，開府作副將，當其見經略爲畏縮狀，臨兵丁作傲倨狀，見屬兵升總兵作欣羡狀、妒狀、愧恥狀，自得開府作謝恩感激狀，歸晤同僚作滿足狀，述前事作勞苦狀，教兵丁鎗箭作發怒狀，揖讓時作失儀狀，聞經略呼作驚愕錯落狀，曲曲如繪。以上三十三人，皆男子也。

金官演《相約相罵》，如鬼斧神工。　徐狗兒清拔文雅，羸瘦玉削，坐戲房如深閨，一出歌臺，便居然千金閨秀。　二官作趙五娘，咬薑呷醋，神理親切。　龐喜作老旦，垂頭似雨中鶴。　魚子年十二，作小丑，骨法靈通，伸縮間各得其任。　季玉年十一，雲情雨意，小而了了。　康官演《癡訴點香》，甫出歌臺，滿座歎其癡絶。以上七人，皆女子也。

此外寫後場鼓板，朱念一爲最，聲如撒米，如白雨點，如裂帛破竹，學之者雖精，北曲熨貼處，終不逮遠甚。一日，登場，鼓箭爲人竊去，將以困之也。念一曰："何不竊我手去！"弦子擅清點子者，唐九州爲最，無曲不熟，時人呼爲"曲海"。同時薛貝琛，曲文不能記半句，登場時無不合拍，時人呼爲"仙手"。又紀男旦許順龍，女生玉官，演《南浦囑别》，人謂之"生旦變局"。糾合戲班之人，蘇州呼爲"戲螞蟻"。脚色優劣，以戲錢多寡爲差，有七兩三錢、六兩四錢、五兩二錢、四兩八錢、三兩六錢之分等。言之瑣瑣，皆饒别趣，足當歌場掌故也。

清唱

《畫舫録》記揚州昔時清唱之盛，謂"每一市會，爭相鬪曲，以畫舫停篙就聽者多少爲勝負。多以熙春臺、關帝廟爲清唱之地"。李嘯村詩云"天高月上玉繩低，酒碧燈紅夾兩堤。一串歌喉風動水，輕舟圍住畫橋西"，即指此也。又謂工小喉嚨者，惟劉魯瞻；大喉嚨則蔣鐵琴以北曲勝，沈苕涓以南曲勝。又謂"清唱鼓板與戲曲異，戲曲緊，清唱緩；戲曲

以打身段下金鑼爲難，清唱無是苦，而有生熟口之别”。按此説去魏良輔之論清唱不遠，良輔謂清唱俗語謂之“冷板凳”，不比戲場借鑼鼓之勢，全要閑雅整肅，清俊温潤。蓋清唱所唱，仍以劇曲爲多，特無鑼鼓，場面清冷之謂“清”耳。自後因唱散曲者，合用清唱之法，散曲無排場，弦笛而外，鼓板已足。雖清唱不必皆散曲，而散曲無不作清唱者，於是散曲漸有清曲爲之别名，而清曲之“清”，乃轉變爲有曲無白之意矣。

艾塘又云：“郡城風俗，好度曲而不佳，繩之元人《絲竹辨訛》、《度曲須知》諸書，不啻萬里。元人唱口，元氣淋漓，直與唐詩宋詞爭衡，今惟臧晉叔編《百種》行於世。”按《絃索辨訛》、《度曲須知》二書，出之明季沈寵綏君徵。“元氣淋漓”云云，乃葉懷庭論元曲文字語，非謂唱口；晉叔《百種》，亦文字而已，並無聲譜也，艾塘誤矣。

南方小曲

艾塘紀揚州小曲極詳，云：“小唱以琵琶、絃子、月琴、檀板，合動而歌。最先有〔銀鈕絲〕、〔四大景〕、〔倒板槳〕、〔翦靛花〕、〔吉祥草〕、〔倒花籃〕諸調，以〔劈破玉〕爲最佳。有於蘇州虎丘唱是調者，蘇人奇之，聽者數百人，明日來聽者益多，唱者改唱大曲，羣一噱而散。又有黎殿臣者，善爲新聲，至今效之，謂之‘黎調’，亦名‘跌落金錢’。二十年前，尚哀泣之聲，謂之‘到春來’，又謂之‘木蘭花’；後以下河土腔唱〔翦靛花〕，謂之‘網調’。近來羣尚〔滿江紅〕、〔湘江浪〕，皆本調也。其〔京舵子〕、〔起字調〕、〔馬頭調〕、〔南京調〕之類，傳自四方，間亦效之，而魯斤燕削，遷地不能爲良矣。於小曲中加引子、尾聲，如《王大娘》、《鄉裏親家母》諸曲，又有以傳奇中《牡丹亭》、《占花魁》之類譜爲小曲者，皆土音之善者也。”按〔四大景〕、〔倒花籃〕、〔到春來〕、〔滿江紅〕、〔湘江浪〕、〔京舵子〕、〔網調〕諸名，如《霓裳續譜》、《京塵雜録》内均所不載。蓋兩書多紀北地所聞，而此則就南方小曲立論也。艾塘又云，吾鄉玉版橋，昔有乞兒二，一則翦紙爲旗，揭竹竿上，作報喜之詞；一則家業素豐，以好小曲蕩盡，至於丐，乃作男女相悦之詞，爲小郎兒曲。二人相與友善，共在堤上，“每一船至，先進小郎兒曲，曲終，繼之以報喜，音節如樂之亂章，人豔聽之。小郎兒曲即《十二月》、《採茶》、《養蠶》諸歌之遺，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

汝。詞雖鄙俚,義實和平,非如市井中小唱淫靡媚褻可比。嘗三遊珠江,近日軍工廠有揚浜,問之土人,皆云揚妓有金姑最麗,因坐小艇子訪之。甫聞其聲,乃知爲裏河網船中冒作揚妓者。其唱則以是曲爲土音,嶺外傳之,及於惠、潮,與'木魚'、'布刀'諸曲相埒。郡中剞劂匠多刻詩詞戲曲爲利,近日是曲翻板數十家,遠及荒村僻巷之星貨鋪,所在皆有,乃知聲音之道,感人深也"。按今日小郎兒調,既不得聞,其詞亦無從見。百餘年前,荒村僻巷皆有者,今日雖零章片葉,並難尋索。蓋乞兒唱本,庋藏家何暇經手,間埋書塚,亦早化灰塵矣。此種唱本與《揚州名園記》、《夢香詞》等編,余嚮有志物色之,與艾塘之書作表裏觀,定饒情味,而至今未獲也。工小曲者,有陳景賢,兼善琵琶,人稱爲"飛琵琶"。潘五道士,能吹無底洞簫以和小曲。牟七鬍子,小唱冠江北。又有大松小松者,"兄弟也,本浙江世家子,落拓後賣歌虹橋。大松彈月琴,小松拍檀板,就畫舫互唱覓食。逾年,小松飢死,大松年十九,以月琴爲燕趙音,人多與之。嘗遊京師,從貴官進哨,置帳中;獮後酒酣,令作壯士聲,恍如殺虎山中,射鵰營外,一時稱爲進哨曲。又嘗爲《望江南》曲,如泣如訴,及旦,鄰婦聞歌而死。過東阿,山水驟長,同行失色,大松匡坐車中,歌《思歸引》,聞者泣下如雨。晚年屏蹟,不知所終"。

元人博戲

艾塘"蜀岡録"云,"跌成,古博戲也,時人謂之'拾博'。用三錢者爲三星,六錢者爲六成,八錢者爲八乂。均字均幕爲成,四字四幕爲天分,天分必幕與幕偶,字與字偶,長一尺,不雜不斜,以此爲難。蓋跌成之戲,古謂之'純'。元李文蔚有《燕青博魚》曲,其詞云'憑著我六文家銅鏝',又云'你若是博啊,要五純六純'。五純今謂之'拗一',六純即'大成'。又爲〔金盞兒〕曲云:'比及問五陵人,先頂禮二郎神。哥也,你便博一千博,我這肐膊也無些兒困。我將那竹根的蠅拂子綽了這地皮塵,不要你蹲著腰虛土裏縱,疊著指漫磚上墩。只要你平著身往下撇,不要你探著手可便往前分。'又〔油葫蘆〕曲云:'只這新染來的頭錢不甚昏,可不算先道的準,手心裏明明白白擺定一文文。呀呀呀,我只見五個鏝兒乞丢磕塔穩,更和一個字兒急溜骨碌滾。諕的我咬定下唇,掐定指

紋，又被這個不防頭愛撇的磚兒隱，可是他便一博六渾純。'二曲摹寫極工。此技遍於湖上，是地更勝。所博之物，以茉莉、玫瑰二花最多，四時不絶。"按今日揚州跌成，謂之"跌博"，或竟曰"跌花"。艾塘所謂蜀岡之勝，今日已移向城内茶肆中，所博無非穿絲花朵。蹲腰探手，與陋夫相對，爭幺奪六，志在此釵鬢間物，苟非薄滑少年、不以端雅自重者，絶不爲也。

燕青博魚

《博魚》一劇，演梁山泊第十五頭領燕青，因公誤限被杖，走汴梁，與燕順者認爲兄弟。順有兄和，嫂王，王與楊衙内通，順怒之，去奔梁山。清明節，和夫婦在同樂院賞春，青時賣魚過此，與和博魚，負，適楊亦來，怒青觸犯，青痛毆之。和愛青勇，攜居家中，亦認爲弟。青復闖見王、楊之奸，與和俱被陷入獄中。二人旋越獄出，又遇順來救，乃同入山。事屬水滸外傳，元劇中摭爲故實，固一時風氣。全劇無深意，情節故爲盤旋，似亦無謂。惟曲文描摹，不乏精到之作。末折〔煞尾〕，燕氏三人一同落草云："半合兒歇息在牛王廟，一直的走到梁山泊，若見俺公明太保，還了俺這石榴色茜紅巾，柳葉砌烏油甲，荷葉樣煙氈帽。百鍊鋼打就的長朴刀，五色絨剌下的香綿襖，一齊去那皖子城中送老。上稍裏不眠花，下場頭少不得落一會草。"寫個中人物，聲色兼至。涵虚子所謂"鏺刀趕棒之科"者，不當如是乎！

元曲中方言

元人方言俗諺，見於曲中者極夥，王伯良之《西厢》校注，閔遇五之《五劇箋疑》，僅得其百一耳。余嘗輯《元曲方言舉例》，列五六千條。謂"舉例"者，因未暇一一考其語之根源、義之來歷，僅就各劇同見之條，擇要録三四例。其僻不得解者，或用意岐出者，則有例皆録，以供參酌比較，因例多則終不難訂定其説也。《燕青博魚》劇内方言，望上下文，大都可以知意。緑頭巾謂之"屎頭巾"，帽之遮風謂之"搶風"，鬬毆一場謂之"一操"，人之闒茸謂之"鏖糟頭"，爲博具之錢謂之"頭錢"，英雄末路乃言"男兒不得便、剌頭泥裏陷"，盼望謂之"揣巴"，"聖餅子"猶言仙丹，

“爪尋”猶言找尋，“糖食”猶言奉承，今諺“灌米湯”或亦“搪塞”兩字之意也。“十分惺惺使五分”，毋過矜張之意，今言架子勿須擺足也。“毬樓”乃圓簍，“梯氣話”乃體己話兒，“索性”乃快適，“捏舌”乃調舌，今諺嚼舌頭也。“打噷掙”乃打寒噤，“病僧勸患僧”，言同病之人相慰藉，與今諺泥佛勸土佛一意。“打獨磨”，旋轉徘徊也；“支分”，指點也；“著絆”，遭難也；“半合兒”，一會兒也；“無徒”，惡人也；“告一場響豁”，命運得一回通達也。至於人體針灸之處，咳嗽三與少陽穴並舉，狀淺圓之盆曰設口樣，其故何在，皆待考釋者。聊舉一劇所有，以見其趣如此，他不能備也。

元楊瑀元誠有《山居新語》，内一則云，桑哥丞相當國擅權之時，同僚張左丞、董參政者，二公皆以書生自稱，凡事有不便者多阻之。後桑哥欲去二人而未能。是時都省告狀攛箱，乃暗令人作一狀，投之箱中。至午收狀，當日省掾，須一一讀而分揀之。中有一狀，無人名事實，但云：“老書生，小書生，二書生壞了中樞省。不言不語張左丞，鋪眉搨眼董參政，也待學魏徵一般俸請。”桑哥佯爲不解其説，趣省掾一再讀之不已。張起身云：“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話短長。”一笑而罷。語雖鄙俚，亦一時機變也。按“老書生”云云，乃〔撥不斷〕小令也。原注“俸請”讀作“捧倩”。元劇《陳州糶米》次折演包拯往陳州，案治劉衙内子壻之罪。劉愬韓魏公、吕夷簡等緩頰，韓令商之范仲淹，時范爲天章閣學士。韓、吕下場詩云：“衙内心中莫要慌，天章學士慢商量。鳳凰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道短長。”又《賺蒯通》劇四折〔駐馬聽〕，蒯通對蕭何云：“你你你今日也理當，怕不做鳳凰飛在梧桐上。”又《七里灘》劇一折〔寄生草〕歇拍云：“看誰人省悟是誰癡，怕不鳳凰飛在梧桐上。”蓋皆示下句之意，是非短長，須聽旁人公論也。《山居新語》衹稱“大家飛上梧桐樹”，轉賴劇詞中之“鳳凰飛上梧桐樹”作解矣。

《西廂記》第一本首折白云：“安排下飯，撒和了馬，等哥哥回家。”《山居新語》云：“凡人有遠行者，至巳午時，以草料飼驢馬，謂之‘撒和’，欲其致遠不乏也。”是乃《西廂》科白之的解矣。《新語》又云：“都城豪民，每遇假日，必以酒食招致省憲僚吏翹傑出羣者款之，名曰‘撒和’。”此撒和之另一義，元劇中尚未遇其例。

南詞之弊

近見明末石陽張瘦郎野青散曲一卷，末附《席浪仙曲》三套。龍子猶序云："楚人素不辨冰青，得此開山，尤爲可幸。《白雪》故郢調，今其再振於黄乎，因名之曰《步雪初聲》。"按其文字，則《江東白苧》之末流，意境迂拘，音響揉雜，硜硜於字句之煊染，又衹有零脂剩粉，敷衍堆嵌，拆碎固不成片段，拚合亦難象樓臺。臣妾宋詞，宋詞不屑；伯仲元曲，元曲奇恥。天下依違於兩可之間，欲兼擅其勝，而卒至進退失據，成共棄之物者，崑腔以後，《江東白苧》派之散曲，乃其一也。瘦郎有《花間集韻》，龍氏謂其"已奪宋人之席"。夫謂花間是宋人之席，已屬笑柄，瘦郎所奪何如，尚待言乎。其書之校訂，屬幔亭歌者袁令昭。歌者嘗曰：詞才天賦不同，梁伯龍以豪爽，張伯起以纖媚，沈伯英以圓美，龍子猶以輕俊，至於秀麗，不得不推伯良。夫如伯龍者，若即以爲豪爽，則元人之作，豈不皆成獷悍乎？明人南詞中，捨馮、施數家以外，即從來不知豪爽爲何物！前有一海浮，論者乃謂其本色過多，北音太繁，多俠寡馴，時爲紕纇；後有一子野，爲《曲藻》之弇州，爲《曲律》之伯良，爲《韻選》、《詞紀》、《太霞》、《吴騷》之諸選家，或不及見，或未嘗見，皆未置論。起嘉隆間，以迄明末，將近百年，主持詞餘壇坫者，皆必推伯龍爲極軌，然後知崑腔初初圉人之深，其後乃終於無由振拔，而元人之豪情萬丈，竟斬而不復也。吴中派成，風會大著，其勢固足以左右一世，如瘦郎、浪仙之輩，雖遠起郢楚，亦惟有入彀而已，無足怪矣。至於南詞散調，不墮萎靡冷静之弊，而相通一線，遥遞元風者，捨馮、施諸作外，其惟〔掛真兒〕、〔打棗竿》等小曲乎。卓珂月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讓元，庶幾吴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鉸絲〕之類，爲我明一絶耳。"見陳宏緒《寒夜録》。此言大有識見。未知使伯龍諸公，以南詞肥滿一時者聞之，作何感想？而小曲之所以堪稱一絶者，又復淵源有自，論者尤不可不知耳。

花影集套曲

施子野《花影集》，未嘗無知己也。陳眉公曰："子野才太俊，情太

癡，膽太大，手太辣，腸太柔，心太巧，舌太纖。抓搔痛癢，描寫笑啼，太逼真，太曲折。”此其所以贊子野者，固語語足當。而凡爲曲家者，又孰不應一一具有諸事耶？眉公此節，謂之曲家之金科玉律也可。他勿具論，就中“辣手”一層，即伯龍一派所缺乏，而子野之所以爲子野者。沈德生曰：“子野外服儒風，内宗梵行，其於世間色相，一切放下。其性靈穎慧，機鋒自然，不覺吐而爲詞，溢而爲曲，以故不雕琢而工，不磨滌而淨，不粉澤而豔，不穿鑿而奇，不拂拭而新，不揉摛而韻。”按放下色相，德生原以論人，實亦可以論詞。此其所云之反面，詞意專泥色相，及專於雕琢、磨滌、穿鑿、拂拭、揉摛中討生活者，正不啻爲伯龍一派寫照也。所猶未備者，元曲之大，在不知爲雅而雅，明以爲俗而不厭其俗，子野差得之，而伯龍一派，則明以爲雅而不雅，不知爲俗而實嫌其俗。蓋雅俗本無是非，而各有真趣，雅有雅趣，俗有俗趣，曲中要以得真趣者爲貴。若未能免俗，又奪其自然之趣，寧不可厭乎！子野集之所猶憾者，在摹淫寫褻之篇，每每不免，而用韻有時太雜；至于集後所附之詩餘，則全落明詞之纖陋，本不足道，非此所欲論也。

子野多情，而甚愛花，西佘所居，花木之盛，俱見於詞，而《佞花》、《惜花》、《祝花》等篇，尤淋漓盡致，都爲寄情之作。集名“花影”，旨固在此。故談子野曲，不可不先及其詠花諸叶也。《佞花》〔玉交枝〕曰：“旁人休怪，這花緣前生帶來。命中干犯真無奈，撒風情本分應該。因此上錦囊拾得盡詩材，紅裙贈與添情債。但花開是我時來運來，若花衰是我時乖運乖。”此其自敘與花爲緣也。又〔朝元歌〕曰：“鶯猜燕猜，忒作踐嗔他歹。蜂來蝶來，緊幫襯愁他採。待貼上金釵，繫將襟帶，忍教粉香塵土埋。就飄墜蒼苔，願盈盈踹將紅繡鞋。更修口懺花齋，願花緣常是諧。拚個補填花債，受持花戒，那敢負恩分愛，負恩分愛。”此其自宣寄情花影也。其種花也，《山園自述》套〔解酲歌〕曰：“怕天公不饒閑漢，敢辭他種花煩難。況凡花易活非稀罕，任搬掘，與扳扦。柴門客到，應門自有花侍鬟，待客去花仍送出山。亭臺小，位置偏，偏教放在百花間。遮花日，映柳煙，護花斜矗小紅旛。”其事花也，《佞花》套〔香柳娘〕曰：“折將來近他，折將來近他，膽瓶安在，枕屏燈下屏山外。掃將來坐他，掃將來坐他，香錦簇新苔，鞋襪分餘采。嚼將來咽他，嚼將來咽他，沁入

肺腸來，毛骨泠然改。”尤以其惜花也，〔啄木兒〕、〔三段子〕兩調最工，云：“含風笑，浥露顰，偏對淒涼掩淚人。乍飛粘錦字迴文，忽逗破繡床香印。春深小閣休文病，琴心近接蕭娘信，正獨自開箱檢繡裙。”“空中似塵，淡濛濛是誰人夢魂。苔前似鱗，點疎疎是誰人淚痕。平明一陣寒差甚，繡簾不捲風尤緊，正酒暈扶頭倦妝時分。”若此諸篇，豈非詞之不泥色相，而又機鋒自然者乎！

子野於峰泖間，每爲祝花之集，撰有《百花生日記》、《祭風雨文》、《祭花神文》，附載於祝花曲之後，俱見其與花爲緣，夙契自深，非泛常比也。《祭風雨文》所言，尤亹亹動人，有曰：“門無二仲，則花我友也；室無豔釵，則花我姬也；闢硯田之荒蕪，答陽春之煙景，則花我文章也；燥濕辨其土宜，柔勁和其物性，則花我經濟也；貴近爭肥田，世易其主，野人安廢圃，歲享其愚，則花我恒產也；落材可以共炊，取實何妨換酒，則花我泉貨也；折奇葩以寄所私，浸芳醪而投密友，則花我應酬往還也；簪酒籌而緑鬢粘紅，襯香茵而黄衫蘸粉，則花我冠裳枕席也；嚼芳豔而齒頰生香，沁芬芳而肺腸開悦，則花我神魂標韻也。以故一枝傷如一體折，一瓣飛如一淚零，真所謂連心之痛，同氣之吁。”此數語深切綿邈，令讀者瞿然而驚，歎作者之用情真摯也。祭風雨時金革間作，有聲無詞，以鼓吹天和，宣達陽氣。祭畢撤饌，始迎花神而致祝，其詞中有〔黄鶯兒〕與〔貓兒墜〕，曰：“把酒祝花神，佑吾曹盡後生，花前個個堪癡興。或扳來上瓶，或掃來做茵，或酒籌探得簪於鬢。總多情，就春酲未醒，夢裏也懺芳魂。”“祝花才了更低語問花神，誰似吾曹莽後生。花前生慣撒風情，惺惺儘把你詩句褒彈，觴政經綸。”與祭文之意，大略相應。則以歌童六人，登場迭唱，“於時紙錢紛飛，紅雨如霧，東風洋洋，羣鳥和鳴，萬樹懸繒，葉葉浮動”云，此其祝花之大概也。

子野《桃花曲》有〔南醉太平〕曰：“飛飛，殘香病粉，向春池鏡面，歌姬扇底，玄都無恙，早换却眼前興廢。誰知有人高臥百花溪，但午夢客來犬驚吠，笑他人世，公門趁熱倒頭無謂。”子野《贈巽玄師》詩，有“掃開一尺桃花雨，午夢才醒恰見君”句，極有禪味，合與此曲同看。又有《感桃》〔集賢賓〕云：“天台一遍人被哄，而今誰問仙踪。空蝶鹵蜂粗樵燕懂，竟歲歲由他調弄。胭脂忒重，伴煙柳濕雲如凍。荒廢塚，鶯叫破老

紅癡夢。”雖凝鍊，尚不傷沉晦。

子野《跋楊花曲》云：“春盡日，天和雨晴，風緩絮定，與同社兩三人，登東城爲送春之飲。滿眼模糊，非雪非霧，一時坐客，各有心事，各不可向人道。此情味似未可以句字盡也。”曲中有〔梁州序〕四，寫出四種心事，其一曰：“但啣將鶯嘴還粗，驀穿來蝦鬚偏細。更杯心鏡面，似停非住。況也如愁更亂，比淚還多，團做傷春句。偏生輕薄也遍天涯，況草緑花香滿路岐。留不住，推不去，有人掩淚蓬窗裏。梳客鬢，曬征衣。”陳眉公曰：“古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爲漸近自然。袁中郎《虎丘記》云，比至夜深，‘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子野《楊花》等詞，每於聲音句字外，別有神韻，正須付若輩歌之，區區排場伎倆，未足傳其妙致也。”按清唱捨鑼鼓而衹用簫板，若簫板亦不復用，衹聞肉音，是唱之清而又清者矣。昔時有此一種唱法，大約非精詞妙譜不用，故眉公引以譽子野也。

子野有《菊花》小套，僅〔步步嬌〕、〔江兒水〕、〔清江引〕三調，韻致高絶，雖元人北詞中亦未見也；視南套之冗長拖沓，或堆砌壅塞者，相去遠矣。“老圃先生閑心計，粗了黄花事。東籬插幾枝，老雨枯風，自然高寄。全不怕霜欺，變炎涼也只是無趨避。　可有幽深意，天生古秀姿。比佳人較没胭脂膩，比詩人倒没窮酸氣，比仙人尚少雲霄志。但落莫田園居士，滿地黄金，依舊寒儒風致。　甘心野蒿同腐死，豈有人間意。自從三徑栽，漸移入朱門裏，料應怪淵明老人多事矣。”張沖如曰：“蕭閑簡遠，不染一塵。非曠世高懷，落筆豈能如此！”

子野《梅花曲》結尾最妙：“樽前一瓣風吹至，重向燈前瞧認你，原來是幻出林逋無字詩。”然如〔不是路〕後半云：“伴人兒和煙冷淡空園裏，伴月兒微茫淺水時。魂容與，春寒小閣迷香雨。茗爐詩句，茗爐詩句。”作兩截看，亦佳；若連讀之，則機微與居魚混叶，大足爲病。子野爲南詞，向主以聲音相近爲韻，笑沈璟《南詞韻選》用《中原音韻》者爲迂，謂己集中多少時之作，《韻選》未出，業已成帙，不能一一改訂。然如機、微居、魚，聲音又何嘗相近？類此者又何能不改？子野謂《中原音韻》之入聲作平上去，所以見胡元之音，與中華別。別有苦心，其説鑿矣。入聲

有無，乃南北發音之不同，何涉胡元與中華？德清按當時已流行之曲音，附此於韻末，原以便時尚，未嘗强後世之南音南詞，亦從同也。詞隱僅用德清之韻部，於入派三聲一層，亦並未拘守。若持此一端之不合於南，並其餘之合者亦謂不合，於聲音之不相近者反强謂其相近，豈不謬乎？至論五音出於五行，四聲猶之四時，缺一不可，則全染前人附會之陋。又謂德清以閉口爲開口，亦不知何所見而云然。總之，子野太不知韻，與《韻選》、《詞紀》、《太霞》、《吴騷》諸本，宗旨首先嚴韻者，適不相能。無怪諸本中雖晚出者，亦不及子野一字，蓋既嫉其才，而復鄙其韻也。

以上因全集大旨所寓在花，乃於其詠花之勝，擷取涯略如此。至於其寫風月與雪者，亦稱是也。前人之鄙詞曲者，每謂詞曲内容，無非風花雪月，不關宏旨。詞曲之鄙，若果然在是者，不知風花雪月，不過爲詞人之工具。張玉田所謂"可使風月，而不可爲風月所使也"，既由我使，則驅遣所及，意境豈皆止是？即令果止於是矣，則古今來真能寫著風花雪月者，又能有幾人？兹四者皆天地化工，自然奇美，真能賞此自然，寫著一二，便非浪費筆墨，所患者終未曾賞著寫著耳。子野《賦月》〔東甌令〕曰："山煙醒，柳煙晴，放出姮娥羞澀影。裝成人世風流境，摇幾樹西厢杏。浩然風露夜冥冥，細語没人聞。"〔大聖樂〕曰："透疎簾照破黄昏，進鴛幃窺鳳枕。玉人何處瓊簫冷，心上事，夜香亭。多應是半輪慘淡相思鏡，還可是一塊幽深吊古魂。梨花夢醒，早鵑啼恨血，草荒煙暝。"作者自謂以香喉俊舌，撩袂長歌，金管玉簫，尋腔暗度，當使耳根心瓣，生氣一新，殆非狂妄也。吟雪有〔節節高〕兩調云："風燈動夜幃，更飛飛，窗敲碎玉聲偏細。寒酸味，煨芋魁，烘棉被。天明一覺呵呵睡，人間尚有鶉衣碎。幾處繩床赤脚眠，於中不要豐年瑞。""空庖恰早炊，爨煙遲，瓊英亂灑晨光碎。敲冰箸，瀹茗旗，園蔬脆。一杯麥飯粗歡喜，人間尚有瓶無米。幾處詩人得句時，貧家何限淒涼淚。"都以一氣旋轉，入情周至，何嘗意止于物哉？至如〔梁州序〕兩首後半云："誰家妝閣也火初圍，想脈脈心情上客衣，庭霰積，瓊瑶碎。狻猊妝捏兒童戲，成忽敗，小興廢。""詩成笑傲也興尤癡，待搥破前山白玉堆，填谿壑，滿階砌。紅塵打滅渾無際，炎忽冷，笑人世。"筆端跳躍，尤不可以意概。歌風之詞，以

〔解三酲〕兩調爲極情盡致："吹不了愁香怨粉，吹不了瘦鐵窮砧。吹不了玉門關上秋鴻影，吹不了曉月津亭。吹不了夜深裙帶雙鴛冷，吹不了春暖弓鞋百草熏。淒涼景，吹不了柳綿如霧，古渡荒城。""吹不了紙錢灰冷，吹不了野燒痕青。吹不了酒旗葉葉春江影，吹不了古戍煙横。吹不了人悲客路斜陽艇，吹不了鬼哭沙場夜雨燐。添悽哽，吹不了子規啼月，血遞微腥。"子野亦自謂得無情之情、境外之境，遂覺拗怒粗豪，都化作輕憐柔怨。一寸霜毫，即此已有功風月，顧能謂其題之無聊而遂薄之乎！

風花雪月諸詠之外，子野又有《夜雨詞》，精力彌滿，通體不懈。馬致遠"百歲光陰"而後，此等北套，殆亦鮮見。顧彦容謂酷似貫酸齋，會心亦復不遠矣。〔新水令〕、〔駐馬聽〕、〔沉醉東風〕、〔折桂令〕、〔離亭宴帶歇拍煞〕云："没人庭院種芭蕉，慘模糊隔窗煙草。引淒涼來枕畔，欺薄命上花梢。急打輕敲，亂灑斜飄，總送個愁來到。　燭影紅摇，翦翦風威寒正悄。茶煙青繞，騰騰篆字濕初飄。低楊直接水西橋，鳴蛙總在池邊草。一兜兒軒屋小，悶開窗可竟是無昏曉。　盼遠信雲昏雁杳，愴心期水漲天遥。一陣價孤燈罨盞昏，一陣價萬葉臨窗鬧，打梨花門掩墻高。柔櫓咿呀鷲外摇，煙霧裏垂楊畫閣。　一聲聲空外瀟瀟，鷄也膠膠，漏也寥寥。竹也蕭蕭，樹也摇摇。怎消得簾衣裊裊，窗紙條條，扯淡的把香也燒燒。棋也敲敲，書也裊裊，燈也挑挑。　檐頭鐵馬偏生鬧，懨懨殘夢才驚覺。這淒涼怎熬，地兒卑後近山，宅兒小斜通竹，窗兒矮前臨沼。但從教有淚垂，總只是無人到。白茫茫長暮潮，討得個風回門自關，霧濕絃初劣，火歇衣剛燥。准備著惜花起早，聽得人耳待聾，要得人眉皺了。"陳眉公曰："昔有令人作《江賦》者，以千字爲限，而止得七百，其人恚然曰'何不以江之左右悉言之'。此文家三昧也。此詞頗窺是旨，自不須字字訓詁，而自然語語生動。子野曾於秋梧雨館，令小童以單箏度之，文既悽然，聲復哀怨，遂覺窗外瀟瀟，點點是淚。"顧彦容曰："石萍《雨景詞》云'芭蕉又發没人處'，子野則曰'没人庭院種芭蕉'，可謂青出於藍。"兩評俱可取。夫雨爲感慨之媒，而感慨乃人生一不可少之物。余嚮閲馮時可《篷窗續録》，極韙其説，子野此詞，足以輔其説矣。《續録》云，"雨於行路時頗厭，獨在園亭，静坐高眠，聽其與竹樹颼颼相應和，大有佳趣；又讀書苦俗客至，得大雨杜剥啄，亦甚適。嘗與友

人萬壁同坐窗外，倚一篷，雨滴其上，淙淙有聲。壁請去之，余曰：'何故？'壁曰：'怪其起我無端舊恨在眉頭耳。'余曰：'舊恨如夢，思舊夢亦是一適。'故稱舊雨今雨感慨媒也。人生無感慨，一味歡娱，亦何意趣？"①噫，如馮氏言，没人庭院，不種芭蕉，何增感慨？彼待芭蕉自發以來意趣者，尚非有心之人，此彦容所以謂子野句有出藍之雅也。

寫時序風物之美者，《園林初夏》〔集賢賓〕云："新篁恰將空地補，柳根芳藻藏魚。見輕鴨浮來隨意住，緑波波細草新蒲。水窗煙户，在楝樹亂花飄處。天欲雨，聽隔岸伏鳩呼婦。"又〔黄鶯兒〕云："村塢插秧初，聽蛙聲萬井蕪，晚晴脱帽科頭處。棗花兒漸疎，荄簪兒漸粗，嘗新蠶豆猶微苦。杖閑扶，看頑童好事，帶雨刻桃符。"《村居九日》〔皂羅袍〕云："水上芙蓉斜照，更半黄銀杏，低罩團瓢。荳棚籬落野花妖，紙窗燈火秋蛩叫。滿城風雨，詩腸儘豪。滿園橘柚，村翁儘饒。更山僧秋芥才封到。"《村居午日》〔不是路〕與〔皂角兒〕之起句云："水上人家，漠漠池塘十里蛙。門臨壩，疎籬曲曲帶榴花。""白洋洋麥秀風斜，淡茫茫黄梅雨下。緑尖尖秧水才添，絮啾啾燕雛初大。"陳儀泰以爲眼前景物，拈來便妙，而韻致遒逸。殊當。又於《初夏》諸詞，謂覺其"字字有仙氣"，則亦好之太甚矣。

王季長引王元美語，謂"北曲多詞情，南曲多聲情"；又謂子野"以南詞韻語作北詞，且簫管絃索，合而翻度，宜其聲情詞情，灑灑傾聽也"。按子野北詞自是北詞，未嘗以南詞韻語作之，特善學元人，未嘗盡襲其貌耳。至於爲南詞，則確用北詞之法，乃得精神振作，讀之令人不昏昏欲睡也。如北南吕《送春》套内〔梁州〕云："又一度繁紅鬧緑，又一番乳燕鳴蛙，歎東君恁地無情煞。勾銷了白茫茫梨魂夜雪，收拾了俏夭夭桃面朝霞。攢上了緑陰陰鴉藏柳帶，作成了皺微微魚吃萍花。收藏了香噴噴箬籠新茶，准備了軟騰騰艾虎輕紗。羞慚了錦燦燦搜句奚囊，退後了曲彎彎踏青布襪，冷落了跎琤琤花底琵琶。把人，痛耍。似白頭吟守臨邛寡，歹東君應受罰。把酒殷勤問著他，下得拋咱。"評者以爲是北詞

① 今校：掃葉山房本《五朝小説大觀》之《篷窗續録》，"怪其起我無端舊恨在眉頭耳"作"怪其起我無端舊恨，掃興頭耳"。

作手,而化以南人墨氣者;余謂亦子野之不貌襲元人處也。至於南詞用北法者,隨處可見,不待舉證矣。此曲較之《春遊述懷》之〔叨叨令〕,自屬不如,然緣情周匝,掞藻新妍,亦同爲集中春詞之特色也。

子野寫情,真如王伯良所云"拈著此字,便摸索洗發,淋漓渺漫,無窮盡時,更無暇作一旁筆也"。《合鏡詞》〔金索挂梧桐〕四章,沈德生所謂"言言真至,字字警策"者,可惜韻雜耳。録其二,云:"曾從愛裏過,也向愁中坐。越是分離,越把心腸鎖。沙家事若何,付南柯,不嫁三郎頭不梳。寧使做吞酸忍楚癡兒女,決不似抛冷趨炎歹丈夫。非閑可,歷遭情劫忒多魔。到如今歡處悲多,却又是悲處歡多,攪亂了相攙和。""怎車乾恩愛河,推不動相思磨。祆廟燒完,漸近藍橋路。今朝出網羅,到鳳凰窠,爭氣潘郎成就奴。羞慚了搬唆誹謗銷金口,塗抹了長短方圓畫餅圖。從今啊,刀山變做了軟衾窩。真個是悲處歡多,況更是歡處歡多,把歡字渾身裹。"又《夢花詞》〔大聖樂〕云:"婚姻事天自安排,戰心兵今奏凱。非干色膽天來大,氤氳使,遣教來。好向奇花隊裏爭先採,只是分淺卑人怕未該。鴛鴦兩字,喜從來潦草,自今端楷。"鴛鴦端楷,語自新妙。又《懷舊重和》〔畫眉序〕四首之三云:"曾經苦分拆,還有個相逢在他日。怕從今見你,就再生難必。曾記你絮語叨叨,畢竟也信音寂寂。""花儔與月匹,難道心腸竟如墨。料重門深鎖,雁書無策。就做到今日辜恩,畢竟是當初難得。""依稀有消息,聞道伊家尚相憶。就一些難信,也堪疑惑。眼皮上越有思量,心坎裏轉添鶻突。"只一信息有無,便轉折層層,體會不了,子野謂"有情可摹,則無才可盡。若云才盡,則尺幅立窮;若云摹情,則天樣花箋,願假一幅。乃因和作,重復和此,終恨字句有限,猶未寫得萬一"云。

若稍假景物容貌,以憑點染者,其詞鋒裊裊,益無止境。聊擷一二,不能多舉。《春思》〔楚江情〕云:"淒涼立小廊,身單影雙,楊花滚滚人斷腸,柔魂一縷待離腔。也分明是俺,依稀是郎,只覺嬌嬌滴滴粉脂香。把餓眼昏花,權當喬模樣。且書兒寫幾行,書兒寫幾行,夢兒做幾場,總記入相思賬。"《舟中二姬》〔金索掛梧桐〕云:"船如一葉飛,人似雙花倚。自不由人,醒也渾如醉。春香透玉肌,細微微,略嗅些兒也著迷。支持郎眼千般媚,更襯起春光一倍奇。如何詑,除非沉醉可酬伊。須知道醉

聽新詞，醉擁名姬，就醉死誰迴避。”《問桃》〔二郎神〕與〔猫兒墜〕云：“春才好，正寒食東風柳外橋，一樹桃花和晚照。微微暈臉，分明是舊識丰標。却爲甚低頭微似惱，想不耐燕鶯囉唣。没分曉，可記否當年，花底魂銷。”“阮郎標韻，翻做沈郎腰。重到玄都無分了，殘花紅與淚珠飄。心焦，怎下得教人，今日明朝。”諸詞皆各有本事，非憑空而發。評者以爲文生於情，非情人絶不能爲文人。多情如子野，自應咳唾情天，隨風珠玉矣。

子野之寫裙裾脂粉也，如〔懶畫眉〕云：“尊前瞧見那冤家，頭一個風流定數他，水晶簪子插梅花。件件撩人煞，斜刺裏剛剛覷著咱。”“偶然相見落花餘，衫子新裁紅杏初，温柔香軟骨如無。愛把眉兒鎖，睩老瞧人一寸波。”爽利穎俊，尚不脱元人蹊徑。若〔江兒水〕云：“小步金蓮困，清歌玉版浮。軟條條楊柳和腰瘦，熱惺惺檀紐連心扣，淡睃睃秋水和眉皺。把俺骨髓春風熏透，兩袖雙籠，只覺臂環頻溜。”則全是南詞面目矣。子野自記，以爲此曲尖秀不俗，特猶少作欠老道耳。顧彦容謂“正元人所謂‘通身旖旎，徹膽風流’者”云。

香奩涉穢褻者，皆誤於《西厢記》“幽期”一折。所謂“竚立閑階”者，直古今之厲階耳，實甫不能辭其咎也。沈青門之“寶花闌”，子野之“蟾勾起影”，爭淫鬬褻，忝不知恥，風氣囿人，一至於此哉！然如子野《懷舊》套之〔鮑老催〕云：“追思那日，奇花一朵親手摘，春風被頭鴛鳳匹。是錦繡緣，繁華夢，風流敵。巫雲柔軟嫌風急，柳線輕摇嫩無力，真個是相憐惜。”《贈董夜來》之〔皂羅袍〕云：“如此掛人懷抱，把情根一瓣，種活心苗。梨魂已被杜鵑銷，楊花一任春風鬧。屏間燈燼，餘花自飄。枕邊茉莉，餘香亂拋。于中有事郎知道。”無傷藴藉，而仍在風趣之中，雖亦綺語，庶幾可以免譏也。

凡此瑣瑣，捨寓情《花影》一端而外，舉未足以見子野爲人之心地與志趣也。顧讀斯集者，必附見子野之《西佘山居記》；讀斯記者，以其摹情狀物，清新俊逸，必悠然神往，嚮慕其地其人其事，而後子野之爲子野，亦既了然於胸次矣。《山居記》後有論曰：“金谷繁華恐不祥，平泉癡拙恐不必。予惟是因山省挑築，因水省濬治，花木擇其易活者，省培植，且擇其易辦者，省物力，簡便而措之，平淡而享之。但覺山水花木，自來

親人，而我無應接之煩，是乃可爲真享受矣。予且逍遥目前，安分知止，百歲之後，安知其不爲子孫賣，不爲勢家奪，不爲平田耕，不爲虎狼穴，不爲兵寇焚，不爲樵豎截？此事理之必然，無足訝者。予爲記之一片石，使蕪没之後，或有得斷碣者，知此地曾有室廬，有卉木，有人文采風流於此，今且鞠爲茂草，不復辨處。倘其人有心，當爲之撫膺一長歎耳。”此其所言，何等明達曠放，而所謂“簡便措施”、“平淡享受”者，尤子野獨得之見。故顧彦容申其意曰，“元人詞云：‘一日一個淺斟低唱，一夜一個花燭洞房，能有得多少時光。’屠緯真詞云：‘痛飲百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其爲歡不足，有如此者，不知惟躭花月之忙，故轉覺居諸之促。苟本地風流，隨緣欣賞，陶情歌舞，而不爲歌舞所牽，適志琴書，而不爲琴書所縛，若子野之刻刻良辰、朝朝令節，斯真善於領略者矣。東坡云‘好風涼月即中秋，菊花開時即重陽’，正合此旨，惜乎解人絶少耳。”子野記山居之大凡有曰：“居山中，雨不出，風不出，寒不出，暑不出；貴客不見，俗客不見，生客不見，意氣客不見。中略凡四時風景，及山水花木之勝，皆譜撰小詞，教山童歌之。客至，出以侑酒，兼佐以簫管絃索。花影杯前，松風杖底，紅牙雋舌，歌聲入雲，亦甚足爲耳輪供養矣。更作一釣船曰‘隨庵’，風日和美，一葉如萍，半載琴書，半攜花酒，紅裙草衲，名士隱流，或交舄並載。每歷九峰，泛三泖，遠不過西湖、太湖而止。所得新詞，隨叶絃管，興盡而返，闔門高臥。”又《跋舟居套曲》亦云：“予有釣船隨庵，每到山水勝處，便刺篙休焉。山有面背隱現，水有曲折平遠，兩涯煙柳有高低疎密，乃船之去就斜横，可以隨緣選勝，詭遇徵奇。天又陰晴不定，山雨欲來，風月如掃，朝霞夕照，水面通紅，新雁寒鴉，點散影没，更隨時觸目之奇觀也。”又《甲子除夕》曲跋云：“歲聿云暮，日月就除，農事已休，春耕未起。紙窗明暖，梅影蕭疎，雪月燈熒，夜幃茶熟。此時一盆火，一瓶花，煨芋數頭，家人姬侍相與守歲圍爐，燒棗焚栗，檢點一年，區處花月幾何，逋欠詩酒債若干。更以文心之波，旁及聲律，令小童歌自製新詞一兩章，覺枯寂之氣，一時遣去，鬚眉毫髪，皆温温然有生意。”此山翁風致，極快樂事也。此其於自敘生活嗜好之中，時時及製詞歌譜之事，足見高懷逸趣。既入篇章，便調絃管，迥非他人紙上吟哦，案頭把玩而已者可比也。此一樂，誠古今作者人人所

羡，而絶非人人所能得者，子野愈足以豪矣。證之曲中，則《癸丑除夕》〔雁兒落〕前半云："我只願老慈親健靠天，我只願寒萊婦安貧賤。我只願小園中有供佛花，我只願草堂上有聯詩伴。"〔園林好〕與〔沽美酒〕云："若過望便千般未圓，若安分便於今十全。且喜安閑强健，向這壁把酒杯添，向那壁把鬢花拈。""是誰參造化權，我生計敢違天，天付我茗碗香爐與硯田。藏名句有青山，洗俗耳有清泉。我只是不開口話誰恩怨，少交際怕誰機變。我啊，且安享樂志田園，幾曾貪造業銅錢。呀，管穩取年年歡忭。"一種知足常樂、乘化隨時之趣，已足副前説而有餘。又如《中秋》〔金索掛梧桐〕云："南樓興未休，吾輩能詩酒。吸盡清光，月印黏於口。從來這日頭，幾淹留，嘆庾亮而今也廢丘。當初曾把秋消受，到今日他還有分否。須參透，這杯中緑蟻儘消愁。可憐這一度中秋，早剩得半夜中秋，漸漸又三更後。""誰分一半秋，想天與人分有。這月底清歡，莫放傳杯手。還須叱怒虬，向廣寒遊，醉眼摩挲將桂子偷。把霓裳譜出鈞天奏，可不是絃管吹雲儘破愁。休慳酒，有羅衣堪當更何憂。預知有客路傷秋，還有個小院悲秋，又似得尊前否。"其憐取眼前留連急景，措辭祇是一片熱切，直有不容人不動情之勢。於此乃覺子野散曲，確有獨到之處也。至於一味聽天委命，知足安愚，迹近頹唐，志鮮進取，未免令讀其詞者或亦爲之銷沉意氣，而廢弛精神，則是吾國文人通有之短，難以專責子野矣。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散曲叢刊　下
作者＝任中敏著；曹明升點校
丛书名＝任中敏文集
页数＝1324
SS号＝13313423
出版日期＝2013.04
出版社＝南京：凤凰出版社
ISBN号＝7-5506-1753-8
中图法分类号＝I207.24
原书定价＝148.00　3册
主题词＝散曲-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参考文献格式＝任中敏著；曹明升點校．散曲叢刊　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04．